

国粹学报

學篇

○○論古學出於史官

劉光漢

西儒斯賓塞有言各教起原皆出於祖先教斯言也證之中國古代益信而有

徵觀斯氏社會學原理謂出信祖宗之風習凡初民皆然又法人所著支那之

之初生無不報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導之而尊祖敬宗之說起矣觀蒼顏

字從孝又孝經有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則上古之時舍祀先而外無宗教之所尊祖敬宗之說起又必推祖所

出而郊禘之典以興上古文家謂聖人有父而有父而生推其所自出不明故托之

禮之以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廟祧以設壇壝以立祭禮一門遂為三代之特

觀祭法祭義且古代所信神權多屬人鬼禮記云夏道尊命殷人尊鬼書盤庚

勿祥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是古代以人鬼為國教耳凡不率教者即失教中

護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儀載之文字謂之法謂之書謂之禮其事

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仁和有

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會稽章是則史也者掌一代

之學者也。一代之學，即一國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開也。吾觀古代之初

學術，銓明實史之績，試徵之世。本作篇，則義和占日常儀。占月更區，占星其時

則皇古也。帝見黃其人則史職也。推之律呂，造於伶倫。甲子作於大撓，算教胚胎

於隸首。調律創始於容成，六書探原於誦頡。黃帝史官誦頡皆圖繪，溯始於史皇。嘗

謂上古之初，有實用學。二派：美術學、二派：實用學。起於算數，自隸首造算率，美要會

而占口占月占星亦發明推步學之証也。是為中國實用學。學出於史，有明徵。

矣。故一代之興，即以史官司典籍，試觀夏之亡也。太史終古去國，殷之亡也。辛

甲抱器歸周。辛甲者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適秦。史為一代盛衰之所係，即為一

代學術之總歸。顧夏徵以前，書缺有間，試詳政之周代。成周史官職守，孔多溯

厥源流，共分三派。一曰六藝出於史也。仁和龔氏有言：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

又云：易也。若卜筮之史也。書也。若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若記動之史也。風也。若

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若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

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予觀韓宣適魯，觀書太史

首見易象。孔文昭公以二年左史傳朝皆易掌於史之陳侯則易掌於史矣。五帝三皇之

書掌於外史。見周禮傳曰史誦書。左傳襄十四年則書掌於史矣。又楚史倚相通八索

邱索皆古史書也風詩采於輶軒。禮記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魯頌作於史克。

亦書掌於史之証也序見小。祁招聞於倚相。見左傳昭二年則詩掌於史矣。韓宣觀書魯史兼見春秋而孟

子之解春秋也。亦曰其文則史則春秋掌於史矣。董狐為史臣而修齊之春秋

亦春秋掌老聃為周史而明禮按周禮法辛有過伊川而嘆其禮事之亡史克對魯

於史之証也侯而舉其禮之証。莫私為周史而明樂則禮樂掌於史矣。史籀以篆書詔民史

佚以爾雅教子則小學亦掌於史矣。字亦黃帝史是則六藝者周公之舊典也

即周官之秘籍也。或謂西周之時太卜司易宗伯掌禮司樂典樂太師陳詩不

知此就職守言非指書籍言也。西人近日之書分學與術為二學指理言術指

同六藝之學掌於史官。明儒王陽明曰春秋宣尼刪訂六經實用周史保存之力也

孔子六藝之學皆得之史官周易春秋又孔子與左邱明觀之周者也不有史官

則孔子雖有訂六藝之心亦何從而得孔子者得周史和龔氏有言史無不有史官

吾恐文獻無徵不待秦灰之燼矣。此周史之所職掌者一也。二曰九流。出於史

也。漢書藝文志叙列九流。謂道家出於史官。吾謂九流學術皆原于史。匪僅道

德一家。儒家出於司徒。然周史六詔。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又按晏子春秋陸賈

新語皆史編之列入儒家者亦備家有史學之証則儒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義和。然義和苗裔為

司馬氏。作史於周。見太史公自序則陰陽家出於史官。又按子車為史於宋張蒼掌書

官制及于長忠五傳皆以史類而入陰陽家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

史辨昭穆。見周禮春官有事於廟。非史即巫。按左傳多以巫史祝史並書如衛侯出

又如史佚為墨家之祖史角為則墨家出於史官。縱橫家出於行人。然會同朝

覲。以書協禮事。亦太史之職。見周禮春官太史則縱橫家出於史官。又按戰國策為縱

之春秋家亦其證也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然德刑禮義史之所記。又按周禮外

兼及刑罰則法家通於史禮記言黃帝正名百物而左史倚相亦序百物則名家亦通於史則法名兩家亦出於史官。雜家

出於議官。而孔甲盤盂亦與其列也。孔甲盤盂者黃帝史臣所著農家出於農稷

之官。而安國書冊。漢史孔安國也參列其中。小說家出於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

小說家類又有周紀周考以及青史子五十七篇皆古史官所紀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於史官。豈僅

史子五十七篇皆古史官所紀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於史官豈僅

道家云乎哉。又有周甲以般史為道家祖而道家之證蓋班志所言就諸子道術

而分之非就諸子淵源而溯之也。仁和龔氏有言諸子學術皆周史支孽小宗

龔氏之言曰任照之史道家祖也任天也任農家祖也任諱惡之史陰陽家祖也任法家祖也

任名之史名家也任之本史墨家祖也任教之史小則固不易之確論也

史分古代子與史合此周史之所職掌者二也三日術數方技之學出於史也

班志有言古代術數皆明堂羲和史卜所職其序術數亦曰史官之廢久矣其

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是術數雖小道亦必以史為總歸。試即術數

學派分析之。昔史公有言史失其紀。疇人分散。由是史官掌歷譜之學。又按紀

仿於春秋汲冢周書亦詳歲月莫不以年歲之文皆歷譜掌於史之無推西漢初

興天官之事司於史臣。其詳見類稿由是史官掌天文五行學。又按楚乘疾滅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與雷如赤烏楚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五

石六鷁宋襄問於叔與雷如赤烏楚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五

也。占諸史墨晉人之救宋師也。占諸史龜由是史官掌著龜雜占學。蓋春秋時

諸職諸職叔服善相人知叔孫之有後史過錫晉命識惠公之將衰由是史官掌形

法之學又按山海經一書亦古代之史乘而雖然小道溯源於史官歷贈學天

皆皆古人所謂小道也豈僅術數之學哉周禮太史職云太師抱天師小史職云

大軍旅佐太史則史官兼司兵學又按蓂弘為制史而班志為兵晉侯有疾卜

人云實沈台駘為崇史莫之知齊侯有疾欲誅史器則史官兼掌醫學蓋古

史皆司君君蓂弘試狸首之技見史記封禪書狸首術老子開仙術之先見劉向

中則神仙方技諸家悉範圍於史職之內矣故史記一書兼詳術數方技諸學

也就史記一書觀之則律書者兵家學也唐書復有兵志歷書天官書者術數學

龜策傳術數學也孫吳司馬稷苴傳兵學也此周史之所職掌者三也要而論

之三代之時稱天而治天事人事相為表裡中國上古之言天造化之主宰故道

曰天道是為天人心命曰天命凡人君之用賞罰皆言受命於天以天為至尊無

視是也二曰君稱天以制學民如聖人治教是也故天生三派學術一為祀

天人之學史實司之司天之史一司祭祀即古人巫史祝史並稱者也墨家之

學本之一司。歷數。即古人史卜並稱者也。陰陽家術數家本之司。人之史亦析。

二派。一掌技藝兵農醫藥樂律藝。憑於實陰陽五行卜筮。及諸方藝憑於虛。此

所掌天事之史是為掌技藝之史。一掌道術明道德者謂之師。子書之祖也。儒道

名法之學本之所謂推理之史也。司舊典者謂之儒。經史之祖也。六藝小學本

之所謂志事之史也。是謂掌道術之史。由是而觀周代之學術。即史官之學也。

亦即官守師儒合一之學也。吾觀周代之時。諸侯各國普設史官。晉有史趙齊

有南史。晉有史克。衛有史華。而唐叔初封。兼有卜史。祝宗之錫。年傳四故一國

之中。即有一國之典籍。亦必有一國之春秋。故晉有乘楚有簡為史官者。大抵

以世襲之職官。史觀籍談司典籍而其後為藉氏倚相為左史而其後為左氏皆

上古史官為貴職矣。况史官世襲其制。位特殊之階級。階級最崇而猶太希。職

至漢猶存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位特殊之階級。階級最崇而猶太希。職

各國亦以僧徒為最尊。蓋當時之民悉崇宗教。即西人位平民之上

中國古代亦然。如黃帝史臣鬼容區之流。皆以鬼神施教。即西人所謂僧侶政

秩。周史佚列於四輔。而漢時之太史公。位列諸侯王。上此其徵也。故書籍保

存實賴史力。史莊老耽言孔子欲藏是書。周室保子路言周室守藏。夏后雖亡而夏代學

術不與俱亡者太史終古保存之力也有商雖滅而商代學術不與俱滅者史

甲保存之力也有周雖衰而周代學術不與俱衰者史儋保存之力也推之秦

於長安漢圖書收獨惜當此之時史握學權欲學舊典必師史氏猶之秦民學

法以吏為師也觀一孔子之明六藝皆授之史官則舍史官而外故卿士有學庶

民無學古代訓民為冥以民為非無知且皆當時卿士大夫也管子言士之恒

之謂也又官守師儒併合未歧官學既興私學禁立致所學定於一尊仁曰周

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日用

焉會稽章氏曰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箬述又禮

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罪殺管子任法篇云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觀此數言可以知周代學術專制頗用干涉政

矣雖私議不昌道一風同然愚民政術已開秦政之先此則史官掌學之弊也

仁和龔氏有言周代史官功罪相兼由今觀之豈不然哉此吾之所以尚論周

史而發思古之幽情也

○○周末學術史總序

劉光漢

昔歐西各邦學校操於教會及十五世紀以降教會浸衰學術之權始移於民

庶及證之中邦典籍則有周一代學權操於史官迨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民間才智之士各本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言雖純駁不同要皆各是其所是則學興於下之效也當此之時由官學變為私學孔子有弟子三千墨子有弟子百有餘人即段干木顏涿父以大盜大賊皆從聖賢問學蓋當時教育之家以教學普及為已任而諸侯卿士亦知重學國君分庭抗禮卿相擁篲迎門即階級之制度亦因之而改革矣仁和

龔氏不云乎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

各尊所聞各欲措之當代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本朝之先

王吾觀莊子天下篇歷叙諸子之源流皆以為出古道術據莊子天下篇所言

書為墨家彭田悞及關老莊周三派皆為道家此出於古人道術者也惠施一派則為名家乃離乎古人道術而特創之學也故不言出古道術古道

術者即古代所謂官學也莊子天下篇云此即易經天下同歸而殊塗王有

又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及孟堅作漢藝文志承歆向七

一察焉而自好此即周易一致而百慮之說也略緒餘於官師儒合一之旨深契其微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

之義也其云流為某家之學即官師失職師弟傳業之義也此會稽章氏之說是則私

學之源出於官學官學之用主於合私學之派主於分官學主合即西人所謂

古人所謂演繹派也。立言有當。夫豈強同。又班志以前有荀卿司馬談二家。皆詮明古學。

雖去取互殊。用舍不同。然尋繹周末學派。則舍此末由。持班志所言。先取諸子。

之所長。復著諸家之所短。得失互見。持論差平。若史談六家要旨。先言所短。後

著所長。荀卿非十二子篇。則舍長著短。立說稍備。荀卿偏於儒家。皆一偏之見。未足

為定論矣。後世以降。諸子家言。屏諸經史之外。故治之者。鮮近世巨儒。稍稍治

諸子書。大抵甄明詰故。掇拾叢殘。乃諸子之考證學。而非諸子之義理學也。如

秋帆之校墨子。呂氏春秋。孫淵如之校孫子。吳子。司馬法。尸子。秦敦父之校。予

束髮受書。喜讀周秦典籍。於學派源流。反覆論次。擬著一書。顏曰。周末學術史。

采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較前儒學案之例。稍有別矣。學案之體。擬以人為主。茲

主分析之體。稍變前人著作之體也。今將序目列於後。

心理學史序

吾嘗觀泰西學術史矣。太西古國。以十計。以希臘為最著。希臘古初。有愛阿尼

學派。立論皆基於物理。以形而為主。及伊大利學派。興立說。始基於心理。以形而為主。此

學術變遷之秩序也。見西人學術沿革史及日本蓋上古之民，人哲學大觀哲學要領諸書未啟，故觀

心之念未生。見觀心二字惟人生本靜，感物而動物，至自知弗假，思索故觀物之

念，昔已萌芽。中古之民，新知漸淪，知物由意覺，覺由心生，由是遠取諸物亦近

取諸身，而觀察身心之想，油然而起矣。吾觀炎黃之時，學術漸備，然趨重實際，崇

尚實行，殆與愛阿尼學派相近。見後格致夏商以還，學者始言心理，商書湯誥

之言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即天命是為孟子性善說之祖。商

書仲虺之誥曰：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使乂。蓋謂生民之初，其性

聖人之致也是為荀卿性惡說之祖。仲虺誥又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後世克己

化所致也是為荀卿性惡說之祖。正心之說全基於此，則仲虺乃中國心性學

發明也殷周之交，性學漸明。見阮雲臺先東周學者言性各殊，惟孔子性近習

遠之旨，立說最精。蓋孔子之意，為以人生有性，大抵差同，因習染而生差別。此

最合於佛家無差別論，予讀大乘無差別論，其曰：無荀孟二家皆治孔氏之言

然一倡性善，一言性惡。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即本於大學明明德之說

亦即盧梭民約論，天賦人權之說也。其後遂為孟子性善說之一派。由性善之

教。學。德。性。為。善。荀。子。反。之。倡。性。惡。說。立。說。之。由。蓋。目。擊。世。人。之。多。欲。必。待。聖。王。之。教。學。德。性。為。善。歸。於。善。故。其。言。曰。人。性。皆。惡。其。善。者。偽。也。偽。與。為。同。言。性。善。由。於。人。性。善。耳。耳。荀。子。之。說。儒。家。立。說。自。昔。已。歧。然。其。論。皆。稍。偏。矣。後。言。故。言。性。善。荀。子。之。說。立。化。以。前。言。故。言。性。惡。蓋。人。生。之。性。皆。由。惡。而。日。進。於。善。孟。子。以。為。本。性。皆。善。則。立。說。似。非。荀。子。以。為。本。性。皆。惡。亦。未。足。該。進。化。以。後。之。民。近。儒。皆。主。孟。子。性。善。說。習。習。告。子。治。名。家。言。以。色。食。為。性。頗。近。荀。卿。又。言。生。之。為。性。言。性。而。不。性。其。非。耳。耳。

無善無不齊則立說不背於孔子。即孔子性相近之說也。蓋告子此說指體

言非指用言故明代餘姚巨儒隱竊斯旨。說以和龔氏最取告子無善無不善之

明之言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性之用最得告子之旨又樂云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靜訓為空言無善惡可見也言人生而靜不言人生而善其故可長

思孟子斥之非知言也至道家者流以善即惡謂惡即善善惡之界蕩然混矣

矣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又言唯

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莊列繼之以為天下無真是非無真善

惡蓋懷疑惟管墨論性於性近習遠之旨大抵相符。管子勿心術篇云無以德

學。派。也。為。內。德。蓋。以。心。本。無。惡。惡。由。感。覺。而。生。而。墨。子。以。此。知。孔。門。論。性。立。言。曲。當。足

修。染。篇。善。物。欲。陷。溺。亦。近。於。孔。子。習。遠。之。說。子。以。此。知。孔。門。論。性。立。言。曲。當。足

為性學之宗矣

倫理學史序

中國之道以仁術為總歸仁從二人故仁道之大必合兩人而後見近儒引儀徵

子論語非人論孟子言以証漢儒相人偶為仁之義人與人接倫理以生字倫理二

皆指有秩序而言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條唐虞之時倫理之說已漸萌芽

堯典言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由修身之道推及齊家修身者即西人所謂個人

謂家由族倫理也然及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即孟子所言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則又由齊家之道推及社會國家西人講倫理學於族倫理所以明後人有對社會倫理

家之義此倫理學發明之秩序也顧古代君臣言倫理者以十數然總其指歸

不外以中矯偏觀舜典言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義大抵皆不外化偏為中舜典云允執厥中孔子言舜執其易莠為良至於東

周言倫理學者必盛推孔子吾觀孔子之道大抵以仁為歸推已及人以忠恕

為極則此如論語言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厥後曾

子明止善古代學曰在止於至善此即子思述中庸即古代以中孟子以仁義禮

智為四端則又謂倫理雖立說差殊然孔門緒論不外修齊孔子告曾子曰立

基於心理

而中庸則曰君子不可不修身者即大學所謂修身也孟子亦曰事孰為大

謂齊家也是曾子思孟以社會國家之倫理皆由家族而推家而後及治國平

之學皆以修齊為本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然孔由親及疏由近及遠荀子亦

天思孟子所言亦頗及友朋交際及臣民之義務重私恩而輕公誼在不許友以死

論語曰切磋而不舍也亦以五倫為極要之道老弱為慮故事蓋仍宗法制

度之遺則也禮記及周代最重宗法見墨子倡兼愛之說以集矢於儒書揆其意

旨欲人人兼愛交利見兼愛篇猶己私二篇相近去爭競不生內外遠

近若一禮運不獨親其儒家斥之以為失親疏之別未為當也老聃之徒賤視

道德老子以道德為不道德之由故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失

孝慈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蓋以周代倫理為束縛莊列繼之由無為而明自

然淡為虛靜恬由自然而趨放達楊朱為我之言所由起也楊朱之意在於人利人

為天下蓋欲人人各保其自由而他人之自由為限故其言曰智之所貴存我

商韓賤視道德與道家同有修有孝有弟有道德為不足言如削而韓非子國有以

仁義慈惠四者史公謂刑名原於黃老殆為此與惟管子重視四維稍近儒術
管子曰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以道德為立國之本矣又
管子言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郵居處相樂為使人親睦之本蓋以
人為倫理之極則也故管子頗雜儒書此則立言不同未可以一端論也漢魏以
降學者侈言倫理奉孔孟為依歸斥諸家為曲說致諸子學術湮沒不彰亦可
慨矣。

論理學史序 即名學

嘗考說文一書訓名為命說文名字下云名自命也從口從夕文者冥也冥不

而劉熙釋名亦曰釋言名明也名實使分明是則名也者人治之大者也人不

可別別之以名字所以別萬物萬事也故亦謂之名古人名起於言見邵子觀

發志為言發言為名見大戴禮故左氏傳曰名以制義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

名附於實而即以見義六書之例首重指事象形形者統乎物者也事物不可

辨則即物窮理指以定名而復緣名以造文故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

事以驗名此言事物之不可無別也蓋就其別者言之曰文就其所以別者言

之則曰名。名與文相輔而行而統之者為書。馬融論語注云周禮外注言達書

名。中庸言書同文。其義一也。論語則名多識鳥獸草木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學。

析為二派。一曰歸納。一曰演繹。荀子著書殆明斯意。歸納者即荀子所謂大共。

小共也。荀子正名篇云有大共而後止共即公名故立名以為界。西儒以界

義之詞所以標一有所涵演繹者即荀子所謂大別小別也。正名篇云有大

義也凡公名必有所涵於無別而後止別即專名。故立名以為標。即亞氏所謂五種也。立名為界則易

於詢事考言。與實符則其名正名與實不符則其名不正立名為標則便於

辨族類物。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序正名之用一為察其名是則責實由於循

名辨名基於析字。古人以字定名用之法。例則曰刑名。荀子云刑名從商繁露

罰飭法尹文子之用之敕命則曰爵名。荀子曰爵名從周左傳曰名位不用之

典制則曰文名。荀子曰文名從禮官加於萬物則曰散名。荀子曰散名之加於萬

期竊疑古代刑名爵名文名皆特別之然斯時未聞特立學術也。春秋以降名

理之學日淪。故孔子首倡正名。荀子踵之作正名篇。謂後聖有作正名之道在。

於循舊造新其言曰有循乎舊又由命物之初推闡心體之感覺其言曰然則

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又曰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既似而通此所以

共其約名以相欺也又曰心有徵知則緣耳而知音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

則人莫知不然謂之不知此當簿其類而有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心微之而無說

之證以西儒之學夫豈殊哉而名家者流則自成一家言前有惠施見莊鄧析

鄧析設無窮之詞後有尹文傳今其書尙公孫龍見孔子鉤鈞析亂志見班以詭辨相高

如山淵平齊素襲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鈞子有須卵有荀子譏之以爲察而

毛臧有三耳白馬非馬之說是也近於希臘詭辯學派荀子譏之以爲察而

不慧辨而無用龍見非十亂二名改作以是爲非施非過論也名家而外若墨家子墨

經也上下篇多論理學莊子言南方學者以堅白異同之論相營即指經上下篇

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形名家顯于世孟子非墨其辨言正詞則與墨子如尹文

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悞也皆墨家辨名之証法家子如尹文

其言曰順盛言名理殆亦名家之支派歟獨惜當時巨儒恥言名學偶有持論而駁詰之法無聞如王充論衡問孔子篇所譏是蓋由論理思若名家者流則有託恢誕以飾詭詞不明解字析詞之用遂使因明之書流於天竺論理之學彰於大秦而中邦名學歷久失傳亦可慨矣今欲詮明論理其惟研覃小學解字

析詞以求古聖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誼賴以維持若小學不明驟治西儒之名學吾未見其可也

社會學史序

中國社會學見於大易春秋吾觀周易各卦首列彖象繼列爻詞彖訓為材周

緊詞傳曰彖者材也即事物也阮氏雲臺以古時彖字訓彖義訓象訓為像即

現象也爻訓為效即條理也六爻皆有意也今西儒社會學必蒐集人世之現

象發見人羣之秩序以求事物之總歸美人葛通哥斯有言社會所始在同類

意識倣擾於差別覽制勝於模效性彖訓為分是為差別爻訓為倣是為模效

故社會家言其旨近於大易而大易之道不外藏往察來辭繫曰藏往而察來

通又曰神以察來智以藏往焦氏理堂易話曰學易者必先探蹟索隱又言極

知伏義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此易為社會學之確証以理為主西人謂之動社會學察來基於索隱

遠即研幾鈎之深致藏往基於探蹟以事為主西人謂之動社會學察來基於索隱

易話申其義由人生其說甚精又西人稱社會學為羣學即物以羣分之義援始

要終擬形容而象物宜易曰擬諸形以推記古今之遷變一闔一闢之為變蓋

此即周易所謂其上是為探賾之學知來之用在於無思無為也易曰夫易無思

難知其下易知也不通動感而遂洗心藏密易曰君子以此此證消息盈虛之理以逆數而知來遂知

來物又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是為索隱之學此易學通於社會學者也至

春秋大義見於公羊公羊三科一曰存三統二曰通三世三世者一曰亂世一

曰昇平世一曰太平世以驗人羣進化之跡近儒以通三世之義編蓋人羣雖

有變遷然事跡秩加必循當然之階級春秋立三世之文遵往軌而知來轍如

子之告子張言百世可知殆即此義也夫近儒以公羊證禮運予謂禮運一書

亦執定數而逆未來也知歷舉飲食宮室之微於聖王既作之後返溯聖王未作之先以証事物浩繁各

有遞變而春秋大義實與相符此春秋通於社會學者也史公有言易由隱而

至顯春秋推見至隱蓋易主理言而春秋則主事言此其所以不同與東周以

降知社會學者有道德陰陽二家斯二家者其源出古史官漢書藝文志曰道

史官陰陽者流出於古義和之官義和亦祝史之職而其理則基於周易王弼注以

老子解周易此道德家基於周易之證又會稽辛氏云陰陽家者流其源蓋出於周此陰陽家基於周易之證也 班志有言道家者流

歷記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案中庸三惟天下至誠

即能盡人性物性誠即秉要執本之義則儒家亦言社會學蓋道德家言由經驗而反玄虛以心體為主

以萬物為逆旅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而與時為遷移乃社會學

之歸納派也尹文子雖係名家而實源於一道德提其要謂其書指陳治道欲於自

之精也今西儒斯賓塞爾作社會學原理以心理為主哥氏亦然考察萬物由靜

觀而得其真謂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

不通之效旁及國種盛衰之故民心醇駁之源莫不揮斥旁推精深微眇而道

家之說適與相符陰陽學之書今多失傳惟史記孟荀列傳謂鄒衍深觀陰陽

消息作終始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猶見其書蓋推五德終始又子鄒

經實亦周易也大聖之篇其持論也必先驗小事小物以至於無限如先言中

及瀛海九洲今西人言社會學非蓋陰陽家言執一理以推萬事推顯而幽

由近而及遠即小以該大乃社會學之分析派也分析即而西國社會學萌芽

伊始亦以物理證明故英儒甄克思社會通論亦臚陳事物實迹凡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旁徵博采以證宇宙所同然此即社會學統計法也若達爾文諸家復雜引動物植物學眇慮窮思求其會通之理以證遷化之無窮而陰陽家言亦與相合蓋陰陽家言即由隱至顯道家之言即雜見至隱惟一從心理學入一從物理學入故立說稍有不同耳特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陰陽家言復舍理而信數如鄒衍之言多流於術數方技此其所以遜西儒也後世此學失傳惟史學家言侈陳往跡歷溯古初稍近斯學然治化進退之由來民體合離之端委徵之史冊缺焉未聞此則史官不明社會學之故也可不嘆哉。

宗教學史序

中國古初以宗法立國即以人鬼立教孝經有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禮記有言教之本在孝而蒼頡造書孝文爲教此漢民最古之宗教也厥後由人鬼教而推之並及天神地祇古代聖王以始祖配天用行禘禮是爲祀天之典由同族之神而祀同社之神同奉一神即同居一地是爲祭地之儀故

天神地祇其始皆基於人鬼特皇古之初天鬼並祀唐虞以降特重祀天以天

為萬有之本原禮曰萬物凡世人善惡天悉操監視之權詩曰明明在下赫赫

昭臨下土又曰無之中高所謂相在爾室不愧屋漏也作因監視而生賞罰書曰

震怒命我文惟天降災祥在德是明明以賞罰之權歸之冥冥矣因賞罰而降

德是輔又曰惟天降災祥在德是明明以賞罰之權歸之冥冥矣因賞罰而降

災祥詩曰我不備降此鞠凶又曰天之方虐此言天能降災祥也故人君之作事

嘗自言受命於天故啓伐扈湯受命於天王其所謂天者即昊天上帝是也以古

帝為憑天用權之人鄭康成云帝王為一國用人稱帝稱天稍為區別天用權之

人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古上帝命武湯又曰帝謂文王又曰上帝降衷於下

不康禮記又曰上帝不帝命武湯又曰帝謂文王又曰上帝降衷於下

民易傳云聖人以主幸為之上帝猶言神也其職曰陰禮祀昊天上帝與西教基督之說

固甚相符惟西教僅祀一神中國雜以多神耳是則古代之政治神權之政治

也故君稱天古代之學術天人表裏之學術也如洪範一書發於大禹皆言天

在汝躬一言之學識緯之學因易經之卜而政學起原皆基於宗教是上古之

時舍敬天明鬼而外彼固無所為教也又炎黃以前苗民立國於漢土所奉之

教。雜。糅。人。鬼。旁。及。詛。盟。近人錢塘夏氏引呂刑楚語中。土。聖。王。排。斥。苗。教。曰。爲。

巫。風。見商書伊訓篇是然。根。株。未。淨。延。蔓。匪。難。故。漢。土。遺。黎。復。崇。拜。物。多。神。之。

教。此。亦。古。教。之。別。派。也。苗民後處南方故荆楚之地巫風甚熾讀屈子楚降。

及。東。周。天。人。並。稱。故。百。家。諸。子。咸。雜。宗。教。家。言。一。爲。孔。墨。派。孔。墨。二。家。敬。天。明。

鬼。孔子以敬天爲最要又信天能保護已身故其言曰天生德於予桓

敬。罰。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而。禮。記。四。十。九。篇。載。此。或。儒。家。之。祭。禮。甚。多。是。謂。孔。子。非。本。

無。迷。信。作。春。秋。言。災。異。不。過。用。以。做。人。君。則。春。秋。之。時。科。學。并。未。發。明。孔。子。何。

則。天。而。已。又。別。天。於。鬼。神。之。外。立。說。大。旨。以。神。於。世。界。萬。物。外。別。爲。一。體。操。持。人。

世。威。德。無。垠。乃。沿。襲。古。代。之。宗。教。而。非。特。倡。之。宗。教。也。近人多以中國爲孔教

子。非。特。倡。一。氏。有。攻。教。之。說。不。知。孔。一。爲。老。莊。派。道。家。者。流。以。世。界。萬。物。之。外。別。

有。真。宰。真。空。之。真。宰。真。空。者。無。對。待。之。可。言。太。極。耳。立。說。始。於。老。聃。可。道。非。常。道。

前。之。景。象。自。外。形。骸。而。猶。貴。其。真。宰。故。其。言。曰。道。生。一。有。生。於。無。莊。列。諸。家。子。

而。莊。列。有。真。宰。而。特。不。得。其。初。沿。承。其。說。乃。宗。教。而。兼。哲。學。非。純。全。之。宗。教。家。也。

當東周時與此派相近者復有神物一事一體說以爲有一物即西有一神物神即在世

也。一爲陰陽術數派。上古之初陰陽五行分爲二派。章氏最詳。而陰陽術

數之學皆掌於史官。陰陽家言倡五德終始之說。以推帝王受命之源。讖緯之

學其流亞也。術數家言雜五行占卜之學。以證史臣占驗之工。災異之事其別

派也。乃以儒以術教與經學相參者也。而秦雍之民旁雜苗俗兼信神巫。如封禪書

遂開後世符籙之始。然以人證天三說相符。皆言天事與。乃古教之支派而

非古教之真源也。亦曰天道遠人道邇。而荀子亦曰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

桀亡。治亂於世。非天所以爲人。非時又云。天者非關係於人。所以可行者非

說荒渺不經之。秦漢而降。無識愚民以拜物多神之教。參入老釋二家。旁引儒

道。鼎峙爲三。而中國之教旨淆矣。此哲種人民所由稱爲無教之國也。

(未完)

學篇

○周末學術史序

(續第一期)

劉光漢

政法學史序

上古之時。衆生芸芸。無所謂君主也。亦無所謂臣民也。其推爲一羣之長者。則能以飲食餉民者也。仁者和羹氏五經大義終始論曰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

民者也。案說文尊字下云酒器也。而後世以爲帝王之稱。又爲崇高之稱。蓋上古之時。於能發明製酒之術者。必報本反始。以尊之。而君道以立。故龔氏以能飲。食民爲帝者之假借。亦此義也。酋長能以兵力服民者也。而酋豪之豪。爲勇健有

力者之並能。以神鬼愚民者也。故祭天之禮。屬於天子。又當此之時。君主卽民庶。中之一人。故君羣互訓。韓詩外傳曰兆民也。又林蒸二字。古籍皆訓爲衆。而爾雅所謂

訓爲君。以此知古人之稱君。且所謂君主者。並無世襲之制度。於何徵之。於封禪徵之也。據管子所言。則古代封禪之君主。計七十有二家。然古者封禪必於

泰山。泰山曰岱。岱訓爲代。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告代

告代者即受命易姓之謂也蓋草昧之初君主之任位有定年與督種共和政

體同君位既盈必易舉賢者以代之封禪者即取禪讓之意者也是為揖遜之

天下及圖騰社會易為宗法社會遂為王者專制之先驅社會通銓曰宗法社

也駟說文宗字下云尊祖廟也從神從示蓋宗為一家所祀之神山為交覆突屋

大宗者操祭神之權者也有古者宗子主祭故亦稱為宗子又宗有常尊見荀

故王室之宗子即為帝王也故宗字與尊字互訓詩公尸來燕來宗者皆謂同所出

之元弟所尊也其說甚確後世以降宗為祖廟之稱又為帝王之稱如是為帝

王世襲之始又天子有推恩之典封其同姓者為諸侯即小宗諸侯有推恩之

典封其同姓者為大夫則羣宗而大夫之家又各分子弟以采邑則又羣宗故

學卑之位緣是而區又黃帝之時戰勝苗族抑為黎民因種族而區貴族此階

級制度所由興也階級制度既興由是為君者握統治之權為民者盡服從之

責試徵之古代政治學在舜之告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有四方汝為是臣僚者君主之屬吏也而禹之告舜亦曰萬邦黎獻共

為帝臣是民庶者君主之私產矣君主政治昔已萌芽惟當此之時以人君當

受人君之保護所以求雨者在養民也是君主亦對人民負義務降及殷周

相沿未革戰國學者持論各殊儒家以德禮為本以政刑為末孔子曰道之以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視法律為至輕故孟子曰徒法不

律本於人心係孟子曰是憲道德為無形之裁制法律為有形之裁制處叔季之

世斷無舍法律可以治其立說之初非不欲破階級之制度世卿又曰有教無

類皆惟囿於名分尊卑之說如上下定民志是不欲盡去其等差如孔子言親

之讓是即定名分別尊卑之說已開法家之先聲矣特欲使為君者與臣民

一體耳如孔子曰君與臣對言是孔子使臣以禮君輕視其臣也孟子曰與民同

樂又曰民為貴得乎邱民而為天子是孟子知人民為君與臣民一體必能採

衆議後去之大學亦曰民之賢然後用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可然而戢淫威儒家最

人謂之一夫荀子曰凡弑君稱君無道也孟子曰殘賊之夫人君既操統治之

權無法律以為之限而徒欲責其愛民之責孟子言保民而王禮義以君有保護人

二。家。民。之。責。亦。不。同。是。猶。授。刃。與。盜。而。欲。其。不。殺。人。也。有。是。理。哉。故。儒。家。所。言。政。法。

不。圓。滿。之。政。法。學。也。論。不。理。墨。家。不。重。階。級。故。其。尚。質。上。篇。之。旨。在。於。進。賢。退。不。肖。

私。怨。最。合。功。食。相。準。之。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方。而。終。歸。於。稱。天。制。君。

而。故。謂。富。貴。者。皆。賢。則。君。不。得。而。遇。之。誠。以。貴。族。不。肖。則。君。受。其。罰。親。而。不。賢。罰。不。得。

此。有。十。等。之。破。古。代。以。衆。生。平。等。爲。歸。之。如。不。兼。愛。三。篇。是。上。篇。謂。亂。之。初。生。由。於。人。

亦。謂。欲。人。之。兼。相。愛。交。相。利。下。篇。之。旨。曰。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大。以。爲。生。民。有。

欲。無。主。則。亂。欲。相。類。惟。墨。子。之。意。以。立。君。禮。論。篇。出。於。人。生。而。有。由。里。長。鄉。長。國。君。以。

上。同。於。天。子。國。尚。中。篇。謂。里。長。以。上。其。民。同。於。天。子。與。柳。子。封。建。論。所。謂。有。里。胥。而。

後。有。縣。大。夫。一。有。縣。一。大。夫。而。後。有。諸。侯。然。後。有。天。子。者。也。非。同。蓋。以。里。當。專。

制。天。下。國。君。當。一。專。制。一。國。也。而。爲。天。子。者。又。當。公。好。惡。立。法。之。儀。篇。之。旨。在。於。謂。

人。所。定。者。爲。法。不。當。以。少。數。之。人。所。定。者。以。達。下。情。情。如。尚。賢。中。篇。曰。是。故。上。利。

下。得。而。利。之。下。有。蓄。德。積。害。上。得。而。除。之。則。子。墨。以。通。民。情。爲。通。上。篇。有。隱。事。遺。上。利。

臣。悉。下。之。善。惡。悉。舉。以。上。聞。乃。成。太。平。之。利。害。復。慮。天。子。之。不。能。踐。其。言。也。由。是。倡。

敬天明鬼之說以儆惕其心。如天志上篇之所言謂民

反天意則得罰順天即愛人之謂反天即不愛人以治民

民為主其愛民也無所不用其愛人君承天意以治民

古蓋虛民智未開之意也明鬼下篇之旨亦大抵相是墨

也較之儒家其說進矣道家立說又與儒墨迥殊墨道家

以在宥治天下。莊子曰聞治天下也而悉廢上下之等差

論言物無彼此之自由之義次篇為齊物蓋老聃倡論力

無常心以百姓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不善

狗則亦深斥君君主之賤視人民也並非欲人君賤視

為盜竊己則陽一篇云古之人民退而自責則不難財不

罪不赦重為任而罰不足則遠其塗不難財不難財不足

可乎是莊子斥視君位為危途下讓王篇言堯以天下讓

明君位之無常己老子言貴無常之說而列子終日天越

其所善順天意則所得善民

其言曰順天意則所得善民

亦當無所不用其愛即

子者以君權為有限者

積極為主義者不同欲

如莊子齊物論游言無

之曰天下多以賤為本高

又曰天下多以賤為本高

其民莊周述之斥君位

以正為在民以為難市

則盜竊之於誰責而

許由而許由不受舜以天

且不能為久而列子繼之

則復役於人。觀君位之無常，使人人視人。君如無物，並以政法為致亂之源。惟

政刑不作，乃足以語郅隆。如列子言華胥國終北國是也楊氏為我之論許行並耕之詞，其

遺派也。楚詞屢言遺塵世而平等是其所長，而無為亦其所短。管子以法家而

兼儒家，以德為本，而不以法為末；以法為重，而不以德為輕。合管子之意，觀之

則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霸言篇云：天下以法治國者，政治之作用也。

任法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明志篇云：以法治國，舉君臣上

下同受制於法律之中，雖以主權歸君也。七主七臣篇云：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

今人君所以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者，令者為其威利之日

衰以主權為道也。故管子然亦不偏於專制。樞言篇云：賤者固以其貴而不肖，固事賤也。賢貴之

所以能成其賢者，以行令則止者，必令於民之好而禁於民之惡也。又云：篇人

主出言而合乎理，順乎民情，則民受其詞。君臣篇云：先王之善與民為一體，心則是以

國守國而民守民也。小匡篇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是以大

貴族之言，庶人欲通吏而吏不為之通者，治之以罪。又言：令委子進貴人，故桓公問

子欲危之也。而管子特法制森嚴，解篇所言是也。以法律為一國所共守耳。正月之朔

百官在朝君乃出命專制不足曰憲既布有管子以憲者罪死不赦不以專制為政矣

商鞅著書亦知以法治國之意如法者所以愛民法者君臣之所重國家而輕

民庶為商君之意以為人人皆有戰役為主而重教育以君位為主以君為客

修權為云權者君之所獨治也此商君以君位為主以君為客然立法不泥

古如言苟可以利國不法其古此其所以君位為主以君為客夫商君言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君謂之時秦民甚愚非朝廷有堅固之力則彼德之事可以知矣韓非亦然如守

喻是復以峻法嚴刑道前苦而後利是也助其令行禁止如君不能禁下自

而治吏之刑較治民為尤重如聖王治則民治而是不治蓋純以法律為政治之本者

也派別各歧大約墨家儒家道家論政法持世持個人主義也故立說各殊折

衷非易又周末各書論政法者又有呂賈長利篇其言曰羣之可聚也相與利

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而利出於羣又曰置君非以

家之說而飾以儒書愚錮人民束縛言論相沿至今莫之或革此則中土之隱

憂也

計學史序

昔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見祭法共財者即均貧富之謂也蓋皇古之初以

農立國山於得黃河之流舉天下之田歸之天子天子按畝授民以行畫井分

疆之法如夏代之制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亦有田五十畝故人人有田周人

人有一定之產而貧富不甚懸殊吾觀中國文字窮字從穴富字從田蓋室處

者身必貧力田者身必富窮由於惰富由於勤此古代造字之微意也秦州陳

主此至賦稅之輸亦有定額如夏代以六百三十畝之地劃為九區中為公田

外八家各授一區為私田八家合耕公田而私田無稅周代每夫授田百畝十一分而取具一是賦稅之額古代甚輕故民不至有饑寒之慮也故古

代之民家給人足無仰事俯蓄之憂則井地均平之效也特西國計學家之言

財政也約析為三一日君主之私財一日國家之公財一日人民之私財若三

代之世則誤認朝廷為國家使君主之財遂無限制惟周官之制財亦有會計

則分君主私財與試觀古籍所記載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則曰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致世之為君主者視國家為私產不圖一國之公益獨謀一己之私

藏。凡。聲。色。宴。遊。之。費。無。一。不。取。之。於。民。而。國。家。公。財。遂。與。君。主。私。財。無。異。君。民。貧。富。遂。成。一。相。反。之。比。例。矣。故。古。代。之。言。計。學。者。主。藏。富。於。民。之。說。力。斥。財。聚。於。上。之。非。於。民。而。民。財。將。日。盡。矣。復。散。故。周。易。一。書。以。利。民。為。重。天。如。能。以。美。利。利。為。天。下。而。儒。家。所。言。亦。大。抵。以。生。財。為。本。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先。富。後。教。大。學。為。一。國。所。用。之。財。與。舒。一。國。所。生。之。財。相。較。最。合。於。計。學。之。言。為。分。利。之。用。者。也。以。一。國。所。用。之。財。與。舒。一。國。所。生。之。財。相。較。最。合。於。計。學。之。言。為。分。利。之。用。者。也。舒。亦。使。民。得。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始。又。言。古。明。君。制。民。之。產。必。使。材。木。不。可。勝。用。使。民。得。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始。又。言。古。明。君。制。民。之。產。必。使。材。木。不。可。求。給。民。之。欲。則。咸。以。生。財。為。富。國。之。第。一。義。也。對。君。主。言。則。曰。損。上。而。益。下。如。大。學。言。財。聚。則。成。以。後。驅。財。為。富。國。之。第。一。義。也。對。君。主。言。則。曰。損。上。而。益。下。告。魯。哀。公。曰。百。姓。足。君。就。與。足。而。孟。子。亦。以。身。發。財。有。若。之。為。民。賊。盡。以。君。主。日。富。即。下。民。日。對。個。人。言。則。曰。損。己。而。利。人。如。孔。子。言。君。子。喻。貧。故。以。利。與。義。為。相。反。蓋。利。於。人。者。為。利。於。己。者。為。利。者。宜。也。所。謂。於。利。而。利。之。也。故。喻。義。利。即。以。利。人。為。利。己。而。分。若。孟。子。言。何。必。曰。利。亦。大。抵。斥。個。人。之。營。利。耳。蓋。中。代。古。字。不。兩。立。而。私。背。私。為。公。利。字。義。同。利。字。義。同。合。自。私。之。義。故。儒。家。以。利。與。義。不。兩。立。而。私。背。私。為。公。利。字。義。同。利。字。義。同。為。非。並。以。天。理。公。利。為。不。義。利。至。此。前。人。解。利。物。之。由。是。以。已。然。大。利。所。存。必。有。兩。益。此。則。儒。家。所。未。知。也。蓋。進。人。化。知。利。物。之。有。正。為。利。己。於。是。損。一。己。之。私。益。國。一。

無益。害有益。義同。二節用上篇之旨亦由節在於去無益之費。作有益之事。而節葬。非樂。

生財財厚。所以富民。今喪葬不節。則人財之因。服用愈多。則民愈貧。此墨子所由以

家取民財。而為無益之用。非私一己之樂。乎此。墨子非樂。節葬。之費。國節

人君之私用。為一國之公財。衣節。宮室。甲盾。五兵。之數。誠以珠玉。鳥獸。犬馬。以益

為二。故節人君之私用。以車舟。一國之公益也。蓋墨子知國家公財。與君私財

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不為。蓋墨子之意。以為凡足。以奉給民財。其

儉之甚。謂非節。以務本。去末。為主。非矜矜於節儉也。若道家之貴儉。為寶。三之一

又曰。不貴難得之貨。無非貴儉。又與墨家之節用不同。道家主於節。元費。時非

皇古孰能行之。而無弊乎。管子持國家主義。亦以利民為先。如言治國之道。必

利。民之本。治以正德之本。在於利用厚生。如言倉廩。實而民禮。節衣食。足而

國。家之貧富。必以人民之勤惰。為憑。觀其言曰。行其田野。裕其耕。故富貴之法

約有三端。一曰。改園法。如樂法。與周代園法。是不同。二曰。興鹽鐵。所。海王。篇三曰

約有三端。一曰。改園法。如樂法。與周代園法。是不同。二曰。興鹽鐵。所。海王。篇三曰

約有三端。一曰。改園法。如樂法。與周代園法。是不同。二曰。興鹽鐵。所。海王。篇三曰

謀蓄積。足如國蓄人非所有。蓄者是又事諸篇云非其證也。而理財之法亦與列國。

迥殊。有所謂貸國債者矣。管子輕重上之度公曰嶧邱之戰國民多稱貸負有所。

謂稅礦山者矣。山山即西人稅礦山之制。於又有。所謂選舉富商者矣。言高子。

進工賈也。則選舉富商之證。然人觀篇又云。以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得志行而。

與哲種所行之政。大約相符。又以財貨輕重之權。採於君主。如國蓄云。故用人。

管子有餘而制不足。又曰。以重視輕。以賤泄平。即李悝穀說。蓋而力禁君主之。

削民。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也。蓋以富民與富國。

並重者也。顧列國之時。治商學者甚鮮。管子而外。衛有子貢。越有范蠡。周有計。

然。皆見史記。大抵明貨殖之術。擁富厚之資。然當時之學者。則又重農而抑商。

儒家以利農為本。以經商為妨。農業也。由是斥商賈為賤夫。如孟子言古之。

利始行。征商是也。法家者流。亦以商業與農業不兩立。至欲廢商而重農。商子。

市租太重。則民不賦。則農惡商。有疑情之心。外內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

君以巧而事地。利矣。是商。夫中國雖以農立國。然商賈亦列四民之一。不得斥為。

賤民。而周易稱先生通商賈書言懋遷有無化居禮月令言來商賈納貨賄也而戰。

國諸儒獨斥商賈為末業者則以列國兵爭士無恒產疾貧妒富肆為憤激之

言。故富人又以兵禍頻仍非財不繼欲重征商賈又苦無名山是託抑家之名

以行征商之實後儒不察以為商業足以病農豈通論哉至重農之說百家諸

子說亦各殊孟子主薄賦之策助而不稅是也。乃堅守井田之制者也商君

李悝主墾田之策乃堅持興利之說者也。商君李悝亦為魏文侯盡地力。又白

圭輕稅而取一二十其意主於便民。然賦稅除弊則不許行並耕其說出於共財

許行之說夫人生食用之欲莫不取於相資若許行之說是不當有私財特昧於分

從事於力農則分工未起時立說雖歧要皆各是其所是儒家斥之。如孟子

之言耳非文明時代之制也。未為當也。秦漢以降儒家者流大抵主重農之論而

以加賦為諱言。亦由於君主以民財而興利之臣則力主征商之說。如孔傳桑

二說紛爭迄無定論讀桓寬鹽鐵論之書可以知其故矣。

兵學史序

中國皇古之初以尚武立國然爭端迭起戰禍頻仍人民之殉身疆場者以百萬計一二仁人賢士惕然憂傷以用兵足以害民由是尚武風易為輕武試觀古籍所言不曰尚德不尚力則曰耀德不觀兵黷武窮兵垂為大戒東周以降井田漸廢入兵籍者大抵皆出於召募軍士之於家之關係猶而養兵之事悉出於朝廷一己之私戰爭既作徵調頻繁驅不教之民而使之干城捍國兵鋒所及千里為墟由是儒家者流以用兵為詭病孔子雖主去兵孔子所謂去兵者非言去之必可廢也故先言足兵特以不得已之故而始去兵耳又衛靈公問戰陣孔子不答亦以靈公不知用兵之原理耳非真惡兵也然不以教兵為可廢如孔子率師即我戰則克是孔子未嘗不以兵事為重也孟子荀生戰國之時日擊戰場之慘禍故孟子論兵以人和為主至謂制挺可以撻秦楚而最嫉用兵如言善戰者服上刑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論兵亦稱仁義以壹民為主武君問答語與孟子同雖足矯亂世殃民之弊然競爭既烈猶欲以德服人是猶誦孝經以退羌胡執春秋以懼亂賊也儒效迂闊此其一端儒家而外若道家以用兵為不祥老子曰大兵所過荆棘生焉

墨家以非攻為重務然墨子著非攻篇以安境息民之旨戢弭爭端亦救時之良

法也而兵家者流則不然以為處紛爭之世非用兵則國不存由是論兵之書

各成派別在班志之叙兵家也析為四類最陰陽為一曰陰陽此用兵之貴二

曰形勢此用兵之貴三曰權謀此用兵之貴四曰技藝此用兵之貴分別部居

有條不紊誠哉其該備矣然自吾觀之則師曠之流兼用陰陽者也如言南風

無功是又卜偃言丙子且必克虢亦陰陽家流之言孫武之流兼明形勢者也

兵者而春秋之時以卜筮測用兵之勝敗者甚多孫武之流兼明形勢者也

如孫子九管子之流兼操權謀者也管子之流兼操權謀者也管子之流兼操權謀者也

天下之勢墨子之流兼尚技藝者也如備城門而孫吳司馬諸家並能推空言為

實用以著武功惜三家而外書不盡傳按呂氏春秋左傳引兵法曰先人有疑此

人之確證此兵家遺法之僅存者也使漢宋諸儒堅守儒家之說至以用兵為

諱言如宋儒不主用兵並以勇德為克己致國勢日衰惟博非參考古代兵家

之學大原戰國之學及兵家之權謀也戰法學及戰者用法之攻守之方也何以奠國

家於磐石之安哉

(未完)

○○南北學派不同總論

中國羣山發源葱嶺蜿蜒而東趨黃河以北為北幹江河之間為中幹大江以南為南幹蓋兩山之間必有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中國古代舟車之利甫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輕去其鄉狃狃榛榛或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羣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為轉移觀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以俗字從人由於在下者之嗜欲也王制曰中國或蠻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即俗字的解又風字訓教也詩大序云此其風由於在上者之教化也詩大序有陳詩觀風之典漢族初興肇基西土沿黃河以達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黃河南北厥後戰勝苗族啓闢南方秦漢以還閩越之疆始為漢土故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其故何哉蓋并青雍豫古稱中原文物聲名洋溢蠻貊而江淮以南則為苗蠻之窟宅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

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普興殷富之區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啓文學易輸水道交通有數益馬輸入外邦之益也本國物產輸入外邦商故越南瀾滄江印度恒河印度河埃及尼羅河後世以降北方水道淤為民田如河南山東古代各水道而荆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文蔚起迄於南海不衰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試即南北學派之不同者考之

○南北諸子學不同論

東周以降學術日昌然南北學者立術各殊南方學派起於長江附近者也而北方學派起於黃河附近者也以江河為界劃而學術所被復以山國澤國為區分山國澤國四字山國之地地土瘠瘠阻於交通故民之生其間者崇尙修際實身力行有堅忍不拔之風澤國之地土壤膏腴便於交通故民之生其間者崇尙虛無活潑進取有遺世特立之風此設本之那特故學術互異悉由民習之不同如齊國背山臨海與

大秦同馬即羅故管子田駢之學以法家之實際而參以道家之虛無田駢慎到

尚清淨管子亦為法家而著白心諸篇若鄒衍之談瀛海則又活潑進取之證也有山於齊地近地

聞此說衍得西秦三晉之地山岳環列其民任俠為奸雕悍少慮見漢書地理志故法家

者流起源於此如申害不韓子非商君是也而申不害韓非皆韓人尸子為商君師蓋國

多奸民非法不足以示威峻法嚴刑豈得已乎魯秉周公之典則習於縟禮繁

文蘇子由商論故儒家親親尊尊之說得而中之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習於

愚故莊子言野人負所夢燕得鹿製不龜之藥皆曰宋人而孟子之言振苗也

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說得而中之子又按漢書地理志言宋地重厚好蓄藏即墨

宋學為蓋山國之民修身力行則近於儒堅忍不拔則近於墨此北方之學所由

發源於山國之地也楚國之壤北有江漢南有瀟湘地為澤國故老子之學起

於其間從其說者大抵遺棄塵世渺視宇宙如莊列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

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遺南方之強也如接輿沮溺之避世許行之並耕此即由老子歸宋玉屈

平之厭世楚詞言遠遊言然足證荆楚民俗之活潑進取矣溯其起源悉為老聃

學篇

之支派。此南方之學。所由發源於澤國之地也。由是言之。學術異地而殊。益可見矣。厥後交通頻繁。北學由北而輸南。南學由南而輸北。孔學起源於東魯。自子夏設教西河。而儒學漸被於河朔。故魏文重其書。荀卿趙人傳其學。三晉之士。蓋彬彬矣。然秦關以西。為儒術未行之地。則以民羣樸質。與儒家崇尚禮文者不同。又當此之時。子羽居楚。子游適吳。儒教漸被於南。然流傳未普。觀陳良北學中國。得孔子之傳。而其徒陳相卒。倡並耕之說。非孔學不宜於澤國之證哉。法學起於三晉。及商君韓非入秦。其學遂行於雍土。則以關中民俗與三晉同。非法不克治國也。墨學雖起於宋。然北至晉。秦如呂覽言墨子鉅南至鄭楚。莊之言南方皆為墨學所流行。即孟子所謂其言徧天下也。老學起源荆楚。然學派所行。僅及宋鄭。莊子鄭人偶行於北。輒與北學相融。故韓非慎到之流。合黃老刑名為一派。非老學不宜於山國之證哉。乃後儒考諸子學術者。祇知徵子書之派別。不識溯諸子之源流。此諸子之道所由日晦也。惜夫。

○○○南北經學不同論

經術萌芽於西漢諸儒各守遺經用則施世舍則傳徒一經有一經之家法家
法者卽師說之謂也至於東漢士習其學各守師承而集其大成者實爲鄭康
成氏特當此之時經生崛起於河北江淮以南治經者鮮三國之時經師林立
而南人之說經者有虞翻包咸韋昭然師法相承仍沿北派又當此之時有杜
預王肅王弼諸人亦大抵北人以義理說經與漢儒訓詁章句學不同魏晉以降義
疏之體起而所宗之說南北不同北儒學崇實際喜以訓詁章句說經南人學
尙誇夸喜以義理說經魏書儒林傳之言曰漢氏鄭玄並爲衆經注服虔何休
各有所說元易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盛行於河北王弼易亦
間行焉舊作王肅注由是言之北方經術乃守東漢經師之家法者也又隋書儒林
傳叙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乎鄭氏惟不言何休公羊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支葉河洛卽北方江左卽南方
是南方經術乃沿魏晉經師之新義者也蓋北方大儒抱殘守闕不尙空言恥

談新理自徐遵明倡明鄭學以周易尚書教授北齊書儒林傳叙云經學諸生

明講鄭成康所注周易以傳廬景裕及崔琳又云尚書之旁及服氏春秋儒林

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等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習三禮者

有熊安生見周書莫不抑王而仲鄭此北方鄭學所由大行也江左自永嘉構禍

古學消亡見經傳故說經之徒喜言新理厥後王弼易學行於青豫

北齊書云河南及青徐之間儒費虺書疏傳入北方見孔氏註解自劉光伯劉

士元得費虺而南學由南輸北矣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仲服難杜梁書崔靈恩

疏乃留意焉陸澄議置易國學王鄭並崇南齊書陸澄傳

常申服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陸澄議置易國學王鄭並崇南齊書陸澄傳

王易澄謂王弼元學推之戚袞授書元紹授北方儀禮記疏嚴植之師淑康

成治鄭氏禮周易而北學由北輸南矣觀李業興使梁辨論經義分析南北見

書李業興傳如答肅衍問儒元答朱非南北經學不同之確徵哉及貞觀定五

經義疏南學盛行而北學遂湮沒不彰矣如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偽孔傳左

(未完)

學篇

○○周末學術史序

(續第二期)

劉光漢

教育學史序

三代學校之制度。今多失傳。管子弟子職篇。祇陳入學之規。未詳立學之制。言所

皆入小。即大戴記學禮篇。今亦不存。僅散見於賈誼新書。如新書所云。帝入東

學之規。即大戴記學禮篇。今亦不存。僅散見於賈誼新書。如新書所云。帝入東

制略見於明堂位篇。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南學北學也。鄉學之制略見於學記篇。序。國有學。此即指鄉學而言。孟子庠序

即本校之說。惟據何休公羊解詁。則周代之民。八歲者學小學。其有秀者移於鄉

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名曰造士。以上錄何公羊宣十其說與戴記周官合。漢書亦

足證周代之時。教有定程。課有定業。與哲種所行之學制。大約相符。周代小學

高等小學學即西國由尋常小學入高等小學之制也
由中學入大學移之制也
由西國學
移太學即西人入京師大
特當此之時官學盛興私學未立及周室東遷禮壞
學之制也故其制相同

樂崩六藝之圃鞠為茂草有志之士惕焉憂傷于是以私門教育輔國家教育

之窮儒家尊崇德育如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

是倫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倫也而智育體育二端亦所不廢藝即禮樂射御

書數也顏習齋以大學格物即周禮三物而三物之中又以六藝為最要似未

必然特智育各科已該於六藝則固彰彰可信者也又孔門弟子若子路有若

之徒皆知用武亦孔子不廢體教育不擇人而施子儒之言曰教人普人不及之義故孔子

無行而與二子者是也又曰自行束脩以上而學於子夏以平為主

無類故顏淵鄒以子而學於孔子段干木以古大盜而學於子夏以平為主

義一掃學術然教授之法貴時習習之舊法蓋古代治學以時習也此實三代終教

身之朝夕言者如禮記內則篇云六年學樂誦詩與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十二年學書

計朝夕言者如禮記內則篇云六年學樂誦詩與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十二年學書
禮敦行孝悌三十歲之博學無方以智育世子為後及教士必時春之
秩序乎有就一歲之時言者禮文王世子篇有云凡教育世及教士必時春之
教也干戈秋冬教羽籥又云春誦夏絃秋學禮而冬讀書此古人一歲中肄業之定
則也
以記過無憾是也王注云古人誦習以時其說甚確劉疏謂時習指日中之時立說似狹

若人之子訓時為常則與而重分科子故孔門身行言語政事文學為四科而化

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故承學之士各得其性之所近執一術以自鳴

此意韓昌之觀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僅七十有二人見史若性與天道

雖子貢不可得聞始於孔子之終于禮樂而不及易與春秋子貢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性指房李等傳贊可見非因材設教之證哉孟子之論教育也以教

育之權歸之國家而復以立學之制語滕文公是孟子固深以興學望之孝悌之主

而不廢私門教育而教育之言得天下英才即荀子著書亦首崇勸學荀子以

為首非儒家重視教育之證哉墨家亦崇教育故墨子鉅子至千百人莊子細

者俱誦墨經韓非子言墨分為八而孟子亦特教授之法書籍闕如略見於修

今不可考耳道家輕視教育而莊子亦有言古之善為國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也證已開法家之先聲管子者以道家而兼法家者也以為化民成俗其權悉屬

於人君斯民無私學如管子之言曰官無士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談是管子之言

且教育也君主之教育當干涉全國之教育不當與儒家稍殊又以教民之法道德為先如

子。廢。又。曰。羣。臣。不。用。禮。訓。教。訓。士。則。不。取。好。學。孝。慈。則。非。以。教。育。為。例。以。儒。家。之。說。

犬。約。相。符。子。儒。家。言。先。富。後。教。而。後。教。而。管。法。家。則。不。然。本。道。家。之。緒。論。而。視。教。育。為。至。

輕。安。如。商。君。書。言。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以。為。民。智。則。難。馴。民。愚。則。易。制。

而。背。偽。歸。真。之。說。實。開。秦。政。之。焚。書。秦。商。君。時。已。勸。及。秦。政。焚。書。五。經。出。於。灰。

燼。古。代。教。民。之。良。法。湮。沒。無。聞。惟。學。記。一。書。列。於。戴。禮。前。儒。教。法。略。具。於。茲。編。

如。善。言。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時。教。必。有。正。學。相。觀。而。善。之。為。智。者。觀。其。說。

而。會。通。之。教。法。之。興。可。計。日。而。待。矣。

理科學史序

古。代。學。術。以。物。理。為。始。基。學。見。前。心。理。而。數。學。發。明。始。於。黃。帝。黃。帝。造。算。數。以。時。命。其。

要。其。會。為。後。世。九。章。算。法。之。祖。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因。數。學。之。發。明。而。天。生。

文。學。歷。數。學。二。派。黃。帝。命。大。撓。作。占。天。官。設。占。天。台。觀。測。日。月。星。辰。又。命。容。成。

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為。中。國。天。文。學。之。祖。黃。帝。時。大。撓。作。甲。子。容。成。調。歷。文。

高。陽。氏。以。建。寅。之。月。為。歷。元。後。世。歷。法。本。之。為。中。國。歷。法。學。之。祖。後。世。之。調。歷。文。

學。歷。譜。也。唐。虞。之。世。實。學。日。昌。觀。於。唐。堯。時。命。羲。仲。於。朔。方。皆。測。量。天。文。之。人。也。

其。流。派。也。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之。夕。可。考。者。也。唐。堯。之。時。以。三。攝。百。六。十。日。為。一。年。

又。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之。夕。可。考。者。也。唐。堯。之。時。以。三。攝。百。六。十。日。為。一。年。

為。觀。察。天。象。之。用。此。天。文。學。之。可。考。者。也。唐。堯。之。時。以。三。攝。百。六。十。日。為。一。年。

也。閏月以定四時而虞舜之衡亦復協時月正日。此曆數學之確也。考者由殷至周學
者。崇尙空言。罕言實用。東周以降。儒家者流。雖侈言格物。朱子言致知。是在格物
學。始於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於至乎其
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此說最當。而王陽明之解格物。致知。以大學之窮理。惟朱子以
窮理。基於實驗。最爲的當。而王陽明之解格物。致知。以大學之窮理。惟朱子以
惡存善。爲止至善。以格物。外物之功。具在身心。上天。又之。訓格。爲正。然。果。如。其。說。則
以格物。而成疾耳。故言格物。外物之功。具在身心。上天。又之。訓格。爲正。然。果。如。其。說。則
而格物。即正心矣。故王氏之說。不若朱子之誠。妄之。生也。由於虛。故實。驗之。學。知。明
即能無妄也。又中庸云。不誠無物。之。義。故。中。庸。又。言。能。盡。人。之。性。即。能。盡。物。之。性。
得。是。理。然。後。有。是。物。亦。即。格。物。之。義。故。中。庸。又。言。能。盡。人。之。性。即。能。盡。物。之。性。
能。盡。地。之。性。則。可。以。然。即。物。窮。理。之。實。功。茫。乎。未。之。聞。也。爲。孔。子。故。儒。家。雖。有。以。藝
贊。天。地。之。化。育。也。然。即。物。窮。理。之。實。功。茫。乎。未。之。聞。也。爲。孔。子。故。儒。家。雖。有。以。藝
荀。二。家。亦。重。心。理。而。輕。物。理。而。孟。墨。家。則。不。然。學。求。實。用。於。名。子。名。學。上。下。倫。理。皆。倫
理。學。數。周。子。等。長。之。說。又。云。圓。一。方。柱。隅。四。雜。也。此。即。測。圓。海。鏡。圖。自。中。心。出。徑。橫。至
之。言。數。周。子。等。長。之。說。又。云。圓。一。方。柱。隅。四。雜。也。此。即。測。圓。海。鏡。圖。自。中。心。出。徑。橫。至
面。等。邊。等。角。之。說。又。云。圓。一。方。柱。隅。四。雜。也。此。即。測。圓。海。鏡。圖。自。中。心。出。徑。橫。至
墨。子。於。數。學。最。深。陳。蘭。甫。東。塾。讀。書。記。以。幾。何。及。海。島。算。經。釋。墨。子。共。得。數。條。約
亦。發。揮。墨。質。如。墨。子。類。異。二。體。見。不。合。不。類。此。即。化。學。家。化。然。化。分。之。說。也。而。發
學。者。也。墨。質。如。墨。子。類。異。二。體。見。不。合。不。類。此。即。化。學。家。化。然。化。分。之。說。也。而。發
明。重。體。之。說。力。也。如。其。絕。也。莫。絕。此。即。重。學。之。理。也。之。學。咸。略。引。其。端。光。學。如。亦。明
亦。頗。精。確。之。說。力。也。如。其。絕。也。莫。絕。此。即。重。學。之。理。也。之。學。咸。略。引。其。端。光。學。如。亦。明

臨鏡則立景二光遠中則光足被小即顯微鏡之於說也墨子而外若莊子之明化學

近中則立景二光遠中則光足被小即顯微鏡之於說也墨子而外若莊子之明化學

若莊子所類老數學半萬世不絕此亦幾何之理也關尹子之明電學子所言

石擊石則力皆電學之理亢倉子之明氣學如水蛇水謂之氣是也孫子之明

數學微子算經序曰考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連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

東原疑此書為偽然儀微或片語僅存或粹言湮沒然足證百家諸子咸重

實科又如星球之說近人視為新理者也而星由日生之說緯書載之字從日

由太陽熱質分出生之說也古緯書之解星字不若西人書之確八星地圓之說亦近人

目為新法者也而天圓地方之語曾子辯之蒼頡曰地圓而行一度風輪扶之即

地球繞日之說也管子有地圓篇而曾子亦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靈耀云地恒

動不止而人不知且管子明地圓又管子之意大地抵在於物土宜而布地理呂覽

此地動之說也春秋此地學之濫觴也心字訓織無物不貫此亦古書之舊訓據

作任地有任地存此地學之濫觴也心字訓織無物不貫此亦古書之舊訓據

思想外為之微釋名言織微無物不貫而朱子所謂心具衆理也是心字界說

理學之精語也。至齊人鄒衍，侈言瀛海九洲，先驗小物，以至無垠。見前社會格
物窮理兼擅其長，惜書籍失傳，而一二偽儒，致以格物致知之學，悉該于窮理
之中。此科學所由日晦也。近人喜以中國舊籍與西國科學書相證，如格致古
也。能勿嘆哉。

哲理學史序

戰國之時，諸子百家，以學相競，仰觀俯察，研精覃思，以期自成。其學術上者，深
造自得，卓然成家，卽有怪奇駁雜，出乎其間，亦足以考思想之遷變，辨古學之
源流，識大識小，雖判淺深，然推顯闡幽，足與白民爭耀，可不謂學術之昌與惜
空言垂布，辯學未興。辯學卽論致前哲立言，難期精確，試略陳之。夫唯心之論
發於孟子者也。孟子之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王一卷云：蓋孟子言盡其心者，
當爲者皆其性分內之固有，故人必知天地萬物無一不備於吾性。又曰：萬物
之中，然後能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必竭盡心思，以擔當自任。性
皆備於我。朱注亦以當然之理無其說，近於佛陀性海。又西儒柏拉圖亦言吾
人知識事物，亦極主張唯心之論者也。而然意物之際，常隔一塵。地英赫胥
近人簡卡兒亦極主張唯心之論者也。

事物當前不假思索何思何慮然惟具此物乃動此知並物且無知何由起故

以官接物官即耳目鼻感覺乃生西儒康德哲學分感覺推理必因良知此亦主張唯心

說者然較孟山感生智由智生斷謂心能知物可也謂物由意造不可也此即

之安得謂物備於我而我外遂無物乎則心物相符之感非心則物不可知此心性

學之謬誤者也又無極之論發於列子者也老子之言曰無生有大極而太極

之說已原於此列子之言曰無極之外更無無極無盡之外更無無盡夫太極之外皆

為無極蓋有形之外莫非無形之物有形之外有界域者也有起訖者也無形

對待非有形即無形非無形即有形有內而無外者也有起訖者也無形與有形相為

互相對待之詞既曰無極則非有極明矣既曰無盡則非有盡明矣若如列子

所言則無極之外無無極則無極即有極矣無盡之外無無盡則無盡即有盡

矣物既有極何云無極理既有盡何云無盡謂非互相矛盾乎天地元始造化

真宰雖智者不能盡窮如空氣布濩六合果為有盡故天竺哲人以無量二字

該之如佛經言世界無量是也又以理之不可竟窮也於是不可思議之說不可

不。思。議。者。既。非。理。之。能。思。議。者。亦。非。以。表。事。物。之。精。深。豈。若。列。子。無。根。之。說。乎。此。虛。靈。

學。之。謬。誤。者。也。宋。儒。之。論。無。靜。二。字。該。太。極。無。靜。不。若。以。有。界。無。界。四。字。該。無。

極。太。極。也。此。宋。略。舉。數。端。足。證。我。國。諸。子。之。言。哲。理。者。大。抵。皆。瑜。不。掩。瑕。矣。子。

列。子。皆。主。張。一。元。論。惟。大。易。中。庸。發。明。效。實。儲。能。之。理。羣。之。中。塞。爾。羣。學。肆。言。曰。一。

論。者。也。非。二。元。論。惟。大。易。中。庸。發。明。效。實。儲。能。之。理。羣。之。中。塞。爾。羣。學。肆。言。曰。一。

蓋。一。事。之。儲。能。以。合。質。之。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者。又。近。後。日。之。儲。能。其。理。甚。精。

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即。關。以。出。力。之。意。又。言。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寂。

即。翕。以。合。質。之。意。其。說。固。然。即。吾。觀。周。易。繫。詞。之。言。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寂。

然。不。動。威。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通。即。效。實。之。義。所。謂。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思。何。慮。即。儲。能。之。義。所。謂。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一。致。百。慮。即。效。實。之。義。所。謂。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之。大。本。發。而。中。節。即。效。實。之。義。所。謂。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注。以。無。道。則。隱。之。義。稱。之。非。也。故。曰。天。下。之。故。寂。而。不。動。即。儲。能。之。理。大。易。早。發。明。之。也。故。曰。中。庸。云。

效。實。體。微。則。近。於。儲。能。宋。儒。言。學。分。體。用。為。二。其。理。亦。精。蓋。中。庸。與。大。易。本。互。

相。表。裏。觀。邵。陽。魏。氏。易。庸。通。義。可。見。若。老。子。之。說。亦。頗。明。儲。能。之。理。惟。效。實。之。

說。老。子。未。中。邦。哲。理。賴。此。僅。存。又。吾。即。周。末。之。學。派。考。之。知。擅。長。之。學。略。有。三。

端。一。曰。天。演。學。派。最。著。於。動。植。物。繁。殊。之。故。悟。物。類。之。變。遷。創。為。天。擇。物。競。之。

類。造。以。生。必。經。天。然。淘。汰。之。衰。至。謂。人。儒。家。立。說。雖。斥。強。權。弱。乘。者。暴。寡。智。者。詐。愚。

勇此者大苦怯之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然天擇物競之理窺之甚明蓋宇宙萬

所此者大苦怯之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然天擇物競之理窺之甚明蓋宇宙萬

優勝劣敗之強與弱相持而觀論語之論歲寒也此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精理物

競者物爭自存也一物而與衆物爭或勝或敗或存或亡則其效歸於天擇

其最宜之證非惟得天獨厚亦由松柏具中庸之論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物

傲者培之傾覆之材而演學之精言也蓋儒家富於經驗故執能公例以定

之作用孰非孔門之粹言乎孔子之言也蓋儒家富於經驗故執能公例以定

必然動此物而生之山海經而動物之西人所考也故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其始也

陸草與水草爭其繼也鳥獸之類與草木爭後世所無蓋

地球初成爲大鳥多木之蛇身人繼也獸身之怪狀足證山海經確實可憑即西

人由動物衍爲人類之爭仍未盡滅孟子言堯時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左傳言禹鑄

九鼎使民無形即優劣不若則當時人物競爭未息厥後人類日繁而奇禽怪

末儒者大抵皆考察此書妙理也儒家而外若墨子非命篇亦主人定勝天之

說治墨子非國祚之盛衰在人壽之休短皆有一不可數而墨子非命篇則多任於天

胥黎之天。所存否。則說以爲天。所天。不可獨任。要在精以人。勝也。天斯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

人。勝。天。與。申。包。胥。之。說。互。相。發。明。蓋。申。包。胥。之。言。曰。人。定。勝。天。儒。者。所。駭。聞。惟。唐。

代。劉。禹。錫。之。作。天。論。則。蓋。儒。家。之。論。近。於。達。氏。擇。之。物。由。天。墨。家。之。論。近。於。赫。氏。

主。張。人。定。勝。天。之。旨。則。蓋。儒。家。之。論。近。於。達。氏。擇。之。物。由。天。墨。家。之。論。近。於。赫。氏。

爭。之。人。說。也。惟。語。焉。未。詳。未。能。自。成。一。家。言。耳。未。大。明。之。故。耳。一。曰。樂。利。學。派。西。

何。樂。利。學。派。以。求。樂。避。苦。爲。宗。希。臘。人。說。大。相。背。馳。及。英。人。邊。沁。之。說。與。以。爲。人。

世。之。善。惡。是。也。與。宗。教。家。去。樂。就。苦。之。說。大。相。背。馳。及。英。人。邊。沁。之。說。與。以。爲。人。

不。善。者。僅。以。利。不。苦。樂。而。分。之。區。而。已。名。曰。樂。利。派。孟。子。斥。楊。朱。爲。爲。我。爲。我。是。無。君。

也。又。曰。楊。氏。不。爲。我。拔。一。而。楊。朱。之。說。載。於。列。子。者。特。詳。楊。朱。篇。有。其。立。言。大。旨。不。

毛。而。利。天。下。不。爲。我。也。一。而。楊。朱。之。說。載。於。列。子。者。特。詳。楊。朱。篇。有。其。立。言。大。旨。不。

外。趨。利。避。害。二。端。賢。愚。其。生。以。樂。利。爲。宗。旨。故。以。趨。利。避。害。爲。宗。旨。無。過。百。年。以。爲。人。之。貴。賤。

樂。有。幾。故。等。堯。舜。於。榮。紂。以。好。名。足。以。困。苦。已。身。也。故。首。斤。好。是。身。後。之。榮。辱。非。所。知。

身。前。之。榮。辱。非。所。計。以。好。名。足。以。困。苦。已。身。也。故。首。斤。好。是。身。後。之。榮。辱。非。所。知。

二。端。觀。楊。朱。所。引。無。利。已。之。可。言。而。人。以。生。知。其。樂。用。意。之。所。在。矣。色。以。爲。好。遠。惡。勞。

學篇

六

三期

馳觀楊朱首斤周孔而孟子亦首斥楊朱致等諸禽獸而兼士則指墨子學派

朱反對屢言兼士與別士之不同別士指楊朱等諸禽獸而兼士則指墨子學派

也言以冀已說之易行以存我為貴以侵物為賤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存我為

貴者即保持一己權利之資格故其言又曰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

身不取也人能損一毫之權而人亦不能聽天下治矣推其意蓋謂人人當

保其權限不能越己之權而人亦不能聽天下治矣推其意蓋謂人人當

當保其自由而他人之自由亦有限也足證於權利權力之界區劃昭明邊

楊朱立言重權利而他人之自由亦有限也足證於權利權力之界區劃昭明邊

之說則天下有利即有害有自由必於此必有所不利於彼此之利日派所由為

之利則益減故有擴張一己之利則必於此必有所不利於彼此之利日派所由為

強不犯及他人之自由此其與邊沁之保存一己之自由為限惟利己之念雖萌

決不犯及他人之自由此其與邊沁之保存一己之自由為限惟利己之念雖萌

而利物之心未溥幸福進而謀一羣之幸福小以一個人之幸福為大故由個人之

羣之苦樂為苦樂以為利己之利也若楊朱之知利物之知亦為利己故主獨

善而不同兼愛較之邊沁所言蓋有遜矣乎邊沁之說者亦純當時學者以楊朱

縱欲近於恣睢荀子非二人者皆崇奉楊朱為我之學派者也然樂天安遇清

淨節適何羨貨是楊朱之言曰不逆命何羨壽不務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

士之放曠者不同人故陳蘭甫東塾豈若清談家之放曠哉故楊氏之言盈于天

讀書記亦稱楊朱同人故陳蘭甫東塾豈若清談家之放曠哉故楊氏之言盈于天

下。吾觀論語載子貢之問孔子曰我欲人之說也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即楊朱力欲
之。所賤物為賤之說也。而楊朱所言復盛稱子貢竊疑楊朱當時一曰大同。
本。竊聞子貢之緒論則楊朱學派或亦出於儒。家。惜今日無可考耳。一曰大同。
學。派。謂。大。同。學。派。指。所。儒。家。之。道。以。貴。公。為。本。孔。子。貴。公。秋。曰。以。一。貫。為。歸。論。語。載
會。子。之。言。曰。吾。道。一。貫。之。貫。訓。為。通。貴。公。者。即。持。平。之。意。也。一。曰。中。一。曰。恕。有。二。證
貢。之。言。曰。予。一。以。貫。之。貫。訓。為。通。貴。公。者。即。持。平。之。意。也。一。曰。中。一。曰。恕。有。二。證
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君。子。而。時。中。論。語。曰。不。得。中。道。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君。子。而。時。中。論。語。曰。不。得。中。道。而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此。皆。孔。門。又。論。語。曰。夫。仁。者。已。欲。立。而。不。偏。不。倚。之。謂。也。中。庸
為。贊。聖。論。故。思。其。次。也。此。皆。孔。門。又。論。語。曰。夫。仁。者。已。欲。立。而。不。偏。不。倚。之。謂。也。中。庸
人。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之。行。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曰。忠。恕。一。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乎。子。曰。
人。此。皆。孔。門。之。貴。恕。也。蓋。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也。故。恕。字。從。心。從。如。所。謂。如
心。為。恕。也。至。於。推。己。及。人。之。謂。也。故。恕。字。從。心。從。如。所。謂。如
之。道。也。近。儒。著。書。多。發。明。此。旨。如。戴。氏。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焦。氏。理。堂。論。語。通
釋。阮。氏。芸。台。論。語。多。發。明。此。旨。如。戴。氏。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焦。氏。理。堂。論。語。通
所。謂。不。落。兩。邊。也。孔。門。之。貴。恕。即。佛。一。貫。者。即。通。達。之。謂。也。必。無。國。語。無。意。無
家。所。謂。不。落。兩。邊。也。孔。門。之。貴。恕。即。佛。一。貫。者。即。通。達。之。謂。也。必。無。國。語。無。意。無
無。莫。可。立。可。權。從。心。欲。而。不。踰。矩。何。一。非。通。試。即。儒。家。之。言。通。者。析。之。有。所。謂
達。之。意。乎。故。公。羊。家。言。有。反。經。行。權。之。說。通。試。即。儒。家。之。言。通。者。析。之。有。所。謂
內。外。通。者。內。外。通。者。此。春。秋。公。羊。傳。之。義。公。羊。家。之。解。春。秋。也。謂。春。秋。於。太。平。世。則。所。傳
夷。狄。於。中。國。所。謂。內。外。通。者。此。春。秋。公。羊。傳。之。義。公。羊。家。之。解。春。秋。也。謂。春。秋。於。太。平。世。則。所。傳
子。之。為。善。則。進。夷。狄。而。外。書。爵。是。亂。世。昇。平。世。有。內。外。之。滅。陳。則。許。夷。狄。於。太。平。世。則。無

之內義而武進劉氏仁和龔氏復引周頌無此疆爾界之書以附會公羊家大一統之說以之泯內外之防蕩華夷之界立言頗多流有所謂上下通者之義為周易謙卦之言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成卦之言曰君子以虛受人而泰卦以天地交而萬物通上天下交而其志同為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卦以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公羊傳亦有之故公羊隱三年傳言春秋譏世卿其意以廢門第階級之位則貧民無進身之階故於尹氏卒則書之崔氏出奔則書之以與人民而後定其用舍蓋欲持此說而實行於政界上矣又有所謂人我通者我通者禮運之義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以之為大同之世然孟子之對齊王也僅言推恩之說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未嘗若禮運所云去非舍劍也曰去時之理想非定持此以為主義也惟呂氏春秋載孔子之論去非舍劍也曰去其刑也可矣去其人也可矣則隱合人我通之義與禮運之說合宋儒特儒家之意張橫渠作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亦參用禮運之說者也

以為世界遞遷必有大同之一日而大同之世又非旦夕所可期故懸一必然之例而出以想像之詞猶淨士耶教之言華胥國佛家之豈可躡等而躋乎世不可言大不可語之亂世以今日而欲行大同所謂法非愚則誣海近儒所言未足識儒

家立言之旨也。近法多施行於今日。墨家立說亦主大同。世界主義尚同三篇非

即內外相通之義乎。外通言當混華夷之界也。墨子之言內外通者稍異。儒家之言內

君國一也。故尚同中篇謂里長率其民以上同於天子。即孟子定於一之說也。蓋欲一國民以上同於國

體與中央政府相通其義尚賢三篇非即上下相通之義乎。於賢上篇之旨無能定

較賤故其言曰官無常貴民無常賤而中庸之旨亦主立賢無方之說。與公羊

傳之破階級相同。蓋上貴下不通由於階級制度使破階級制度則上下無不相

通矣。此墨子之旨也。又尚同中篇亦云是故上下情請為通一言則墨子貴上下

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觀上下情請為通一言則墨子貴上下

相矣。兼愛三篇非即人我相通之義乎。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無不以愛相加

與禮運所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大約相符而中國之言曰視人之國

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視人之國若己國即禮運天

下為公之義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之義此墨子兼相愛交相利之說也。而下

即禮運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之義此墨子兼相愛交相利之說也。而下

論篇廢彼我對待之詞。為自我視彼則我為我而非彼。為彼自彼視我則又我為

符節矣。如韓昌黎言儒道家者流亦發明人我相通之義者也。觀莊子作齊物

彼而之無以爲我所以明彼皆由對待而生無人物則無我即佛出於是見亦因彼蓋
 子之無故人無我至彼亦一是我非此亦一切之是非而視萬物爲一體齊物論
 俱是矣故莊子又言彼亦一是我非此亦一切之是非而視萬物爲一體齊物論
 天下莫大於一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善於一子而彭祖爲夭無與並生
 而萬物與我一體此即佛教無彼此則無大無小無壽無天
 而對待之名詞可去矣蓋齊物論欲齊一切之物論也非以齊物二字名篇而
 論字稱爲論說之論也又莊子馬蹄篇亦多平等之論也精義惜郭象未發明之
 而使精義歸與佛陀衆生平等之旨大抵相符本無差別相發菩提心論云普
 於溘沒耳歸與佛陀衆生平等之旨大抵相符本無差別相發菩提心論云普
 心亦復如此此即衆生平等之旨大抵相符本無差別相發菩提心論云普
 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通惟道人三藏輪空物無彼物是彼物執此物
 此物執性重者彼此竟不能稍通惟道人三藏輪空物無彼物是彼物執此物
 彼此若一空矣爲消極之一詞則必有積極相忘爲對待空之爲義並無之義在何
 無而此言空無爲消極之一詞則必有積極相忘爲對待空之爲義並無之義在何
 有矣此猶代數之法正負相消也正考於佛教之義故近於莊子此則空空則萬法皆
 等矣此猶代數之法正負相消也正考於佛教之義故近於莊子此則空空則萬法皆
 西一轍非爲佛書道家而外侶山淵平齊秦之襲者厥有名家此山淵平齊秦之襲者
 者襲莊列之說也道家而外侶山淵平齊秦之襲者厥有名家此山淵平齊秦之襲者
 論惠施學派之言也足證侶貴公去私之論者厥有雜家私二篇春秋有貴公論
 名家者流亦彼我之對待侶貴公去私之論者厥有雜家私二篇春秋有貴公論
 漢書藝文志列呂侶並耕之說者厥有農家無政府主義故力主共財之說四
 氏春秋於雜家類侶並耕之說者厥有農家無政府主義故力主共財之說四
 其財而主並耕此其說之近於孟子所由力斥其說也
 之義致流入野蠻之自由此孟子所由力斥其說也
 皆發明大同學派者也

惟法家縱橫家排斥大同之說耳。法家縱橫家皆持國家主義相背而馳。即此三端。

足證周末鴻儒競言新理。耻襲前哲。又周末學派有主張消極之論者如老子。

世之說者如屈平是也。其詞意具見於離騷經中。特前哲立言發端引緒發揮光大責在後儒而秦漢

以降學術出於一途。此由秦皇過學士大夫逞拘墟之見類斥諸子為支離致哲

理之書年湮代遠淺失其傳此豈周末諸子之罪哉殆亦後儒之過矣。宋儒之罪尤甚

術數學史叙

術數之學與宗教稍殊。宗教者以天道範圍人事者也。術數者以天象比附人

事者也。周易以八卦定吉凶。洪範以九疇論休咎。春秋以災祥驗人治。皆術數

學之濫觴也。漢書藝文志叙術數為六種。尹成於太史令。一曰天文。即取周易觀

變之星經即術數之書亦此義也。甘二曰曆譜。曆譜之學甚廣非術數一端所

石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天文之學專屬於術數。非注重於曆法矣。此聖三曰五行。由

人知命之術也。則以曆譜之學專屬於術數。非注重於曆法矣。此聖三曰五行。由

洪範以五行該一事而後世附會其說者謂天有五地有五行。人有一偏物有五。常者即為五行。災異而劉向作五行傳則又取洪範以著一代之說。咸曰。蕃龜。即

謀及卜筮。五曰雜占。所以紀百事之微。六曰形法。即後世龍藏。大抵以天人感應捷

於影響使帝王賁躬修德以致福而弭災。德如殷高宗以桑穀生朝而修省也。亦以天

制君之良法東周之世五行之說未興術數之家大抵觀天文以察時變。如叔

箕星梓慎精於望氣。馮龜策以定吉凶。即卜筮之法是也。左氏傳一占事知來

仍沿古代史官之職守也。班志曰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然機祥小道亦

起於此時中庸一書雖言至誠可以前知。中庸言論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此指術

西人社會學之意也。然術數之學智者弗言故荀卿作非相篇。荀卿最惡機祥小道故其

墨子作非命篇。在於德所以斥當時星相家之言命也。即諸子百家雖侈言天道

然術數一端信者頗鮮惟東周以降怪誕之說日昌雜糅神鬼。秦君祠陳倉是

煽惑人民此則術數之支流也。漢書藝文志列神仙於方技。秦漢以降術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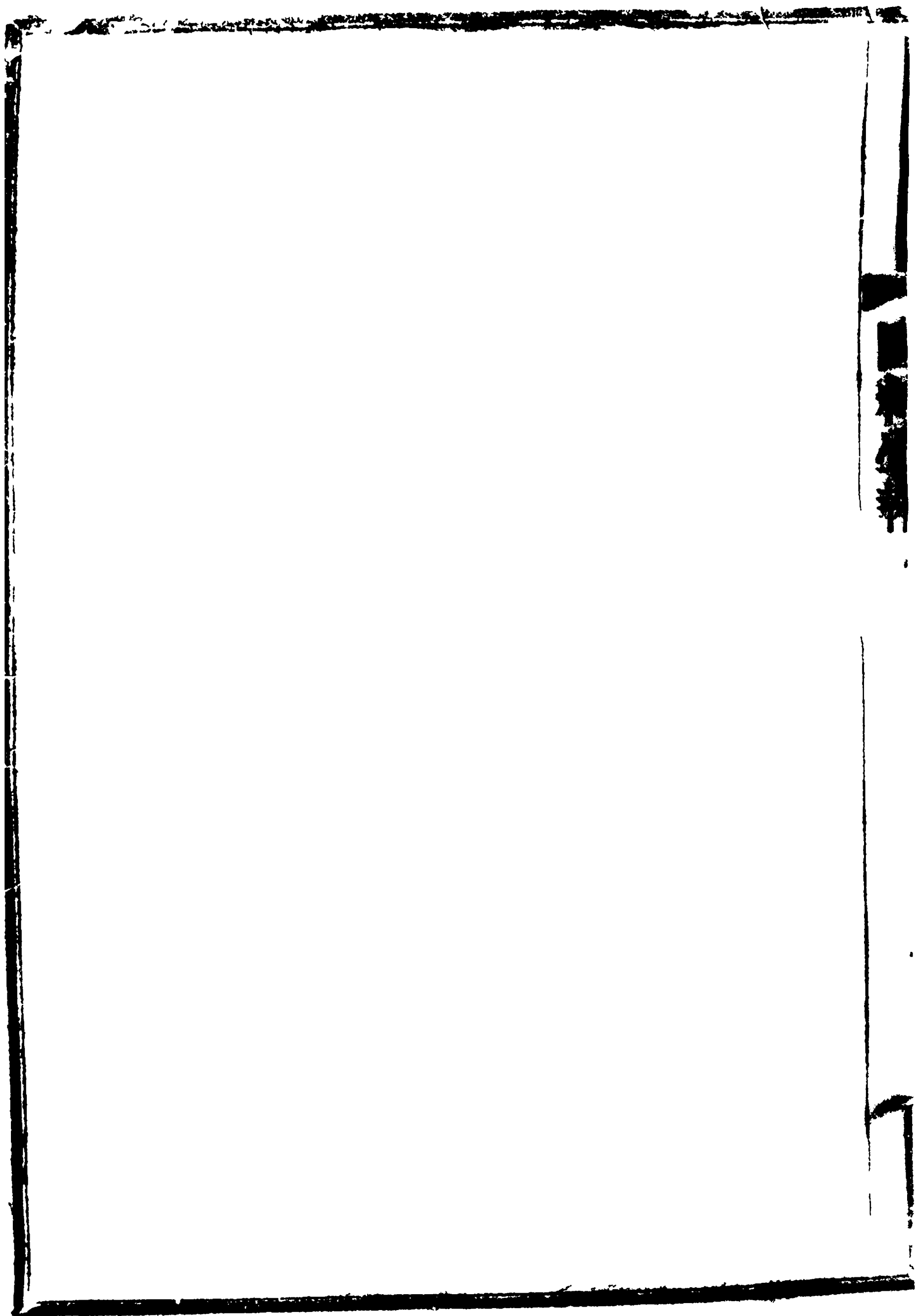
言與儒道二家相雜入儒家者為經緯入道家者為符籙由是經學大師喜以

五行言災異。如董仲舒京房劉縷析條分以某異為某事之應。雖閭巷之新占

在所不遺。復旁引曲證以示立說之神奇然荒渺無稽支離委曲鄭樵目為欺天之

學。志。見。通。誠。不。誣。矣。又。後。世。史。書。以。醫。卜。星。相。之。流。咸。列。於。方。技。然。星。相。占。卜。實。
 術。數。之。正。宗。惟。醫。學。可。歸。之。方。技。學。中。國。醫。學。發。明。最。早。神。農。作。本。草。為。發。明。黃。
 帝。之。臣。如。岐。伯。雷。公。等。皆。為。醫。學。之。專。門。此。素。問。太。素。等。書。所。由。傳。也。而。周。
 之。時。扁。鵲。以。醫。術。鳴。能。見。五。藏。癥。結。及。割。皮。解。肌。訣。脫。結。筋。之。術。與。西。醫。之。工。
 解。剖。者。相。同。誠。周。末。之。奇。技。也。特。古。代。之。時。為。醫。者。多。明。術。數。之。人。故。古。以。巫。
 醫。並。稱。而。後。世。復。以。醫。卜。星。相。並。稱。也。至。班。志。列。房。中。術。於。方。技。類。則。其。理。甚。
 精。房。中。術。與。生。理。學。有。且。古。今。學。術。悉。分。虛。實。為。二。途。豈。可。強。而。合。之。乎。
 關。則。實。學。而。非。虛。學。也。

(未完)



學篇

○○周末學術史序

(續第二期)

文字學史序

近世鴻儒研覃小學。解析六書之義者。計數十家。而以江氏良庭之說為最當。

江氏之言曰。象形指事。形聲文字之綱也。會意轉注假借。由象形指事諧聲而

生者也。其義見江氏六書說文繁不具引。又江氏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

其說與戴段不同。段氏說文注云。六書者。文字之聲。音義各有音而聲音盡於此矣。

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於此矣。異字同義也。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而

百字之體也。轉注及江氏若鄭漁仲諸人之說亦非。為近世學者所排斥。豈知江

氏之說實足溯古人造字之源。於埃及墨西哥之古文徵之也。美人

威爾巽之言曰。埃及古文與他國殊。一為圖解。二為符號。三為音聲。模擬由圖

解。易為符號。由符號易為音聲。見威氏所著歷史哲學其言曰。埃及之象形文

語者其文字有三種特異一圖解一變上二符號上三音聲模擬又曰埃及遂生國語蓋

如墨西古語全籍圖解由圖解一變而為記號上三音聲模擬而為音聲上埃及遂生國語蓋

文字矣特別中國文化與埃及同出於亞西之稱號其音亦近於伏羲者古帝故古

代文字亦同出一源觀今埃及古碑全用象形者即圖解之謂也記事者即

符號之謂也形聲者即音聲模擬之謂也上古之時未有字形先有圖畫本觀世

黃帝之世史皇作圖則中國圖畫甚古又故許君以畫成其物隨體詰屈為象

形說文序云象形者畫成其又中國文字出於巴比倫鏤文支那文明說見鏤契

古通作契刀亦是故文字古稱書契以書契名曰書契即出於後世聖人之謂之且八

卦為鏤文之鼻祖而八卦之中以乾坤坎離為母卦巽兌皆為離子卦見卦而震艮

編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也三者同坤為地其三象為天三字而草書作

之縱書者也離為火其象為三沈氏濤以為近古火字其詳見舊作小即三形

係學關是為象形文字之祖在日月山水之前觀般宗洪崖石刻文是象皆象

然立形標物與埃及符號相同埃及符號以半月顯日數以椰樹葉顯年數見

歷史哲學謂埃及定日月由於
太陽復以柳樹每年生日月也
而中國日月之月復為年月日
日數之義也年字從禾以禾熟為一年
一祀每年也即以椰葉顯年之義也且據許氏說文之序觀之如書

繩始於神農造字始於黃帝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取諸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

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

蓋物生有象年左氏傳表象始於畫卦知畫卦即知象形象而有數

亦見左氏傳記數始於結繩即知指事見謂察而故倉頡造書以依類

指事也象形者為文是則六書起源不外指事象形二體即埃及圖

指物形以定字音者也說文序起於言所以名為諧聲事物也者即

以古代聲起於形即象形以定字音者如日字訓為日日訓為日日

古字同月形缺多人即少故即三字呼之三因缺音而轉為月又山

三峯矗立之形故入即少故即三字呼之三因缺音而轉為月又山

無定字之故也若水字之聲亦因水聲漸人言也歷史者學

字中中國以文字亦復如此凡每字之聲亦無不象每字之形所

謂中國以文字亦復如此凡每字之聲亦無不象每字之形所

於義阮氏指事門以定字音者也故同義之字聲必相近如儀微或以字音象物音

如羊字之音近於羊鳴雀字之音近於雀鳴鷹字之音近於鷹鳴惟先其此物乃錫此名

有名即故形聲次於指事即許君所謂形聲相益謂之字也

許君明言形聲相益謂之字則此專就形聲一體言矣有指事象

形者謂之文有形聲始謂之字故指事象形形聲為文字之綱

假借三體則象形為會意之指事為轉注之綱形聲為假借之綱

指事窮而後有轉注兩形並列者為會意

名稱不顯者以物體之圖示之是也

詞畫人之圖而附加舞蹈圖予按此即中國會意之字也

舞即畫人而加以舞蹈圖予按此即中國會意之字也

形若位字從人加立必畫一也

說文序以鳥在木上之圖也字從類合誼者即

從木即鳥在木上之圖也字從類合誼者即

圖畫兩字同意者為轉注說文序以鳥在木上之圖也

者也兩字同意者為轉注

自字相通用與假借而不同形同聲殊然二字通用之由則以同聲之字義必相同故指事象

形形聲者文字之本原也會意轉注假借者文字之作用也六書之例備於此

矣特洪荒之世民智初萌故觀察事物知具體不知抽象而言詞單簡亦與後

世迥殊西儒告爾敦曰達馬拉人舉數以左手撮右手之指計之故其數至五

而止見日本岸本能武予觀中國文字五字以下咸有古文六字以上咸無古

文是古人以五為止數也其證見舊作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又如中國之言

不能離實物而言數日本岸氏社會學曰文明幼童與野蠻近欲言赤色則言

金魚欲言黑色則言薪炭予觀中邦古籍五色之字咸有代名曰鐵曰墨如月

鐵驢即黑色之馬也又如墨皆黑字之代名也曰金曰華見王氏春秋名字解

條皆黃字之代名也他如校字驪字為青色之代名駁駟駟各字為白色之

代名純陰各字為黑色之名條是古人不知離物言象之確證岸氏社會學

見王氏經義述聞五色之名條是古人不知離物言象之確證又云小兒言

李太白詩有云於抽象者曰吾家之黃者曰鄰家之白者云耳予按且即古代

下之皆曰孫如詩后稷之孫實惟太王狩獵耕稼成稱為田是見舊作小學之類

之社會學市府國家咸稱為邑亦見舊作小學與則以草昧之初民羣暗昧如女皆

稱亦此類也餘不具引事物雖殊名詞未別圍限於五官所觸予觀說文尺

字以下云人口却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又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

法相用尺故言文單純非若後世之字各一義也要而論之言文未具之前兩

間事物必審形而知其義審義而錫以名所謂形先而音後也言文既具之後

則必即名以窮其義即義而求其形所謂音先而義後也故三皇之世無文見

經緯行封禪者七十君銘功勒石亦大抵苗族之言文錢塘夏氏以封禪七

半其名字非有及倉頡造書後世稱為古文倉頡所造之字皆然五帝三皇之

世已改易殊體說文許君又以古代之民方言各殊及文字既興各本方言造文

字見第一章言文之淆自此始矣成周初興保氏以六書為教周禮保氏教國

十書而內則亦曰爾雅一書詮釋字義以類相屬由綜合而知歸納爾雅一書

詞所故釋詞綴系詞而成句者如反曲者為籀鬼之為言歸也然釋訓一篇有合用

詞所故釋詞綴系詞而成句者如反曲者為籀鬼之為言歸也然釋訓一篇有合用

此法者尤多。大抵釋詁以下皆用歸納法。所謂數字一義也。釋宮以下皆用綴
系法。所謂一物一名也。故觀於爾雅一書。知周代之時。觀察事物。不獨明抽象
之法。抑且明綜合之化。可故周公以為詔民史。佚以之教。子及宣王之時。史籍
以知當時人民之進化矣。故周公以為詔民史。佚以之教。子及宣王之時。史籍
易古文為大篆。而字體以更大。說文序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復著書十五篇。分別
部居有條不紊。實啓後世史篇之祖。大約同後世之史篇。以物類立子。目每篇式
之中。句各有韻。每句之中。有一定之數。與倉頡篇相同。故小學昌明。而卿士大夫咸能式於
每章之中。各有韻。每句之中。有一定之數。與倉頡篇相同。故小學昌明。而卿士大夫咸能式於
古訓。氏詩言古訓。是式指仲山甫言也。錢東周以降。雖故訓式微。然公卿庶咸
尚考文。如左傳所載。楚莊王言於文止戈。為武伯宗言。故文反。正為乏。秦醫言
證六書之學。春秋著之。簡策者謂之文。類顧亭林曰。三代以上。言言文。不言字。宣
之時。尙未盡淪。著之簡策者。謂之文。類顧亭林曰。三代以上。言言文。不言字。宣
之語言者。謂之名。見第一册論。特當此之時。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致言文未能
畫一。此意得證甚多。同義如佑祐。右三。字各不同。如委蛇。或作委佗。或
惟維。唯三。字一也。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推之。四家之詩。字各不同。春
秋三傳。其經字。各自不同。其證一。周代鐘鼎。之存於今者。約載於阮氏鐘鼎款
識。而鏡鼎之中。往同用一字。而方言之形。象則此器與彼器。字不同。是各國有各
國文。字其證。二。師燭二字。為楚國方言。而見於左傳。登都等字。為齊國方言。而
見於公羊。央字。為關中文字。者也。其證三。蓋言周詩。各殊之。由一方。因五帝三王。之屈
楚詞。此皆以方言入文字者也。其證三。蓋言周詩。各殊之。由一方。因五帝三王。之屈

也。改易字體。一因諸侯各邦各本其方。言造文字。何國故大。各國之中。皆有特別之文字。證也。洪容齋五筆。以春秋所載各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得證數十條。以文證。三代之世。書皆同。儒家者流。想像同文之盛。故中庸言。既以雅言宣之。口論語。文似未足。盡信也。儒家者流。想像同文之盛。故中庸言。既以雅言宣之。口論語。雅言於詩書。執禮也。其說最確。蓋儒者流。皆用雅言。為今官話。爾雅者。音。之。近。於。雅。音。者。也。其。說。最。確。蓋。儒。者。流。皆。用。雅。言。為。今。官。話。爾。雅。者。音。楚。君。子。辯。夏。復。以。古。文。筆。之。書。以。古。文。序。云。至。孔。子。著。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夏。亦。雅。言。也。復。以。古。文。筆。之。書。以。古。文。序。云。至。孔。子。著。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初。藏。於。魯。壁。之。誠。以。非。雅。言。不。能。讀。古。文。也。觀。於。古。禮。記。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經。書。皆。古。文。也。誠。以。非。雅。言。不。能。讀。古。文。也。觀。於。古。禮。記。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之。近。於。官。話。者。也。爾。雅。以。觀。於。古。即。以。此。義。也。讀。古。且。孔。子。之。考。文。也。說。字。形。如。文。也。故。漢。藝。文。志。曰。古。文。讀。應。爾。雅。即。此。義。也。讀。古。且。孔。子。之。考。文。也。說。字。形。如。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八。象。人。脂。之。形。故。詰。屈。黍。可。為。酒。從。禾。而。窮。字。音。如。入。水。牛。羊。之。字。以。形。舉。視。犬。之。字。如。畫。狗。皆。孔。字。之。說。字。形。者。也。粟。小。學。家。言。奉。為。圭。臬。儒。之。為。言。續。也。務。之。為。言。惡。也。皆。孔。子。之。說。字。聲。者。也。粟。小。學。家。言。奉。為。圭。臬。儒。家。而。外。若。老。子。之。釋。希。夷。不。聞。名。曰。視。之。不。見。名。曰。聽。之。不。聞。名。曰。微。乃。道。家。之。解。字。也。韓。非。之。解。公。私。私。為。公。說。文。亦。引。之。乃。法。家。之。釋。字。也。法。家。明。小。學。之。證。推。之。墨。家。名。家。盛。言。名。理。而。解。字。析。詞。之。用。亦。隱。寓。其。中。理。學。第。一。冊。論。是。則。遵。修。舊。文。貫。通。字。學。實。為。諸。子。之。所。同。矣。及。秦。定。天。下。採。儒。家。同。文。之。說。罷。黜。天。下。之。異。文。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說。文。序。亦。而。小。篆。隸。書。之。體。亦。至。此。而。興。秦。

漢。以。降。小。學。日。淪。惟。許。君。說。文。據。形。系。聯。條。牽。理。真。使。古。代。六。書。之。精。義。賴。以。僅。存。此。近。代。說。經。諸。儒。所。由。以。說。文。為。小。學。津。筏。也。

工藝學史序

生。民。之。初。與。萬。物。俱。生。已。身。而。外。無。長。物。太古之時人己之界極嚴故稱人之為

蛇。皆。同。其。所。恃。以。為。用。者。僅。手。足。齒。牙。而。已。然。手。足。齒。牙。不。克。自。奉。自。衛。也。由

是。假。物。以。為。用。見荀而。器。具。之。用。咸。因。經。驗。而。發。明。上。古。之。民。由。狩。獵。進。為。游。

牧。故。飾。材。辨。物。亦。以。動。物。為。濫。觴。牛。以。易。中。社。會。通。詮。謂。太。古。之。民。以。牛。為。易

物。字。從。牛。說。文。釋。之。曰。牛。為。大。物。羊。以。供。膳。皆。從。羊。而。養。字。亦。從。羊。蓋。古。代。狩

獵。之。時。以。所。獲。之。物。養。為。家。畜。而。以。羊。為。主。給。膳。也。從。羊。而。用。物。所。資。不。外。骨

角。羽。革。析。角。以。為。弓。觀。周。禮。考。工。記。以。木。為。弓。以。角。為。復。論。角。之。本。角。之。中。角

其。觶。又。曰。解。解。角。弓。之。畏。也。此。其。證。也。又。說。文。解。字。下。云。角。曲。中。也。即。考。工。記。所。謂。夫

下。云。雉。射。收。繫。具。也。從。角。發。聲。觶。字。下。云。雉。射。收。擊。具。從。角。會。聲。蓋。以。觶。防。身。亦。萃

角。以。注。酒。兕。古。牛。角。器。以。無。飲。不。以。角。為。之。黃。聲。觥。字。下。云。俗。觥。也。從。角。且。聲。觥。字。下。云。鄉。飲

酒觶從角。觶，省聲。觶字下云：觶，或作觶。觶字下云：觶，受三升。觶字下云：觶，從角，瓜聲。是古

代酒器。觶字下云：觶，故量物之器。亦用之。七亦觀以斛字。為從角。可。屈角以為環。說文：環，之

有舌者。從角，童聲。是古。人。以角為環。又觶字。下云：觶，用角。銳。而。不。用。金。也。結。從

以為音。疑。說文：音，器。以角為之。故後世以角為樂。唐詩：中多。詠之。築。竊。此古。吹角。

代以角為器之證也。析骨為器。又吾友田北湖云：不。翦。羽。謂。之。志。以。為。證。石。鏃。畫骨。

記數。北湖又謂：即今之。此古代以骨為器之證也。飾兵器者為羽旄。周禮：日折

雅云：郭注：旄首曰旄。旄說文：竿頭如。今之。幟。又鄭注：旄者。也。李巡：爾雅注云：以。縷。以。牛。著

牛尾為之。綴於幟上。是古代。以。牛。尾。鳥。羽。為。旄。旗。非。若。後。世。用。布。帛。也。故。左。傳

有羽旄而旄字亦從毛。又爾雅：言金鏃。翦羽。謂之。侯。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是。古

代矢鏃亦操翻。蘇者為羽舞。從羽。王聲。裂字。下。樂。舞。以。舞。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

以羽為器之證也。後世猶多。以革束物謂之韋。束物。韋。字。下。云：獸。皮。之。韋。可。以

布又禮記：鄭注云：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

是古代之衣飾。無一非以革為之。故取車之用。韋。束。物。也。用。製。革。作。衣。謂。之。甲。

古○代○之○甲○金○革○之○事○即○古○人○之○犀○甲○兕○甲○亦○多○以○革○為○之○古○人○
 稱○用○兵○為○金○革○之○事○即○古○人○之○犀○甲○兕○甲○亦○多○以○革○為○之○古○人○
 悉○以○革○為○之○故○說○文○鞞○字○下○云○射○之○屬○悉○以○革○為○之○擊○革○作○音○謂○之○鼓○
 而○其○字○亦○從○革○足○證○古○代○弓○弦○之○屬○悉○以○革○為○之○擊○革○作○音○謂○之○鼓○
 考○工○記○鞞○人○為○阜○陶○鞞○人○者○即○治○鼓○之○工○也○是○鼓○
 為○皮○革○所○製○此○亦○最○古○時○代○之○樂○器○鞞○與○鼓○同○
 革○成○字○蓋○時○無○竹○帛○故○書○字○於○皮○革○之○上○也○中○國○
 上○古○之○時○當○亦○如○是○竹○簡○以○前○當○有○革○書○之○製○此○古○代○以○革○為○器○之○證○也○推○
 之○以○皮○致○敬○開○古○人○聘○覲○之○先○非○徒○衣○身○且○以○贈○人○故○古○代○臣○下○朝○君○亦○執○皮○
 幣○而○事○之○皮○幣○其○確○證○也○
 亦○曰○事○之○皮○幣○其○確○證○也○
 以○祭○之○遺○風○也○蓋○古○代○人○民○以○狩○獵○牧○畜○為○生○故○茹○飲○所○餘○復○能○備○用○利○用○當○前○
 代○之○遺○風○也○蓋○古○代○人○民○以○狩○獵○牧○畜○為○生○故○茹○飲○所○餘○復○能○備○用○利○用○當○前○
 俯○拾○无○假○他○求○而○自○奉○自○衛○之○具○備○於○此○矣○
 固○不○出○自○奉○與○
 自○衛○二○端○也○
 及○游○牧○易○為○耕○稼○伐○林○闢○萊○
 地○以○田○百○畝○萊○二○百○畝○者○為○下○地○蓋○耕○稼○之○始○與○田○
 牧○並○行○田○以○殖○穀○萊○以○飼○畜○故○至○周○時○猶○有○萊○也○
 漸○知○植○物○之○用○其○為○具○至○
 少○為○用○亦○至○簡○一○曰○草○器○二○曰○瓠○器○三○曰○竹○器○四○曰○木○器○草○器○之○用○以○麻○縷○為○
 濫○觴○之○上○於○冠○之○時○民○未○知○蠶○絲○之○利○故○以○麻○縷○為○器○用○始○也○用○之○於○繩○索○繼○也○用○
 測○算○之○基○而○用○以○駕○車○馬○繫○牲○畜○者○無○一○而○非○繩○也○若○夫○製○麻○為○衣○後○世○用○為○喪○
 服○則○非○上○古○之○物○故○曰○草○器○或○以○麻○縷○為○濫○觴○也○又○案○書○有○卉○服○此○以○草○製○服○

者為也履言黃桴革籥為伊耆氏之樂此以草為樂器也又詩有葛屨則亦以

木器先於匏器之用以飲食為始基之禮記最古又瓠與壺通是古地人以始匏為壺器

曰匏也若莊子言大瓠為瓢皆可為飲器之用又瓠飲八音之說亦有一瓠音國語俗

州鳩言匏竹利制又曰匏而竹器木器其用尤弘用之於兵刑為古之說文箭以竹

有竹弓即考工記所謂取幹之道又說文云蕩可為幹筱可為矢是竹也竹挺也竹

多易言弦木為弧偃木為箛一證也竹杖皆本追聲亦古竹者擊人以木為兵厥證尤

證也又倍從木擊也齊謂之殺葵從木佳聲是古所謂羿有死於桃世乃有鐵椎二

云殺者以杖殊人也梁傳所謂積竹為之厥後易竹為木故杖上以竹為杖即孟文

子所謂制挺撻秦楚也此竹木用刑而桎梏諸字亦從木此竹木用作刑刑器鞭之

證用之於禮樂從古代祭祀亦設几筵豆為竹豆皆古木豆而籥簫為盛穀之字

器字亦從竹又如養為木盛肉之器筥為竹籥皆古木豆而籥簫為盛穀之字

以筑皆以竹為樂器也故樂字從鼓之屬皆用之於服御古人之車先以竹為之故

考工記攻木之工者是一切器物悉惟竹木之是資篋器之用若木之為箱用簡

八。施行政事。論語。天子四飯。取諸四岳。所貢。故文遺義。數十百條。又僞古文。經傳。與毛詩。古書。周禮。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類。絕無其說。真文。秘記。允堪寶貴。八也。道德。天命。陰陽。五行。爲皇帝家法。後儒誤解於平治。修齊外。別有所謂道統。趣天下學人同歸禪寂。是書表張皇帝道。出於天。見於原書立皇門。不似後儒。有王伯無天下。聖教囿於偏隅。不足以收血氣尊親之效。繼往世。開太平。九也。白馬鄭學。盛孔子外。別主文。周與博士日尋仇。釁如五經異義。墨守膏肓。今古分爭。攻戰不已。如仍異同經義。何得一統。是原書不別姓氏。本爲長義。又以史讀經。糟粕芻狗。啟後人廢經之說。是書首論六藝。推及百行。繼往思來。萬世師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詬頑固。彌堅以是立基。別有天國。資我傲遊。既得真銓。足奪迷惘。十也。國朝經學。初雜心說。繼因音訓。列錄雖多。尙屬門外。陳氏疏證。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既習是書。阮王經解。皆可束閣。又原文。不過五萬。綱領俱全。義雖深淵。辭極顯豁。蒙學誦此。可不再讀。全經小學。以上專治。王伯可讀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趨。功鉅事簡。從此經籍光昌。十一也。

漢宋章句繁碎鄙語俚言學究舊以經學爲鑽研音訓空衍議論一入仕途心頭別換心平所習全無所用此書可代專言政法普通綱領洞悉然後擇治專經以簡馭繁收效輕易且經切人事與史政掌故輿地疊矩重規讀經卽各學之準繩博覽又爲經學之輔翼治是書乃知經統中外學術當與地球相終始凡後來論說皆可屏絕學術一明人才日衆十二也惟學堂之設專取中材古之作者曠代一覩董劉匡章或學究天人或勳閥宰輔考其致力仍屬專經四君事業二千年來不可多得尙且專經今中學堂百千萬億之學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聰明絕世之偉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強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專經而經存兼習而經亡覆轍昭然昔賢所歎學生藉是書爲經學普通擇一經爲專業又以全經爲普通再擇一官爲專業千谿萬徑以適國爲歸旣得歸國奚必偏歷歧途往勞車馬管中窺日終勝霧裡看花若董劉諸君政事文章取諸宮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應變無方蓋各經包羅萬有泛應不窮然非專精則熟視無睹行有餘力方可學文一國三公終於無成學者亦惟

石。為。器。史。今。內。地。各。省。一。居。民。即。有。石。取。火。者。號。曰。火。石。計。輕。又。如。古。如。石。磬。於。石。音。石。櫛。石。履。石。按。櫛。石。履。各。一。具。按。此。亦。石。器。時。代。之。物。也。石。闕。石。碣。是。也。史。所。記。古。石。室。石。壇。石。冢。石。穴。石。牀。之。及。軒。轅。御。宇。舍。石。用。銅。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尺。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而。冶。鐵。之。用。亦。由。異。多。丹。鍊。石。為。銅。掘。色。青。而。利。此。銅。器。始。於。黃。帝。時。之。證。中。而。冶。鐵。之。用。亦。由。異。域。輸。華。武。立。國。由。苗。族。輸。入。華。夏。故。古。文。鍊。字。從。夷。見。第。二。冊。論。中。國。人。民。以。尚。上。有。銅。金。上。有。鐵。是。黃。帝。之。時。已。知。用。鐵。矣。特。三。代。之。時。製。銅。為。器。鐵。器。之。用。未。宏。左。傳。楚。子。賜。鄭。伯。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注。云。古。者。以。銅。為。兵。史。記。謂。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荆。山。之。下。亦。非。純。用。鐵。質。也。又。證。史。記。且。古。代。金。鑄。金。人。十。二。三。輔。黃。圖。作。銅。人。吳。越。春。秋。言。闔。閭。冢。銅。柳。三。重。漢。書。食。貨。志。言。賈。誼。謂。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作。刀。劍。鉤。鐔。江。淹。古。劍。考。謂。古。劍。多。用。銅。皆。古。代。以。銅。為。器。之。證。越。絕。書。引。風。胡。子。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時。以。玉。為。兵。禹。穴。之。厥。後。時。以。銅。為。兵。當。今。之。世。作。鐵。兵。此。語。叙。古。代。器。物。之。進。化。最。為。精。確。可。信。厥。後。舍。銅。用。鐵。難。求。錄。云。是。故。銅。兵。轉。多。而。鐵。工。稍。絕。矣。銅。而。冶。鑄。之。術。愈。精。是。動。物。之。用。先。於。植。物。植。物。之。用。先。於。礦。物。西。人。考。古。代。器。物。分。石。器。銅。

實為中邦祖國由是有用玉為器者矣如黃帝之時以玉為璧琮璋之屬莫不以玉為之

推之西王母獻玉瑄紂作玉箸執非古天子傳之玉器乎九州經洪水之災水族孽

生日眾由是有用貝為貨者矣說文云古者其貨貝而寶龜而貨財諸字凡含有

之證特以牛易物在貝易物之先以貝易物由於洪水既平地多蝻貝不可

且唇下蛤可以為食吹蠡可以成音皆貝之利於民用者也又說文且凡禮之初

始於飲食觀器訓為皿說文器字下云皿也象皿為食器說文皿字下云與食

也同意引伸之而器為用物之統稱器如篇是也藝訓為種如詩五穀之類是也

義同播穀引伸之而藝為工技之總稱又六藝藝技藝文亦由技藝引伸是則百工

之業起於飲食之微皆從此禾蓋既知耕稼則所獲之粟不得程科糴較多寡重輕

而量物之器出矣此仍器用之由窮遠足證上古之世多用兵器以測量而尺字從

刃而說文弓字下亦云弓以近窮遠足證上古之世多用兵器以測量而尺字從

之制以興此乃器用之由泉刀幣布蓋刀為貴重之器而幣為皮幣中之幣布為布

世鑄錢亦仿其形古人特上古之世工與巫同規矩與巫同意凡工飾也象人有

器物無一非有原因者舞正與工同意釋說文巫者大抵謂工巫皆尚手技故其義同予謂上古之時民

智未開凡能造一器者則莫不尊之如神故醫與巫通而能以術感民者稱為方技則工巫義同乃以工巫皆能用巧術以示民也巫為一國之
 會長。味。時。代。之。制。草。工。亦。百。官。之。總。稱。不。信。度。官。與。工。不。信。度。也。故。百。工。之。事。皆
 聖王所作。工。記。考。而。共。工。亦。為。古。代。之。尊。官。即。以。水。紀。官。之。共。一。在。太。昊。後。神。農。前
 之。故。遂。霸。九。州。一。在。堯。時。即。堯。典。所。命。之。垂。也。足。證。當。此。之。時。工。為。貴。官。故。共。工。而。外
 復有五行之官。左。傳。曰。立。冥。此。蓋。顓。頊。朝。之。制。木。正。即。舜。時。之。虞。官。掌。林。木。火。正
 如。河。禮。司。燿。之。類。掌。用。火。之。事。金。正。主。銅。器。鐵。器。之。製。作。土。正。主。土。正。主。業。左
 陶。器。土。器。之。製。作。水。正。主。隄。防。之。法。所。謂。五。行。之。官。也。正。即。長。也。官。宿。其。業。左
 重。黎。為。火。正。復。以。弟。吳。同。為。火。正。皆。官。宿。其。業。之。確。證。也。陶。正。而。令。辟。賢。臣。亦。伺
 跡。工。人。之。列。傳。說。舉。於。版。築。皆。古。人。重。藝。之。證。以。及。古。人。重。工。藝。此。其。徵。矣。特。上
 古。工。業。知。勞。力。而。忘。窮。理。他。長。故。字。從。工。亦。訓。為。技。技。即。手。技。之。謂。也。無。以
 一。人。而。兼。萬。能。不。知。分。功。之。故。草。味。之。風。未。盡。革。也。夏。殷。工。學。歷。久。失。傳。周。禮
 一。書。雖。缺。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其。缺。今。即。記。文。考。之。知。周。代。之。制。有。攻。木。攻
 金。攻。皮。諸。職。而。刮。摩。設。色。搏。埴。亦。設。專。官。及。稽。核。曲。禮。復。有。六。工。之。名。曲。禮。云
 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玉。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土。工。陶。器。金。工。司。銅。鐵。錫
 諸。器。石。工。司。石。器。玉。工。司。玉。器。獸。工。司。角。骨。羽。革。諸。器。草。工。司。草。器。是。盡。周。代

天子之制也。蓋工掌於官使民勩於業不見異物而遷故工列四民之一且周代士

民洞明九數一說文士字下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祿字下云明視以十孔子曰推十合

之書曰士分民之祿均分以祿之也與推十合一而內則又言六歲教互相發明蓋周代

學之人也仁知數學故九數列六藝之一而內則又言六歲教互相發明蓋周代

皆未確似故良治巧工克以數學輔工學考工記言審曲面勢謂之百工曲為

勾股之形又說攻曲倨勾中短其形與勾股四尺倨勾聲折聲氏職云已勾則不決

折者即勾股之形也凡行與曲者所以求其勾股之形也鄭司農說皆未足據面為

平分之形其與面積之義同方者中求其方者所以求面積之形也凡考工記所以

言積廣博皆指面積之方也制器者求其方也凡考工記所以求面積之形也凡考工記

以景後鄭亦謂之絜凡考工記是所崇字縣字皆立方之凡物也而測量水地亦

知審勢辨形小記不易引水地則工學原於數學之效也榮商高子論以出於方圓

學昌明之初證特三代之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見左傳成古古人製器以祭器

古人之屬亦為祭器最重鼎此也建築繪畫之術亦因古代祭祀鬼神建立廟壇

壇既設必有上棟下宇峻之術愈工亦美術成因祭祀而振興也軍器見第

論中國人民以尚武立國篇即古人為最崇而一二聖王復能振興工藝父為

製造鐘鼎亦因記功稱伐以示後人為最崇而一二聖王復能振興工藝父為

陶正周王以其利器用對之於陳且古代之時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

工執藝事以諫非古人振興工藝之確證乎此亦周制也禁奇巧以隆風俗見

其詳見阮芸台勒工名以考厥成見月令案周代之器多禁奇巧以隆風俗

商周銅器說台勒工名以考厥成見月令案周代之器多禁奇巧以隆風俗

制不然禁奇巧則器觀戈戟及程易疇通藝錄泉刀倪模古今錢之故式敦槃鐘

用不能改良矣見阮氏學經室集泉刀倪模古今錢之故式敦槃鐘

鼎載最詳所之遺型器歷千年至今未泯然材美工巧罕與匹倫經生既詳釋

復詳徵工學昌明於此可見一斑矣東周以降工學浸微儒家者流道器並言

其度數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孔子作易繫詞以成器利民屬於聖人之

之器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謂孔子作易繫詞以成器利民屬於聖人之

業至謂古人製一物必有製一物之宜而備物致用至理即寓乎其中如下繫

者所言則實用之學固非儒者所恥言然道藝相衡藝輕道重軒輊之詞夫固

學之理與政。進矣。道家者流。卑視工業。觀難得之貨。老子賤之。老子曰不貴枯

滓之機。莊子斥之。即漢陰丈人之詰子貢者是也。觀於莊子。知古人所則器物

之粗。不啻視如糟粕矣。管子以道家兼法家。以工與農。桑並重。使工之子恒為

工。見管子獎勵工業。如重女紅鑄錢幣皆與商韓殊。商君祇知重農墨家貴藝於

名數質力之學。咸能擘精殫思。見史理科而雲梯之技。競勝魯班。見墨子備兵家

之孫吳。此得墨子用雜家之呂覽。此得淮南子亦然於墨家之學。略得其偏端。

若農家者。流則欲以一人之身。備百工之業。見陳子之相對昧於分功之義。孟子斥

之未為過也。吾觀東周之時。公輸作木鴛。此蓋如諸葛武侯類歐冶鑄劍器。風胡

人亦精鑄劍學趨實用。奇技競興。豈得以淫巧目之哉。中國自古以來最惡奇

心日啓防之嚴秦漢以降。士有學而工。無學卿士大夫。高談性命。視工藝為

無足重輕。而中國後世工學或精而不傳。如張衡之類。是也。或巧與此工學之精所

由遜於哲種也。能勿嘆哉。

學篇

○○周末學術史序

(續第四期)

劉光漢

法律學史序

此篇專論法律與前冊政法學史有別著者識

昔苗民制刑以刑爲法五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若漢土聖王則設官

守法各如周禮所設六官以法爲制度之統稱凡憲章典則咸爲同實而異名如

舊禮言縣法論語有則亦即制度之謂也若夫管子之義所該甚廣非僅刑法一端

也不獨法與刑殊亦且刑與罰殊則刑與罰又有別矣特刑統于法官禮六

特法一官司刑是刑罰統于刑言所以該甚廣罰者刑之及民者也然刑字包禁令而

也以之爲坊民之用耳春秋以降法學分歧或言勸賞而畏刑木蔡歸善爲國者

賞下儕而刑不濫又曰若不幸而過事僭無濫或言察情而議制魯莊公曰雖不

能察必以情見左傳莊十年叔向與左傳昭六年先王奉法治民大抵不違于仁

恕法家則不然漢書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隋書

志云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兼齊不軌而輔于治者蓋理字本訓為治玉引伸其

也與漢制所言無異惟漢志兼言賞隋志專言刑蓋理字本訓為治玉引伸其

義則為事物理之稱一物必推其情至于無憾而後即安是之謂天理蓋事

物之理必因分析而後明而國家立法亦必析及毫芒循見焦氏辨章分北故法

官亦號理官曰月令寇管子臯陶為李注云有虞氏曰獄之官理與李同儒家者流不

尚成文之法典孟成文曰徒法不可蓋以自行之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此儒家不以

居敬行簡臨民仲弓曰居敬而簡以臨其民不以法律治國也即以為古代聖

王準理以制義又禮云禮也者理之文也故即用禮以止刑而孔子言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是以儒家以禮代刑也禮禁未然之先法施既然後公自序此儒家所由

故不以法制禁令為法律禮禁未然之先法施既然後公自序此儒家所由

崇教化也又儒家制禮首重等差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蓋儒

差凡名物制度成因此而生以禮定分畧篇亦曰禮達而分定荀子大也以分為理

凡犯分即為犯律王之制曰凡聽五刑之義以權之原父故出乎禮者入于刑多而刑

表裏也餘見後漢書陳寵傳為是則儒家所謂法典者不外禮制之文而已復

以禮順人情四禮坊記凡禮之者大體人順人情喪服故折獄以察情為本孔子曰無情

詞是折獄以情為主蓋小宰以敘度情為恕儒家最崇故省刑為治國之先刑

聽情荀子謂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皆此義也西漢賈董諸儒論法亦本此義無此

法志引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而孟子亦嘗省刑罰孔子復言無此

認荀子謂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皆此義也董子春秋繁露云古之

名視其形是刑名也當作形不知其名也以名明法董子春秋繁露云古之

至刑公孫龍之學由道至名鄧析之流以刑糾民刑是竹賞罰兼崇厚篇云喜

不以賞怒不以罰轉詞篇云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而尹文著書復言度

必準法尹文子曰以名稽虛實於法立言頗治亂萬事則名家之言近法遠儒昭然

不爽矣管子以道家兼法家故以法治國學史政法序而審法之用首在正名管子

管子有言則治無名則亂人心又慮民之與法相戾也乃嚴立賞罰之條以趨民

管子七法篇云有曰聖人又慮民之與法相戾也乃嚴立賞罰之條以趨民

管子七法篇云有曰聖人又慮民之與法相戾也乃嚴立賞罰之條以趨民

管子七法篇云有曰聖人又慮民之與法相戾也乃嚴立賞罰之條以趨民

師象魏之懸鄭鑄刑鼎左傳昭晉鑄刑書左傳昭而子罕見韓非子而李斯亦

子產之儔成甄明典律以法範民是猶哲種之頒法典也故慎到田駢兼崇道

法與管子同荀子非十二子篇之論田駢慎到也謂其尚法而無法又曰終日

皆以賞罰引慎子佚文言虞夏商周而商君治秦以實覈名正名明分隱師尸

倭之謀成又云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皆商君治國所本今觀商君所為

書大越糾力尙功如以軍功官人也敦本抑末而施賞行誅去強去強雖淫

則刑九賞一罰是商君重罰不重賞也悉以著於令甲者為準皆令甲也雖淫

刑以逞作法于涼如按囚渭水死七百然迫民從法不得不威以嚴刑秦民有

嚴刑峻法不能令行禁止也陳蘭甫謂韓非之意以為先用乃以刑輔法而非

以刑該法也且法家定制不尙等差一繩以法司馬談曰法家不別親疏尊不殊

不尙等差之法班志斥之為傷恩薄厚漢志論法家云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

習儒至親傷恩薄厚賈誼治安策亦曰商君捐禮義棄仁恩蓋賈班皆則是執儒

家以繩法家也法家以倫理治國豈知以法治國則君臣上下悉當範圍於法

律之內哉惟申韓李斯綜名實雖多祖述商君也申不害書云聖人其細以其

律之內哉惟申韓李斯綜名實雖多祖述商君也申不害書云聖人其細以其

名聽之。以制其名。視之。無以名命之。故史記言申子卑卑。施于名實。若韓非。心度篇。其分篇。則無以名賞罰。為主。即史記申子。卑卑。引繩墨。切事實。情也。韓非。以術輔法。之韓。所師也。是申子。與商君。不同。案申子。書云。名者。天之地。執也。申子。符張。不外地。使人網用。自秘。自專。韓非。子難。三篇。云。術者。藏之。于胸中。以潛御眾。臣說亦。非之。說。以法操縱。臣民主。用申子。權謀。家李斯。以術督臣。斯對二世。問李。此則法。者也。而定。法篇。亦曰。民主。用申子。權謀。家李斯。以術督臣。斯對二世。問李。此則法。韓非。之說。以法操縱。臣民主。用申子。權謀。家李斯。以術督臣。斯對二世。問李。此則法。

家之弊矣。申法。先以術督。臣君。而為尊。抑臣之。旨。此則法。家之流毒。後世。者也。墨家。廢禮。等。是。輕刑。三篇。是。迫殊。儒法。以為。國家。立法。墨子。非。不。立法。章。則。貴。順民心。以法。民也。天。志。篇。同。使君。民一體。又慮。人君。用法。之偏也。由是。以刑。賞。之權。歸之。冥漠。如。耕。柱。篇。曰。鬼。神之。明。智。于。聖。人。也。明。鬼。下。篇。鄭。穆。公。株。子。禮。世。之。賞。罰。不。足。憑。故。以。賞。罰。之。權。歸。之。無。異。蓋。以。人。復。以。鬼。神。臨。下。能。以。賞。罰。及。君身。有。惡。天。能。罰。之。而。明。鬼。下。篇。之。記。周。宣。殺。杜。伯。也。至。謂。凡。善。天。能。賞。之。天。子。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告。連。坐。見。惡。不。能。擅。用。法。律。也。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告。連。坐。見。惡。不。能。擅。用。法。律。也。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使。君。主。不。能。擅。用。法。律。也。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使。君。主。不。能。擅。用。法。律。也。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之。是。則。以。無。形。法律。輔。有。形。法律。之。窮。也。律。中。墨。家。以。君。上。下。同。受。制。於。有。形。法。無。形。法。律。中。所。以。明。平。等。之。義。然。辨。章。功。實。所。言。是。賢。篇。則。固。無。異。於。法。家。尚。賢。下。

以死懼之輕視夫律與儒家同特儒家以禮為典章憲令棄若弁髦時法於嫉當

法道家則斥為亂首惟以合於自然者為法若司馬遷言法非

苛繁夫豈聖王齊民之道哉戰國以降秦尚嚴刑漢崇清淨所以為治買生以刀

皆沿儒道術而一二儒生復能引經術以決獄訟兒董仲舒著章句以

解律文鄭如馬融是甚至借禮文以舞法之流是執空理以繩民刑律之淆至此始

邁申韓之上而比附經誼咸求伺籍於儒家且大抵尊君抑民

矣安能行之而無弊乎卓律非順人情而設明人

文章學史序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章者所以抒已意所欲言而宣之於外者也草昧之初

天事人事相為表裏故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日抒已意以示人有山則為告下

令有由下告上之詞則為書啟尺牘有一日宣已意以達神辭以人告神則為祝文誄

則為墓銘行狀則周末得文章正傳者僅墨家縱橫家二家而已何則墨家出

於清廟之守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則工於禱祈縱橫家出於行人之

官漢志云縱橫受命而不出於此其所長也則工於辭令吾觀成周之制宗伯

掌邦禮於宗廟鬼神之典叙述尤詳而禮官協輔宗伯者於祭祀之典咸有專

司如巫史祝卜是也試觀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司鬼神四曰類五曰造六曰說

攻說者即冥氏所謂以攻說中其五曰禱即後世祭文之祖也告天地文董

人祀神告神之文故六詞之中其五曰禱即後世祭文之祖也告天地文董

仲舒祀日食文傳毅祈高闕文是也又考禮所載土反其宅四語即古代之祝

文太祝掌六祝之詞一曰順祝鄭云順祝順記豐年也此即古人祈穀之文也

殷史辛甲作虞箴以箴王缺襄四年即後世官箴之祖也又太祝所掌六詞命

居其次誄殿其終命也者後世哀册之祖也命術襄公以歷春秋王之命桓公命追

册其說誄也者後世行狀誄文之祖也說文誄語皇疏云誄今之行狀也又太

史職云遣之日讀誄是太祝頌列六義之一以成功告於神明頌多祭祀之故三

掌作誄太史則掌讀誄也頌列六義之一以成功告於神明頌多祭祀之故三

屈平九歌其遺制也祀神之樂章銘為勒器之詞以稱揚先祖功烈祭統漢魏

墓銘其變體也墓銘同且同為韻文故知墓銘出於鼎銘且古重卜筮咸有繇

詞數見左傳者遂啓易林太玄之體古重盟詛咸有誓誥遂開絕秦詛楚之先况

古代祝宗之官類能辨姓氏之源以率遵舊典言論巫祝宗三官射父對昭王

是後世有傳誌傳以人文叙記記事之文德刑禮義記于史官見周禮太史小史由

是後世有典志之文以文記故文章流別夫豈無徵又考太祝掌六詞三曰誥

策命之是古代誥令冊文亦掌於祝史又師曠云史陳書即奏疏之祖也抑又

考之成周之世禮官之職最崇之職尤重冊祝告神者史官之職也見尚書御

王冊者亦太史之職也願命篇而巫祝之官亦大抵工于詞令楚觀射父論巫

覲曰其智能上下鬼神黃氏以上周曰謂巫祝善詞令此巫必善詞之證也又觀

卦傳死為口舌復為巫象於兌也說文云兌說也從人合聲虞翻注周易大有

卦曰口助者祝之職也上兌云大有助稱祐此祝必工文之證也說文祝字下

者從示從人口一曰從兌省聲兌為口為巫此亦祝必工文之確證也東周以降祭禮

未淪故陳信鬼神無愧詞者隨會之祝史也左傳昭二十年能上下說乎鬼神者說讀

說之楚王之左史也國語楚推之范文虞災則祝宗為之祈死左傳成隨侯失

德則祝史兼用矯詞左傳桓蓋周代司祭之官多嫻文學鄭氏注周禮凡有神

才智者也此祭官與印度婆羅門同故修詞之術克擅厥長墨家之學遠宗史

佚見漢藝復私淑史角所傳當染篇中史為宗伯之屬官與巫卜祝宗並列

試觀墨翟所為書於巫卜祝宗之職記載甚詳明鬼篇云必擇國之父兄慈孝

靈巫或禱也給犧牲必敬神之巫卜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祝史舍於社祝史宗人告社餘詳號令篇蓋既溯禮官之職守必

徵禮典之儀文於哀誄則溯其源魯問篇云誄者志也於憲典則明其用非命上篇

書所以出國家以布又引成湯告天之詞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詞即唯小子履

施於百姓者憲也又引成湯告天之詞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詞即唯小子履

以詞說為湯禱桑林之文偽湯誓用之以證古帝祀神之恪是則墨家之學敬

天明鬼之學也墨家之文亦敬天明鬼之文也故書中多言且經術諸篇正名

析詞不愧名家之祖故墨家之徒以堅白異同持論必加駁詰如非揚朱

必主至堅言者義篇曰以其言非吾也辨言正詞遠邁儒書之上而謹嚴簡直不尚

尤近商書如盤庚微子文體所出此周末文體之一大派也若縱橫之學班志謂

其出于行人今考周禮秋官凡奉使典謁之職主於大小行人司儀象胥諸官

皆典謁四方之賓客者也又有環人掌行夫掌交諸官皆奉使四方之地者也

縱橫即東西南北之義然協詞命者屬行人讀誓禁者屬訝士則使臣之職首

重修辭且小行人之官周悉萬民利害勒之書册以反命天王見周禮小乃文

之施於敷奏者也後世表章箋啓本之凡文之由下而達掌交之官巡邦國諸

侯以及萬民之聚諭以天王之德義以親睦四方見周禮掌乃文之施於諭令

者也又掌交達萬民之說則又施於敷奏之文猶王制所後世誥勅詔命本之

於野者皆屬此類象胥之官掌傳王言於夷使使之諭說和親入賓之歲則協

禮以傳詞及禮記王制此文之施於通譯者也後世國書封册本之凡文之由

外者皆屬此類况當此之時王惠諸侯使車旁迕賻補有辭調委有辭犒餼有辭慶賀

有辭哀弔有辭小行人云若國相喪則令賻補之使國凶荒則命調委之若國

哀弔之若臣既出則而諸侯各邦咸行朝覲聘問之禮由是有勞使之辭司儀

必致辭於列國矣則而諸侯各邦咸行朝覲聘問之禮由是有勞使之辭司儀

君客再拜對又曰君勞客客再拜稽首鄭立亦云勞者東不致命於鄉賓有致殮之詞殮空以詞致君命無束帛致

交擯之詞聘見禮故聘禮言辭達聘禮云辭多則論語亦言辭達乃行人應對之

辭也左傳言為辭一年三十論語則言為命乃行人簡牘之辭也若諸侯不供王

職則王使責言由是有文告之辭有威讓之令見國語羽書軍檄此其濫觴若

諸侯乃心王室則王使下臨由是有賞功之典有賜祚之儀如命宰孔賜齊祚

册文璽書此其矯矢東周以還行人承命咸以辭令相高見於左傳國語惟嫺

習文辭斯克受行人之寄所謂非文詞不為功也若行人失辭斯為辱國故言

語之才於斯為盛復因行人之奉使四方也由是習行人之言者即以縱橫名

其學載於漢志者十二家今皆莫存其所存者惟鬼谷子一書試究其指歸或

以掉闔轉丸為名掉闔篇久亡本經陰符七術篇屢言轉圓孫淵如曰疑即轉丸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或以摩意揣情為說揣篇摩篇御覽引王邵之說以揣情摩

之意為鬼谷非惟應變之良謀抑亦修辭之要指如老泉之文出於韓詩則皆有

得於雖抵巇飛箝鬼谷子有抵巇說鄰險譎然立說之意首重論文此揣情飾

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權篇云繁稱故蘇秦張儀得其緒論見史記蘇秦張儀

家亦首列蘇秦並為縱橫之雄蘇秦之簡練揣摩即誦文之證也而戰國之

文猶得古代行人之遺意如戰國策西漢初興若蒯通鄒陽主父偃之倫咸習

縱橫之術漢志縱橫家中又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主雖遺文莫考然列傳所載

文筆猶可想見其大凡蒯通之語見韓信傳及田儻傳鄒陽上梁王書亦附

載此縱橫家必工文詞之證也蓋周秦以前應對最繁而簡牘亦具文心雜龍

三代政暇文人翰頗疏春秋聘繁書漢魏以後應對較省而簡牘益增史通言

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故工文之士學術或

近于縱橫如房元齡深識機宜馬周長於敷奏魏長於諫議奉使之臣詞翰見珍

于絕域如陸賈之流以辨士使絕域而六朝以降凡奉使通好之臣皆以文才

傳即北宋使契丹之臣亦雍容華國不愧德音然應對簡牘之詞莫不導源于

周末則縱橫之學亦周末文體之一大派矣厥證甚多子別有文以論之官要而

論之墨家之文尚質縱橫家之文尚華墨家之文以理為主縱橫家之文以詞

為主故春秋戰國之文凡以明道闡理為主者如荀子呂皆文之近于墨家者

也以論事騁辭為主者及孟子之類是皆文之近于縱橫者也若陰陽儒道

名法其學術咸出史官見第一期古學與墨家同歸殊塗雖文體各自成家然

悉奉史官為矩矱後世文章之士亦取法各殊然溯文體之起源則皆墨家縱

橫家之派別也故論其大旨著于篇

○○東原學案序

劉光漢

自宋儒高談義理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為至靈至神之物凡性命道

德仁義禮智咸為同物而異名故條分縷析區域未明而由於不知知義理不識正名

之用又北宋之初有孫復王發微歐陽修諸儒立論刻深辨上下以定民志

程朱繼興孫復歐陽修崇斯旨孫復歐陽修箝制民心以三綱立教有三綱之說西漢時已

通亦有解釋惟至於宋代說始大昌如程子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也而名

分之說遂為人主所樂聞立之學宮頒為功令君主利用其說以制天下也書以

民順其則不識不知然禍中生民蓋數百年於茲矣近代以來鴻儒輩出鄞縣

萬氏蕭山毛氏漸知宋學之非或立說著書以與宋儒相詰難毛西河四書改

專與宋儒為難四書改錯大學中庸以大學推言民好民惡中庸推言位而集

其成者實惟東原戴先生東原之書以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為最著原善三篇

以性為主謂仁與禮義由性而生顯之為天明之為命實之為化此說皆不足

五行解性情之遺說且亦不能脫宋儒言情性理之範圍順之為道循之有常日理合此五端是名曰善大

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例復以材由性生復以由材而生視生因材

以戴氏所言則此說固不誣也蓋本於董子春秋繁露性善篇云或曰性有善

施教性善乃成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無其質

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蓋戴氏之所謂材即董之化也善性既成由

是得於心者為信誠信者無妄之謂也應於世者為道德道德者有得之謂也訓

詰彰明慎密嚴礫陳北溪作字義墨守朱子之說不敢有出入故訛誤之語甚

近世定海黃氏本於經訓比義其叙目一篇解字亦精嚴雖間有武斷然疵不掩醇

證一書則瑕瑜雜見東原之解理字也以爲理生於欲情得其平是爲循理氏戴

有節是爲依乎天理是則理也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戴氏曰心之所同然

皆曰是至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

是而宜名曰義其說甚精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能戒偏私以公好惡原善三

也私而孟子字義疏證謂一人之所欲天下人之同欲舍名分而論是非謂戴氏

之雖以得謂之意逆由是下之人不復以天下之責幼雖失謂上又順卑者幼於法猶有

給者之理者死於理其誰憐之不能道謂後人八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言為世則其利

溥哉。西國民主政治凡立一政行而戴氏所言之多相合則戴氏之功豈減也且

鳩斯蓋東原解理為分確宗漢詰也。戴氏曰理者察之以引微必區以別之條名

為設案。鄭君註理可訓理為分。肌理說。文亦可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理可以分

故曰。分。理。且。肌。之。理。可。分。者。曰。肌。理。膜。之。可。分。者。曰。膜。理。文。之。可。分。者。曰。文。理。可。以。分

言。心。理。物。莫。不。有。理。故。天。曰。天。理。地。曰。地。理。人。曰。人。理。窮。理。之。學。且。古。人。之。所。謂。理。即。科。舉。家。名

學。之。所。謂。倫。皆。由。對。待。而。後。見。故。古。理。人。有。窮。理。之。學。且。古。人。之。所。謂。理。即。科。舉。家。名

人。心。之。所。較。宋。儒。以。渾。全。解。理。字。者。宋。儒。以。渾。全。之。義。解。理。字。願。與。有。別。之。理

性。即。夫。性。天。皆。有。條。理。其。說。然。也。謂。性。天。即。理。則。其。迥。不。同。矣。至。謂。理。在

說。大。非。宋。儒。說。字。往。往。遲。一。己。之。見。以。斥。古。訓。洵。可。惜。也。迥。不。同。矣。至。謂。理。在

欲。中。亦。非。宋。儒。所。可。及。宋。儒。以。蔽。為。欲。於。情。博。生。於。性。情。欲。皆。吾。性。中。所。固。有

即。佛。家。以。蔽。為。大。戒。如。大。乘。法。界。無。差。別。論。言。一。曰。自。性。淨。二。曰。離。垢。淨。復。曰。自

自。性。無。染。著。蓋。以。本。原。之。性。多。為。垢。染。所。蔽。非。去。其。染。著。之。垢。則。本。性。之。清。淨

窮。物。之。感。人。也。無。蓋。理。而。即。公。理。人。惡。無。節。則。是。物。人。而。自。保。其。權。利。不。以。權。力。滅。人。至

人滅天權力加他人是為窮人欲窮人欲由於不返躬故與公理相背即樂記所謂

彰明矣非謂有欲以為天理與人欲不兩立蓋佛書以六欲為六賊儒者信其

即與天理相背也以天理為公以人欲為私如朱子之解論語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也謂

斥己以天理為公以人欲為私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解能近取譬

也謂勝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宋儒之言多惟斷私克欲宋儒以斷私克欲解

類此至於王陽明則以捍格外物解格物矣惟斷私克欲宋儒以斷私克欲解

解大謬字斯天理乃存然宋儒之說貴公去私四宇見呂近於逆民昔孔子以克

無欲之為人即無進取之志是古稱其無欲之說也東原之說推私為公近於

順民古人之言甚鮮惟戴氏之言恕始明之又慮民之恣情縱欲也故復

於順欲之中隱寓節欲之意孟子言寡欲易言節欲禮言欲不可縱此節

欲之說也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節欲猶之節性儒家言節欲禮言欲不可縱

情性安恣睢則不知節欲之故也節欲與節性儒家言節欲禮言欲不可縱

言節性不原以滅性也宋儒慮人縱欲則情欲之爽去之且謂欲非性中所謂

非也惟東原以情欲不爽失者為理則欲之爽去之且謂欲非性中所謂

以欲為理哉中儒之言何嘗欲未及戴氏者特嗜欲欲望之分東原未及析之

耳西人分欲為二種一曰嗜欲如男女飲食是也曰必得之欲一日嗜欲如

望字或作慾若論語當節而欲立欲之善孟子所恃以進耳者也不當言節惜

戴氏未至東原謂六經羣籍理字不多見。自宋儒以意見當理始以理為如有

物得於天而具於心。戴氏言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

也。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物。夫宋儒以理為絕對之名。析詞已

誤。戴氏曰程朱改釋老之指神識者以理為絕對之詞也。故以渾全解理。然宋儒

立說尤歧者。則舍理論勢之說也。始也舍理論勢繼也。以勢為理。如春秋尊王

語錄莫不本此。及名分說興。以犯理即為犯分。以理為天復以君父夫亦為天儒

故。視君父與天即戴氏所謂以意見為理也。為理之始。然戴氏所謂意見即

指名分言也。故有尊者以之貴卑者以之賤。復言宋儒言理亦稍晦。特理與勢殊不

得合為一物。言明則天語錄曰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尊之尊也。廟堂之上

氏即戴氏舍勢為二物。理之所本也。其說最精。且宇宙事物莫不有理。不得諱理而

不言。本訓為治。玉故或以他字代之。詩言有物。有則則即理字之代字也。是古

代。言禮者。所以同人。又古。本理之節。禮之所包。情與理之生於情。欲者相

同。此古。代。所以。多。言。禮。三。篇。言。之。最。明。若。執。宋。儒。解。理。之。誤。至。非。理。字。為。諱

言是猶嫉舞文弄法之吏並詆國家法律為不足道也。有是理哉。噫。廢氏之說。因

也。且戴氏所謂理者。指在物之理言之耳。皆以古人之言。肌理。條理。文理。夫事

物之燦然畢陳者。固謂之理。觀而指可數者也。目可然。事物之理。心能別之心之

所以能別者。獨非理乎。也。此西人所謂為一科學。故在物在心。總名曰理。今東原之言

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又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夫幾微之

區別分理之別。異理誠在於事物至謂之察。謂之知。豈察知亦在事物乎。夫人

心本靜。感物而動物。至自知好惡。以形。動性之欲也。物而靜。天之理也。感於物而

此說最精。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性之用。蓋人惟腦筋最靈。天

下事物易與五官百體相觸者。其事即印入腦筋。所謂感也。雖然。天下之事。不

僅一事。天下之物。不止一物。事有善惡。物有精粗。今日感。無一物。無一事。則積

之既久。遂能斷其是非。即由感生。智由智生。斷也。蓋天下無一物。無一事。則積

然。比所感者。僅一事。一物。則儒康德之言。哲學也。分。感覺。推理。良智。為三。謂。感。覺。

也。然。無事。物。以。感。觸。之。則。此。機。能。不。見。康。德。言。之。良。智。即。知。物。由。於。人。心。

善。無。義。非。物。則。心。無。所。感。非。心。則。物。不。有。善。有。惡。由。於。既。與。物。接。也。故。理。說。所。本。無。

而。後。心。起。物。理。亦。因。心。理。而。後。明。也。夫。所。謂。感。物。而。動。者。即。在。心。之。理。也。即。心。觀。

物○故○事○物○當○前○不○假○思○索○由○感○生○智○由○智○生○斷○而○事○物○之○理○燦○然○大○明○有○理○在○心○後○能○別○辨○事○此○智○之○端○所○由○為○是○非○也○即○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皆○心○物○之○理○也○則○有○理○具○於○心○明○矣○今○東○原○於○其○可○觀○可○數○者○指○之○為○理○於○其○不○可○觀○不○可○數○者○獨○不○信○其○為○理○所○包○涵○蓋○以○宋○儒○言○理○多○求○理○於○空○闊○之○中○而○陽○明○繼○興○遂○以○物○備○於○我○我○外○無○物○宋○儒○言○理○雖○極○渾○淪○然○格○物○之○說○尚○有○言○者○如○朱○子○言○即○物○窮○理○是○也○陽○明○之○說○則○與○西○國○柏○拉○圖○笛○卡○兒○唯○然○謂○心○物○相○符○可○也○謂○我○外○無○物○不○可○也○說○故○力○矯○其○偏○以○理○字○專○屬○事○物○不○雜○心○性○之○空○談○惟○於○事○求○其○理○又○云○古○者○詩○言○禮○樂○俱○以○事○物○教○人○而○窮○理○亦○於○事○物○窮○究○是○理○字○專○指○事○也○然○物○由○心○用○知○物○即○為○心○理○之○中○庸○言○博○學○之○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推○吾○心○之○智○以○觀○事○物○者○也○使○心○東○原○亦○未○及○知○也○故○觀○物○之○無○知○物○之○能○事○物○何○由○辨○別○哉○惜○戴○氏○不○知○此○義○東○原○亦○未○及○知○也○故○觀○物○之○念○雖○明○而○觀○心○之○念○未○啟○戴○氏○之○學○術○乃○唯○物○之○此○則○東○原○言○理○之○偏○矣○井○上○本○圓○了○者○缺○一○心○論○者○由○物○心○兩○象○總○由○一○心○而○起○然○一○稱○主○觀○一○稱○客○觀○然○云○有○可○知○二○者○缺○一○心○論○者○由○物○心○兩○象○總○由○一○心○而○起○然○一○稱○主○觀○一○稱○客○觀○然○云○有○可○知○心○而○無○物○恰○如○云○有○主○而○無○客○不○知○我○有○知○物○之○理○今○云○有○物○無○心○致○其○用○者○物○也○無○心○則○無○物○無○可○有○之○理○無○物○無○心○未○免○過○偏○其○觀○論○有○心○有○物○最○為○的○當○若○如○戴○氏○之○說○知○客○若○東○原○之○論○性○字○也○以○血○氣○心○知○觀○而○不○知○反○求○主○觀○未○免○有○物○無○心○之○說○譏○矣○

為性。戴氏曰：分於陰陽，以氣為心。知本物易曰：成之者，性也。此說本於中庸。

天命之謂性，鄭注：蓋仍沿西漢陰陽家之說。未足信也。亦以血氣為心，知所自。

出。戴氏曰：血氣而分，蓋仍沿西漢陰陽家之說。未足信也。亦以血氣為心，知所自。

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多心，不知具有，引以心知為理義。與宋儒論性不同。

言。人性能不惑於所行也。其說甚多，不知具有，引以心知為理義。與宋儒論性不同。

性。即氣本無仁義而宋儒則以仁義禮智言之。性即未證孟子無氣之善之理。說程子有言。

性者也。王陽明亦有言：生之謂性，大抵本於佛典。蓋宋儒以氣質之性也。而後起東。

原。則謂血氣之屬人物，所同而心知智愚各別。性禽獸有覺性而無覺。

悟。性有覺性者，具有血氣者也。有悟性者，能具心知者也。告子言：後性字從心，乃。

指。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血氣之性，同未加心旁。指血氣之性，言也。厥後性字從心，乃。

知。不得謂有血氣，即有心知也。至謂心知即義理，亦與原善之說互歧。原善謂。

而後善則以理義由夫性有心知，即能辨別義理。然人性之初，無善無惡。告子。

無善無不善也。王陽明曰：無善無惡之體，樂記亦曰：及日與外物相接，乃生。

辨別義理之能。有人比與外物相接，後有是非，使不由智而外物相接，知必對待，然後。

之由見乎是則理義本性中所固有特人性有辨別義理之端耳此用董子性有善

故易言繼之者善而禮記樂記篇亦曰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則心知

非即義理明矣蓋東原之所援據者孟子性善之說也故以人心所同然者為

理義以未至於同然者為意見戴氏曰心之所同然者始謂之義謂之義若夫

不知五方之民種類各殊各以意見為善惡而善惡之區分其故有習慣而已故各

族習性各不同則各族所定之善惡亦不同一因嗜好而人生人之意有欲大善惡既

故善惡各隨其欲而區別一因輿論而生輿論者一國人民之意向也善惡既

由習慣而生然積之既久遂因輿論以定是非或為善彼以德或為惡者即此故也故

之中途以為公是公非矣故各國之中有此以善為善彼以惡為惡者即此故也故

人性本同悉因習染生區別中國儒者不言性之歧悉由於此論語言性最簡明

制言節民性所以慮民之染於惡也孟子謂同然之性皆為堯舜又言性有四端

所以明人人皆可習於善也然習於惡者仍多荀子言善由人為所以明人性

本無善質必習於善然後善也惟言之未析一若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善荀子言

性惡則人性本惡不知本性實無善惡善皆由於習尚而善惡者亦非真善

真惡也晏子曰習俗移性此語最當告子以義為外亦未可非蓋性者至無定

之物也譬之鏡焉染塵則污不獨理義之稱無定意見也即性善性惡之說

亦至無憑說皆偏惜東原未見及此耳且東原言性既以性善之說為宗矣復

以懷生畏死為性。戴氏曰：凡血氣之屬，死而後已，是戴氏死以因而趨利避害，雖明之

性非襲用荀氏性惡之說乎。以懷生畏死為性，非明可自歧其說乎。戴氏此說復

也。非襲用荀氏性惡之說乎。以懷生畏死為性，非明可自歧其說乎。戴氏此說復

子以惟用荀子之說，且與告東原知立說之互歧。於是懷生畏死為物蔽，謂無

蔽者惟聖人蔽者，稍異蓋佛書明以欲為蔽而戴氏則以意見為蔽者，稍殊復以懷

宋儒言性之說乎。生既以懷生畏死為物蔽，則懷生畏死又非本原之性矣。同書也而懷

立說也。然近若此則不明甚多。學是則東原立說之誤也。若夫訓道為行，曰道

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道在人物倫日用之所有事者，皆如是

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道在人物倫日用之所有事者，皆如是

氣化之道，不可已。是謂道。案戴氏訓道為行，是故道在人物倫日用之所有事者，皆如是

當之化，道人所共由。故凡事之為人所共由者，亦謂之道。義則道也。路者，道之所引，懸一

言天然氣流行，必使由陰陽也。易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言又曰：氣流行，必由剛陰與陽也。

故復言坤道時行，又言性道也。又曰：君子之道，遠人而與之，不可不為。道則道者，

必在仁義也。中庸言性道，謂道也。又曰：君子之道，遠人而與之，不可不為。道則道者，

是乎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者不足知諸案有
 字有二義一訓為平書呂刑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
 權此言權用罰之輕重而使乎蓋權即公公平之義理之為義取類權衡若
 輕其所以合於公平者不可有一子之意也一訓為變公羊言無權者反
 酌重輕而合於公平者謂之權指反經之權也遂以戴氏之解權字亦入於
 言處事當以公平為準不可有權一子之意也與一訓為變公羊言無權者
 孟子稱錘取義事之以公乎者權也則指反經之權也遂以戴氏之解權字亦
 從取權物稍偏成拘墟之見而不知訓亡矣即戴氏之解權字亦入於變詐一
 即避其名者復成拘墟之見而不知訓亡矣即戴氏之解權字亦入於變詐一
 義即為之不知也其權之似誤中言雖當然言詞隱曲必假引伸唯才訓為能
 與百物各如其性以若夫為質而善非才之罪此焉孟子斥為天之降才也
 此勝用之之意才也訓質之才不可言言有才無才則以質具於生初雖有
 殊然不可為有不謂之質故祇可言言質美質惡不得言有子所由言才者
 者知者為有原於人柔者愚者為無才之性為形質而柔言言才者用之則
 才有用之而後見然才見有志而無所戴氏言各如其性為形質而柔言言才
 因有為而後見然才見有志而無所戴氏言各如其性為形質而柔言言才者
 絀而後見然才見有志而無所戴氏言各如其性為形質而柔言言才者
 而見之外者也故觀人者先觀其才則其為人也可知矣戴說也誠訓為實
 戴氏曰誠實也據中庸存其誠猶言存其實也易言修辭立其誠也修辭也
 為實是也誠實也據中庸存其誠猶言存其實也易言修辭立其誠也修辭也
 主也大學言物格而後致知中致意誠明自明誠實無妄也治學無妄由實
 故能無惑此亦治實學之義也中庸言自誠明自明誠實無妄也治學無妄由實

實如神即言心乃有大明中庸者能測未誠能若中之言有誠無物然後知天下性無實
 誠如神即言心乃有大明中庸者能測未誠能若中之言有誠無物然後知天下性無實
 至誠無息復言誠者自也若中庸誠以擇善固執為誠亦即語博約之義即
 不蹈空虛之義也後儒不達此義蓋古人之誠無妄也後世之誠鄉愿之誠
 老成朴陋者為誠篤或曰誠實蓋古人之誠無妄也後世之誠鄉愿之誠
 也惟戴氏析詞明辨遠邁前儒若東原之解仁義禮智也以義禮屬於仁以智
 所解不訛詞明辨遠邁前儒若東原之解仁義禮智也以義禮屬於仁以智
 該於仁義禮之大情則義有生未盡仁可以該禮使無親疏上下之別則
 仁亦赤智為得舉仁者知此者也可不知仁以安仁義以正己立訓迥殊
 以該智為得舉仁者知此者也可不知仁以安仁義以正己立訓迥殊
 我故不在正人此最精言也又云仁之法在愛人偶言仁道必合兩法在
 正我之為言人此最精言也又云仁之法在愛人偶言仁道必合兩法在
 然後見也論語加人之義也禮運言大同以及孟子言仁德其詳見微
 事而以惠德加人之義也禮運言大同以及孟子言仁德其詳見微
 阮氏論語論以方外方外即砥厲廉隅之義故利與義對言義則有所不
 之義易言義以方外方外即砥厲廉隅之義故利與義對言義則有所不
 則無所為也持躬嚴正而不復侵犯他人之義也仁義不悖而後儒以救
 為是義乃持躬嚴正而不復侵犯他人之義也仁義不悖而後儒以救
 義混義於仁故戴氏亦以仁該而智之所及亦非仁義禮所能該言智與
 義禮然其說甚誤故特正之而智之所及亦非仁義禮所能該言智與
 仁且智夫子既聖也中庸亦以仁智勇並言而西國亦分智育德育
 為三德育近於仁既聖也中庸亦以仁智勇並言而西國亦分智育德育
 而後知然仁義禮之外豈別無可故孟子析仁義禮智為四端仁義禮也
 知之法乎若勇與信皆當知者也可故孟子析仁義禮智為四端仁義禮也

言仁義禮復言有臨重一端而執有他端互見者然未有若戴氏之含渾者也禮於四端之中雖有偏重而以一他端互見者然未有若戴氏之含渾者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智者不同或訓東原之說名為仲孟子實則與孟子相戾為理或訓為儀亦與仁義智不同

也豈可從乎又東原之釋陰陽太極也以太極為氣化之陰陽又謂曰儀曰象曰卦皆指作易

而然易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老子一生二之說也太極為絕對之名詞若

子之無莊子之真宰佛家之真如以及楊雄言太玄宋儒陰陽為相對之名詞

言天理皆絕對之名詞也太極者亦絕對名詞之代表也陰陽為相對之名詞

陰陽由太極而生即左傳所謂物生而後有象象不能滋則陰陽非太極明矣

戴氏以陰陽在氣化為太極別舉一氣化之名屬之太極則太極與兩儀同

當名為易今易言易有太極別舉一氣化之名屬之太極則太極與兩儀同

不得以性為才則陰陽生於太極亦不得以太極即陰陽此又東原言虛靈之

失也蓋東原之時汪名大紳彭木之徒雜佛老之說以釋經東原以其雜糅二氏

也至詆為詖淫邪遁復以宋儒之多出佛老也遂集矢程朱申漢學以排宋學

且當此之時學士大夫競治考證之學非證明古籍則其說不尊故東原之言性理也悉以著於經文者為據凡前聖所未言者悉詆為異端曲說即後儒立說之足申孟子者亦深文周納以折其立說之非此則東原擇說之偏治欲實

事求是。智未者。千慮豈無一失。愚者。千慮豈無一得。前人所未言者。後儒何必弗
 言。前說所未是者。後儒亦可改更。若戴氏之說。則門戶之見。極嚴。不知學術為
 天下之公器。不能平心考察。故訛不足為千古之定論也。雖然。東原之學。小疵
 不掩大醇。義理必衷訓。故則功在正名。講學不蹈空虛。則學趨實用。凡小儒迂
 墟之說。足以害政。蠹民者。咸掃除肅清。棄如苴土。信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戴氏學術。故理堂。參臺。擷其菁英。端解。以申戴氏仁恕之說。阮芸臺作論語異
 最便於民。故理堂。參臺。擷其菁英。端解。以申戴氏仁恕之說。阮芸臺作論語異
 仁。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次仲伯初。率循途轍。禮。同。洪伯初。有上。朱學士。書。極
 一貫解。亦多本戴氏之說。次仲伯初。率循途轍。禮。同。洪伯初。有上。朱學士。書。極
 論戴氏言義理。學術所及。風靡東南。其解釋性理。成。本。於。戴。氏。之。說。前。豈。徒。說
 有功於世道。學術所及。風靡東南。其解釋性理。成。本。於。戴。氏。之。說。前。豈。徒。說
 經。經。經。遂。足。伺。籍。儒。林。之。選。哉。戴。氏。精。於。聲。音。訓。詁。典。章。制。度。以。及。數。學。地。學。皆
 而。桐。城。方。氏。學。商。兌。漢。義。烏。朱。氏。邪。堂。答。問。辨。章。學。術。成。於。東。原。有。微。詞。以。蟬
 蠅。而。撼。大。樹。以。螭。鳩。而。笑。鷓。鴒。鄙。儒。之。說。何。損。於。東。原。萬。一。哉。予。東。髮。受。書。即
 服。膺。東。原。之。訓。故。擬。拾。精。語。剪。彼。蕪。詞。以。俟。知。言。君。子。擇。焉。

學篇

○南北學派不同論

(續第二期)

劉光武

○南北理學不同論

自周末以來道家學術起于南方迨及東晉六朝南方學者崇尚虛無祖述莊老以大暢玄風又南方之疆與赤道近稽其軌道與天竺同中國南方之地在赤道北二十度至

三十九度之間印度北部亦然故學術相近自達摩入中國以明心見性立教不立文字別立禪宗大

江以南有昭明太子劉靈預陸法和成崇其說由唐至宋流風不衰北宋之初傑張平叔

皆信禪宗故南方之學術皆老釋之別派也北宋以來南北名儒競以理學相

標尙然開其先者實惟濂溪周子濂溪崛起湘粵道州人受學陳搏著太極圖說

並著通書四十篇以易簡為宗通書第六篇曰天地豈為難知以自然為主如通書順化第三

十五篇言擬議及二以無言垂教見聖蘊精以主靜為歸如通書聖學慎動兩

為要即老氏雖緣飾中庸大易然溯厥淵源咸為道家之緒論故知幾通神通見

書誠幾德篇聖蘊篇思

即老氏贊玄之說也存誠

見誠上誠下兩篇中望欲

聖學篇曰即莊生復性之說也是為南方學派之正宗及河南二程受業濂溪

復參考王通韓愈孫復之言故南學北學兩派相融今觀二程遺書以格物為

始基如燭理言凡一物須先窮致其理言一草一本有理可格是以仁道為總歸

如二程以仁統禮義智而明道識仁涵養必先主敬如伊川言入道莫如敬言

是進學必在致知如明道言學先於致知為本而即言誠言靜亦稍異于濂溪道如明

誠必兼言敬伊川亦言而持躬嚴謹尤近儒家然以天理為絕對之詞天理二

字由已體貼出來而語錄寂然不動理為絕對之詞此即道家太空之說伊川

涵養之弊流為觀心皆如明道言洗心藏密言灑掃應對便是形上言悟則便

是也蓋二程植躬整齊嚴肅故提撕收斂至以靜坐進學之餘易為廢學道如

為工夫其弊則流為觀心此閑邪窒欲太過之故也而樂天知命言如茂道

恍然神悟不是智力以謝上文蔡讀書為玩物喪志伊川言而尤與濂溪學術相

蓋南學漸雜北學矣故程門弟子立說多近于禪宗如游酢楊時呂微仲邢和

而程伊川至洛歸嘆曰學其虛空一派漸與禪學相融學橫渠崛起關中由二程

術虛實兼尚故弟子多學其虛空一派漸與禪學相融學橫渠崛起關中由二程

而私淑濂溪稱濂溪多然關中之民敦厚崇禮故橫渠施教亦以禮樂為歸正如

蒙三十篇王禘篇之言也旁澈象緯曆律之術天道參兩篇是于名數質力之學成契

其微一正蒙一書多幾何之理如言兩不滅則與陰陽家相近其學多此皆北學

之菁英也然立說之旨不外知性知天窮鬼神之術道見天生死之源見動物

出列于上溯太極太虛之始說亦出于列子中此知天之學也居敬窮理見大

中由誠入明明誠以求至正中之極正篇此知性之學也極深研幾間符大

易惟存心至公流為無欲而為之謂之無人欲觀化之極自詡通微道篇屢蹈此

失則又老釋之緒餘從老子釋入手濂溪之遺教也此亦南學北行之證康節之

學舍理言數世運之說由世運之說而生王霸之分然觀物察理成能推顯

闡幽如觀物于外篇曰象起于用其理最精與漢儒京翼之言相似乃北學之別標

一幟者也雜其子伯溫始稍及女真構禍北學式微而程門弟子傳道南歸其最

為程門弟子之冠。故程子譏其康侯從上蔡游。胡安國也其子五峯傳其學。胡弘皆以

博學著書著聞。如南侯注春秋南軒張氏受業五峯以下學立教。如南軒曾非

有上達又言致知以致知力行為歸龜山夷猶淡曠。見蔡世以慎獨主靜為宗。

如言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一傳而為豫章。羅仲再傳而為延平。李侗其學以默坐澄心為

本守程子體認天理之傳以為心體洞然即可反身自得。見延平蓋南軒近北

學而延平則為南學也。考亭早年汜濫于佛老之學。見朱子答江元適書復有

讀道書齋中及從延平問道講明性情之德皆從發端處施功乃漸悟佛老之

非。見朱子年譜及延平南行狀庚辰壬午癸卯丁丑戊寅己由中和舊說一變而

悟未發之真。皆以涵養雖為學稍趨平實而默坐澄觀仍屬蹈虛之學。見太極

說易淑感說仁說答許順之書劉平甫書諸篇是也朱子之初于延平之說亦

不甚信及延平歿乃深信其言見陸隴其與某君書朱子晚年復以延平澄心

見慶德明錄及從南軒於湘南子兩年而治學之方始易以察識為先以涵養

為後。見京書與石子重書乙酉答羅參議書由蹈虛之學加以徵實之功迨及

晚年力守二程之說以為涵養莫如敬進學在致知。以南軒之說為不然見己

敬夫書已止答林擇之書及陳淳所錄廣仲書吳晦叔皆力且程允夫書故施教之

若夫答游誠之書及陳淳所錄廣仲書吳晦叔皆力且程允夫書故施教之

方必立志以定其本知性以明其要與陳器之論太極是性書是及主敬以持

其志如敬齋箴答陳允夫書論敬字答呂子約書余正叔書論日用工夫敬之說

太極以及語類卷十一以讀四體認天理為敬卷九十二言主一無適皆主敬

不可泥復言心無不敬卷四十四言敬以直內卷九十二言主一無適皆主敬

也說窮理以致其知福州經史閣記答王子舍論學者讀唐志讀大紀王氏類說

也而大論窮理及格物數一條言之尤詳元窮理實數條是力行以踐其實如文集

李丞相奏議後序以及一會仁義禮智卷四十三論恭敬忠是也教人也周用

力也漸書朱子教人最惡隨書庚戌次周南仲書甲寅後答林退思書乙卯答會

景建書丙辰答孫敬甫書平易不主高遠虛空之說於涵養主靜之說亦有微

詞如壬寅後答陳容仲書戊申後答方賓王書皆疑涵養之說丙辰答而講學

之餘不廢作述如四書集注詩易類于典章明堂說諸篇是聲律如答吳士

是音韻如答楊元之學成能觀其會通博觀約取蓋純然北學之支派矣己未

以還益崇下學如教陳北溪惟虞流入於虛靈年定論多誤會然涵養之說未

盡滌除朱止泉與王爾緝書與王子甚詳故貯藏歛密用心于內如答王子合書

劉季章書論提撕省察以察事物之本原已近陸王觀心中萬理畢具或反觀內

省自詡貫通言如大學補傳而一旦豁然貫通已主覺悟之說又如答黃子耕書

腔子裏言就本原理也雖由實入空與陸王異漸生厭薄之心故其詩曰書冊埋

頭無了日不如然觀心之說仍無異于延平其說頗近於道家故解析經文猶

雜禪宗之說靈不昧明善復初之說注論語子用在川上章言論形容道體而注子

欲無言章亦頗雜佛書之說故楊震願蓋朱子雖崇實學然宅居南土漸摩濡

染易與虛學相融故立學流入玄虛證悟是然與佛老之言相近較周程之學

大抵相符皆虛實參也當此之時與朱子並行者厥惟金溪陸氏即陸子靜也講學

鵝湖與考亭之言迥異如陸氏以先後天非作易之旨以無極主靜為老子之

之而子壽則始從程學入後改從重涵養而輕省察翁省察曰涵養是主樂簡易

象山少年讀有子靜亦深斥朱學重涵養而輕省察見朱子答南軒書故朱學為

章即疑其言支離而極高明廢講學而崇踐履道問學而陸學則為尊德性以

證心為主樂道為宗直捷徑情碎而樂省惡支離而好直捷厭煩穎悟超卓

李光地曰陸子窮理必深而不可移甚至以六經爲注脚以章句爲俗學稍及

造于昭然而不可味確然而不可移甚至以六經爲注脚以章句爲俗學稍及

讀書格物則謂之破碎支離致見象山與孫季和書荀立之胡季隨皆明書雖束書

不觀易流虛渺實事吾生平學問非他只是一實則陸子非不崇實然陸學擅

長之處亦有二端一曰立志高超爲堯舜又言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又言

人不可沈埋卑陋凡下處又言即不識此二曰學求自得只是象山言語之學問

字亦須選我堂堂的做個人其立志如此二曰學求自得只是象山言語之學問

又言聽人議論必求其實乃已三曰不立成心確難又言荆公變法不可非人言

綜斯三美感發齊民頑廉懦立信乎百世之師矣蓋考亭之學近於曾子子思

後儒以陸學近律以佛學則宗門中漸悟之派也荆溪之學近於曾哲琴張律

以佛學則宗門中頓悟之派也非南學殊於北學之徵與荆溪弟子有楊敬仲

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講學四明東南人士聞風興起若魏益之黃仲山徐子

宜陳叔向集見葉水心文咸以穎悟自矜與荆溪之言默相印證蓋皆禪學之緒

餘也當此之時兩浙之間有金華學派有永嘉學派淵源悉出於程門從二程

於游而子孫世傳其學門弟子於東萊永嘉之學出

金華學派以東萊爲大師永嘉

學派以止齋水心為巨擘然東萊之學斥窮理而尚良知如言知之者良知也

又言聞見未澈當以悟為則水心之文表禪宗而窮悟本水心作宗記序雖以

且斥伊川物各付物之說故朱子以水心荆川讀佛書為非本推其意旨近陸遠朱惟永嘉學派崇尚事

功侈言用世復與永康學派相同其故何哉蓋南方學者咸負聰明博辯之才

或宅心高遠思建奇勳及世莫予知則溺志清虛以釋其鬱勃不平之氣如東

縱橫入黃老以及近世汪羅之徒皆因壯志未酬遁入佛學或崇尚心宗證觀有得以為物我齊觀死生齊

等故濟民救世矢志不渝如明顏山農之游俠此心性事功之學所由成起於

南方也及南宋末葉陸學漸衰而為朱子之學者或解遺經如蔡沈或崇典制

如真或尚躬行如黃勉齋各擇其性之所近以一節自鳴然斯時朱學尚未北行也

及姚樞許衡得朱氏遺書是為北人知朱學之始見孫夏峯元儒江漢然尺步

繩趨偏執固滯以自錮其心思此則倡主敬涵養者末流之失也由元迄明數

百年間專主考亭一家之說繩池曹月河東薛敬樵輪伊始涇野呂仲三原王

渠風教漸廣大抵恪守考亭家法躬行禮教言規行矩然自得之學曠然未聞

此明代北學之嚆矢也。及康齋受業河東，始有吳學。吳與敬齋受業康齋，因有

胡學。胡居仁成執守河東，緒言是為北學。南行之始，白沙之學亦出康齋。然以虛

為本，以靜為基，以懷疑為進德之門。見與張廷實書又語錄以無欲為養心之

要。養端假于靜中，以陳編為糟粕，以何思何慮為極則。黃梨洲言白沙之學以

為實得。以勿忘勿助為本，然不為外物所撓，以求合自然之則。蓋遠希曾點，近慕

濂溪與康齋之恪守北學者，迥然異矣。白沙弟子徧兩粵，惟甘泉湛氏以體認

天理為宗，謂人心之用貫澈萬物而不遺。亦惟心說也惟排斥主靜。見答余督學不

廢誦讀之功。見答仲鵬書較之白沙稍為近實。陽明崛起浙東，用禪宗之說而飾以

儒書，以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如言物理不以知覺為性，以知覺之

發動者為心，以心為湛然虛明之物。故周澈洞貫之餘，即可任情自發，感寂無

兩機顯微無二致。即心是理，即知是行，舍實驗而尚懷疑。如不主鑽存天理而

排人欲。故以捍格物然立義至單，弗克自圓。其說厥後，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

寂念菴主無欲，咸祖述良知之學而稍易其詞。然陽明既歿，吳越楚蜀之間，講

壇林立餘姚學派風靡東南龍溪心齋流風尤遠從其學者大抵摭拾語錄緣

釋入儒以率性為宗以操持為偽以變動不居為至道以蕩棄禮法為自然甚

至士苴六籍芻狗聖賢以為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

窮如何心隱李卓吾陶石簀是與晉人曠達之風相似然流俗昏迷至理誰察得講學大師

隨機立教直指本心推離還源如寐得覺故奮發興起感及齊氓如秦州學派中農工商之

與起者甚眾咸自命為聖人云此雖陽明講學之功然二王龍溪化民成俗之勳豈可殫與此

皆明代南方之學也當此之時淮漢以南咸歸心王學惟整庵羅氏以主敬窮

悟為主不尚頓東莞陳氏作學節通辨排陸尊朱守程朱之矩矱遏王學之橫流

復有閩人蔡虛然以寡敵眾與以卵投石相同非北學不適於南方之證哉惟

北方巨儒謹守河東三原之學若後渠擢銑河南人以程朱為宗力辨程柏齋

何塘河南人力斥理出于心之說心吾朱之說亦河南人亦上張程成砥勵廉隅

敬義夾持不雜餘姚之說復有平陽曹子沐王門弟子僅玄菴穆孔暉季美

尤時熙河南人數人復有張後覺孟秋宇皆山東然大抵尊聞行知未能反躬自得黃

明儒學案曰北方為王學者獨少立者亦不過問答受業陽明自得者鮮矣湛門

弟子僅少墟馮氏一人馮氏吾字仲好號少墟陝然躬行實踐排斥虛無如錄

而論學書亦是講學工夫重省察易與北學相淆非復甘泉之旨非南學不適

於北方之證哉明代末葉南方學者若伯玉金炫武進人魚山熊開元嘉魚人

僧正希金聲徽州人懋德蔡維立震青朱天麟咸販依佛法復以忠義垂名

黃陶菴諸人亦然而高顧諸儒講學東林力矯王學末流之失以王學近于禪故以無

弘毅篤實取法程朱然立說著書雖緣節閩洛之言實際隱襲餘姚之旨如梁溪

心無一事之謂敬而與管登之書復曰以覺包理而理乃在外而靜坐說一篇

亦指吾心為性體陸隴其言梁谿一派看得性僅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此

語近之心又忠憲解格物以反求諸身為主又戴山之學出自東林以誠意為宗

以慎獨為主以改過為歸而良知之說益臻平實不雜玄虛然改過之說出於

陽明之格非功過格無異特人弗知耳慎獨之言出於東廊之戒懼而誠意之

旨亦與念菴無欲相同惟守身嚴肅足矯明儒曠放之風故從其學者或主考

亭如張考夫沈或主陽明如沈求黃兩派分歧紛紜各執時北方學者有孫夏

峯李二曲夏峯學百泉持朱陸之平不廢陽明之說崇朱陸於明儒兼崇薛

王羅頤而歲寒集有曰朱陸不同豈可相非又仲陽明無善無惡之旨蓋亦唯心學派也從其學者多躬行實踐之士然仲

誠孔伯仍主陸王峯書亦主二曲之學言晚年則囿于習俗改從程朱耿介亦

主心至顏李巨儒以實學為天下倡而幽豫之士無復以空言相尚矣二曲講

學關中指心立教不涉見聞如二曲語錄言實經取其正大簡易直截又言道

會卜學派惟陸陳吳王及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乃鄒孟學派其為學也不強見聞反己自認又作消極說以靜坐遏欲為宗又有答門人論學書亦盛稱知覺

近於龍溪心齋之學然關中之地有王爾緝李天生皆敦崇實學王爾緝為二

紫陽之學見與張伯行論朱子之學書天克己復禮有橫渠講學之遺風是南

學由南輸北輒與北學相融自是以還崑石雲一劉原淥及標幟齊東彪西閭

章范鎬鼎及授徒汾晉咸尊朱闕陸以居敬窮理為宗齊晉之間遂為北學盛

行之地矣南方之儒嫉王學之遺實學也亦排斥餘姚若放淫詞然舍亭林道

威晚村外時吳中有王寅旭越中有張考夫湘中有王船山若陸隴其李光地楊

名時咸緣飾朱學炫寵弋榮與宋明講學諸儒異趣而東林子弟如高培之高世

泰顧培之高世

是講學。錫山吳中學者多應之。如朱用純張夏彭瓏是也。大抵近宗高顧遠法程朱然重涵

養而輕致知尊德性而遺問學。近於龜山延平之旨。及觀張氏小學徐注諸書可以

見與北方學派不同。至此以還淮南徽歙之間咸私淑東林之學。淮南學者以

朱止泉為最著。然治心之說與吳中同。朱止泉治朱學純惟徽歙處萬山之間

異於東南之澤國。故聞東林之緒論者咸敦崇禮教。如施璜是或致知格物研精

殫思。如雙池慎修是二與空談心性者迥別。當此之時吳越之民雖崇桐鄉張

氏之學。從蕺山入然證人學會姚江書院啓於越東講學之旨。大抵宗蕺山而

祧陽明。倡其說者有錢洪沈。國諱字曾聖史。孝成字諸子沈氏弟子有韓仁父

名孔當學邵子。唯名曾勞麟書。名史近於王邵氏世傳家學。至念魯廷采而集其

大成。謂人心之偽伏於孔孟程朱又以覺悟為宗。與海門近溪之言相近。諸向

則為考夫。又吳中之地。前有錢民。見錢竹汀後有尺木。其學雜糅儒佛。與大紳

之別派。又有相切磋而大江以南習陸王之學者。以數十計。如唐甄黃宗義全

有程主陸學其最著者也。復豈非南方之地。民習浮夸好騰口說。固與北人之身

堂主陸學其最著者也。復豈非南方之地。民習浮夸好騰口說。固與北人之身

體力行者殊哉。輓近以來，偽學日昌，南北講學之風，盡輟而名節亦日衰矣。完

○○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

昔周末諸子辨論學術，咸有科條。故治一學，辨一事，必參互考驗，以決從違。禮

記中庸篇之言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倍，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管子七法篇曰：義也，名也，時

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此即名學之精理而莊子天下篇亦曰：古之為道術者，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是則古人析理

必比較分析，辨章明晰，使有繩墨之可循，未嘗舍事而言理，亦未嘗舍理而言

物也。故推十合一，謂之士。說文不易之術，謂之儒。韓詩外傳漢儒繼興，恪守家法，解釋

羣經，然治學之方，必求之事類，以解其紛。如釋名序及鄭康成立為條例，以標

其臬。如春秋繁露曰：隱括使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差之，所審何氏公或鈎玄提

要而立其綱。如鄭康成或遠紹旁搜，以覘其信。如許君說文故同條共貫，切墨

中繩，猶得周末子書遺意及宋儒說經侈言義理，求之高遠精微之地，又緣詞

生訓鮮正名辨物之功故創一說或先後互歧此在程朱最多立一言或游移無主

宋儒言理多有由是言之上古之時學必有律漢人循律而治經宋人舍律而

論學此則漢宋學術得失之大綱也近世以來治漢學者咸斥宋儒為空疏江

堂曰謙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原獨標性命之旨焦理堂曰宋儒言心言理

如風如影錢竹汀曰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然近世漢學諸儒解

是也咸合於漢人之學派類而治宋學者復推崇宋儒以為接正傳於孔孟即

有調停漢宋者亦不過牽合漢宋比附補苴以證鄭朱學派之同如陳蘭甫黃

也崇鄭學而並崇朱學惟不能察其異同之所在惟取其語句之夫漢儒經說

雖有師承然膠於言詞立說或流於執一宋儒著書雖多臆說然恒體驗於身

心或出入老釋之書如張朱二程皆故心得之說亦間高出於漢儒宋儒多有

鮮然武斷之弊雖數見多是在學者之深思自得耳故薈萃漢宋之說以類區

別稽析異同討論得失以為研究國學者之一助焉

○○○漢宋義理學異同論

者不同此戴阮焦錢之說也一以漢儒言理多與宋儒無異而宋儒名言精理

大抵多本於漢儒此陳氏王氏之說也夫學問之道有開必先故宋儒之說多

為漢儒所已言如太極無極之說濂溪所倡之說也然秦漢以來悉以太極為

絕對之詞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萬物即由太極而無極

之名亦見於毛傳維天之命篇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即漢由無形而生有形之

說耳何休公羊解詁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本原之性氣質之性二程所

創之說也見二程遺書中不具引大約謂本然漢儒言性亦以性寓於氣中鄭

君注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德節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注故凡者天地之心

節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又樂記注云氣順性也春秋繁露亦曰凡氣從心此

命之謂性所本天惟宋儒喜言本原之性遂謂人心之外別有道心此則誤會

偽書之說矣覺悟之說本於說文諸書說文云數覺悟也從教口門尚矇也

覺悟則不知也鄭君注禮記云學不惟覺悟由於治學非謂覺悟即學也及宋

儒重覺遂以澄心默坐為先此則易蹈思而不學之弊矣案漢儒之言心者相與

釋名云心纖也所織微無所不照此即朱子虛靈不味豁然貫通說所本趙歧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孟子章句云欲使己得其原也其相覺者以之心知也耳即朱子明以善復初說所本趙孟

漢儒言理主于分析。白虎通曰禮而宋儒言理則以天理為萬全之物復以天

理為絕對之詞。見戴東原曰宋儒言理以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意

理是朱子亦以理爲分析之物矣。此則與儒理之失矣。朱子言天即理性而

故程朱言事事物物皆有理可格。此則與儒理之失矣。朱子言天即理性而

命猶道也。猶爲擬詞。即爲實訓。此宋人訓詁之學所由誤也。云又如欲生于情

私生于欲。此亦宋儒之說也。然漢儒說經亦主去欲。有情字下云人之陰氣

謂邪淫也。又曰窮人欲言無所不欲。又云心不見物則無欲也。鄭君注樂記曰欲

於利欲又箋毛詩曰人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遇欲者是漢儒不特言欲抑且

言無特宋儒著書遂謂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此則宋儒釋欲之非矣。若夫宋儒

主靜之說。雖出於淮南。然孔氏注論語已言之。鄭君詩箋曰心志定故可自得

宋儒主一之說。雖出於文子。然毛公作詩傳已言之。詩外傳云執義而用心固韓

又漢儒言仁讀為相人耦之仁鄭君注中人非庸人云仁相人耦也近於恕字之義

云仁親也從人二又云恕仁也惠仁也是漢儒也張子西銘本之至程朱以斷私

克欲為仁程子言愛非仁己與漢儒之說相背且則與漢儒之言仁相背矣惟

名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漢儒言敬皆就威儀容貌而言說

也近於宋儒克欲之說惟不指仁德而言漢儒言敬皆就威儀容貌而言說

云恭肅也敬肅也忠敬也肅持事振敬也從中在期上戰戰兢兢也釋名云敬

言嚴肅朱子家禮本之至程門以寂然不動為敬謝上蔡龜山李延平則與漢儒之

言敬相背矣蓋宋儒言理多求之本原之地故舍用言體與漢儒殊然體用之

說漢儒亦非不言也即說文德字下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從直心言德兼內外

為德也亦與特宋儒有體無用董子言性有善端而趙歧亦言尋其本性宋儒

用為本以致遺棄事物索之冥冥之中而觀心之弊遂生且下學上達漢儒亦非

不言也孔安國註論語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捍

格不入迷惑無特漢儒由下學入上達而象山慈湖遂欲舍下學而言上達耳

推之知幾之說出於說文說文云幾微也即周幾善擴充之說出於趙歧

孟子章句曰人生皆有存養之說出于繁露周未世碩言性以養性而不可改韓詩外傳云中心存善而日新之趙歧注孟子慎獨之說出于鄭君鄭君注中庸云慎云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是為仁人也所為則宋儒之說孰非漢儒開其先哉即程朱言鬼神亦本鄭說乃東原諸儒於漢學之符于宋學者絕不引援惟據其異于宋學者以標漢儒之幟于宋學之本于漢學者亦屏斥不言惟據其異于漢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則近儒門戶之見也然宋儒之譏漢儒者至謂漢儒不崇義理則又宋儒忘本之失也此學術所由日歧歟

○○○漢宋章句學異同論

漢儒說經恪守家法各有師承或膠于章句堅固罕通即義有同異亦率曲為附合不復稍更然去古未遙間得周秦古義且治經崇實比合事類詳于名物制度足以審因革而助多聞宋儒說經不執家法土苴羣籍悉憑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亦間出新義或誼乖經旨而立說至精此漢宋說經不同之證也大抵漢代諸儒惑于神秘之說輕信而寡疑又譎詐之徒徃徃造作偽經以自

售其說如張翊偽作百兩篇若杜林漆劉歆增益周官經亦歆於左氏傳是也

若宋代諸儒則輕于疑經然語無左驗與閻氏疑古文尚書多屬想像之辭如

易有十翼著于漢志故漢志言而宋儒歐陽修則疑十翼之名始于後世繼其

說者並不信說卦三篇而元人俞玉吾則並謂序卦雜卦之名始于韓康伯咸

與漢志隋志不符而三墳為唐人偽作鄭樵轉信其書此宋學不可解者一也

尚書有今文古文而古文則係偽書雖吳棫朱子王應麟漸知古文之偽若元

澄亦以古文為偽然程張諸子並疑今文張子謂金縢文不可信而朱而元儒王栢遂

本其意作書疑王栢舉大誥洛近儒斥為邪說江鄭曾為辨誣此宋學不可解

者二也毛公鄭君皆謂詩序作于子夏而朱子作詩傳則屏斥詩序獨玩經文

南軒仁山皆守朱說鄭漁仲亦主不用詩序之說惟至王栢著詩疑則又本朱

子之意斥鄭衛之詩為淫奔刪詩三十餘篇並刪野此宋學不可解者三也漢

儒說春秋經皆憑三傳各守家法如說左氏者不雜公羊是至唐趙匡啖助陸

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有宋諸儒孫覺張載蘇轍劉敞咸說春秋

支離怪誕而泰山安國之書亦移經就已太山尊王發微主於別華夷既雜糅

三傳復排斥三傳之非其不可解者四也若子由永叔五峯咸疑周官君實李

覲馮休咸疑孟子立說偏頗殆成風習且孝經經文十八章自漢唐以來從無

異議而朱子說經輒據汪氏明端何氏久可之妄說改竄刪削指為誤傳于劉炫偽

造之古文反掇拾叢殘列為經文于偽者既信其為真于真者復疑其為偽此

誠宋儒說經之大失矣且宋儒說經非僅疑經蔑古已也于完善之經文且顛

倒移易以意立說改周易繫詞者有程子改易繫辭天一節地數五一節地二一節上後世讀本從之五

改尚書洪範康誥者有東坡東坡改書洪範王省惟歲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

之改論語鄉黨季氏篇者有程朱程子改鄉黨必有寢衣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

到於今稱而臨川俞氏改易周官妄生穿鑿著復古篇謂司空之屬分寄五官

川吳氏此說一倡而元儒清源邱氏又以序官置各官之首而臨及朱子尊崇學庸

列為四書復妄分章節于大學孝經則以為有經有傳朱子分大學為經一章

於未分之有三下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於中王柏繼之而附會牽合無

所不用其極矣。王柏作二南相配圖金仁山胡允文諸人多崇奉其妄說復作蓋宋

儒改經其弊有二一日分析經傳二曰互易篇章雖漢儒說經非無此例如費

易十翼釋上下經此即合傳於經之例也若夫鄭君十月之交為刺厲王詩以及河間王以考工記補冬官馬氏增月令三篇於小戴皆移易經文篇次

也。然漢儒立說皆有師承即與古誼不同亦實事求是與宋儒獨憑臆說者不

同。自宋儒以臆說改經而流俗昏迷不知篤信好古認宋儒改訂之本為真經

不識鄒魯遺經之舊可謂肆無忌憚者矣。惟朱子作易本義追復古本易古經

所亂朱子用呂大防之說追復古本而論次三禮則以儀禮為本經為本經其說

出鄭君周禮為本儀禮為末之上皆與班志相合此則宋學之得也蓋宋代之時治經不立準

繩故解經之書競以新學相標又理學盛行故注釋經文亦侈言義理疏于考

覈例非漢儒之例。如程大昌謂詩無風體而劉氏說非漢儒之說如程朱以大

作以中庸為孔門傳心法之書成與漢儒之說不圖非漢儒之圖如易有先後

合而所注各書或以史書釋經或以義理說經不圖非漢儒之圖如易有先後

斷支離由蘇軾春秋指掌圖楊復儀禮圖稍為完善而傳注之中復探摭俗說武

（未完）

學篇

○南北學派不同論

(續第六期)

劉光漢

○南北考證學不同論

近代之儒所長者固不僅考證之學然戴東原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考證之學然戴東原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考證之學

典章之學皆可以考證一字該之袁子才分著作與考據為二孫淵如作書辨之謂著作必原于考據則亦以考據該近代之學也若目為經學則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證二字之該括也

宋元以降士學空疏其尋究古義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楊慎修焦弱侯皆南北人

伯厚博極羣書掇拾叢殘實為清學之鼻祖玉海一書特備應詞科之用困

備博聞慎修弱侯咸排斥宋儒慎修通文字地輿譜牒之學惟語多複雜誼匪

專門弱侯觀書多卓識與鄭漁仲相類惟穿鑿不足觀殆及明季黃宗羲崛起浙東稍

治實學通歷算樂律之其弟子萬斯大推究禮經商及禮記偶箋禮以辯論擅

長然武斷無家法時蕭山毛氏黜宋崇漢於五經咸有撰述末仲氏易推易始

小帖四書以說易作古文尚書宛詞以說尚書作毛詩寫官記詩札以說毛牽

合附會務求詞勝德清胡渭作禹貢錐指洪範正論精于象數胡氏不信漢儒

儒先天與圖之學惟採掇未精吳越之民聞風興起治禮經者有蔡德晉作禮

傳本義及通禮盛世佐作儀禮任啓運作禮經治毛詩者有朱鶴榦作毛詩通義博采

純陳啓源法惟詩稽古篇亦無家治易學者有吳鼎作易象集說陳亦韓易多論

文治春秋者有俞汝言傳糾正二書四顧棟高然體例未嚴無家法可稱咸雜

糅衆說不主一家言清雅俗瑜不掩瑕譬若鄉曲陋儒冥行索途未足與于經

生之目此南學之一派也說經之士皆此派之支流又東南人士喜為沉博之

文明季之時文人墨客多以記誦擅長或摘別羣書廣張條目以供獮祭之需

秀水朱彝尊尤以博學著聞雖學綜四部然討史研經尚無途轍浙人承其學

者自杭世駿亦稍治三禮惟語無心得厲鶚詩淹博而不通經術全祖望學

出于明末黃梨洲編宋元學案尤精熟成熟于瑣聞佚事博學多聞未能探賾索隱祖

望學成無倫次口耳剽竊多與說部相符然皆以攷古標其幟及經學稍昌江南

學者即本斯意以治經由是有摭拾之學復有校勘之學摭拾之學掇次已佚

學

之書依類排列單詞碎義博采旁搜出于王伯厚之輯詩考鄭氏易校勘之學考訂異文改易

殊體評量于字句之間以折衷古本先是武進臧琳當康熙時作經義雜記以為後

儒注經疏于校讐多訛文脫字致失聖人之本經閩百詩經義雜記序于舊文之殊于今

本者必珍如秘笈以正俗字之訛于古義之殊于俗訓者必曲為傳合以證古

訓之精雖陳義淵雅然迂僻固滯適用者稀東吳惠氏亦三世傳經周惕士奇

雖宗漢詁然間以空言周惕作詩說易傳士奇作易說春說經惠棟作周易述

並作左傳補注執注說經隨文演釋富于引伸寡于裁斷此指周而扶植微學

亦有補苴罅漏之功此指左傳棟於說經之暇復補注後漢書兼為精華錄感

應篇作注所撰筆博覽眾說融會羣言所學與朱杭相近而九經古義甄明佚

詁亦符臧氏之書弟子余蕭客輯古經解鈎沈網羅放失掇次古誼惟篤于信

古語鮮折衷無一詞之贅若錢大昕王鳴盛之流雖標漢學之幟然雜治史乘

錢作廿二史考異並擬補輯元史王亦作十七史商榷采摭舊聞稽析異同近

于摭拾校勘之學惟大昕深于音韻歷算學多心得如論反切七音皆甚精卓一洗雷同勦

說之談錢大昭亦治燕拾之學所輯古書甚多惟塘坵之學鳴盛亦作書後

案排摘偽孔扶翼馬鄭裁成損益徵引博煩惟膠執古訓守一家之言而不能

自出其性靈江聲受業惠棟作尚書集注音疏其體例略同後案王昶亦以經

學鳴略涉籀籀未窺堂奧惟金石之學稍深作金石萃編集金石學之若孫星

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經學鮮根柢惟記誦淵雅星衍雜治諸子精于校勘刊

治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穆天子傳抱朴子諸書又為亮吉旁治地輿勤于摭

精校詳釋皆有扶微攬佚之功繼起之儒咸為羣經作疏爾雅疏于邵景涵國

語疏于董增祿國語正亦為毛詩疏于陳奐左傳古注輯于李貽德大抵彙集

古義鮮下已見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外互曲為彌縫惟取精用弘咸出舊

疏之上殆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與與摭拾校勘之學殊塗同歸摭拾之

說成一書而為義疏者亦分析眾說之同義特有一說校勘之學校正文字之

勘之學者前有何焯齊召南皆文也後有盧文昭顧千里禮最精所校羣書不下

錢泰吉所校雖別白精審然執古改今義多短拙觀方氏漢學商允治

摭拾之學者以臧庸輯孝經考異月令雜說樂記注子夏易傳詩考異韓詩異

論帝王世紀尸子諸書聖證洪頤煊孫星衍之書多其為最著雖抱殘守缺然細大

不捐未能探悉其本義或疲精殫思以應富貴有力者之求而資以糊口臧洪

也皆是斯時吳中學者有沈彤褚寅亮紐樹玉所著之書咸短促不能具大體越

中學者有丁杰孫志祖梁履繩以一得自矜支離破碎然咸有存古之功若袁

枚趙翼之流不習經典惟尋章摘句自詡淹通遠出孫洪之下此南學之又一

派也及惠洪顧趙友教揚州而南學漸輸于江北如江藩為余氏弟子江中與

派咸與汪氏時皖南學者亦以經學鳴于時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

故所學亦與江南迥異先是宣城梅文鼎精推步之學著書百餘萬言足裨治

厯明時之用婺源汪繼兼治漢學宋學又作物論一書善于卽物窮理故士學

益趨于實用江永崛起窮陬深思獨造于聲律音韻曆數典禮之學咸觀其會

通長于此者弟子十餘人以休寧戴震為最著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

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為基以同條共

貫為緯論曆算則淹貫中西初治西法後復考究古算經最精九章論音韻則精

窮經紐之作傳語二十章近于字母論地輿則考訂山川戴氏考地輿皆以山川定城邑見水地記咸

為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復能提要鉤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

揮光大如春秋即位改元考諸篇是凡古義之鈎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

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閑使卮言日絕如孟子字義疏證是且辨彰

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如學禮篇考古代禮制各自為篇是也會通古說匡違補缺如爾雅

則異于拘墟辨名析詞以參為驗則殊于棧模實事求是以適用為歸

則異于迂闊而說釋之書簡直明顯尤近漢儒

戴氏既歿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數學者有汪萊作衡齋治韻學者有

洪榜作示兒切語厥後治三禮者有金榜作禮胡匡衷作儀禮以凌廷堪作禮

胡培翬作儀禮為最深歛人程瑤田亦深于三禮之學作宗法小作者工創

物小記馨折古義以證工學必原數學復作水地小記多禮述上海徐氏之書

明于測量之法而釋穀作九釋虫尤足裨博物之用可謂通儒之學矣戴氏弟

子舍金壇段氏外校段氏治說文精銳明暢于古本多所改易則仍戴氏以揚州

為最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故之學興化任氏傳其典章制度之學王氏作

廣雅疏證其子引之申其義作經傳釋辭經義述聞發明詞氣之學于古書文

義訓詁者各從條例明析辨章無所凝滯于漢魏故訓多所竄更任氏長于三

禮知全經浩博難罄因依類稽求博徵其材約守其例以釋名物之糾紛所著

深衣釋例釋繪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咸與戴氏學派相符儀徵阮氏友

于王氏任氏復從凌氏堪廷程氏田瑤問故得其師說阮氏之學主于表微偶得一

義初若創獲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貫纂羣言昭若發蒙異于餽飭猥瑣之學

甘泉焦氏與阮氏切磋其論學之旨謂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于近儒

執一之弊排斥尤嚴觀理堂家訓以撫拾之學為拾骨學以校勘之學為本子

所著周易通釋撥刺卦爻之文以字類相屬通以六書九數之義復作易圖

略易詁惟易章句體例仿發明大義條理深密雖立說間鄰穿鑿然時出新說

秩然可觀亦戴學之嫡派也。戴氏孟子論語通釋出于自阮氏以學古躋顯位風聲

所樹專門並與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黃承吉研治小

學以聲為綱其精微之說與高郵王氏相符凌曙字子春鄭氏禮以禮為

標縷析條分亦與任氏之書相近。時寶應劉台拱亦絜靜精微先曾祖孟瞻先生受經凌

氏與寶應劉寶楠切劘至深淮東有二劉之目治左氏春秋而寶應劉氏亦作

論語疏證並世治經者又五六家是為江氏之三傳蓋乾嘉道咸之朝揚州經

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江淮以北當康雍

之交有山陽閻若璩閻氏雖籍太原實寄居山陽灼見古文尚書之偽開惠江王孫之先別

有濟陽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依經為訓章別句從鄒平馬驥作左傳事緯

釋史博引古籍惟考訂多疏自是厥後治算學者有淄川薛鳳祚其精密略遜

梅氏治小學金石學者有山陽吳玉搢作金石存說文及別雅萊陽趙曾深于金石偃師武

億證作億威有發疑正讀之功曲阜孔氏得戴氏之傳治公羊春秋

嚴子擇別于何氏解詁時有微詞與株守之學不同時山東學者有周

精而曲阜桂氏栖霞郝氏咸守儀徵阮氏之傳探究爾雅郝氏正義作爾說文桂氏

文義解釋物類咸以得之目驗者為憑桂氏治說文往往引現今物類以解之

謂博物之學矣郝氏爾雅亦引今證也桂氏詮釋許書雖稍凝滯而郝氏潛心

雅學注有回穴輒為理董與孔氏治公羊春秋相同郝氏又治又大名崔述長

於考辨訂正古史辨析精微善於懷疑而言皆有物咸與江北學派相似而齊

魯幽豫之間遂為北學盛行之地矣要而論之吳中學派傳播越中於緯書咸

加崇信惠棟治易雜引緯書且信納甲辰之說其證一也張惠言治虞氏易

其證五也嘉興陰歲陽考以五緯配五經且多引緯書證其盛引緯書以申鄭學而

北方學者鮮信緯書惟旌餘未有信緯書者周江姚氏學亦然徽州學派傳播揚

州於禮學咸有專書如江永作禮經綱目而金胡程凌於禮經咸有著述此徽

州學者鮮精禮學如惠棟明堂小疏褚賓亮儀禮皆信緯書惠士奇禮說亦多空論若

張惠言儀禮圖願精然張氏之學亦受金榜之傳仍徽州學派也北人重經術

周禮軍賦說咸擇言短促秦蕙田五禮通考亦多江戴之緒言惟

而略文辭江州學派無一工文之人南人飾文詞以輔經術如孫洪皆文士錢

此精於文辭此則南北學派之不同者也昔隋書儒林傳之論南北學也謂南人

簡約得其菁英北人深蕪窮其支葉今觀於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

古精於校讎以博聞為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者也徽揚之儒功在知新精於

考覈以窮理為歸乃簡約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

考者矣自是以後江北統南雖多綴學方聞之彥說南學者如俞正燮之精純博

治詩禮皆頗可觀江北學者如汪喜荀之學近於焦阮薛傳鈞深明小學沈

亦足與前儒競長若夫丹徒汪正治鄭氏詩丹徒柳興宗治范氏後梁句容陳

北治小學者有安邱王筠說文說文釋例河間苗夔精聲韻學日照許瀚商城楊鐸治

石學治地學者有大興徐松傳補注諸書平定張穆作蒙古游咸沈潛篤實所

著之書亦大抵條舉貫係剖析毫芒惟樸樸蹇况質略無文江南學者仍守撫

拾校勘之學揭說文以為標攘袂掉臂以為說經之正宗如湖州姚文田嚴

張餘治三禮注日融治曆法而朱駿聲治說文皆有得稍有心可觀然違于

別擇味厥源流務于物名詳于器械考于詁訓摘其章句不能統其大義之所

論用中雖依傍門戶有搜亡補佚之功然輾轉稗販語無歸宿甚至輕易古書

因譌襲謬而顛倒滅省離析合併一憑臆斷且累言數百易蹈辭費之譏碎細

卑狹文采黯然承學之士漸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先是常州之地有

孫洪黃仲趙味諸子工于詩詞駢儷之文而李兆洛張琦復侈言經世之術又

慮擇術之不高也乃雜治西漢今文學以與惠戴釐長武進莊存與喜治公羊

春秋作春秋正辭于六藝咸有撰述有易說周官記周官說樂論以周官記為最

精大抵依經立誼旁推交通間引史事說經一洗章句訓詁之習深美閎約雅

近淮南則工于立言重言申明引古匡今如春秋正辭楚是則近于致用故常州

學者咸便之然存與雜治古文周官經是詩不執守今文之說如衛輒一條其兄

子莊述祖亦徧治羣經樂記廣義左傳補注五經疑義論語別記發明夏時

歸藏之義發明小經傳考釋以以為說文始一終亥即古歸藏為六書條例所

從出復雜引古籍遺文分別部居作文古文甲子篇以蔓衍炫俗故常州學者說

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摧拉舊說以微言大義相矜莊氏之甥有武進劉

逢祿長州宋翔鳳咸傳莊氏之學劉氏作公羊何氏釋例並作解詁及答難經理完密

又推原左氏穀梁之得失難鄭申簡復作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

議禮決獄皆比傅公羊之義由董生春秋以窺六經家法又謂虞易罕通大義

作查求氏變通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皆申明虞注則以虞注為全書也毛詩頗略微言治三家詩

馬鄭注書頗多訛謬解作尚書古今集左傳別行不傳春秋秋考證別作緯略

一書稍難慨詭宋氏之學與何氏畧同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

古文考謂毛詩周官左氏傳咸非西漢博士所傳而杜賈馬鄭許服諸儒皆治

古文與博士師承迥別而今文古文之派別至此大明又以公羊義說羣經論如

語發微是以古證羣籍以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

通衆家自關蹊徑且崇信識緯兼治子書發為綿渺之文以虛聲相煽東南文

士多便之別有邵陽魏源仁和龔自珍皆私淑莊氏之學從劉逢祿問故源作

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其大旨與宋氏同學謂西漢之學勝于東漢東漢之謂

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墮于東京且排斥許鄭並作董子春秋發微復有詩古微

說書宗史記大傳上溯西漢今文家言以馬鄭之學出于杜林漆書並疑漆書

為偽作雖排擊馬鄭亦時有善言說詩恪宗三家特斥毛詩然擇術至淆以穿

穴擅長凌雜無序易蹈躐趾適履之譏如書古微以言禹貢數篇為最精至于

入伯禽增妄說也詩古微不知韓齊魯鄒漢勛與源同里治經亦時出新義惟

師說各自不同並舉齊觀此其大失于詩書紕于易禮其弟子以資州廖平為最著亦著書數十種其學輸入嶺南

而格信公羊韻論曆致最精今文學派大昌此一派也自珍亦治公羊篤信張三世之例作五經大義終

始論雜引洪範禮運周詩咸通以三世之義又作五經大義答問說詩頗信魏

說非毛非鄭並斥序文又有陳喬樞作三家詩又喜治尚書作太誓答問以今

文太誓為偽書雖解說乖違然博辯不窮濟以才藻殊足名家而左傳周官亦

以己意抉真偽其于龔澄復重訂詩經排黜書序並改訂各字書尤點竄無倫

緒仁。和邵懿辰。初治桐城古文。繼作禮經通論。以禮經十七篇爲完書。以佚禮爲僞作。又作尙書大意。以馬鄭所傳逸書爲僞撰。轉信僞古文爲眞書。可謂顛倒是非者矣。惟德清戴望受業宋氏之門。祖述劉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證論語。作論語注二十卷。欲以論語統羣經。精詣深造。與不純師法者不同。此別一派也。別有仁和曹縮。等皆篤信龔氏學。當此之時。江北學者亦見異思遷。涇縣包慎言。慎言生居揚州。作公羊歷譜。又以中庸爲春秋綱領。欲以公羊義疏證中庸。未有成書。寶應劉恭冕。初治論語。寶楠作義疏。未成。繼作何休注論語述掇刺解。詰引論語者以解釋公羊。復作春秋說一書。亦頗信三科之義。丹徒莊棫。棫亦生長揚州。作大園通義。組合周易公羊之義。彙爲一編。體例略師繁露。自矜通悟。然誕妄愚誣。于說經之書。爲最劣。拾常州學派之唾餘。以趨時俗之好尚。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而江北之學。亦有輸入南方者。一日閩中學派。一日浙中學派。閩中士學疏陋。自陳壽祺得阮氏之傳。殫深三禮。疏證五經異義。條鬯樸純。里人陳金城。陳慶鏞。王捷南。傳其學。後起之士。有林鑑堂。作孔子世家補訂。孟子列傳。鑿諸書。刻有竹柏堂叢書。劉端端。于

禮學爲尤精。是爲閩中之正傳。浙中自阮氏提倡。後有臨海金鶚作求古齋禮說。其精密亞于江戴定海黃式三。徧治羣經作論語後案。其子以周亦作經訓比義。雖時雜宋儒之說。然解釋義理多與戴阮相符。與陳澧稍別以周又作禮書通故集三禮之大成。瑞安孫貽讓深于訓詁典章之學。作周官正義。亦集周官學之大成。別有德清俞樾以小學爲綱。疏理羣籍。恪宗高郵二王之學。援順經文之詞氣。曲爲理釋。喜更易傳注。間以臆見改本經。精者略與王氏符。雖說多鑿空。然言必有驗。迥異浮談。卽錢唐諸可寶黃巖王棻解經亦宗古訓。不惑於今文流言。是爲浙學之別派。此皆江北學派輸入南方者也。然嶺南斯中仍沿摭拾校勘之學。嶺南之士列阮氏門籍者。雖有侯康曾釗林伯桐。然以番禺陳澧爲最著。澧學鈎通漢宋。以爲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證。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于學童。若桂林龍翰臣。以韻學最精朱琦。南海朱次琦。咸學兼漢宋。與澧差同。而陳澧朱次琦各以其學授鄉里弟子。咸數十人。至今未絕。此嶺南學派之大略也。黔中之學始于遵義。

鄭珍校定汗簡諸書復作說文新附攷說文逸字長于校勘亦兼治儀禮其子
 小尹亦長小學獨山莫猶人精六書形聲之學其子友芝善鑒別宋本古籍作
 唐說文木部箋異以考二徐未改之書章疏句櫛有補掇之功遵義黎庶昌近
 承鄭氏莫氏之學會乘輶日本搜討秘籍刻古佚叢書使亡書復顯貴陽陳矩亦于日本
 得古書多種刊以行世此黔中學派之大略也要而論之南方學派析為三炫博聘詞者
 為一派如萬斯大毛奇齡之類是據拾校勘者為一派昌微言大義者為一派北方學派析
 為二辨物正名者為一派格物窮理也格物者格物類也窮理者窮實理者窮者為一
 派惟徽州之儒子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窮理者然咸精當雖學術交通北學或由
 北而輸南南學亦由南而輸北然學派起源夫固彰彰可證者也黃惠江莊謂
 非儒術之導師歟且南北學派雖殊然研覃古訓咸為有功于羣經惟陰陽與
 為無稽撫拾校勘之學雖無傷于大道然亦廢時玩日之一端也此近儒考據之精所由非漢魏以下所能及
 也惟有家學私學無國學豈不盛哉

(未完)

○漢宋學術異同論

劉光漢

○○漢宋象數學異同論

(續第六期)

漢儒信讖緯。宋儒信圖書。讖緯亦稱圖書。公羊疏曰：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

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尊俞理初曰：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

太史書雜處取易于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于洛書。則洛書餘六篇。皆圖書也。此讖緯亦可均屬。誣民之學。特讖緯圖書。其源同出于方士。上古之時。天

人合一。爰有史祝之官。兼司天人之學。凡七政五步十二次之推測星辰日月。

天象之變遷。咸掌于馮相保章。則太史之屬官也。及東周之際。官失其方。萇弘

以周史而行奇術。如射經首是。老子以史官而游仙。史職末流。流為方士。若趙襄

獲符。秦王祠雉。以及三戶興楚之謠。五星興漢之兆。皆開讖學之先。然虛生入

海求仙。歸奏亡秦之讖。則讖書出于方士。明矣。至于西漢。儒道二家競為朝廷

所尊。尚由是方士之失職者。以讖緯之說。雜糅六經之中。如公玉帶獻明堂之

圖。欒大進封禪之說。是也。而兇寬之徒。復援飾經術。以自諱其本原。此讖緯原

于方士之證也。若宋人圖書之學。出于陳搏。搏以道士。居華山。從種放。李溉游。

搜采道書得九宮諸術倡太極河洛先天後天之說作道學綱宗其學傳之劉

牧牧作易數鈎隱圖而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融周茂叔從陳搏游隱師其說

馬貴與曰晁氏曰朱震言程頤之學出于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于陳搏

此周子學術出作太極圖說宋代學者皆宗之夫太極之名圖書之數先天後

天之方位雖見于易傳然搏放之圖縱橫曲直一本已意所欲出似與易旨不

符近世諸儒堅斥宋人圖書之說宋林栗以易圖為後人依託非畫卦時所本

家之旨元吳澄明歸有光亦皆著說以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修煉之用厥後胡

渭作易圖明辨黃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以陳邵圖書係屬方士鍊修之

術雖指斥稍堅然宋儒圖書出于方士則固彰彰可考矣識緯圖書既同溯

源于方士然河洛之說漢儒亦非不言也孔安國揚雄以圖書俱出伏羲世為

伏幾以之作易書出禹時禹法又虞翻注易傳易有太極節云四象四時也兩

儀謂乾坤也而陳邵易圖亦謂太極分爲兩儀由兩而四兩數疊乘以成六十

四卦之數由兩而四而八而十六實與古說相符非徒方士秘傳之說也宋儒

而三十二而六十四

若歐陽修有論子九經請刪正義中書魏了翁盡刪識緯之言義王伯厚瑞志引識

緯鬼以道亦曰使緯者乎蓋宋人猶不喜緯書殆成風習也雖深斥緯書然朱子

注論語河不出圖注云河圖中龍馬負注楚詞崑崙天闕注云崑崙者地之

亦本書亦未嘗不引緯書也蓋漢代之時以通識緯者為內學惟孔安國毛公皆

尤深嫉之范蔚宗云桓譚以不喜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宋代之時以通圖書者

為道學漢人言識緯並兼言災異五行宋人言圖書並兼言皇極經世漢人災

異五行之說于易有孟氏孟氏從田田生所傳然梁邱氏亦言災異惟丁寬易不

言陰陽災京氏京氏之學出于焦延壽延壽于書有夏侯氏喜言洪範五行

于詩有翼氏后氏皆齊詩也稱說五際六情與詩緯推度于春秋有董氏眭氏

咸以天變驗人事迄于東漢不衰若皇極經世書作于邵子其學出于陰陽家

昔鄒衍之徒侈言五德以五行之盛衰驗五德之終始邵子本之故所作之書

亦侈言世運大抵以陰陽五行為主由陰陽五行而生世運之說由世運之異

化之公例相又邵子於漢儒之學最崇揚雄邵子曰洛下閔改顓帝歷為太初

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五隔四分云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始于中孚故首中

卦又云子雲既知歷法又知歷理又云子雲作太元可謂知天地之心矣又邵

子詩云若無揚子天人學焉有莊生內外篇此皆邵子蓋邵子之學雖由李挺

推崇子雲之證也故程子對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蓋邵子之學雖由李挺

之紹陳搏之傳然師淑揚雄則仍漢學之別派也且邵子之說本于漢儒者一

曰卦氣之說夫卦氣之說始于焦贛京房謂卦氣始于中孚以四正卦分主四

方以坎離震兌分主四方應二至二分之日謂四時專主之氣春木夏火秋金

易緯圖子雲太玄本之中孚為冬至初之說也養有蹄贏二贊即以頤而邵子之言

相同子雲太玄本之中孚為冬至初之說也養有蹄贏二贊即以頤而邵子之言

上九為大雪節即以中孚為冬至初之說也養有蹄贏二贊即以頤而邵子之言

卦氣也亦用六日七分之二蔡西山云康節亦用此宋學之源于漢學者一也

兩漢諸儒皆主六日七分之二蔡西山云康節亦用此宋學之源于漢學者一也

虞陸范皆主其說皆言卦氣始于中孚孔穎達從之曰九宮之說夫九宮之

法見于乾鑿度鄭君注緯亦信其言張平子力排圖讖不廢九宮風角之占而

陳搏喜言九宮邵子之書亦兼明九宮之理實則漢學亦有此一派此宋學

之源于漢學者二也夫卦氣之占九宮之法語鄰荒渺說等無稽然溯其起原

則兩漢鴻儒已昌此說安得盡引為宋儒之咎哉且宋儒象數之學出于漢儒

者非僅卦氣九宮已也。即河洛之圖亦然。易緯河圖數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

同道，三與八為朋，四與九為友，五與十同途。而宋儒之繪河圖洛書也，實與相

符。如河圖之象，一六同在北，三八同在東，又劉歆有言：河圖洛圖相為經緯，八

卦九章相為表裏，則又宋儒圖書相為用之說所從出也。宋儒謂八卦之水、火、

行、圖之五十有五，即九疇之子目。雖孔安國、劉歆、關朗皆以十為圖，以九為書，

也。又謂圖書皆所以發明易理。一說以然。朱子作易學啟蒙，仍主漢儒孔、劉之說，

與劉牧之說不同。九為書，別為一說。然朱子作易學啟蒙，仍主漢儒孔、劉之說，

亦然。定則宋學亦未能越漢學範圍也。又如納甲之說，朱子所深信也。如納甲

法，坎納戊離納己，乾坤屬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也。然鄭君注易已言之，惟陳邵先天

體之說亦朱子所深信也。左傳悟得互體，然虞翻注易已言之。互體之說實

不可。即太極陰陽之說亦為漢儒所已言。鄭君注易有太極云：極中之道，淳和

信。即周子太極圖說所謂太極生陰陽，由陰陽以生萬物之說也。又何氏公羊解

地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特宋儒以太極標道學之幟耳。又

周子太極圖說謂陽變陰合而生五行。行之約，宋儒于最深目為曲說。此亦許鄭

之舊說也。鄒氏尚書大傳注曰天地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又說文曰五特陰

陽五行古學分為二派漢儒宋儒均失之耳若夫先天後天之言漢唐以前初

無是說乃陳邵臆創之談。邵子又謂有己生自巽至坤為未生之卦而朱子申之曰

以就圓圖之序可謂等而天根月窟之說尤屬無稽。黃黎洲曰邵子所謂天根

鑿附會無所不至者矣而天根月窟之說尤屬無稽。黃黎洲曰邵子所謂天根

雙修老子之學康節自訴其希夷之傳而其理與易無與則亦自述其道家之

學而其說於易無與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黃氏

之說甚至改定新歷亦邵子創造新圖以聖賢自擬此其所以招近儒之指斥也

特漢儒之學多舍理言數宋儒之學則理數並崇而格物窮理亦間邁漢儒試

詳舉之邵子之言曰天依形地附氣。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于地

誤不若此又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程子曰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

者皆天之氣也又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減得一尺

地便有一尺氣朱子曰天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

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但兀然浮空而不墮耳此即歧伯大氣舉地

之說也。問見素與哲種空氣之說大約相符此宋人象數學之可取者一也張子

之言曰。地對天。不過天特地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

地。案唐孔穎達云。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轉。地運以爲天耳。天包地外。如卵之裏。黃其說亦確。又曰。地有升降。地雖凝聚

不散之地。然二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

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于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

潮汐驗之爲信。黃瑞節注。正蒙謂地有升降。人處地上。如在舟中。自見岸之移。而海水縮下。則爲汐。其說亦精。浮朱子亦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万里。其說

而海水溢上。則爲潮。氣降則地浮。而海水縮下。則爲汐。其說亦精。浮

此卽鄭君地有四游之說。考靈耀注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漸漸而下。上至冬至。時上游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下。自冬至後。漸漸向下。蓋鄭注誤。日爲天與哲種地球公轉之說。大抵相同。此宋

人象數學之可取者二也。程子之言曰。月受日光。日不爲虧。然月之光。乃日之

光也。朱子之言曰。月在天中。則受日光而圓。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損。

又曰。月無盈缺。人看得有盈缺。晦日則日。與月相疊。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其說是也。又曰。緯星皆受日光。此卽張衡日蔽

月光之說。張衡曰。火外光。水含景。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

于地也。是爲闕虛。在星星微。與哲種月假日明之說。互相發明。此宋人象數學

月過則食。口之薄地。其明也。與哲種月假日明之說。互相發明。此宋人象數學

之可取者三也。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然宋人

象數之學，精語尤多。周子言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謂一

互為非即效實儲能之說乎？案動而生陰，即西人翁以合質之說，所謂儲能也。故

其根非即效實儲能之說乎？靜而生陰，即西人翁以合質之說，所謂儲能也。故

周子之精，張子言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二，可與言性。非即不生不滅

之說乎？故即不生不滅之說也。仍如又謂兩不滅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

用息非即正負相抵之法乎？容張子此言與代數正負相等則消之法同。而

邵子觀物內篇曰：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其析理尤精遠。出

周張之上。質者即左傳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也。凡物之初皆由一而生

所謂思而後行也。以穆勒名學之理證之，則象即物之德也。數即物之量也。言

即析詞之義也。用即由其理甚精。又以水火土石為地體。邵子曰：太柔為水，太剛

石亦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張以代洪範之五行地質之學，已啓其

萌。此則宋儒學術遠邁漢儒者矣。與荒縹不經之說迥然殊途。若漢人象數之

學，今多失傳。然遺文猶可考。試詳析之，約分三派：附周易者為一派，孟喜京房

鄭玄荀爽之流注釋周易咸雜術數家言一曰游魂歸魂之學出于易傳游魂

奇一曰飛伏升降之說亦孟京之學宋一曰爻辰之學張皐開曰乾坤六爻上

謂之爻辰錢竹汀謂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為鄭氏爻辰之法所一曰消息之

學陳蘭浦曰十二消息卦之說必出于孔子故鄭荀虞三家注易皆用此說也說

經之儒皆崇此說此一派也附曆數者為一派劉洪作乾象術天象之書談鄭康

成作天文七政論並為劉氏乾鄭興校三統術李梵作四分術推之霍融作漏

刻經劉陶作七曜論五星日月甄叔遵作七曜本起張衡作靈憲算罔論又作渾

雖推步之術未若後世之精然測往推來足裨實用張衡之說最為有用此一派也附

雜占者為一派何休作風角注訓風角者謂候四方四隅王景作大衍元基以

六經所載皆有卜筮而衆書雜淆于凶相反乃參稽衆家數術以及景鸞作興

道論抄風角雜書徐岳作術數紀遺莫不備列機祥自矜靈秘然說鄰左道易

蹈疑衆之誅此又一派也漢人此派之學別有圖宅說及太平清領書圖宅說

夫太平清領書者專以五行為主乃道家之書也若蓋漢人象數之學舍理言數

仍爲五行災異學之支流。乃近世巨儒表佚扶微。摭拾叢殘。標爲絕學。而于宋學之近理者。轉加排斥。雖有存古之功。然荒誕之言。豈復有資于經術。此則近儒不加別擇之過也。

(未完)

學篇

○○理學字義通釋

劉光漢

昔東原戴先生之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以漸求。與是仲明論學書又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

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乎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作者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古經

解鈞沈序文

則欲通義理之學者。必先通訓詁之學矣。昔宋儒之言義理者。以心字

理字爲絕對之詞。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皆爲同物。而異名。即北溪陳氏作字義。雖親授朱子之傳。然墨守師說。立說多訛。如論性論才諸義是此則宋儒不明訓詁之

故也。近世東原先生作孟子字義疏證。據孟子以難宋儒。而甘泉焦先生亦作

論語通釋。以繼戴氏之書。儀徵阮先生病宋儒高談性命。作性命古訓。並作論語孟子論仁論。皆折衷故訓。不雜兩宋之書。及定海黃先生作經訓比義。雖師

淑阮氏之學。然立說多調停。漢宋與戴阮之排斥。宋學者不同。夫字必有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以證前儒立說之是非。近世巨儒。漸知漢儒亦言義理。然于漢儒義理之宗訓。詁者未能一一發明。于宋儒義理之不宗訓。詁者亦未能指其訛誤。不揣愚昧。作理學字義通釋。宋史撰道學傳

倫理心理二科。若道學二字。只能包倫理。不能該心理也。若日本哲學之名詞。亦未足該倫理。故不若理學二字。所該之廣也。遠師許鄭之緒言。近擬阮焦之遺說。周詩有言。古訓是式。蓋心知古義。則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自能辨析其非。此則古人正名之微意也。是為序。

理

許氏說文理字下云。理治也。從玉里聲。金壇夏氏申其義曰。戰國策言鄭人

謂玉之未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總理。說文玉字

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案總字從角為稜角之義。理字為條理之義。即禮記子貢問玉節廉而不剌之義也。段氏總理二字本此。以成器不

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無憾。然後即安。此之謂天理。是

之謂善治。此引伸之義也。案段氏此說。出于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戴氏之言。

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區而別之之名。即段氏訓理爲剖析之所本也。案漢儒言理皆訓理爲分。賈子新書道德說云。理離狀。鄭君禮記樂記篇注云。理分也。白虎通云。理義者有分理。說文自序亦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理訓爲分。亦訓爲別。此漢儒相傳之故訓也。案周代古籍之言理字也。或曰文理。或曰條理。禮中庸言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蓋文之可分者曰文理。亦猶肌之肌理。腠理之可分者曰腠理也。復言足以有別。即漢儒訓理爲分之濫觴。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條理者。即條分縷析無所紊亂之謂也。任翼聖曰。細密之名。孟子言始終條理。子思言文理密察。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子命皆就分別細密處言之。非大本大原之名也。其說甚精。予又案荀子楊倞注云。理條理也。即又禮記喪服四制。訓理爲義。鄭注亦曰。蓋心與物接。即有辨別事物之能。由智生斷。理由辨別而後明。義由裁斷而後見。禮記訓理爲義。即由辨別而生。裁斷之義耳。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則禮記禮運篇云。義理禮之文也。樂記篇云。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容貌之進也。止蓋禮儀發于外。燦然畢呈。有條不紊。故禮記以理爲禮文。又易繫辭傳云。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易簡則用志不紛。用志不紛則事物各得其統紀。無

紛紜淆雜之虞。此事物之條理所能得也。易說卦傳云：聖人之作易，將以順

性命之理，順性命之理者，即就性命中之條理而分辨之也。又爾雅釋訓云：

孫炎注云：明明性理之察也。案孫氏此言猶言：明明斤斤察也。禮樂記云：人化物者，也滅天

理以窮人欲者也。天理者，即人心中同然之公理。西人稱爲天則，亦即詩烝

民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則也。張楊園曰：事事各物各得其則，方爲無

私心而合天。易繫辭傳又云：俯以察于地理，地理者，即山川脈絡之條理也。

觀此可知理必由察而後明。是文理條理爲理字最先之訓。特事物之理必由窮究而後

明。條理文理，縷之理有屬於外物者，也窮究事物之理，屬於吾心者也。易繫辭

又言窮理盡性窮理者，即中庸所謂慎思明辨。且然慎思明辨，必賴比較分

析之功。理也者，即由比較分析而後見者也。而比較分析之能，又即在心之

理也。心理由物理而後起。人心本靜，感物而動，使無外物理亦由心理而後

明。說文序言：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非物則心無所感，非心則物不可知。

吾心之所辨別者外物之理也。吾心之所以能辨別外物者，即吾心之理也。在物在心，總名曰理。蓋物之可區別者，謂之理；而具區別之能者，亦謂之理。是猶孟子所謂長者，義乎也。故哲種析心理，物理為二科。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是非之心，則理即具於人，皆有之，人皆有是非，此就在心之理言之也。若孔子言故有物必有則，則就在物之理言之，而要之皆分析之義耳。若宋儒言理以天理為渾全之物，復以天理為絕對之詞。程子曰：天理二字，由己體貼出來，而語錄中寂然不動，條盡心知，性條視聽思慮，以及性即理，條心有善惡，條皆以天理為渾全之物，絕對之詞，蓋以儒家太極道，家真空，解理字也。戴東原曰：宋儒言理，以為如有物也，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意見當之，其說誠然。宋儒言理，亦有不誤者。又創為天即理性，即理之說。樂記云：理猶性也。猶為擬想之詞。而即字為決詞。此朱說所由精確實遜于漢儒。然訓理為分，宋儒非無此說。朱子答何叔京書言：中仍具秩然之理，秩然者，即條理也。又程朱言事物，物皆有理，可格有理，可格則理者，亦即秩然有序之義也。又程朱言事物，物皆有理，可格有理，可格則皆非渾全之物矣。此不得據渾全之訓，而概斥宋儒言理之疏也。近世東原戴氏之解理字也，以人心所同然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

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即引之伸孟。情欲不爽失。謂好惡有節。是謂依乎天理。是子心之所同然者。為理義。一人之欲也。是舍勢論理。卑長者以理責幼。是理貴而為理。故能去私戒偏。下如謂一人之欲也。是舍勢論理。卑長者以理責幼。是理貴而解理為分。亦確宗漢詰。說如文諸書。是孟子可謂精微之學矣。惟謂六經羣籍。理字不多見。此則東原立說之偏耳。所按說文。順字皆含。有秩序之義。孝經言以順

天下一言治天。下當有秩序也。又言孰能順民。如此逆若夫左氏傳言六順。即秩序也。順與逆相反。合理者謂之順。非理者謂之逆。若夫左氏傳言六順。即秩序也。又言數往者順。言其辭。順言少長。即辭當有秩序也。易言順天。命即順天。命之秩。序也。又言禮時為大。順次之。言有禮當有秩序也。又言必順。而其時即順天。命之秩。精又。如倫字。序字。訓叙。為亦。有。理。字。之。義。詩。言。有。倫。有。脊。易。言。順。言。有。序。有。物。有。則。皆。與。條。理。之。義。同。若。夫。近。儒。凌。氏。謂。禮。即。理。蓋。含。於。禮。中。者。為。理。義。見於禮儀者。為文理之義。同。誠。然。理。字。所。該。甚。廣。非。禮。一。端。所。能。該。不。得。謂。禮。也。然較宋儒之以勢為理者。所得不已多乎。

性情志意欲

許氏說文性字下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情字下云。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從心青聲。志字下云。意也。從心士士亦聲。字下云。意志也。從心音。

欲字下云貪欲也。此訓不見後案性情屬于靜志意欲屬于動人性乘于生初情

生于性性不可見情者性之質也志意者情之用也欲者緣情而發亦情之

用也無情則性無所麗無意志欲則情不可見試一一申言之告子之言曰

生之謂性儀徵阮氏性命古訓曰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殷周古人造

此字以諧聲聲即意也。攷論語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皇疏云性生于陽以就理

也韓昌黎原性云性者與生俱生也蓋人秉性而生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樂記言民有血氣

心知之性蓋血氣心知即性之實體。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曰血氣心知則

有智慧之別草木有生性而無覺性禽獸有覺性而無悟性惟人具有悟性

有覺性者具有血氣者也有悟性者具有心知者也故樂記言民有血氣心

性知之古代性字與生字同性字從生指血氣之性言也則不生氣性字從心

指心知之性言也性生互訓鄭君樂記注亦故人性具于生初人以上釋上文

初禮記樂記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說文才字下亦有此語靜對動言靜

也者即空無一物之謂也。未與物接故空無一體即此旨也故性不可見釋上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就六情言也。禮記禮運篇云：何謂人情？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就七情言也。欲即由喜、怒、哀、懼、愛、惡而生也。

安得與喜怒哀懼愛惡並言？故禮荀子亦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生于情。

亦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之情。皆其證。然荀子言性之

好惡喜怒哀樂生于情，不若言情之好惡喜怒哀樂生于性也。此疑荀子之文，倒

性情生于於。荀子又言情者，性之質也。既以情為性質，則情必麗性而後見矣。上

釋上文情者，性之質也。及然。古人又訓情為靜者。廣雅亦云：情靜也。蓋人

生之初，即具喜怒哀懼愛惡之情。弗學而能。有感物而動之能。見樂然未

與外物相接，則情蓄于中，寂然不動。始發見于外物，不相與物接，則情不呈。即中

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為情之體，而巳發則為情之用也。知未

易所謂其靜也翁也。靜也者，即就未發之情而言之也。其根漢儒訓情為靜，乃

就情之體而言，非就情之用而言。即許君訓情為陰。又論衡云：情生于陰，白

皆引鉤命云：情生于陰。陰亦靜字之義。與宋儒排斥情欲者迥殊。情屬於靜，上

皆足證說文之說。陰亦靜字之義。與宋儒排斥情欲者迥殊。情屬於靜，上

說文于志意二字互相訓釋左傳昭二十五年云以制六志孔氏疏云情動

為志鬼谷子曰志者欲之使也蓋人情之動由于感物情動為志即中庸所謂已發之中

大易所謂感而遂通樂記所謂應感物而動也心之所欲為者為志詩大序

為志漢儒亦云心念之初起者為意佛書所謂五識八識皆即意也故說文

互訓別說文二字心念既起即本其情之所發者而見之于外此志意所由

為情之用無意志則情不可見也以上釋上文志意則情不可見三語欲生

于情樂記言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感物既多心念既起此欲所由生也則

心有所注此欲所由生也心有所注則意有所求意有所求不得不思遂其志

而欲念以生故欲緣情發故說文言乃情之見諸實行者也以上釋上文欲

無情而發亦情之可用也由是言之未與物接空無一物謂之性性指血氣心

有所注謂之志意所專營謂之欲稽之古訓固不爽也乃前儒之言性字者

或言性善詩言民之秉夷好是懿德為一以同類之始孟子道一以善而性善之

或言性善說大明所據之證約有數端一以同類之始孟子道一以善而性善之

鮮讓是此非之可謂人人性所固有善端不得謂性為人心所也或言性惡荀子言人性惡

性善由於人為告子言以人性為仁義或言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之說楊

猶以杞柳為捲不知性亦善端也仁義或言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之說

之本或言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告子或言有性善有性不善此公都子

之說性有三或言節性召誥言節性禮王制言修六禮以節民性書西伯戡

節也亦或言盡性詩之言彌性易言成性即說卦傳盡或言反性以復初即不

之擴充或言率性中庸曰順其善也謂道或謂性必待養而後成以神農經言養性

仲舒曰性可養而不可改皆此旨也董仲舒亦曰無衆說紛紜折衷匪易然律

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衆說紛紜折衷匪易然律

以樂記人生而靜之文則無善無惡之說立義最精性為善惡故孔子言性

相近則相近者無善無惡者也戴禮言形於一之謂性言為人既同而陽明

王氏亦言無善無惡為性之體也然孔子又言習相遠者則以入有心知禽

獸不有可以為善之端義窮理盡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將以順性於道德而理於

之進者曰善董子亦言善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性有可以為善之端然易言

繼之道者曰善董子亦言善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性有可以為善之端然易言

善則性非亦有可以為惡之端據西人性多惡惟未與外物相感故善惡不

星告子言性無善惡本屬不誤但誤其在於不動心不動及既與外物相感

日習于善則嗜悅理義之念生日習于惡則淫慝詐偽之念生故人性本同

悉由習染孟子曰相常移質習俗移性後漢言云善嗜欲之本同而

人性由習此董子所由言性必待教而後善易言剛克柔克中庸言修道為教

皆所以止至善為歸而湯明王子復言有善有惡性之用也但以有善有惡

為性用則又不然夫人性本無善惡善惡之分由于感物而動習從外染情

自內發而心念乃生即意與心念既生即分善惡是則有善有惡者情之用

與性固無涉也且善惡之分既由于心念心念亦緣情而發情也者即所謂

喜怒哀樂也禮樂記篇言哀樂喜怒敬愛為非性又言民無哀樂喜怒之常

則喜怒哀樂生于情非復性中所固有矣且喜怒哀樂既非性則性之善惡

又何從而起哉善惡皆由與物相感而生無蓋中國前儒多誤情為性孟子

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為性然味色聲臭皆情之所感也苟

子言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於清性此亦只就人情言也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

有耳目之欲亦就人情言也。大戴禮喜怒欲懼憂性不可節。節性即節情也。

猶樂記言好惡無節也。好惡屬情。性不可率。率性即率情也。順人情也。○若

謂盡性之說則性字即才字。猶言拓充其用耳。又中庸自誠明則古人言性分

善惡者皆當易性為情矣。情動而善惡以分。人性二字即人情二字。而

也。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此情可為善之證。然過用其情則好惡以

偏致流為乖戾。如大學言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矜忿放惰而辟論語

能謂之善矣。故禮運言治七情而左傳亦言制六志也。情有善惡則意志緣

情而生。亦必有善有惡。孟子言尚志所以正心。志之趨向也。趨向既正即無

惡矣。孟子言舜瞽之分。分於為善為利。為善為利即志於仁者。即不免為惡矣。

大學言誠意所以戒意念之虛妄也。虛妄既消即無惡矣。蓋情動于中則意

念自起。意念既起則心有所營。故作事之善惡悉由起念之善惡。而分而心

念之善惡悉由于好惡之偏。而好惡之生則由于中情之感發。此善惡所由

生于情也。管子曰好。不迫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此即古人治情制

志之說也。特古人不肯滅情耳。欲生于情，未嘗不善。有嗜欲之欲，如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是。有欲望之欲，如論語言欲仁欲立欲達。孟子是也。人無欲則不生，亦無。

欲則人無所營，特過用其欲，則好惡以偏，或不知反躬，奪人所好，而以人之。

所惡加人。窮人欲由於不反躬，故推所欲以侵他人之節，滅天理以窮人欲也。

也。宋儒所釋，非是。則欲由善而為惡矣。古人言寡欲，子節欲，經復言欲不可縱，禮所。

以戒民之恣情縱欲耳。曷嘗有去欲無欲之說哉。復言公綽不行不可為，滕。

薛大夫則去欲，故東原以情欲不爽失者為天理也。乃秦漢以降，異說日滋。

漢儒以陰陽言情性。董仲舒曰：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言性。陽者善，故性。

於陽之化，鄭君注禮記曰：陰陽通也。故說文亦以陰陽言性。又漢儒以。

性為五常，見白虎通。又以此仁義禮智信配性，謂其取象五行。見禮中庸及。

詩箋，又以五常分合五藏，皆陰陽家言。近儒孫淵如原性篇，引仲之甚詳。立。

說已流為迂誕，而宋儒之說尤屬無稽。朱子謂性兼人為氣質之物，性一也。其。

子告子皆以氣言，孟子專以理言，因別求理義之性，且深斥氣質之性，與古。

求而以外名為性，排斥古說，其誤固也。自莊子不可見其性之說，而佛書復有滅。

人情斷欲則無所不為又言性不見物則無欲孔安國亦言無欲故靜皆斥欲為
 人欲則無所不為又言性不見物則無欲孔安國亦言無欲故靜皆斥欲為
 惡故乃說文亦斥則欲為食欲而斥情宋儒之復性書又言情弗息則不能復性情既
 不生乃為正思則欲因欲而斥情宋儒之復性書又言情弗息則不能復性情既
 人欲不兩立以天理為公以人欲為私惟斷私克欲天
 理乃存則以人欲為可無矣其誤五也餘所誤尤多
 近儒矯宋儒之說然
 立說多偏孫如東原性篇謂貪利亦善其誤三餘如陸耀程瑤田之說亦多訛
 誤甚矣性情之不易言也故即周秦舊說引伸之蓋近儒多泥於孟子性善
 屬附會未能本之於
 心豈不可嘆也哉

仁 惠 恕

許君說文仁字下云仁親也从仁二惠字下云仁也从心重恕字下云仁也

从心如聲又案鄭君禮記中庸注云人讀如相人耦之人謂以人道待人能

相耦也案儀禮每曲揖注云以耦鄭注云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

說文注皆引以風鄭箋云人耦能烹魚者耦者猶言爾我親愛之詞也蓋人必

合兩人而後見人與人接仁道乃生鄭君注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蓋以仁道施之一人者為耦以仁道推之萬民

者亦爲耦與人相耦卽與人相親許君訓親爲密至蓋人與人相親密始可爲仁故仁從人二人二猶言二人也許君以親訓人與鄭君相人耦之訓合

古代未造仁字故人仁二字爲互訓之辭中庸云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

者人也又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人卽仁字卽所謂如其仁也詩先

祖匪人匪人不可爲訓匪人猶言不仁耳禮表記則寬身之仁也仁也與民對言則仁字亦卽人字也是夫仁人二字雖有立名察名之分然古籍既

訓仁爲人足證仁道之大必以施之人民者爲憑儀徵阮氏作論語論仁孟

子論仁論引曾子人非人不濟之言以證鄭許二君之說又引仲鄭君相人

偶之義謂人之相耦必彼此兩人各盡其敬禮忠恕又謂仁必驗之身行而

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始見立說至精案左傳襄七年韓無忌曰參和爲仁

參和者卽與人相耦之義亦卽與人相親之義也是爲仁字最古之訓而儒

家言仁亦主相親之義而言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中庸言仁以親親爲大

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又言親親爲仁又言仁之實事親是也又言仁

之于父子此以仁道推之一族者也仁若孔子斥不能親親也孔子以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為仁。孟子言親親而仁民。此以仁道推之一羣者也。孔子言不以

兵車民受其賜有益於民生也。又言子文陳文子不得為仁。言其祇知忠清

而無益於民也。言子路冉求公西赤不知其仁。言未與民接無仁道可見也。

又言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為仁。言其舉動皆有益於人也。又言懷寶迷邦不可

為仁。言其身成仁。仁為己任。不亦重乎。言其有益於人也。孟子以伯夷伊

尹柳下惠為仁。亦以其有益於民也。義與孔同。易言體仁足以長人。孟子

言以德行仁者王。又言懷仁義必王。言人君能行仁道必能愛民濟物而與

民相親。此以仁道推之一國天下者也。仁者夫子夏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

子君仁莫不仁。義同又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此義也。又孟子言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言不與民相親則民畔之也。又言仁言

不如仁聲。言仁道必以實能利民為主也。又言仁者與民相親則民歸之也。又

仁者無敵。此言不仁者不與民親則民必畔。仁者與民相親則民歸之也。又

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言其安境息民不用兵以害民也。又言為民賊。又言君

其民以戰為不仁。又言人臣辟土地充府庫不能令君志仁。為民賊。又言君

孔子言克

己復禮為仁

克己猶言反躬

見樂所以抑制己情而不復侵他人之權利也

故能與人相親

樂記言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即不以己之好惡公諸人越權

不能與人不平等即為不仁若孔子言克

不行不為仁焉

不可為仁則以但能抑制已情而

不能與人不平等即為不仁若孔子言

不行不為仁焉不可為仁則以但能抑

制已情而不能與人不平等即為不仁

若孔子言不行不為仁焉不可為仁則

以但能抑制已情而不能與人不平等

即為不仁若孔子言不行不為仁焉不

可為仁則以但能抑制已情而不能與

人不平等即為不仁若孔子言不行不

為仁焉不可為仁則以但能抑制已情

而不能與人不平等即為不仁若孔子

言不行不為仁焉不可為仁則以但能

抑制已情而不能與人不平等即為不

仁若孔子言不行不為仁焉不可為仁

則以但能抑制已情而不能與人不平

等即為不仁若孔子言不行不為仁焉

不可為仁則以但能抑制已情而不能

與人不平等即為不仁若孔子言不行

不為仁焉不可為仁則以但能抑制已

人之然與人相親又須擇仁人為己助以友輔仁又言擇不處仁焉得智皆

得仁欲人為助人必先此亦與人相耦之義也且與人相親已以仁道推于人人

亦以仁道推于我故孟子言愛人者人恒愛之也然人不我親必我之親人

者有未至故孟子又言愛人不親反其仁也是儒家言仁皆含相耦相親之

義故儒家尤重言仁心儒三月不違仁又言仁者安仁又言依于仁中庸言仁

為達德孟子言飽乎仁義又言居仁又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此言仁心由此言仁

也孔子言剛毅木訥近仁此言仁道當由先難後獲言仁者必有勇言當仁不讓于

難與並為仁孔子言色取仁而行違又言巧言令色鮮矣蹈仁而不言苟志

于仁無惡又言不仁者不可久處約長處樂又言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則榮不

仁則辱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不仁與

者安危利菑此推行仁之效以及不行仁道之弊也易言立仁之道曰仁不與


義禮者仁者義之本則仁道甚尊故孔子書若聖與仁則吾世若墨子言兼

相愛交相利兼愛與孔子以愛人為仁者相符孔子又言亦與相耦相親誼

合此亦仁字之真解也徐氏即以兼惟老子言失德而後仁韓非申之解曰

後失德而仁遂以仁道足以亡國解老篇曰仁者不知古無仁字德與仁同氏

說文訓德為升而心部有惠字許君以外得于人內得于已訓之蓋虞書

德字當以惠字為本文惠字篆文作即仁字古文仁字從之非從尸字也之偏旁則

仁與德同安得析德與仁為二乎又周秦以來仁字古誼尚未盡湮荀子大

略篇云仁愛也故比而董子繁露亦曰春秋以仁安人故仁之為言人也仁

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義法篇又言仁者所

以愛人類復以憐怛愛人為仁必仁且智篇此以愛字訓仁者也荀子不苟篇曰

交親而不比注云親為仁恩鄭君注禮記喪服四制云仁有恩者也此以恩字訓

仁者也白虎通云仁者忍也性情篇釋名云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釋言

鄭君注禮記仲尼燕居云仁存也趙歧孟子存其心章句云天道好生仁人亦好

生此以生字存字訓仁者也蓋人人皆有貪生之心亦莫不有不忍之心後見

而不忍之心即由好生之念而起人能恒存不忍之心即能推恩于民而施

以親愛是前儒訓仁皆與許鄭相合即韓愈以博愛訓仁原道周茂叔以愛訓

仁。通書橫渠民胞物與之言。西銘程子萬物一體之喻亦由相親相耦之義引伸。

則宋儒之解仁字亦未嘗不溯源許鄭也。且即從凡之字觀之重其形為久。

見古鍾鼎文雙其形為卩訓訓隨行羿訓相從反加為爪比訓為密繁其形。

為卩卩訓衆立而鼎訓為會禰訓為多。鳥訓衆詞皆符相耦相親之義。蓋相

耦能相親若二人相背為爪誼取于乖。賈誼亦曰即不能相耦相親之義也。

不相耦由于不相親不相親則人各為心不能相扶助故不得為仁據此

以觀益足證許鄭立說之本古誼矣。又說文云志古文仁從千心作蓋仁兼

內外而言凡厥庶民咸有可以為仁之端。猶言桃杏之仁慧仁即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達之于其所不忍也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古代仁

字與德字同德兼內外而言故仁亦兼體用而言。志字指仁之體言即德字

訓內得于己之義也。中庸肫肫其仁論語我欲仁皆指體言鄭君詩箋曰人

仁端有仁字指仁之用言即德字訓外得于人之訓也。孟子雖訓仁為人心

然仁必待擴充然後見擴充者即以仁德加人之謂也。故許鄭以相耦相親

訓仁字若朱子訓仁為心德則有體無用雖有為仁之心然無益于人民即

古人所謂確仁為下也見韓詩外傳觀韓詩外傳引古傳謂愛由情出謂之

仁卷四是仁雖由情而生然必待愛情既生之後始得謂之仁愛情既生斯能

與人相愛志字從千從心即所以象仁由心出之形耳千字象仁由心出之

文曰千心為仁惟仁者能服衆心也段注以千為聲嘉定吳氏謂千即古人字定海黃氏謂千即參和為仁之義皆非也是仁當就用而

言不當就體而言也又說文云尸古文仁或從尸又別製儿部云儿古文奇

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詘案尸字為古仁字而古夷字亦作尸經

釋文云尸蓋上古未造仁字只有人字夷種在東與蠻貊羗狄為獸種者不

同見說故亦訓為人尸字從二尸即人字篆體之倒文是尸與仁同古

人以夷俗好仁爾雅曰太平之人故以夷字訓為仁字而古文仁與夷通如

海經夷羿古人稱夷為君子之國淮南子亦以夷俗多與人相親耳故孔子

夷後世造仁字以表東夷之德而人民能相親相耦者亦借仁字以表之于

人字之外復造(字為夷人之專稱)(形詰詘即夷字從大從弓之義至孔

子謂兒在人下者人即夏民言夷民亞于夏民一等耳此又古人造字之微

義也嘉定吳氏曰孔子言在人下者下即在母胎之義在腹故謂屈也

足信不至許君訓恕為仁者則恕字古訓釋為以己量人賈誼新書云以己量

謂也又左傳昭六年誨之以忠恕孔疏云外即如人其已心也詩關雎序鄭箋云

推中心恕之恕於人之謂也非僅存恕於中心也故聲類云以心但如心曰恕乃

中庸忠恕達道也離騷王氏注云以心揆心曰恕皆用賈子之誼足證以已

字古訓矣即推已及人之謂也朱注蓋民之初生無不有自營自私之念知

利己之為利己不知利人之亦以利己及民智日淪知利人之亦為利己故

與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人人亦以所欲所惡推之于我而情得

其平是即大學之所謂絜矩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好論語之所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也孔子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為恕又以己之所欲不欲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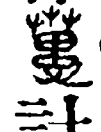
諸我亦曰我不欲人之加斯能與人相親亦能與人相耦我與人相親相耦

則人亦與我相愛相親是恕德者乃仁道之見諸實行者也孟子亦曰彊恕

則人亦與我相愛相親是恕德者乃仁道之見諸實行者也孟子亦曰彊恕

則人亦與我相愛相親是恕德者乃仁道之見諸實行者也孟子亦曰彊恕

則人亦與我相愛相親是恕德者乃仁道之見諸實行者也孟子亦曰彊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蓋孟子以相親相愛為仁，故以彊恕為求仁之術。許君訓恕為仁，亦儒家相傳之故。訓若許君，訓惠為仁，復與恕義稍別。蓋恕即論語欲立欲達之義，而惠則博施濟眾之謂也。蓋人類不齊，故施行仁德亦有淺深廣狹之分。推行恕道，必視人猶己，且將使天下之民盡化而為仁，即曾子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推行惠德，不過推恩及民，使民謳其德，即曾子所謂細人愛人以姑息也。禮記檀弓上篇觀書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黎民為夏民，賤視之。民故僅施之以恩而不復，導之以德。論語言惠則足以使人，又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為惠而不費。而子產諸子亦稱惠人，則惠非仁道之極則明矣。若夫周有大賚，月令言布德行惠，即惠德也。然以惠德及人，亦由于愛人之一念。故惠德既施，則民亦相耦，故許君亦訓惠為仁。又古文惠字作，計從三山，猶言受其惠者，不僅一人耳。故觀于恕字、惠字之訓，仁益足證。許鄭立言之確，阮氏之說，精確詳明，亦仁字之真解也。又案文史通義云：道始於三人居室，此亦相親由於相耦之義。道即仁字之化詞，此亦故即其

說申明之。焦理堂論仁亦精

○○漢宋學術異同論 (續第七期)

劉光漢

○○○漢宋小學異同論

上古之時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語易為文字而每字之義咸起于右旁之聲故任舉一字聞其聲即可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拘左旁之迹皆可通用蓋造字之源音先而義後字音既同則字義亦必相近故諧聲之字必兼有義而義皆起于聲聲義既同即可相假况字義既起于聲並有不義不甚懸殊周代以降漢宋諸儒解文字者各不同漢儒重口授故重耳學宋儒兢心得故重眼學漢儒知字義寄于字音故說字以聲為本宋儒不明古韻惟吳才老略知古韻昧于義起于聲之例故說字以義為本而略于字音由今觀之則聲音訓詁之學固漢儒是而宋儒非也何則爾雅一書凡同義之字聲必相符如誥篇哉基台三字皆訓為大而其音咸相近皆音同則義通之證也而東周之世達才通儒咸以音同之字互相訓釋如孔子作易傳云乾健也坤順也其證一論語云政者正也其證二又言猶之為言惡也其證三爾

雅釋艸木鳥獸如蒺藜為茨扁竹為蓄皆以切語為名而蓄菴荏菹之類復以音近之字互釋其證四中庸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其證五餘證尚多其

解釋會意者僅反正為乏左傳宣十五年止戈為武宣二年皿虫為蠱昭元年數語耳是字

義寄于字音故義由聲起聲可該義義不可該聲漢儒明于此例觀孔鮒作小爾雅多以同音之字訓以證古人義起于音五見第而許君作說文所列之字

亦以形聲之字為較多而假借一門咸以音同相段用即轉注一門亦大抵義由聲起如策荊拈撮火焜妹媚之類字義既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蓋二字互

有一字後以方言不同造為兩字故音義全同也猶之爾雅訓哉基台三字為始也又說文于諧聲之中復析為亦聲省聲二目亦聲者會意之字聲義相兼者也亦聲之例有三一

者亦為形聲字之兼意者一為在本部兼聲與義而在省聲者諧聲之字以意為聲者也如荷字兼從之得聲是也餘類推是會意之字亦與諧聲之字相關

若象形指事二體亦多聲義相兼如龍字能字從肉亦係省聲其證一若指事之字則尹字從君得聲是也其證二是說文一書雖以字形為主然說字實以字音為綱矣即劉熙

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易之定例也

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易之定例也

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易之定例也

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易之定例也

釋名區釋物類以聲解字雖間涉穿鑿然字義起于字音則固不易之定例也

楊雄方言詳舉各地稱謂事且馬鄭說經明于音讀用讀為讀若之例以證古

字之相通然漢儒異讀咸取音近之字以改易經文則用字之法音近義通漢

儒固及知之也宋人治說文者始于徐炫炫雖工篆書然校定說文昧于形聲

相從之例且執今音繩古音於古音之異於今音者則易諧聲為會意如說文

取聲徐以彙為非聲不知彙從台聲詩隸天未陰雨今本作迨亦從台聲也

亦從高且說文無噶字徐氏新增此字蓋噶字通不當展轉取聲也噶從

亦不殊難取糕聲讀若會徐云糕側兩反音不相近不知糕從焦聲平入異而

之旁證也鄭玄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亦糕音近也自是以降吳淑治說文學取書

中有字義者千餘條撰說文互義宋史吳舍聲說義自此始矣及荊公作字說

偏主會意一門于諧聲之字亦歸入會意之中牽合附會闕以俗說相雜糅而

羅願作爾雅翼陸攸作稗雅咸奉字說為主臬而漢儒以聲解字之例遂無復

知之者矣惟鄭樵解武字以武字非會意當從亡從且說文以比類合誼以見

指搗解會意蓋會與合同而誼義又為通用之字合誼即會意之正解所以合

字之義也。而宋人解會意之會為會悟。此其所以涉于穿鑿也。又如程伊川之

解霍字也。謂霍字從雨從包。是大氣所包住。所以為霍。不知霍字從包得聲。乃

講聲而非會意也。朱子之解忠恕也。引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說。其說雖本孔

穎達。然忠字從中得聲。恕字從如得聲。亦諧聲而非會意也。古字義寄于聲。故

聲義相兼。何得舍字聲而徒解字義。與惟朱子注論語侃侃閭閻注習注非

天下之用。羣經音辨之說。乃宋儒引說文而比字之。惟王觀以盧字田字為字母。

其所加之字母也。田者字也。又云九省文者。省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

文。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張世南謂文字右旁亦多以類相

從。游宦紀聞謂從之字皆以淺義明于音同義通之例。近世巨儒如錢欲離

之析說文系黃成起于聲音義姚說文聲系朱聲悉以字之右旁為網。解析說文

咸用其意。是六書造微之學。宋人猶及知之。特俗學泥于會意一門。而精微之

說遂多湮沒不彰耳。古字特較荆公字說為稍優。近代以來小學大明而聲

音文字之源。遂歷數千年而復明矣。此豈宋儒所能及哉。

音文字之源。遂歷數千年而復明矣。此豈宋儒所能及哉。

學篇

○理學字義通釋

(續第八期)

劉光漢

命

說文命字下云。使也。從口令。蓋令訓發號而發號。為人君之事。云。口以發號。古人視君猶天。視天猶君。故君令稱爲君命。而天令亦稱天命。中國前儒因敬天之故。咸信術數鬼神信術數之學者。以命爲秉於生初。非智力所能移。論語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亦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命。何。子夏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儒家信命之證也。故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楊雄曰。命不可避也。又曰。命是儒家信命也。非人爲也。易注亦曰。命者吉凶所定也。此言吉凶定於命也。白虎通曰。命者何。謂之命。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趙氏孟子章句曰。死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此言壽也。天命於命也。蓋古代之人。見夫善不獲報。爲惡不獲罰。善人多壽。求其故。而不得。遂以爲皆天數所定。非智力所能移。以爲命也。多壽之致。而致者。凡事物求之。而不得者。皆以命之。如孟子以孔子對伯牛。言亡之命矣。夫是也。惟以凡生不逢辰者。皆以命之。如孔子對伯牛。言亡之命矣。夫是也。惟以命數爲天所定。故以安命。知命爲宗。如中庸言居易俟命。易言樂天。知命是也。此皆儒家道不行。託詞自解。然儒家者流。雖以命定於天。然躬行不懈。故

孟子言盡其道而死為正命也趙氏申其義謂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

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凡儒家言命豈有外乎此數語者哉若

論語言畏天命知天者又言不知命無以自天者子天所賦之正理蓋命即天

以仁義禮智順善賦人者而言朱子亦曰天命者天所賦之命也是禮義之

命與命數之命不同故鄭君箋詩訓命為道而禮註復訓命為性也然舍理

信數此則暴君恃以欺眾如商紂言我生不有命在天項羽言乃天而愚人

詩以自棄者也賢者恃命以自棄不信鬼神術者知命之非乘於生初以

為冥冥之中實操賞罰而吉凶壽夭咸視人身之善惡以為憑之家易言積善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能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左

傳載劉子之言謂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禍穀梁傳亦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春秋繁露亦曾子曰聖人不能使禍不至

禍其遠矣惡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是儒道二家皆雖與前說不同

以行善可以獲福而行惡可以致災也佛家之說亦與相同雖與前說不同

然以天道為可憑則一也不知命由已造非定於天書呂刑言自作元命作

訓為造此即造命之說也又左傳載閔馬父之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其

說至精觀詩言自求多福之曰鄭公在子忽釋福由自求非天錫之以福也詩又

言自貽伊戚亦多引之戚由自貽已同非天降之以禍也德書言惟不敬厥

又言自作孽不可活皆言禍由自取非天能降之以禍也

又孟子有言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又言桎

梏死者非正命如曰聽命數之自然則是巖牆不必避而桎梏亦不足恥矣

是孟子亦非偏于信數也若墨子作非命三篇以命數爲不可信於君民恃

命之弊排斥尤嚴中篇斥人君之信命下篇斥人民之信命惟不信術數尙信鬼神則墨子之偏也

申包胥亦曰人

定勝天蓋人與天爭是爲造命天下無不可能之事亂者咸可使之治弱者

咸可使之強亡者咸可使之存要在立志于先而繼以實行之力耳宋儒有

言爲生民立命漢人亦有言君相有造命之權夫造命之權豈獨君相有之

哉凡在生民無不具有此權欲爲賢聖則己身即爲賢聖之人欲圖富強則

己國卽爲富強之國命由己造夫豈術數所能限又豈鬼神所能令哉荀子

有言天者非關係于人人之所以可行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所以爲人

之道也又曰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治亂于世非天非地又非時觀

于前說可以知命由人爲觀于後說可以知命非前定嗚呼若荀子者殆大

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歟

心思德

說文心字下云。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臧。凡心之屬皆

從心。又五經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心火也。古尙書。從心。說心土也。徐氏錯則曰。心星為大火。則心當屬火。思字下云。睿也。皆本

容。從心從凶。凡思之屬皆從思。惠字下云。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從直心。德

字。案說文。以心為臟腑之一。仍襲古代之陳言。今西人心理學。以腦髓為心

之所在。今西人生理學。謂人之神經。由腦髓分出。普通百體。五臟。故五官百體。一

有之感。覺則腦髓之運動。神經之感。而動而知覺。以生。故腦髓之大腦。即心所

在之。地也。而心理學。亦用此說。實為世界公認之學。非若中國前儒。以心屬

於一也。臟。一切思想。咸由腦髓而生。其說雖與說文互異。實為精確之言。案劉

熙釋名。有言。心織也。言織細則無物不貫。蓋織為尖銳之意。尖字古文作織

銳之意也。心訓為織。即象思想外出之形。而說文思字。從凶。即象腦蓋之形

說文。凶字古文。作頭會腦蓋也。出古文。凶字。韻會云。自凶自心。如絲相貫而不

絕。則腦髓為靈明所在。古籍亦有斯言。又說文。有毗字。訓為人。筋又云。從凶

故思字。從腦。慮訓謀。思從思。虎聲。說文。以證思想之生。皆緣於凶。此古人造字

之精誼也。蓋中國之言心理也。咸分體用為二端。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

此指心之體言之也。又言發而皆中節。此就心之用言之也。又易言寂而不

動。此亦指心之體言之。又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亦就心之用言之也。又

言夫乾其靜曰專其動曰直夫坤其靜曰翕其動曰闢靜指心之體言動指

互為其根即宋儒體用說之所出也。故朱子之釋大學也以心為人之靈明。所以聚眾理應萬

事聚眾理之說。近于西人之儲能。質之說也。所謂默而存之也。易言洗心

退藏於密。孟子言存心。心以禮存心。仁存。不動心。言我四十皆就心之本體

言與聚眾理之說。同應萬事之說。近于西人之效實。所謂拓而充

之也。論語言從心。言七十而從心。孟子言盡心。言盡其性也。者皆就心之作用

言與處應萬事之說。同程子有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豈

不然哉。然心之本體不可見。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說文訓用為施行

庸訓為用。又從用從庚。庚者更事也。蓋凡可施行者皆庸行也。又

心即無所施行也。皇侃論語疏訓無所作用為無事無。白虎通義曰心之為

言任也。訓心為任。即隱含。施行之意。施行者。即作用之謂也。非默坐靜觀之

謂也。自四體五官。日與外物相接。外有所感。則心有所知。人心雖靜。筋最靈。然

動。天下事事物物。惟與五官百體相接。始由腦筋達腦髓。以生。由感生智。

辨別之能。即荀子所謂心有徵知。則緣耳以知音。緣目以知形也。由感生智。

由智生斷。謂此即孟子所謂心而事物之好惡。以形事物之好惡。既形則人心之愛

惡亦緣是而生。樂記曰。物至自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與好惡。雖同。屬於人心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皆心之作用。屬於知者。也。樂記又言。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知即欲字之代詞。而好惡又即情字也。蓋好惡之心

生於知物。故有知而後有情。情有所愛。則意有所營。本意中之所欲營者。而

見之于事。是之謂行。即朱子所謂心應萬事也。然非心聚眾理。則心應萬事

甚難。何則。知情意欲皆屬於心。而孟子有言。心之官則思。蓋身與物接。必先

思而後知。身與事接。亦必先思而後行。人身可以無所不行。其所以有所不

行者。以心之思想制之也。如人行為有虧。反已自思。未嘗不自答於心。又如

反躬自責。此即心之思想。人心亦不能無所不知。其所以物至自知者。以心之

思想推之也。凡事物之善惡。必待比較。故行為之善惡。悉援思想之正邪。思

與理合則爲無過之人。思與理違則爲不善之人。故大學言心正而後身修。

也。西人倫理學多與心理學相輔心理學者就思一定之作用而求其觀中國文

字性情意志文悉從心而忠恕惠吝諸字。志字即仁字亦以心字爲偏旁誠以行

爲之表著皆內得于心然後本之以爲德由是言之人生由靜而至動一由

感覺一由思想思想者所以本心念之發動而使之見諸作用者也然思想

未起之前心爲靜體故宋儒體用之說實屬精言斯義也證之德字而益信

蓋德兼內外釋名亦曰德者得也即宋儒體用之說以善念存于中心使身心互

得其益此內得于己之說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衆人各得其益此外得于

人之說也。內得於己此對於己身之倫理也蓋人心有判斷善惡之能而身

之所行悉本于中心所欲出之。如心存善念即能以善德及人而善德

善念之因即有善德及人之果。此如恕惠恩慈諸字一文悉從心德爲人已交利

之稱。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此德之存於中心者也

爲一科德行者德之見諸實行者也。易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周禮以知仁聖

義。中。和。為。天。地。人。三。德。蓋。正。德。者。內。得。於。己。者。也。厚。生。利。用。外。得。於。人。者。也。

用。厚。生。為。天。地。人。三。德。蓋。正。德。者。內。得。於。己。者。也。厚。生。利。用。外。得。於。人。者。也。

身。行。之。總。名。其。說。甚。是。於。故。德。之。存。于。中。心。者。謂。之。德。論。語。君。子。懷。德。也。

引。郭。象。說。云。德。者。得。其。性。者。也。疏。而。德。之。見。諸。施。行。者。亦。謂。之。德。報。德。此。指。惠。

其。訓。最。精。蓋。能。明。其。德。此。存。于。中。心。之。德。也。學。如。易。言。自。昭。明。德。是。也。大。所。行。有。常。

此。見。諸。施。行。之。德。也。惟。本。其。中。心。之。德。而。見。之。施。行。其。德。乃。顯。謂。顯。明。其。至。

也。凡。仁。恕。忠。信。諸。名。皆。德。中。之。子。目。德。也。者。一。切。善。念。之。統。名。亦。即。一。切。善。

行。之。統。名。也。故。心。分。體。用。證。以。德。兼。內。外。之。說。而。其。詰。益。明。自。莊。子。以。心。為。

靈。臺。靈。臺。者。心。也。而。宋。代。諸。儒。又。飾。佛。書。之。說。以。為。心。體。本。虛。不。著。一。物。

故。默。坐。以。澄。觀。重。內。略。外。復。飾。易。傳。何。思。何。慮。之。說。以。不。假。思。索。為。自。然。不。

知。心。兼。體。用。言。德。亦。兼。體。用。而。言。使。有。體。無。用。即。德。存。中。心。又。何。由。明。顯。其。

德。而。使。之。表。著。于。外。哉。且。孟。子。明。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心。

而。不。思。即。孔。子。所。謂。無。所。用。心。矣。豈。非。宋。學。之。失。哉。

義

說文義字下云已之威儀也從我從辛又儀字下云儀度也從人義是義儀

二字上古相對為文義字從我謂已身恪守其威儀也儀字從人謂與他人

交盡其威儀也容禮齊顏色順辭令所以禮義乃古禮儀也禮義之未改者又周

禮肆師傳注云古者禮儀字作禮義其說最精蓋禮義與禮儀不同此其確證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禮義與威儀不同此其確證

禮義者謂己身恪守其威儀也即宋儒慎動說之從身不可一日

無檢束也禮儀者謂與他人互盡其威儀也乃威儀之發現於外者為度是

儀訓為度即取法他人威儀之謂也度字當讀為揣度之度乃虛用之字非

讀為法度也若仁義之字古文作誼說文誼字下云誼宜也而禮中庸篇復訓

義為宜又案禮記義云義者宜此者也賈子新書曰則誼義古通惟誼字從

宜以諧聲而兼會意則為義字之本體無疑後世之儒不辨禮義禮儀之分

于禮義二字悉改為禮儀如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即禮義若夫大

儒以仁義之誤甚而仁誼二字復悉改為仁義由是三禮之文凡古文有作禮義

學齋

五

第九期

字之精義淪矣。自誼字易為義字，而後儒之解義字者，解為事得其宜，蓋行為之自由，固為己身之權利，然自由不能無所限，故有益於人之謂仁，無損於人之謂義。義也者，勿為所不當為也，勿為所不當為，即能持人已之平，裁抑一己之自由，而不復損人益己情，得其平與事得其宜之義同。亦曰愛曰

仁宜禮記表記篇有言：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與限同，所謂無形之裁制也。易

文言傳亦曰：義以方外，方外者，即砥礪廉隅之義。見儒行。亦即樂記所謂

義以正之也。黃氏經訓比義曰：義者，宜也。心能裁斷也。此義之正，詰也。天下惟

正直之人，守躬嚴肅，以谿刻自處。谿刻二字，見荀子。以克己勵行為歸。如伊尹一介

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箠食不可受於人，以及漢黃憲徐孺子、宋張橫渠、明吳康齋、李二曲諸人，是故能裁抑己身，使之不能

自逞。善夫董仲舒春秋繁露之論仁義也，謂春秋之道以義正我，故義之為

言我也。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又言義者

也。且在我也，而蓋義字即論語正身之義。案公羊與滯子之為善而爵之於齊，後可稱義也。

言春秋大一統之義在於正朝，廷以正其身，即能不納于邪，身能不納

百官欲其先於正己也。此即董子所本。自正其身，即能不納。

於邪。即能不加損害於他人。蓋奪人財產。侵人自由。傷人名譽。觀論語言。君

子義以為質。黃式三曰。事得其宜之謂也。質字與規律之義同。亦隱含裁制之

意。心能裁斷謂之義。孟子言心之同然者。謂理義。程子釋之曰。處物為義。處

惡亦由於心。而心能裁制己身。亦謂之義。如孟子言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又

有裁斷也。宜。故義之為德。所以限抑一己之自由。而使之不復侵犯他人自由。

也。古人義利並言。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又言利物足以和義。左傳言義

非兩字為對詞也。蓋無害於人之謂義。無害於人。則人已咸得其益。故利即由義而

生。若論語言。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董仲舒亦曰。

正其誼。不謀其利。誼與義同。蓋喻利謀利之人。不能裁制己身。因擴張一己之權。

利。致侵奪他人之自由。故利復與義相反。然衡以公例。則不加損害於人。即

為由義。孟子見楊朱有言。力之所賤。侵物為賤。列子楊侵物者。即以權力加

人之謂也。故為不義。若宋儒言克己斷私。其大旨見論語。朱子集注。近於一

己之身。裁制極嚴。不侵他人之權利。致並失一己之自由。即明儒鄒南阜所

謂後儒以己身為桎梏也。夫古人之所謂義，乃於自由之中加以限制，非因裁制己身之故而並失身體之自由也。惜宋儒之不明此義也。

恭敬

說文恭字下云：肅也。從心恭聲。古字恭者蓋用尙書恭作肅。許君訓敬字下云：敬

肅也。徒支苟。又肅字下云：苟字下云：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勺，口，勺，口，猶慎。

言曰從羊羊與美義善同意。又釋名釋言語篇云：恭拱也。自拱持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其訓最精。蓋恭指容言。振案共字篆文從甘從艸。艸者兩手持也。肅為持事

立王者師其形而立揖讓之禮。共訓為拱。乃指威儀見於外者而言。故尚

書之恭字他書多引作共。則恭共二字古通。明矣。若論語於居處恭，又言與

者敬也。訓恭為敬。皆貌言。若爾雅釋詁云：恭，敬也。春秋繁露亦曰：恭，乃威儀發

現於外之謂也。敬指事言。乃人心恒自警肅之謂也。蓋未作事之心，是之即存不

易坤卦有言：敬以直內。內者人心之謂也。又論語言：修己以敬。言敬事而信

勤禮莫如指敬。執事敬，言祭思敬。禮記言：君子莊敬日強。左傳言：敬事而信。以少儀所言：足容重。九端皆為敬之言。非若朱子鄭君禮記註有言：恭在貌而

敬在心。注曰：儀人溺於所敬者，是漢代之儒亦非不敬也。又緇衣：豈不然哉。蓋恭

敬由禮而生先王制禮所以矯人民自肆自廢之弊也自肆之人一任身體
 之放縱而不復有所拘即管子所謂恣耳所欲聽恣口所欲言恣目所欲視
 恣鼻所欲向恣體所欲安也列子楊朱篇引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
即以恣耳所欲聽者語答之又楊朱云耳之所欲聞者聲音而不得聽謂之
聞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
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適凡此諸闕廢虐之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而不得從謂之闕適凡此諸闕廢虐之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是楊朱之學全主放任而反對節制體慾之說也
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是楊朱之學全主放任而反對節制體慾之說也
 然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必致滅天理而窮人欲如晉人放達
 是此自肆之失也自廢之人不知振作其精神溺於懈惰即大學所謂之其
 所敖惰而辟孟子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宋人亦云懈意一
生便是自暴自棄蓋欲圖一
 己之安必致釐辟自廢甘以不才自居此自廢之失也古人知其然慮人人
 有自肆自廢之心也乃矯之以敬如大戴禮言敬勝怠者強此言敬所以化
怠也怠者自廢
之謂也荀子亦曰凡百事之成也必以敬其敗也必
以慢慢與敬對言慢者亦自廢之謂也故敬字訓警小戴禮言莊敬日強安
肆日偷所以矯自肆之弊也是也
字悉從心而肅字古文亦從心即鄭君之
觀說文忠字訓為敬而惰字訓為不敬其

注禮記狎侮死焉而不畏也亦謂怵於無敬心是敬指心也

又慮人人有自肆自廢之容也乃矯之以恭

如論語言貌思恭朱注亦曰小戴禮言賓客主恭是也是則古人之所謂恭

敬所以使人不能自放抑且使人人不能自懈也乃宋儒之言恭者以禮

儀為桎梏束縛身體之自由如朱子所定小學及家禮是故近世之日本

儒之言敬者存心虛漠致與事物相忘如程子以主一無適為敬又言涵養

屏絕之謂也心不外馳則有體無用非以敬為寂滅乎故宋儒之言主敬者咸

過強制其思慮閉目靜坐以驗自得之詣惟張南軒之言曰今但言存心為敬不

一不放佚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也其說

論宋人主一無適之非而訓敬為警是恭訓為拘敬訓為靜宋儒之言主

混雖足收斂身心使之不能自肆然活潑之風進取有為之志咸為恭敬二

字所拘非趨天下之人於自廢乎者古人之言恭敬也所以矯自廢之失故敬

實以啓人自廢之端耳且人人咸失自由則人人無樂生之趣使防維稍

弛必致蕩檢踰閑以遂其所欲制過嚴則人民革命其禍愈深其比例也

是恭敬者又實以激天下之人而使之自肆也此豈古人言恭言敬之旨哉

學篇

○○理學字義通釋

(續第九期)

劉光漢

才

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從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段氏注云。一為地。

為枝葉。莖出地而枝葉未見。故曰將生。蓋草木之初生者曰才。而人之才能

亦見於初生之時。草木之初。枝葉未呈。然枝葉已萌。人生之初。材幹未呈。然

材幹畢具。畢具。黃氏式三申段注之。說謂草木之初。枝葉必具。生之初。未具。善惡言萬

事必具。不若言材。故才能之才。即由草木初生之義。引伸。一。以孟子之論才也。

幹必具之。確也。故才能之才。即由草木初生之義。引伸。一。以孟子之論才也。

蓋一以木之萌。性中猶之草木之初。其枝葉包涵其中也。蓋人性本體不

可測度。其見於外者。一曰性中所發之情。前。一曰性中所呈之才。情也者。

因感物而發者也。前册才也者。因作事而呈者也。如人之智。愚。人。不治事。無由

別其血氣。人所具之才。各殊。然祇可被以優劣之名。不得謂之善惡。何則。才

本於性而性之實體即血氣心知是也。性而載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亦以血

性之實體為人血氣心知具於生初則才亦具於生初故孟子以才為天降然

降才所以各殊者其故有二一由血氣以血氣運行之遲速判性情之剛柔

西人生理學謂人之有身成恃血氣之運行凡血氣運行速者其人

略高面貌靈活行動至速其性多剛血氣運行遲者其人身畧軟身

其性迂滯而多柔所一由心知以腦髓之大小完缺判人心之智愚

言之理甚為精確一由心知以腦髓之大小完缺判人心之智愚

各人智愚之腦髓有缺限以及腦髓狹小者其人必愚其理亦精

其人必智若腦髓有缺限以及腦髓狹小者其人必愚其理亦精

侈言氣質之性。具於朱子初非由於習且血氣之性不得謂之惡宋儒斥為惡

也。非不知氣質之性即性中所具之才血氣有剛柔之殊即宋儒所謂氣也。

明柔克即孟子之言狂者則為剛柔相與沈潛相近心知有知愚之殊

即宋儒所謂質也。稟不同故或為知人或為愚人故才必合氣質而後具。

也。罪所具之能不同故人各有能有不能。稟所拘氣稟者即氣質也。人

也。罪所具之能不同故人各有能有不能。稟所拘氣稟者即氣質也。人

稟所不拘。故才具於性。是為儲能。以才見之。施行是為效用。所儲之能。若何。生人
能各不同。故才具於性。是為儲能。以才見之。施行是為效用。所儲之能。若何。生人
本靜。然才幹畢具。惟能即所效之用。若何。效才而見之。作爲者也。各如其量。不
具而未能。呈故曰。儲能。即所效之用。若何。效才而見之。作爲者也。各如其量。不
能稍踰。朱子註。孟子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其性。以爲是。才戴東原。孟
以別焉。其詩言民之秉彝。秉彝者。即才之謂也。朱子解。秉彝爲
說至精。其詩言民之秉彝。秉彝者。即才之謂也。朱子解。秉彝爲
善質質也者。亦即才之謂也。性有善質。善言性中涵。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
之。倍蓰無算。由於不能盡才。蓋實行仁義禮智。此言人人當擴充其才。而用
之也。又言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枯之反覆。則近於禽獸。人以爲未嘗有
才。此惜人之自棄其才也。廢天下之人。有恃才而自高者。亦有具美才而自
無作用。則才。古人之論才也。以爲才既不同。使人人各擇其才之所近。以各
何由見哉。古人之論才也。以爲才既不同。使人人各擇其才之所近。以各
盡其能。然後天下無棄才。如周公言無求備於一人。孟子言有大人之事。有
義也。故學記有言。教人必盡其才。蓋人人各有所長。皆由於所具之能不同。
故古人言某人。有文才。某人。有史才。即言其能。作文能。修史也。言某人。有政
事才。有用兵才。即言其能。治國不能。施行則爲自棄其才。施行而不能。力能也。或
隨情而呈。或隨習而異。若一事不能。施行則爲自棄其才。施行而不能。力能也。或
爲不自然。此仍主任天之說也。若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愚明。即智。柔
盡其才。然此仍主任天之說也。若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愚明。即智。柔

強即剛皆屬於才。此即變化氣質之說。大約天下之人其秉氣最偏者莫如柔強中庸

之言乃使愚者所盡之功與強者等使人不復以才自限。以人定勝天是為人與天爭。此又

才質不足限人之說也。若夫孟子言成德達才。才字今本作財惟釋言樂得

英才。又言才也。養不才。莊子言周將處於才不才之間。山木則以才之優者

為才。才之劣者為不才。不知才之為義。係包智愚剛柔而言。不得以才字之

名專屬於才。優之人更不得以不才之名加之。才劣之人論才當衡其優劣

不當判其有無。且才優之人其作用多才劣之人其作用少。謂才有多寡則

可謂才為有無則不可也。才字本係名詞非靜詞動詞善惡可言有無而性

亦可謂之名之不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此皆辯學不昌之故。若左傳言少

昊氏有不才子。季文子語則又以惡為不才。然謂之不善則可謂之不才。

則不可。才指氣質言無氣無質則人又如周易言兼三才則才字又指作用

言。蓋以才具於性為人性之作用。猶是以才字之名詞代作用二字之用。易

有天道地道人道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道

程意作爲門之不也弟善此又君子楊非才字引伸之義非才字之本義也。不若善程子言才之本於情由才亦有道已立說不駁之也故何其立說之多歧乎。

說文云道所行道也蓋道路之道人所共行故道德之道即由道路之道引

伸鄭君中庸曰道猶路也出入動即孟子所謂夫道若大路然也中國前儒

分天道人道爲二以氣化之流行者爲天道如易一經言立天之謂道曰陰與陽

也曰全體又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程傳亦以陰陽釋之蓋陰往來不息即是用

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爲人道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曰道猶行也氣化

物則凡所行生是道也在天地則氣化不可已生爲道亦分天道人道爲二在人倫日

道字之義與行字同凡事之懸一定準則以使人共行者皆謂之道特欲溯

人道之起源則各說不同或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春秋繁露或謂道起於三

人居室史章學誠文或謂道爲人心所固有呂與三說均非夫人之初生本無

一定奉行之準則風俗習慣各自不同則所奉善惡亦不同一羣之中以爲

善則相率而行之。目之為道。習之既久。以為公。是公非之所在。復懸為準。則以立善惡之衡。一羣人民以為是。則稱為善德。一羣人民以為非。則稱為惡德。然溯其善惡之起源。則以人民境遇各殊。以事之宜於此羣者為善。以事之背於此羣者為惡。其始也。以利害為善惡。然一國多數人民之意向。既奉此善惡為依歸。及相習成風之後。即不能越其範圍。此道之起於風俗習慣者也。蓋善惡之起源。一由於境遇。一由於嗜好。因境遇不同。則利害亦不同。嗜好因境遇不同。則所奉善惡亦不同。如殺人享神之事。文明之民。視為極惡者。而野蠻之民。則視為極善者。又如謙讓不信宗教。以為非此。則不能使神降福。則因利己之故而稱善。又如此。則放棄自由。則不非。視為極善者。而太西之民。則競爭權利。以為善。又如此。則放棄自由。則不利於己之故。而稱之為惡矣。推之回民。善堅忍。則以此殘害他教。人民為善。西人倡強權之說。則以征服野蠻人民為善。既以為善。則必奉之為當行之道矣。即學士之論說。國民之輿論。亦莫不皆然。則道德又豈有一定哉。又

上古之初。一國之權操於強者之手。而人民遵其命令。罔敢或違。非惟握制定法律之權也。並握制定道德之權。見其有利於己。則稱之為善。見其有害於己。則稱之為惡。善德者。民之當為者也。惡德者。民之不當為者也。凡專制

皆然。愚民不識。不知奉君命如帝天。而強者所定之道德。遂為一國人民所

共遵及人民漸靡溝染遂本之以定是非如中國之人以君雖不仁臣不忠

忠為聖訓此何故哉則以君主制定道德時非是不足以固一己之權乃中

粹此種道德以抑子權女權而中國人民則又以此皆天理之當然矣即有時制

定此種道德以抑子權女權而中國人民則又以此皆天理之當然矣即有時制

其弊者而愚民則信之至深莫之或悟承認三綱為至道不敢稍疑亦莫敢

不從蓋法律之範民不及道德之範民也戴東原謂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

死於理其誰憐此道之原於政體法律者也則天下豈有一定之道哉然天

下雖無一定之道及一羣之中奉為定則即有範圍衆庶之權故中國前儒

於道字之界說析為三端一以道體為無所不被即中庸所謂不可須臾離

陳安卿曰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道不可須臾離求道者就人

事○中○盡○得○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是○道○不○可○須○臾○離

及道不遠人是也趙歧則曰道者凡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嘗不遠於人而

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亦可被以道名之朱子中庸注以道為日用事物當行

達道而鄭君禮記樂記注曰道者多才藝者也則道字又包一人之道曰仁與義之
說又注周禮大司樂曰道者多才藝者也則道字又包一人之道曰仁與義之
一以道理為不可或易即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而韓詩外傳
亦曰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憂無以易也與董說同蓋此
語稍誤夫天下本無一定之道則謂道不獲年之憂無以易也與董說同蓋此

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謂之道如易文言傳地道坤道有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夫今地圖之有赤道黃道亦地球上一定之軌道也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即指此言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謂之道以其不可變及不可易也

一以人道為不可不從如論語言何莫由斯道是也論語以大路喻道猶故事

理懸一當然之的者亦稱之為道中庸言道之不明由於知者過而愚者不及朱

子注曰道者天故道之為用與法律同特儒家之言道也或就事言或指理

言以事之平易近人者為道如孟子言道復以理之適於中正者為道如孟子

中道而皆屬至精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若道為性中所固

立是也有而其原則出於天立說稍誤蓋一國一羣之民既奉所定之道為準則人

生其間自總髮以來耳濡目染習與性成而人民之意中即具一篤於信道

之心一國之民莫不如是古人不知其由於習染也且道為人心之同然遂

疑道為人心所固有呂與叔曰人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

也是皆人心所同然既以道為人心所固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子以

乃吾心所固有也復推原道具於心之故遂疑其源出於天然中庸有言誠者自誠

此意釋之亦

也。而道自道也。誠者以身踐道也。道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中庸又言誠者天之

道也。天即自然之則。人道即人為言。以人力而踐自然之則耳。即誠者自誠二語。乃言誠自為誠。道自為道。誠與道為二物。猶之言道為一物而踐道

別為一事耳。則道非性中。所固有明矣。則道非心中。所固有明矣。率性為道。宋儒解自為己。未明中庸之文法也。

一語。毋乃誤與。然周代之時。道字之訓。曰岐。孟子言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則

以一己之宗旨為道矣。論語亦以道學記言大道不器。則又以人身所具之

才能為道矣。皆非道字之本義。若老莊之學。稱為道家。於空虛恍惚之中。堅

求道體。以道字為絕對之詞。與真宰真空相若。此則視道為至高。蓋老子之

義。以世人奉行之道。不過由風俗習慣。政治法律而生。然於習俗未成。政法

未備之前。別有一自然之道。故於世人奉行之道。悉加摧毀。以求道體之本

然。故老子書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可

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者萬物之自然。又曰。

有於仁。未有名。又曰。大道已兮。其可左右。又曰。道生一。又曰。道又曰。道者萬物之自然。又曰。

之道名以世人所奉之道非真道也故又言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惡不可據則世人所奉之道亦不足為圭臬明矣此老子所言也義然道訓為行道體非可行之物道必寓之於人事然後可行可由故老子所言循名責實祇可謂之太極亦不可謂之道也兩宋諸儒以道為形上乃隱襲道家之說如朱子注論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即用老子恍惚分體之說又注子在川上章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儒家不言道體道家之說也惟復以日用事物之理為道見朱子語錄蓋道分為二一為本體之道一為作用之道也惟宋史又立道學傳而道字之義不僅屬於實行即窮理亦該於其中若道統之說則始於昌黎繼於二程然道而有統則是由道而行者僅周代及唐宋數人而他人皆為背道而行之人也名之不正莫此為甚今欲正名其惟改道統之名為學派乎

靜

說文靜字下云靜審也而釋名之釋靜字也則訓靜為整二訓均精蓋古人所以言主靜者其故有二一以制人心之粗率一以息心念之紛擾何則人

心有體有用。即不能有寂而無感。而遂通天。下之不動感。心有體有用。即不能有寂而無感。而遂通天。下之不動感。心有體有用。即不能有寂而無感。而遂通天。下之不動感。

生然意念既生之後。或直情徑行。弗假思索。不知審措。而熟思。即孟子所謂。

放其心而不知求也。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明胡敬齋曰。心粗最害。或心。

無主宰。眾念紛紜。致心馳於外。即易經所謂。憧憧往來也。明儒薛文清曰。人。

息之間。馳出內莫知所止。歐陽南野曰。凡兩念相牽。即是欲矯。二失成非。

主靜不為功。說文訓。靜為審審者。詳加審察之謂也。故能審則不率。釋名訓。

靜為整整者。用志不紛之謂也。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故能整則不淆。此漢儒立訓。

之精也。試即古籍之言。靜者考之。則禮大學篇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案說文云。定安也。從一。從正。蓋

也。兼含止義。又云。安止也。是安止二字。亦可互訓。知止者。即用志不紛之義。

所以禁外念之紛擾也。朱子曰。知止能慮者。即詳加審察之義。所以制人心。

之粗率也。故說文釋名之訓。證之大學。而益精。宋儒之說。其最得主靜之義。

者。一曰涵養。如程子言。涵養者。所以矯粗率之失。即心不速動之謂也。

涵養既深其作事也必反覆躊躇而後一日收斂心於朱子言藏收斂者所以

出不至流為急迫亦不至流為浮躁矣後一日收斂心於朱子言藏收斂者所以

革紛擾之念即心不妄動之謂也於外物亦不至妄用思念而無所歸矣靜

字與動字為對待主靜者即動心之基也所以裁抑心念之自由使動心之

時必循一定之規律禮樂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又言感物而動性之欲與

中庸所言已發未發之旨合未發者為靜已發者為動故中庸又言慎子如君

慎其言中蓋能慎則詳加審察能中則用志不紛使人於感物以後動念之

初克盡主靜之功則動心之時自能中節無復粗率及紛擾之失矣此古人

重主靜之旨也其寂然之中本體則未嘗不寂然所謂未發如是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

子之未發為無心之說故第二說斥前以說之非以為客體其第三說則謂未發本行

道之樞要蓋朱子此時以第二說為主體以說之非以為客體其第三說則謂未發本行

先當存養已發之際當省察此即動靜交相又謂涵養必有動靜中有一非動靜其

第四說亦以涵養為主涵養則不急迫浮露又謂涵養必有動靜中有一非動靜其

朱子至此時知主靜即為應事其說較前三說為精若程子言存養於未發是

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說較前三說為精若程子言存養於未發是

一主靜之功即心有所主不紛之義亦即釋名訓靜為整之意也若李延平謂中亦

主靜之功即心有所主不紛之義亦即釋名訓靜為整之意也若李延平謂中亦

靜時體認大本未發之象既與事物相應則意念以生故主靜之工夫即為靜處

功當施與事物相感之後既與事物相應則意念以生故主靜之工夫即為靜處

事應物而設若人不處事物相應物何由賴有此主靜之功哉且中庸言戒慎恐懼

言喜怒哀樂若未與事物相感何由生戒慎恐懼之心又何由生喜怒哀樂

之情又曰坤至柔而動靜互為根之義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動

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即周子動靜互為根之義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動

效實之義也而靜而生陰則又儲能之說也即古人動靜並言未嘗偏重

主靜也則不具活潑進取之神非靜則無堅固操持之力若孟子言不動心

即中庸審思論語不惑之義不惑者所以革紛擾之失也故又言勿忘勿助

勿忘者心寄於事也勿助者不以他物擾其心也所以申言不動心之旨是

則不動心者即心不速動心不妄動之旨亦即荀子所謂不以夢劇亂智謂

之靜也非以靜字之美名而遂以動字為惡名也故孟子又言至宋儒以冥

寂為靜程子曰性靜者可以言學張子曰始學者靜以入德至成德亦祇是

流若李延平之以為事物紛擾由於心念之馳逐外物也夫馳逐外物由於

外物也即是說非逐因遏欲之說而施主靜之功蓋宋儒以欲與理不兩立以

主靜未嘗廢動。乃援節孟子不動心之說。復節大易无思无為之言。朱子曰

而專言静也。静者寂然不動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而變未形。至於玩辭觀象

而探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說較宋儒解无思无為為不思不為

者。稍不相會耳。以為心體本虛不著一物。程子曰。心兮本虛印物無迹。夫心體

惟稍附會耳。以為心體本虛不著一物。程子曰。心兮本虛印物無迹。夫心體

中不可終也。於以澄觀默坐屏絕思慮為主。靜。程子為專以然。詩柏舟篇有云

靜身無形。所謂安形性也。形。鄭注云。月令作徑。呂覽淮南子並同。徑者疾也。

即所謂事欲靜也。亂之則靜非無為之謂也。禮記亦曰。聲容靜詩曰。籩豆靜

言無思無為與何思何慮同意。言作事之不假思索耳。非謂不思不為也。即

孟子言不動心亦指未發之心言之。非謂心不動也。故思之欲靜與息念不

同而事之欲靜亦與絕物不同。後儒言靜寂動虛豈古人言主靜之旨乎。然

欲矯其弊。致以靜功為無用。則又啟人民自肆之端。亦非古人動靜交相養

之旨也。近儒多蹈不殆所謂兩失者與。

(未完)

學篇

○○兩漢學術發微論

(續第十期)

劉光漢

○○○○兩漢種族學發微論

粵。在。西。漢。武。功。卓。越。征。匈。奴。則。地。拓。河。西。滅。朝。鮮。則。師。臨。涇。水。閩。越。南。越。掃。穴。
犁。庭。車。師。康。居。輸。珍。納。貢。夜。郎。自。大。亦。知。納。土。先。零。不。庭。詎。敢。稱。兵。及。于。東。漢。
疆。土。益。恢。刻。石。燕。然。飲。馬。長。城。北。虜。稱。臣。東。胡。保。塞。褒。牢。置。郡。交。趾。戢。兵。振。大。
漢。之。天。聲。伸。攘。狄。之。大。義。雖。曰。兵。力。盛。強。之。故。然。一。二。巨。儒。抱。殘。守。缺。亦。復。辨。
別。內。外。區。析。華。戎。明。于。非。種。必。鋤。之。義。使。赤。縣。人。民。咸。知。國。恥。故。奮。發。興。起。掃。
蕩。胡。塵。以。立。開。邊。之。大。功。則。諸。儒。內。夏。外。夷。之。言。豈。可。沒。與。明。三。代。之。人。無。不。
國。既。立。必。有。立。國。之。本。中。國。之。國。本。何。在。乎。則。華。夷。二。字。而。已。上。迄。三。代。下。迄。
近。今。華。夷。二。字。深。中。民。心。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言。于。孔。子。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言。于。季。文。子。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言。於。管。夷。吾。故。內。夏。外。夷。遂。為。中。國。立。國。
之。基。漢。儒。之。言。亦。即。此。意。日。本。倡。攘。夷。之。說。始。知。排。外。中。國。倡。攘。夷。之。說。始。知。
開。邊。試。即。兩。漢。之。學。術。考。之。虞。翻。注。易。世。守。孟。氏。家。法。以。高。宗。為。乾。象。以。鬼。方。為。

坤象夫天尊地卑之說既見于義經虞氏此義非即貴華夏而賤殊族之義乎

易未濟卦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且即此例類求之則大易一書

爻分陰陽陽爻象中國則陰爻必象四夷凡以陽加陰即屬居中御外蓋周易

其有以陽爻加陰爻者皆指中國征夷狄言也如謙卦言利用行師離卦言王用出征皆指征四夷言故坎卦又言王公設險守國故鄭君注易

既以陰陽區華夷復以一君二民係中邦之制二君一民乃夷狄之風故有君

子小人之別易言陽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

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其立說之旨略與虞同又類族辨

物見于同人此即類聚羣分之義孔疏以聚類釋之此孔氏正義云言君子法

亦漢儒相傳之義蓋同人猶言同類民相聚則為羣能羣則由分而合不復與

他族相淆此例如日耳曼人于境外蓋同族之民不能由分而合則異族之民

亦不能由此易學之精言也不若以華夷各以其類釋同人也是種族大義通

易學者能明之此非惟周易然也試徵之于書鄭君注書以蠻夷猾夏即為侵

亂中國之階堯典無滋他族實逼處此鄭君憂世之心何其深與又分北三苗

以析訓分以別詰北堯典分析北三苗鄭君注云案北三苗猶二字音近疏屏夷狄此其

證也若夫訓蠻為緡以為勢等羈縻禹貢注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其人耳故

言蠻蠻之訓民為冥以為苗族產凶故著此氏呂刑云苗民弗用靈鄭君注云

也言而謂之仁民者冥又馬融注書以為荒服之疆政教荒忽蠻意同于怠慢而

流字訓為流行馬融注釋荒服節云荒政教荒忽也因其故俗而居之蠻

證游牧之民殊于土著此即賤視夷狄之詞也又書序有言帝釐下土各設居

方別生分類孔傳以別姓分類釋之孔傳云各設其官居其類傳雖偽託然此義

則係兩漢所傳蓋種類淆雜則既裘之民必與冠帶之民齊列故別姓分類斯

能立華夏之防此皆尚書家之粹言也試再徵之于詩申公釋采薇之旨憤戎

狄之侵華申公魯詩傳之言曰周至懿王時王命將出師征伐詩人美之故有

采薇六月出車之詩又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為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

國苦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史記勾奴傳天子魏氏詩古微以為

南仲載在周詩又蔡邕傳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又桓寬鹽鐵

歎

劉向引六月之章美宣王之征虜劉向引至六月時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夫

申公劉向皆治魯詩則種族之學魯詩非不言之矣匡衡說詩引仲齊學掇商

頌之文以為成湯建治在于柔殊俗而懷鬼方匡衡之言見前漢書本傳以明教被四夷雖

荒遠之陬亦可服從於中夏則種族之學齊詩亦非不言矣韓詩鬻作毛詩彼東

南訓鬻為除隱寓掃蕩殊方之義是種族之學韓詩亦非不言也又鹽鐵論引

祈父詩言司馬不得其人則敗于夷狄此亦三家詩之師說也毛詩小序辨別

華戎峻發嚴厲美諸夏之恢邊如采薇美守衛中國六月美宣王北伐采芑美

慨虜夷之內逼如衛風載馳篇王風黍離篇小雅漸漸之至謂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式微杜漸防微厥言甚偉毛公本之釋薄伐玁狁則美吉甫之逐

戎六月傳曰言逐出之也釋淮夷來求則韓奕傳東國之變俗江漢傳云淮夷東國推之以朔

方為北狄六月傳詰追貊為戎人徒此與通古斯族遷徙之跡合詮釋殊邦辨章

明哲及鄭君箋毛亦守此旨嫉玁狁之大恣為之乃至整齊而周處非其所當度

也恣傷東夷之交侵華箋謂整軍所以治戎抑箋云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

而和衆斯能卻狄瞻仰箋曰釋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乃與我爲怨其

憂深其言中則種族之學毛詩亦非不言矣試再徵之春秋左氏親炙孔門備

聞宣尼之緒論故左傳一書斥杞子之從夷僖二十三年傳云杞文公卒書曰

朝用夷禮故曰子夷禮先晉人之有信襄二十七年辨別華戎大義凜然及賈逵服虔詮釋傳文

而進夏夷之誼隱寓其中天王天子夷夏殊稱隱元年仲子之天王使宰垣來歸

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成八年天子使榮叔歸含且賜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幾

氏云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五經異義云謹案春秋左

說也古則華夷殊等典禮不同此猶英國君主於國內稱皇帝見呂刑則稱彰彰明

矣即外楚外吳亦含屏斥夷蠻之旨僖公四年云楚屈完來盟於師服注云言

注云外傳曰吳先歆晉亞之先叙晉有信又以外吳賈推之記陳災則存陳

爲國也昭九年云陳災賈服注云春秋所不與楚故存陳而無滅中國之權也書吳

戰則退吳爲夷昭二年賈注云三年雞父之戰夷頓胡沈蔡之師於鷄非禁蠻夷之入伐乎

又成公三年鄭伐許賈注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然攘夷大義咸賴賈

服而僅存。左傳一書所載排外之言甚多此左氏之微言也。公穀二傳粹語尤

多。特穀梁漢註湮沒不存。穀梁成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傳云中國與夷雖

夷狄猶中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云入楚者內不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

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定四年吳入楚傳云何以謂之吳狄之也宣十五年

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云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舉國月夷狄不日宣十八年

楚子萬卒傳云夷狄不卒卒進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傳云其不

日子奪父政是為夷之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傳

云夷狄不言正不正此皆穀梁傳內夏外夷之大義也惟公羊大義朗若日

星董子繁露翼輔麟經于晉伐鮮虞則譏晉人之同狄于晉敗于邲權許楚子

之稱賢又謂春秋常辭不予夷狄。見竹篇則華夷大防董子曷嘗決其藩哉邵公

解詁于內外之別詮釋詳明而戎伐凡伯排斥尤嚴以中國為禮義之國君子

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隱七年傳則文物之邦豈可屈從于蠻貉乎推之貶邾婁

為夷狄。桓十五年美魯莊之追戎于吳會黃池則嫉諸夏之事夷。哀

三年傳解詁云時吳強而無道大會中國以諸夏之衆冠于荆敗蔡師則憤華

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詞于荆敗蔡師則憤華

夷之入伐。莊十年馭外之心至深且密雖復書楚子之名宣十年書吳人之爵然

升平太平之世始著此文至于秦棄周禮則擯之若狄戎。僖十五年解詁云秦

之。比。於。吳。會。鐘。離。則。殊。之。于。中。夏。成十五年所傳解詁云吳似夷狄差醇然適見于所傳聞之世故獨殊吳進黜之。

義。固。百。世。不。可。易。也。其。所。以。稍。進。夷。狄。者。則。以。中。國。亦。新。夷。狄。耳。豈。可。據。不。殊。

其。類。之。文。昭元年解詁云故君子不遂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哉自近儒仁和平

世則內外遠近若一深斥華夷之界而劉申受則謂夷狄有禮試再徵之于禮

王。制。一。篇。多。漢。儒。所。輯。謂。中。國。戎。夷。民。各。有。性。不。可。推。移。以。明。種。族。之。殊。定。于。

生。初。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謂。也。又。曲。禮。言。夷。狄。戎。蠻。雖。大。曰。子。鄭。君。釋。之。

以。為。對。外。之。稱。殊。于。對。內。曲禮下推之于少連之居喪則美夷人之知禮此雜記

鄭注云言生於夷狄而知禮也記子游之論禮則誠風俗之變夷鄭君注檀弓下云有直情而

不然三句云與戎狄異又。謂。王。者。僅。用。夷。樂。不。用。夷。禮。明堂位溯。其。起。源。出。于。白。虎。通。義。

則。漢。儒。之。治。小。戴。禮。者。曷。嘗。昧。種。族。之。學。哉。又。鄭。君。注。周。官。職。方。氏。以。七。閩。為。

八。蠻。之。別。注云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芋蠻矣以。四。海。為。眾。夷。之。稱。又云九夷八蠻六

之。屬。復。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諸。官。鄭。君。釋。之。以。為。征。服。遐。方。獲。醜。言。旋。選。為。

役。員。以。矜。中。國。武。功。之。競。其。注。行。人。之。官。也。則。以。九。州。之。外。君。皆。子。男。國。從。夷。

禮改爵稱子大注則漢儒之治周官經者亦侈言種族之學矣惟儀禮之文多

詳典制于華夷之辨言者頗稀故漢儒注此經者亦鮮及擯夷之意試再徵之

論語孝經八佾篇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包咸釋諸夏為中國訓亡為無世近

戴望申其義曰夷狄無禮義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推戴又子罕篇子欲居九

夷馬融釋九夷為東夷謂君子所居則化一斥用夷變夏一主用夏變夷且包

咸之注子路篇也以為夷狄無禮義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與邵公注經其

旨相符馬融之注憲問篇也謂世無管仲民為夷狄馬融曰無管仲則君不

被髮左衽之風固亦漢儒所痛斥矣劉楚楨論語義疏釋馬注云注言此者見

于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至于不君不臣也此言最而武進劉氏昧于

論語攘夷之旨遂謂夷狄苟慕華風即為聖人所深與華夷之名不以地限語論

何寶應劉氏從之夫豈漢儒釋論語之旨哉又孔鄭二儒訓釋孝經莫不美王

者之無外孝經第十嘉夷族之向風章第二即趙歧之注孟子亦與古說相同趙

注孟子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化於蠻夷之二句云言當以諸夏之禮鳴呼兩漢經師

何出言之先後若一轍耶使漢儒處用夷變夏之世其感慨當何如乎試更徵

之小學白虎通義詳釋典章兼詳故訓其論夷樂舞于門也謂夷狄無禮義不

在內又謂夷在東方夷者蹲夷無禮義也又案論語原壤夷侯馬注云夷倨也

蠻在南方蠻者執心違邪也陳氏疏證云凡執心違邪者戎在西方戎者強惡

也北方曰狄狄訓為易辟易無別也又謂北方太陰部此皆名其短而為之制

名亦見白夫所謂名其短者即春秋不與夷狄之義也許君說文立訓最精釋

夏字為華人說文夏字下云等四夷于異類謂羌為西戎其種為羊說文美字

羊種也從羊蠻閩居南其種為蛇說文蠻字下云東南越它種從虫門聲狄居北

方其種為犬說文狄字下云北狄也本犬種狄之貉亦居北其種為豸說文云

貉多種也從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又豸字下惟東夷僥僚其種近

人說文夷字下云夷俗仁仁者壽僂字下云健蓋造字之初隱含賤視殊方之

義文字偏旁固可按也且即此例以推之則獫狁從犬巴蜀從蛇羯字從羊貂

文從豸皆為賤族之名非復神明之胄豈可不限以區域乎又應邵風俗通亦

多精語謂東方之人好生萬物。舐觸地而出。故訓夷為舐。南方之人君臣同川。而浴極為慢簡。故蠻訓為慢。西方之人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故戎訓為凶。北方之人父子嫂叔同穴。無別故。狄訓為辟。其行邪。辟義以定。聲聲以制。義古人訓。字不外疊韻。雙聲。然應氏此言亦四夷無禮義之證也。若李注雅兼詳殊族之名。以玄菟樂浪高驪滿飾。鳧夷。按鳧夷即漢索家東屠。胡東倭人。天鄙為九夷。夷後漢書東。以天竺。即印。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儋耳。州即今瓊。狗賴旁春。為八蠻。以僂夷戎。央之央。林。老白耆羌。鼻息天剛。為六戎。以月支。月氏。穢貊。今東。匈奴單于。白屋為五狄。據東夷傳。文補入。知李注本如此也。六合之外。地志克詳。使仿其法。踵行之。則種族之學。又何難彙為一書哉。若夫廣雅釋言。訓狄為辟。廣雅釋話。釋夷為駮。方言。訓戎為拔。或曰。戎。陳氏。白虎通。疏證云。案。拔與跋通。西京賦。睢盱跋扈。詩。皇矣。箋。畔。援。猶。拔。扈也。凶與拔扈。皆強惡之。議說文。禮注。戈從戰。兵也。從戈。從甲。兵。所以禦強惡。引仲之。亦有強惡義也。其語甚精。禮注。訓蠻為縻也。周禮。職方氏。蠻服。鄭注云。蓋以蠻用事。簡慢大司馬。注云。蠻縻也。莫不以醜。燕之稱制四夷之名也。又白虎通云。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以彰夷不區華之意。

則種族大義又小學家所深明矣即史遷班固史筆昭垂為四夷作傳亦加醜

詆之詞史記自序云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

列傳漢書匈奴傳云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

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又自序云於惟帝典

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可列風雅又云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且非惟

史册然也即漢人之文亦然君子不近非類非劉安之言乎淮南子不近非類

月不容蠻夷猾夏古今所患非王符之言乎前見以戎狄為四方異氣雜居中國

汚辱善人非魯恭之言乎魯恭之言曰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

漢書南夷北狄交侵則中國不絕若綫非劉歆之言乎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

本傳南夷北狄交侵則中國不絕若綫非劉歆之言乎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

漢武出師意在保民非復窮兵黷武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云夫前世豈樂

北以爲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堅敵三垂比之懸矣

前易可輕也滋其黃帝滅四帝之旨也讀侯應之議則窮邊之地設成開屯不可

一日無兵情候應則能卑順強則驕逆故古者安不忘危狄之不可二利不可一也戎狄之

不。犯。約。也。不。可。三。也。何。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夏。禹。奮。武。衛。之。意。也。讀。長。卿。之。檄。

不。可。四。也。豈。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上。策。哉。夏。禹。奮。武。衛。之。意。也。讀。長。卿。之。檄。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云。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又。難。蜀。父。老。文。云。夷。狄。殊。俗。

之。國。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

上。此。言。夷。狄。也。則。八。方。之。外。亦。當。兼。容。並。包。使。疏。逖。不。閉。春。秋。大。一。統。之。遺。也。閱。

孟。堅。之。銘。班。固。封。燕。然。山。銘。云。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胃。頓。亡。區。落。焚。老。

不。臣。大。張。撻。伐。執。訊。旋。歸。銘。功。勒。石。詩。人。歌。出。車。之。績。也。若。夫。武。帝。封。燕。爰。作。

策。文。于。薰。鶩。氏。之。虐。三。致。意。焉。其。言。曰。嗚。呼。薰。鶩。氏。虐。老。獸。心。以。防。狄。之。思。形。

于。言。表。又。楊。子。雲。作。益。州。牧。箴。于。防。狄。之。意。言。之。尤。詳。此。兩。漢。之。武。烈。所。由。非。後。世。所。

克。邁。也。諸。儒。講。學。之。效。豈。不。偉。哉。夷。狄。不。思。想。之。失。在。于。知。攘。夷。而。戒。用。兵。明。知。

鮮。卑。以。遠。如。平。津。侯。諫。伐。匈。奴。淮。南。王。諫。伐。閩。越。蔡。邕。諫。伐。夷。不。可。攘。

(未完)

○○羣經大義相通論序

劉光漢

六經訂于孔。門易傳商。禮五傳而至田。何何爲齊人。是爲齊人。言易之始。春秋之學傳于子夏。一由子夏授公羊。高公羊氏世傳其學。一由子夏授穀梁赤。再傳而至申公高。爲齊民赤。爲魯產。由是春秋有齊魯之學。若夫尚書藏于孔鮒。而齊人伏生亦傳。尚書魯詩出于荀卿。而齊人轅固亦傳。齊詩卽論語之學。亦分齊魯二家。是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祇有齊學魯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故西漢經師多數經並治。誠以非通羣經卽不能通一經也。蓋齊學詳于典章。而魯學則詳于故訓。故齊學多屬于今文。而魯學多屬于古文。觀白虎通所采以齊學爲根基。五經異義所陳。則奉魯學爲圭臬。曷嘗有僅治一經而不復參考他經之說哉。後世儒學式微。學者始拘執一經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義。其于古人治經之初法。去之遠矣。今彙齊學魯學之大義。輯爲一編。顏曰羣經大義相通論。庶齊學魯學之異同。辨析昭然。亦未始非治經之一助也。

○○○公羊孟子相通考一

公羊得子夏之傳。孟子得子思之傳。近儒包孟開謂中庸多公羊之義。則子思亦通公羊學矣。子思之學傳於孟子。故公羊之微言多散見於孟子之中。試畧舉之。

梁惠王下篇云。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勿踐事吳。以小事大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按公羊紀季以鄒入於齊。傳云。紀云。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立五廟以存姑姊妹。卽孟子以小事大之義。

梁惠王篇下云。繫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勿去。則是可爲也。

按公羊齊侯滅萊。傳云。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者。正也。卽孟子効死勿去之義。又梁亡傳云。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言民去而國不守也。亦可。

與孟子之言互證。

萬章篇下云。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云。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按公羊衛寧喜弑其君。剽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此卽明貴戚卿有易位之權。又曹羈出奔陳傳云。曹羈者何。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不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此卽明異姓卿有去國之義。離婁篇上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按公羊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卽天下之本在國之義。此節可與大學首章參看。

告子下篇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猶小猶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按公羊初稅畝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與孟子同。

離婁下篇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

按公羊齊高偃納北燕伯於陽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邱有罪焉耳。與孟子同。

盡心篇上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按公羊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云。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則固可以拒之矣。又曰。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立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王事辭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下之行乎上也。舉此例以證孟子。則皋陶之當執瞽瞍。猶之石曼姑之當拒蒯瞶也。輒之不得禁石曼姑。猶舜之不當禁皋

陶也。

以上七條皆孟子與公羊相通之義。蓋戰國諸子荀子之義多近於穀梁孟子之義多近於公羊。故荀子之學魯學也。孟子之學齊學也。孟子遊齊最久。故所得之學亦以齊學爲最優。豈若後儒之空談大同三世哉。

○○○公羊齊詩相通考二

春秋三傳公羊爲齊學。穀梁爲魯學。故公羊家言多近於齊詩。穀梁家言多近於魯詩。今采齊詩中有公羊義者若干條以爲公羊齊詩相通考。

四國是匡。

按公羊傳僖四年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注云。此道述職之詩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蓋用齊詩意。

翼率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又春秋緯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漢書翼率傳孟康注云。五際卯酉壬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歲也。詩緯汲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

入候。離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案公羊隱元年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董仲舒亦曰。一者萬物之所以始也。春秋之義。卽託新王於魯之義也。與齊詩所言之四始。同爲革新之說。若五際之義。尤與繁露改制之說同。革命改正。卽公羊撥亂反正之義也。

匡衡傳。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懷異俗。而柔鬼方也。按此。卽公羊大一統之義。所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王者無外。此之謂與此殆。公羊家所謂太平世與。

漢郊祀志。匡衡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子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按公羊隱元年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日。故以爲王法。與匡衡所言相近。

伏湛傳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

按此卽公羊必自近者始之義。殆公羊所言升平世之象也。至謂文王受命。則爲公羊之義益明矣。

蕭望之傳曰。爰及於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按公羊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也。何注所言皆上惠下。下急上之義。故於公田之制言之尤詳。

翼奉傳。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

按此卽公羊傳故宋之意。王者所以通三統也。觀公羊傳書宋災爲王者之後。記災書蒲社災爲亡國之社。記災其旨深矣。

匡衡傳云。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情。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

按此卽公羊傳夫人與公一體之義。此春秋所以書納幣記來嬪也。

又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然凡在
疾。言成王喪畢。恩親意氣未能平也。

按此。卽公羊傳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之說也。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春秋
之世。恩衰。義缺。此成王之志所由可尚也。

以上九條。皆散見於前後漢書。蓋匡衡翼奉諸儒。皆爲齊詩之經師。齊詩之微
言大義。賴此以傳。此齊學之可考者也。

(未完)

學篇

兩漢學術發微論

(續第十一期)

劉光漢

兩漢倫理學發微論

漢儒之學大而能博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向而倫理之學實開宋學之先聲

自大學一書于倫理條目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端與西洋倫理學其

秩序大約相符修身為國平天下為社會及國家之倫理故漢儒倫理學

亦以修身為最詳吾觀許鄭詁經訓道為導漢儒之釋道字謂陰陽此一派也

鄭君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此又一說也又周禮注曰道字之正解徐皆借義又訓

為分說文曰理治玉也鄭君禮記注曰禮義者有分曰理猶君子性也皆理字引伸之義

窮心性之本源釋名曰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為支體也白虎通曰目為心視口

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身後之主宰也又說文性字下云性之

善者經也從心曰天生虎通曰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又曰受性于

天有不善變也又曰惟內有性其性與善乃俱生以有為德也又趙氏說然孟子章句曰嘗不之性人
 皆有善性又曰惟內有性其性與善乃俱生以有為德也又趙氏說然孟子章句曰嘗不之性人
 善也至董子性善之說尤為精卓可善惡以仁義為標準人春秋繁露曰仁之安
 混之則較許鄭之善說尤為精卓可善惡以仁義為標準人春秋繁露曰仁之安
 為言通也義者忍也施生愛人之法在愛人也不在愛我之中也釋名曰正我故仁之
 白虎通曰仁者忍也施生愛人之法在愛人也不在愛我之中也釋名曰正我故仁之
 惡殺善含忍也義文云也親也事也仁使合宜也皆韓詩外傳曰仁者愛人由情出謂之
 愛理宜謂之忍也義文云也親也事也仁使合宜也皆韓詩外傳曰仁者愛人由情出謂之
 人偶為仁董子謂說文云也親也事也仁使合宜也皆韓詩外傳曰仁者愛人由情出謂之
 而後可以稱義立說尤精者以去惡就善為歸說盡物理善也吉也惡也厄也扼也困也物也
 趙氏孟子章旨曰從善改非坐而待旦韓詩外傳曰善物其知于善而日新來則獨
 居而樂德充而形善乃能相除者修身之格言也去以克欲遏情為則韓詩外傳曰善物其知于善而日新來則獨
 又曰善之為善能相除者修身之格言也去以克欲遏情為則韓詩外傳曰善物其知于善而日新來則獨
 惡就善進又善乃能相除者修身之格言也去以克欲遏情為則韓詩外傳曰善物其知于善而日新來則獨
 伏調和心志釋名曰善乃能相除者修身之格言也去以克欲遏情為則韓詩外傳曰善物其知于善而日新來則獨
 傳曰止思心之失者在于去刻也所有過欲者說文曰念有常心也鄭君注尚書大
 欲也鄭君禮記注曰益欲又曰邪淫心又曰寡于人欲則無所不為又曰性不見物則
 無欲見物多則欲益欲又曰邪淫心又曰寡于人欲則無所不為又曰性不見物則
 言也後儒以此又謂德兼內外釋名曰德惠外得于內也鄭君禮注曰直從心
 為宋儒之後說誤矣又謂德兼內外釋名曰德惠外得于內也鄭君禮注曰直從心
 行內德施之稱行在誠判貪仁身秋繁露曰德得也得事宜也鄭君禮注曰直從心
 仁性蕭望之亦曰民含陰非惟有助于修身亦且有資于治心至漢儒倫理
 陽之性有仁義欲利之心陰非惟有助于修身亦且有資于治心至漢儒倫理
 之條目約分五端一曰中和周禮注云中內也從口中剛柔通也又曰三禮也鄭君

注曰有言不可箋以無實又曰善言不願其行徒人所惡也又曰以行爲驗虛言無益
 于實也又毛詩箋曰大言者言不願其行徒人所惡也又曰以行爲驗虛言無益
 子之言必因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慎言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繁露曰君
 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慎言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繁露曰君
 當務如是者謂之智此人之言語思貌必儼然又曰容德也此言容貌之正或低或仰
 齊則肌膚安禮記注曰雖隱居不失其君于去驕忿也此言容貌之正或低或仰
 則心異志又尚書大傳曰雖隱居不失其君于去驕忿也此言容貌之正或低或仰
 儀爲貴又注尚書大傳曰雖隱居不失其君于去驕忿也此言容貌之正或低或仰
 之衛身垂訓春秋繁露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又曰適飢飽無過平動靜順性命
 喜怒止于中憂懼反身之養氣垂箴春秋繁露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又曰適飢飽無過平動靜順性命
 正此中和常在憂懼反身之養氣垂箴春秋繁露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又曰適飢飽無過平動靜順性命
 所以充滿人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也又曰義理常以然之氣與義雜
 生從內而入人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也又曰義理常以然之氣與義雜
 不曰以子養正氣莫不上擷儒書下開宋學至于禁佚防邪之法韓詩外傳曰防
 志懲忿遏慾之方荀氏易注曰懲忿禦思心于有尤思心于有尤禦思心于有尤
 己躬照其德鄭注禮記鄭注云君子日出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餘證尚多存
 仁心以養正性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行直道以勵廉隅繩則外有廉隅
 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倫理之粹言修身之渠法矣故兩漢鴻儒類能以禮
 教植躬以經訓爲法高風勁節砥柱頽波則漢儒之修身又豈僅托之空言哉

若家族倫理漢儒言之尤精蓋自契敷五教卽以父子兄弟夫婦爲倫理然皆對待之倫理卽父子兄弟夫婦非若後世扶強鋤弱制爲不平之倫理也漢儒之說亦然漢儒之言父子一倫也大抵謂爲人父者當盡其教子之責任觀說文白虎通二書訓父爲矩白虎通曰父者矩也言以法度教子也說文訓母爲牧說文曰牧也是則父母者施教令于婦子鄭氏禮記注曰父母者而使之作善者也說文曰育養也故教子當以義方韓詩外傳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其身及其有禮也必嚴居正言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非徒愛養之謂以愛養注引韓詩曰鴟鴞所病之也若爲人子者亦有孝親之責故孝經說訓孝爲畜孝經說云釋名訓孝爲好釋名云孝好也愛好以賈誼新書之說爲最確新書有言子愛利親謂之孝夫所謂愛利親者非徒順親之謂也諫親之失使之不陷于不義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孝經曰善敬親之過其說非己又繁露有言父不慈則子不孝則慈孝爲父子互盡之倫尚和順又曰不以己故繁露以愛而少嚴爲父道韓詩外傳亦曰冠子不嘗髮子不嘗所以禁爲父

者之寡恩也。若肆行殘虐，即為賊父子之恩。為漢儒所深絕。觀白虎通之釋公

羊也。謂晉侯殺世子申生，直稱君以甚之。又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

也。特託父母氣以生耳。父得不專，故父殺其子，罪當誅。則漢儒曷嘗有父尊子

卑之說。又曷嘗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哉。其言兄弟一倫也。則釋名

訓兄為荒荒者，大也。訓弟為第，第者相次第而生也。詩傳訓兄為滋，而說文之

釋舅弟二字也。其本義取于皮韋之相生。是兄弟只有長幼之分，非有尊卑之

分也。又爾雅有言善兄弟曰友。釋名仲其義曰友有也。相保有也。則悌道為兄

弟所共盡之倫矣。毛公有言兄當親。傳又曰兄弟倫恩。傳曷嘗有兄尊弟

卑之說哉。鄭氏毛詩箋亦曰兄弟善夫。訓弟為悌，謂弟當順兄。兄弟何兄者，况

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也。僅漢儒少數之說耳。蓋中國沿襲宗法制度，以

為大宗。嗣始祖小宗。羣宗咸不得與之齒列。又以同父異母之故，啓嫡庶之紛

爭。惟何休公羊解詁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于羣公

子也。親厚羣公子者，即為兄者，應盡之倫理也。此大宗不得賤視小宗之證。豈

子也。親厚羣公子者，即為兄者，應盡之倫理也。此大宗不得賤視小宗之證。豈

若後世據長幼以判尊卑哉。讓為下則應氏之論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說其
 言夫婦一倫也。亦多主平等。許氏說文曰：妻婦與夫齊者也。從女從巾從又。又
 持事妻職也。劉熙釋名亦曰：夫妻匹敵之義也。與夫尊妻卑之說迥然不同。又
 公羊諸侯不再娶。解詁云：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蓋男子之不得再娶，
 猶女子之不得再嫁也。此漢儒限抑夫權之精義。若漢儒之論婚禮，亦以擇昏
 之權得以自專。好匹鄭氏詩箋亦云：深則厲，二句以水深淺喻男女宜為君子之
 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偶，何氏惟白虎通則不然。訓婦為
 公羊解詁亦曰：嫁娶當慕賢者，即昏禮自由之說也。惟白虎通則不然。訓婦為
 服曰：婦通曰：婦服也。服家事也。以禮屈服也。與釋名訓婦為服，不同釋名又謂妻不得去
 夫。白虎通曰：妻諫夫不從，不得去。列女傳亦云：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一與之齊終身
 妻之不得去，猶地不可去。天以服從為女子之義務也。白虎通曰：父母者，如也。從夫夫
 沒從也。由是承其說者，復倡扶陽抑陰之論，以為男先而女後。禮氏公羊解詁曰：
 所以示男以禁遏女子之自由。鄭氏毛詩箋曰：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惟婦以真信為節。又
 先女也。又曰：有順德子必賢，以貞順為婦德。其禁遏女子自由，為何如乎。政
 非婦人也。又曰：有順德子必賢，以貞順為婦德。其禁遏女子自由，為何如乎。政
 鄭氏易注又曰：有順德子必賢，以貞順為婦德。其禁遏女子自由，為何如乎。政

並主張一夫多妻之說下如詩序所言能逮而婚姻之道苦矣然此特漢儒一偏

之說耳未可據此以斥漢儒之失也且漢儒多崇族制雖所立之說仍沿宗法

社會之遺風也鄭氏禮記注云宗人者祖之所尊也禮曰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

紀理族人有宗也又曰小宗可以絕大宗不能率小宗皆宗法制度之最不平等者

然以宗法為維繫人羣之助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一聚也謂恩愛相流

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所以親骨肉同姓氏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又曰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又曰骨肉之怨通有無以捍衛同族

亦未始非人民親睦之道也若三綱之說雖倡于漢儒然僅今文家相承之說

耳謂之立說失中則可若以此言該漢學夫豈可哉此漢儒論齊家之大略也

至于社會倫理漢儒所說略有二端一日師弟之倫周禮師以賢得民者又曰師

教人美其道者之稱也又禮記注曰聽先生之言既說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師

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師

友而道也故所生則力不勞而身大成又曰國君友其賢臣士大夫朋友其宗族

二日朋友之倫

之倫毛詩傳又曰國君友其賢臣士大夫朋友其宗族

曰安寧之時以禮義相切磋則友生急又曰大道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朋友曰
 以可相增減曰和又鄭氏注曰友生無常也白虎通曰朋友之言與近則誘其言
 雖無親君禮記注曰小禮利其友無常也白虎通曰朋友之言與近則誘其言
 也又鄭君禮記注曰小禮利其友無常也白虎通曰朋友之言與近則誘其言
 遠則不相訕屬死不托包氏論語章句曰君惡其心而貨財通而之計皆可以患
 而相救生不屬死不托包氏論語章句曰君惡其心而貨財通而之計皆可以患
 禮親又曰友交當如子夏交當如子夏交當如子夏交當如子夏交當如子夏交當如子夏
 此言與人相交之道也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蓋人與人接倫理始
 敬其敬其人有一道也其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蓋人與人接倫理始
 畏疏而敬之其人有一道也其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蓋人與人接倫理始
 生故即漢儒所言者觀之一曰貴仁仁訓為親曰說文仁者字以下云親也春秋繁露
 即與人相耦之義禮記禮儀禮中庸注曰仁者字以下云親也春秋繁露
 相之耦也阮雲台曰耦者猶言爾我親亦即有益于人謂也仁禮記鄭注云
 愛之詞也又引會子人非耦者不濟語為證亦即有益于人謂也仁禮記鄭注云
 一曰貴恕恕訓為平法說文訓恕為難中也當以時人外傳曰聖人以度人者
 君子能以仁道治之精責也以己度人之謂也韓詩外傳曰聖人以度人者
 所不能皆恕字之精責也以己度人之謂也韓詩外傳曰聖人以度人者
 類曰今一也賈子新書一曰貴信信訓為誠說文云信誠也即推誠布公之謂
 亦曰今一也賈子新書一曰貴信信訓為誠說文云信誠也即推誠布公之謂
 也說文曰己量人謂之恕象然韓詩外傳曰于不許之人推之崇禮讓曰鄭君義禮注
 君鮮信鄭君禮記注曰象然韓詩外傳曰于不許之人推之崇禮讓曰鄭君義禮注
 以相之也而惡乖爭心而無勝人之色又曰有爭氣者勿與論鄭君禮記注曰
 以相之也而惡乖爭心而無勝人之色又曰有爭氣者勿與論鄭君禮記注曰

也。又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重忠信而輕阿比。孔氏論語傳曰：比，周則黨，愈少。

阿比與論語不爭不黨之旨大約相符。則漢儒非不明合羣之理矣。若漢儒所

言國家倫理亦有四端：一曰守法。鄭氏禮記注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說文曰：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從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

羸瘠于上則富者愈富，貧者益貧。又曰：上下之勢，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又曰：雖

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異又曰：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鄭氏周

禮注曰：民雖有富者，其服不能獨異。又曰：王道先得民心。韓詩外傳注曰：鄭氏周

大之奉法也。欲以定國律，二曰達情。趙氏孟子章句曰：王道先得民心。韓詩外傳注曰：鄭氏周

情不義也。以伸民權，三曰納稅。何休公羊解詁曰：王畿千里，有畿內之租稅，足

以富國家之財。四曰服兵。韓詩外傳曰：今有堅甲無兵，等耳。有民不敵，破虜弓良

敵與無民等耳。故于蒐狩以閑之也。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尚書大傳曰：戰門

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尚書大傳曰：戰門

千人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莫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則兵所以保國矣。死以

固國家之防。此皆國家倫理之精義。且漢儒言國家倫理，以身為國家之身，不

以身為家族之身故。毛公之釋四牡詩也。以思舊為私恩，以糜鹽為公義。君子

不以私害公，故不以家事辭王事。蓋以國家較家族，則家族為輕，國家為重。即

賈生所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也况漢儒立說未嘗認君主為國家以國家為

君主之私產故釋名訓臣為堅乃厲志堅固之謂也若說文訓臣為牽以象

釋名立說故盡心國專謂之忠非服從君主亦謂之忠也趙氏孟子章句曰男

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鄭氏禮記注曰近臣亦當規君是疾憂韓詩

亦曰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倫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為國賊也是漢儒不以服

從君主為觀鄭君言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曲禮則臣僚非君主之僕隸明

矣曷嘗有君為臣綱之說哉此說惟見于惟人人當盡力于國家故其國安寧

必當為國家與公益趙氏孟子章句曰賢皆之理無事而居位食祿是物期于

富且貴白虎通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後食其祿薛君韓詩章句曰

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是出仕必當圖公益也鄭君詩箋曰

每入懷私相稽留則于國祚危亡復當殉己身以延國脉鄭君禮記注曰竭

死而無所及亦此義也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則漢儒非不明愛國之理

矣要而論之漢儒之言倫理也其最精之理約有二端一曰立個人之人格趙

歧有言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孟子鄭君有言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易注韓詩外

傳亦有言阨窮不憚勞辱不苟此言人人之當自重自立也又易荀注云布衣

行其義不失其正趙氏孟子章句曰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

又曰君子以守道不固為志又曰守己正行不枉道以取容又易經鄭注曰連

子固窮君能自重自立斯能立貞介之操不為流俗所囿此對于己身之倫理

也二曰明義利之權限說文訓事為職釋名訓事為俸也凡所立之功也俸立

者即義務之謂也韓嬰有言事不為不成外傳鄭君有言人雖無事其可獲安

乎毛詩箋此言人人咸有應盡之義務也又孔安國曰先勞于事然後得報論語注

鄭君亦曰安有無事而取利者禮記注蓋權利義務互相均平身盡義務即為享

受權利之基其所以重義輕利者春秋繁露曰君子終日言不及利又曰此

皆賤視利所以慮人之見利忘義耳趙氏孟子章句曰以不正侵欲無已奪取異家

患曷嘗謂權利義務不當相均哉此對于他人之倫理也二端而外粹語尤多

蓋漢儒之言倫理也皆以倫理之道必合數人而後見故繁露有言王者愛及

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蓋僅一人

則倫理不可見彼潔身自好之徒克己勵行不復有益于人羣母亦漢儒所痛

斥歟可不戒哉
(未完)

○○羣經大義相通論

(續第十一期)

劉光漢

○○○○毛詩荀子相通考三

此義本先伯父恭甫先生所發故即其義推廣之以輯為此篇光漢記

昔汪容甫先生撰荀卿子通論據經典叙錄徐整說謂毛詩為荀卿子之傳據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孫卿門人鹽鐵論包邱子事荀卿謂魯詩為荀卿子之傳據韓詩外傳屢引荀卿之說謂韓詩為荀卿子之別子今采掇荀子之言詩者得二十有二條其說事引詩者則不錄然毛詩之誼出于荀子者茲固彰彰可考矣

勸學篇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案詩大序云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荀子同

勸學篇曰詩書之博也

案此即孔子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義故毛詩作詩傳詳于訓詁名物不以空言說經

勸學篇曰詩書故而不切

案故者卽訓詁之謂也。切者猶言切于事情也。楊注引論語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證之。蓋詩大序有云達于世變卽切于事情之義也。荀子慮誦詩者不能達世變故爲此言。

儒效篇曰詩言是其志也。

案詩大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與荀子同。儒效篇曰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案取是之文。蒙前文之儒言之。詩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楊注取以說此節。又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而楊注亦云至謂盛德之極。亦荀子用詩序之證。

大畧篇曰善爲詩者不說。

案此卽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以意逆志義董子本之亦毛詩義也

大畧篇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

案詩大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于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楊注取以爲說則此固毛詩義也詩大序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楊注又用以釋荀子復申其義曰旣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納于宗廟者也亦用毛義又漢書匡衡傳云衡上書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儀寔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案衡習齊詩而此疏亦用荀義殆此義爲齊毛二家所同與

大畧篇曰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案詩大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居上思往。卽陳古刺今之義。若其言有文。卽大序聲成文。謂之音之義。而其聲有哀。卽大序亂世之音。哀以怒之義也。以上詩總義。

解蔽篇云。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心枝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不惑。

案此乃荀子引卷耳篇之文也。毛傳云。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卽用荀義。又云。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荀謂不可以貳周行。亦與傳義同。

宥坐篇云。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按此乃荀子引柏舟篇之文也。毛傳未釋羣小。鄭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亦用荀義。

大畧篇云。諸侯召其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案此乃荀子引東方未明篇之文也。毛傳無解語。荀子蓋舉尋常君召之禮。就臣下言。蓋此爲古代相傳之禮。齊廷行之不當。故詩人刺其無節。荀子此言乃引詩以證古禮。非與小序刺時之義相背也。

大畧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案此乃荀子用東門之楊篇之義也。楊注不達其旨。釋此文云。此蓋誤耳。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鄭云。歸妻謂請妻也。冰未泮者。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其說甚誤。近儒謝氏。墉校荀子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篇。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孔氏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所言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其說甚確。蓋毛傳固用荀子義也。楊注固非。後儒據此以證毛鄭言昏期之不同。亦未盡是。

勸學篇曰。詩曰。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故君子結于一也。

案此乃荀子引鳩鳩篇之文也。毛傳云：執義一則用心固。卽引伸荀子之義者也。

大畧篇云：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案此乃荀子引出車篇之文也。毛傳云：出車就馬于牧地就馬二字本于荀子。

大畧篇云：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歡忻。雖指非禮也。

案此乃荀子引魚麗篇之文也。據荀子此文似合上文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二句釋之時宜者釋維其時矣。句之時字也。敬交歡忻皆釋此句之借字也。指唯二字皆異文。毛傳無解。鄭箋云：魚既美又齊等。魚既有又得其時非荀子之義也。

宥坐篇云：詩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案此乃荀子引節南山篇之文也。氏字爲誤文。卑字乃義字。卽俾字之假借也。毛傳僅云使民無迷惑之憂而荀子則推言之。

大畧篇云。故春秋言胥命而詩非屢盟。

案此乃荀子用巧言篇之義也。巧言曰。君子屢盟。鄭箋曰。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違背。亦用荀義。

大畧篇曰。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案此乃荀子引無將大車篇之文也。毛傳無解。鄭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亦用荀義。

不苟篇曰。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

案此乃荀子引裳裳者華篇之文也。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此語與荀子以義屈伸變應之語相合。惟未釋君子。鄭箋云。君子斥其

先人也。非荀子之義。蓋荀子所言。乃毛詩之義。而鄭氏箋毛。則雜采三家詩之說也。

儒效篇曰。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案此乃荀子引采菽篇之文也。毛傳未釋率從。鄭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聯屬之國。使得其所。則聯屬之國亦順從之。與荀子符。殆亦用荀子之義。

大畧篇曰。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案此乃荀子引大明篇之文也。毛傳云。文王之德。明明于下。故赫赫然著見于天。鄭箋云。明明兼言文武。餘與傳同。咸與荀義不合。荀謂上明下化。上指君主。言下指臣民。言非指上天言也。意荀子此條。乃魯詩韓詩之說。與毛義殊。故附辨于此。

大畧篇曰。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案此乃荀子引板篇之文也。毛傳僅釋芻蕘。鄭箋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卽

洪範謀及庶人之義所以達民情而公好惡也亦用荀子之義

以上

詩章句

由以上所言觀之則荀義合于毛詩者十之八九蓋毛公受業荀卿之門故能發明師說與傳聞不同其不合者卽魯詩韓詩之說鄭君箋詩多引之則以魯韓二家與毛詩固同出于荀子也故析爲總義章句二類以證傳說所從來並以彰荀子傳經之功焉

(未完)

— 111 —

文篇

○○文章源始

劉光漢

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卽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舉左旁之迹。皆可通用。此係黃春谷先生說。義象皆係屬乎

聲。惟聲同。故義象同。惟聲義象。皆同。故可通假。二謂諸聲之字。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由黃氏之例推之。一曰造字之源。音先而義後。二曰攷字之用。音同則義通。蓋古代之字。祇有右旁之聲。而未左旁之形。後世恐其無以區別也。乃加以左旁之形。以爲區別。故右旁之聲。網也。左旁之形。日也。如凡字。從寺者。皆從音。者。皆有深暗之義。凡字皆惡字。而非美字。凡文字。從火者。皆有幽暗之義。凡字從音。者。皆有深暗之義。凡字皆惡字。而非美字。凡文字。從火者。皆有幽暗之義。通之證。亦卽古字。以右旁之聲。爲網之証也。蓋既爲此聲。卽爲此彰彰。可考也。且字義既起於聲。並有不舉右旁爲聲之本字。任舉同聲之字。卽可用爲同義。按氏經義。述聞云。右字。通用。在乎聲。音阮氏釋門數篇。亦謂古音相通。之字。義卽相同。而黃先生亦曰。明乎。右旁聲義之說。則凡同聲之字。多可通用。又云。凡爲字。同聲。是以同義。且凡同韻。大抵以聲近。通用。而錢竹汀說文。答問疏證。於經字。同聲。皆云。某字與某字。占通。大抵以聲近。通用。而錢竹汀說文。答問疏證。於經

與古字通用者則曰某即某書之某字大抵皆聲音相近者且古字之相通者
可名曰通用而不可名曰假借假借者有孰為正字孰為借字之分通用者無
孰為正字孰為借字之分非數字同故一義僅有一字其有一義數字一物數
一音義互相通用亦可名假借也

名者半由方言不同由語言而造文字而同意之字聲必相符上古之時未有

故亦有語而言而無文字然南北東西之方言不能盡同故有同一義而所言不同
者亦有語而言而無文字然南北東西之方言不能盡同故有同一義而所言不同

義同而形不同者音皆相近然與始音相近之字在未有文字時乃各本一方而言造文字故
釋話篇哉基胎三字皆訓為始然與始音相近之字在未有文字時乃各本一方而言造文字故

而音皆相近可知義通之字音必相近其義蓋上古則以方言不同各本其義
以造字耳而釋名以聲解聲明義由聲起其一義蓋上古則以方言不同各本其義

名者亦即由同聲之字轉轉相通而爾雅釋或木鳥獸如蒺藜為茨扁竹為蓄
皆以切韻為名而當當雀獲之類亦以音近之字互相解釋是一物數名皆由

於言語之由是言之文字者基於聲音者也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見語人

羣進化之初級日本岸本氏社會學之言曰人當始有言語未若今日之複雜
也呼吸之官進而益調達思慮之官進而益深長而後語言複雜其說甚確

以言語流傳難期久遠乃結繩為號以輔言語之窮及黃帝代興乃易結繩為

書契而文字之用以興故字訓為飾於口者謂之名猶人之先有名而後有字出

名今日字也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云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
故敬之以質屬名即以文屬字質先而文後也字由後起故說文序曰孳乳浸

多謂之字廣雅玉篇並言字飾也廣韻注引春秋緯說題與文章之訓相同
詞亦云字飾也可見古人以字飾為文飾之義飾即文也

與文章之訓相同

取義於藻繪言有組織而後成文也易言畫契既作足證上古之初言與字分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即言有文明之象也

以字為文然文字雖興勒書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抄胥匪易傳播維艱故學

術授受仍憑口耳之傳聞又慮其艱於記憶也必雜於偶語韻文以便記誦阮

交言說云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

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

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而語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及以語言著書

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而語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及以語言著書

册而書册之中亦有文是則上古之前文訓為字稱說文書中古以降文訓為章

故出言之有章者為文詩曰出著書之有章者亦曰文吾觀三代之書諺語箴

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

相生阮氏文言說謂乾卦文言多用偶句子謂尚書若堯典諸篇亦多用偶如

節亦互聲韻相叶易叶韻見顧氏音學五書而尚書中亦多叶韻如九族與既

難者謂之語見許氏說文修詞者謂之文易經曰修詞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

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言者也言方

者猶今俗語也說文序云秦代以前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言之文者純乎雅

言者也儀徵阮氏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為中國人之稱春秋之

時言詞惡質故曾子斥為鄙詞曾子曰出辭氣荀子譏為俚語而一語一詞必

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為功文辭猶言文言也說

曰詞意內言外也是詞與言同文言者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蓋

當此之時文字流傳未廣仍煩記憶之功故以語言相授受禮日記問之學不

足為人師是古人論學特設記問一門也俞氏蔭甫以周易序卦傳即古人記

序之言以見序卦之功其說甚確觀孔子作春秋於事之稍久遠者則曰所聞世所傳聞世而

公羊一經不著竹帛但煩口授故公羊文漢儒以口傳經如公羊至胡毋生始

授伏生使其女以書其遺法也至春秋時代之書册亦大抵文與語分文近於

經語近於史故曾子作孝經觀孝經雖無韻語而偶語實多如加於百姓刑於

偶語也其語句互
相為偶者尤多
老子作道德經
其中多韻文且多偶
屈原作離騷經以及醫

經藥經如太素靈樞經等書
皆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

國策諸書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

語荀子成相篇墨子經上下篇皆屬於文者也莊列孔孟商韓皆屬於語者也

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演稿猶今世之演說也縱橫者流騰為口舌語學之派

別也游即所謂後世史書特立文苑文學之派別也惟古人言詞一經書冊之記

載或加潤飾之功致失本文之舊俞氏蔭甫謂左氏一書由丘則語而飾以文

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是上古造字之次第又由實字假為虛字假為虛字

二期故虛字無本訓皆由實字借訓如之字於罕用語助之詞惟堯典豳詁可

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為虛字渾噩之語易為流

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語之體亦稍變更然不過偶一雜用耳則文

而涉於語矣當此之文亦有稍雜俗語者如公羊多齊言離騷多楚西漢代興

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於文者也故多音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者也

才皆為古人之互相問難之詞書疏然楊馬之流類皆湛深小學如楊雄如作奇字

二體亦以己之意達之於人者也然楊馬之流類皆湛深小學如楊雄如作奇字

徵詰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辯書疏諸作亦雜用排體

易語為文單行之體而運排偶之詞多以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

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至是語文二體以體為分不以類為別以

體亦為偶詞致為別者謂之文也疏論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

書樓護北史魏高帝紀魏書溫子昇傳齊書陸增傳宋書顏延年傳

伯陽傳皆文筆並稱南齊書晉安王子勉傳梁書庾肩吾傳北史蕭圓傳皆以

詩與筆對舉蓋詩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撲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充

論衡云須鳴筆之臣即記事之臣也唐書蔣楷傳踵修國史世稱良筆亦為記

事之文唐張說稱大手筆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記事之文也故孔子

言春秋必或用之書札之文樂旨潘筆皆指書札之文言之也體近於語復與

古人之語不同筆蓋魏晉之時尚清說即古人之所謂語不同而梁元帝金樓子云

如不便為詩如閭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

思者謂之文。立言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

者。文也。

摠述

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沈思翰藻者為文。

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即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

詠歎。八音協唱。默契律呂之深。見議徵阮氏文韻說所引宋書謝靈運論沈約答陸厥書甚為的當故經子諸

史。悉在屏遺。陸機文賦不及傳志碑版之文。蓋以此為史體。非可入之於文也。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

別為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

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

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為長短相

生之體。與詩歌易為詞曲者。其理相同。詩由四言而有五言。由五言而有七言。而昔羅

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見澁江保羅馬文學史而中土

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事物之理

而趨繁何獨於韓柳之文。希縱子史。即傳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

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為筆。劉禹錫祭韓侍郎

文云。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楮。卒不能困。中山集趙璘因話錄曰。韓文公與

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為孟詩。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

為文也。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

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製作亦不復睹。

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

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如桃氏曾氏所選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

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縣凌次仲先生。以文選為古文正

的。與阮氏文言說相符。而近世以駢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趨齊梁。西堂其年。

導源徐庾。即穀人。驛軒。穉威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傑。文章正軌。

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亦獨何哉。

○○論文雜記

劉光漢

西人分析字類曰名詞。代詞。曰動詞。靜詞。形容詞。曰助詞。聯詞。副詞。名詞。代詞。者。即中國所謂實字也。動詞。靜詞。形容詞者。即中國所謂半虛實字也。助詞。聯詞。副詞者。即中國所謂虛字也。予觀孔子垂訓。首重正名。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名生於真。非其真。無以爲名。蓋實字用以名一切事物者。皆曰名詞。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詞爲文字之祖。中國小學書籍亦多釋名詞。爾雅由釋親至釋畜。以及劉熙釋名。皆分析名詞。字由類聚。是古人非不知名詞之用也。至代詞。一類。皆以虛字代實字之用。吾觀劉氏助字辯略。釋之。其二字訓爲指事物之稱。且博引古籍。得數十條。是古人非不知代詞之用也。爾雅釋詁三篇。大抵皆動詞。靜詞。而明人朱鬱儀駢雅。則大抵皆靜詞。形容詞。是形容詞之用。先儒亦早知之。毛鄭釋詩。多言狀物。而江都汪氏之釋三九也。亦謂古人作文。多用形容之詞。以示立義之奧。曲則靜詞。狀詞。形容詞之用。古人亦無不知之矣。至助詞。聯詞。副詞。則上古之時。大抵由名詞假借其始也。由實字假爲半虛實字。如

治本水名借為治國之治修本段脯借為修身之修此由實字假薄為林薄借

為厚薄之薄舊為鶴鳴借為新舊之舊此由實字借為是也其繼也更由實字

借為虛字如之字草出也於字孝鳥也而字額須也所字聲也則字等畫也苟字草也維字

車蓋也云字山川氣也不字鳥飛翔也必字弓藥也莫字且是也其借假之例約有二端

一為由義假借如而為額須有下垂之義故承上起下之字為而盡為器中空

有窮盡之義故凡物窮盡者皆為盡云為山川氣故曰所出之語亦為云其例

一也一為由聲借假本無其字而讀音與某實字音相近因假借為之如於字

所字是此與今日土俗有音無字者相似其例二也觀此二例則知虛字本無

實義故有一字數用者亦有數字一用者每隨文法為轉移近世巨儒如高郵

王氏維山劉氏於小學之中發明詞氣學因字類而兼及文法則中國古人亦

明助詞聯詞副詞之用矣昔相如子雲之流皆以博極字書之故致為文日益

工此文法原於字類之證也後世字類文法區為二派而論文之書大抵不根

於小學此作文所由無秩序也

印度佛書區分三類。一曰經。二曰論。三曰律。而中國古代書籍亦大抵分此三類。一曰文言藻繪成文。復雜以駢語韻文。以便記誦。如易經六十四卦及書詩兩經是也。是卽佛書之經類。一曰語。或爲記事之文。或爲論難之文。用單行之語。而不雜以駢儷之詞。如春秋論語及諸子之書是也。是卽佛書之論類。一曰例明法布令語簡事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禮儀禮禮記是也。是卽佛書之律類。後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經類也。單行之文。皆論類也。會典律例諸書皆律類也。故經論律三類。可以該古今文體之全。惜後人昧其淵源。不知文章之派別耳。

英儒斯賓塞耳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夫所謂退化者。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及觀之中國文學。則上古之書。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及東周。文字漸繁。至於六朝。文與筆分。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卽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爲

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於文學而不然？故世之討論古今文字者，以爲有淺深文質之殊，豈知此正進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昔歐州十六世紀教育家達泰氏，以本國語言用於文學，而國民教育以興。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然古代文詞，豈宜驟廢？故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啟滄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範，賴以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爲文也。

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莊烈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奧，荀呂之平易，皆爲後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詞，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惟文學臻於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後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其中國秦漢以下文學之士，不知諸子之精深，惟好則修詞學，烏可不講哉？

文錄

○○與任子徵書

鄧 實

十二月二十一日。實白。子徵無恙。旬日隔侍。書素疏闊。會稀別遠。軫結爲勞。僕初春東駕。經吳入燕。萬里蒼波。麻衣雪涕。童山矗矗。暑颺隆隆。行路之難。古人所謂沈景光於車楫。役魂夢於波濤。越千里之遙。罕一士之遇。瑀瑀投足。罔罔廻車。未嘗不自悔其西笑也。遂以仲冬言旋。邱纒緇裘。暫脫墳墓。可親而田無負。郭家少遺書。破屋三楹。久埋榛莽。樵蘇不爨。霜露可虞。夜雨穿帷。積潦及榻。一燈熒熒。百蟲唧唧。對此岑寂。愴然傷懷。况僕秋士。工愁勞人。易感久罹憂患。重以弟喪。秋堂多悲。風林不靜。叢蘭並秀。敗於西風。獨鴈失羣。呼此長夜。大地雖厚。豈足埋憂。彼蒼無言。遂成終古。追亡悼存。有如夢幻。尙何言哉。僕行年二十三矣。壯不如人。老復奚望。賈長沙云。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劉孝標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感此數語。輒爲隕涕。愁潘鬢髮已見。二毛瘦沈。腰身不盈一尺。雖復耽玩篇章。驅使煙墨。而寒蟲病鶴。白鳴其天。前修茫然。大雅

不作顧瞻身後吾生靡依月下停觴風前覽鏡淒然不自知其歎息之彌襟也
足下以方盛之年爲并日之學六經在口羣史在胸一氎之上琅琅書聲兩廡
之間莘莘學子致可樂也涼秋將暮聯袂匪遙仰惟清光幸蓄光彩

○○孫犢山春湖餞別圖序

劉光漢

光緒壬寅孟春之初孫君犢山將之中州同志餞之湖上李君寫圖以媵其行
君以薄宦偶作枚官柱笏看山牽船住岸少陵游宋時在壯年王粲登樓美非
吾土名園攬勝於洛下夢華續錄於東京蔚此雅材宜賡前軌矧以清修雪白
壯志雲騫分域華離可譚戎索浮天浩瀚遂渺瀛寰加以貫九變而知言垣一
方而可見方稱大夫之選能說山川豈謂衙官之卑終淹屈宋僕近依有道誼
託同岑惜茲千里之行敢作一言之贈依依柳態縈別緒於清風汎汎蘋波鑒
流光於逝水異日者君涉洛伊越河洙登軒轅候氏之道訪洛陽汴京之墟披
斯圖也能無慨然此則聲子班荆之雅寫以丹青季鷹思土之情託之索素者
矣驪駒方抹車轄已脂敬誌片言以當息壤

詩錄

○○台灣行

劉光漢

九州分壤海波環。圓嶠方壺碧浪間。聲教昔時沾四海。神仙何處訪三山。片隅更闢東方地。天教島嶼成都會。人貢曾緣海水來。卜居或等桃源避。文物聲名古來通。鯨波千頃日輪東。波縈弱水三千里。地繞蓬山一萬重。強封自昔稱荒服。一朝竟入倭人屬。封域遙臨呂宋邦。地名竟改毗邪國。斷髮文身自古然。民心好異漸思遷。氍毹裘有長求通市異教。從今又蔓延海上。年年番舶至。景教流行。祆廟起。曲律還居大石都。邽支久寄康居地。聞道樓船海上翔。有時鱗介易冠裳。鳴鷄自古曾占兆。五馬於今又渡江。印綬遙從上國賜。尉佗立國雄三世。宋臣有志保崖山。句踐居然稱夏裔。當年定闕建東都。貢稅都從內府輸。徐福舟師曾入海。孫恩兵甲欲窺吳。城猶彈丸地。赤子畏首畏尾身。餘幾潮水曾迎戰。艦來地形况失澎湖勢。虎師一旅下汀州。親見降帆下石頭。南越舊朝由內亂。夜郎降漢亦封侯。滄海桑田幾遷變。丹青無復延平殿。邊防從此撤三藩。故

國何妨。夷九縣。遺民三度抗。胡兵海外夷。氛未掃。平貨舶。縱通黃浦水。遺基誰訪。赤嶽城。明珠翠羽紛來貢。艷說扶桑。繭如甕鹿耳門邊。禾稼豐。龍湖院內芙蓉種。東南文化漸。胚胎陸島孤。懸碧海隈邊。豎縱云開穢。猶漢民安肯棄。珠崖東邦地。隔滄溟。水謂此區區。應予界。橫海樓船一矢加。河山寸土千金擬。十萬雄師鎮海濱。降全難。屈兩河。民不圖勁旅。班韓岳。遂致孤城困。遠巡當年。吟域區夷夏。可憐易主如傳舍。故郡猶思蒲坂歸。名城或等商於假。精衛沈寃海莫填。蠻煙蠻雨。又年年。漢家竟棄輪台土。閩地仍分婺女躔。况復東隅時勢異。舍舊謀新。齊改制。滄海何曾禹貢歸。邊城終類維州棄。禹跡茫茫。又變移。神州亦有陸沈悲。何人更憶金門戰。空念夷奴渡海時。

○○齊侯疊歌

劉光漢

陳氏祖虞舜。先世出有媯。敬仲奔齊日。特受桓公知。其後傳數世。乃至夷孟思。世本敬仲當時齊國弱。公實日以卑。繁刑兼重斂。陳氏知厚施。五世身其昌。兆已定。卜龜田氏日以興。姜氏於此衰。為飲酒器。爾雅郭注景公親賜之。此為齊侯

賜桓子及受命自周王天子曰余期銘文有奉齊侯受命桓子拜首受子孫永

保持邑似焦山鼎阮文達云黜色銘詞類晉姬文云晉姬作鐘鼓與璧玉

玉壺鼎鏡眉壽用以祈姜銘文云眉壽子孟桓子得此器用授田乞釐田乞乃田和

為諸侯齊室遂傾危此器雖云微已兆齊社移年歷二千載此器有兩耳此

器猶在斯出土銅花碧光怪兼陸離雙環既交絡兩耳更低垂此器有兩耳篆

文雜蝌蚪蟠以蛟與螭銘文在腹內一十九行辭凡十九行體形本甚古寶

貴等鼎彝卷耳歌酌彼洞酌詠注茲如壺徵雅注爾雅注云作雷攻周詩酌彼

金罍一本宋氏昔藏此文達云子昔購之何君釋其詞子貞先生阮公得此器

此器後更為析其疑文達有跋紹字當作韶聞樂憶宣尼謂即韶字且謂孔子

在齊聞韶於是齊洹字通作桓字與桓同古訓承經師蓋即子彊字左氏文可推

何氏謂左傳陳子蓋為武子開白皙鬢鬚眉阮公又謂世本之子然後知此鬢

造自東周時獨惜齊國物至今靡有遺柏寢所陳器禪書中變滅煙雲隨齊

刀雖云古疑是世偽為齊刀銘文云齊公化人皆同因定吉字為公別季有致又

齊刀近日多有偽造者吾閱金石存曾錄齊侯匱齊侯匱銘云齊侯作爲孟姬良女又
之然皆偽造者吾閱金石存曾錄齊侯匱其萬年無疆子齊侯孫永寶用
聞陳逆簋汪容甫先生所藏者其形尤權奇此器雖尙全出土亦云遲器物信完美篆文
勤楊槌文同虢叔盤近出原字異响嶮碑睛窗偶撫玩光采何淋漓遐想齊國
政誰識景公悲

○讀鄭所南先生集

黃節

沒齒竟爲三外客傷心還作十空經倉皇本穴今何世萬樹秋花向北零實有

抱香死不曾零落北風前先生詠菊句也

琴絕風高意早灰先生厭世尙徘徊已無片土栽蘭蕙瑟瑟河山更可哀宋先生

畫蘭不寫根曰無土根將焉託

○草左蘿石傳因題兩絕

黃節

片雲南下孤臣淚碧血黃沙想見公宣武城頭天似墨思陵無路哭秋風
休問廢興問廉恥可憐諸將盡蟲沙至今誰食中原粟不是呼蘭芍藥牙

詩餘

○ ○ 掃花游 讀南宋雜事詩

劉光漢

殘山賸水聽鳥喚。東風鵲傳南渡繁華。暗數惜珠簾錦幕。美人遲暮。賸有華堂。蟋蟀芳園。杜宇傷心處。將無限閒愁。訴與鸚鵡。西湖堤畔路。賸渺渺寒波蕭蕭。秋雨暮潮來去。送樓臺歌管。夕陽簫鼓。芳事淒迷。夢斷蘇堤烟樹。無情緒。酒醒時。江山非故。

○ ○ 桂殿秋 望月作

同上

三五夜。月朦朧。瓊樓玉宇冷秋風。琪華落地無人拾。九曲瑤臺何處通。

○ ○ 掃花游 汴堤柳

同上

落花天氣正。弱縷飄金。低枝弄翠。春風十里。又年年攀折。相看憔悴。和雨和烟。依舊長條。躑地相思碎。燕語鶯啼。春夢醒未。度番風。廿四恨。走馬章臺。飄零身世。韶光彈指。縱游絲十丈。春情誰繫。千劫興亡。都付汴堤流水。思往事。最消魂。杜鵑聲起。

○ ○ 如夢令 游絲

同上

本是靈和殿樹。又作章臺飛絮。絲影戀妝樓。不惜韶華遲暮。春去春去。問爾飄零誰主。

○長亭怨慢 送春

同上

聽一曲歌殘。金縷沈沈。簾幙東風暗度。芳草閒門。嫣紅萬點。慘無主。慙慙人病。弄得春光遲暮。看九曲闌干。已無復。流鶯喚語。春去也。落花流水。畢竟春歸何處。遊絲橫路。那挽得韶華小住。閱幾番芳事。飄零又化作。漫天飛絮。曉夢畫樓西。啼血誰憐杜宇。

文篇

○○論文章源流

田北湖

世間之故。非文弗宣。生人之道。非文弗著。是以紛。曠。之。交。往。來。之。序。旨。存。於。中。行。期。其。遠。窮。極。口。舌。之。形。容。不。逮。紙。墨。之。委。曲。况。移。時。則。境。失。歷。轍。則。迹。亡。不。有。所。託。曷。以。爲。資。自。叙。彝。倫。胥。納。軌。物。覃。研。精。思。發。揚。光。彩。名。實。既。準。順。理。而。成。章。情。意。相。通。糅。條。而。鋪。緒。仰。觀。俯。察。明。義。開。宗。釐。秩。典。要。垂。布。型。範。摹。繪。虫。鳥。之。微。羅。列。竹。帛。之。上。不。過。六。體。之。採。摭。單。詞。之。傳。會。接。片。附。寸。懸。識。湊。理。一。指。同。歸。肆。響。如。應。故。雖。五。方。別。聲。曾。無。異。讀。百。王。易。制。未。嘗。廢。流。上。而。經。國。下。以。涉。身。通。諸。其。郵。言。之。有。物。蓋。草。昧。大。闢。竹。書。方。備。納。言。委。巷。受。職。史。官。芻。說。鄙。談。以。簡。樸。爲。美。聯。句。積。章。以。串。貫。爲。度。搜。集。謠。諺。則。爾。雅。之。濫。觴。包。兼。夏。冬。則。屬。詞。之。秘。鑰。修。明。既。久。著。錄。益。宏。彙。其。體。裁。標。以。題。目。新。篇。競。尙。古。意。漸。離。然。不。外。乎。記。事。記。言。二。端。而。已。顧。質。勝。則。野。華。甚。則。淫。表。裏。之。間。風。格。遞。嬗。莫。

或。混。合。觀。其。構。造。耳。泊。夫。繁。蕪。失。實。流。宕。忘。返。行。之。於。世。則。一。概。相。蒙。傳。之。於。後。則。無。徵。弗。信。遂。使。俳。優。召。詆。風。雅。竟。歇。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巨。魚。千。鈞。一。筌。期。得。駢。枝。貽。累。塵。垢。終。汚。祇。受。失。言。之。愆。致。毀。載。道。之。器。由。是。通。無。遠。識。罕。能。追。效。前。人。陳。義。日。卑。述。志。自。晦。聲。悅。尤。繡。準。的。無。觀。襲。流。俗。爲。談。助。迷。津。逮。之。修。途。况。復。屈。守。咫。聞。謬。承。家。法。造。茲。痼。疾。憎。其。異。已。而。後。虛。僑。所。蔽。振。拭。不。暇。矣。乃。者。旁。通。殊。化。不。嫌。同。文。後。生。小。子。習。非。勝。是。其。趨。愈。歧。固。知。所。屈。中。士。之。菁。英。儒。林。之。經。緯。蕩。然。劫。燼。遏。此。元。音。無。裨。治。理。滋。敗。學。術。斯。尤。君。子。所。深。戚。也。嗟。乎。師。說。之。傳。譌。論。衡。之。不。當。曠。千。年。而。莫。寤。豈。今。日。之。過。哉。近。求。歸。本。我。則。懷。古。焉。

事物周旋。必有稱謂。何者爲形。何者爲質。何者爲義。何者爲理。鑒其狀態。權其分劑。而名立焉。天地上下。窮變易化。觸類引申。含旨深遠。歸宿同赴。康莊不迷。雖異聞見。詎爽識別。生人之道。盡情於斯。蓋自有知。即以相殉。莫能踰國。遑云削迹哉。故夫文者。聚靈府之能力。綜萬端之異名。藉以表見精神者也。最古之

民冥然罔覺。偏隅爲固。八風不通。智慧漸進。彼此殊效。各受水土之氣。自習鳥獸之音。格磔鈎轉。獨鳴天籟。聖哲特出。知畛域之必有合也。於所以交易習俗。化裁情性者。開物正名而成百務。謂語言無強同之音。制作無整齊之術。乃即目前之現象。寫簡端之餘影。點畫偏旁。隨意指名。而字體具焉。符號雜陳。記纂特備。託始諷誦。轉相授受。識其通音。辨其用法。取而聯絡。輒成章句。紀載所及。已缺無虞。是心之聲。應手而傳。而文成焉。然則語言者。文字之音響。文字者。語言之形迹乎。蓋文從字順。即於大同。凡諸語言之不同者。皆由文字爲契。含耳聞。猶傳其疑。指畫乃遵其軌。語言文字者。一本之系。觸機而發。其則不遠。其效至神。惟初太始。但異其名。何嘗有所分也。

象者。天所生也。數者。物所呈也。字者。人所制也。列象數而成字形。乃斯文之起。

原人既役物矣。其最早之工作。祇屬禽獸之羽毛。皮骨。茹飲所餘。取資材用。是

爲骨器時代。西人謂太古石器。不知其先用骨。考古甚疏。故折骨以爲衛。骨斷鋒利。磨礪爲鏃。骨鏃而石鏃。而金

鏃後世不用。石鏃猶有骨鏃。古意存焉。爾雅金鏃。剪羽謂之侯。骨鏃不剪羽。畫鏃之志。可見骨鏃之制。愈古愈粗。鏃本作族。不從金。說文解鏃。爲古時石族畫

骨以記數今之骨牌是也余謂骨牌又為野蠻時代算數之物彼時骨用甚廣

負自後人借為博具考古家不層詮釋忘其粗矣或惑於未及知識大進解用

人河圖洛書之偽說謂其原本於此母乃身鑿余別有篇及知識大進解用

竹木則有制挺之兵結繩之事焉書契者畫骨結繩之變也由錐鑿一點雕刻

一畫引長其縱橫鈎勒而曲直之摹倣動植諸物以肖厥象削竹書漆定訓與

聲命之曰字即凡物之圖而已其他指事按索可得相因相生互為左證則又

萬事之記也於一一音有一一說不待註釋可以達用則又有形之聲也古者

有實義而無助語裁取數字則聯母可誦上下相顧則接續尤密擇精述詳故

無費詞剩義雖曰質直其曲能達今以為高格古調莫與嗣響矣夫古人文

字之妙能傳當日之語言耳泊乎人習空疎語尚瑤琢掇拾難字雜入古典強顏

飾意至淺極薄徒瞽人目而去古愈遠背古愈甚古今文之不相及豈有他哉

况天喪斯文字書殘缺通行定數曾不逾萬僅僅往來於紙上一字一義不足

於用從而假借之使兼數訓漸至運掉不靈欲傳語尾餘音之神則別擇實字

虛設相助古無虛字行文亦不用語助今通行之虛字如雖焉為猶之類禽獸

也。類器用字。盈篇累牘。而不知其謫陋。此其大蔽歟。古人造字。尙未卒業。爲部首者五百四十。依其昔例。互乘參錯。一一比配。益以顛倒反側。窮體制之變。宜得十萬字。庶合孳生之義。人事日雜。生物日繁。尤非九千三百所能斷定者也。鄙儒覲然筆削。暴君付之灰燼。俗師小吏。相持干祿。自漢以降。芟夷益多。而古文不知其數。學人莫罄其用。更狙於先王法言。天子考文。弗敢隨時造作。私與增補。每見異文。不曰說文所無。字書不收。卽曰後人新字。今世別體勦說雷同。甘即狹隘。以有限之文字。馭無窮之語言。由是舉世之語言。不獲投諸文字。以程其功。強分真率者。爲俗語。其字不錄於典冊。附會者。爲文言。其字務反乎口。舌文字。語言背道。以馳逐一分。而不可復合。昔以文字當語言。今以文字代語言。取材云竭。造端攸分。惟務枝離。貌求髣髴。古今何獨異致。文字乃其分途也。昔則紀實純用直筆。今則旁流託之寫意。乎繆戾相守。已忘其真本意。所存疇能稱述。文字肇興之日。歌詠先導。真流墳典。已無篇牘。里巷猶聞謠諺。此章句之元始也。采之輜軒。納之盟府。而典謨訓誥。

作焉於其人。爲文於其國。爲史記事記言。分爲二體。君民交贊之掌。故而非一。姓一家之史。臣所可私守。載話載言。彬然可觀。不加鍛鍊。組儷於自然。不事借助。盤旋於硬語。其魄力深厚。其條理周密。爰尋異采。若鑄神工。鄙夫無學。輒病其詰屈。攀牙不知古誠。無文但云集字。比類賦詞。順流而作。非如後之刻意潤色。空結奇字也。解詰不明。數典弗暇。太古之籍。一隙難窺。知寶不名。望洋而歎。良足菲薄。蓋有由來。夫古之作者。擇言以對待。援義以比例。雖在約舉。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稱。單復必齊。俯承其仰。斷者自續。兩兩間合。節節遞轉。頓挫抑揚。尤省虛字。未有單詞隻義。可以爲句者。亦未有一語孤立。可以爲章者。文生於聯珠之字。成於駢峙之體。舍茲排偶。是謂不文。豈其屬思之精。實由用字之當。蓋因形定聲。造字之巧也。六條一指。往往自相依附。一成而不易。示人以能知整齊。單復拘絞。繁簡凡所纂紀。一若譜錄。能知駢字之用。庶得行文之方矣。故夫駢字者。權輿爲文。第未成篇章耳。歷變旣多。茲旨已晦。枝派蕪雜。言之無物。遂復強分門戶。析名駢散。文之與字。不能一貫之過也。

(未完)

○○論文雜記

劉光漢

上古之時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有聲音然後有點畫有謠諺然後有詩歌謠諺

二體皆為韻語謠訓徒歌說文各字下云徒歌也爾雅釋樂篇亦同歌者永言

之謂也漢書藝文志云諺訓傳言說文云諺言者直言之謂也諺直言也蓋

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有音無字故起源亦甚古觀列子所載有堯時謠孟

子之告齊王首引夏諺而韓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諺或引先聖諺足徵謠諺之

作先於詩歌諺字從言彥聲彥訓美士說文云有文人之所言也是諺彥為士

義厥後詩歌繼興始著文字於竹帛然當此之時歌謠而外復有史篇大抵皆

為韻語言志者為詩記事者為史篇史篇起源始於倉聖周官之制太史之職

掌諭書名而宣王之世復有史籀作史篇書雖失傳然以李斯倉頡篇史游急

就篇例之大抵韻語偶文便於記誦舉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蓋史篇即古

代之字典也內則云十歲學又孔子之論學詩也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是詩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蓋古代之時教曰聲教故記誦之學大行而中

國詞章之體亦從此而生詩篇以降有屈宋楚詞為詞賦家之鼻祖然自吾觀之離騷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傷中路之夷猶怨美人之遲暮託哀吟於芳草驗吉占於靈茅窈窕善懷嬋娟大息詩歌比興之遺也九歌招魂指物類象冠劍陸離輿旌紛錯以及靈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麗史篇記載之遺也是楚詞一編隱含二體秦漢之世賦體漸興荀子已賦有蠶賦溯其淵源亦為楚詞之別派憂深慮遠幽通思元出於騷經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則出於東皇司命者也洛神長門其音哀思出於湘君湘夫人者也感舊歎逝悲怨悽涼出於山鬼國殤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記遊出於涉江遠遊者也鵬鳥鸚鵡生歎不辰出於懷沙者也哀江南賦瞻懷舊都出於哀郢者也推之枯樹出於橘頌閒居出於卜居七發乃九辨之遺解嘲即漁父之意淵源所自豈可誣乎蓋騷出於詩故孟堅以賦為古詩之流然相如子雲作賦漢廷指陳事物殫見洽聞非惟風雅之遺音抑亦史篇之變體觀相如將

篇子雲作訓纂篇皆史篇之體小學此古代文章之流別也然知之者鮮矣

箴銘碑頌皆文章之有韻者也。然發源則甚古。箴者，古人諫誨之詞也。詩盤庚

伏小人之攸箴。詩廷燎序云：因以箴之。左傳載師曠之言曰：百工誦箴諫。文心雕龍之言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

箴見於佚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而禮聽篇亦引周箴。案周辛甲為太史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

列諸左傳，則箴體本於三代也。銘者，古人儆勵之詞也。說文云：銘，名也。銘始於黃帝，故

漢志道家類列黃帝銘六篇。厥後禹銘筭虛，湯銘浴盤，武王問丹書之言，為銘

十六。見大戴禮而周代卿公大夫莫不勒銘於器以示子孫。見金石書故臧武仲云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而詩傳亦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

考工記亦曰：嘉量有銘，則銘體始於五帝矣。碑者，古人記功之文也。自無懷氏

刻石泰山為立碑記功之始。文心雕龍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碑，岳故，名曰碑。而穆天子傳亦

言穆王紀跡於弇山，則碑體亦始於五帝矣。見江都凌先生小樓讀書記碑不同

頌者，古人揄揚之詞也。莊子有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為頌，而史記樂書

亦曰：黃帝有龍哀頌，而帝嚳之世，盛墨為頌，以歌九韶。見文心雕龍詩有六義，其六

曰頌。周頌、魯頌、商頌，皆載詩經，則頌體亦始於五帝矣。推之誌銘，如比干銅盤銘及孔子銘

吳季札是誄辭之作如魯莊詩縣黃父

皆起於三代之前而皆為有韻之文足證

也。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韻語之文莫不起源於古昔阮氏文言說所言誠不誣

劉彥和作文心雕龍叙雜文為一類吾觀雜文之體約有三端一曰答問始於

宋玉王蓋縱橫家之流亞也厥後子雲有解嘲之篇孟堅有賓戲之答而韓

昌黎淮學解亦此體之正宗也一曰七發始於枚乘蓋楚詞九歌九辯之流亞

也厥後曹子建作七啓強景作七命浩澣縱橫體仿七發蓋勸百風一與賦無

殊而盛陳服食游觀亦近招魂大招之作柳子厚晉問篇亦七類也誠文體之別出者矣一

曰連珠始於漢魏蓋荀子演成相之流亞也首用喻言近於詩人之比興繼陳

往事類於史傳之贊辭而儷語韻文不沿奇語亦儷體中之別成一派者也三

者而外新體實繁有所謂上梁文者矣出於詩斯千篇有所謂祝壽文者矣始於華封人之祝

而一二慧學文人筆舌互用多或累幅少或數言語近滑稽言違典則此則子

雲稱為小技而昌黎斥為俳優者也古人謂小言破道其此之謂乎

文錄

○○重刊洪氏元史西北地附錄釋地序

劉光漢

昔元太祖起漠北之軍。平西方之土。轉戰數年。進軍萬里。回紇五城之壤。設戍開屯。昭武九姓之疆。犁庭掃穴。衆建子弟。以爲屏藩。豈非以漢家定制。非劉氏不王。周室分封建。姬姓之國。用是薩來。舊壤啓。赤之藩。封安息。遺墟建伊蘭之。王國。使窮邊。廣漠免戎狄之覬覦。天馬蒲梢來使。臣之貢獻。察其用意。誠哉其深遠矣。獨惜武功既布。文辭闕如。金華諸公奉詔修史。地理一編。僅陳匡畧。雖聖武親征之錄。亦著邊功。而經世大典之圖。未詳地勢。簡編缺佚。學者憾焉。吳縣洪氏以古行人之職。膺使絕國之科。持使節於俄都。駐星輅於歐土。積殊方之駒隙。決亘古之狐疑。用采西史之譯文。以補官書之缺畧。成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二卷。附入元史譯文證補之中。攷疆索於數千萬里。而遙編實事於六百餘年之上。剖音聲之奧理。萃史冊之墜聞。張何以下。莫或逮焉。顧世之論此書者。以爲張騫奉使。僅越南山甘英乘輅。祇窮西海不里阿爾未定主名。

巴耳赤刊誰窮荒渺博稽匪易證古爲難此編往籍能詳前言互證苦又卽是
龜茲巴補亦名八普可不里古稱高附魯克塵昔號柳中參諸圖紀而益明證
以方輿而悉辨方正位舍此莫由然此書之善猶有三端夫部屬錯雜古盛
而今衰氏族糾紛近詳而遠略用據西書之佚事以正史冊之沿訛黠戛斯爲
漢志之望昆不花刺卽唐書之布豁阿蘭北徙尙沿奄蔡之稱欽察西遷已改
烏孫之舊撒耳柯思之種溯可薩之源流花喇子謨之名證波斯之文字忽里
模子開華夷互市之場普刺特城識工匠鎔金之所謨克波羅之奉使開羅馬
之交通薩耑抵汗之受誣訂畏吾之史冊是曰補史其善一也又若嗜奇成癖
好古與稽喀而什爲宮殿之異名打爾班乃邊城之譯語克里曼證西域故王
之號阿羅斯關佛書羅刹之稱呼圖克拜義訓吉祥吉利乞思姓傳阿熱搭失
干卽言石國阿勒坦亦訓金山尼牙即都會之稱思丹乃斯單之轉訪尋斯干
之壤猶證土地之肥饒譯委兀兒之稱足驗民心之齊一莫不旁搜遠紹索隱
鉤深本大食之方言訓佉盧之文字是曰正名其善二也至若考蒙文之細合

窮聲韻之精微。劍河卽元史之謙河。拔汗乃唐書之撥汗。于羅歇拉音本相殊。過利柯提字無定譯。忽章火焮皆霍闡之轉音。亦列益離盡伊犁之合韻。拔姆巴某字近而音歧。喀散柯傷地同而名異。葛邏祿居遷金嶺。遂與柯爾魯之朝。哥疾寧地近忻都。未改伽色尼之舊城名。報達譯以八吉打而何殊。河號縛芻。讀爲鄂爾疏而相應。可失哈耳沿舊號於迦師瞿薩且那考梵音於印度。是曰定聲其善三也。惟此一編具茲三善異域錄。遜此詳明職方紀。同斯徵實。彼奉使行程之錄。僅著方隅賈耽華夷之途。空陳形勢。以此方之豈可同日語哉。嗟乎元代疆域廣博。罕倫由裏海而窮瀚海。介紹不鄰。由凌山以達天山。邐迤難往。地跨三洲之壤。師行千里而遙。豈若遼大石之僅據一隅。帖木兒之空勤遠略歟。或謂元當末造。土解瓦崩。曾不能據幹難之涓流。保和林之片壤。是則雖行封建。無補危亡。同姓受封。果何益哉。不知太祖初年。攻城略地。西屆弗林。南窮身毒。使非封建親戚。鎮撫人民。恐漢逐匈奴。鮮卑保其故土。唐征突厥。回紇據其王庭。雖無尾大不掉之憂。亦有鞭長莫及之患。封建之策。顧可廢乎。雖復

阿巴罕之稱兵。察人兒之構亂。然事不旋踵。敗亡隨之。豈得以八王構禍。咎晉皇立法之疏。七國興師。議漢帝分封之失哉。況元亡之後。部族猶存。金黨回酋。機密汗國。白拜兒爭雄。亞土月祖伯稱霸。歐洲皆能世守版圖。不失故土。則太祖貽謀之賊。詎可沒與。今者中外一家。夷夏交錯。茫茫瀛海。豈徒鄒衍之談天。莽莽河山。不數壺公之縮地。用梓洪君之說。以補元代之書。庶守邊將卒。慕開疆拓土之功。載筆鴻儒。具右史左圖之樂也。

○○與黃晦園書

鄧 實

雲林夏晴。一別千里。白鵝潮落。黃木煙颿。徒倚船樓。指點霞鷺。登高不見。望遠徒勞。積情累愴。云何不感。僕自東下。弭輪香江。汲水門高。升旗山遠。樓臺疊白。鐘火環青。弔碧海之沈舟。悲南天之畫地。陵晨起。淀遂越。蒼溟浪花濕衣。風尖墜幘。魚涎積石。圓暈浮紅。鳥翅遮山。破孔露碧。言經碣石之鎮。遂渡油陽之關。舟師測風捲帆。以候海客。乘月叩舷。微吟鼉鼉。奮迅而駭。飛蛟龍呼號。而鼓駭斯固。攀碧海動。帝子之愁思。夢斷青天。下波臣之血淚者矣。蒙被三日。乃瀕

浙東海日初晴。水色轉碧。烟樹如畫。隱約帆外。鷗鷺狎人。上下篷際。僕於是馮
檻。遐矚擊楫狂嘯。效李生之談瀛。追謝叟之拾月。無何飛霧。曠乎日午。海市起
於几席。碧落倒景。光映珊瑚。城郭飛來。色現金翠。水手附掌。同客奪目。斯固海
上之奇觀也。既而微風盪空。紅墻忽沒。天青氣霽。暮鳥三兩。僕方慨然歎時日
之淹歷。嗟好景之不常。忘魂夢之安危。念一身其如寄。既屆滬濱。舍舟而塗。至
則春申之客已空。而黃浦之江暮色矣。舊居契闊。薪木蒼涼。姬姜在牀。弟妹憔悴。
雨苔及榻。瓦印茫然。金井塌闌。書素概絕。傷心此地。歎生不辰。加以喪弟之
戚。人倫之悲。俯仰皆愁。行樂無術。既愴身世。尤感時事。神山萬重。已見淺清之
流。禹域千里。將受塗炭之辱。小雅盡廢。四維不張。凡茲冠帶之倫。咸有匹夫之
責。僕江湖之夢未斷。棟榱之悲尤深。美人空吹乎參差。雞鳴不已於風雨。吾黨
君子當同此心。歲寒松柏不改其度。足下閉門畫粥。深居憂天。慕諸葛之抱膝。
效賈生之流涕。方將抱澄清之志。懷用世之心。期與足下勉之而已。空山大言。
知復無當。惟喻同志。勿示外人。朱明荔熟。新蟬已鳴。具區梅黃。襖衣猶着。南北

異地景候頓殊。風露可懷。珍懾自愛。

詩錄

○○文信國祠

劉光漢

王氣消京邑。中原逼寇氛。有光爭日月。無會際風雲。壁壘千軍合。河山四鎮分。身先貔虎士。威掃犬羊羣。儻使遭新運。庶教立戰勳。武侯躬盡瘁。陶侃志忠勤。國已更新主。人思反舊君。降王終走傳。都統罷行軍。翟義心忠漢。周王墓表殷。賣魚灣畔路。望斷海天曛。

○○古意

同上

西風吹湘水。鴻雁有哀音。渺渺洞庭渚。千秋騷客心。蒼梧雲去後。明月冷湘陰。言念鄭交甫。悠悠漢水深。

○○讀楚詞

同上

秋風吹班竹。木葉下瀟湘。洞庭艤歸舟。極浦望沅陽。豈無楚澤蘭。孤芳襲我裳。誰恐鷓鴣鳴。百草先不芳。帝子一以去。杜若年年香。千秋夢澤水。猶自蒸懷王。

○有感

同上

游魚潛漢渚。乃慕鷓鴣。鳥飛羽翼。一朝傳江海。何時歸塵寰。不可立敢怨。弋人機北山。亦何高南溟。亦何卑天地。有鷓鴣變化無已時。

○書揚雄傳後

同上

荀孟不復作六經。秦火餘篤生揚子雲。卜居近成都。文學窮典墳。頭白勤著書。循循善誘人。門傳問字車。法言象論語。太元開潛虛。反騷弔屈平。作賦比相如。訓纂辨鱗蚪。方言釋蟲魚。雖非明聖道。亦復推通儒。紫陽作綱目。筆削更口誅。惟據美新文。遂加莽大夫。吾讀華陽志。雄卒居攝初。身未事王莽。茲文將無誣。雄本志淡泊。何至工獻腴。班固傳信史。微詞雄則無。大純而小疵。韓子語豈疏。宋儒作苛論。此意無乃拘。吾讀揚子書。思訪揚子居。斯人今則亡。弔古空躊躇。

○臺城柳

同上

臺城何巍巍。故壘空斜陽。遐想六朝時。都邑遙相望。嘉樹鬱千株。楊柳生道旁。倡條與冶葉。一一披宮牆。時勢一朝殊。轉瞬如流光。極目皆荆榛。無復見垂楊。

目擊事與事
悽愴悲江潭。搖落能毋傷。因思植物理。生滅殊無常。苑枯在俄頃。轉綠旋回黃。人事苟不施。會見天行強。細繹天演篇。懷古心茫茫。

○○楚詞

同上

幽夢陽臺化。雨雲吉占何事信。靈氛幽蘭紉佩空。相贈椒榘當帷已不芬。時向湘中愁帝子。獨從天末望夫君。衆芳搖落休相憶。鶉鴉先鳴不忍聞。

○○詠扇

同上

赤日行天空。靜坐湘簾垂。揮扇挹清風。瑟瑟風生帷。炎運無窮期。却暑無已時。嗟爾小民愚。暑雨興怨咨。消夏豈無方。所在招涼颺。炎涼由境生。易境天無爲。棄捐豈足悲。所盼炎景衰。齊絜爾微物。願君長保持。

○○出郭

同上

幽懷了無著。與世漸忘機。流水自終古。青山空夕暉。沙禽臨岸立。瘦蝶背人飛。試訪招隄境。鐘聲出翠微。

○○讀戴子高先生論語注

同上

素王大業垂端門。公羊春秋古。誼敦聖王不作感。獲麟改周受制存。微言麟經義例通。齊論問王知道篇。目存古經廿卷秦。火焚董顏而降齊。學湮各守所知。濁所聞經義晦。蝕誰探源先生絕學龔。魏倫遺世特立無攀援。邵公家法轍可遵。羣言淆亂白黑分三科。九旨窮籬藩。宋劉經說躋巽軒。廿篇作注古意申。石渠博士舌可捫。曲學媚世嗤公孫。遺經獨抱孤無鄰。漢學師承今古尊。西京靈緒永不泯。太平郅治不可臻。通經致用思申轅。

○○歸里

同上

江天如鏡客舟還。風雨蕭條賦閉關。萬種相思拋不得。零雲老木滬城山。

○○幽蘭吟

同上

幽蘭生湘江。孤芳正可采。采之寄所思。所思在東海。余情苟信芳。忍令瑤華萎。幽香闕空谷。遲暮復何悔。一卷離騷詞。此意靈均解。

詩餘

○○菩薩蠻無題

劉光漢

一樹梨花深院隔。遊絲飛去無蹤跡。金鎖闌門開。傳書青鳥來。簾櫳殘月曉。夢斷青樓道。曉色綠楊枝。流鶯對語時。

○○前調 詠雁

同上

傳到琵琶幽怨意。爲誰飛上江南地。冀北雪花飛。鴻歸人未歸。衡陽春色暮。又逐東風去。繫帛漢時宮。雲山隔萬重。

○○一萼紅 徐州懷古

同上

過彭城看江山。如此我輩。又登臨。繫馬臺空。斬蛇劍杳。霸業都付銷沈。試重向黃樓縱目。指東南。半壁控淮陰。衰草平蕪。大河南北。天險誰憑。千劫興亡。彈指。瞻礪山雲起。泗水波深。宋國雄都。楚王宮闕。千秋故壘。誰尋溯。當日中原逐鹿。笑項劉。何事啟紛爭。空嘆英雄不作。豎子成名。

○○菩薩蠻

同上

一樹嫣紅嬌不語。尋芳望斷江南路。春去已多時。流鶯猶未知。簾櫳殘月落。夜雨愁珠箔。王母下雲旗。傳書青鳥歸。

文篇

○○論文章源流

(續第二期)

田北湖

自以武功專制其國務移易舉世之心思使之俯伏馴致無敢携貳先入之主
導之於微方識人事即誘其衷以定其趨嚮乃為支離之辭輔其淫威之毒點
竄訓故愚惑黔首狗曲之儒爭求容悅師生授受謬種流傳而古意蕩然一
不可復明一誤不可復正雖有通人莫敢置喙如謂屈服為臣臣者在左為臣

在右為君如后司之例后司即君之輔佐以司國事有承受分任之象而無屈
故后字君字皆從口臣承君命為之輔佐以司國事有承受分任之象而無屈
服之以禮抑從為女女者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義也男對婦省為歸先有婦字實與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者何所抑婦省為歸先有婦字實與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舉也男對婦省為歸先有婦字實與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後有婦字實與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者是有婦字實與男字左也從母省也列如女字比字之類未成而家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士人于亦訓捍之士有捍術之象士即兵也古稱士農工商之說為奇聞凡充兵

數者國人且輕而賤之夫誦詩讀書情游之徒既無恒業又無恒產但託章句為師表考試求仕宦蠶政勸法何足為民執今之說而士字之義不可解詰乃以推十合一云云四字了之余百索字理而不得其故及恍然於倒干之文至精至當頗愜吾心雖有字聖不易斯言矣近人力求附會假借九等十日諸曲說以證推十合一之謬未嘗好學深思而事穿鑿造字者之本義哉士字以兵士之士為最古之本義先有士師之士次有儒士之士是為兼訓亦假借云爾凡此之類不可枚舉競尚新說旨與昔違詞林之典積不相通及至造語運思先民之軌何以合轍非夫文分古今之義乃字異古今之義也出入之際徑庭判矣指名所歸形迹精神可從辨焉

夫文字相屬未可離畔文非字不表其意緒字非文不盡其周旋是以舍文無字舍字無文明乎訓詁之理斯稱文章之情已人事多變剛紀不張芟削字數改易故訓而後文之為派愈歧愈壞字之為用愈絀愈狹愈複雜愈單簡取之無類制之無方其位置也不能相當其形容也不能精審故語言則今不通古文字則今不逮古推其所以不相合母亦語言文字分之途歟由一而二由二而四昔惟語言與文字異今日文與字異焉隆污遞降習尚相侵文字失真即於鄙俚蕪穢但摭拾別解比附古典湊集而成章亦卑弱亦粗率每况而愈下

尤貌爲襲取以模擬奧衍乎語言無以合文字之通而馭其窮文字不能求語言之是而應其變雖摘句尋章自詡爾雅靡然僞體益刺目而不可掩文與字離畔之效固如是其昭且著矣學術師承本實先撥欲從而究詰焉迎之不見其首筮之不見其尻古訓有穫先民是程豈無補救之道哉我思在昔未聞於字外求文者也

夫正名備物者造字之原也循理詮義者用字之準也覃研精思包舉無遺以流布於茲世隨在變化觸感成緒神乎奇乎造其極矣識字之初苦於形體之辨別聲韻之異同惟恃記問求致其力非窮年月不殫其功及一旦豁然貫通不拘成格累牘盈篇俯拾卽是所謂信手拈來皆成妙諦者始若甚拙繼乃大巧環轉自如不可思議於是上古文章冠絕千古今日中土之精英尤爲他國所不逮蓋其運用之方獨擅佳妙之勝雖文體陵夷去古益遠而縱橫一世尙復無與抗衡吾祖宗神聖之所締造者光明赫奕文在於茲吾乃慨然於行文之巧實由於識字之拙而識字之拙則造字者盡心述業以成其能而已煩瑣

委曲以爲此。囂囂焉。觀諸人文。微且深矣。

今地球萬國異文。並列審音解字。聯句纂文。之難易。截然歧途。不可混合。西方諸文。切音成字。較速於吾國。及一一詮解。則離物形名理。而孤立執字。譜以比集。二字弗相配偶。弗相移易。弗相參錯。欲畢其業。且數倍於吾之學。期非若中文之逐字可解。逐字相加。一脈之承交互成。物而字。句語意。又得任意顛倒。細密曲折。條理有致。廣包兼括。取材無窮。鎔五金於一鑪。調五味於一簋。化合化分。自爲出入。本無一定之程式。與一定之位置也。蓋文因字成。字因文立。中國合之他國。分之孰偏孰全。孰優孰絀。不待智者可以決焉。况他國之所謂字。拚母得音。卽音成。句有專指。而無兼義。求音誠捷矣。而解義殊繁。故其所謂文。則又別有體裁。自成格律。次第之先後。尤不可以錯亂。於是取道紆遠。割裂成幅。彼自以爲曲盡其妙。不知膚淺鄙陋。曾不值吾人之一笑也。中文先拙而後巧。西文先易而後難。優劣之判。奚啻天淵。豈非造字者之精神智慮。大遜於吾國哉。四千年來。郁郁班班。茂以加矣。此所以究心譯學者。能入西國之堂奧。而在

外人鮮識吾之門徑也夫

國與國之階級有文明之程度焉。視其文字之精粗美惡以定優劣耳。故無文字不能立國。野蠻是已。未有人民進化疏於文字者也。中國文字之作較諸他國最早最高。今文化之盛久而弗衰。雖人事萬變。世局日新。莫得改易。烏能廢棄。設去古既遠。治體不振。生當其時。手足罔措。輒欲爭效異國。不以師人爲恥。偶見章句之大。殊喜其文法之一定。忘其鄙且拙。而謂新且異焉。舍金鼎而寶瓦缶。舍文錦而竊褻褐。吾恐神明聖哲之所留遺。漸墜於地。水蕩火燼。淪胥以亡。使煌煌之典要。彬彬之辭令。無可觀采。則我中國將爲不文之國。夫何說以辭耶。文明不居。貿然降格。毋乃後進少年不學無術者。未嘗誦習先民之載籍。一旦援筆操簡。言之無物。屬思冥索。莫知所云。非徒甘受其蔽。又從而遞入焉。左右文野之間。以飾其醜。根據之失。不恤蔑祖。忍令四千年之奇光異采。瞬息漸滅乎。誰與陳述經典。修明法程。抉文府之秘。啟藝林之鑰。廣我學塗。挽此末流。則游心於茲者。庶幾窺其美富。正所趨嚮也。

洪荒之際。渾渾噩噩。未有識知。更無書記之具。故從前之迹。不得其傳。神明間出。民智。曠進。迨於三五。典則明備。其壤土不廣。生聚未蕃。易與爲理。翕然齊壹。蓋結繩既易。人人皆通六書。其時一物初創。舉世驚其神奇。喜其便利。風靡嚮化。爭傳習之不暇。而斯道大昌。此則文教所由來歟。顧文教以往。何以前民樞機之微。發端於聲教。聖人察民之情。將導以成俗。知教之不可不設也。思以和平弭鬪。爭制爲禮樂焉。而禮樂之次第。莫先乎樂。夫鳥獸雜處。角力以養生。彝倫未叙。強弱往來。日孜孜於飲食。男女競奪。而無窮期。然而休暇聚處。相對歡然。抒寫天真。輒有徒歌之樂。土鼓。蕢桴。此唱彼和。不涉猜疑。與物俱化。聖人知聲音之道。足以感人也。拊石。截竹。八音克諧。定其律呂。授以節奏。調攝志氣。宣暢情性。使聞其聲者。油然愉快。游神宇下。含履中和。於是飲食男女之事。漸就範圍。各盡其分。各安其義。誰或踰闕以逞其私欲。既呈治平之幾。遂操弛張之術。乃有鬼神之神。禱揖讓之禮。儀拘制其容。止合於吟咏。舞蹈而不相奪倫。蓋無禮不足以爲教。而非樂作不能成禮。此聲教所以爲萬化之基也。泊乎文教。

既設。廣被於人人。一本聲教之遺。意舉其舊典爲盡。人所記憶最熟。而鑿。既於心胸者。首傳其聲。俾易書錄。則謠諺著矣。文教之成立。實發揮於精神。豈非聲教之所致哉。

立乎世界之上。人類所以組織者。會事物之理。而通其情耳。以簡馭繁之道。有自然焉。有人事焉。區宇宙合何端。何倪。凡遇於吾人之耳目。皆納諸文字之間。文字相生。始於人事。而終於自然。雖由人意爲形容。而眞理充積。流露於無形。如鏡攝影。不爽毫芒。於人力何有哉。字者物之實體也。文者人之心思也。分言之。則質爲自然。而文爲人事。及融合之。則字不離乎人事。而文實成乎自然矣。造字以備書記。卽預爲行文之地。固無文之專名。亦無文之定率。振筆直下。而體不與焉。上古之文。莫知所始。墳典邱索。具目無書。雜引圖讖。斷簡殘篇。僅僅見於道家者。流非視史之辭。卽卜筮之繇。荒誕不經。大抵術數之學。述自口說。筆削尤多。古意佚。文得其髣髴而已。况儒家所斥。卽此疑似之迹。幾幾絕乎。今可考。可據。曰謠。曰諺。然而謠諺者。猶在未有文字之前。習於委巷下里。傳於婦

人孺子人心之聲。鳴其天籟。隨機感觸。獨得真趣。人人舞蹈之時。時詠歎之筆。有書契無文。可習首記其字。以爲學書之具。未嘗稍有改訂。不過當時之語言耳。自今觀之。按律叶韵。文義沈博。已與典謨訓誥並采。爭光爲淵懿樸茂。極高極古之文。初無分乎記事與言別立。裁製也。純乎自然。弗假藻飾。故其句讀絕無牽強。以質爲文。蔚然華實。比字成句。積句成章。自有文字。以代語言之傳者。此其起源也。歷人歷世。派異枝分。曷能背此以求宗主。夫惟元音型範大雅。故生乎其後。無由繼聲。縱欲摹形。繪狀從事。步趨復拘。拘於字句之間。聲調之末。習非所誦。烏得當其萬一哉。夫上古文字。謂之書契。書契云者。書之爲字。卽與其事。其言纖悉。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謂契。精神所貫。注融會其形迹。奇情逸響。表於簡端。借字之用。寫其已成之文。未有執意選詞。始爲文章者也。古者人人識字。卽人人能文。彼所謂文。充其記憶之力。盡其抒寫之能而已矣。今以爲古文。當時固不自以爲文也。古者之文。陳說古詞。語句出於已然。乃因文以記字。今所謂文。構思結撰。出於未然。乃因字以成文。故古無文之名。非。非。

文也。文字不分言也。凡識字者皆能爲文。故古有記載而無著作。非若後世爲儒生之專業。運其靈思也。自禮樂有官。各用其本朝之樂。采諸輶軒。奏諸矇瞍。太史書之。藏吏守之。而里巷之謳吟。不列於國典。野人所稱道。不錄於世說。往日私家之故書。悉付刪訂。卽各因俗語。偶製新音。無復備之記載。是以操簡濡墨。事無所施。久而忘之。流致不學之蔽。欲書其字。措詞無方。甚覺繁難。不似從前之簡易。可以率爾成章矣。且民生日衆。人事日淆。兵農工商之職業。汲汲窮年。更無暇於文藝。雖就傳受教。亦及長而廢讀。但能識字。不畢其業。所知之數不多。可通之義尤狹。况執筆書記。構思爲文乎。夫文書之掌。專諸其人民間。誦習遂頹其風。古意改觀於斯。爲斷史官之文。乃與所謂謠諺者異其體焉。三代相屬。師儒講授。用能出言有章。苟非專門。謂爲鄙野。而後文章之道。衰然學術史降。爲經導百家之先流。其記事記言。猶得史家之餘緒。述而不作。胚胎於古。謠俗諺揚。於餘韻而終於國風。變雅其他。諸經有所論贊。往往援引名言。斷章取義。輒假一二古詩。以爲左證。故其教人曰。不學詩。無以言。言者文也。謂不學。

詩卽不能學文矣。詩人之旨發其微於羣經。春秋旣作。上古最初之軌。其迹至此而盡熄。不再見於後世矣。此尤古今文之大關鍵也。後之文士稱經爲古文。至於上古之章句視爲奇觀。孤詣高文則已茫乎不可解。蓋其所習者表示已說。令人一覽而卽可會其意。其構造實異乎遠古。故末由相入。又未能人人識字。人人通文。而文章之道益爲人事之美談歟。

上古無文之稱。中古史官其名。乃著先後相承而經出焉。百家諸子起而變經。異曲爭鳴。細流四溢。鉛槧之士獨尊其師說。以赴歧趨。綜其體製約爲四類。紀述之文也。箋注之文也。議論之文也。比賦之文也。萬世萬變終不出此範圍矣。漢興試士。咕嗶之徒相率應制。以博祿位。於是公室考校郡邑選舉。而外無專習者。間有官書職司。私家著作。其所學問皆由舉業研究而來。吾乃斷之曰。太古之文出於民間。中古之文出於史官。春秋之文出於經學。自漢以後之文出於考試。而已歷代考試制藝不同。一源相通。曾無異致。然其爲體與古文古經之距絕。不可以道里計也。今辨其體必溯所窮。吾將求之古史古經焉。

○○論文雜記

劉光漢

西漢之時總集專集之名未立隋唐以上詩集文集之體未分於何徵之觀班志之叙藝文也僅序詩賦為五種而未及雜文誠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如論說之體近人

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於儒家九家之中凡能推闡義理成一家者皆為論體互相辯難者皆為辯體儒

雜家之中如禮記表記中論各篇皆論體也孟子駁許行等章皆辯體也即道家

於新發明經義之文復有荆軻論五篇皆論體之秦論三篇亦列於子者也書說之體亦近

人列為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縱橫家如蘇子張子中之書說類也而漢志

成列中之縱推之奏議之體漢志附列於六經如尚書類列議奏三十八篇春秋類列議奏

官列於九篇奏事二十篇論語類列議奏二十篇而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

之體漢志附列於儒家語及詔策也又列孝文傳十一篇自注云高祖及大帝所稱及古

詔策此又如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於春秋史公

其確證又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於春秋史公

馮商所著書列記體近於古禮戴禮皆記體之先聲也箴體附於儒家楊雄三

十八篇有箴二篇而劉向所序六銘體附於道家道家列黃帝銘六箴兩雜家

也銘類是今人之所謂文者皆探源於六經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

集名若詩賦諸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別於六藝九流之

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他體相雜矣至於東漢文人撰作以

篇計不以集名後漢各列傳可見後世所謂張平子六朝以降集名始興分

總集專集為二類然考隋唐經籍志則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詩文各體且多

儷詞韻語之文唐宋以降詩集文集判為兩途而文之列入集中者不論其為

有韻為無韻也亦不論其為奇體為偶體也而文章之體至此大濶惟儀徵阮

芸臺先生編輯學經室集言集不言文祇曰學經室文集不析為經史子集四種

之流別者乎然流俗昏迷知此義者鮮矣凡說經之文歸第一集記事之文歸第二集言理之文及雜謂非窺古人學術

漢書藝文志叙詩賦為五種而賦則析為四類屈原以下二十家為一類合屈

勒宋玉趙幽王莊夫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淮南王孔叢劉儼曹邱王蔡甲

兒寬張子倫劉德劉向王褒及淮南王華臣合以武帝之賦共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為一類。

合陸賈枚臯朱建莊忽奇嚴助朱買臣劉辟疆司馬遷嬰齊臣說臣吾蘇季蕭望之徐明李息淮陽

憲王楊雄馮商杜參張豐朱

荀卿以下二十五家為一類。

內史東曉合川王越魏

忠張偃賈充張仁秦充李步昌謝多周長孺綺華陸弘別羽陽臣昌市臣義王

商徐博呂嘉華龍路恭之賦以及秦時雜賦長沙王羣臣賦李思孝景皇帝頌

共一百三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為一類。前人舊作匯為一編猶近世坊間所行

百三十賦也共二而班志於區分之意不注一詞近代校雠家亦鮮有討論及此

者。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集之始餘則皆為分集

而分集之賦復分三類。有寫懷之賦。即所謂已之中情者也。有騁辭之賦。即所謂

如以才藻。有闡理之賦。即所謂其精微者也。以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

擅長者。也有闡理之賦。即所謂其精微者也。以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

取法騷經賈誼思慕屈平所作九章諸篇亦及騶賦皆離騷之遺意也。相如大人

賦亦宋玉高唐賦之遺而淮南所作招隱士又純乎山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

十一家是也。騁詞賈等之賦。漢書雖不存然陸賈同傳亦辯士之流。枚臯嚴助朱買臣

皆工於言語者也。漢志列嚴助書於縱橫家。此其證也。史遷馮商皆作史之才

多。亦。不。可。考。惟。陸。宏。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賦。亦。必。闡。理。之。賦。也。餘。寫。懷。之。賦。其。

源。出。於。詩。經。有。風。賦。比。興。四。體。而。楚。詞。亦。具。此。四。體。故。史。記。言。楚。詞。兼。其。國。風。

小。雅。之。騁。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之。情。况。以。眩。其。才。七。發。及。羽。獵。等。賦。其。遺。物。

長。也。章。氏。文。史。通。義。叙。詩。賦。之。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有。似。賦。之。處。經。已。

源。流。已。言。其。出。於。縱。橫。家。矣。賦。之。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有。似。賦。之。處。經。已。

觀。班。志。之。分。析。詩。賦。歎。逝。世。之。懷。賦。也。幽。通。思。立。析。理。賦。也。閒。情。也。可。以。知。詩。歌。之。體。與。

賦。不。同。詩。歌。皆。可。誦。為。之。賦。則。而。騷。體。則。同。於。賦。體。至。文。選。析。賦。騷。為。二。則。與。班。志。之。義。迥。殊。矣。用。班。志。之。稱。作。有。屈。原。賦。注。一。書。故。特。正。之。

文錄

○○告玄武湖文

田北湖

芙蓉城者仙靈棲真之宇也。桃花源者幽隱避世之鄉也。碧落高高黃塵擾擾。周覽風景。變幻雲物。訪蟪蛄之春秋。寄蜉蝣於朝暮。已無清淨之土。逞云安樂之窩。神山在望。輒引歸帆。海島移情。空聞遠籟。虛無縹渺之間。倘恍迷離之境。便涉稗環。莫舉芳躅。越情廣漠之野。極念重霄之表。寓言十九。玄思萬千。吾生勞形。惟曰無涯。僕夫沈夢。若離諸苦。從伊人於水。泚溯到葦葭。呼有鬼於山阿。披將薜荔。起天半之赤霞。照波心之皓月。駕車鼠穴。載翼雉羅。長掛鬱氣。上通元化。指太空爲歸宿。結平生之古歡。尙在人境。豈有真宅哉。余以菲質。附於濁流。生長江淮之交。行坐尸冥之側。聊休息於歧路。盛衰樂於中年。土木形骸。樊籠毛羽。夢登天而無杭。隨飄風之所仍。家鴻避篋。倦鳥知歸。乃四壁之徒立。靡寸田之可耕。賃春廡。下何處。皐橋牽舟岸上。竭來西塞。徘徊青溪之渡。寥落白門之城。誓墓碑成。買山錢乏。蘧廬風雨。空爲汗漫之遊。壺中天地。別有清涼之

界蓋亦亢心遠舉躡蹤遐想矣鍾山之下草堂之陰有湖一曲實名玄武赤鳥之際黑龍所經潢汙行潦擇三岸之細流宛在中央列五洲之息壤氣吞雲夢之澤境接琦玕之洞村郭自幽煙波無限四十里之昆明水嬉不競二千年之桑泊宮禁如墟島激縈洞罔繚倚伏平蕪彌望膏腴就荒菰蒲陂塘魚鳧窟穴農家聚處姓只朱陳漁父助談世當魏晉南都甌脫之地楚國寢丘之田安石夷其阡陌景純寂於邱隴泛剡溪之一葉明月隨人飛繡谷之萬花春風無主繫我生之靡騁過茲區以忘返顧滄浪而濯足指澗池以監影爰問水濱往求宅土託幽壑之浩渺卜衡門之棲遲山精木魅喜人經過樵豎牧兒許我戾止臨淵結網閉關誅茅直干青雲坐觀白晝縱巨魚而亦樂屈尺蠖以當伸入主洲民遂爲湖長夫深山大澤龍蛇是潛暮雨朝雲虹蜺不耀蓋鴻鶴之所志非鷓鷯之可窺是以北海嗇夫高並耒之概西河釣者樂考槃之歌抱焦違天孤芳遺俗不求致遠之用寧虞老死之方况乎修途荊棘落日桑榆燕處危巢魚游沸釜齊州歷歷遲王孫而無歸秋水涓涓望美人而不見未遑駐景誰與餐

霞。有。此。卷。阿。居。然。福。地。扁。舟。散。髮。適。蓬。顆。而。猶。甘。苦。藥。染。衣。笑。淄。塵。之。莫。化。林。深。菁。密。嶽。峙。淵。渟。沙。鷗。俱。來。幽。鳥。相。逐。廬。除。火。宅。操。譜。水。仙。種。玉。藕。於。污。泥。化。金。蓮。之。世。界。舍。南。舍。北。結。吳。農。爲。比。鄰。種。豆。種。瓜。課。越。傭。以。新。約。蓑。衣。箬。笠。布。鞵。青。鞋。浮。沈。水。草。之。湄。祈。報。春。秋。之。社。導。鷄。犬。而。飛。昇。任。臬。廬。之。勝。負。招。隱。借。予。告。靈。沒。世。閒。雲。指。正。清。泉。要。盟。縱。橫。驛。路。休。勒。北。山。之。移。文。迎。送。叢。祠。新。製。巢。湖。之。平。調。

○○郭璞墓碣

同上

墩。子。山。者。在。北。湖。之。長。洲。戴。石。爲。祖。孤。峙。荒。渚。水。雲。之。鄉。景。物。幽。絕。世。所。稱。郭。璞。墓。也。蒿。里。誰。家。不。封。不。樹。地。志。傳。疑。安。能。起。白。骨。而。問。之。蔓。草。和。煙。寒。流。鳴。咽。一。坏。黃。土。有。人。長。暝。余。旣。入。湖。淒。然。憑。弔。念。鷄。豚。之。弗。設。懼。樵。蘇。之。或。來。周。垣。表。石。告。我。漁。戶。爲。之。銘。曰。

風。散。沙。斷。龍。死。玄。武。陰。雲。沈。薶。山。川。不。語。形。家。無。靈。葬。斯。所。九。原。來。者。同。今。古。○○別玄武湖父老文

同上

湖主入湖三年矣。與五洲三岸諸父老。水土操作歲時休息。泌之洋洋桑者閑。閑分漁樵之半席。作風月之平章。援鶴不笑鷗鷺忘機。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濠濮之游。出而聽琴操。豚相祝烹羊自勞。不識不知斯歌斯哭。藜藿蒼蒼亦有霜。露楊柳依依爰及雨雪。方謂羲皇以上。遑問魏晉伊誰。壺公容身農父。沒世披裘行吟懷璧。非罪相期白首不入城市。樂有素心與數晨夕。民安太康之風里。鮮追呼之吏役車。其休拏舟云固弗意。寢丘之地忽爭半山之墩。蠅矢旣集牛耳。尤汚起風波於江湖。懼文字之羅網。篝燈受詐。徽墨終凶。瓜熟伏其殺機。其落誣其怨望。清尊招飲。邏卒在塗。空庭勒移。高士不返。閉門大索。全家皆收。沈沈黑嶽。皎皎青天。未對西曹之簿。旋縱北寺之囚。犬牽上蔡。鶴唳華亭。歸來楓林之魂。無恙蘆中之渡。故鄉多虎。不可久留。弋人慕鴻。逝將遠引。有客宿宿遲徐。稚子谷中。踏歌聲聲。指汪倫于岸上。信焚身其足。懼故折尾而不辭。還求出世之方。更卜幽人之宅。疇昔之樂。夢亦成塵。別離之情。座猶掩泣。閒雲相逐。逝水長澌。剩芙蓉于空塘。笑桃花之夾道。鷓夷請變名。姓鮫人。莫賣滄田魚鳥有。

綠。州。霞。重。約。此。日。武。陵。漁。父。不。辨。仙。源。他。年。幕。府。山。靈。爲。留。佳。處。

○○嶺南三家詩序贊

鄧 方

朱。明。之。域。實。曰。神。臯。詩。人。之。所。萃。也。在。昔。歌。先。張。買。留。二。禹。山。下。之。碑。詩。著。陳。陶。憶。無。定。河。邊。之。句。休。與。藐。哉。其。詳。軼。矣。若。其。南。園。尸。祝。紀。風。乎。典。籍。東。臯。繼。聲。銘。業。乎。宗。伯。清。泉。盛。文。史。之。志。曲。江。崇。海。內。之。宗。固。亦。有。焉。是。以。越。臺。文。箭。厥。貢。乎。上。京。南。海。明。珠。揚。光。乎。昭。代。暨。乎。三。家。疊。起。勝。國。圭。臬。此。焉。嗚。呼。盛。已。參。羞。楚。些。猶。揚。江。上。之。靈。蝴蝶。東。風。已。歇。羅。浮。之。夢。所。思。予。美。迺。有。夫。君。壯。夫。之。悔。奚。爲。婦。人。之。泣。不。可。獨。是。客。行。萬。里。明。月。如。霜。人。拜。諸。陵。落。花。成。土。積。文。子。之。怨。曲。爲。江。淹。之。恨。篇。如。屈。子。者。固。亦。蕭。琮。出。塞。聲。調。俱。悲。長。史。登。山。音。情。益。絕。者。也。若。夫。大。江。東。去。人。喚。黃。州。之。長。公。孔。雀。南。飛。自。惜。盧。江。之。小。吏。沈。淪。一。職。何。異。滄。桑。陶。寫。中。年。况。無。絲。竹。攬。大。河。於。衣。帶。悲。青。坂。之。干。戈。瘦。馬。號。秋。荒。雞。戒。旦。易。水。之。曲。疇。與。乎。招。賢。養。馬。之。行。徒。慨。乎。諸。將。嗟。嗟。梁。公。晚。年。遇。合。亦。足。悲。也。而。獨。漉。先。生。者。下。宮。禍。息。孤。出。袴。中。北。海。兵。銷。人。還。壁。裏。青。山。垂。老。

頻收故國之書。白首爲儒。已入他州之籍。秦川公子。自傷情多。夜郎詞人。且爲酒死。蓬萊海水。已見清淺之流。閨中愁婦。每多宛轉之曲。嗚呼。儀同之嗟。枯樹鮑照之賦。蕪城比之陳公。猶足哀矣。傳襄陽之耆舊。今已無人。尋茂陵之甲帳。復成終古。嗟乎。迴風一曲。楚臣殉之。以身瑯琊之書。謝客讀之。以泣文章大矣。千秋係之。嶺海遺風。斯人而已。何必紅蕉館裏。輓旂借與人歌。可憐黃土墳頭。秋雨聞其鬼唱。贊曰。人間金盃。江左牙旗。流離塞長。歌哭胡姬。彼何人斯。三閭之遺。焚香載酒。關河之涯。道援一集。漢宮五噫。

右道援堂

六瑩之堂。南海之濱。大筆長袍。風流照人。西陝龍起。南陽虎曠。岩岩詩雄。諸侯望塵。北地而後。把臂千春。

右六瑩堂

相如病肺。經月難痊。昌谷嘔心。臨風靡宣。墜雨秋蒂。先生胡然。烏衣門巷。白髮。

江天古人遺直吁嗟隕焉

右獨漉堂

詩錄

○○戊戌三月高郵舟中

田北湖

齊州恣元覽滄海正橫流。意概藉巾散襟懷。馬少游徒然驚蛺蝶。無奈託獼猴。忽忽人間世。閒雲入暮浮。

板閣數樽後。蕭然起酒悲。霸才無主日。浩劫轉輪時。雉雛猶求偶。魚游若有知。劉伶非達者。荷鍾一何癡。

兎角龜毛事鳩盤。龍女緣靈根。迷淨土。福報極。諸天法喜無人相。阿難現我前。男兒心已朽。哀樂付逃禪。

五重居渾濁。三歲度恒河。白骨縱橫未。青絲拘絞多。世緣歸應器。塵累託脩羅。春杵驚沉夢。微聞鐘鼓過。

○○答袁甫

同上

江南江北兩狂生。我作小師君。騎兵大海烟。魔空墮落一丘尸。家誤經行金庭。呵壁知無益。玉局彈碁定不平。昨夜夢游龍伯國。流雲盡處月初明。

○○辛丑夏病自題小景

同上

獨抱幽憂疾。嗟子壯盛年。朽心經卷裏。嘔血酒壚邊。他日求封禪。無人問太玄。閒居看白晝。莫任坐牀穿。

中路呼天哭。哀哉無母兒。甘爲松柏樹。但廢蓼莪詩。東海終高蹈。西山亦樂飢。行行尸與冢。未死有餘悲。

萬重愁與悔。土木此形骸。遂日天將暮。拏雲事已乖。此生屬蓬顆。幾兩著芒鞋。三十時相問。靈山儻可懷。

早被儒冠誤。久生殊苦辛。世方殺狂士。天遣作文人。白壁寧無毀。黃金豈救貧。似聞開闔扇。楔犬尙狺狺。

○○初入北湖

同上

北山山北水。所瀦南入秦。淮歸尾閭黑。龍雙雙下雲表。雲飛水流剩。空湖橫汗。

周。遭。四。十。里。五。洲。三。岸。神。仙。居。清。涼。世。界。蓮。花。生。奔。星。擁。蓋。露。如。珠。橋。紅。隄。綠。
染。香。國。天。然。一。幅。蓉。城。圖。朔。風。吹。寒。江。表。氣。高。厓。崩。裂。大。澤。枯。蘆。葦。蕭。蕭。芙。蕖。
死。陂。塘。萬。頃。皆。荒。蕪。道。旁。寂。寞。一。坏。土。坐。看。朱。明。對。孫。吳。漢。家。天。子。滿。青。史。土。
宇。版。章。今。已。無。祇。餘。湖。民。九。十。戶。四。姓。戍。卒。舊。囚。徒。子。子。孫。孫。守。鄉。井。間。將。遺。
事。說。留。都。羔。羊。斗。酒。自。娛。樂。荷。樵。垂。釣。足。稅。租。漁。歌。蓮。曲。唱。還。和。終。歲。弗。聞。吏。
追。呼。世。上。閱。歷。幾。魏。晉。牛。耳。豈。受。人。言。污。當。日。桃。源。不。知。處。微。塵。福。地。此。區。區。
武。陵。漁。父。泛。舟。去。舉。目。何。嘗。風。景。殊。我。從。髫。齡。恣。游。賞。便。欲。沒。齒。爲。農。夫。每。尋。
勝。境。輒。忘。返。廿。年。魂。夢。與。之。俱。由。來。羈。旅。在。江。海。六。道。渾。濁。徒。歎。歎。濯。足。清。流。
重。休。息。不。辭。曳。尾。甘。泥。塗。偶。乞。官。家。一。曲。水。佳。處。更。結。三。隱。廬。權。作。湖。山。新。管。
領。幸。免。笞。辱。爲。人。奴。囊。巾。但。取。公。田。利。結。網。亦。充。大。官。廚。從。此。漁。樵。分。半。席。百。
城。坐。擁。萬。不。如。春。秋。及。時。猶。報。賽。迎。神。送。神。穆。且。愉。野。老。村。童。數。朝。暮。鷗。盟。鷺。
約。君。勿。渝。安。石。宅。臨。景。純。墓。未。許。勒。移。相。椰。榆。壺。中。天。地。隔。人。境。莫。問。牛。馬。與。
泉。廬。

○ ○ 玄武湖棹歌

同上

乞取官湖自主張。不須奴僕為人忙。刺舟便訪成連去。天與鯁生好下場。
九十七家打魚戶。二百八隻採蓮船。與君同飲建業水。外人莫道太元年。
桑泊生桑大有因。莫將賣海怨鮫人。紅蓮蕭瑟雕菰熟。我與荊公作替身。
蓮舟泥飲漁家樂。漁鼓閒敲蓮花落。一鱗一葉博復博。湖主湖民謔復謔。
太祖陵連大帝陵。守陵有寺寺無僧。我來散步空山裏。閒看口兒正放鷹。
非俠非僧作散人。陶山漁澤當春薪。武陵父老安知漢。魯國男兒不帝秦。

○ ○ 獄中聞籍沒

同上

我屋公墩未許爭。北風吹出踏歌聲。黑龍入海湖無主。朱雀臨淮夜渡兵。余儻居烏巷
太尉摸金操勝算。匹夫懷璧誤清名。遙知敗興山陰道。邏騎歸來報五更。

○ ○ 里中留別

同上

鑿鑽銀鐙出獄初。北湖大長失官湖。南飛鳥鵲甯無樹。西去青牛強著書。海水
蒼蒼懷弟妹。谷風習習任妻孥。粉榆夾道知長別。狂走何須問越胡。

○ ○ 將歸北湖別東京旅舍

田于田

冀。裏。蟻。螂。釜。裏。魚。中。原。僑。寄。此。微。軀。偶。因。避。暑。投。東。海。無。奈。驚。秋。憶。北。湖。空。對。楚。四。舉。歌。舞。似。聞。秦。帝。禁。詩。書。竭。來。莫。問。神。仙。事。權。向。煙。波。作。釣。徒。

詩餘

○ ○ 滿江紅江寧獄中用宋人韻

田北湖

大。校。重。牢。隔。牆。外。殘。更。欲。歇。怎。獄。吏。擐。兵。不。寐。寒。威。慄。烈。却。笑。虛。名。眞。誤。我。鬼。兒。年。逼。牛。兒。月。怪。囚。徒。問。訊。太。殷。勤。眞。淒。切。清。白。體。胸。如。雪。湏。臾。命。燈。將。滅。任。濁。流。投。我。磽。磽。何。缺。種。豆。南。山。曾。釀。酒。彈。琴。東。市。終。揮。血。料。明。朝。歸。去。鬼。猶。雄。躋。金。闕。

○ ○ 又出獄用原韻

同上

好。夢。無。痕。輕。雷。過。雲。收。雨。歇。忒。慚。愧。頭。顛。斗。大。轟。轟。烈。烈。誰。見。參。旗。反。平。下。地。憑。空。貫。索。明。於。月。便。畫。牢。刻。吏。味。醪。醪。何。親。切。乘。興。往。天。欲。雪。殺。人。迹。君。湏。滅。笑。招。來。麾。去。舌。存。未。缺。僞。孔。傳。標。枚。躋。字。江蘇傳新語賈。周。書。染。萋。弘。血。問。壺。

中可有地容身東南關

○金縷曲記事

同上

午睡驚簷鵲報秋娘相思太苦粉期鈿約古井無波誰似我甘與枯禪寂寞錦
字綢繆三千里曩時絲綫向天邊落猿和馬如蠶縛蘭房話舊魚更躍道年
來倦遊江海風波殊惡才飲瓊漿生百感便下真珠青廓只恨殺鰕生福薄隱
語儘教籠翡翠怎禁將丁六連番索莫孤負遺金錯

○沁園春記事

同上

乞得官湖並來而耕奄有五洲余與二生結茅湖上號三隱廬湖有五洲正桃花

漁父何論魏晉芙蓉城主自訂春秋魚也忘機牛兮努力伴侶還尋鷺與鷗星
辰夜報澤中男子五月披裘莊頭夜獵連鷗鷺山吏倉皇發甲收記東平柳
下稽康謾客南山其落楊惲成囚牒上匿名筵前對簿舍取公田事便休休高
隱讓世人殺却博個封侯

文篇

○○論文章源流

(續第三期)

田北湖

記載之著發始於謠諺。但有章句而無體裁。所謂謠者。比物以起興。叶音以足語。今爲韻文。若記言之類也。所謂諺者。觸義引類。依事直書。今爲序述。若記事之類也。所見與聞。皆爲筆述者。往昔之實事傳誦之名言。未有師生之授受。故無家法。又各就其一鄉一邑之風俗性情。以陳民志方音。不通而流傳不遠。及文教大進。政體日崇。凡茲之類。非官司所採納。不得列於國史篇籍於焉。散失其猶或存者。不過窮僻之壤。鄙野之夫。斷簡殘編。口講指畫。流風餘韻。留遺於民間。收拾舊觀。東鱗西爪云耳。况儒家既盛。不屑相習。更以爲言不雅馴。大異近體。直如今之所謂小說。所謂白話也者。弁髦視之。曾不值通人之一笑也。誰復輕重之哉。二千五百年前。最初最古之文字。不可多覲。惟秦火未焚之書。偶引片言。於是奇珍異寶。尙震光耀焉。

熾。炎。以。降。教。民。制。作。萬。物。爲。役。能。致。其。用。人。事。之。交。綱。紀。畢。具。於。是。天。下。地。上。之。故。凡。受。吾。人。所。組。織。者。其。經。其。常。莫。不。悉。顯。其。迹。備。我。後。觀。始。點。漆。於。韋。編。繼。操。刀。於。簡。版。繪。旂。書。常。則。布。帛。爲。彰。刻。石。鑄。金。則。鼎。彝。爲。壽。所。思。漸。巧。所。施。漸。廣。大。而。一。代。之。掌。故。小。而。一。技。之。營。造。皆。得。窮。理。盡。情。表。見。於。著。錄。以。收。文。字。之。功。卷。帙。繁。雜。傳。寫。艱。難。蓋。專。其。業。者。乃。効。其。職。因。人。寶。藏。之。世。世。繼。續。承。襲。而。罔。替。底。乎。三。代。並。名。曰。史。夫。所。謂。史。者。一。話。一。言。一。物。一。事。無。往。非。史。於。人。爲。言。於。物。爲。事。而。此。史。者。記。事。與。言。之。憑。藉。異。夫。三。代。屬。於。王。朝。公。廷。一。氏。一。人。之。典。要。左。史。右。史。之。所。書。爰。得。爲。史。也。自。天。下。不。官。文。書。專。司。於。卜。祝。取。天。下。之。私。著。審。辨。而。淘。汰。之。有。不。合。於。法。憲。足。以。亂。政。者。皆。屏。除。之。當。時。之。所。奉。守。斟。酌。往。訓。防。閑。貳。心。有。損。而。無。益。有。因。而。無。創。靡。然。同。趨。千。餘。年。矣。東。周。儒。家。更。發。史。室。之。秘。芟。訂。歸。簡。後。生。小。子。輒。師。承。之。而。他。非。所。習。且。疑。無。徵。之。弗。信。不。敢。相。從。此。古。史。所。以。滅。其。迹。也。况。乎。世。變。日。滋。知。識。日。狹。人。卽。澆。薄。情。於。稽。古。之。力。彼。巨。文。大。典。罔。以。荒。遠。了。之。不。待。言。矣。若。名。與。器。吾。神。聖。精。思。所。

構造自後觀之不云事至淺顯人人共知共能必以爲工作力役小人之事賤夫之行抑末且微學人豈屑道之而後經營實業之徒專家獨門自私自利宣之惟恐失機秘之惟恐不密壟斷不暇遑肯書識年代未久其道寂然斯尤當世文字見絕於今之大蔽歟嗚呼民智之不牖物理之不達吾之家珍故物既不可聞益不可考初無記載之籍終闕思想之靈吾神明子孫其聰明材力冠絕羣倫者日日退化遺誤無窮坐致今日之局古人不能辭其咎矣豈非文字湮沒導之下流哉

中古以神道創教逆治之法發諸首善秩典立政施之要荒君民相與之際使卜祝爲尸案而私家無著作之權其所載筆納諸盟府以示其正故卜有卜史祝有祝史卜明是非祝脩辭令幽明絕通假借準的足以補助治化所不逮而齊壹世俗經制人心及陳其迹或編歲時或述本末公中之紀燦然爲文是曰國史然而民間之史一付闕如矣古者先有民史而後有國史有國史然後有君史國史者君民比並之史君史者一姓一代之史也其旨既異其文體迥殊

而國史者承上接下之樞紐君民離合之津渡實史家變遷之機括歟今民史亡佚國史亦殘缺不完尙書僅存唐虞之典謨豈非君史之濫觴哉後世之史皆本茲源釐爲文體春秋遂爲王者之事二千年來文學之士不復知有民史之說矣

上古始制文字爲民史之世遞至唐虞爲國史之世自夏以降純爲君史之世矣民史之世君國之事無專書姬周臨民爲其不合今之史裁也悉禁錮之秘不示人後人學術淺薄以其艱於誦習文字又不可驟解遂謂荒遠無稽而不少考證焉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當時尙有官本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當時學士大夫尤有誦習者也夫古者以民權行民政有似今日共和之政體遞嬗而爲君民共主有似今日立憲之政體自夏傳子君尊於上民伏於下而不與國事有似今日專制之政體至周而造乎其極故惟政有三體史亦三異儒家又從而仰其流附於尊王往往以私意爲筆削極古今之變並守一先生之說於是史案之原莫或辨焉世第惡夫嬴秦焚書

具使古籍蕩然而不知唐虞以前之書皆自周泯滅之也。慮其害政而削其迹。孔氏脩訂國典更有黜除。學者不敢歧趨異志。古史之亡。雖篇目猶不及知。况其文乎。然則咸陽一炬。不過孔氏詩書耳。彼豈任盡焚古書之咎耶。

民史之世之作。兩派相承。一爲農家。一爲道家。農家者流。專言實業。食貨利用。以重養生之本。而工商之經營醫卜之方術。屬焉神農之教也。樊遲許行之徒。先後祖述之。道家者流。實繼農家之廣塗也。名理物理。事理學理之微。闡發無遺。兼賅舊說。以御人事之蹟。而兵家雜家之類。與焉農家得其粗。道家得其精。軒轅氏之教也。道訓爲理。非若後世所謂黃老之術矣。周室文盛。儒家篤於本朝之治。而自樹一幟。遂鄙農家爲卑賤。病道家之艱深。伐異黨同。斯道中絕。術士乃竊其形似之說。別開旁門。雖間有遺書傳諸其人。非經竄易。卽託依附。求諸原文。亦單詞賸義。而外未聞正誼。於是民史之世之文。益爲儒家所不取。漢志藝文述三代以上之書。大抵有目而無文。周秦諸子所援引。亦多贗本。生今之世。民史之世之文。甚矣其不足徵也。夫八五陰符之僞。無論焉。已卽本草。

內經或失之簡略。或失之繁蕪。豈無後人意爲損益者哉。然此區區者。猶得謂爲最古之簡冊矣。若斯而外。吾欲翻二千餘年之舊案。而進爾雅焉。陳義最古。行文最高。絕無虛字之助詞。以爲貫串運轉。而因類發明。自然相屬。蓋自書契足用。乃集一世之見聞。著之於篇。互爲解釋。凡屬於人事者。莫不備具。既舉其字。更羅列其訓詁。既稱其物。更補足其名義。人人記憶。人人通曉。其語言也。其文字也。彼時方以語言文字會天下之通。固不得以方言小學目之。吾曩謂古初無語言文字之分。今及見最高最古之文。舍爾雅無與證矣。爾雅云。者爾綴也。雅常也。其爲文也。聯綴平常之事實。行之民間。本道家之精思。以教民識字。而益智其於民史之世。自爲一史。爲普通知識教科書。爲文法教科書。特今所傳。非其全本。蓋古之作者。必不止此。十九篇儒家妄割改訂。妄附孝經。謬云。周公孔子之遺。吾誠茫然於茲矣。雖然。吾以古文稱爾雅。鮮不疑吾爲武斷。爲狂誕。吾豈無以自信哉。

（未完）

○○論文雜記 (續)

劉光漢

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辯書疏源出

於語見第一章源始觀鄒陽枚枚枚楊雲馬司馬相如之流咸工作賦沈思翰藻不歌而

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韵之文若賈生作論過秦論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

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册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

語不雜駢驪之詞或出語雄奇如史遷賈生之文是或行文平實如鼂錯劉向

呂氏春秋者也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之

語運排偶之詞載於後漢書文集亦莫不然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

東漢之儒凡能自成一家言者如論衡潛夫論申鑒中殆別成一體者也建安

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之如魏公九錫文即非有韵之文

如書啟之類是也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其

遷變者一也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如史記各列

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且能用俗語方言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鍊之詞亦

以四字成一語

宋有用兩字者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

用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句

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用四字而下句用四字而上下聯成與下

由簡趨繁之公例也

昭然不爽其遷變者二也西漢之時雖屬韵文

如騷賦而對偶之法未嚴之西漢

或此段與彼段互為對偶之詞以成排比之體或非拘拘於用一定之聲律也

東漢之文漸尚對偶

互相對偶也

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

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

魏晉之文雖多華靡然尚有清氣

其遷變者三也西漢

文人若揚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

而子雲亦作方將篇故選詞遣字亦能古訓是

式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書

非淺學所能窺

故必待後儒東漢文人既與

儒林分列

文苑儒林范

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

此由文章之中奇

魏代之

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

此由文章之中奇其遷變者四也要而論

之文雖小道實與時代而遷變故東京之文殊於西京魏代之文復殊東漢文

章之體在前人不能強同若夫去古已遠猶欲擇古人一家之文以自矜效法

吾未見其可也

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爲文也。如易經黃卦云剛柔交錯乎天文也。文明以化成天下。明

夷卦云內文明而外柔順。蓋古之以華靡爲文。孔子曰周而公羊傳復言舍周

所謂文明者即光融天下。順蓋古之以華靡爲文。孔子曰周而公羊傳復言舍周

爲文從殷之質蓋以文爲華靡。以質爲儉朴。故中國古代皆尚質不尚華靡也。而

禮樂法制。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以禮樂制度稱之。又與於

煥乎其有文章。亦指帝威儀文辭。詩淇澳序云美武公之有文章也。而大雅抑

則文章當指威儀文詞言矣。觀左傳襄公十年所載北宮文子與子太叔亦

莫不稱爲文章。推之以與籍爲文。如論語言文則獻不足也。故也以文字爲文。如史

史公自序言春秋文成數萬猶言字亦成數萬也。以言辭爲文。如左傳言之。不遠又言非

又如許君字學之書名曰說文解字。亦此例也。則始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爲

功是也。其以文爲文章之文者。即後世之文苑也。則始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爲

節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故道之發現於外者爲文事之條理秩然者

爲文。而蓄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爲文。古人言文會一故借爲文章之文

後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該文字之界說。失之甚矣。唐甄潛書非文篇云古之善

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煇耀。以此言道失之其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故可夫

尚也。漢乃語之文。失之半矣。唐以下盡道失之其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故可夫

文字之訓既專屬於文章則循名責實惟韵語儷詞之作稍與緣飾之訓相符

故漢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為文而昭明編輯文選亦以沈思翰藻者

為文其證見第一册文章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降及唐代以筆為文如昌

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見進解夢得言手持文柄高視寰海韓退之文祭是也

李習之論韓文云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而不復稱之為筆矣以詩為文如杜詩文章憎

命達杜詩之言文章者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一小

收自經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一小

文章老更成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不休則文章當指駢文言韓詩

李杜文章在韓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

借云則檢東瀾漫長辭多文詞則文昌黎感春詩有云近憐是也夫詩為有韵之

文且多偶語以詩為文似未盡非唐宋以下又別詩於古文之外如人之有專

集亦必標其名曰某某詩文集也若以筆為文則與古文字之訓相背矣而流

俗每習焉不察豈不謬哉

唐人。以筆爲文。始於韓。郭。昌黎。白。述。其。作。文。也。謂沈潛濃郁。含英咀華。作爲文

章。上規姚姒。盤詰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閔中肆外。見進

而子厚亦有言。謂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

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

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也。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韓氏答李生書云。氣盛則言之

短長皆宜。此希蹤。子史而韓門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

偶爲單行。易平易爲奇古。李習之語。朱載書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又云。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

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

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通不宜難。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觀於此。言則當

在淺深。此則韓柳之作。異於當時者也。復能務去陳言。辭必已出。書云。推陳言

之務。去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辭。必以此當時之士。以其異於韻語。偶文之作也。

己出。韓文與當時之文不同者。以此當時之士。以其異於韻語。偶文之作也。

重詩賦。故以韵語。遂羣然目之爲古文。以筆爲文。至此始矣。唐代仍以韓文爲

原。而昌黎之作。尤爲學者所盛推。如夢得之稱韓文也。謂手持文柄。高視寰海。始而昌黎之作。尤爲學者所盛推。如夢得之稱韓文也。謂手持文柄。高視寰海。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並武同。般六經之風。絕而復新。皇甫持正之論。韓文也。謂挾經之心。執盤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

今無有端倪又曰娘氏以來一人而已李漢論韓文曰周情孔

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文義炳如也韓文為當時所推如此宋代之初有

開者文以昌黎為宗張景柳開行狀云為文章以韓為宗當時韓之道獨行於

宋初厥後蘇舜欽穆伯長尹師魯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

修書韓文後云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為作文因出所藏

與兄才翁及穆參軍為雜文時人頗其非笑之穆而曾王三蘇咸出歐陽之門

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歐而宗韓大抵王介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載論文之

衰古文之體至此大成即兩宋文人亦以韓歐為圭臬試推其故約有三端一

以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尚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

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自為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

文韓文如原道原性諸作以及李習之復性書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闡聖道一

以宋代以降學者習於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於蹈虛也遂羣相效法

有此三因而韓歐之文遂為後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聖人知言之君

子其惟易古文之名為雜著乎

文錄

○○天寶宮詞序

劉光漢

昔明皇御宇。政令廢弛。舞馬銜杯。鬥雞賜錦。賀老琵琶。承恩桂殿。公孫劍器。供奉梨園。凝碧池頭。絃管春色。仙桃沈香。亭北欄干。東風楊柳。羽衣一曲。陳月宮。仙府之游。閭闔九重。認雲裏帝城之闕。故臨春結綺。不數陳宮。長生未央。齊名漢室。聲色宴游。誠哉極一時之盛矣。若夫裘馬王孫。貂蟬貴胄。京華賜宅。宮禁沾恩。亦復綠水名園。浪連野竹。椒房雲幕。花落垂楊。豈徒春風畫檻。太白裁箋。夜月宮牆。李暮擬笛也哉。及權姦擅國。驕將逞兵。胡笳吹漢院之春。鼙鼓斷漁陽之夢。西風汾水。頻催蜀道之行。朝雨渭城。唱罷陽關之曲。棧道啼鶻。空悲帝子。簾櫳鸚鵡。傳問吾皇。是則鳥啼花落。未免傷情。草長鶯飛。不堪回首者矣。雖復胡騎逐北。翠華返東。然風飄合殿。青鎖門空。露冷園林。黃山宮遠。梧桐夜雨。孤燈話南院之秋。蒲柳春煙。舊殿弔曲江之跡。所由御宿。逶迤紅燭。奏雨淋之曲。而行宮寥落。白頭話天寶之時也。章君玉森。棲心典籍。掇彼史編。普爲歌詠。

各賦四言計成百首例以夢華之錄弔古東京豈徒長恨之歌傷心南內侈陳
往跡感慨係之是知青蛾皓首實啟禍亂之階舞榭歌台亦閱興亡之恨豈宜
重問後庭花佳人難再得莫奏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函谷關銘

同上

河出崑崙千里而一曲當雍豫之交南折而東轉嶓嶓二山在焉而函谷關適
當乎其衝夫其因勢之險得地之峻東達洛陽西阻秦京扼兩都之要險爲四
方所必爭噫嘻危乎其高哉岌岌乎險歟然而穿札之鋒屈於魯縞燎原之焰
遏於杯水故長江天塹不能卻擒虎之師劍閣奇峰弗能止鄧艾之卒田是而
言茲關形勢豈足恃耶加以山川變易陵谷遷移地失其險夫豈函關之一區
哉乃作銘曰

巨靈闢華五丁開山天限東西爰立重關丸泥可封單石莫度峭壁懸崖河山
信固赫赫秦中高屋建瓴東帶河汾西關華陰漢紛爭隋唐作宅是爲天險
千仞壁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莽莽關河佳兵不肅人世悠悠興亡千劫敢效

李尤勒銘於石。

○○南閣子讀書記

鄧方

南閣子者。余父僑居上海屋旁之小樓也。余自少角。卽與兄實君讀書其中。門臨大江。地遠塵市。離塵絕形。潔以蕭逸。天青隔牖。野綠滿簷。浦潮送黃。淞雨翦白。風飄葉。葉渡杯中。而若飛。遠山纍纍。浮席上。而可數。閣下沙樹數株。屋壁盡綠。片雲孤鳥。時來親人。竿竹拳石。亦解留客。繞閣而西。環以曲港。短蘆作絮。小桃散花。蘋鱗漾漪。白鹿銜草。春姿清華。小景窈窕。江居致佳。且以永日。吳子仲孺。董子順初。輒携一樽來尋佳會。瘦鶴立月。卽應門之。僮疏松入櫺。迺幃壁之。畫幽賞既洽。壺觴遂開。折花當筭。掃石布蓋。野人送酒來談。古風溪童獻茶。閒薦鮮菓。白日將暝。孤霞在空。橫簃徐引。繼以狂歌。破琴不鳴。寄此素抱。夕而客去。掩戶以讀。秋蟲助其清響。短燭搖其古魂。雨晦雞鳴。旣見君子。日暮途遠。我思古人。蓋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歷寒暑十有二年於此焉。甲午南歸。遂始別去。閱歲十月。會適燕國。道出滬濱。迺復過之。則樓塵在棟。落葉滿床。陰兒已欲墨痕。

夫。駢。鈞。石。將。沒。苔。印。猶。新。蓋。曾。不。一。歲。而。薪。木。蒼。涼。文。酒。斷。歇。清。景。一。去。有。同。隔。世。此。昔。人。所。以。惆。悵。黃。墟。之。夢。歎。歎。雍。門。之。琴。也。嗟。乎。今。昔。同。視。朝。暮。已。非。魯。國。男。子。方。有。毀。巢。之。驚。金。城。司。馬。不。勝。種。柳。之。感。傷。墮。雨。之。邈。若。慨。秋。草。之。又。生。俯。仰。前。塵。盡。成。陳。迹。爰。次。而。記。之。因。寄。實。君。實。君。當。亦。歎。其。讀。之。樂。不。可。以。長。也。

詩錄

○○詠明末四大儒

劉光漢

壯懷久慕祖士雅田牧甘隨馬伏波精衛非無填海志也應巧避北山羅顧亭林

先生有聞鶴起舞詩又有精衛詩

驚心西浙非王士侗籍東林作黨人畢竟艱貞成大節晦明無復九疇陳黃梨洲

井中心史鄭思肖澤畔哀吟屈大夫甄別華戎垂信史麟經大義昭天爵王船山

自古儒文嗟武俠紛紛經術惜迂疏先生教法師周孔六藝昭垂麻著書顧習齋

先生以格物即周禮三物乃六藝也

○詠女媧

同上

古聖繼伏羲乃以女媧名欲補五色天先煉采石精此語出淮南其說始無憑自古掌天有盤骨天維地柱誰能傾乃知女媧煉石補天闕亦猶虞廷當日調機衡古人作一事必為後人利後人作事多逞奇乃以妄測古人意豈知盤古開闢來天地形勢常如此縮地豈果長房功觸天奚必共工罪試誦鴻烈篇聊補洪荒史

○黃天蕩懷古

同上

滔滔黃天蕩。爛水何迷離。荻蘆風蕭蕭。戰壘餘故基。憶昔宋南遷。臨安建新畿。金人圖江淮。爰起南征師。戰艦被江渚。千里排旌旗。飲馬效魏文。臨江同佛狸。韓公提一旅。三軍賴指揮。使船如使馬。金人歎神奇。獨惜此一舉。敵軍脫重圍。既開老鶴河。奇勳一朝隳。遂使秦長脚。乞降飾卑詞。他日湖上游。末路能毋悲。我今渡秋水。舊壘峙江湄。英雄不復作。弔古空相思。

○申江雜感用蘇東坡秋懷詩韻

同上

浮雲一東西。逝水無已時。木葉一以落。誰知秋氣悲。涼風扇曲樹。明月入我帷。豺狼尚當道。安復問狐狸。因念倦鳥飛。猶思假一枝。長繩繫白日。春去誰能追。有如黃金華。適與秋風期。寒暑歲所有。奚事興怨咨。君看木槿花。敢怨雨露遲。梧桐植西階。蕭蕭滴秋雨。萬籟杳然息。嘒嘒寒蟲語。和我金石聲。蕭然出環堵。宇宙豈不寬。爲閔衆生苦。睠言懷舊都。詩人歌彼黍。彼美隔湘江。揚舲辭極浦。申椒不結實。蕙草空盈畝。感此節序移。東嶺月光吐。

○烟雨樓二首

同上

水光搖蕩碧波涵。買艇來游日未銜。不愧名樓號煙雨。滿湖涼意上征衫。塵海茫茫一局棋。側身天地更何之。何當散髮駕湖裏。一舸鷗夷逐范蠡。蠡平聲

○聞某君卒於獄作詩哭之

同上

七字淒涼墨跡新。當年爭說自由神。某君前贈余隸書中草闌偷活吾滋愧。奇節而今屬故人。梅村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

○東京清明雜感

同上

塞公失馬禍中福。莊惠觀魚物外天。妖霧儻揮乘障劍。問雲豈勝在山泉。無多文采初知悔。未證清涼政學禪。客裏佳晨虛易擲。落花流水又頻年。少年頗抱風雲志。痛哭新亭有淚痕。幾見桑田成碧。那堪瓜事老青門。雲翻雨覆休回首。柳暗花明也斷魂。千里春心勞極目。夕陽黯淡逼黃昏。

詩餘

○金縷曲

贈林僊

田北湖

江北淮。自有林僊者。粗涉文史。慷慨任放。少經亂離。老無妻子。蕭然有出世之概。行卑而義高。以自晦也。投身爲人家傭。無知之者。余歸里門。得之于城隅。行禪擁篲。上下庭除。相見甚歡。與語竟夕。天荒地老。識逆旅之異人。山高水流。感孤舟之過客。乞漿有約。賣餅同遊。爲製斯曲。使歌其志。

汝識亡人否。鎮相逢。荒城野店。挑燈話舊。此日歸來。華表鶴已到。轉輪劫後。還剩得頭顱。如斗黯淡風雲。粉榆社漫銷魂。泥飲花。酒忘年約。孤山叟。俠遊十載空求友。問六朝菜脯酒保。於今何有。不道迷陽。眞却曲。只合談諧信口。

兀。自。衣。鶉。馬。狗。莫。向。蘆。中。呼。窮。士。怕。龍。津。橋。在六水合南門外下。潛。龍。吼。高。歌。起。汝。擊。缶。

○沁園春贈酒店主人

同上

春。夢。醒。時。散。髮。扁。舟。秦。淮。酒。家。笑。羊。頭。羊。胃。別。饒。意。態。曾以武功授游擊酒桃。根。桃。葉。空。誤。年。華。板。閣。悲。多。旗。亭。唱。罷。何。處。垂。楊。間。暮。鴉。家。居。好。慕。海。塵。東。緊。一。派。胡。笳。由。他。笑。罵。交。加。對。短。燭。開。樽。泛。紫。霞。任。清。風。入。檻。玉。壺。沈。醉。落。花。滿。地。羯。鼓。頻。搗。蒼。狗。翻。衣。青。蠅。集。矢。聞。道。驪。山。又。種。瓜。君。知。否。有。頭。顱。無。價。儘。許。來。賒。

○滿江紅阻風康山告都陽神用白石渡巢湖韻

同上

遙。望。齊。州。待。子。挽。滄。海。逆。瀾。也。僵。走。浮。梁。道。上。估。舶。康。山。左。靈。神。君。應。識。我。頭。顱。尙。著。十。年。冠。把。新。詞。一。闕。擲。龍。堂。敲。獸。環。靈。旗。舞。何。處。看。片。帆。穩。渡。昌。南。要。石。尤。迴。馭。天。姥。開。關。莫。笑。平。原。詞。賦。客。每。從。尸。室。遇。曹。瞞。好。借。將。千。里。馬。儘。風。彈。指。間。

文篇

○○論文章源流

(續第四期)

田北湖

爾雅之名自古有之。孔子之對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蓋上古以來記載故事之書，通名爾雅，廣收舊聞，蒐集新理，尋繹其疑惑，辨別其是非。隨時以爲增損，而資考鏡。所述語言名物，因類屬比，凡涉於鄙俚荒怪，無可徵信之說，悉予淘汰。弗少假借，以歸雅馴。務使經正道合，示爲準的一流之宗。而無所出入。於是著作章句，藉相依据。人人能通其詞，雖殊方異言，可以造車合轍焉。其爲體製，近於類書。足當文譜實乃文章最早之家法。首立學派者，然則今之所傳，特其一本。僅僅殘缺之餘，有此十九篇獨存。古意云：爾中古之學，罕識古義，病其深奧，復割裂而芟截之。雜以後世之故，沿其體例，遂成今書。然而古人解詁之本，屬文之方，尤得窺見梗概，未可遽以今文強相牽合也。孔氏此言，乃述古語，謂欲觀古，必證爾雅，以爲歸途。不有爾雅，何以知古。其非專指今書。

明矣。且爾雅二字正與哀公之小辯爲對待。孔氏據理以正之。期於由古辨今。尤不得以今書實其名也。

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述文武（中略）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常存。夫謂爾雅爲周公所作。亦沿漢說而已。至云典墳散落。惟此常存。以爲墳典之遺。獨具乎此。此固上古之典。冊則其不屬周公也。必以周公爲斷。毋乃自矛盾。故徇世俗乎。然而自漢及唐。陳迹湮滅。故說流傳。猶能知其爲最古之物。斯語誠非無功。可見眞解實義。常在人心。自有憑藉。不難表見也。由前之說。吾無取焉。由後之說。而吾言益信。邢昺之言曰。或曰。當周公時有之。今無者。或在散亡之中。以彼所引周公時有之者。是周公以前卽有此書。及中古而散亡。久有此說。吾非武斷矣。何後人之不信古也。後人之不信古。豈非學術淺薄。不通文義之過歟。世之稱爾雅者。曰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益。或以爲叔孫通所補。或以爲沛郡梁文所著。嗚呼。不求諸古。必欲引而近之。毋怪乎一疑百惑。愈不足明也。

夫不知其本原卽不能通其意義惟不能通其意義愈疑爲後人之僞託矣况爾雅所解皆最古之義造字時已有定稱非夫五經文學始創之也後人只於五經求文字不暇上讀古書及展卷而索解不得更無端倪乃引五經以實之指爲說詩之作舉毛鄭異同剿說徇人更自徇其私意一字而聚訟至數十家一義而借證至數十紙橫引旁徵支離莫當泊乎宋代謬斷爲學詩者所纂集近且謂其有引釋楚辭國語管子列子呂覽淮南者每况愈下愈譎愈陋數典而蔑其祖夫何取乎數此典也詩三百篇刪之孔氏采之太史大抵民風國典託爲咏歌而所咏所歌莫不有本而來仍因前古之謠諺或連用數句或託以起興猶今之爲文探据故書雅記而成辭卽目標題爰有今體故爾雅所釋頗合乎今文猶是遠述謠諺何嘗近陳風雅哉文學肇興先民有作未有此詩已先有此謠諺尤先有此語言名物如謂語言名物後世始著則爾雅可爲最後之注釋不然爾雅實在謠諺以後詩之前所謂周公時已有之者况釋地釋河諸篇其名最古理最精後人不解以爲非周非夏擬比揚度含混其詞曰殷制

猶可哂矣。若夫釋天曰。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釋河曰。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原。文。篇。尾。實。無。此。語。自。漢。以。後。附。會。周。人。爲。作。者。又。不。能。指。著。述。爲。何。人。不。嫌。贅。詞。以。塞。疑。竇。而。雜。入。茲。語。是。以。抄。刻。相。傳。或。有。或。無。校。勘。諸。本。乃。得。異。同。烏。可。據。爲。口。實。信。其。不。古。歟。

白爾雅之學絕。今人罕通其文義。乃任舉經典。輾轉相解。但謂字列爲義。無復章句書名。僻愚義旨。隱奧解經之家。尤以郭璞爲据。苟所未識。則闕而不論。夫爾雅之難解。自古然矣。今人習於今體。不見虛字。語助之聯絡。不名曰文。其於爾雅。非惟難解。更謂難讀。遂以爲無文之書。不知古人爲文。純用實義。今人爲文。專借虛字。而古今文大焉判。爾雅者。實義直接。而不以虛字間接者。古訓遺聞。詢乎深且奧矣。然在古人。視之義旨。直截趣味。深厚顧不合於今之耳目而已。文體遞變。字之用亦多。世無好學深思之士。悉心潛研對之。昏瞽其苦。實甚不能辨其字義。違暇考其文體。哉。夫古文之法。程以爾雅爲著。縱覽殘缺不完之古書。其發爲文章。貫穿入理。未有高于爾雅。深于爾雅。微于爾雅。妙于爾雅。

者蓋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所以成句與文皆集實字而羅列之。次第之先後之。按其位置寄其心思。顯其意指。字必對舉。猶尙排偶。結合上下以承中間之轉。注文章諸體。無有出此範圍者。豈非濫觴于爾雅哉。欲辨其文。求之于義理。從而分析其次序。則得之矣。三千年來。莫識爲文法之祖。編列失据。且附之于孝經。謬誤不正是以文章之家不稱爾雅。爾雅非真無文也。吾得曰。學術淺薄。不思之蔽也。

爾雅爲上古之書。確無疑義矣。惟其最古文義。最高撰述。亦最雜。故時代與人。名無可指。實約在文字足用而後。未立史官以前。不出一人之手。尤非一時之作。集銖成篇。必備百物。總一體例。以齊方言。使通行于國中。而史氏据以記事。學人藉以廣智。然而發端爲文。則史家擅其統。而抽其緒于儒家。逮史變爲經。又以茲書爲二家鍵籥焉。爾雅但記語言名物。不列人世交涉之政事。史家乃窮其原委。別著爲書。儒家從事於文字。辨理決論。更爲一家之言。自立經學。舉史氏之遺軌。依爾雅之末流。兼循塗徑。不失規則。於是分門異戶。各具體格。吾

求文章之源。至于爾雅未嘗不歎觀止也。古文著于謠諺。則零詞賸義也。及乎爾雅體製。乃備則長篇巨牘也。後之爲文明乎。發原于經史。亦明乎經出于史。至其何以成文之故。則又茫然于史之本原。師生授受。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執義求詞。一似甚有來歷者。入門窺戶。不見其主。而爾雅之義微矣。夫爾雅與史之異。爾雅記言。言尙單簡。則以實義直接史。兼記事事。皆複雜。欲馭其變制其繁。則不得不用虛字以間接之。古文之漸入今體。尤在茲矣。然而古史與今史又大異焉。古史振筆直書。未有愧色。故氣充詞足。樸質相往來。無待乎矯揉造作。爲文飾之。具文體雖雜。而助語轉簡。深得爾雅之旨。二代典謨。可徵信也。其後爲史。未言先慚。非曲舉不能達意。商周之史。不如無書。均多用助語。委屬敷衍。務爲假借。必則古昔。稱先王以杜口。實往往援引舊義。餽餽成句。此尤文章用典所由來歟。自是而後。凡爲文者。語必因人。句不自造。其構思不遠。而氣息益驟薄弱。不復上擬古人矣。古今文之變。其勢使然。史家之書。其大較也。

○○論文雜記

(續)

劉光漢

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漢志載頌賦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

不以集也文集之稱始於梁阮孝緒七錄隋書經籍志及屬文之士日多後之

君子欲觀其體勢以見性靈乃彙萃成編亦見隋書顏曰文集且古人學術各

有專門故發為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即唐宋之文言之

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如韓愈原道言而韓文之中無一篇不言儒術

者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諸儒文集多闡發心性子厚之文善

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如永州柳州諸游記咸能類萬物之而知人論世

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文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

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如韓樞密書等篇皆是謀深慮遠排兀

雄奇明允最喜陰謀且能發古人之陰謀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梨花之舌

運掉闔之詞往復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子瞻之文說

其說於蘇張之學死有能也縱橫家之文也陳同甫之文亦以兵介甫之文

侈言法制因時制宜集中多論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介甫之文最爲峻削而立

論極嚴如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爲陰陽家王伯厚之徒爲立言不朽此

之謂與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姬傳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步宋儒凡桐城

無不治宋儒之學以欺世盜名惟海峯稍有思想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輔之

綜核禮制章疑別微近儒治三禮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瑤田之流咸有文集

者必名家若鷹伯申考訂六書正名辨物爾雅說文入手而諸家文集亦以說

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陳九士之險夷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崑繩洞

落筆千言縱橫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亦喜論法制而文

半山之文安吳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準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

法如安吳有四種是魏源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詞源橫溢明末陳臥子簡

齋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里亦修陳事物嫻於文詞亦當溯源於家

橫此縱橫家之支派也文亦屬縱橫家也雍齋有十經齋文集于庭之文雜

繇識緯靡麗瑰奇凡治常州學派者其文必雜以識緯此陰陽家之支派也若

王錫闡梅文鼎之集亦多論天文歷譜之文然皆實用之學與陰大紳台山彭尺

陽家不同古人治歷所以授時也王梅之文殆亦農家之支派歟然木亦然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凡治佛學者皆能發揮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

甌北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成趣凡文人之有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

夫豈強同即古人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之詩溫柔敦厚子建之詩

不傷子夏之序詩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子建之詩有焉近於儒家淵明之詩

澹雅冲泊近於道家陶潛雖喜道家之意然其詩則多於楚詞若稽康之康樂之

詩琢磨研鍊近於名家凡六朝之詩皆用是也然康樂之情且工於畫太

冲之詩雄健英奇詩如詠史諸近於縱橫家素明遠之詩亦然若楊蓋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諷詠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

格既判詩心亦殊詩思想智識也詩者少陵之詩倦懷君父希心稷契杜詩云許

竊比稷是為儒家之詩杜詩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詩文出於儒家太白之詩

超然飛騰詩飛騰二字見杜不愧仙才是為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稼軒陳同甫

與契是為儒家之詩杜詩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詩文出於儒家

橫襄陽之詩逸韵天成淵明於陶子瞻之詩清言霏屑兼得之妙善立言得之老莊

於詩是為道家之詩後世惟范石湖道家詩多儲王之詩王維也及備陳稽事追擬

幽風其詩中叙言田中風景歷歷如繪且多材神是為農家之詩陶詩亦多山

谷之詩峻厲倔強為西江之冠大約西江派後人擬之骨硬焉王荆公之語深峻

然其悍厲峻削出荆公上是為法家之詩古也亦任法為治則此詩已先表其志矣治由是

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

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

亮之作咸多審三國之名法之言與西漢殊葛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

道家言如葛洪孫興公王逸少支道陶淵明亦然隋唐以來以詩賦為取

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觀唐代之文亦然宋代之儒以講學相矜故宋代之

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時學士大夫多抱雄才偉略故明末之文多縱橫家言近

代之儒溺於箋注訓故之學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舉說經雖集部之書

不克與子書齊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

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爲子者是亦區別學術之一助也會稽章氏仁和談氏稍

焉未詳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論之以明其凡例焉

三代文詞句簡而語文書言辭尙體要禮言辭無支葉禮記天下無道貴簡之

證也禮記引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是孔子以般周之詞爲已瀆也孔子又曰辭

亦曰其說長孔尙文言孔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此亦就辭無體要者言也韓昌黎

斯遠鄙尙文之證也顧亭林曰典謨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

言夫簡近於質文近於繁而古代之文獨句簡而語文者其故何與蓋竹帛煩

重學術授受咸頻口耳非語文句簡則記臆良難且三代之文與後世殊或意

浮於言有待後人之演繹古人之文一曰蘊藉一曰俟智者之舉一反三如莊子夔

後人之一節止解夔夔風之句是也與曲者凡說一事或

不盡之意于言外如郭象注莊子工人無爲於刻木數語柳子演爲梓人傳

詞無語助語助第一期其文整齊無非若後世之冗長之待後人簡而不繁文而不質

此之故與秦漢以降文與古殊由簡而繁顧亭林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

衰矣春秋以降之文不能於六經而文衰矣又云二漢文人所著絕少今人著作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不能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蓋三代以下多游戲之文而文章不盡有用之文矣文士日多而繁也至南宋而文愈繁每至萬餘言而行狀墓銘亦有一數萬字者如朱子作張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而元人修宋史李全一傳亦六萬餘言蓋沿宋人撰著之舊也

而質至南宋而文愈質蓋由簡趨繁由於駢文之廢故據事直書不復簡約其文詞出之散文一事而此法亡矣詞而由文趨質由於語錄之興故以語為文不求自別於流俗宋儒錄作語錄即本於此明儒亦然然常惺惺渾然等語既非文言又非俗語顧亭林曰夫子之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詞乃或反此貢之言而譏之曰夫子之言性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此雖文字必經之階級然君子之學繼往開來舍文曷達孟子曰不達若夫廢修詞之功崇淺質之文則文與道分呂氏編宋文鑑朱子謂其有論文如此不安望其文載道哉錢竹汀曰君子之言出詞氣則有遠鄙倍語錄行則儒家有鄙倍之詞子徒不通文章乃其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效之以弟則崇尚文言刪除俚語亦今日蓋正文體之一端也若夫以俚俗之文著之報助惟既曰文詞則不得稱為文矣

文錄

○田府君尹氏母合葬墓志

田北湖

孤子將去其鄉里。望墓而號泣。血瘞石。敬白諸君發土者。曰此田北湖父母之墓也。吾父諱朝元。字子春。有媯之後。受氏於陳齊國青州實聚門族。吾遠祖諱興者。明太祖之故人也。誅元功成。屢聘不就。聞畿輔患虎強起爲理。徒行手搏。盡殪其羣。止於六合。遂隸民籍。二十傳而及吾父。六合久苦兵。吾合家三十口。不死。茲難。惟吾父耳。子然流離。周覽天下。初娶徐氏。母既早卒。亂平歸來。與吾母尹氏偕居江甯。生平矯時疾俗。不求顯達。雖至窮困。弗改其操。吾母能成吾父之志。故泰然寂處。著錄忘老。吾家累世爲醫。有聲江淮間。述作頗富。吾父少受家業。熟精其理。不欲爲人治疾。惟治訓詁考訂之學。尤惡苟同於人。古今之故。更發明其是非。卓爾自立。有書盈尺。壬辰失火。悉燬其槁。吾父旋以天年終。時六十六歲也。嗚呼痛哉。吾父行義不獲表見於天下。後世紙墨之迹。重罹奇災。一言一論。且不得示其子孫。賈志以死。豈非天有所厭哉。吾父葬於江甯南。

郊袁村之小龍山吾母勞苦以教子而再造室家深入佛海竟不享齡以五十
六歲卒距吾父七年而已甲辰二月乃得合祔於父墓有男子子二人長北湖
初名其田次子田女子子二人思存思平忝爲人後未能振門祚猥奉父母之
遺教不敢怠荒屬天下多事將走四方死何所逃安厝斯原無封無樹嗚呼痛
哉不祀之鬼不哭之墓仁人君子猶或恤之後有發此土者知其姓名哀人父
母勿鋤勿鋤暴及白骨尙其鑒觀保此坏土和淚書石更爲銘曰
齊田之曾孫有貞斯德董道不豫歸於幽宅胡爲君子而斬其澤馬鬣未封壤
可耕下則爲泉君勿掘死者何知尙生者之惻惻

○哀蝙蝠文

余居上海每過夜街高竿掣電徘徊其下蝙蝠成羣投明而舞磁石所引攝力
不勝殞墜赴地無復奮飛行人踐踏狼藉道旁余心惻然荷鍾埋之嗟乎羽翼
毛足萃於一身曠走遠翔惟其所擇天賦奇資亦云厚矣身有仙骨足遺俗塵
猥不愛惜外濼其中依附末光炙之而熱炎炎之勢罔顧其後終殞軀命何異

自○戕○余○既○憫○其○遇○更○憎○其○愚○黃○河○千○里○鯉○觸○石○而○無○歸○紅○燄○一○星○蛾○撲○燈○而○莫○
救○招○頑○魂○以○致○詞○冀○前○因○之○或○悟○余○懷○有○託○文○以○哀○之○

○○羊城詠古詩自序

鄧方

乙○未○七○月○僕○行○滕○羊○石○寄○迹○穗○城○履○兀○痕○消○笙○簫○夢○渺○分○司○御○史○感○禪○榻○之○春○
風○多○病○相○如○吟○茂○陵○之○秋○雨○木○樨○時○節○宛○宛○僧○樓○芳○草○心○情○淹○淹○客○館○每○至○檐○
花○細○雨○廡○草○斜○陽○訪○磬○坡○山○蕙○壺○清○海○花○田○月○上○題○蠻○女○之○謠○鐵○塔○煙○蕪○撥○霸○
王○之○字○龜○茲○一○帙○閒○譜○明○阜○孔○雀○孤○飛○尙○傳○河○滿○玉○環○何○處○金○雁○不○存○臨○酸○棗○
而○非○臺○譜○荔○支○而○無○遂○義○山○玉○璽○綺○思○紛○來○內○翰○銅○琶○絃○啼○不○息○耳○目○所○遇○情○
足○悲○矣○嗟○虐○故○宮○風○露○羣○社○邱○墟○魏○宮○未○葬○摩○銅○駕○灞○陵○已○移○序○金○狄○錦○飄○士○
女○宴○徹○紅○雲○玉○柱○仙○人○香○銷○沉○水○疑○墳○雨○黑○風○摧○驤○囊○之○碑○花○塢○烟○青○鳥○拜○素○
馨○之○碣○臨○鳳○凰○之○水○景○遽○情○盤○望○鳩○鵲○之○波○月○明○人○遠○宜○摩○春○風○野○火○行○卷○愴○
於○青○山○鐵○鎖○降○旛○古○愁○瀉○於○碧○海○夢○華○小○錄○紀○東○京○之○朝○風○穆○護○歌○殘○感○北○邨○
之○帝○子○况○迺○銅○駝○翳○棘○言○經○洛○水○之○墟○白○露○沾○衣○迺○曰○梁○王○之○苑○江○深○故○國○誰○

說烏衣。花落空城。猶聞玉樹馬家一角。依稀畫裡之山珠串。三聲寥落人間之。遂續紅簾之短句。媿青箬之高吟。濡管序之。凡若干首云爾。

詩錄

○○別風淮雨集

沉隱氏

僕少丁多難。弱冠出門。悲感愈劇。往往有所觸則發諸詩歌。為哀思怨怒之音。不自覺也。今拾之車塵馬矢中。拉雜錄之。以質君子。宋宣仁太后曰。拓過於詩。其罪微矣。愧非大雅。願共諒焉。著者誌。

○○惹餘生

莽莽誰為國。四封東門牽犬亦難容。陸沉人物譏揮塵。世亂功名託賃春。反里孰憐丁化鶴。出關深慕老猶龍。奈何地極都荊棘。誰道昆侖闢蕪叢。蝴蝶千年誰大覺。倮蟲三百我輕塵。九州灰燼微生物。萬劫湖山厭世人。優孟衣冠真性死。賴襄著述淚痕新。天酣地醉滄溟泣。到此沉沉鬼魅親。

○○登樓望夕照同陳仲滔 永治同學

多難登臨只自傷。殺牛餘燄逼燉煌。河山大地皆妖氣。宮闕連雲有夕陽。番戍心危江洗馬。胡笳聲咽蔡中郎。最憐煤嶺冬青樹。慣愛殘生看國亡。

○和黃孝覺文開同學

叔度汪汪亦不平。恩仇季世未分明。已憐太學無張鳳。誰爲東林救憲成。借吏扳轅慙穎郡。同師獲印薄甘陵。子堅終賈傍人怨。只悔都游未易名。

○贈侯星聯維良朱去非是黃如山壽堂諸同學

射虎剽蛟志漸灰。入都爲訪狗屠來。遂初未觸當途忌。街術終疑市骨回。太學新交逢李固。東林講席陋三才。江關詞賦仍蕭瑟。值得詩人捉臂媒。

○燕市夜行

燕雲薊樹兩悠悠。不盡新愁雜舊愁。萬戶笙歌兵燹後。幾時邊徼羽書休。哭聲菜市皆新鬼。變姓瓜田有故侯。誰道長安似棋局。爛柯人去已千秋。

○寄友人香鳥

早歲文章成結契。問天心事兩闌珊。墮龍厄劫生雖悔。磨蝎功名死亦難。黑白。

局分天地變元黃。血染帶衣殷。生平唱和皆憂國。淚盡年來筆力孱。

○無題

黨獄罪連陳仲舉。妖書事起曠生光。朔風昨夜疏櫺響。敢是篋輿逮睡鄉。

○贈冒鶴亭

廣生

都下多才皆虎狗。先生特出策騮騏。禰衡投刺途窮日。周顛相逢世亂時。信國文章成鐵石。梁園詞賦實駢枝。君家舊有賢公子。亮節英風儻見之。

○悲秋

甘泉獵火燭神京。封豕長蛇共戰爭。中國豈知楊鎬罪。銀州聞有契丹兵。雞聲鶴唳交相警。枯樹寒蟬各不平。自笑蕭疏似秋意。何堪起舞月三更。竭來無賴歲華飛。射策陳書事總非。亂際文章悲憤甚。客中昆弟信音稀。何來鸚鵡巢桑梓。無數螽蟴集帳幃。時節尊鱸偏胆怯。馬肥風緊不思歸。

○學舍偶成

京華旅食壯心違。勿用潛龍伏未飛。斷杼悲傷慈母志。絕裾原悟古人非。文章

街。嫁。終。吞。炭。科。第。污。人。欲。浣。衣。日。暮。功。名。竟。如。此。故。山。雖。好。敢。言。歸。
履。聲。空。遍。江。河。域。鄧。禹。華。年。附。白。駒。只。有。五。噫。歌。廡。下。更。無。一。策。救。寰。區。羣。生。
芻。狗。寧。惟。我。當。道。豺。狼。已。負。隅。天。馬。亦。應。銜。轡。勒。穆。王。無。恙。効。馳。驅。

○臘月二十日偕蔡子馨璋同學出都汽車上口率

並轡中郎出帝都。後凋事業歲寒俱。天涯朋友誰琨逖。淮北衣冠雜石苻。道阻
至今危牧馬。時艱何奈作綏狐。汽車一去重回首。雲樹京門半有無。

○歲暮偕同人騎驢踏雪到陶然亭感作

京雒閒身本不羈。年來獨漉太哀時。狂生落拓方山帽。暮氣衰唐杜老詩。身外
山林盡無賴。眼中城郭已如斯。蕭疏風雪君休怨。驢背功名總付誰。

○錦村浮寄書齋題壁

年年磨劍錦江濱。海水飛沈廿二春。天地多情生俠子。風潮何術鑄愁人。科名
慙與身無屬。涕淚疑同國有因。末造况聞文字獄。著書從此愛精神。

詩餘

○暗香 送殷三夫婦歸平陽用樂笑翁送杜景齋歸永嘉韻

田北湖

浦寒黃歇正聲聲。臘鼓胡笳和徹。海燕雙歸，便挂橫陽一
帆。月樹已婆娑如此。怕江山付與啼缺。想中流擊楫高歌，寶劍
莫藏匣。乍見怎成別。記往日神交。相思慰切。清譚近接。上
休驚魏。蝴蝶要把拏雲心。志向雪庭。從頭重說。更待君楊柳
岸角巾試舞。

○壺中天慢 元宵望月

光漢

滿身花影看蟾光。如許盈虧。幾易難得。南樓同醉。月不負天
涯。今昔鞞鼓蕭條。悲笳嗚咽。遼海音書。急扶風歌罷。元龍豪氣
猶昔。堪嘆好夢煙銷。年華水逝。俯仰悲陳跡。千里相思無寄處。
惹我青衫淚濕。雲海沈沈。金波脉脉。終古橫空。碧夜鳥驚起。
一聲何處長笛。

○賣花聲 登開封城

同上

蒼莽大河流。空際悠悠。天涯回首又登樓。百二河山今寂寞。
已缺金甌。宮闕汴京留。王氣全收。浮雲縹緲使人愁。又是夕陽
西下去。望斷神洲。

文篇

○○論文章源流

續第五期

田北湖

自爾雅備物。綜覈名實。既樹記言之準。遂資記事之材。文言有作。足給取求。妙選典則。能達靈思。融會貫通。動中體要。散諸簡端。以代直說。抒藻繪之情。傳流俗之口。蓋四方殊音。末由紀述。藉此通訓。壹其歧趨。闕徑程途。開宗明義。於是文章之道。漸著端倪。雜史爭衡。首致其用。察于天地。識于人物。小說卮言。各從其志。陳迹遺風。光照日月。博物君子。更拾其緒。廣見洽聞。假藉表影。文質密合。宣其素衷。顧茲載筆。惟學立言。直樸簡當。萬事不隳。非於言外。求文潤色。爲業也。一王執政。總師九有。因勢利導。權柄上移。吏事受命。起就條理。並掌世間之故。以通神人之交。而史官立焉。遂初之際。事鬼敬天。邀福禳禍。決是辨非。篤于災異祥瑞。託徵休咎。以叙彝倫。而定民志。其有包藏貳心者。莫不怵于神道之說。循茲大常。納民軌物。設教立政之原。何嘗不構基于此哉。故太卜太祝共居。

宮府之中。鑄言必堅。發策尤秘。敷陳古往之訓。調劑窮變之局。世說有本。取信自徵。用能億萬耳目。奉其口舌。以爲蕃蔡。祝告幽而卜。知顯。惟恃脩詞之誠。繫邦之徵。守文綦重。各極淵源。隸于世官。農家道家。弗相越俎。枝流廣狹。浸成盛衰。太卜之文。狙于恒談。兆曰。繇曰。無非按索。陳編太祝之文。實臨大事。以禱以頌。獨能裁製新語。約而言之。則卜爲記事之祖。祝爲記言之流。祝習口助。遂益工文。揚意摩情。傳詞應變。言語一科。因以授記。諭德觀風。視其辭。令清廟之守。兼乘輜軒。出從行人之官。入給太史之職。翰墨所被。駸駸脩明。祝之正派。褒然史裁。列爲專官。宏總國典。左言右事。尤以文學擅長。而卜氏式微。湯周之際。亦惟備位具官。不聞述作。泊乎春秋。其子孫僅有存者。抱殘守缺。奔走龜筮。往日遺文。罕有及見者矣。

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于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方其擴張祝史之業。左右天子。列國諸侯。與其卿士。皆有寮案。以從於政。當日之所有事。載在盟府。傳世已久。卷帙益繁。從而芟刈。其蕪葳。釐正其駁雜。舉民史國史之遺文。成就範圍。

權衡意旨。規畫體裁。以爲純一之君史。故提綱絜領。叢脞有錄。古代事實。斷自陶唐。是時四方入統。一姓受命。當宁而立。世無二尊。授受之權。民弗與焉。政令法制。庶人猶不獲議。史臣在側。雖曰有舉必書。而君民之界。九天九淵。朝廷以外。鮮及民事。後之政體。愈變愈崇。惟此寶書。足以師範億載。爲述者之冠冕。百代之史。莫不宗之。由彼以往。務削其文。先哲所稱。髣髴一二。泊乎諸子。廣造奇說。語殊不經。疑惑滋甚。摺紳難言。司馬遷曰。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顛項之事。未可明也。藝之所謂典墳。丘索者。莫或數此典矣。上古中古之史。其文體若何。又何從以置辨哉。然而史裁原於政體。轉移相隨。同異之際。誠可窺測。循修理幹。意在筆先。執是究詰。夫豈無得。蓋上古中古之史。亦視其筆之曲直。云爾。其在上古。直筆實錄。就事記事。嫌疑之見。不存。是非表于目前。畧無隱諱。安事脩飾。上古所以尙質也。其中古。既私天下。各君其君。但紀美談。引避口實。揄揚雍容。乃其專職。入主出奴。徇其私誼。故凡本朝應運。君皆聖明。前代未造。疇非昏暴。語其功德。則民不能忘。數其過愆。恐淋漓之未盡。譽者益譽。毀者

益毀其所美。惡實坐厚。誣梗概萬一。巧于文致。非有曲筆。固與滅迹。叙述特工。託諸詞說。雖日記事。取言爲多。此中古所以尙文。模況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訓釋不通。言語難曉。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當。文質殊。今未易摸擬。誦讀三復。往往面牆。後之鉛槧。相率舍舊而從新。固因習所限制。豈非文字有以難之歟。

周監二代。郁郁爲盛。諸史並設分局。盡職文章之美。臻乎完備。藏室所藏。無論上古中古之書。莫不薈萃。春秋列國羣祀。王綱文武之緒。若存若亡。孔氏取其籍。從而刪擇之。別爲古時近世之史。更述遺意。旁舉國典。而著于經。承官史之餘流。立私門之學派。綜其大綱。是分二類。列傳紀者。謂之尙書。編年月者。謂之春秋。尙書始于帝典。終乎周書。多記帝王君臣之言。文亦遞變。由樸而華。由艱深而暢茂。雖古今異說。或多僞託。而文體之階級。殊非并焉。紀識本末。標目裁篇。後之紀傳。悉源乎此。春秋者。循年推月。歸乎紀事之體。簡而能詳。疏而不漏。文理之組織。漸見縝密。字句之瑣瑣。漸及浮華。爲其徒者。各緣時事。衍義別傳。

體會世說不厭瑣屑。或採陳編。或託輿論。惟務文飾。以掩二百餘年之穢迹。其所謂褒貶善惡者。洵乎微言恐未足以伸此曲筆也。書降爲傳。一線獨承後先。斷續枝幹。自離師生相比。徇俗干時。故其篇中於興廢治亂之原。制作得失之紀。凡其實迹。故履可以啟導。顛蒙振作。士氣使鑒于前。而圖于後者。輒有避諱含渾。出之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壅遏一世之聰明。驅之冥蒙之域。至死不悟。王充發難。微示其機。二千年後。李宏甫出而直抉之。李氏謂天下無真是非。上疑孔氏所知。所罪豈非春秋之真實。究竟乎自儒家習學埋首讀史。只知書傳中古。以往舊史絕矣。

書與傳既出。儼然家法。而易而詩而禮。並列爲經。此三經者。尤以政治之史。當之。易詩以記言論。附于尙書。禮惟繁縟。以記事。實附于春秋。窮其最微之源。一本卜祝爲模範。尙書之文。訓誥誓命。遺留在于秘府。述而不作。一家一人。自爲詞繫。卜史之典也。春秋之事。工于詞令。遇事成章。採摭太史行人之說。以爲撰述。分析王室侯服之交際。以爲故實。祝史之業也。尙書述古。春秋述今。述古者。

原文與衍謫薄之士不可驟讀。述今者文皆近體。後生小子琅琅可誦。服膺儒家者。舍難而就易。馳驅之軌。則乎春秋。而尙書家法莫或尋繹。世無好學深思之人。又復狃于習尙。奉一先生承教。惟謹韓愈詰屈。蔡牙之論。蓋同此古今矣。孔氏以史學爲經師。弟子稱其行。更著私史。論語記言。家語記事。尙書春秋之史業。歷久彌昌。司馬班范並起。作史自孔氏以來。史變爲經。經又爲史。不過今古文章離合之局。存亡之會也。數典忘祖。古訓不資。遷曰斯文在茲。豈非有所偏哉。夫周末諸子。生與孔氏同時。各從其志。自立堂構。萬流歸源。曾無異致。凡所爲文。皆得曰史。其於民典尤盡心焉。世間之訓。賴此實錄耳。儒家以其不合于己也。拒之闕之。有美不揚。欲觀古者。悵然殘闕。古事不明。精華已竭。因無載籍。而無心思。二千年來之大蔽。一失而不可再得。史家稱職。殉于文章之末。百物不備。是非不真。誰與儒家一證之乎。

(未完)

○○論文雜記

(續)

劉光漢

古人詩賦俱謂之文。

阮芸臺成秩無文解云古人稱詩之人樂善曰文故子夏詩大序聲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注曰文詩

章也。然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蓋賦列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古代之詩雖

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

見左傳隱三年閔二年及文六年傳誦詩者亦謂之賦詩。

見左傳襄二十八年漢志叙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

之際必稱詩以識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

交接鄰國揖讓諭志。咸為行人之專司。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漢志叙縱橫

家引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之文。以為大戒。誠以出使四方必當有得于詩教。則

詩賦之學實惟縱橫家所獨擅矣。試考之古籍。則周代之詩非徒因行人而作。

且多為行人所廣誦。有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見詩周南卷耳篇有

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見詩小雅四牡篇序及本篇四牡詩句毛

夫傳句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行。見詩周南殷其雷或行人于役而僚友

賦詩以寄念。見王風君子役或行人困瘁賦詩以抒其情。見詩小雅北山篇

于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閔憂賦詩以述其境見詩王風黍離篇序及篇中

兩句我無祖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傳證之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

見襄公二十六年傳國子賦將仲子兮賦有行人出聘而賦詩者見襄公八年傳

梅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賦圻父又賦鴻雁卒章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見襄

七年傳楚莊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見昭元年穆叔賦常棣子

答餞送而賦詩者野見昭十六年傳子齋等賦起是是古詩每為行人所誦矣蓋探風

侯邦本行人之舊典見前漢書故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吳季札以行

證也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賦左氏文四年傳云衛甯武子來聘公

昭子曰而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為剖陳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形弓不辭又公

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

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懷以獲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今陪臣來繼舊好君

大禮以自取戾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

矣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日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屈原

十五篇玉賦十六篇其學皆源自古詩義而史記屈原傳亦言離騷兼國風及詩之

雅之。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見文心雕然屈原數人皆長于辭。令有行人應對。

之才。史記屈原傳云。爛於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詞而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其

也。確證西漢詩賦。其見于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陸賈賦二十三篇。嚴助賦二十五篇。並以辯論見

稱受命出使。史記陸賈傳言賈有口辯。復言遣助以意旨諭。甌越亦是詩賦雖別。

為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東漢以後。詩

賦咸以集名。文獻通考引吳氏說。謂東京別集之名。本於商頌之輯。為行人者。以詩賦與

鄰境唱酬。亦莫不雍容華國。如費禕使吳。作麥賦。見三國志。諸葛恪傳。故昭明

編輯文選於行旅之詩。別立子目。如蘇武等諸王西莊謂奉使之臣。宜于詩教。

見西漢集少司農誠不誣也。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誦。謂之賦。案登高能賦之言。

本於毛公詩傳。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總名曰德音。而登

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其為行人之詩。賦無疑。鄒風定之。方中毛傳云。故建

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記。能誅祭祀。能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案。此乃後世文章之祖也。建邦能命龜。所以作卜

筮之能。造命也。田能施命。所以為國家作命也。若夫作器能銘。為後世詞之

軍檄之祖山川能說必為後世地志圖說之主喪記能誅祭祀能語為後世哀誄

祭文之祖毛公此說必周秦以前古說即此語觀之足證文章各體出於墨家

縱橫家兩派矣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則後世詩集皆縱橫家之派別矣焉得

亦引登高能賦之文其說亦本毛傳蕭望之劉向等亦俱有賦具列於漢志

謂集部與子部無關耶若夫荀卿賈誼蕭望之劉向等亦俱有賦具列於漢志

能限觀禮記學記篇有言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推古人立法之旨即望其能賦

詩而為行人之官耳故以古人奉使之詩勵其初學進修之志宵之言鄭君注云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而後世文章之士賡詩作賦亦

多浮誇矜詡之詞漢書藝文志云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又顏氏家訓文章篇云自古之人多陷輕

薄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於持操果於進取

此則縱橫家倚諛棄信之流弊也亦志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于縱橫家

哉

文錄

○ ○ 讖緯論

劉光漢

粵在上古。民神雜糅。祝史之職。特崇地天之通。未絕合符受命。乃御宇而作君。持斗運機。卽指天而立教。故禱祈有類于巫風。設教或憑乎神道。唐虞以降。神學未湮。玄龜錫禹。鳧鳥生商。降及成周。益崇術數。保章司占。星之職。洪範詳錫疇之文。舊籍所陳。班班可考。王室東遷。卮言日出。狸首射侯于洛邑。雉鳴啟瑞于陳倉。趙襄獲符于常山。盧生奏圖于秦闕。推之三戶。亡秦五星。聚漢語非徵實說。或通靈蓋。史官失職。方技踵興。故說雜陰陽。仍出羲和之職守。而家爲巫史。猶存苗俗之遺風。是爲方士家言。實與儒書異軌。及武皇踐位。表章六經。方士之流。欲售其術。乃援飾造經之語。別立讖緯之名。淆雜今文。號稱齊學。大約多信讖緯。魯學則不信讖緯。故玉帶獻明堂之制。兒寬草封禪之儀。卦氣爻辰。京氏援之。占易五行。災異中壘。用以釋書經學之淆。至此始矣。乃世之論讖緯者。或謂溯源于孔氏。或謂創始于哀平。吾謂讖緯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經淆緯。始于西京。以

緯儷經。基于東漢。故圖書秘記。不附六藝之科。漢志列天文家翼李京注。弗列儒林之

傳。劉略班書。彰彰可據。及光武建邦。兼崇識緯。以為文因。赤制字別。卯金乃帝。

王受命之符。應炎歷中興之運。遂謂歷數在躬。實唐虞之符籙。陰嬉撰考。亦洙

泗之微言。尊為秘經。頌為功令。識以輔緯。緯以正經。而儒生稽古。博士釋經。或

注中候之文。或闡秘書之旨。故麟經作注。何休詳改制之文。虎觀論經。班固引

微書之說。緯學之行于斯。為盛夫。察來彰往。立說誠妄。緲不經而隻句。單詞古

籍。或因文附著。試詳攷之。得數善焉。跡溯洪荒。事窮皇古。三王異教。見尚書五

帝立師。見論語九牧則起原軒帝。見論語三皇則並列女媧。見春秋七輔各竭

其功能。見論語四帝各殊其方色。見尚書運期授諸書。四帝即萬機論所言黃

也。石耳即神農之號。見春秋羲和與重黎同功。有巢敷治于石樓。夏禹藏書

于金匱。見通甲九龍紀官尊卑莫別。見春秋六書製字子母相孳。神契援人

皇九頭始宅中州之士。尚書燧人四佐亦徵羣輔之賢。論語循蜚合維紀

名列疏。佗之前。栗陸柏皇爵位襲庖犧之號。衣皮處穴。識前民開創之艱。皆見

春秋

命曆石鼓銅刀遁甲開溯古器變遷之跡是日補史其善一也河圖括地遁甲

開山銅柱辨形河圖括鐵山稽數孝經鈞流洲立洲釋其名龍魚大秦中秦辨

其地玉版嶠夷崑鐵同實異名命書帝赤縣神州居中御外地河圖括天皇被跡

地徵無熱之陵遁甲開王母獻環境隔崑崙之闕命書帝州土則域區內外不

數鄒衍之談天地象括水泉則性判剛柔河圖始已啓夷吾之釋地恒岱嵩華

既辨方而正位河淮涓洛亦思義而顧名春秋說凡茲圖籙之遺尚書璇璣鈴

圖又屢言河圖之用河圖足補山經之缺是日考地其善二也鑿度運樞之說

推災考耀之文辨地域之廣輪詩含測星辰之高遠春秋致地乘氣立春秋立

月假日明春秋說氣觸石而生雲陰激陽而成電見春秋天圓則象徵覆載尚

考靈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立三百六旬定時成歲春秋立七十二候送暑迎

寒度密度疏啓周髀步天之學見春秋景長景短開土圭測日

之先見春秋四表四游尚書考明太空之無極二分二至孝經辨日晷

之遷移莫不甄明度數稽合曆文屈平天問之作詎足相衡張氏靈憲之書于

焉取法是曰測天其善二也。紕緯之說訓故。是資禮履。則訓近。雙聲。禮含嘉民萌。

則義詳互訓也。此經緯又曰言不文者指士民。土力於地。日生為星。見春秋說題。

于說以刀守井曰刑。亦見春秋。推日合月為易。十一相加是為土。兩人

相合則為仁。鄭君相仁偶之說。所本虫動。凡而為風。異郵。禾入水而為黍。秋

詞說題律以六書之學。咸歸會意之條。若夫分別部居。依類託義。律訓率而歲訓。

遂命苞。義取諧聲。王訓往而皇訓煌。亦見春秋。說符疊韵。陽為天而陰為地。

遺文徵浚長之書。其說文用水象坎而火象離。佚象合義。經之卦。云兩命苞。

交一而中。出者為水。人散二者為火。乾坤鑿度云。三古火字。兩入交一。為

考文其善四也。禮名定於黃帝。禮合禮經設於文王。徵諸書。叙郊邱則旁徹禮。

經叙禘禘則陰符。王制。稽命徵。辨物舉四夷之樂。緯賞功。詳九錫之文。禮含千

雉百雉。異其規。緯春秋。外屏內屏。殊其制。緯鼎俎。則詳其度數。緯春秋。旗物則辨其

等差。文禮含。觀闕為懸。法之區。禮緯。靈臺即望氣之地。禮緯及。分士列爵。立制隱合。

於公羊。爵春秋。五等。殷爵三等。周按畝。授田陳說。迥殊於孟子。樂緯謂九夫為井。八家

舍二十畝與孟子之論八家井田不同推之稽三統之歷春秋威正五刑之名尚書璇二穆

二昭制詳七廟春秋立四望四類典異六宗禮稽梁父太山刻石不忘紀號神

經神霧及孝命訣明堂崇屋祀帝卽以配天尚書帝莫不制徵四代典溯三王是曰徵

禮其善五也若夫情由性生孝經援仁從愛起春秋立以敬勝怠尚書帝以義

強躬論語撰漸蘭漸鮑亦論語撰證孔門習遠之言太素太初孝經鈞近老氏真

空之旨凡茲粹語足輔九流推之禮詳卉服春秋命地測溫泉詩經緯橫行爲

蠻貊之書見詩含畫象別古初之制孝經鈞數止於五至六以上皆互乘易河

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爲朋四與九爲友五與推無所戾春秋立命苞云陽氣成于三九之證計六經之尺度孝經鈞

之殊名春秋立六律則溯其起源見樂汁五穀則稽其名義春秋說陽墟石室

奇銘辨蒼頡之文見河圖洞庭包山秘籍識夏王之字春秋命亦足助博物之

功輔多聞之益殷周絕學賴此可窺史書也其說近是古及夫臚幽明之序窮

禍福之源以五常法五行以八風象八卦禮九州咸有其分星春秋立五緯或

文篇

八 第六期

憑以推日。或以災祥驗行事。或以星象示廢興。見春秋文耀鉤春秋孔圖詩緯春秋四始。

五際。齊詩說已失經義之真。六甲九宮。春秋合誠圖遂啟雜占之學。是則前知自詡。格

物未明。易蹈疑衆之誅。允屬誣天之學。復有倉聖四目。虞舜重瞳。丹鳳含書。見

春秋立赤龍紀瑞。詩含白雲覆孟子之居。赤血辨魯門之字。見春秋亦復說鄰

荒謬語類。矯誣此尹敏所由致疑。而君山所由恥習也。然敬天明鬼。實為古學

之濫觴。以元統君足做後王之失德。是則漢崇讖學。雖近誣民。而隋禁緯書。亦

為蔑古學術替興。不可不察也。若夫網羅散失。參稽異同。擬宋均之注。萃初萌

之書。刪彼蕪詞。獨標精旨。庶天文曆譜。備存七畧之遺。以緯書歸入鈎命。援神

不附六經之列。經自為緯則校理秘文。掇拾墜簡。殆亦稽古者所樂聞。而博物

家所不廢者與。

詩錄

○○橫沕懷二陸

去病

谷水于秋。在伊人獨渺然。私憐入洛士。徒作辦亡篇。婉變堂誰構。士衡詩髮變

崑山陰後人遂構婉
變草堂以陸瑤珉玉想堅潘尼贈士衡詩崑山何有有依稀聞鶴唳

辰隔遙天

○○泛舟游佘山

同上

莫問雲間士先尋物外僊未携吳地記恰趁陸家船舟子一陸姓老翁也白日當春麗青

山失舊妍草堂湊相問干山舊有二陸草堂為機雲讀書處祆廟已崇天

○○斡山懷余瑾

同上

我來斡山顛高風溯余瑾更號寄隱生山翠挹瑩潤時衰運數奇寧退不求進

一瞥六百年去去秋雲迅胡虜遍中原赤焰長灰燼入關仍出關斯語誰能信

雙定厂句坐見入關仍出關睠焉顧山椒白日依依盡

○○下山遇獵人

同上

山禽棲幽篁自謂得所託宛轉一弄音悠悠良不惡寧知有獵人到處善抄掠

登嶺歷山椒不厭穿籐屨鏘然突作聲彈丸紛錯落雙翅雖欲飛寸心遽驚愕

倉卒生安逃斯須羽竟鍛可憐軀命輕指顧烹鷺鑊回頭看獵人市酒正驩樂

○○二月廿九由楊莊抵曹家渡即晚坐人力車赴上海作 同上

楊莊日淹留忽忽春將暮謀事百不成疇得知其故差幸獵遺聞高風動遐慕

梅墅獨徘徊嘯漁姪後園有梅一株甚老云係鏡崖蔬園婁停駐開作峰泖游

跋涉不暇顧興酣發長謠時時得佳句扁舟乍來歸芳醪已傾注邱嫂出春蔬

諸昆理茶具為問興趣無一一自陳愬燭跋未嫌闌宛曲通情懷語久輒不懽

瑣碎及家務兒也既頽唐而予更乖忤入山苦未能處世輒顛仆鬱鬱漸中年

何由爭建樹悲來急上牀轉側動驚寤苦恨塵事多欲留不得住一朝別山莊

去去輕舟驚曉發吳松江晚抵曹家渡漠漠樹含烟濛濛野籠霧心躁向前途

不擇泥濘路荒村夜已深蜃市火方吐時事亂衷腸低顏醉清醑

○○別上海 同上

虞卿自是窮愁身天欲枯之寧怨人吾舌尚存筆尚健陽秋著述未嫌頻

○○鳳谿道中用郭丹叔韻 同上

風塵何處覓袁絲落拓窮途廢酒卮世有網羅惟許隱生多憂患莫嫌癡神傷

烈士歸魂日丹蔚氣短亡人去國時畏無我亦徘徊歧路者側身江上獨遲遲

○舟過青浦

同上

桑枝簇簇柳條橫春水醺醺皺殼生小鳥低飛迎燕剪天聲高落認風箏潮因地下沙縈岸黃流倒灌潮日西侵草為根多綠上城天意似猶憐末路孤舟相助一飄輕

○敬觀夏彝仲考功遺札

同上

內史文章日月縣南冠一草正重編時予正編定令考功遺墨猶矜貴合付貞

瓊子細鑄

清言霏媿多高誼故紙斑斌發古香若與黃門論書法一徵圓健一清剛黃門書法

刻畫居多而公則時露圓潤

○讀驪榘軒蠟丸書卷

同上

大地江山半入燕孤臣續柱貝南天何圖朝士無宏略洛蜀紛紛構兩賢船山

而黎洲直吳江相國一編之見賢者不免而公獨兩抑之卓哉

匈奴未滅功何論縱有天恩斷不居矢志未成徒建節那堪重讀蠟丸書帝每

行賞公概整詳
書中述之頗詳

○○題維斗先生小札後

同上

先生壇坫之宗匠。却笑何多方外緣。落筆寥寥三數札。大都乞米與求錢。

○○詠史雜感

同上

大宋河山一旦淪中原。冠蓋屬遺民。秦淮水咽鍾山冷。九世旃裘戴女真。
蒼涼二帝竟蒙塵。五國城蕪草不春。記得聖安遺事在。得功營是楚江濱。
和林那復有真人。拭目濠梁景運新。辛苦江山還故主。阿誰容易界珠申。
不用干戈用美人。漢家失策在和親。如今龍種歸沙漠。坐看風雲擁愛親。
詩餘

○○醜奴兒令

歡天

梧桐叶落風光變。滿目荒涼幾多惆悵。難得詩狂兼酒狂。那堪侯伯爲門客。
拋却梓桑飽受風霜。甯教長臥夢高唐。

○○又

同上

風光瞬息京垓境儂故多愁子又多愁祝酒消愁更上愁
方下眉頭却上心頭安得翩翩化蝶遊
愁人鎮日愁天裏

○浪淘沙

同上

痛哭上南樓時事如流盈千蜂蝶鬧簾鉤一院桃花都落盡花也添愁
是前秋詔更新猷誰知轉眼棄如投中國而今何可問儂也添愁
曾記

○天仙子

自題肖影

同上

我幸生身斯世界縱覽優羸和劣敗英雄壯志貴乘時成也好傾也好誰學富
貴垂竿老九世重仇希一逞吾志沈沈如古井天人合意靖彝氛還我土釐
我土禹域而今方氣吐

○清商怨

泛湖遇雨

同上

山色湖光皆幻景瞬息愁萬頃人世浮漚多飄蓬斷梗
兩疾風催暝舞棹歸來衣濕侵肌冷
桃花零落滿園蚤猛

○千秋歲

又題肖影

同上

黃疆禹界幾受戎彝盜殺網紀倒裳帽只多長樂老忍作虎前導願亦願人人
奮臂將仇報我幸男兒體左劍右持囊氣凌霄志除暴塞下攻逆虜塞上舞
旌旄回首詔六軍齊把狼煙掃

○憶秦娥寫恨

天梅

東風又珠簾倒捲春光透春光透暮山橫隔寒梅消瘦書闌十二添紅袖月
圓花好人長壽人長壽琴樽未改江山非舊

○滿江紅

東京寓樓偶讀岳武穆作大有感觸因步其勻以遙和之大

同上

板蕩中原三百載文明消歇最心痛岳爺死後無人爭烈精衛恨填東海石胡
兵醉踏中華月笛聲來一曲念家山思歸切孤臣操水與雪滄桑感誰能滅
憶當時憤把唾壺敲缺炸彈轟殘豺虎窟河山染遍鯨鯢血慶重生再見漢衣
冠唐宮闕

文篇

○○舊學魂

陸紹明著

自序

萬物皆有魂。無魂而物死。說文訓魂爲陽氣。則何物無陽氣。卽何物無魂。亦何必謂人而後有魂哉。且不僅萬物有魂。卽萬事莫不有魂。事有精神則事有魂。事無精神則事無魂。嗟乎。今之人專信人有魂而不知事亦有魂。蓋不知人與事相關者也。人爲事擾。事由人發。人之魂往往注於事事之魂。無非得於人。吁。嗟乎。吾思及此而不得不念學魂。吾思及此而又不得不歎學魂之已失。溯龜馬精神見於河洛。文明漸演。漸發而學術之魂則得於此。書契成而著作興。著作興而學術盛。學魂於茲發達矣。攷著作之源流。始以理想繼以實事。備以議論。變以實學。演以寄寓。終以文詞。章氏實齋謂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竊以爲不然。庖犧仰觀於天。俯觀於地。中察於萬物。乃畫卦以宣。

天地之精蘊。此全以理想者也。至於詩書禮樂春秋。則誠非離事而言理也。理想不足而議論之著作興。實事不足而實學之著作盛。議論不足而寄寓之著作行。實學不足而文詞之著作起。學魂於是乎不失焉。嗚呼。噫嘻。嗚呼。痛哉。自庖犧至今日。學魂將失而又不失者。亦倖也矣。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天縱之才。開素王之業。定六經教。三千此學魂。將失而不失者。一及始皇。馭六合。滅諸侯。焚書坑儒。斯文掃地。劉項爭天下。蕭何在咸陽宮中。收圖籍數十種。微何之收。則咸陽三月之火。安保此數十種圖籍。既不亡於秦火。而又不亡於楚火乎。卯刀運興。改亡秦之弊。敦尚儒術。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孝成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炳炳琅琅。學術足觀。此學魂將失而不失者。二。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盡爲灰燼。及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此學魂將失而不失者。三。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者。七十餘乘耳。西京大亂。一時燔蕩。魏文代漢。更集經典。晉氏承

之文籍尤廣。新章後錄鳩集良多。此學魂將失而不失者四。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神州鼎沸。而文運仍興。此學魂將失而不失者五。由唐而至今。有以詩詞而延文學者。有以道學而借延文學者。甚至以八股律詩稍延文學者。然而以八股律詩延文學。學魂早已失矣。又不料八股律詩之餘。競談西學。舊學之魂去無影響矣。吾敢受時譏。探撮舊學。分十類。凡草昧之世。言語未成人。惟有音。由音而演成字。音爲文字之祖。故先言音。龍馬負圖。庖犧作卦。卦亦如圖。圖譜之學。誰謂不古。故次言圖。聖人造書契。六書備焉。造書契以繼結繩之政。河洛之精蘊。可以畢宣。故第三言字。有字而後有文。故第四言文。六經爲著作之源。爲文字發達之證。故第五言經。縱爲經。橫爲緯。上古緯書亦爲不乏。秦始皇惡圖讖之書。盡爲焚焉。今之人知經而不知緯。亦可慨也。故第六言緯。龍門椽筆。炳炳璘璘。作史繼經。足堪千

古故第七。言史。劉漢而下。學術代興。故第八。言學。學術昌明。著作充棟。故第九。言作。著作已夥。述之以發明者。指不勝屈。故第十。言述。吾作十言。以招學。魂。魂兮歸來。光我祖國。紫陽朱氏。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吾作是書。亦亂世之文也。悲夫。悲夫。

目錄

言音

言圖

言字

言文

言經

言緯

言史

言學

言作

言述

○○言音

萬物有音者。居十之八九。無識之徒。分音爲天籁。人籟。庸詎知天籁無人。以助之。不成爲完全之天籁。人籟無天。以資之。不成爲完全之人籟乎。夫如是。則天籁。人籟。二而一者也。曾何彼此之可分哉。若夫向無識之徒。而問其故。彼必曰。一能自發音者。一觸之而後生音者。殊不知天下斷無一事有二理。能自發音者。亦受無形之感觸而發也。韓昌黎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是矣。所謂不平者。心過之。而境不足。與夫心不足。而境過之。之謂也。而若專以境不足。解不平。夫豈時時有所鳴。時時有境不足於心者哉。其誰曰人非因心勝境。勝而有所鳴乎。人之所以鳴。卽物之所以鳴。則凡能自發音者。皆有發之者焉。觸之而後生音者。其所發之音。非出於觸物之物。仍出於受觸之物。亦非因有所觸而隨發一種奇異之音。因其物本有音也。所發之音。物之原音。則不得謂觸之而後生音。有是物。卽生是音。未觸之時。但音未發耳。明明爲自發音者。亦如不能自發音者之同。受觸動也。明明觸之而後生音者。亦如能自發音者之自有其音也。

物之有音。同出一源。又何天籟人籟之足云哉。人爲保蟲之首。發音之能力。有異於他物。聲帶位於喉口之兩側。互相分離。以便空氣出入於肺臟。若聲帶緊張。則兩聲帶閉。互相接近。而震動。以傳於呼吸之空氣。聲音之異。隨聲帶之形狀而變。小兒至長時。則喉頭漸肥大。聲帶較前稍長而粗。故發音轉重濁。且聲音雖由喉頭之作用而發。更受舌唇齒等之變化。始成言語。凡言由唇而出者。曰唇音。由舌者曰舌音。由齒及喉者曰齒音。喉音言宣也。宣彼此之意。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直言曰言。議論曰語。太古之世。人皆猿類。漸因天演。天擇而成。人猿類未進化成人之時。僅有無字之音。及已進化成人之時。有予奪取舍。乃始由喜怒哀樂之音。一變而分重濁輕清之音。再變而有長短之音。三變而演成有字之音。演成有字之音。其故有三。一由出於自然之音。舉一物而名之。有所動而呼之。陳陳相因。遂成一確實之音。二由於此聲。彼音各相競爭。聲音競爭之際。人必各有所謂。人必各有所難。乃有日出不窮之音。三半由效物之聲。而名其物。如水流謂流。銅謂銅。木謂木。蛙謂蛙。之屬是也。象其聲而名之。又於

此而類推聲音依賴之法乃盛聲音依賴之法盛則有字之音愈出而愈無窮
所謂有字之聲音者有一定之聲音耳既有一定之聲音由簡入繁由疎入密

演成言語完備之時代音有規則以達思想聖人知定音為進化之初級遂創

結繩之政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乾坤鑿度云三古文天字三古文地字三古文風字三古文山字三古文坎字

三古文火字三古文雷字三古文澤字觀此可以知作書契非自黃帝始司馬

遷作黃帝傳亦不言黃帝作書契竹書紀年太昊庖犧氏傳云造書契河圖代

姓記云天皇帝命臣飛龍氏造六書三墳云命臣飛龍造六書外紀注亦論造書

契非自黃帝始通鑑輯 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諧聲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為形以諧聲轉注假借為聲自爾雅而下訓詁

之學不外假借轉注假借轉注二書皆近諧聲聲之為用亦大矣音分平上去

入而音韻興音分宮商角徵羽而律呂興結繩歟書契歟其聲音之源歟音韻

歟律呂歟其聲音之流歟
嗟嗟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
此始然音有不同繫乎地者也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濁高下各象

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則一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約而言之卽一人之身而出辭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茨爲蒺藜椎爲終葵是也亦有二字合爲一字者舊唐書云吐谷渾俗多謂之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言語聲音退渾蓋語急使之然也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言語聲音有不得盡合者詩三百篇爲音韻之祖苦於古之爲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其字聲又安得而不遷移哉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箴銘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所以四聲之論雖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平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去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騏驎是中駟驎是驂龍盾之合蓋以鱗軸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合軸邑念四字皆平而韻驂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發烈褐三字皆去而韻歲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原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不知古人何嘗屑屑於此哉一字之自有平上去入今一一取而注之字愈多音愈難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以

多歧亡羊者也。今之平仄古謂之長音短音。長音卽今之平上去聲。短音卽今之入聲。江寧報恩寺明胡文柱手寫大般涅槃經第八卷。世尊與迦葉說十四音。舉噫呵億伊郁優哩黠烏炮菴阿凡十二字。于噫旁注初短。于億上注次短。于伊上注次長。一切經音義舉大般涅槃經八卷云。字音十四。哀阿壹伊塢理釐鷲藹汚奧。其音義云。此十四字以爲音。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其文似有譌脫。其云兩兩字同。必謂哀阿理釐等。此則平去皆可言短。之證。平上去入四聲本具五音。五音爲四聲之母。四聲爲五音之子。鄭樵嘗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爲失立韻之源。音之源固不在四聲。而亦何必歸源於七音也哉。然則四聲之源將何歸歟。夫亦歸於五音云爾。所謂五音者。得母謂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者乎。噫。此徐景安大謬不然之論也。又何可以此爲宗哉。不知夫陰陽上去入爲五音乎。攷五聲大小之次。宮爲大。商角次之。徵羽又次之。平聲本有陰陽四聲。本爲五音。成出于自然。稍知呼吸文字。卽能辨陰陽上去入之配。五音也。陰陽爲商角去入爲徵羽。上爲宮。米元章云。五聲之

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爲二。元章之言亦太誣矣。平聲本可分陰陽。但不可因上下平爲宮商也。元章此言以之。誠徐景安則可以之。諗沈隱侯則不可。沈隱侯答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隱侯之辨五音。亦已審矣。夫豈可厚非哉。漢書曰。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宮最尊。上而綱維。四聲故能自下上上而曰上也。聲音之道。大者爲下。惟下故無所不上。既上則有不能上。陰陽相對之稱。去入相對之稱。平仄相對之稱。極者必反。音至入而促。達極點乃反而與宮通類。以商角爲平。徵羽爲仄。此平仄之正也。

○○論文雜記

(續第六期)

劉光漢

上古之時六藝之中詩樂並列而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誠以音樂之道感人至深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及墨子作非樂篇習俗相沿降及秦漢樂經遂亡然漢設樂府之官而依永和聲猶不失前王之旨及樂府之官廢而樂教盡淪夫民謠里諺皆有抑揚緩促之音聲有抑揚則句有長短樂教既廢而文人墨客無復永言詠嘆以寄其思乃創爲詞調以紹樂府之遺夫詞于四始之中大旨近於比興而曲終奏雅懲一勸百亦承古賦之遺風然感人至深捷於影響則詞者合詩教樂教而自成一體者也吾觀詩篇三百按其音律多與後世長短句相符如召南殷其雷篇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小雅魚麗篇云魚麗於罍鱸鯨此二四言調也齊風還篇云遭我乎狃之閭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召南江有汜篇云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韻也幽風東山篇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召南行露篇曰厭浥行露其第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大抵煩促相宣短長互用於後

世倚聲之法已啟其先。足證詞曲之源實爲古詩之別派。至於六朝樂章盡廢。故詞曲之體亦始於六朝。梁武帝作江南弄。沈約作六憶詩。實爲詞曲之濫觴。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然唐人之詞若乾那曲。長相思。皆五言絕句之變調也。柳枝竹。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皆七言絕句之變調也。阿那曲。鷄叫子。則又仄韻之七言絕句也。瑞鷓鴣者。則七言律詩也。歎殘紅者。則五言古詩也。此亦詞爲詩餘之證。特古人詩調多近於詞。而後世詞調轉出於詩。蓋古代詩多入樂。與詞相同。而後世之詞。則又詩之按律者。也能按律。卽能入樂。唐人詞律雖不及宋人之密。然李太白溫飛卿其詞曲皆被管絃。故最精詞律。太白所作清平調。玄宗調笛倚歌。李龜年亦執板高歌。且謂生平得意之歌。無出於此。見松窗錄飛卿工於鼓琴吹笛。見北夢瑣言所作詞曲。當時歌筵競唱。見雲溪友談宰相令狐綯因宣宗愛唱菩薩蠻。令飛卿撰進。而宣宗君臣迭相唱和。見北夢瑣言則太白飛卿精於詞律。彰彰明矣。蓋詞皆入樂。故古人之詞人必先通音律。默契其深。然後按律以填詞。故所作之詞咸可播之於歌詠。後世之人按譜

填詞而音律之深或茫然未解則所謂詞者徒以供騷人墨客寄託之用耳而詞之外遂別有曲矣豈知古代之詞出於古樂之派別哉

唐人之詞多緣題生詠如填臨江仙之調者皆詠水仙填女冠子之調者皆詠

道情填河清神之調者皆詠崇祠填巫山一段雲之調者皆詠巫峽以調為題

此固唐人之遺法也故楊用修諸人於詞調起原考之甚析如蝶戀花取梁元

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明珠點絳脣案取四愁詩語

踏莎行取韓翃詩語西江月取衛萬詩語苦蘆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

張博望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惲句也此皆升菴詞品考證誠以古人作詞

以調為題觸景抒情必合詞名之本意若宋人填詞則不復緣題生詠如流水

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無與而王晉卿人月圓詞語非詠月謝無侏漁

家傲曲詞異志和是唐人填詞調為題然苦薩蠻詞密人亦合者而宋人不復以詞

調為題也然宋人之詞如黃鶯兒之詠梅粉蝶兒之詠燕迺新春之承春月下

此皆宋人以蓋唐人由詞而製調故詞旨多與調名相符宋人因調而填詞故

詞旨多與調名不合而詞牌之外別有詞題矣此則宋詞之異於唐詞者也五代之時已有詞題不始於宋也

宋人之詞各自成家少游之詞寄慨身世一往情深而怨悱不亂情乎得小雅

之遺東坡水調歌頭數詞亦然向子諲酒邊詞劉克莊復村詞眷戀舊君傷時念亂例以古

詩亦子建少陵之亞此儒家之詞也劍南之詞屏除纖豔清真絕俗通峭沈鬱

而出以平淡之詞例以古詩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詞也耆卿詞曲密處

能疏稟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例以古詩間符康樂此名家之詞也

若耆卿之詞好為俳體復詞多嫌黠則其病也東坡之詞慨當以慷間鄰豪放如滿庭芳大江東

之詞感情淋漓如六洲歌頭水調歌頭木蘭花慢浣溪沙睽懷君國稼軒之詞

才思橫溢悲壯蒼涼如永遇樂諸詞例之古詩遠法太冲近師太白此縱橫家之詞也

後世詞人樂蘇辛詞曲之豪縱競相效法浮豔粗曠不復成詞此則不善學蘇辛者之失非蘇辛之失也由是言之古代詞人莫不

自闢塗轍故所作之詞各自不同豈若後世詞人之依草附木取古人一家之

詞以自矜效法哉

文錄

○○說文砭許敘

田北湖

讀書須識字學問之津逮也。文從字順著作之軌則也。吾人學文未嘗講授埋頭伏案咕嗶章句累月積年率爾成篇揣摩髣髴居然可觀下筆有神應心於手幽深迂遠之思出沒離合之迹宛轉曲折之致變化奇正之端雖在大家終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故蓋白束髮肄業受命函丈既辨點畫專注諷誦師之所召亦惟解字義析文體而已以是相習貿貿屬思神明之道存乎其人不模不範水到渠成一旦豁然殆非人力審其構造莫或究竟一合而不可以分從流而不知其源生徒之間又何難哉然而後來之功效繫乎最初之因緣凡諸詞氣之貫串皆由訓詁之陳列循理見情赴義効志字當其位則文生焉運用之機鍵實證之憑準張侯立鵠庶幾得之欲尋門戶致身堂奧反復推求何以易茲說也。

文章之士不言文法其所謂文法者體製也格律也門戶也率就已成之局敷

陳其事如何構造如何縮合知之非艱而言之惟艱夫積字成句積句成章此其合也斷章得句斷句得字此其分也明乎分合之間則來蹤去迹瞭乎指掌還原返本而辨字之用豈非文法之教授哉曩之學者恒苦文義之繁雜字義之簡略遠不相接曲不相達故識字盈萬讀書十年摸索暗中呶唔不輟苟得解字之捷徑通乎修詞之郵以憑以翼導之歸宿行文之法不尤易於尋繹乎况今古爲文辭別體判程材涉慮表裡逕庭抑又微矣今人之不能讀古文也釋義有間焉夫人無異才爲無殊智要在有以齊壹之耳

字書之古莫先於雅秦漢以降多異說許學盛行尊諸字聖儒林之苑莫不宗焉識今古文字之大指而貫通融會之鮮逾茲闕者脩明正義陳述要典承前開後厥功甚偉何讓靈光四目哉生千八百年後三五載籍亡佚已盡舊物孤誼益不獲聞端賴有此俾我述志方羽翼之不暇豈敢妄肆譎陋吹求疵累哉一字之造必有本意註明故實旁及假借形體所指示音義所先後許君援古證今光此盛詣余惟服膺無違乃從其朔例研精覃思自爲考校疑之弗決

則質諸秦漢以前之遺書不欲有所鍼砭特觸許君之矛盾或不合於往訓者時有所得然在許君務徇當時人語經師家法不恤遷就致此大蔽古意茶亡未可獨咎許君矣予所商榷期無悖于正義著錄是篇雖弗狃于晚學而矯同之議竊竊不安蓋仍許君意也

吾父治許書四十年矣甚惡夫晚近學派依傍門戶故卷端朱墨多發古人所未發教子識字授以部首繼之者爲許書爲爾雅口講指畫皆其精義余受部首卽別擇若干字稱爲結繩之原文

說詳後

吾父笑頷之謂可承家業焉八歲讀

內外傳乃疑元字宜列上部從二從几二古文上字居人之上者頭也本意訓首亦訓始故頭之鬚髮者曰髡則從元省許君列元于一部曰從一兀聲又曰髡聲皆失之矣他日余父携余過劉壽曾先生於冶山謁倉聖祠余謂世傳倉史造字竊不甚信夫以配合之難幾經斟酌始能授民如許多字決不止數人尤非一手所可成就倉史蓋審定而總集之耳先生不以爲謬更舉余所疑于許書者詰難之語吾父曰此子毀齒好學深思窮其造詣必能有益于文字者

自後讀書輒以潛究許說爲務。及十五歲奔走弗暇。今輟業二十年矣。客路荒居。有文法教科之作。將以字書爲先導。故取幼時雜稿訂正而足。成之。泫然于吾父之不及見也。夫古今字書爲讀書者作也。於文法無與焉。近之學者方汲汲于行文之故。而舍字無文。則字義文義交相爲用。因源開流。有合無離。此字書者。毋亦獨學之良師哉。蓋學文不難。難于識字。許書爲解字之宗祖。今古文之樞紐。末學支出。何以廢之。顧徇於世說。猶失造字之本原。余甚恐。夫鄙詞曲說。壅遏民智。後生小子從而惑焉。砭膏盲起痼疾。是其志也。好古而不信。予固無以自解者。何恤于我老孔。知我罪我。其許君乎。

○捕獺記

田北湖

居湖之民。以魚爲命。終歲養生。旦夕食力。潛鱗恬居。爰以蕃息。實我網罟。乃慰勞人。故夫初夏入江。刺舟露宿。雷雨時至。是取魚花。抱甕飛行。歸而乳舖。剉草磨豆。十日無眠。露珠一滴。蟹眼雙炯。丁枕丙尾。漸以成形。三月兩月。四寸五寸。吐法。嗟食是爲魚秧。縱諸中流。遂其天性。校人守之。勿擾勿害。以待冬及盈尺。

而。鷺。子。亦。少。休。臨。淵。羨。焉。吾。魚。甚。馴。見。人。不。驚。依。蒲。在。藻。怡。怡。泳。游。向。日。曝。背。
侵。晨。飲。露。揚。鬣。水。面。飛。鳥。下。窺。引。吭。奮。翮。致。其。羣。醜。伏。莽。有。戎。擇。肥。以。噬。飢。來。
飽。去。出。沒。八。方。吾。魚。罹。殃。時。無。安。宅。谿。壑。有。涯。局。促。靡。騁。倉。皇。四。避。草。間。求。活。
瞻。彼。東。方。東。方。有。烏。扶。桑。始。旦。赤。輪。瞳。瞳。白。脰。烏。喙。短。小。精。悍。一。鳴。驚。人。鴉。軍。
蔽。天。炙。香。爲。餌。細。鈎。鯁。喉。空。瓠。大。腹。飽。我。無。鑿。而。吾。魚。不。能。託。乎。東。方。矣。瞻。彼。
北。方。北。方。有。天。鵝。絕。域。驚。寒。嚴。陣。南。鄉。一。字。長。蛇。陵。我。半。壁。蹂。躪。藩。籬。勢。吞。噍。
類。垂。天。之。翼。如。箕。之。口。其。志。孔。遠。鸚。雀。安。知。而。吾。魚。不。能。託。乎。北。方。矣。瞻。彼。西。
方。西。方。有。鷹。毛。羽。豐。滿。爪。牙。銛。利。金。睛。疾。視。鈎。鼻。下。垂。勁。翎。橫。撲。中。流。剪。渡。啄。
腸。飲。髓。波。無。遺。鱗。而。吾。魚。不。能。託。乎。西。方。矣。瞻。彼。南。方。南。方。有。鵬。惡。聲。夜。號。妖。
服。駭。景。止。於。庭。隅。見。者。反。走。龍。洲。蛟。窟。冥。索。窮。搜。丙。穴。嘉。魚。蠶。及。百。族。而。吾。魚。
不。能。託。乎。南。方。矣。北。山。之。東。長。洲。之。澳。水。深。草。密。白。鷺。一。行。峨。冠。拳。足。下。乎。青。
天。鵝。前。導。鷓。鷯。後。隨。銜。枝。幽。棲。以。爲。久。安。而。吾。魚。無。藏。身。之。所。終。不。免。於。禽。
腹。也。湖。主。顧。而。憂。之。乃。命。矰。弋。具。網。羅。短。銃。擊。火。金。鼓。四。震。羽。罹。之。則。摧。昧。觸。

之則斷毀室取子使無完卵矣。膾祭脂犒我漁戶。伐園竹以爲筍。編江荻以爲
斷。置乎上游。塞其涵洞。驅魚入隴。游於大漾。潢汙可愛。宛在中央。濠濮之間。洵
足樂乎。然而蚻沙含射。謠賊在陰。外患旣戢。大盜內移。水澤之腹。閉關爲暴。深
宵。狸鳴波心。兔跳非吾水族。附諸毛倫。負隅在藪。作威求食。攘竊吾魚。坐致犧
牲。吞噬無厭。奔竄矯捷。而吾魚陷。穿日益凋。喪蹤跡。倏忽鋒刃。莫搜茲害。未除
吾魚。安育更號於湖。民曰。有俘此虜者。酬錢十千。夷其族者。十倍其報。土著村
漢。雅識水性。行乎泥淖。伺其動止。爪痕足趾。來去可辨。鷄鳴山白。靈福洞黑。幽
隧接泉。老巢比櫛。蓋其南踰隋城。溯洄秦淮。入茲室處。非一日矣。重圍旣嚴。困
獸不競。塞以丸泥。薰以草藥。毒烟彌散。逾日發之。血肉橫陳。僵者五十。秃尾竊
毛。黑躡綠眼。五洲千夫。長幼驚喜。審其形狀。厥名曰獺。入湖之魚。遭逢荼毒者。
何止幾千百萬哉。虎口之餘。歷歷可數。天厭惡滿。殄茲巨孽。腥羶狼籍。鱗族所
肥。非吾魚之膏血乎。鬻肉爲醢。煎脂爲炬。而封其骨。爲京觀。以祭我無辜之魚。
曰。覆翼羣卵。載潛載伏。吾民孔勞。養生不足。未充大庖而坐。享異物爲魚。復讐。

魚子魚孫受茲福。

○招蝙蝠文

劉光漢

蝙蝠伏翼也。爾雅與夷由別言。說文與飛鷲異。釋三物。截不相蒙。而說者詞。每互涉。今按方言云。伏翼或謂之老鼠。亦謂之仙鼠。釋名謂老而不死曰僊。僊遷也。說文老字從匕。匕卽化字之古文。故真從匕。目解爲仙人變形登天。然則鼠化蝙蝠。說誠有之。而循名核實。確非彼二物之類矣。夫鼠性陰黠。混跡塵溷。及化爲蝙蝠。則餐風吸露。與蟬蛸同。豈形變而性亦化歟。禮言鷹化爲鳩。善其變而之仁。則蝙蝠又善於自化者矣。田君北湖作哀蝙蝠文。予讀而善之。因作招蝙蝠文。意有所寄。不必強同也。

緊蝙蝠之賦。形兮實託。體於穴蟲。去紛煩之土壤兮。乘窳窳之微風。應升陽而夏見兮。懷沈陰以蟄冬。動靜極於變化兮。名飛走而並蒙。嗟殊類而從同兮。感屈伸之異致。彼鼠類之乘生兮。或髡騰以譎詭。鼯與鼯其既洽兮。窮多能於五技。形狀似而實別兮。如按圖於列紀。咸溷跡於蕪穢兮。豈斯蟲之可擬。覽造物

之。篤。生。兮。覆。衆。有。而。惠。施。質。何。受。而。弗。變。兮。性。孰。生。而。弗。移。蟬。蛻。濁。以。處。潔。兮。
表。輕。舉。於。拚。飛。蛾。時。術。而。螺。負。子。兮。莊。生。感。捷。以。喻。微。况。茲。蟲。之。翩。翻。兮。超。蠕。
蠢。之。無。知。體。騰。躍。而。志。伏。兮。乃。多。壽。而。倒。垂。棄。人。世。之。多。患。兮。處。巖。穴。而。栖。遲。
何。翻。然。其。改。形。兮。判。貪。廉。以。遠。而。相。鯤。游。而。鵬。運。兮。勞。圖。南。以。未。極。河。奔。流。而。
鯉。赴。兮。奮。爪。鱗。於。一。息。紛。易。故。以。就。新。兮。任。逍。遙。而。自。得。齊。小。大。以。絜。言。兮。物。
固。各。循。夫。天。則。空。庭。忽。沈。以。暮。靄。兮。參。差。照。影。於。月。色。聽。嘯。咋。之。冥。呼。兮。若。顧。
羣。醜。而。悽。惻。聊。永。歌。以。訊。言。兮。慕。仙。蹤。於。伏。翼。儻。清。谿。秀。壁。果。可。游。兮。吾。又。何。
辭。乎。遐。陟。

詩錄

○○詠漢長無相忘瓦

劉光漢

甘。泉。烽。煥。年。年。警。茂。陵。回。首。秋。風。冷。三。十。六。宮。秋。色。寒。平。蕪。一。片。斜。陽。影。憶。昔。
深。宮。建。未。央。鴛。鴦。瓦。上。有。新。霜。同。心。蓮。子。千。春。發。連。理。名。花。兩。地。芳。妾。顏。未。老。
君。恩。薄。秋。月。春。風。俱。蕭。索。絺。絺。秋。風。怨。綠。衣。簾。櫳。夜。雨。愁。珠。箔。怨。粉。零。香。愴。落。

花。後。宮。粘。許。怨。禽。華。可。憐。飛。燕。新。承。寵。回。首。昭。陽。日。已。斜。玉。階。窈。窕。知。何。處。誰。
說。鶉。衣。工。作。賦。月。冷。長。門。草。不。芳。螢。飛。永。巷。花。無。語。紈。綺。西。風。咽。暮。秋。珠。零。錦。
榮。不。知。愁。滴。殘。秋。雨。蟾。蜬。影。遮。斷。零。煙。鳩。鵲。樓。長。楊。五。杵。空。焦。土。金。莖。尙。挹。三。
霄。露。苔。蘚。青。青。蝕。土。花。松。楸。渺。渺。悲。陵。樹。况。復。昆。明。有。劫。灰。松。風。吹。冷。柏。梁。台。
一。天。殘。月。銅。人。泣。秋。雨。空。言。落。綠。槐。

○○詠懷

同 上

春。蘭。發。華。滋。秋。菊。含。媚。婉。競。秀。各。一。時。何。須。惜。太。晚。佳。人。本。幽。貞。雜。佩。長。委。宛。
芳。馨。盈。素。懷。焉。得。不。繾。綣。

白。日。無。留。情。大。運。有。回。薄。我。生。如。飄。蓬。天。地。安。可。託。孽。條。玩。薜。華。容。輝。相。照。灼。
霜。露。逼。歲。寒。朝。開。暮。已。落。時。事。如。浮。雲。倏。忽。易。哀。樂。

丹。穴。有。翔。鳳。北。溟。有。大。鯤。舉。吭。諧。六。律。一。擊。滄。波。渾。背。翼。雖。負。天。失。地。不。飛。翻。
取。笑。鳩。與。螟。得。失。奚。足。論。不。見。奇。服。士。鷦。鷯。徒。自。煩。

書。契。易。結。繩。官。事。紛。以。治。六。籍。厄。秦。炬。兩。漢。尊。經。師。道。雖。歸。簡。易。理。實。明。彰。施。

奈何後生輩學弗勤深資斷簡據殘蠹摹畫工入時不挽末流失翻為文雅強
龍門百尺桐直上旁無枝斲之為古琴飾以軫與絲雜聲箏瑟間俗子無乃蠲
苟免爨下苦誰識梁棟資棄置久不用不如棄路歧變曠既不逢此音知者誰

○詠禾申近儒三首

同上

水竹蕭疏帶草廬行人爭指晚村居而今怕說坑儒禍萬卷楹書劫火餘晚

晚村書籍存者甚鮮惟四書講義及所評時文尚有流傳於世者

偽儒發家緣詩禮心性空言飾簿書始信盜名猶盜貨清廉猶自說三魚陸稼

日知錄言廉易而恥難今觀於稼書所為益信其言之確矣

竹垞才名噴江左著書避世類深寧一從奏賦承明殿晚節黃花慘不馨朱竹

竹垞早年固亭林青主之流設隱居不出不愧純儒也

○題陳去病拜汲樓詩集

同上

松陵詩學有宗派魯望雲林昔擅名壇坫主盟誰繼起漢槎哀怨稼堂清
鄉邦文獻淪亡盡勝國遺書拾多太息山河今異昔那堪揮淚問銅駝

詩餘

○ ○ 點絳脣 詠白荷花

劉光漢

羅襪無聲。晶簾一片斜陽裏。碧雲無際。隔斷銀河水。
稿袂凌波。洗盡鉛華淚。鳴環珮。月明千里。水殿風初起。

○ ○ 好事近 楊花

同上

飛上玉闌干。纔被東風吹起。最是一天春雨。踏入輕塵裏。
更憐清影別深宮。漂泊隨流水。慎勿化萍飛去。蕩春心千里。

○ ○ 浣溪沙 讀錢塘紀事

同上

一曲琵琶咽故宮。西陵風雨冷梧桐。淡烟疏柳夕陽中。
湖水千尋蓮葉碧。樓台十里杏花紅。而今殘照怨商風。

○ ○ 臨江仙 詠蝶

同上

殘月當門春不語。小園竟日花飛。紅欄回首惜芳菲。
綠陰庭院。曲曲瑣殘暉。飄泊不隨風絮影。而今猶戀羅衣。
芳情夢斷畫橋西。斜陽花雨。未忍抱香歸。

○ ○ 掃花游 宿邊道中見杏花

同上

荒郵古戍。賸數朶孤花。落英如許。采香人去。問斜陽一抹。幽情誰訴。金粉淒迷。付與二分塵土。無情緒。傷淪落。天涯飄零似汝。閱東風幾度。看萬點花飛。春光又暮。芳心自苦。惜玉顏憔悴。瑤華無語。一笑嫣然肯學。天桃媚。嬾相思。處憶江南小樓聽雨。

○ ○ 一萼紅 題碧海乘槎圖

同上

海波平。正相思無限。隔秋水盈盈。徐福不還。魯連避世。千秋嗚咽。潮聲試寄語。燕昭漢武。問求仙何日到。蓬瀛成連。一去天風海水。何處移情。日暮碧雲天。遠見蜃樓明滅。蛟渚澄清。千仞銀濤。片帆飛度。雲山劃斷。空青快此際。乘風破浪。指東南九萬里。鵬程立向蓬萊高處。目斷瑤東。

文篇

〇〇言音

(續第七期)

陸紹明著

案音韻之書。汗牛充棟。通志七音略。原本廣韻。重修廣韻。集韻。切韻。指掌圖。韻補。五音集韻。古今韻會。四聲等子。洪武正韻。古音叢目。古音彙要。古音餘。古音略例轉注。古音略。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音韻闡微。同文韻統。叶韻彙輯。音韻述微。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韻補正。古今通韻。易韻。唐韻考。古韻標準。古韻論。六書音均表。六書音韻表。聲韻考。音鑑。說文通訓定聲。非音韻之書。而內間論音韻者。尙有數十種。論音韻者如此其多。如紹明之不學無術。亦何再嘵嘵言音哉。第前人已道者。不妨就其所道而推陳出新。前人所未道者。偶有心得。亦何必不書之。以自勵哉。噫。右所列諸書。大半彙入類書。學風陋而類書出。類書出而學術衰。人人有饅釘之學。而發言冒爲。已出皆類書之咎也。今不敢蹈若輩之習。議論與前人合者。有不與前人。

合者皆錄前人原文於前加之推陳出新之語質諸君子。

通志音畧云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

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

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

其藝文畧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所傳十

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

霆驚天蚊蚋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爲有

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

則交趾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

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闕耳此後學之罪也舟車可通

則文義可及今舟車所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爲志庶

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

自此始臣謹按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

得其義而爲議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

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侯利筭華言斛牛聲卽變宮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譯之旦卽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鍾律乖戾不可勝數譯爲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有變宮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譯又引古以爲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巨儒不能精通同加沮抑遂使隋人之耳不聞七調之音臣又按唐楊收與安悅論琴五

絃之外復益二絃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圖鍾函鍾之說故其郊廟樂
惟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
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加少宮少徵爲七聲
始得相旋爲宮之意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
蓋取諸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韻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
其傳耳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
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
圓聲不召自來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
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間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
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爲
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今茲內外轉圖以別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章氏實齋申鄭篇云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

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章氏之言亦太過矣。凡論古人著作不可因人之好惡而好惡之。亦不可全反人之好惡而好惡之。不可因其小疵而埋沒全書之善。亦不可因全書之善而不論其小疵。因人之好惡而好惡之。則爲無膽識。全反人之好惡而好惡之。則膽誠有膽。如識非所識。何因其小疵而埋沒全書之善。則如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而反笑其不若己之輕便。蜉蝣不知龜鶴之年。而反詆其不若己之夢夢。之爲樂也。斯爲俗儒之見耳。何足道哉。因全書之善。不論其小疵者。則如俗人愛子而不知子之惡。愚婦信佛經而不知經之善。與否。夫鄭樵通志之創條發例。鉅製鴻編。誠不得不謂之善。而考據之疎陋。立論之自是。亦不得不謂之不善。章氏之重鄭殆矯一時之弊也乎。通志不善處。殊爲不乏。卽七音藝文二略。攷據之疎陋。立論之自是。亦可見矣。樵推重三十六字母。攷唐僧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由是攷之。則三十六字母創自唐僧舍利。成於唐僧守溫。而僧因韻製字母。推韻之

所由來周沈以古五音同紐剖而爲四其聲切而不浮謂之四聲切韻顏陸諸人崇而尙之因有切韻之書樵謂切韻之學起自西域將謂周沈切韻之說本諸舍利耶抑謂周沈切韻之說本諸婆羅門耶謂本諸舍利何以舍利在周沈之後耶謂本婆羅門何以婆羅門之書不可通耶攷婆羅門書傳於今而爲吾所見者三一則曰元和間所譯之華嚴四十二字母縱列十四字內重一字一則曰涅槃經所謂字音十四字比聲二十五字以華嚴四十二字母與廣韻說文大徐音小徐韻譜校之而四十二字叢脞無緒周沈肯本於此耶涅槃經以二十五字判爲五聲每二字爲一聲乃於第三第四重一字此何法耶周沈肯本於此耶樵不知切韻之源而謂切韻之學起自西域又謂先儒不得其傳亦太愼矣樵又謂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殊不知左傳已言爲七音以奉五聲蓋七音僅用五正聲然非有七音則無以爲各均之五聲而各均仍僅用五聲是謂七音以奉五聲也樵其知否乎樵又謂中華之韻只彈四聲則廣韻中之得紅切何爲耶廣韻紐字之法并非有條一

字。不。妄。豈。僅。彈。四。聲。者。所。知。耶。嗚。呼。司。馬。公。尙。惑。字。母。不。敢。更。改。而。樵。之。疎。略。其。可。原。乎。當。宋。之。時。惟。邵。子。節。字。母。而。爲。二。十。四。于。見。溪。羣。疑。合。溪。羣。爲。一。故。乾。坤。爲。一。音。于。當。透。定。泥。合。透。定。爲。一。故。土。同。爲。一。音。于。知。徹。澄。孃。今。徹。澄。爲。一。故。拆。茶。爲。一。音。于。邦。滂。並。明。合。滂。並。爲。一。故。普。旁。爲。一。音。于。非。夫。奉。微。合。夫。奉。爲。一。故。夫。父。爲。一。音。于。照。穿。牀。審。禪。合。穿。牀。爲。一。故。又。崇。爲。一。音。審。禪。爲。一。故。山。士。爲。一。音。于。精。清。從。心。邪。合。清。從。爲。一。故。草。曹。爲。一。音。心。邪。爲。一。故。思。寺。爲。一。音。又。曉。匣。合。而。爲。一。故。愚。合。爲。一。音。影。喻。合。而。爲。一。故。安。爻。爲。一。音。共。合。十。一。字。計。三。十。六。字。去。其。十。一。故。二。十。五。也。又。并。非。于。敷。奉。故。二。十。四。無。孃。而。別。設。空。位。故。仍。二。十。四。吁。嗟。乎。樵。信。字。母。如。神。明。不。加。審。察。是。爲。過。矣。夫。學。術。有。專。家。著。作。有。專。門。自。古。然。也。樵。自。信。太。過。著。二。十。略。欲。曠。千。古。著。作。之。規。模。焉。有。不。敗。哉。吾。爲。鄭。樵。奇。吾。又。爲。鄭。樵。惜。

沙門神珙曰夫文物之國假以詩書七步之才五音爲首聿興文字反切爲初一字有訛餘音皆失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

而同起且天地生於混沌不同混沌之初君子生於嬰兒豈與嬰兒同類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議詞理稍繁淺劣之徒尋求難顯如七七么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肖再傳皆失今此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爲於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鈐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正之目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個圓圖者卽是五音之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說之又列二個方圖者卽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爲頭橫列爲圖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別之五音聲論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譌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亨聽歷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唇聲邦龍剝五音圖不便刊不附可於玉雷北墨朋邈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篇及玉函山房輯佚書檢閱琪更神改紐字昌明雙聲疊韻以爲沈約創立紐字之圖非無遺憾庸詎知人

漆。沛。榮。湓。謂。草。則。蔓。延。茅。蓋。謂。木。則。彛。亭。扶。疏。謂。旗。則。旖。施。謂。廣。廈。則。康。良。杏。窰。窰。窰。毛。詩。亦。有。雙。聲。疊。韻。參。差。雙。聲。窵。窵。疊。韻。聖。人。正。名。百。物。大。物。皆。一。字。爲。名。小。物。乃。兩。字。爲。名。其。尤。不。足。道。者。乃。以。雙。聲。疊。韻。爲。名。神。琪。以。爲。沈。約。創。紐。字。之。圖。義。不。分。明。懼。後。世。失。紐。字。之。法。而。因。再。立。紐。字。之。圖。嗚。呼。亦。贅。矣。

顧炎武音論古詩無叶音篇宋徐戴序吳才老韻補曰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箴銘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其以羶得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因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滂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七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無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尙安用曉曉焉

元戴侗六書故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屢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陳第毛詩古音攷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歎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動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由繹夫鳥獸草木之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以母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祉韻喜矣馬必讀媯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土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偈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卽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又易象左國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或謂三百篇詩辭之祖後有作者規而韻之耳不知魏晉之世古音頗存至隋唐

漸盡矣唐宋名儒博學好古間用古音以炫異耀奇則誠有之若讀埤爲姪以與日韻堯戒也讀明爲芒以與良韻皋陶歌也是皆前於許者夫又何放日讀皮爲婆宋役人謳也讀丘爲欺齊嬰兒語也讀兄爲荒晉與人謠也讀妾爲其魯朱儒謔也讀作爲詛蜀百姓辭也讀口爲苦漢白渠誦也又家姑讀也秦夫人之占懷回讀也魯聲伯之夢旂芹讀也晉滅虢之徵瓜孤讀也衛良夫之諫彼其閭巷贊毀之間夢寐卜筮之頃何暇屑屑模擬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韻耶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懼子姪之學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攷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詠可長言嗟歎而已矣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以吾之聲而調古人之聲其音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讀詩拙言曰說者謂自五胡亂華驅

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閒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然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况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讀書尙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自周至後漢音已轉移其未變者實多愚考說文之中多與毛詩合者乃徐鉉修說文槩依孫愐之切韻是以唐音而反律古矣厥後諸韻書引古詩如晨星而於唐宋名家之辭每數數焉無亦譜子孫而忘祖宗乎

古無叶音之說其說始於陳氏其書列五百字以詩爲本證他書爲旁證若謂盡爲誣耶而非誣也若謂盡爲精當耶而亦非盡精當也顧氏亦論古詩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興蒸之屬也而小戎末章與音爲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務爲韻常武首章與祖父爲韻此實出於方言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特百中之一二

耳。顧氏持平之論。誠無遺憾。吾請擴充其義而論之。古音因方而異。方言之說。可以信矣。魏晉以前。本無四聲之別。高下清濁。取其同類而已。輶軒采掇。閭巷謳謠。未必更加潤色。糾以韻書。聞不盡諧。古韻有一字一音。百見不易者。有一字數音。屢遷不拘者。鄧康成所謂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紛紜起矣。故一經之學。數家競爽。是言足以盡古今文字聲音之變矣。然即是推之。知古音之變。因乎時。方音之轉。因乎地。雖聖人不能強之使同。古之字音。多與今異。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今吳人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今江淮間無此音。呂氏春秋云。君哇而不吟。所言者莒也。高誘註。哇。開吟。閉顏之推。爲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杜子春云。帝讀爲定。泚讀爲泯。挈讀爲駢。螿讀爲戚。碓讀爲鏗。笮讀爲咭。械讀爲陔。笱讀爲選。鄭司農云。釁讀爲微。瑱讀爲鎮。碣讀爲袞。陂讀爲罷。紛讀爲粉。義讀爲儀。比讀爲庇。鄧康成云。敦讀爲敦。讀爲敦。

獻讀爲莎脩讀爲滌以今攷之未嘗有此音也。又有一字異音者。脩之一字杜子春讀爲奇。鄭康成讀爲倚。樵之一字杜子春讀爲樵。鄭康成讀爲雀。耨之一字杜子春讀爲助。鄭司農讀爲藉。竣之一字杜子春讀爲俊。鄭康成讀爲鑽。古之字音半與今異。豈虛言哉。則顧氏所引先儒言古詩無叶音之說於義未免有不通者。第亦未可盡非。攷古音分十七部。第一部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第二部平聲蕭宵肴豪。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效號。第三部平聲尤幽。上聲有黝。去聲宥幼。入聲屋沃燭覺。第四部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第五部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御遇暮。入聲藥鐸。第六部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證。第七部平聲侵鹽添。上聲寢琰忝。去聲沁豔栝。入聲緝葉帖。第八部平聲覃談咸銜嚴凡。上聲感敢賺檻儼范。去聲勘闕陷鑑釅梵。入聲合。蓋洽狎業乏。第九部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第十部平聲陽唐。上聲養蕩。去聲漾宕。第十一部平聲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去聲映諍。勤經。第十二部平聲真臻先。上聲軫鈇。去聲震霰。入聲質櫛屑。第十三部平聲

譚文欣魂浪。上聲。準。吻隱混很。去聲。稴。開。欸。恩。恨。第十四部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漣。產。獮。去聲。願。翰。換。諫。禰。綿。第十五部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屍。齊。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第十六部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陌。麥。昔。錫。第十七部平聲。歌。戈。麻。上聲。祭。果。馬。去聲。箇。過。禡。古韻分十七部。校之詩經音韻亦合。先儒之言古詩無叶韻者。有以也夫。

(未完)

○○論文雜記

(續第七期)

劉光漢

小說家流出于稗官班志所列者十餘家今咸失傳惟孔安國秘記至理董仲舒李少君家錄論仙引陳仲弓異聞記偶見引于葛洪抱朴子六朝以降作者日增蓋中國人民喜言神怪而莊言議論又非婦孺所能通故假談諧鬼怪之詞出以鄙俚而勸懲之意隱寓其中亦感發人民之一助也然古代小說家言體近于史為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唐代士人始著傳奇小說用為舉之媒如幽怪錄傳奇是也宋人靈籠漫抄稱其文備衆體足覘詩筆史才漫抄曰唐之舉人先藉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贊今有子按詩三百篇如六月采芑大明篤公劉江漢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皆是也予按詩三百篇如六月采芑大明篤公劉江漢諸作者為叙事之詩而漢人樂府之詩如孔雀東南飛數篇咸雜叙閭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樂府者又樂教之支派也是為春秋家與樂教合一之始唐杜甫之詩亦稱詩史此即金元曲劇之濫觴也蓋傳奇小說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

也。叙事樂府者。曲劇之遠源也。樂府之詩。或由一解。至數解。即套曲之始也。樂府之句。或由三字。至七字。即長短句之始也。且樂府之中。如孔雀東南飛。諸篇。非惟叙衆人之事。亦且叙衆人之言。此又曲劇描摹口吻之權輿也。特曲劇之用聲容。兼聲出于雅雅訓。為正。乃聲音之不失其正者也。容出于頌頌容。互訓。頌字從公。得聲。容字從谷。得聲。本屬一音之轉。又頌字從頁。即象人身之形也。與夏字同。九夏之樂。多屬于舞。即古人所謂文舞武舞二種也。乃用佾舞以節八音者也。見左傳曲劇之興。實兼二體。元人以曲劇為進身之媒。猶之唐人以傳奇小說為科舉之媒也。明人襲宋元八比之體。用以取士。律以曲劇。雖有有韻無韻之分。然實曲劇之變體也。如破題。小講。猶曲劇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猶曲劇之有套數也。領題。出題。段落。猶曲劇之有賓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偁肖為能。尤與曲劇相符。乃習之既久。遂詡為代聖賢立言。然金元曲劇之中。其推為正旦者。曷嘗非忠臣孝子。貞夫義婦耶。故曲劇者。又八比之先導也。古人既以傳奇曲劇為進身之媒。則後世以八比為取士之用者。曷足異乎。章世純治平要續爵祿篇曰。中產以上之家。無不教子六歲。即延師教。以對偶。取青對白。取一對二。取山對水。取友對平。奉此世彼。

使整齊可觀高下可頌此何為也積之則為表聯判語也演之則時文故知八法也據此以觀足證八比之用與曲劇同故整齊可觀高下可誦也

比之出于曲劇即知八比之文皆排優之文矣乃近數百年之間視八比為至

尊而視曲劇為至卑謂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昔王維奏鬱輪袍以進身頗

為正直所鄙明代以降士人咸憑八比以進身是趨天下之人而盡為王維也

噫八比一體當附入曲劇之後

近儒崑氏顧氏曲阜孔氏金壇段氏咸據古詩求古韵然古詩之中咸有叶韵

即彼此兩韵互相通用之謂也唐人詩韵最寬如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唐江庭

字咸可通協矣蓋唐人應試韵用官韵餘而詞韵亦弗嚴如沈信局整五字合于

一詞之宗人作詞亦多叶韵試舉其例如姜夔高溪梅令用人鄰陰尋雲盈為

騷氣水里逝為韵則真未紙霄四補之梁州令秦觀品令用織喫日不借為韵

則識錫質物陌五韵可通用矣晁補之梁州令秦觀品令用織喫日不借為韵

觀儉早願潛阮七韵可通用矣蘇軾勸金船用客識月卻節插為韵則去負為韵則遇語慶

御洵五韵可通用矣蘇軾勸金船用客識月卻節插為韵則去負為韵則遇語慶

之釵最用工者盡粉餘如趙德仁王沂孫林安世之詞用叶韵者甚多不具引即花

問樽前諸集其韵通協亦寬蓋詞以協律當以口舌相調田見張玉毛西河謂詞

本無韵立說雖偏然詞以口舌相調苟能合自然之音律則雖方言里語亦可

入詞如秦觀品令之用箇字其詞云棹又曬天然箇品格于中歷一篇兒下時

郵士人皆如此秦氏用箇字入詞即用高郵柳永迎春樂之用煦字其詞云近

土地之方言也此以方言俗語入詞之證柳永迎春樂之用煦字來憔悴人

驚怪為別相思而劉過竹香詞亦用煦字蓋用煦字作語助字煦字者不同蔣

也與溫公詩話所載陳亞乞雨詩定應煦作胡盧巴借煦字為曬字者不同蔣

捷秋雨袒之用斲字其詞曰黃雲水鐸秋笳噎吹人雙鬢如雪愁多無賴處漫

蓋斲字亦皆其證也而黃山谷在戎州時所作樂府以瀟戎之間讀箇為讀遂

以箇韵叶竹字見陸游老亦方言里語可入詞曲之徵也豈可以詞韵一一繩

之哉且古人喜操土音如鄭詩用且字狂童之且楚詞用些字招魂是也秦柳黃

蔣之詞其用韵頗合古詩遺法故西河謂詞本無韵然詞調貴協若徒執無韵

之說以致音韵失諧則又詞曲之大弊也若萬氏詞律蔣氏詞讀拘墟于音韵

之間致以後人之詞韵繩古人豈知古人詞律之精固在此不在彼乎姜白石

以降已鮮有以土音入詞者

文錄

○○六儒頌 有序

劉光漢

昔吾鄉汪容甫先生以東南經學。亭林開其先。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結。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閻氏力闢古文。惠氏專精漢易。至東原集其大成。擬作六儒頌。未成而歿。次亭林以濟世之弘才。抱艱貞之大節。而說經稽古。亦深寧東發之傳。定九辯精數學。觀象授時。厥績良多。東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詮明理欲。競勝宋儒。近世經師莫之或先矣。若閻胡惠三家說經。雖多創獲。然閻學末流。必至穿鑿。橫生妄疑。經典胡學末流。必至炫博。逞才廢墮。家法惠學末流。必至篤信泥古。膠固罕通。此則後儒有作。必當審辨者也。予束髮受經。服膺汪氏之學。爰繼先生之志。作六儒頌。

崑山顧先生亭林

儒林節義自古分歧。竺生偉人。乃兼厥奇。南都淪亡。義旅雲麾。窮愁著書。吾駕安歸。道為儒宗。安定徂徠。言為世則。水心止齋。亭林學派頗重事功。乃永嘉學派之緒餘也。故日知錄引水心

說甚約禮博文見錄日至道以該起衰濟溺繼往開來亭林說經雖已開漢學家多說之派說矣

德清胡先生東樵

道貫三才古稱鴻儒圖陳河洛言天則誣自宋陳搏志詳郡國攷地則疏如漢

山川不以山川定郡邑地學始淆偽學橫昌孰抉其郛東樵釋經超萬野軼毛

舍數言理義經孔昭東樵作易經圖辨力關執川窮山禹域非淆禹貢錐指

山所在復以河說經經經永樹厥標山定郡邑所在說經經經永樹厥標

宣城梅先生定九

緬思古初治曆明時璣衡測天義和是咨九章絕學保氏所司疇人失官學在

四夷梅君嗣興洞明九教曆正麟經功窮亥步取法大秦豈曰膠固定九算法

然大抵取法回曆又以西法附中法如謂周髀所言里差法然西人之說西術

法皆與新啓迪後人權輪筭路

太原閻先生伯詩

尚書百篇典謨誓誥孔壁殘經古文莫攷佚書二十六篇云何陋儒嚮壁虛造紛
然雜淆偽言破道閻君英英證同析異掃除廊清功比武事摘伏發奸智如獄
吏疑古文之偽始大明于世以經證元吳證明梅鷟自伯詩古文尚書疏證出而
循軌遵途淵如西泚孫氏作尚書後案皆辨古文注疏王氏

元和惠先生定宇

漢儒不作經訓糾紛俗儒倚夫詭更正文傳聞異詞孰察本根旨與昔違故訓
云淪東漢經生有賄改蘭台秘書而一使吳門鴻儒甄明古誼定宇著作以九代
貫商歌金石高風誰嗣書籍所引經文其字體音義與今本大校理秘文改易殊體掇拾叢殘同條共

休寧戴先生東原

宋儒末流援儒入禪孰匡其非原善一編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執己量物去
私戒偏東原謂聖王當公好惡于民理寓欲中道蘊以宣治經之要識字為基
正名辨物大道乃窺東原謂治經當即字以明探蹟索隱廣業甄微功邁鄭朱

亦儒亦師。

○雁蕩金石志序

劉光漢

甌越以東古稱澤國。選稽山經有甌在海中一語。山海經謂甌在海中閩在海

代為兩大島與今日蓋草昧初闢地傾東南島嶼孤懸環以裨海宛在中央望

若神仙介絕不鄰與百國同試徵雅詁水中可居者曰洲此之謂也。故禹奠揚

州教被東海會稽以南耗車未經蓋鳥夷之區與陸懸絕書言卉服織貝殆即

甌閩之民歟。禹貢揚州之島夷必係甌閩各地及沙渚淤積滄海揚塵東甌片壤與平陸連。西考

國地學書海中沙土日積即可變為平陸矣故海蛤輸珠語詳王會無諸宅國奄有海邦鱗介之民

襲以冠裳矣。甌土多山首標雁蕩積火山巔厥名雁池蓋皇古之初洪水汜溢

波與峯齊其在書曰蕩蕩懷山襄陵雁蕩錫名殆含斯義及水落石出山露四

周巖石低窪以瀦蓄水故山上有澤象符于咸彼崑崙之巔厥有龍池以此方

之其例一也。夫其因地之險得勢之峻東闢滄瀛北俯天台子晉之所縱游。王

晉曾至昭明于焉勒石。昭明太子唐宋以還象教蔚興梵宇琳宮高插天表鬱

雁蕩

山海之奇觀。陳倫炯書鴈宕摩崖作仙靈之窟宅。鴈宕有張盛漢所書鴈風土

清嘉甲子南戒行說爰有名賢碩德墨客騷人鑿險探幽登高能賦咸遺墨賢

用誌弗忘惜宋明以前著錄者鮮惟鴈蕩志書徵材庶博金石遺文咸與甄錄

然例匪專門辭多疏缺學者憾焉樂清蔣君卜宅鴈山之麓所遇殘碑斷碣捫

苔剔蘚摧榻摩抄掇拾殘叢積久成帙又慮年湮代遠金銷石泐湮沒良多墨

本流傳雖期久遠爰以類區別薈萃成書意有詮明咸衷史冊書計二編顏曰

鴈蕩金石志雖探奇搜秘地限名山然九曜石志之編翁氏五嶽貞珉之考嚴

作撰著之例有闕必先茲編循途遵軌競美前賢此則永嘉文獻賴以有徵而

東浙山川因之增色者也予束髮受書即暮鴈山之美他日束裝南游倘得鴈

蕩龍湫一攬峭壁懸岩之勝拭李氏之殘碑龍湫菴有李思誠所題詩二首

之後此詩則明萬歷戊戌雁蕩有阮元題名係督學浙江時所朱雁蕩有朱

錄者咸克一一睹其奇而寰宇訪碑此其嚆矢矣爰書數語用質蔣君乙巳年

四月望日序。

詩錄

夏夕讀殷氏松陵詩徵時予方盡失其拜汲屢詩稿而所輯邦鄉遺文數十卷及此本獨未散佚一若有陰護之者爰感而賦此卷故有陳夢琴

希恕題詞即同其韻

去病

天教老阮哭涂窮。敝帚於今等落紅。空笑少年輕着筆。枉期流派續群公。予舊

松陵詩派行七首頗為劉子所賞

宵深獨檢松陵集。劫後彌珍爨下桐。自古衣冠羅拜盛。吾行

奚敢薄雕蟲。

采芝圖為沈騷廬廷鐘題

同上

人天無計覓飛瓊。海上神山緒費縈。豈意夜來清夢適。萬梅花裡即蓬瀛。驂鸞騎鶴恍乘霞。隱約仙人萼綠華。試問青芝山一座。深深敢是你儂家。知君情誼似黃門。忍向蒙莊和鼓盆。栩栩不隨蝴蝶去。九原那有未招魂。任晦園林草上除。隱侯今復曠郊居。繁華過眼都如夢。我亦淒清淚滿裾。

空向西山去。聘梅藐姑仙子影徘徊。何當卜築雙崦際。斷取靈根徧地栽。

○○夢雪郎時君卒已四年矣

同上

猶是芸牕鬪捷時。拈題作賦漫吟詩。起夢中作截句兩首以示君堪憐世局滄桑變欲話風流事。豈知。

奇絕良宵馭鶴來。翩翩無改俊丰裁。神交信有幽明感。贏得詩狂一致哀。

蕭落韶華等逝波。未成絕業遽山阿。陶潛別墅今如故。忍向殘陽掩涕過。君又

所居復齋別墅自君歿後予未嘗再過其門

○○將離思先妣也。自先妣沒而不肖。學殖日以落。雖有綠陰如黃萎。何

陰陰三月雨。如絲蕭落殘紅綠。滿枝多分春暉留不得。只須幽怨託將離。

○○過某將祠堂

同上

作賊非賊官。非官一身反側空。盤桓江湖血戰總。何事徒令八杰喪其元。

○○贈吳視臣堯棟時君方贈予長興伯遺稿

同上

驚他相逢吳季子。鱗鱗門內話遺徽。東湖吟草今猶在。想見英靈振羽麾。

詩餘

念奴驕長江秋感

枚子

黃昏。笳鼓。莽蒼蒼。不斷神洲。欲暮綠水青山空。一瞥無數英雄。黃土擊楫。威風絕。裾事業。俯仰悲千古。興亡話。遍飄外。六朝秋雨。依稀猶記。當年石頭城下。一片降旛。樹苦恨。年年仇未雪。依舊雲昏月苦。胡馬奔江波。沈鐵鎖。天險。知何處。憂時無夢。聞雞中夜起舞。

賀新郎送無畏

同上

相對無言說。剩一輪明月。照人肝腸如雪。耿耿此心。誰與白。百轉千迴。不折。况此日。匈奴未滅。壯士無顏。歸故里。望滄江。獨自孤舟。發秋風起。吹華髮。胡笳不斷。聲嗚咽。動故人慷慨。悲歌幾多。奇節日暮。天寒何處去。滿地江湖流血。思往事。肝腸欲絕。如此頭顱。應有價。待功成。青史爭英烈。君記取。從此別。

文篇

○○言音

陸紹明

毛詩三百五篇古音賴存魏晉而下詞賦日繁沈約作四聲之譜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迨至東京古音愈乖休文作譜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譌爲定例於是今音變而古音愈亡爲音學之再變下及唐代僧守溫創三十六字母圖以紊古音於是梵音盛而古音難復爲音學之三變宋理宗末年平水劉淵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初黃公紹因之作古今韻會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而古音更無論矣爲音學之四變嗟乎顧審人音學五書韻補正殆有復古音之功乎紹明讀顧氏書及各家論古音書竊有管見未知有合於前人之心否也今錄於後本欲以前人之說鈔錄於前後附鄙論因書繁不勝錄茲姑闕焉

一總論古音

一詳言古音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其吠雖同而所以吠者則不同奔者疾走追者亦疾走其疾走雖同而所以疾走者則不同貧士諂媚於人固非而貧士僞作富貴氣亦未爲是也不自用其心力而乞食於人其態固可恥因乞食之可恥而盜於人亦未爲不可恥嗚呼古音之亡猶是故也江永言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踏駁舛謬者亦不少其故有數端一則方音有流變一則臨文不細檢一則讀古不審沿古而反致誤一則韻學不精雜用流於野鄙一則恃才負氣以爲不妨自我作古觀江氏之言亦可知古音之湮沒由來漸矣請抒一得之愚以明古音按東冬鍾三韻本甚分明而方音唇吻稍轉音亦隨之而變如詩文王以躬韻天桑柔以東韻慙辰唇召旻以中躬韻頻小戎以中韻驂七月以冲韻陰雲漢以蟲宮宗躬韻臨是也此部方音似侵侵又似凡故風楓芄諸字後世音轉而入東方音又似蒸蒸通登故弓雄熊膏馮諸字後世音轉亦入東弓爲牙之轉音雄熊爲喉之轉音膏馮風芄爲唇之轉音若夫楊用修謂朋與蓬同音蓋不

自○知○讀○翹○翹○車○乘○之○詩○也○甚○且○據○越○絕○書○淮○南○子○讀○榮○爲○融○據○孝○經○緯○讀○萌○
爲○蒙○誠○如○是○則○此○部○之○音○大○案○朋○可○收○則○崩○薨○諸○字○亦○將○收○之○乎○榮○萌○可○收○則○
兄○彭○諸○字○亦○將○收○之○乎○按○江○韻○古○通○東○冬○鍾○三○韻○音○韻○分○四○等○一○等○洪○大○二○等○
次○大○三○等○細○而○四○尤○細○如○東○冬○之○部○公○攻○爲○洪○大○江○爲○次○大○四○等○各○有○內○外○外○
一○等○開○口○大○呼○爲○重○大○濁○外○二○等○橫○口○大○呼○爲○輕○大○濁○外○三○等○閉○口○細○呼○爲○重○
細○濁○外○四○等○橫○口○細○呼○爲○輕○細○濁○內○一○等○籠○口○大○呼○爲○重○大○清○內○二○等○蹶○口○大○
呼○爲○輕○大○清○內○三○等○籠○口○細○呼○爲○重○細○清○內○四○等○蹶○口○細○呼○爲○輕○細○清○以○此○考○
之○東○冬○鍾○爲○內○一○等○重○大○清○江○爲○外○二○等○輕○大○濁○音○皆○大○故○相○通○考○南○北○朝○猶○
通○用○東○冬○鍾○江○四○韻○及○唐○用○音○分○爲○二○格○於○應○試○之○文○冬○鍾○同○用○而○江○獨○用○於○
著○作○之○文○則○不○拘○也○元○宗○紀○泰○山○銘○云○奄○有○萬○邦○張○說○奉○和○聖○製○過○晉○陽○宮○詩○
云○迴○輿○綏○萬○邦○並○以○江○韻○中○邦○字○入○鍾○韻○江○字○自○宋○符○瑞○志○沈○演○之○嘉○禾○頌○始○
與○攘○彰○廂○陽○爲○韻○按○唐○韻○五○支○韻○當○分○爲○二○自○支○枝○以○下○皆○讀○如○今○音○移○蛇○以○
下○等○字○絕○不○相○通○衰○字○以○上○字○當○與○六○脂○七○之○通○爲○一○韻○凡○從○支○從○氏○從○是○從○

比從卑從虜從爾之屬皆入此善字以上字當與七歌八戈通爲一韻凡從多從爲從麻從厥從皮從脊從奇從義從罷從也從差從麗之屬皆入此以字偏旁別聲音庶乎得焉九麻十二庚十八尤皆可用此例析一韻爲二以辨古音之通否按虞韻古與九魚通爲一韻九麻韻分爲二自蟻至苴以上字當與九魚十虞十一模通爲一韻凡從者從余從邪從華從夸從段從且從巴從牙從吾之屬皆入此大抵麻韻皆出於西音顧氏已言之矣按十七真至下平二僊凡十四韻各家皆以爲相通竊以爲不然真諄臻文殷與魂痕爲一類口斂而聲細元寒桓刪山與僊爲一類口侈而聲大而先韻界乎兩類之間半從真諄半從元寒者也詩中用韻本截然不紊讀者自紊之耳二十八山以前所當辨者艱鰥二字觀字說文本從見聲不猶錕塊瘰之從見得聲者乎宜古音爲居錕切不爲古閑切也鰥字從衆猶昆弟之昆古亦從衆作翬鰥與矜古皆作一字通用宜其亦爲居錕切不爲古頑切也此二字後音轉始入二十八山古音實從眞文故傲苟以鰥韻雲猶何草不黃以矜韻民按一先韻先爲蘇鄰切千

爲倉新切天爲鉄因切堅爲居因切賢爲下珍切田闡爲徒鄰切年爲泥因切
顛巔爲典因切淵爲一均切元爲胡云切證諸秦漢以前之書皆同至漢時此
等音猶不改及後音轉始通僊耳江氏亦言先韻音轉通僊乃入第五部考江
部本諸顧氏江氏亦自言曰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今本之但其亦間
有不與顧氏合者顧氏分十部江氏分平上去各爲十三部第四部爲真文魂
一類第五部爲元寒僊一類顧氏合爲一也第六部爲蕭肴豪分出一支不與
尤類通第十一部爲尤侯一類當分蕭肴豪之支不與
合爲一第十部爲尤侯一類當分蕭肴豪之支不與
類之大限則段氏十七部之說合於理也即分十八部二十部可也分二十部
部二十五部不可三者之中亦當酌取十五非
音可知此韻本有二類詩所未用如躔前箋箋柎燕蓮岍汧研駢駢駢
涓邊籛縣之屬皆當通僊并通元寒桓刪山詩中用韻條理秩然兩部分兩章
而不雜者伐檀伐輪緝緝翩翩捷翻翻青蠅首末章是兩部同在一章而不
雜者采芩首章崧高首章是兩部多用韻而不雜者出其東門首章殷武末章
是先僊部中之字其偏旁多從真部中字如天田二字見於經者必與人爲韻
顏師古註急就章云古者田陳聲相近而鄭氏箋詩東山常隸云古者聲眞填

塵。同。漢。邪。徑。謠。以。田。顛。憐。韻。人。天。水。謠。以。天。字。韻。門。羣。人。民。班。固。寶。鼎。詩。以。年。
 字。韻。珍。雲。緼。文。神。此。正。合。古。音。天。田。顛。年。憐。在。一。先。本。與。真。文。魂。相。通。者。也。使。
 其。闕。入。前。菱。肩。妍。等。字。則。失。古。音。矣。邵。長。蘅。引。此。以。爲。真。先。相。通。之。證。且。以。爲。
 真。文。元。寒。刪。先。通。轉。之。證。夫。真。先。固。相。通。蓋。亦。審。其。通。先。韻。者。果。何。等。之。字。不。
 此。之。審。而。概。云。相。通。可。乎。嗟。乎。此。理。障。蔽。已。久。亭。林。以。三。十。年。討。論。之。勤。猶。不。
 能。徹。其。部。障。何。况。邵。長。蘅。乎。夫。韻。書。次。第。似。有。精。意。獨。於。二。十。一。殷。之。後。繼。以。
 二。十。二。元。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上。聲。十。九。隱。之。後。繼。以。二。十。阮。二。十。一。混。二。十。
 二。狠。去。聲。二。十。四。焮。之。後。繼。以。二。十。五。願。二。十。六。恩。二。十。七。恨。竊。有。疑。焉。元。者。
 寒。桓。刪。山。之。類。魂。痕。者。真。諄。臻。文。殷。之。類。其。次。當。魂。列。二。十。二。痕。列。二。十。三。元。
 列。二。十。四。使。之。各。其。就。類。上。去。亦。如。之。則。兩。部。之。疆。界。清。矣。何。爲。紊。其。先。後。使。
 兩。部。分。錯。自。茲。始。乎。唐。人。之。定。同。用。獨。用。也。竊。又。疑。焉。魂。痕。相。類。元。與。魂。痕。不。
 相。類。奈。何。唐。人。合。異。類。者。而。許。其。通。使。後。人。遂。得。併。三。韻。爲。一。韻。究。其。原。因。漢。
 魏。以。來。音。韻。已。雜。元。魂。痕。混。用。者。多。唐。人。遂。許。其。通。其。亦。不。考。諸。詩。乎。詩。中。用。

魂韻者必從眞。詩文之類其用元韻者必從寒桓刪山仙之類。未有併用元魂於一章者。按侵談葉三部江慎修戴東原段若膺合談葉爲一部江晉三離侵緝爲二部。侵談二部之聲極爲難定。又考之經記。侵通於東者十之七八。談通於唐者十之二三。書洛誥母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春秋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於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左傳懿公奪閭職之妻。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周禮禮記左傳窆塤封三字通。禮記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亦卽國語之謠鼎。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卽誠而不阿兮。遂見推而逢讒讒。叶容風俗通空侯者。孝武時東人侯調所作本名坎侯。凡此皆談通東之証。說文攸古聲芟或亦取及聲。或曰載芟芟柞句中韻則侵談二部似又可通魚。宋玉高唐賦縱縱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禽叶神。陳孟子泄泄猶沓沓也。羸古文以爲顯字。是則侵談二部通眞元也。綜而論之。侵覃凡咸本與東冬鍾江爲一部。故其字通者最多。卽詩易之連叶者亦已不乏。顧寧人於東侵之合初曰或古。

有此音不敢強爲之解。繼又曰：此蓋出於士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江慎修亦間謂東冬蒸登韻者爲方言。二君既不以韻補之說爲然，又斥易象及爾雅正文爲方言不得已。乃舉周德清詞曲家閉口韻以爲解，其可耶？談部之音於古少所通，其通陽唐於詩僅二見於漢前，不過二三證。周沈作韻之初，談鹽諸韻自配成八等，咸侵覃配尤成八等，凡合豪肴宵幽成八等。至唐初稍有更定，於是庚韻歸耕清青始有馮韻之說，又別覃談諸韻歸於陽唐，侵韻歸於東冬，而東與冬爲馮韻，劉鑑切韻指南東冬皆合口，蓋其遺法也。按蕭肴豪之正音，古今皆同，又有別出一支與十八尤二十幽韻者，乃古音之異於今音，宜依江永入第十一部。後世音變始合爲一，顧氏合爲一部，竊謂不然。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一部之音，口開而聲大，十八尤十九侯二十幽一部之音，口弇而聲細。詩所用畫然分明，其間有當入蕭宵肴豪一部如四宵之儵字，本爲悲驕切而載驅五章以韻滔滔字，據江漢韻浮遊求則儵字轉爲必幽，切入尤幽部。又敖字碩人三章鹿鳴二章車攻三章及去聲之謔、汨、笑、敖、偏、旁、之、哀、鳴、磬、磬皆在蕭。

蕭者豪部而絲衣不吳不敖皆以韻蕭柔休君子陽陽二章以韻陶翻載驅二章以韻滔詩所用韻偶出入者惟儻敖二字其他字之入尤侯部如平聲所分之三蕭五肴上聲所分之三十一巧三十二皓去聲所分之三十四嘯顧氏通爲一韻則黍離首章苗搖與憂求音豈能相通乎考顧氏詩本音誤韻者數章柏舟髦字不入韻而以爲韻舟也木瓜二章平去兩韻分兩部而通爲一韻也彤弓三章昭字非韻而以爲韻藁好醜也十月之交交字不入韻而以爲韻卯醜也魚藻首章藻鎬一韻首酒一韻而併爲一韻也采芣三章狩釣非韻而亦以韻讀也思齊三章無韻而誤以處韻保也公劉二章舟字不入韻而以爲韻瑤刀也於是兩部混同不復細尋其脈絡矣按十二庚珩以上字當與十陽十一唐通爲一韻祈字自魏王粲思親詩始與審征嬰爲韻英字自西都賦始與榮生嶸莖刑庭寧爲韻白雉詩與精成爲韻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與嶸冷驚精爲韻琴操處女吟與榮名并清生爲韻烹字自魏陳思王矯志詩始與名爲韻京字自漢韋孟諷諫詩始與審征平爲韻韋元成自刻詩與形聲爲韻班固西

都賦與精靈成爲韻幽通賦與靈聲爲韻崔駰河南尹箴與營爲韻兵字自魏
王粲刀銘始與清呈形靈爲韻陳思王孟冬篇與清亭爲韻兄字自漢韋元成
自刻詩始與形聲爲韻卿字自魏陳思王精微篇始與傾生零名頸爲韻衡字
自莊子肱篋篇始入耕清韻按耕清青三韻古人無與陽唐同用者易詩之文
固已截然不紊而鄒氏論耕清青之舊音近於陽唐亦太誣矣爾雅釋天春爲
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甯
由此觀之可知二韻之不相入也按蒸登二韻今之讀者南人似真臻欣文魂
庚清青侵北人似東冬鍾考之於古蒸登多轉東冬則北音之所自出也韻集
以成仍宏登合爲二韻則南北朝有讀從耕清青者尙是東冬之同均也自宋
以後耕清青咸變入真臻先而蒸登亦從之而變此南音之所本也考之於古
二者皆非而北音稍是按十八尤十九侯二十幽除尤韻分出尤牛等字其餘
皆與侯幽通又十虞韻分出愚隅等字與尤侯韻通又蕭宵肴豪各有分出之
字與尤侯幽通上聲有厚黝去聲宥候幼大約如之詩中歷歷分明顧氏必欲

畫出侯韻使從魚虞模不得與尤幽通凡有讀虞韻分出之字從侯韻之音者一切反之使從魚虞模有用侯韻字與尤韻叶者概謂後人之誤蓋因侯有胡音之說先入爲主又見秦漢以來侯韻與魚虞模韻雜然並用遂變詩中之音以就之此則顧氏之大惑也今當先審定侯字之本音詩用侯字爲韻者三載馳首章歸噤衛侯與驅悠漕憂爲韻驅者虞韻分出之字漕者豪韻分出之字悠憂皆尤韻之正音羔裘首章洵直且侯與濡渝爲韻濡渝者虞韻分出之字白駒三章爾公爾侯與駒游爲隔句韻而來期思自爲韻駒者虞韻分出之字尤韻之正音卽此詩合之載馳又見侯韻與尤韻之正音相通也審矣因此三詩而知詩中驅字皆祛由切伯兮首章山有樞首章小戎首章皇皇者華二章皆屬此音而小戎以驅韻收轉尤分明也凡偏旁從區者可知矣又詩中駒字概居侯切漢廣三章株林二章角弓五章皆屬此音而凡偏旁從句者可知矣又濡字爲而由切渝字爲容周切而凡偏旁從需從俞者可知矣顧氏以爲載馳讀侯從驅而謂驅馬悠悠以下別自爲韻白駒讀侯從駒而游下不以入韻

既失驅字之本音。則小戎三句分明一韻者。不使其通下文。與驅字本不相關者。強使之通。又其甚者。轉入聲爲平。以就之。母乃不可乎。

(未完)

○○論文雜記

(續第八期)

劉光漢

詩與樂分然後詩中有樂府樂府將淪乃生詞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劇

之調多本于詞如詞調中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

鵲橋仙夜行梅花引唐多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

風入松祝英台近滿路戀芳春滿江紅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台東風

第一枝真珠簾齊天樂二郎神皆南劇用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皆

南劇用為而北劇之調鮮本于詞二惟詞調北劇之青令兒及憶王孫其故何哉昔唐

人祖孝孫有言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涉胡戎之技樂分南北分析

昭然而所謂音雜胡戎者皆北方之樂也自是以後胡角之音漸輸中國如黃

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單于赤之楊而隋煬之世復有涼州伊

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輸華而四夷之樂析為九部如西涼龜茲天竺播為聲

歌夷樂之興自此始矣隋唐以降北方之樂胡漢雜淆惟南方之地古樂稍存

唐宋之詞雖失古音然源出樂府鮮雜夷樂之音大抵東晉以降北方北樂之

歌相雜故與秦漢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劇起于南方南方為古樂僅存之地以調之出于

古樂府也。故其調亦多出于詞。北劇起于北方。北方為胡樂盛行之地。故音雜。

胡樂而其調鮮出于詞。雖然南劇之音雖傷輕綺糅雜。吳音然視北劇之吐音。

粗厲聲雜。華夷者豈不彼善于此乎。自夷禮輸華以後。中國士民非唯不能保。

存古禮也。並不知保存古樂。笛曰羌。笛風。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羌笛橫吹。隨路。

中。通志云。今橫笛去。其加者。義之。義。黃。笛。注。云。橫。笛。小。也。出。漢。靈。帝。好。

胡。笛。宋。書。云。有。胡。笛。出。于。胡。吹。即。謂。出。曰。也。梁。胡。吹。歌。云。下。馬。吹。橫。笛。此。歌。本。

出。于。北。國。亦。即。此。物。蓋。葱。笛。橫。笛。胡。笛。同。實。異。名。其。原。皆。笛。曰。胡。笛。劉。琨。傳。通。志。

云。杜。摯。有。笛。賦。云。西。戎。所。造。晉。先。蠶。注。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笛。也。又。

有。胡。笛。漢。書。等。笛。錄。有。其。曲。又。云。角。者。出。于。羌。胡。以。驚。中。國。馬。筆。策。者。出。于。胡。

中。其。聲。悲。蓋。笛。角。笛。一。也。鼓。曰。羯。鼓。事。見。唐。代。書。中。而。琵琶。通。志。引。傳。

雖。異。然。為。軍。中。所。吹。則。一。也。鼓。曰。羯。鼓。事。見。唐。代。書。中。而。琵琶。通。志。引。傳。

琵琶。本。出。胡。中。又。云。五。篋。通。志。曰。篋。體。小。而。長。錦。雞。鼓。虎。撥。思。器。中。有。四。絃。

絃。琵琶。蓋。北。國。所。出。篋。漢。靈。帝。好。之。體。小。而。長。錦。雞。鼓。虎。撥。思。器。中。有。四。絃。

長。項。圓。蓋。者。俗。名。篋。正。統。年。間。以。塞。北。人。呼。胡。博。詞。又。名。渾。不。是。元。史。稱。火。不。

思。本。虜。中。馬。上。所。彈。者。正。統。年。間。以。塞。北。人。呼。胡。博。詞。又。名。渾。不。是。元。史。稱。火。不。

訛。為。錦。雞。鼓。咸。為。虜。樂。夷。聲。競。作。雅。樂。式。微。聲。音。感。人。如。響。斯。應。用。夷。變。夏。此。

為。濫。觴。則。音。樂。敗。良。烏。可。緩。哉。

自。唐。人。以。律。賦。取。士。而。賦。體。日。卑。昔。文。心。雕。龍。之。論。賦。也。謂。六。藝。附。庸。蔚。成。大。

國。吾觀詩有六義。賦之爲體。與比興殊。與之爲體。與會所至。非即非離。詞微旨。

遠。假象于物。而或美。或刺。皆見于興。中比之爲體。一正一喻。兩相譬况。詞決旨。

顯。體物寫志。而或美。或刺。皆見于比。中故比興二體。皆構造虛詞。特與隱而比。

顯。興婉而比直耳。詩者皆可知之。無俟贅述也。若朱傳則兼標三體。且誤以興

比爲賦之爲體。則指事類情。不涉虛象。語皆徵實。辭必類物。故賦訓爲鋪義。取鋪

張昔邵公言公卿獻詩師箴賦毛傳言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賦也者指實事而言也若夫春秋之時以誦詩爲賦詩者則誦詩者必陳其文與鋪張之義

也。同循名責實。惟記事析理之文。可錫賦名。自戰國之時。楚騷有作詞。咸比興亦

冒賦名。故班志稱離騷諸篇爲屈原賦而賦體始淆。斯包函愈廣。故六經之體。固不

相兼。賈生鵬賦。旨貫天人。入神致用。其言中其事。隱折道家之菁英。約儒家之

正誼。其原出于易經。及孟堅平子爲之。幽通思立。析理精微。精義曲隱。其道杳

冥。而有常則繫辭之遺義也。班固兩都誦德銘勳。從雍揄揚。事覈理舉。頌揚休

明。遠則相如之封禪。相如封禪文亦近賦體楊雄近師子雲之羽獵。其原出於

書經。及潘岳之徒。爲之藉田一賦。義典言弘。亦典誥之遺音也。屈原離騷。引辭

表旨譬物連類以情為裏以物為表抑鬱沈怨與風雅為節其原出于詩經及宋玉景差為之塗澤以摛辭繁類以成體振鹿萍之澤發芳香之鬯亦葩經之嗣響也相如上林枚乘七發聚事徵材恢廓聲勢譎而不觚肆而不衍其為文也縱而復反放佚浮宕而歸于大常其原出于春秋及左思之徒為之迅發弘富博厚光大亦史傳之變體也荀卿賦篇觀物也博約義也精簡直謹嚴品物畢圖樸質以謝華皖斷以為紀其原出于禮經及孔臧司馬遷為之章約句制切墨由繩排輿以立體艱深以隱詞亦古典之遺型也屈平九歌依永和聲近古樂章九歌本楚人祀神之樂章其原出于樂經後世之賦雖不歌而誦班志云不歌而誦者謂之賦然子淵之賦洞簫為融之賦長笛咸洞明樂理故文選之賦為一門則亦音樂之妙論也彥和之論夫豈誣哉左陸以下漸趨整練齊梁而降益事研華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為律賦雖貽排優之譏然指物貴工隸事貴當銖量寸度言不違宗合于指事類情之義其旨則是其格則非後儒不察賦義之本原而所作賦篇多涉虛象毋亦昧于文章之流別歟

文錄

○○揚州前哲畫像記

劉光漢

昔朱侍郎聞汪先生廣陵對以爲天下百郡無若廣陵及讀焦氏邗乘諸書旁
摭佚聞表彰先烈至今讀之流風餘韻猶焜耀今古焉昔襄陽有耆舊之編汝
南有先賢之傳以此方之亦何多讓光漢生長斯土粗窺志乘用仿曾氏聖哲
畫像記例述都人士之遺烈凡四十一人義各有取庶無勦說之譏云爾

秦人以力取六國用君尊臣卑之說以愚弱天下小民困苦顛連無可告訴及
秦嘉起師郟城召平獻謀項氏山東豪傑遂起亡秦胡元以塞北賤族入主中
華王克柔以村野小民志圖光復勝籌未展身死虜廷士誠繼之力掃胡塵江
淮之間復爲淨土嗚呼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呻吟虐政之中屈服腥氈之下
世歷百年冥然罔覺而秦召王張諸子竟能以匹夫之力爲天下倡蠲煩除苛
滌蕩瑕穢豈不盛哉

自春秋倡內夏外夷之說而攘狄大義遂伸於天下萬世若夫中原板蕩神州

陸沈。疆域莽爲邱墟。衣冠化爲塗炭。其有躬懷義憤。志切同仇。則陳憲郤魏於南汝。唐璟禦金於歷陽。朱盛興伐齊之師。嵇聳戮和戎之使。此數君者。或志決身殲。有死無賈。或風馳電掣。制勝出奇。白刃在前。甘之如薺。汪先生謂亡臣降子。不出於其間。殆或然與。

自明都傾覆。口口交侵。江淮之間。口騎若織。史公以一旅之師。畫淮而守。軍孤糧竭。兵弱口強。戰而不克。以死繼之。士著士民。殞身湛族。而罹屠戮之慘者。以高孝。繼戴子。藩爲最烈。若夫倦懷故國。形之詩歌。所南心史之編。畢羽西台之哭。則吳氏詩。升禁目。徐氏誅。連宗親。文網之嚴。於今爲烈。讀揚州十日記。陋軒集諸書。而嘆吾郡受禍之烈矣。悲夫。

自漢武誅郭解。而游俠之士絕跡於天下。然輕然諾。尚節義。倡勇敢。千載之下。猶慄慄乎有生氣焉。廣陵據江面。淮俠士之風於焉未泯。臧洪慷慨。升壇志存討賊。卒以逆袁紹之鋒。與陳容並戮。若夫梁來崑身。輔祖皓。唐辛讜。師郤龐。勛或致命一朝。或乞援千里。備嘗艱阻。矢志不渝。殆古人所謂保衛桑梓者。與以

視周秦之任俠何多讓焉。

兩漢以降人君擅威福於上以凌轢廷臣爲臣者屈服於下以緘默爲高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折檻之風罕有聞者劉瑜以宗室懿親力除大憝戴淵正色立朝權奸褫魄唐高不君偶正亂國而來濟爭之唐業中衰林甫竊柄而李邕劾之事有未便引義力爭蹇蹇正則之忠侃侃史魚之節功雖不成其所樹立亦足表見於天下故並著之。

史學失傳師儒分職儒林道學源遠流分胡瑗設經義治事二科使體用合一習齋學術此爲濫觴王艮僻處海隅昌明心學格物之旨羽翼新建而泰州學派風靡東南由今觀之胡氏致力於躬行王學歸宗於心得然相反適以相資後儒以心齋爲禪不亦過與又同里傳胡氏學者以孫覺爲高傳王氏學者以韓貞爲偉故附列焉。

明室不綱套虜內逼曾詵出萬死不顧一生之策以平虜爲己任老成謀國箕口旄張奇績未施身死權姦之手及閹宦柄國方正莫容劉永澄對仗糾彈義

無回隱陳善背馳爲清流標鵠高風亮節砥柱頽波非孟子所謂豪傑士哉近世河流南徙淮黃並漲河臣冒利開河通海喬孫二公力排羣議禍機雖伏讜論竟伸遠跡禹功德被生民明通治河民遠其害古人謂歿宜祀社二公有焉嗚呼遠矣

曹氏博極羣書掇拾叢殘李氏繼之遂開選學之祖二徐研覃詁故續波長之傳雖間失穿鑿要亦博物之雄也近世以來家習許氏之書治小學者踵相接然古人造字之原知者實鮮自王氏傳經傳釋詞而一字數義之學顯黃氏注字話義府而義原於聲之說明無識陋儒或詆爲破碎害道然正名辨物舍此末由小學之書吾至此嘆觀止矣

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經者以十百計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業或緣詞生訓歧惑學者惟焦阮二公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至若孫氏肆力於地輿羅氏殫精於天算推顯闡幽獨標心得非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耶吾閱江氏漢學師承記吾郡窮經之士遠過他郡然求其所謂不尙墨

守者十不得一焉。吁可慨與。

自范書分儒林文苑爲二傳而文與學分。吾觀逢原之文。頡頑曾王間。屏絕剽賊之習。有泰山徂徠遺風。太虛通兵家言。所爲詩詞。清新俊逸。豫蘇門六學士。之目。趙宋文士罕出其右。近世以來。以文鳴者。推江都汪氏。文藻秀出。媲美齊梁。甘泉楊氏。繼之。淵懿醇厚。蓋駸駸有漢魏風焉。然識營四海。學貫九流。豈徒文苑之撰哉。若夫汪蛟門。吳園次。王樓村之流。學識遠出諸公下。故不列。吾觀廣陵之爲地。北控淮浦。東達海壖。東陵互其西。大江帶其南。風土清。人物繁粹。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絕。至於此極。然蜀岡峨峨。邗水滔滔。先正箕裘。有端緒。昔孟子言友善士。始於一鄉。吾謂尙論古人亦然。故仰前哲之芳徽。頌先民之遺烈。用附於古人考獻之義。後之君子。或有取乎。

秦召王張。朱陳嵇唐。戴高吳徐。來辛陳臧劉。戴來李胡孫韓王曾劉喬孫曹。徐王黃焦阮孫羅王秦汪楊四十一人。道不並。張閭里之榮。邗家之光。吾觀於鄉。仰止景行。

詩錄

斟定長興伯遺集卽題其後

去病

浩蕩襟懷壓九州邊陲長恨敵虔劉黃龍痛飲心何壯赤日揮戈願豈酬儘有

驀腫楊僕將可無綸羽孔明謀淒涼一夕哀笳動極目東湖遍髑髏

杜老文章數八哀傷今懷古一時來六公佳詠殊雄匹朱竹垞云啓禎之際風雅凌替古風尤置不講

日生奮跡松陵誦六公諸將當年洵異材板蕩餘生思出塞如紫騮馬關山月詠原本杜老八哀之作

陸沈無計拯奇災留都更謁功臣廟有留都謁功臣廟作想見愁腸日九迴

落落中興議四篇壯猷碩畫費迴旋赤眉恨未摧殘寇白狄驚傳入朔邊合沓

樓船橫一隊從容珠履納三千案公當日幕府人才極盛如夏完淳亦其一也何圖併作青年哭笠澤

雲閒兩黯然完淳南冠草有細林野哭吳江野哭二詩爲公與臥子哀也

英雄騷屑亦填詞十萬年愁總繫之鐵板銅琶餘激楚曉風殘月損丰姿降胡

獨和昭儀曲亡國偏悲趙氏兒有滿江紅浙江潮曲淒絕滿江紅四闋那殊鵲

舉北征時

○讀鄭所南心史

同上

烈女傷故夫。烈士思故國。同此失所人。有恨並何。憾卓哉。帝宋朝。遺臣貴立節。煌煌正氣歌。嘈呖振金鈇。下逮晞髮吟。哀音激清。越俱垂天壤。間彪炳不可滅。而如鄭億翁。耿耿尤奇特。恥為頂笠民。甚且崇大德。所以一卷書。列泉不侵蝕。天使起鈇函。一朝比日出。要為亡明徵。大禍陸沈迫。先機覺斯民。庶幾示之的。果爾復社賢。寧死不披髮。仗義起樓船。江湖遍流血。天意不可知。中原遽淪沒。大義日消亡。斯道幾垂絕。所幸此史存。衿纓得傳習。藉明彝夏防。而嗤姚許惑。黽勉勵前修。旁皇勿中輟。

○喜得無畏書却寄

同上

驚鴻迅天末。勞思各何如。萬里三山國。千金一紙書。崎嶇憐薄恙。

來書言近得病疾四十日

而未箸述慰蟬魚。憂患餘生後。交情忍爾疏。

一自傷離別。中原事迭殊。冤沈梁苑雪。魂斷太邱閭。抔土秋榮草。黃腸麥冷盂。相期敦古誼。揚闡竭瓊琚。

天且期君厚。雲霄羽獨騫。不需秦力士。且振漢山川。圯上黃公履。蘆中老父船。此時應記省。毋復怨蓀荃。

我亦繼然矣。埋名隱獵漁。朝從屠狗侶。夕宿釣璜居。思想枯禪似。形神落木如。

祇因餘眼福。閱遍柳顏書。予近獲觀明季東林復社名賢手蹟約三千餘通

詩餘

卜算子

張園有感

枚子

車馬渺天涯。滿院蒼苔靜。立遍空庭不見人。祇見孤鴻影。細雨又黃昏。舊夢

何曾醒。賸有寒花數朶開。寂寞秋容冷。

蝶戀花

浦江寓廬有感

同上

一年又是秋將暮。橘綠橙黃。惹得愁如絮。好夢醒時無覓處。夢中曲曲蒼苔路。

獨自登樓還獨語。客路荒居。有恨將誰訴。門外斜陽人盡去。滿湖秋水煙和

樹

文篇

○○言音

(續第九期)

陸紹明

一董縱虹容三字四聲轉用二腫古通董三講古通養或轉入董六止古通紙
七尾古亦通紙九巖古通語十姚古亦通語十一薺古通紙十二蟹古轉聲通
紙十三駭古亦轉聲通紙十四賄古通紙十五海古通賄十七準古通軫十八
吻古轉聲通軫十九隱古通吻二十阮古通銑二十一混古轉聲通阮二十二
狠古轉聲通阮二十三旱古轉聲通銑二十四緩古通旱二十五潛古轉聲通
銑二十六產古通潛二十八獮古通銑三十小古通篠三十一巧古通篠三十
二皓古通篠三十四果古通罟三十五馬古轉聲入罟三十七蕩古通養三十
八稷古通軫二十九耿古通稷四十靜古通稷四十一迴吳才老韻補謂古通
軫四十二拯韻補亦謂古通軫才老之言有所左矣四十三等古通拯四十五
厚古通有四十六黝通有韻之半四十七古通軫四十八感吳才老誤爲古轉

聲通銑五十。琰才老誤爲古通銑五十三。檻古通賺五十四。儼才老誤爲古通銑五十五。范古通儼上聲古音相通如是云爾。至於去聲亦復可考。一送鴻仲二字四聲轉用。二宋古通送三用古通宋四絳一韻才老以爲古通漾或轉聲通送其實此韻古通送並不入漾六至古通寘七志古通寘八正古亦通寘九御入聲轉用者十六字。伯踏索朔斫觸屬作觸。履滿獲穫欲慾絡是也。四聲轉用者二十一字。居舉圍古駢驅祛途塗踳圖謨暮序誅攄沔帝虞史如是也。十遇古通御十一暮古通御十二霽古通寘十三祭古轉聲通寘十四泰古轉聲通寘十五卦古轉聲通寘十六怪古轉聲通寘十七夬古轉聲通寘十八隊古通寘十九代古轉聲通寘二十廢古通寘二十一震古音同用者十八字。倦與瑱間。翦薦箭寸先巽選絢疝勳限論輪亂是四聲轉用者一。賓字二十二。棹古通震二十三。問古轉聲通震二十四。炊古通震二十五。願古通霰二十六。恩古通願二十七。恨古通願二十八。翰古音同用者十九字。串鴈駢廣彥媛慢縵巽晏宴怨婉患宦豢縣環瑗是四聲轉用者一。淵字二十九。換古通翰三十。諫古

轉聲通霰三十一。禰古通諫三十二。霰古音同用者九十九字。觀管貫館冠巾。
困諫幹間看眼言鴈慶岸。𦉳𦉳延暖玩斷短斷且嘆炭彈難輒綻綻絆半判泮。
盼眇盼返坂反。𦉳𦉳辦叛件飯漫媵蠻萬蔓晉讚贊誤粲𦉳散算巽遜迅撰。
順訕婉苑擊晏案煥漢疊翰漣旱汗限環懸患參幻換緩宦運浣玩亂恨論懶。
爛允𦉳是也三十三。線古通霰內鵠激虐肅濯叔約學八字入聲轉用四聲轉。
用者九字。阜高朝飄藐招昭霄超是三十五。笑古通嘯三十六。效古通嘯三十。
七。號古通嘯三十八。箇四聲轉用者一。可字三十九。過古通箇四十。禡伯整獲。
三字入聲轉用四十一。漾方霜傷三字四聲轉用四十二。宕古通漾四十三。映。
吳才老誤以爲古通震。案此韻半通漾宕半入諍勁並不入震。才老誤以四十。
四。諍爲古通震。又誤以四十五。勁爲古通震。其他四十六。徑四十七。證四十八。
澄皆誤爲古通震。四十九。宥羞讎憂穰流旒六字四聲轉用。才老誤以五十。候。
爲古通宥。其實此韻古通御。遇暮並不與宥通。五十一。幼古通宥。韻之半五十。
二。沁才老誤爲古通震。五十三。勘才老誤爲古通翰。五十四。闕古通勘。五十五。

豔才老誤爲古通霰五十六栝古通豔五十七斂古通豔五十八陷才老誤爲古通諫五十九鬢古通陷六十梵古通陷去聲古音相通有如是者他若入聲古音亦復此音與彼音通一屋與御遇合者三十字垢慤殼嶽岳椽涿啄琢寶靚斲濁伯樸朴璞捉齷齪渥幄喔握壑确閣角桷洛是矣與嘯笑合者十七字十七字者何覺迪葦濯剝邈戚慤歎嘯簫蕭脩條鶴學樂也二沃半通屋半通藥三燭古通屋四覺古通藥或轉聲通屋六術古通質七櫛古通質八勿古轉聲通質九迄古通勿十月四聲轉用者四十一字計夬袂氣契外裔藝造替呢沛斃閉蔽弊摯制際脆世勢歲逝遞溢噬窳綴蛻鍛翳兌銳稅衛穢厲戾汭十一沒古轉聲通月十二曷古轉聲通月十三末古通曷十四黠古轉聲通月十五牽古通黠十六屑古通月十七薛古通屑十九鑠半通藥半通陌才老誤以二十陌古通月二十一麥半通陌半通職二十二昔半通陌半通錫二十三錫半通昔半通藥二十四職古通質二十五德古通職二十六緝才老誤以爲古通質二十八盍古通合二十九葉才老誤以爲古通月三十帖古通葉三十三

業才老悞以爲古通月三十四乏古通洽是所謂入聲古音相通者也字音之發達歸於四聲四聲之組織定於音韻但音韻有古今不相同者三代秦漢之嬗聲以世遷九州南北之迢言因方異朱駿聲謂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衆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是通音之權者也得其術可以論音得其術可以知古音抑又考之古音流轉必由於五音善和宋均云音相生應即爲和則爲和樂不以相生應則爲亂此五聲善和之說也能辨五音之和則更可以知古音試申論之宮生徵故歌麻轉而爲灰徵宮中之徵中是爲正轉魚模轉而爲之哈宮上之徵下是爲再轉支佳轉而爲之哈宮下之徵下是爲副正轉又轉而爲皆脂宮下轉徵上徵生商故蒸登轉而爲東侵徵中之商中是爲正轉又轉而爲陽談徵中之商上轉而爲耕清徵中之商下之哈轉而爲東侵徵下之商中商生羽故東侵轉而爲侯虞商中之羽中是爲正轉又轉而爲尤幽商中之羽下陽唐轉而爲宵豪商上之羽上是謂副正轉羽生角故侯虞轉而爲元曷祭羽中之角中是爲正轉宵豪轉而爲元曷祭羽上之角中尤幽轉而爲元曷祭羽下之角中又

轉而爲眞。先羽下之角。上角生變宮。故元曷祭。轉而爲歌。麻角中之宮。中是爲正轉。又轉而爲支。佳角中之宮。下眞先轉而爲支。佳角上之宮。下又轉而爲魚。模角上之宮。上是爲副正轉。眞先轉而爲魚。模角中之宮。中諄文轉而爲支。佳角下之宮。下是爲副正轉。商次宮。故耕清。青受支。佳之聲。商下受宮。下陽庚受魚。模之聲。又受歌。麻之聲。商上受宮。中是爲再轉。角次商。故諄文受清。耕青之聲。角下受商。下眞臻受東。侵之聲。角上受商。中又受耕。清之聲。角上受商。下寒曷祭。受陽。談之聲。角中受商。上是爲再轉。徵次角。故脂緝受眞。質之聲。徵上受角。上又受元。曷祭之聲。徵上受角。中灰微受諄。文之聲。徵中受角。下之哈。受眞先之聲。徵下受角。上是爲再轉。羽次徵。故尤幽受之。哈之聲。羽下受徵。下宵肴豪受之。哈之聲。羽上受徵。中侯虞受脂。微之聲。羽中受徵。上又受之。哈之聲。羽中受徵。下亦受侯。虞之聲。宮上受羽。中是爲再轉。變宮次羽。故魚模受宵。肴之聲。宮上受羽。上又受尤。幽之聲。宮上受羽。下歌麻受宵。豪之聲。宮中受羽。上支。佳受宵。肴之聲。宮上受羽。上是爲再轉。此古音。

流轉由於五音相和者也。噫談古音者指不勝屈。知古音流轉由於五音相和者蓋亦鮮矣。自來談古音者有三途。陸元朗以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一途也。吳才老韻補隨音改協殊無指歸又一途也。陳一齋毛詩古音攷謂古人之音與今異凡今所稱協音皆古人之本音此又一途。今協音卽古本音之說顧江段戴迭相祖述已爲定論。然晉灼有聲音段借可以叶均之語而三百篇中亦有一字兩協如雨難造之類則流變合音之說亦不可廢。但不能如吳才老之論音在在可通而不顧本音也。夫吳才老亦篤於好古而論古音不免有失此古音之所以難講也。夫

以上總論古音

(未完)

○○論文雜記

(續第九期)

劉光漢

近世以來正名之義久湮。由是於古。今人之著作。合記。事析。理抒。情三體。成目。

為古文辭。如姚氏選古文辭類纂其最著者也不知辭字本義。訓為獄訟。說文辛部云。辭。訟也。從

箇。箇。猶理辜也。箇。理也。又有鬪字。下云。籀文辭。從司。是辭。專指獄訟。言故與辜。

辜等字。並列。不得大盡其辭也。情者此辭字之本義也。又說文司部下云。詞。意內而

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為語助。選文

劉楨賦云。揚列陳詞。注云。惟曰。分斯之類。皆語句。詞是詞。為語助也。近儒高郵

王氏作經傳釋詞。其自序云。說經者。於語詞之例。略而不究。或即以實義釋之。

使其文捍格而意亦不明。竊謂不知實義也。蓋實義不外乎文

字通用。明於通用。則語詞自無窒礙矣。是王氏亦以詞為語助也。蓋詞為語助

故引文章皆稱為詞。一切凡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秦漢以降。誤詞

為辭耳。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禮記曲禮篇釋文。並同。周禮大行人

職云。協辭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輯矣。

是詞字為古文。而辭字則係傳寫之誤。其所以誤。詞為辭者。則由辭字。籀文作

鬪。與詞字之形相近。故因形近而相譌。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之字也。漢書

叙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是後世習俗相沿誤詞為辭俗儒不察遂創為古文辭

之名豈知辭字本古代獄訟之稱乎甚矣字義之不可不明也

上古之時未有詩歌先有謠諺然謠諺之音多循天籟之自然其所以能諧音

律者一由句各叶韻二由語句之間多用疊韻雙聲之字凡有兩字同母是為

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上古歌謠已有此體昔堯時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日出日入皆疊韻也虞廷之賡歌曰股肱叢脞此雙聲也舜時之歌曰

祝融西方發其英祝融二字亦雙聲也又如古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皆疊韻也詩三百篇大抵指

物抒情之作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如雝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

或用疊韻則山之崔嵬馬之虺隤是也或用雙聲如蝓蝓在東鴛鴦在梁是也

雙聲疊韻大抵皆口中狀物之辭及用之於詩則口舌相調聲律有不期其然

而然者故兩漢魏晉之詩多沿此例特斯時韻學未興未立雙聲疊韻之名耳

自周容沈約荆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說由是偶文韻語之中多用雙

聲疊韻或互相為對律詩始於蕭齊故雙聲之體亦始於王融王融詩曰聞衛

聲疊韻或互相為對

律詩始於蕭齊故雙聲之體亦始於王融

王融詩曰聞衛

黃花回鶴橫淮翰遠越厥後唐人多用之如皮日休溪上思云疏魚低通灘冷
合雲霞此詩見原集中溫庭筠詩云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
溫庭筠詩云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蓋律體盛行故其法益密杜少陵
空淡蕩秀鬢復芬芳此其雙聲也蓋律體盛行故其法益密杜少陵
之詩尤善用雙聲疊韻有二句皆雙聲而自相為對者如少陵贈鮮於京兆云
淪齋飛容易皆係雙聲此雙有二句皆疊韻而自相為對者如少陵寄盧參謀
聲之自相為對者餘證甚多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物幸鷓鴣蟋蟀鷓鴣皆係疊韻此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疊韻之自相為對者餘證尚多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坤大周流道術空牢落為雙聲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也又少陵贈汝陽王詩云寸腸堪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此以上句疊韻對下句迨及宋初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雙聲者也餘證甚多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正甫一字韻詩又作江行見月四言詩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為對者如少陵贈河
無一語而非雙聲可以知蘇詩之喜用雙聲矣然齊梁以前未立疊韻雙聲
之日齊梁以後又漸失雙聲疊韻之傳然齊梁以前未立疊韻雙聲
聲乃自然之音律非人力所可強為矣故未有文字之前已具此體惟前人未
能一抉其秘耳海甯周氏作杜詩雙聲譜已發明此例並旁采古今之詩以為
證佐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惟意有未盡故復即其義而申之復深信此說見
編蛾術

昔孟子之論說詩也。謂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予觀秦漢以後之詩文。何以文害詞者之多乎。如江淹恨賦有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夫墜涕危心之語。均於古籍有徵。而江氏必欲反其詞。以自矜險語。不知危涕墜心四字。語詞相綴。皆屬不倫。奚得謂之合論理乎。又杜甫秋興詩有云。紅豆啄餘鸚鵡粟。碧梧栖老鳳凰枝。夫鸚鵡鳳凰皆係主詞。豆粟梧枝皆係所謂詞。當云鸚鵡啄餘紅豆。而杜氏必欲倒其詞。以自矜研鍊。此非嗜奇之失乎。不惟此也。杜甫律詩有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夫白髮可言長短。今易白髮為白頭。則屬不詞。亦議。又白居易詩云。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夫十日為旬。載於往籍。說文曰。部。旬。字。下。云。十日為旬。今白氏以十載為旬。非與古訓相背乎。以十詩。一句。蓋始於唐。故白氏又有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又。明徐尊生。夫智者千慮。豈無一失。特名不正者。言不順。欲順其言。必正其名。若以文害詞。則背於正名之義。豈可復蹈其弊乎。故舉古人文詞之失。以見其凡。夫今日所以不敢議江

杜若初學作文之人。造語與江杜同。必斥之為文理不通矣。

文錄

○○讀書日記叙例

王郁仁

夫子雲。蟲技壯夫不爲。玉溪獺祭。純儒罔取。士也。焯掌勵學。沈慮孟晉。誠將撰述經籍。渺寸心于千古。希習聖賢。振修風于一世。綜百氏之說。成一家之言。豈宜剽竊曩編。貽譏昌黎。割裂載籍。有類謝氏。然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雜家二十。託始孔甲。子桓皇覽之纂。中壘說苑之輯。並綜核墳典。楊摧儒墨。日記之作。其支派也。惟是纂事迹者。則實而不典。矜論辨者。亦冗而近夸。是有七弊。可得而述。慨自士習孤陋。家安彫劫。奉兔園之冊。惟務制舉。慕集賢之院。粗有帖括。元草覆瓿。遷史埋塵。乃猶不揣麻沙。妄自纂述。以干寶爲姓。于辨孟堅之非。故謂三都諸賦。將以覆甕。睹漆園逸史。疑爲僻書。論古則不知孤竹數典。則雜引稗官。是曰外陋。其弊一也。別有妄作才智。惟務蒐討。廣博自喜。冗長貽誚。燕石之陋。乃與和璧並寶。魚目之賤。廁諸情珍之列。究之一篇之中。博而不知要。數語之餘。冗而迷其緒。論史爲馬肝所誤。說經罔鹿角之折。旣眇徵信。亦鮮傳疑。

譬之牛。洩馬。勃並入于藥籠。而無砭。次之用也。庸櫟朽株。遭采于匠石。而非樹。拱之材也。晉旆徒衆。楚檀非寶。是曰瑣冗。其弊二也。亦有錮志炫世。奇語驚人。高窮大荒之山。遠與沈冥爲黨。仿准翁鴻烈之訓。效景純夸張之詞。紀東韓之俗。雜人入禽。說大秦之橋。架空走海。毘王鼻祖。掩天地以一指。亞當阨纒。束乾坤爲兩人。是曰怪誕。其弊三也。別有通幽著書。齊諧誌怪。非鄒衍之談天。卽東坡之說鬼。縮靈異之德。仿幽明之錄。敦膺血拇。駭逐人。跃鼻眙目。睽睽射景。嗥陽罔象之厲。單佞莫驅。跛鼈鮭蠶之妖。閃尸肆虐。紀妖則白蜺山鼠。靈本遲遲。述異則稍鱸。斲魂攝露。惡無忌之婢。乃入竈下。令升之記。託之婢語。是曰冥異。其弊四也。至若沈溺釋老。高語清淨。爲善男人。現宰官體。妙蘊逸世。王巾推涅槃之旨。才子成佛。靈運注金剛之經。四照之花。采鑿沙界。八正之門。德庇塵劫。慧日曜靈。則夜臺若曉。甘露施澤。則涸泉生潤。摩訶摩耶。述馬鳴之法。般密般若。論龍樹之神。篇名妙炁。經續蓮花。譬猶陸嘉隨筆。頌楊朱以招儒。退之雜論。謂墨子必用孔。是曰異端。其弊五也。他若核纂往牒。補苴缺文。若斯之徒。

或云校勝而乃僞學曰僞。歧途愈歧。掠美曩哲。矜博一己。王充之論。衡未出。蔡邕竊爲談助。向生之註。莊久湮。郭象攘爲己有。更或截割經傳。撥拾篇翰。舜典久佚。孔氏分唐書以當之。古文不傳。梅賾舉己作以亂之。孔傳釋經。由王肅之僞造。秦誓別本。乃張霸之假託。是曰曲學。其弊六也。攷證往籍。允宜執中。東脩之解。七未可偏廢。周行之義。三豈宜臆決。乃若邢凱通論。謂郭公爲草名。穎達註疏。稱三監爲殷地。改八索爲八素。號六宗爲六崇。五日爲期。陷以淫媿之詞。三英粲兮。釋以剛柔之謂。是曰誣古。其弊七也。綜厥流弊。良可唏息。故日記雖末道。而識者將以覘造詣焉。蒙生於世。二十有一齡矣。幼不自量。竊負大志。嘗欲繹玉牒之秘緒。續謨觴之異書。靡靡吁吁。上窮結繩。冥冥嗔嗔。下究倚杵。肴核羣集。鈎索三古。寬器罔倦。一夕數起。龜掌自奮。脫眉不知。而賦性冥鈍。得失半焉。珠匙記事。尺罕量古。漁獵偶得。支條遂繁。輒用削簡。以書觀縷。以志或及時。而錄或追憶。而補或折衷。往訓或微抒。鄙懷遠規。伯厚記聞之例。近希念孫雜志之作。慚無亭林日知之精。或爲容齋隨筆之繼。中郎獨斷。率明漢制。陸氏

餘論號爲叢書。不揣固陋。用加述輯。凡爲例十有五。都爲十卷。命曰讀書日記。叙其例曰。

閔子小子。載籍是耽。勵學希颺。述古則彭。日日作記。徵前勉今。言慕哲人。沈幾昭明。縹緝百代。笙簧六經。象懸千秋。後儒臆解。徒傷溝猶。附會穿鑿。罔振庸綱。敢正譌舛。匪尙呀咻。爲讀經雜記第一。

史有三長。豪彥所貴。開國鑒興。末造墮治。遷多矛盾。固好識緯。王隱誣侃。陳壽帝魏子京。修書投艱。匿鄙少孫。補史實亂。厥例疑義。罔折南董。是愧爲讀史雜記第二。

禹鼎象姿。湯盤省躬。飭誌齊罇。聖傳盃鐘。周鑄述德。魯壺責王。瓊盛別異。耐彫證同。革勒諧均。董彊雙聲。器辨甌甌。文稽球壖。爲彝鼎欵識記第三。

翩翩昭明。綜核詞賦。囊括流典。組纂縹素。二李精深。五臣舛誤。月峯善鑿。星衛附註。亦有胡鐫。雅博是務。爲讀選雜記第四。

子雲有言。麗則是寶。屈宋班馬。文以載道。炎摛大言。盤盤檮藻。軌盛兩漢。道亡。

三。唐。律。體。試。士。徒。傳。黃。王。墜。緒。疇。紹。曰。胡。與。張。爲。讀。古。賦。記。第。五。
蹇。蹇。左。徒。履。樸。貞。志。潔。荷。製。衣。秋。蘭。紉。佩。天。問。詞。奇。九。歌。筆。媚。景。差。春。愁。宋。玉。
秋。淚。劉。安。招。隱。賈。誼。惜。誓。亦。有。王。生。註。語。多。儷。爲。讀。楚。詞。記。第。六。
散。文。十。家。符。藻。厲。蹕。格。高。謹。嚴。氣。尙。渾。樸。昌。黎。起。衰。柳。州。並。躅。歐。馳。金。鞵。蘇。騁。
玉。絡。維。王。與。惲。是。得。膏。馥。爲。讀。散。文。記。第。七。

駢。文。厥。旨。晉。宋。是。宗。矧。矩。資。選。歷。則。法。楊。漢。魏。植。骨。齊。梁。修。容。體。壞。嗟。宋。格。卑。
始。唐。是。尙。賅。洽。匪。矜。雜。靡。爲。讀。駢。文。記。第。八。

孔。教。所。蒸。冥。鑿。胥。立。哲。淑。配。祠。奸。宄。是。黜。稊。祀。楊。雄。拗。升。安。石。雋。配。鄒。孟。魏。列。
十。哲。疾。首。髦。士。罔。別。淑。慝。爲。文。廟。配。食。記。第。九。

嗟。予。在。世。廿。有。一。年。歲。宮。著。雍。修。月。令。辰。曾。曾。小。子。纂。輯。是。成。粗。究。典。素。勤。研。
藝。文。摭。撫。雅。略。詢。諏。里。賢。匡。厥。譴。竄。鵠。候。嗣。音。載。綜。載。括。以。貽。後。人。爲。叙。例。第。
十。

○○與某生論韓文書

田北湖

承示高論。實獲我心。猥辱明問。相與質證。謫陋如僕。惡足知文。自夫受書。少解詞翰。好惡殊別。志在辨惑。一得之愚。竊有所見。不欲強人就我。我亦不欲強我同人。襲於所謂唐宋大家者。私用臧否。然而流俗之耳目。且駭且怪。何以免此詬病也。

世人盛揚韓愈矣。其文章道誼。莫或訾議。以耳代目之說。固結於人心。師表神明之弗暇。况從而指斥乎。我則未敢過信也。展卷往復。求合羣言而不得。更欲委曲附會之。以彌縫古人之闕。乃疵累觸目。有若芒刺。故疑之愈深。既薄其文。益薄其人。豈好爲苛刻哉。

韓愈三上宰相書。陳義甚高。大言弗忤。投而失利。卑詞乞憐。但不耐窮困。希冀寵遇耳。士雖終窶。稍有氣節者。不忍出此。而謂自命大賢。甘爲之乎。蓋當時習尚。在愈視之。恬不爲怪。况貧能病人。餓死事大。不惟利祿之見。盡人難免也。愈呼籲於權宜之間。亦當引恥。終身屬稿。旋毀勿令人知。隱其迹也可矣。文章自誇留示。未艾若甚。滿意者。天下後世。未嘗責備賢者焉。夫又何美之可歸。

韓愈原道。貌爲正論。亦儒家之功臣。歟。願詞旨不屬語。迫氣促支離。而爲之。若未完篇也者。愈固弗習。二氏之書。尤未聞。君子之道。故執詞發難。局蹙不甯。非惟難折。二氏之心。適藉二氏以口實。欲拒而反導之。其前後援引。漫與駁詰。理不足敵。且屈且窮。矛盾自苦。迷不知歸。以窘人者。自窘不得已。而忿激之。聊以釋難解。嘲輕率。躁妄何嘗由衷。是以爲文。匆遽張皇。盈篇累牘。迄乎終篇。則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其所武斷。莫非遜詞。夫二氏誠當闢矣。從容中理。乃畢其說。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使儒墨之是非。曲直。瞭然於胸中。不足以持其平。而救其蔽。馴致降伏受我裁決也。彼聽訟者。研鞫兩造之情。僞廉得其情。而後斷獄。雖老吏猾胥。不能解救之。而受罰者。亦甘卽於法。至死而無怨。愈爲此文。猶之決盜發奸。未有左證。竟以己意爲信。讞鞭笞斧鑕。橫加其身。是誠有罪。亦必呼冤。又何異乎。蠢奴悍婢。交逞口舌。此指彼摘。爭執不下。氣塞色沮。各道穢語。被髮跳擲。反唇辱詈。勢將縛而噬之。更思毀其家室。折其肢體。以爲快。無理足喻。殊可笑也。世之尊崇愈者。方以是篇爲巨製。大文。而授受誦習焉。狂泉。

之飲沈惑不返。尤吾所甚不解者也。夫事理不辨，學理不精，發爲文章，已弗能達。况根柢淺薄，有文無質哉。愈生盛唐士習靡然，但攻應舉之業，就試之體而已。外誘浮華，罕覩先籍，故病尙書而鄙左氏，其所學問可想見焉。世俗弗察，貿然推許，至謂一言爲法，百世爲師。障川挽瀾，起衰於八代，譽美失實，毋亦以耳代目之蔽歟。嗟乎！後人之於古人，人譽亦譽，人毀亦毀，因其一節之長，遺其全體之短，習非勝是，好惡不公，有起而匡謬正俗者，輒謂傷忠厚焉。凡所稱贊，曾無持平之議，豈獨論文然哉。吾甚痛夫是非之不辨也。懼其所蔽積久而不發，故於前人之是固不敢誣，前人之非尤不敢諱，輕薄之罪，夫何恤乎。執事疑愈，深合鄙意，蓋於愈文多所正訂，故略述私意如此。

詩錄

○鴛鴦湖放棹歌

劉光漢

秀州風景看不殊。東城城外如畫圖。十日梅雨更五日。詩情直寄鴛鴦湖。東西兩水夾明鏡。奇形宛與葫蘆符。且喜今朝放晴好。上船未午陰猶紆。睥睨堞低

籠翠繖。翠堵波方如玉。壺插竹橋尾。艇魚利列花瓦。當樓女娛。幾年曾見白飛。絮一水依然青沒。蒲細葉玲瓏。阜角樹淺味。啞啞黃鴨。雛人憩野亭。烟市散塚埋石表。蓬顆孤思。尊豈復慕張翰。放龜那更思孔愉。浮生早謝六塵縛。嘆逝翻惜虞淵。晡攬古剛逢吳接。越吟詩不見譚與朱。皆有駕湖棹歌詩靜中攬勝取適可客裏思鄉。何有無人生百年。短長夢得意失意皆須臾。

○○焦山放船至金山

用蘇東坡金山放船至焦山韵

同上

滄溟形勢夙所耽。焦仙招我來江南。天遣奇觀誇眼福。有如滄海神山。三江流發源自岷。蜀開闔誰者魚與蠶。金焦兩點亦奇絕。持較蜀嶺宜無慚。江天萬里動寒色。蛟龍千頃盤深潭。中流仰首望絕壁。蒲帆十幅烟雨酣。白雲無心自來往。空山佚事無人談。松風泠泠入衣袖。空餘石影侵雲龕。幾年作客飲江水。酌泉且試中冷甘。桑陰三宿恐增戀。山靈笑我林泉貪。江潭自古有悽愴。樹猶搖落人何堪。臥吹簫管便歸去。何由坐我雲中菴。

○○詠明末諸儒

憲子

手挽神州起陸沈。少年原自逞雄心。天教老去成名士。一卷明夷直到今。黃梨洲
生平足跡半天下。箸述餘閒且力耕。風雨故陵經十謁。孤臣涕淚自縱橫。顧亭林
修堞完城禦外兵。高風亮節最知名。平生得力多憂患。晚近蘇門善證成。孫夏
竄伏窮山未許知。飴荼席棘老鬚眉。孤臣無限傷心事。晚出遺書晚更悲。王船山
生我名兮殺我軀。關中轉恨有名儒。悲涼土室今何世。理學羞稱魏象樞。李二曲
沈淪俠骨意凄然。草履黃冠老藥禪。埋血千年碧不滅。霜紅龕裏傲霜天。傅青主

○○談明代遺民有感

同上

江河感舊還孤寂。天地無情屢變更。獨立蒼茫多涕淚。幾人到此誤平生。
孤高絕俗惟汪冷。痛哭留書望魏禧。爲吐胸中無限恨。故人風雨訂何期。
蒼生紙上慙無補。文字叢中欲賦閒。一事生平最期望。美人醇酒臥名山。
山陰公子今何在。呼酒談兵剩魏耕。昨夜東風夢梅墅。若耶溪女笑吹笙。
一壺慷慨成高傲。八大縱橫是達觀。亡國遺民應類此。我聞歌哭惹無端。
吹簫擊劍狂思俠。選色談空習結豪。千古風流誰省識。欲從天問問離騷。

沙場痛等稱奇死。古塔流風誦妾姑。究竟是英雄。入羅網。不如空谷並耕圖。

○○讀熊廷弼傳

同上

竟死熊廷弼。誰生魏進忠。淒涼悲落日。寂寞灑秋風。愛國無人傑。傷心剩鬼雄。微聞三百載。依舊外遼東。

○○和盧毅公

同上

北望陰積莫。衣冠不見渡遼河。十年滄海驚多夢。百萬蒸民苦薦瘞。太學未聞鳴石鼓。故宮何處認銅駝。秋江昨夜西風冷。起聽胡笳涕淚沱。

○○夜坐有懷寄甄子

同上

一夜西風響鐸鈴。傷心天地有餘腥。文章役我如牛馬。日月思君似鵲鴿。不是詩聲能免禍。應知兵學要明經。吾家舊報將軍夢。為策前途慰祖靈。

○○春夜偶讀與定廣詩感賦

同上

夢回何必謝靈簫。大造江山久寂寥。要待春冰來點染。英雄傳恨美傳嬌。白馬黃金別一流。青衫紅淚白江州。琵琶未識攄懷抱。亦替風花一代愁。

甘隸粧臺不是卑。雄心直貫到蛾眉。多情人自多情識寄語江淮生莫悲。
詩餘

○ ○ 暗香 張園見梅花

枚子

舊遊如昔。賸數株老樹橫斜。籬側歲歲花開。應有玉人弄瑤笛。祇恐清寒難受。銷損了。冰肌玉骨。待摘取空翠歸來。竹外又明月。故國惟陳跡。正寂寂湖山一片殘碧。天寒遠別。獨自攀條空歎息。轉瞬冷香飄盡。誰伴我淒涼吟魄。縱異日重到也。何曾認得。

○ ○ 疏影 菊影

同上

霜華滿徑。正一叢冷艷。浮金低映。簾捲西風消瘦。佳人孤芳獨對。清影蕭疎已分傷。遲暮况又是神州欲暝。祇賸有一片斜陽。照取秋容寂靜。猶有黃花晚節。寒香生不斷。自抱高迴。掩映空庭。秉燭相看。惹起中宵愁病。是花是夢。渾難辨。空隱約。露濃煙冷。從何處覓取幽魂。描入畫屏如鏡。

文篇

○○言音

(續第十期)

陸紹明

嗟乎古音一綫之延或幽或光不絕如縷源發詩易流見騷子但屈宋辭賦韻問齟齬而楊馬詞章音常外謬魏晉而後古音日微降及唐宋今韻以彰而又間用古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優孟之貌其劣者若東施之顰此何足爲典據哉近世毛稚黃毛大可柴虎臣顧寧人於音學猶屬專門各有論著古音之將絕終存者亦幸也矣試審古人用韻之法以詳言古音詩鵲巢章于以采蘋于湖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案中宮僮公皆屬一東采蘋章云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案蟲螽忡皆屬一東降字古音戶工反亦屬一東陳第引東方朔七諫降韻旁謂之音變有自來而實則降入陽韻不始於東方朔九歌東君云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用降

入陽此已先之矣。又降字入於四江詩用降字爲原韻者凡四見。禮記亦有用者。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楚辭亦有用降字爲原韻者。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九歌雲中君云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天問云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宋玉用降字爲原韻者亦有之矣。其風賦云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降字入東韻者爲正九歌東君降字實爲變音偶隨文勢之便借用之矣。凡一人之文或一篇之中用韻不同者皆倣此。古人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爲平聲。故白漢以上之文無讀降爲去聲者。左傳鄭子展賦草蟲而趙文子以爲在上不忘降爾雅降婁降戶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是平聲之降卽降下之降。晉習鑿齒燈詩始用入漾韻所以降之百福文王陟降好古者以古音讀之也。詩何彼穠矣章云彼茁者蓬壹發五縱蓬縱皆屬一東。易蒙卦云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案中蒙功三字皆屬一東。詩君子偕老。章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鶉之奔奔。章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易與詩同韻。中字者。詩騏驎是中與驂。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猶易恆象傳中與深禽韻也。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軌。邑念爲平聲。以韻驂者。誤。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與頻宏躬韻。此亦方音借韻。顧氏曰。古人用字必有定音。非盡音可以叶。中字止有竹冲竹仲二反。或通爲仲字。自古及今。惟此三音而已。竊恐不盡。然字固有定音。而方音屑。吻稍轉。不無微異。同與調。人誤爲可同韻者。吳氏以調同可爲韻。且引離騷爲證。詩云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譽戾譽爲韻。而寇可非韻。吳械以調同爲韻。固誤。而屈原亦誤。讀此詩離騷云。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矐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古人讀書未必無誤。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柄兮。恐矩矐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效離騷者。耳聾爲盧紅切。戰國策蘇秦曰。舌敝耳聾。不見成功。呂氏春秋曰。何以知。

其聾以其耳之聰也。案聾字以此爲正。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聾字入陽韻。顧氏謂聾字不入韻，非也。今時方音猶有似此者。凡東冬鍾韻入陽唐者，皆非正音。逢薄工切。顧氏曰：廣韻此字有二，在三鍾部者，從夆，符容切，在四江部者，從夆，薄工切。今從逢者，入二冬案。孟子逢蒙，薄工反。薄工當音蓬而字止。從夆，莊子作蓬，蒙音符恭反。字從夆而孟子作相逢之逢，讀爲蓬蒿之蓬，莊子作蓬蒿之蓬而讀爲相逢之逢，其字皆不從夆也。顏之推匡謬正俗云：逢姓之逢與逢遇之逢，要爲別字。其論未允。凡重唇輕唇之音，方俗呼之易混。逢蒙一人，而莊子作蓬蒙。藝文志與王褒頌作逢門，七畧與龜策傳作蓬門，終不知何者爲正。又反切家於重唇輕唇字有隔類切之法，則尤易混。今逢蒙定讀爲薄工切，猶馮婦定讀爲房戎切，從其相傳已久者也。奉字有三音：一布孔反，一薄孔反，一薄公反。今案薄公之音爲得。詩云：奉奉萋萋，與下句離離，皆平聲，相諧。奉雖非句末，然與離離可爲韻。噫，古東韻與今所用之東韻大有不同者在也。今試列古今音韻表以觀音韻之變遷者焉。

古東韻

東 徒紅切

同 徒紅切

僮

陟躬切

中

直躬切

蟲

冲

丑中切

忡

職戎切

終

螽

鈕躬切

崇

如融切

戎

躬

居戎切

今東韻

潔 徂紅切

聰 倉紅切

恫

它紅切

總

祖紅切

縱

蓬

蒲紅切

逢

奉

東

熊

叢

潔

淝

同

穹

翁

訃

汎

銅

窮

葱

蔓

稷

桐

馮

聰

綬

駸

筒

風

驄

蔓

蟪

童

楓

駿

縱

隴

僮

豐

通

凍

絨

瞳

充

蓬

瞳

簫

隆

篷

狎

中

空

烘

芑

衷

公

灌

鄴

忠

功

矇

饒

証	龐	蒙	攻	工	公	空	充	豐	窮	融	宮
戶公切	盧紅切	莫紅切		功	古紅切	苦紅切	昌終切	芳戎切	渠宮切	以戎切	

雄	融	宮	躬	弓	菘	嵩	崇	戎	終	沖	蟲
虹	鴻	紅	洪	瓏	龔	龔	籠	濛	蒙	攻	工
膏	夢	幪	癰	械	螽	罌	峒	礪	莠	忽	隴
虛	撞	麥	龐	恠	氈	侗	椶	從	總	恫	洪

(未完)

○○文說序

劉光漢

昔文賦作于陸機。詩品始于鍾嶸。論文之作。此其濫觴。彥和紹陸。始論文心。子由述韓。始言文氣。後世以降。著述日繁。所論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體。二曰文法。雕龍一書。溯各體之起源。明立言之有當。體各為篇。聚必以類。誠文學之津筏也。若夫辨論文法。書各不同。或品評全篇。或偶舉隻語。或發例以見凡。或標書以誌義。至于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册。本為文之末務。豈學文之階梯。自蘇評檀弓。歸評史記。五色標記。各為段落。乃舍意而論文。且蹈虛以避實。以示義法。以矜秘傳。因一己之師心。作萬世之法程。由是五祖傳燈。靈素受錄。師承所在。罔敢或遺。可謂文章之桎梏矣。趙執信作聲調譜。謂古人之詩。宜有音節。遂穿鑿附會。無所不至。其失與論文同。或謂規矩方圓。非言克傳。文本天成。妙手偶得其言。雖異其失。則同。震旦文人。會心言外。或知其當然。昧其所以。而字類分區。文辭綴繫。咸矜自得。罕識本源。學者憾焉。幽居多暇。撰文說一書。篇章分析。隱法雕龍。庶修詞之士。得所取資。非曰競勝前賢。特以啟淪後學耳。是為序。

○○○析字篇第一

自古詞章導源小學蓋文章之體奇偶相參則侔色揣稱研句鍊詞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故訓詁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昔西漢詞賦首標卿雲摛詞貴當隸字必工此何故哉則辨名正詞之效也觀司馬凡將子雲訓纂詳徵字義旁及物名分別部居區析昭明及撮其單詞儷為偶語故擷擇精當語冠羣英則字學不明奚能出言有章哉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積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義事以驗名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觀古代鴻儒銓釋字義界說謹嚴不容稍紊如穴為土室說文云穴土室也波訓水都說文云水都也葦即大葭說文葦字下葦也藿稱小菽說文藿菽之小者主階訓說文階字下比田為畷說文畷字下笑不破顏謂之弼說文云笑不破辛能蹙鼻謂之臯說文云臯鼻言開之門說文云開閉門也燥訓屈伸之木說文云燥是古火各名以達難顯之情以括重言之語後世文人用字多歧制改濛書猶言執簡民皆被髮仍述抽簪此固用字之失矣然以木注酒其名為杯及易木為莛應更

何字以革爲箠其字作鞭及舍革用竹應易何名乃事物日增名詞未益以固

有之名代新詞之用學士文人互相因襲用之文字播之詩歌字義之淆自此

始矣舉斯二例餘可旁求且上古造字以類物情極意形容有如圖繪嗾爲使

犬說文云嗾使犬也嗾訓呼說文重言星見雨除謂之姓音省說文是義與晴殊風

吹浪動謂之颭職言切說文云泉一見一否爲濺爾雅云泉一見一否雲半有

半無日圍說文圍字下云逸周書推之月初生爲霸說文霸字下云水半見

日酋說文酋字下云釋酒象態既殊名稱即別古代鴻文皆沿此例流連萬象

之際沉吟視聽之區言必象物音必附聲故參差狀荇菜之容沈浮盡揚舟之

態杲杲爲日出之容霏霏擬雪飛之狀依依繪楊柳之情呦呦學鹿鳴之韵可

謂國門可懸一字莫易者矣後世不然日夕雨止亦沿晴字之稱晴字爲雨始

出始謂之晴莫夜間雨日入而風亦襲暴字之名爾雅日出而風爲暴水不注

川亦名爲溪爾雅曰溪水地非山脊亦號爲岡爾雅曰非攻石而稱磨謂之磨

非錯金而稱鏤爾雅云鏤路非四達亦冒稱衢爾雅曰四衢絮匪一苦亦標紙字

說文云紙一苦也瓊為赤玉說文而白花亦號瓊花說文翡翠為赤鳥而翠玉亦名翡翠推之非

木株而亦號為根非竹枚而亦稱為箇名與實違此又文士之通失也且文苑

之英字學多疏率爾操觚緣飾附會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因事著稱緣物生義

善惡懸殊則曰天淵判隔友朋聚首則曰萍水相逢以青雲為得志以白水為

誓詞文士沿襲成風後人以意逆志是則名詞之字別有代詞而法語之言易

為隱語以辭害義此其一矣別有慧業才人創造險語鬼斧默運奇句自矜或

顛倒以為奇或割裂以示巧由是墜心危涕文通互易其文啄粟栖枝子美自

顛其語不知言貴有序詞貴立誠江杜之文不可謂之非違則也嗚呼前世之

文字必師古周秦故訓賴文以傳後世之文字必背古俗訓歧義因文而興豈

非小學之蠹哉今欲文質相宣出言不紊其惟衷爾雅以辨言師許君之解字

觀說文自序中多排偶之詞即置之文選之中亦心知其意解釋分明庶立言

出類拔萃之作則工文之士必出於小學家矣咸有淵源而出詞遠于鄙倍矣若夫未解析詞徒矜凝錦是則無根之木無源

之水耳烏足以言文學哉

文錄

○○秋醒詞序

王闓運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寐以休。懷衿無溫。憬焉忽寤。方醒之際。意疑初夜。傾聽已久。乃絕聲聞。披衣出房。星漢照我。北斗搖搖。庭院垂光。芳桂一株。自然勝露。秋竹數莖。依其向月。青扉半開。知薄寒之所入。素垣一帶。見匹練之塗。冰象牀。低彩鳳之帷。金缸續盤龍之燄。羅幃輕颺而已。驚蟲宿瑣窗。一聽而但聞蟲語。湛湛之露。隔鴛瓦而猶涼。淅淅之風。送雞聲而俱遠。遼落一身。旁皇三歎。豈鈞天七日之終。將象罔三求之後。憮然自失。旋云有得矣。故知鏡非辭。照真性。在不照之間。川無舍流。靜因有不流之體。然則屢照足以疲。鏡長流足以損。川推移之時。微乎其難測也。且齊有穿石之水。吳有風磨之銅。油不漏而炷焦。豪不墜而穎禿。積漸之勢也。筍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參天。遲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爲促。而不知積損之已久。或以耄期爲壽。而不悟佚我之無多。是猶夏蟲之疑冰。冬鷗之忌雪矣。一年已來。偶有斯覺。未覺之頃。相習爲安。況

同。境。異。情。覺。而。仍。夢。庸。得。不。卽。機。自。警。依。影。冥。心。者。哉。於。斯。時。也。從。靜。得。感。從。感。生。空。意。欲。御。列。風。之。是。非。乘。雲。軒。而。升。降。接。盧。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無。猶。陳。思。之。登。魚。山。茂。陵。之。歎。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閨。人。已。覺。一。庭。之。內。羣。籟。漸。生。似。華。胥。之。頓。還。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閨。房。者。苦。人。之。擾。天。棲。空。山。者。必。靜。而。慕。動。神。仙。縱。可。以。學。至。儻。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機。焉。居。塵。途。而。談。元。冥。在。金。門。而。希。隱。遯。縣。車。之。願。徒。設。拂。衣。之。效。無。聞。與。夫。北。山。軒。眉。終。南。捷。仕。牛。巢。論。禪。代。之。事。武。陵。知。漢。晉。之。遷。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隱。將。隱。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許。由。所。以。有。縣。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勞。慮。信。有。爲。之。如。六。悟。還。眞。之。用。九。蓋。夢。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澂。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賦。其。意。命。曰。秋。醒。詞。浣。筆。冰。盃。叩。聲。霜。磬。飛。螢。入。戶。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聞。秋。吟。而。不。去。人。間。風。月。之。賞。別。有。會。心。道。場。人。天。之。音。切。於。常。聽。也。

○○桂頌

并序

同上

湘綺樓東。有古桂一株。枝葉婆娑。秋日花餘。折籛枝置水瓶中。凡百餘日。大樹深根。花悉凋歇。宛彼弱條。寄於勺水。無根苞之可託。寡柯條以爲輔。微花四秀。風香鬱然。夫人含五常之精。備四時之氣。少遇挫折。遂以天枉。智慧內削。丰采外凋。嗟此桂枝。依柯分命。獨能莒穎不悴。飛馨流豔。鑑寒泉而寫影。零暮雨而無悲。非徒表勁於疾風。明貞於晚歲而已。似別有懷抱。自負孤身。不奪不移。有符大道。乃爲頌曰。

貞桂冬榮。南國之嘉。秀實孤挺。榮不再華。懿此弱枝。別樹無傷。榦雖玉折。心守蘭芳。清泉可瑩。奚必故土。白露時至。疏花微雨。十旬四秀。芬傳未歇。孤心無危。婉孌娟潔。彼怨離根。亦云念本。函性蘊芳。繫獨自盡。如彼貞士。有託斯足。內發其幽。外忘其璞。鍾紱琴悲。遷刑史豔。天人損別而非。暗委身任伐。與物無驚。保心獨秀。別寄遙情。橘不踰淮。屈生猶頌。矧茲奇姿。曾是不詠。小山阿隱。徽滿江南。妃文。婉麗。拂映。湘潭。

○○與友人書

鄧方

八月朔日。方白暮雲盡。而滄波颿。秋山暝。而江湖遠。登高邱。而望海。思美人。而隔天。別離之情。云何不感。粵江秋陰。花冷逾豔。吳下春煦。草枯不青。山晴水陰。南北異宜。晨暉夜燭。起居各勝。崇德愛景。幸甚幸甚。邇來話別海國。言旋邱樊。溪邊釣石。行入畫圖。門外秋苔。尙餘下印。對江關之奕絕。感小園之荒蕪。弟妹不歸。姬姜離析。秋燕如客。荒雞喚人。金井塌其石。闌玉魚委於塵土。秋雨一榻。中宵廢書。藥煙四壁。盡日垂幌。以茲光景。彌愴身世。回憶滬濱。爾時籥雲班卓。流水脂車。佻佻藝歌。落落素照。卬滄浪之暮鐘。訪蘄王之沈碣。東撫對馬。懸張政之書。西叩機山。聽士衡之鶴。維時與子。朱顏自好。微我無酒。他人有心。賸金爵。而白露晞。劇玉子。而繁星上。五陵衣馬。共輕肥之遊。三峽樓台。淹日月之景。無何。祖州之石山。鬼摩而怒。腥螺舫之船。海客駕而朶。入南浮。沙漠東去。蒼茫時。則袁崧之壘已平。春申之江暮色矣。春花秋月。眎爲等閒。清景一失。不如朝露。秋蟲鳴砌。佛火青熒。夢環關河。身墮蘭若。山邱華屋。河橋鐙火。良會殊邈。新驢不來。嗟嗟南皮。勝遊抱書。而東逝。山陰高會。遺帖乎西陵。旣悼古人行。自及。

也。盤龍江遠。鱗鯨門高。登臺顧左。逝之川。醉酒悲右。馳之日。依依金狄。窅窅玉人。暮雨歌來。栖鳥飛去。俯仰此地。詩人所悲。未與粵臺殊致。故宮煙暝。高嶺秋飈。僕亦騎素驪。隨平頭。攜酒榼。青衫惻惻。嗚咽至暮。慨焉歎風花之無緒。積爲羊城雜詠若干首。足下讀之。以爲我輩情之所鍾。毋亦感愴西園之驢。沈酣北首之夢而已乎。人生能幾寒暑。越起斯世。快心無多。於斯顧影累歎。因風隕涕。方當遺養空之旨。舍樂光之編。遊夜秉燭。申旦折杯。庶幾憂生不萌。行樂有及。剷除鬱伊。永珍神志。不然佳賞之無屬。而曩勝其云再也。憬此若邁。相見何日。分宵九逝。裁書恨然。

詩錄

王闓運

○○擬明月皎夜光

夜。異。嚴。風。升。飛。鴻。羽。已。背。寒。露。澄。素。輝。清。秋。忽。如。逝。華。榮。有。代。終。感。念。疇。昔。歲。懷。中。千。金。璧。皎。皎。自。陵。厲。盛。名。豈。虛。來。負。此。偶。一。世。明。月。有。晦。虧。焉。怨。浮。雲。蔽。箕。斗。懸。明。象。朗。然。中。天。揭。至。人。無。俗。用。誰。能。徇。一。器。慷。慨。金。石。姿。耿。耿。長。不。徹。

○○雄劍篇贈別李伯元

同上

雄劍不希世。光氣騰紫霄。登城敵頭白。揮手明星搖。千秋神怪有。離合滿堂華。燭風颯颯。此時起舞。翻離觴。六月寒雲欲飛雪。彈鋏辭君歸故山。白波九道流。潺湲。請君直斬長鯨背。洗劍秋河明月寒。

○○嚴公孫日本刀歌

同上

故人贈我松石篇。兼示日本刀。詩成明珠照神骨。刀如秋泉削雲窟。云此神鋒浮海來。先公佩之平三槐。雍梁百年洗戰血。東南再亂如奔雷。龍螭乘時能屈申。誓將提挈靜邊塵。悲風夜卷北山雪。晴日朝分西海雲。不須剗剗試銛利。一條寒光生壯氣。白霜瑩透秋鷹稜。青電平磨老鮫背。本知神物不妄傷。奇氣驚人。人走藏空堂。廣坐起芒刺。世間不敢看鋒鏃。冰文青華仍寸裂。出篋入篋經年月。大冶鎔成信不祥。百鍊純剛終自折。長虹耿耿北斗搖。兒童魑魅皆寒毛。休辭棄置比凡鐵。爲應留用與鉛刀。

○○麓山寺六朝松折後作歌

同上

羣山陰陰連道林。一株旁立氣肅森。無心與衆鬥。高古自愛蕭閒雲。岫深游人
但訝色蒼怪。水經湘志無年代。晉寺重興宋及梁。六朝電逝山如黛。岱華猶無
三代松。此松兼恥受秦封。屈作南朝一名品。泠泠灑灑生清風。自唐及明少題
詠。僻生山嶽幽。人性近來唐羅始知敬。百年游屐破苔徑。誰知貞性不好名。楚
風始盛天下驚。空山偃蹇慣岑寂。安能時聽世俗評。從來千年飽霜雪。去年微
凍虬枝折。亦如老瞶去。流沙非仙非死。憑人說世中。俗人不見松。猶道山光雲
氣同。寄言知者莫歎息。君不見許由巢父無人識。

○自龍江渡緣水至煙彭庵乘舟暮還

同上

杏靄尋洲渚。春心愛此時。物華爭綺麗。空望轉逶迤。暗谷分花豔。孤巒倚樹危。
幽篁采芳杜。誰見從文狸。

石門無數曲。青嶂碧流閒。迴互仍相引。空明見一彎。輕舟漾落日。芳草上春山。
坐惜餘芳晚。終憐幽意閒。

○吳淞江口佛閣坐月

鄧方

涼風吹雨過。海水萬頃碧。飛閣對吳淞。返照射畫壁。壁上雲氣開。古佛露鐵脊。我來待明蟾。焚香坐瑤席。道士暮不歸。瓦鼎餘素食。紺殿氣冰冷。下睨見飛翼。溟濛淡水洋。月出若可摘。皓皓天河秋。磊磊疏星夕。迴睨寶山城。城影水中黑。沈酣萬家夢。上有片月白。是時聞哀鴻。淒切不可極。無人伴清寒。兩鬢上江色。但見白衣神。佛火光寂歷。

○火車中望都城山

同上

曉月下蘆溝。行人坐山腰。出郭未五里。巉巖峙萬嶺。拔地形鸞翔。竟天勢馬騁。玉泉頗蜿蜒。錦屏獨修整。巖去奇若失。峯來美先暹。嵯嶻霞鶴背。晴初陽雁邊。炯西山百枝。榦下盤十萬。井遙知登高。人俯見田稜。稜稜千仞青。巒岈秋色壓我頂。西風吹枯山野。火燒亂梗。車行迅風飄。驚魂與輪迸。揮手謝山神。遙見飛鳥影。

○秋夜長

同上

碧玉窗中淚。如注梧桐葉。落寒鴉起。卜斷銀鐙舊。放花看成紅。豆新開子。西風寒。動珠簾。夫婿遼河久。戍邊莫道秋。團被羅薄。健兒重甲夜無眠。

○○送客之江甯

同上

臺城十里皆芳草。行人駐馬臺城暮。春過雁。曉援斷。復連千山萬樹。江南路。落日寒烟。有客過。牛羊秋臥。諸陵墓。西風吹落六朝鐘。參差夜火。栖鴉蚤。

○○宋徽宗御書宮扇

同上

宣和秘殿羅羣籍。朱鈴零落君王墨。爛斑鴛錦瘦金書。天水風流竟亡國。國事東京日晏嬉。熏風推上萬年枝。龍章新寫垂文練。鳳管親題白紵詞。西風紈綺飛雲變。宮車北行沙拂面。王孫遠泣青衣囚。內人獨詠長門怨。青城殘雨接金池。良岳寒雲黯。周苑汴水東流不盡聲。淒涼舊篋不勝情。江犀未染車前血。素幅猶傳殿上行。扇乎扇乎獨愁絕。胡天六月卽飛雪。有人夜泣望京都。團圓五國城頭月。

○○客裏

同上

客裏吟身寄天涯。食指思功名。負銅鼓。風土憶離支。曉雨春申國。殘秋祭酒祠。無人稱處士。黃祖至今悲。

○○不寐

同上

倦客初明感。詩人杜甫悲。相思空寄子。本事漫題詞。暮雨移茶竈。秋星照酒卮。不眠天又曙。凄絕亂鴉時。

○○梅

同上

細雨關山路。江南兩度梅。真成道旁折。復傍戰場開。雪裏行舟泊。春前驛使來。垂垂花自發。歲暮有人哀。

○○春暮舍壁書感

同上

不信黃江夏。無雙負此身。落花隨逝水。多病到征人。酒味重樓雨。茶香二月春。惜惜平畫感。為客未嫌貧。

○○江皋寫別

同上

煙水悠悠去。恨長無端孤艇出。江鄉客中送別。青衫濕酒畔。懷人玉篴涼。幾樹疏蟬帶微雨。一湖秋水近斜陽。故居近說風光好。垂柳絲絲已著霜。

○○有憶

同上

菰米沈雲水百尋。當年團柳恣登臨。橫塘細雨歸舟遠。小閣殘陽落葉深。澤國三秋天在水。光陰九日病兼吟。而今獨向蠻邨臥。短髮臨風思不禁。

○○西風

同上

無意西風幾日吹。萼菰猶自誤歸期。十年遠塞初先覺。一夜深閨扇獨知。秋到愁潘悲鬢髮。病餘瘦沈減腰肢。扁舟江上不歸去。惆悵夫君有所思。

○○秋日篇

同上

秋風瑟瑟吹江隈。白日西行殊未迴。鱸魚正美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白髮幾人怨遲暮。黃塵昨夜生蓬萊。杜陵老子况多病。莫放登臨懷抱開。

○○白芍藥二首

同上

暮煙無語意惺忪。粉質涓涓小院東。風軟露涼驕欲墮。隔花誰唱玉玲瓏。玉階羅袂暗生愁。石甌吹香素影幽。永夜水晶簾外月。更無人與夢揚州。

○○出遊書事二首

同上

紫馬馱春草。色濃居人都住。亂金叢漢家多少。樓臺影并入紅棉。夕照中。

降王六十州。如夢欲向殘僧問。劫灰西七寺。連東七寺。夜深燈火翠華來。詩餘

○臺城路

寄盧沉隱

憲子

懷人寥寂。秋風起。盡日沉吟。無賴回首。當年目空一切。物色風塵之外。乾坤雖大。訪絕世英奇。憂心如醉。何幸遭逢。與君握首。雙垂淚。南北經年。隔別望河。山非故。靈獅猶睡。劍魄花魂。歐愁亞恨。兩地縈縈。夢寐相思。遠寄問。何日方能。中原連轡。無限蒼生。望久葵邱會。

○百字令

讀羅澹广和詩感賦

同上

西風昨夜聽梧桐。窗外瀟疏。不往燭地。香銷無爲。語靜溯十年。心事脫馬論交。傾樽說劍。狂態空。今古茫茫。海內多才。等作泥土。怎奈芳草斜陽。清笳落月。埋沒山陬。處經濟文章。無足取。借問情懷。何似劫後。江山恨餘。天地淒絕。吾歸去。花魂返。後爲著英雄奇遇。

文篇

〇〇言音

前列一東今韻。僅舉所常用者。若險韻僻字。則未備載焉。今韻編輯不一。種時有增刪。自佩文詩韻出。險韻僻字。幾搜採無遺焉。今依據佩文詩韻。又考輯晚近韻書。補列東韻。

陸紹明

彤

商祭名。彤者相尋。不絕之貌。

鬚

鬚髮亂貌。

髻

音蒙。髻髮離也。

鬢

髮亂

朦

朦朧

戩

船板木。纜戩。

璵

美石似玉。

舩

舟名。

灑

沖灑。水深廣貌。

釭

車轂中鉄也。

幘

衣袂。

崧

高山。

隴

喉也。

蝻

虹也。

纂

取魚竹器。

芎

芎藭。香草。

玕

玉名。

舩

戰船。

犗

無角牛。

倥

倥侗。無知也。

种

稚也。

刈

音公。穫也。刈也。

蝮

三蝮。蛤屬。

稊

犬生三子曰稊。

褊

種也。

褊

衣寬貌。

酏

馬酪也。

鼙

鼓聲。

術

音同通術也

詞

輕薄諛詞

輓

輓言輻總入轂中也

廕

屋階中會

輟

同輓車輪也

澧

水名

莢

葵也

駮

八尺馬雄也

窿

穹窿

霹

豐隆雷師也

霽

音蒙天氣下地不應曰蒙

悞

悞悞惜也

熿

早熱也

忡

憂也

恍

心動也

琬

玉名

逢

鼓聲

滌

急雨

麩

煮麥

辭

碎辭鼓聲

朦

朦矓戰船也

矓

矓矓日未明也

矓

矓矓日出

淇

水草

洿

水不遵道

叢

草叢生貌

鼯

豹文鼠

隴

長大谷

艘

船著沙不行也

罽

音蒙

膾

月初出

羴

無角羊

冢

通蒙

綢

布名

簞

竹也

霰

小雨

械

相也助也

豐

蕪菁苗也

萃

草始生

塏

塵隨風起

洳

水沸涌也

前一東韻所論逢字降字。今韻收入二冬三江。逢字收入二冬。降字收入三江。於古音大相懸殊也。恐易於魚目混珠。特區別之。

古分冬鍾爲兩韻。今韻無三鍾三鍾之字。皆併入二冬。古二冬韻有二字。一曰冬。一曰宗。冬都宗切。詩經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晁補之詩何必悲無衣。緼黃聊御冬。禮記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朱子詩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觀禮記與朱子用韻。可以知一東二冬本可通也。馬融與人書。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馬。臻詩晴日穿花暖。似烘風簷微動。玉丁冬。此又通用東冬二韻者也。他若古人用冬爲韻者。則亦多焉。曹植詩狐白足禦冬。蘇武詩玉衡指孟冬。劉楨詩白夏涉立冬。鮑照詩鉦歌首寒物。歸吹踐開冬。薩都刺詩江南飛盡千株雪。孤負梅花過一冬。韓愈詩喜氣排寒冬。韋應物詩日日欲爲報。方春已徂冬。司空圖詩四望寒山更。閏冬皮日休詩寓居無事入清冬。黃滔詩邊沙住隔冬。陳傅良詩一飯忘苦饑。一褐忘苦冬。鄭巢詩沙場又入冬。楊萬里詩將何功業過殘冬。吳寬詩晏眠不覺過殘冬。汪元量詩三殿乘輿去。賀冬袁桷詩共說先皇。

日千官總住冬。岑安卿詩。梅花一味只宜冬。張詠詩。浩蕩風鳴冬。秦觀詩。休道南人暖過冬。張耒詩。一臥孤村兩見冬。曹松詩。木皮嶺上只如冬。白居易詩。生來十餘冬。傅汝舟詩。靈光流世界。瑞氣潭春冬。沈明臣詩。敝盡春袍憶舊冬。此皆用冬爲韻者也。宗本祖冬切。而靡神不宗。以祖林切。易同人於門。同人於宗。似又韻論語性。近於義章。朱子謂有韻宗叶音族。竊謂宗當似親韻。祖真切。此皆非正音。班固離騷序。其文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此二冬與三鍾通用者也。王弼周易畧例。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此二冬與十三元通用者也。司空曙詩。官附三台貴。儒開百代宗。盧諶詩。伊諶陋宗。傅亮感物賦。頌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江淹山桃頌。乃花之宗。梁簡文帝詩。萬里實幽宗。羅詩。隱寒門。雖得在諸宗。黃庭堅詩。淨社繼雷宗。李白詩。安禪合北宗。岑參詩。勝因夙所宗。盧綸詩。何言在陝者。得是戴侯宗。楊萬里詩。白爲師說竟誰宗。劉克莊詩。吾老方期汝。亢宗柳貫詩。乘雲執鏡。揮電母跨海。獻寶招吾宗。此皆用宗爲韻者也。古二冬之韻如是而已。

古三鍾自立爲一韻。凡鐘龍松衝罌容庸墉鏞備葑凶訥顛雖癰養濃禮重從
縫蜂丰邛恭共樅封等字皆列於三鍾。傳燈錄擾擾凶凶晨雞暮鐘凶鐘同韻。
淮南子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有十二鐘。雄鐘同韻。莊子善者之動也發如秋
風。族如駭龍。風龍同韻。戴復古詩天慶觀中雙魚龍物色雖殊妙處同。同龍同
韻。蘇軾詩佳人白鞵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驄龍同韻。松祥容切。俗讀思恭
切。非也。方音呼松樹猶有祥容之音。詩經山有橋松祥容切。詩經與爾臨衝尺
容切。詩經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餘封切。陸雲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
嘉卉結容東容同韻。劉宰謝烏鵲詩挽衣行太息飛鳴鵲當空似欲慰我心正
直神所容空容同韻。詩經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餘封切。貢奎詩中峯獨高勢最
雄支牽脉質相附庸雄庸同韻。周禮亦有用韻者。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功庸同
韻。詩經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又以伐崇墉其崇如墉餘封切。揚萬里幼圃
詩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爲圃石爲墉。弓墉同韻。鏞餘封切。顧祿詩女仙七十
如花紅各執樂器。笙與鏞紅鏞同韻。詩昊天不備餘封切。葑方容切。詩采葑采

葑首陽之東葑東同韻凶許容切易林成周之隆刑措無凶隆凶同韻王琢大
熱詩銀河之液滔無窮可洗焰虐夷姦凶窮凶同韻易林明德上通憂不爲凶
又雖塞復通履危不凶通凶同韻劉克莊詩狐鳴工作崇鴉噪每爲凶崇凶同
韻詩四牡修廣其大有顛魚容切詩昊天不備降此鞠訕許容切離於容切詩
儻革冲冲和鸞離離萬福攸同冲同離同韻周宮注引逸詩有昭辟離有賢類
宮宮離同韻癰於容切龔於容切詩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女容切杜甫朝獻太
清宮賦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峒濃同韻賈至詩春來酒味濃舉
酒送春叢叢濃同韻李賀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紅濃同韻詩何
彼穠矣女容切重直容切隋陽帝詩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宮重同韻于鄴
詩長安渭水東游子跡重重東重同韻張籍詩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
萬重風重同韻從疾容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詩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功從同韻程俱詩上巖下谷鳥道中前屨後巾魚貫從中
從同韻縫符容切詩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總縫同韻詩莫予弗蜂敷容切丰敷

容切詩子之。幸兮與巷送平去。爲韻不必叶。敷容切詩我視謀。猶亦孔之印。渠容切。恭九容切。亦爲居容切。詩侵阮祖共九容切。歐陽修詩善惡雜。臯共謂臯陶共工。工共同用。詩簾業維。樅七恭切。在思賦。杞櫛椅桐。椶椶椶椶。椶椶同韻。封府容切。亦爲方容切。屈原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肆封之。按此偶從方音。封似孚。金切。猶詩之韻。陰韻。臨韻。謀非正也。李商隱詩外戚平。羗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功封同韻。三鍾之韻。前人往往與一東同用。而後世不通。用東鍾二韻。乃合冬鍾爲一韻。古今用韻。誠大相懸殊也。 (未完)

○○說文

錢博

伊上古之初肇。適觀象于伏羲。啟圖書以成化。出龍馬而標奇。規虞姚之渾灑。實文章之始基。越殷盤與周誥。義詰屈而多疑。歌雅頌于三百。時莊誦而心維。識春秋之旨約。想筆削乎宣尼。總六經之窅奧。知斯文之在茲。其託體也。來往商周。淵源游夏。智契包符。思超蒼雅。其爲功也。考古著作之林。發先聖賢之秘。擷千載之膏腴。貯百家之篋笥。時撫卷而流連。或柔情而淹漬。

於是沈思披剔。若力士袒肩。而引千鈞之弓。豈志遐觀。若弋人持繳。而慕層鴻之至。既心目之交窮。終意匠之不類。知未得乎筌蹄。豈能忘乎擬議。然後超心練冶。寄想微茫。養其根而自秀。潛其源而自長。寤寐以永其趣。定靜以生其光。遲之歲月。以俟其美。參之閱歷。以盡其藏。或生長龍門之舊。或居近河洛之鄉。或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或伊洛灑澗之大。且狂皆是。壯神智助翰章。發卓犖之奇思。滌徑寸之枯腸。而欲指與物化。神與天翔。則猶一隅之膠滯。末極四海之混茫。

則且與觀元圃之墟。游乎閔風之宇。遵乎赤水之濱。陟乎若木之府。望兮喬兮。蒼煙思道。遙兮天姥。悵美人兮。未來期帝子兮。如覩紉蕙。莖與芰荷。擊甲椒與芳杜。並滄海爲浮沈。與天風爲噓吐。信大塊之毋窮。頓塵筵之遠去。則見愕然。若有思。怡然。若有得。卽域外之馳觀。證素心之所憶。乃知夏蟲。不可以語冰。者拘於時也。非蛙。不可以語海。者囿於域也。晏雀。不知天之高者。局於明也。曲士。不出道之大者。束於識也。爾乃罄發秘莊。率據胸臆。眞宰從心。化工

爲則因壞材而究奇。乃發聲而作色。以訓詞爲根柢。以文言爲采飾。合濃淡而兼收。紛陸離其備式。譬登郢匠之門。如入良醫之室。

繼乃研尋妙諦。刊截卮言。樸不病簡。華不傷繁。稽合異同之儔。詳擇紀載之源。應孰先而孰後。宜何去而何存。故理愈眞而愈淡。意彌常而彌新。恐貽譏于蕪穢。慮不免於囂塵。務珠聯而璧合。期注脉而交紋。歡則字與笑併。悲則聲共泣臻。怒則驚奇駭聽。怨則幽噫愁人。情毋幾而不發。言有觸而皆陳。疾徐應候而別。長短卽氣而分。

故其爲文也。時劣。則如峰。時平。遠。而如路。時奔放。而如泉。時扶疏。而如樹。宕之如雲。行縱之如峽。注斷之如岸。分連之如根。附粲粲乎錦繡。春明皎皎乎月華。秋露玲玲乎玉振。金聲飄飄乎鸞翔鳳翥。

或摛揅柔靡之體。采摭富麗之篇。豈原本于大雅。祇粉飾乎毫巔。雖連章而累牘。盡華說而浮烟。固毋當乎精蘊。豈足語乎媼妍。

或馳騫乎新奇。窮思乎折拘。累斯縉以成文。學滂濳以矜妙。等郢說而燕書。殊

越弦而楚調。徒詭怪之見譏。實累謗之自召。

或紛糅雜還。大聲疾呼。噴繩墨而不事。笑正柄之多愚。既不諧于聲律。復莫辨大精麤。苟冲和之未極。迄渣滓之堪虞。

或株守專家。拘牽曲說。徒摘句而尋章。僅依聲而按節。縱體製之不乖。詎才藻之能絕。比候鳥與時蟲。聽細鳴之切切。

若夫綜古今以酌理。備經史以富材。罄中藏之馥郁。繼前代之胚胎。不逐流以惑志。不競名以自媒。直毀譽之不顧。亦非笑之不同。傾羣言之瀝液。咀六藝之瓊瑰。而後秉法家之式。運儒家之才。偶句與散文合度。方形偕圖體俱裁。歸自然之典。則非率意爲雄魁。恍孟荀之如接。直賈董之交推。光明耀乎習爽。餘韻流于瑤台。宣皇風于億載。被雅曲于將來。

○○文說

(續第十一期)

劉光漢

○○○記事篇第二

皇古學術溯源史官記動記言實惟史職是記事之文起源至古觀虞夏之書據事直錄事必徵實言匪蹈虛故堯典測天禹貢治水垂一王之法布不刊之言推之神農本艸黃帝內經簡要詳博不雜蕪詞降及周代文史日繁然姬公官禮孔氏春秋一則法典之書一則史編之體蓋文以記事故事外無文若詞涉不經言等子虛書而不法後世何觀無徵不信此之謂歟後世之文多昧此旨雖碑傳之作博徵文獻游記之文模範山水然記事失實厥有數端一曰寓言白國風之詩託物興懷義標比興詞等無稽然漢有游女遂傳贈珮之文詩言漢有游女本比興之詞耳韓詩遂傳鄭交甫贈佩之事後世詞人襲用其說一若漢水之實有此神鄭詠狡童妄託辭昏之說狡童篇之序最確近人以非也又如靈均作湘君之歌宋玉奏神女之賦構造虛詞婉而多諷乃湘水傳鼓瑟之蹤高唐為夢游之地咸有神祠詳于方志習俗相沿有若信史况東周以降策士踵興設為荒誕之詞以助蹤橫之筆乃嫠不恤緯

韓嬰用以釋詩

左傳記子太叔之語本係寓言韓詩外傳妾覆藥酒國策子政

垂之形史可謂昧于擇言者矣至若列子貴虛莊周譎詭借物寓意夫豈有徵

若昧厥旨義證以實詞是猶待兔而守株豈僅刻舟而守劍故夔僅一足呂氏春秋

堯有八眉襲謬沿訛疑非為是用之于文穢莫大焉漢代以還譎言日興海客

乖樣見博物志則誤為博望姮娥竊藥則指為羿妻王母本西方之國日為列仙義

和乃司歷之臣稱為日馭于洛神則信為宓妃于武陵則尊為仙跡朱紫莫別

不可殫論其弊一也二曰虛設自民靡子遺識雲漢之害詩血流標杵證武成

之多譎言過其實自古有之及遞相稱述曲意形容屬詞比事其失也誣後世

文人飾詞矯說或尊己而卑人或援古以證今事每憑虛詞多烏有若王沈魏

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風曲筆阿時非一日矣又如劉玄以

俠烈著聞而范史力言其懦弱漢更始傳既言其身微賤結客報仇及叙其

而宋祖輟誦讀之業而沈書侈述其文詞見史虛美相酬言多爽實至若魏收

修史延壽成書比索虜于禹湯夷南朝于蠻貊道武名官則曰遠師少皞柔然

通使則曰追慕漢高擬非其倫殊乖實錄甚至虛加鍊飾博采諛言喻過其體詞沒其義論逆臣則稱爲問鼎稱巨寇則日以長鯨記貢納必飾百牢叙朝會必稱萬國孔門弟子則曰三千漠北胡兵則曰十萬漢兵敗績雖水爲之不流赤眉納降積甲高于熊耳董生乘馬不知牡牝翟公之門可張雀羅事資虛飾是曰支詞若烏白馬角顯燕丹之精誠犬吠鷄鳴神劉丹之仙術以虛爲實來者難誣所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畫虎不成反類畫狗者矣推之班固兩京左思三都言雖成理事或渺冥唐代以降文體日淆言無準的語非有中李賀之苛殘而昌黎頌爲仁吏以孫復之穿鑿而永叔奉爲經師移的就箭掩耳盜鈴迷惑後世夫豈一端其弊二也三曰詭誤夫佛胥解晉孔子卒已數年而論語記磨礪涅淄之喻吳王濞邗夏代實無此水而孟子有排淮注江之文書籍舛誤經典猶然若夫顏闔對君載爲顏淵闔我作亂移之宰我列子書論尼父而曰與鄭穆同時扁鵲醫療虢公而曰爲趙簡治疾又如莒僅彈丸而孟堅稱爲大國

五行志

秦非小弱而榮緒稱爲小邦

咸榮緒晉書曰

符秦地劣于趙苟非別加研覈何以

判別是非推之杜陵詩史誤伏勝為服虔杜詩諸生老服虔此指濟南伏生言劍南文雄誤許渾

為許遠桓温與仲文並世乃虞信之虛詞九齡賞蘇挺之文為容齋所駁正虎

頭則釋以人名蘇詩卻下虎頭城此即虔州言也赤壁則移其地望傳聞失實

考證多疏賢者不免况其下乎况訛言亂真別有一因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碑

銘所勒傳記所書或虛引他邦冒為己邑如稱袁則飾之陳郡言劉則系之彭

城是也或侈用古官施之今職如京尹必稱京兆不計都邑之遷移相臣必號

平章不計官階之同異是也或虛引古事飾為雅言如符堅撫盤易為推案洛

干脫帽易為免冠是也綜斯三失言與事違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

詮事失真與訛言同其弊三也嗟乎古人以事為主凡記事必以文後人以文

為主或因文以害義故古事因文而傳近事因文而晦以文勝質此之謂乎是

以文苑之英詞林之秀必參觀古籍博覽羣書參互考驗窮流溯源斯能出語

有章立言不朽若徵材聚事徒供獯祭之需恐摘句尋章不越虫雕之技以此

言文不亦誤乎

(未完)

文錄

○○雁宕（三折瀑）求志山房記

蔣公介

吾少學異地。家瀕雁宕。龍湫未之眺也。兒時過我姑周氏。觀壁間懸雁山圖。粗審字識。所題石梁二靈龍湫諸名號。尙不解。風景勿異也。在黃巖台州縣治。遊委羽。

登憑虛亭。心大奇之。潞阿黃巖縣名任剛侯同硯席九峯山黃巖。歸以語之。則粲然

曰。君家湫宕。大佳。余聞久。委羽曾鱗爪不及也。剛侯健善走。厥明未別而行。經

旬返。語我曰。天下奇秀。夢溪言果也。壬寅之春。家君課學蓮峰雁山名景。余偕諸弟

來。定晨夕。隨問詩禮。因得縱觀周氏圖。悉肖焉。家弟邵生有霞客腰脚。尙至人

跡所罕。其所箸雞龍峽記。遊中有兩壁峭絕。中容一綫。疊石而上。若登天然。語

又云。沿崖猱升。險怪峻削。校前途尤甚。又曰。歷十餘處。愈進愈奇。山愈深而石

壁愈峻。余病未能也。鎮日搜覽。探三折瀑在靈巖靈峯之間一折瀑數十丈之源。而討其流。迺

得龍遊洞。洞瀑最下。層羣崖環繞。紆曲而達洞宅中。瀑挺侍其旁。詢山中人。樵

牧子勿識也。天大雨。泉噴薄飛空。狂瀉白光射人。隆隆若雷之鳴。能令懦夫立

洞以內流泉界壁以缶樽接之。滴滴作鐘磬聲。一碧瑩然。澄可鑑影。能令貪夫廉。終風且霾。燒葉煮茶。濃陰凝洽。烟斜霧橫。洞三面距溪。若浮家泛宅。為烟波之釣徒。洞界二靈。獨自成蹊。幽深曲邃。不求聞達。尤足愧世之增翼攀鱗。以成譽者。家君來觀。深愛之。買山結廬。勿深勿廣。昭其儉也。以琴書翰養其中。若將老焉。顏曰求志勵聖學也。去春余上春官。剛侯自燕京大學同赴禮闈。相覲於中州。班荆道故。猶追話雁宕勝事。為樂欲重試屐。余為語龍游結廬之故。撫掌曰。盡善盡善。他日重訪林泉。見兩崖遮道。瀑泉當門。中有絃誦聲。必君家墅也。試事告竣。我北君南。歲終始得假旋。請先品題寄我。其可乎。余歸雁宕。面崖耳瀑。寂坐無聊。內懷家君命名之義。外眺諸景。若有以輔我志者。為綴數語。具顛末。書諸壁間。且以寄剛侯。

○真州看山記

集古人雜記

劉光漢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歐陽修真州東園記俯視大江。仰瞻陵阜。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其西南諸

峯林壑尤美。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出沒隱見。若近若遠。蘇東坡超然亭記自下而望。柳子厚永州

衆山透迤永叔叢亭記紫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北子厚宴遊記得西出沒於空曠有

無之間永叔峴亭記余無以窮其狀子厚袁家瀑記乃記之而去西子厚至小邱噫以茲地之

勝西子厚鉅記潭遭時清明永叔仁宗記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韓退之朕亦一時

之盛哉永叔菱記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永叔有美堂記無餘處者李格非洛相與

逆數異時永叔李秀才於今五十餘年矣東坡靈壁記由此觀之東坡韓魏公邑

之有觀游子厚零陵夫豈不以時乎哉王介甫州之東曾子固越州水行十里

子厚袁家瀑記曰新城子固王右軍墨池記去新城之北三十里晁無咎新城有二道子厚小石

至揚州李習之

詩錄

○○夜月集杜

秋月仍圓夜珠簾半上鈎七星在北戶大火復西流玉露團清影高風吹早秋

何時倚虛幌高杭對南樓

○○讀楚詞集杜

同上

劉光漢

巫咸不可問。投詩贈泊羅山鬼。迷春竹。幽人泣薜蘿。風騷共推激。英賢遇坎軻。夢魂歸未得。慘慘暮雲多。

○○燕雁代飛歌

集杜

同上

雙雙新燕子。八月自知歸。塞雁與時集。一一背人飛。大造本無私。難教一物違。亦知故鄉好。故鄉不可思。側身千里道。不得相追隨。涼風起天末。兼催宋玉悲。

○○擬杜工部贈李十二白二十韻

用原韻集杜句

同上

不見李生久。江山憔悴人。涼風起天末。秋月解傷神。交態遭輕薄。浮生有屈伸。文章亦不盡。爽氣必殊倫。北闕心常息。南陽氣已新。奈何迫物役。况乃久風塵。天意高難問。交情老更親。猶殘數行淚。有愧百年身。俗態猶猜忌。行高無汚真。竟無宣室日。傳語故鄉春。忝迹朝廷舊。無心棟宇鄰。聖朝無棄物。我輩本常貧。祖帳維舟數。荒城繫馬頻。白頭趨幕府。此賊本王臣。降集翻翔鳳。斯文起獲麟。接輿還入楚。范叔已歸秦。國有乾坤大。恩傾雨露辰。羈離交屈宋。萬古重雷陳。策杖古樵路。觀棋積水濱。所過頻問訊。滄海闊無津。

○○集陶

鄧方

歲月將欲暮。甘以辭華軒。靜念園林好。而無車馬喧。厭厭見良月。曖曖遠人邨。採菊東籬下。且遂灌西園。衆鳥欣有託。孤雲獨無依。開徑望三益。夕露沾我衣。素月出東嶺。好風與之俱。且當從黃綺。日夕懽相持。

○○寄惠州蕭處士

集蘇

同上

羅浮山下梅花邨。小市冷落無雞豚。祇園弟子盡鶻首。雪裏老人朝扣門。樽羅小縣僧舍古。吟詩破屋飢鴛鴦。蹲功名如幻。安足計何必。俯首服短轡。公廚十日不生煙。把酒坐看珠跳盤。吾儕流落豈天意。只有雙鬢無由元。未死相逢真識面。爲君擊鼓行金樽。虛名無用今白首。恨君不識顏平原。

○○蓬萊行

集蘇

同上

大行西來萬馬屯。一礮驚落天驕魂。蓬萊閣下碁駝鳥。蒸土爲城鐵作門。夜渡冰河斫雲壘。明朝飲馬長江水。看君飛矢射蠻毡。歸對妻孥真夢耳。飲酒食肉

自得仙。欲看細字銷。殘年近者戲。作凌雲賦。樂時更賦。四山篇。江南又聞出塞。曲誰記。鹿角腥盤筵。六十小劫。風雨疾。獨騎瘦馬。踏殘月。淚滴秋風。不爲麟。五陵佳氣春蕭瑟。

○○西湖西寄錢塘老人

集蘇

同上

西湖西。畔北山前。風吹海濤。低復起。下赴谷口。爲奔川。人言山住水。亦住陂陀。巨麓起。連峯上有白雲。如白羽。此方定是神仙宅。萬室鱗鱗枕其股。白雲在天。不可擘。萬事俯仰成。今古快瀉。錢塘藥玉船。勿使山林空。老死西湖處。土骨應橋。今我眼中見。此父餘杭。自是山水窟。幅巾我欲相隨去。湖上秋高。風月會詩酒。不知軒冕苦。沙河燈火照山紅。塔上一鈴。獨自語。望湖樓下水。如天。臥看雲煙變。風雨錢王壯觀。今已無時平。亦出佳公子。江海相望各十年。餘子紛紛安足數。定知歸夢到吳興。聞道賦詩臨北固。數奇不得封龍額。失路今爲賸等伍。爾來白髮不可耘。老病思歸真暫寓。人間何者非夢幻。西流白日東流水。若王自此西巡狩。長生殿古生春草。豈信荊棘埋銅駝。未肯衣冠拜神武。卻見雲間。

陸士龍不知門外韓擒虎。玉堂金馬久流落東海桑田眞。旦暮管弦去盡賓客散。歸作二浙湖山主。吉祥寺裏錦千堆。龍井白泉甘勝乳。遙知別後添華髮。更遣尺書招贊普。鄰火邨春自往還。爛煮葵羹斟桂醕。龍孫居士亦可憐。弟子讀書喧兩廡。平生睡足連江雨。平時不肯入官府。鬢絲只可對禪榻。今年焚香禮佛祖。一別臨平山上塔。鐵化雙魚沈遠素。十年聚散空咨嗟。知君不向窮愁老。孤山山下醉眠處。梨花寒食隔江路。人生看得幾清明。拄杖彭鏗扣銅鼓。貂裘夜走胭脂坡。幅巾起作鸚鵡舞。病骨難堪玉帶圍。檀心已作龍涎吐。到處聚觀香案吏。歸家但草凌雲賦。憐君嗜好更迂闊。一技文章何足道。祇有西湖似西子。盈盈解佩臨煙浦。明月未許幽人攀。青山有約常當戶。人間俯仰三千秋。江山清空我塵土。

詩餘

○○臨江仙

客中感懷

天梅

一抹斜陽天色暮。客中惹起相思。蕭蕭紅葉斷腸時。沈吟孤館。惘惘我儂痴。

到此牢愁難遣。去西風吹老楊枝。古梅嶺上著花遲。春光來未。人世有誰知。

○菩薩蠻

同上

同上

百匝周環無患樹。小石川植物園中所見樹猶如此。人何語。紅葉漾微波。斜陽秋思多。

清光搖遠碧。月出千山白。之子採蘭歸。天涯相見稀。

○又

寄懷叔

同上

憔悴容姿窺古鏡。紅蠶絲縛沈沈。病碧海悠悠。天荒到盡頭。危樓思故國。

回首愁無極。一曲淚如麻。江南玉樹花。

○又

同上

同上

絕妙江山纖手送。唐宮不醒鸚鵡夢。莽莽古幽州。春風萬古愁。燈前淚以絕。

鑄就相思結明鏡。對人羞年華去不留。

○浣溪沙

思祖國

同上

縹渺靈旗問。蹇修滄波萬里水。悠悠不堪回首。仲宣樓。眼底風光誰是主。黃

龍大纛似前。不浮雲遮日。使人愁。

叢談

○○國學發微

劉光漢

序曰。說明舊籍。甄別九流。莊荀二家。尙矣。自此厥後。惟班志集其大成。孟堅不作文獻。誰徵惟彥和。雕龍論文章之流別。子元史通。溯史册之淵源。前賢傑作此其選矣。近儒會稽章氏。作文史通義。內外篇集二劉之長。以萃滙諸家之學術。鄭焦以選一人而已。予少讀章氏書。思有賡續。惟斯事體大著述。未遑近撰一書。顏曰國學發微。意有所觸。援筆立書。然陳言務去。力守韓氏之言。此則區區之一得也。

近世巨儒推六藝之起原。以爲皆周公舊典。章氏實齋之說吾謂六藝之學。實始於唐虞。卜筮之法。出於周易。而虞書有言。枚卜功臣。又曰。卜不襲吉。則易學行於唐虞矣。夫子刪詩。始於唐虞。卽堯典以下諸篇是也。則尙書作於唐虞矣。息壤之歌。作於堯世。南風之曲。歌於舜廷。則風詩賡於唐虞矣。虞舜修五禮。卽後世吉

凶軍賓嘉之禮也。伯夷典三禮，即後世天地人之禮也。則古禮造於唐虞，后夔典樂，教胥特設樂正，專官而韶樂流傳。至周末墜，則樂舞備於唐虞。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五帝之書即唐虞之史也。則春秋亦防於唐虞。蓋孔子者集六藝之大成者也。而六藝者又皆古聖王之舊典也。豈僅創始於周公哉。

史記言孔門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又曰：世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夫六藝者，孔子以之垂教者也。然例之秦西教法，虛實迥別。學者疑焉。予謂六藝之學，即孔門所編訂教科書也。孔子之前已有六經，然皆未修之本也。自孔子刪述，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未修之六經，易為孔門編訂之六經。且六經之中一為講義，一為課本，易經者哲理之講義也，詩經者唱歌之課

本也。書經者國文之課本也。兼治春秋者本國近事，史之課本也。近日常泰西各科先授於國後授外人，故編魯史且以事較詳，古代之事較略。孔子為魯國人，故編魯史且以事較詳，古代之事較略。

及課本也。儀禮為古禮經大抵為孔門修身讀本而禮記禮運孔子樂經者唱歌之課本也。於此樂者屬及體操之模範也。於此樂者屬是為孔門編訂之六經。然六

及課本也。儀禮為古禮經大抵為孔門修身讀本而禮記禮運孔子樂經者唱歌之課本也。於此樂者屬及體操之模範也。於此樂者屬是為孔門編訂之六經。然六

經之書舍孔門編訂諸本外另有傳本如墨子等所見之六經是也見墨子於秦漢所傳六經悉以孔門刪訂本為主故史公言六藝折衷于夫子也折衷者即

用孔子刪定本之謂也自孔子刪訂之本行而六經之真籍亡矣

孔子學術古稱儒家然九流術數諸學孔子亦兼通之觀漢書藝文志之叙名家也引孔子必也正名之語叙縱橫家也引孔子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之言叙農家也引孔子所重民食之詞叙小說家也引孔子方小道必有可觀之文叙兵家也引孔子足食足兵之說以證諸家之學不悖於孔門然即班志所引觀之可以知孔子不廢九流矣且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孔子兼明道家之學作易以明陰陽則孔子不廢陰陽家之學言殊塗同歸則孔子兼明雜家之學言審法度則孔子兼明法家之學韓昌黎言孔墨兼用則孔子兼明墨家之學故孔學末流亦多與九流相合田子方受業於子夏子方之後流爲莊周而孔學雜於道家禽滑釐爲子夏弟子治墨家言而孔學雜於墨家告子嘗學於孟子見趙歧注兼治名家之言而孔學雜於名家荀卿之徒流爲韓非李斯而

孔學雜於法家陳良悅孔子之道其徒陳相有為神農之言而孔學雜於農家曾子之徒流為吳起而孔學雜於兵家由是言之孔門學術大而能博豈儒術一家所能盡哉昔南郭惠子告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

古代學術操於師儒之手周禮太宰職云師以賢得名儒以道得名是為師儒分岐之始儀徵阮先生雲臺曰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國史儒林傳序

吾謂阮說甚確孔子徵三代之禮訂六經之書徵文考獻多識前言往行凡詩

書六藝之文皆儒之業也孔子衍心性之傳明道藝之蘊成一家之言集中國

理學之大成凡論語孝經諸書論語孝經皆孔子倫理皆師之業也蓋述而不

作者為儒之業自成一書者為師之業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人言者也是

為宋學之祖立身行道曾子之學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傳為子思之學事孰為大守孰為大守身身不可為大傳為

孟子之學曾子十篇存於大戴禮中庸坊記緇衣存於小戴禮取之以子夏荀

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為漢學之祖故孔學者乃兼具師儒之長者也孟子言孔子

子集大戊
殆以此與

班氏之言曰。時君世主。好惡無方。是以九家之說。蠶起並出。由班志所言觀之。則諸家學術。悉隨時勢為轉移。昔春秋時。世卿擅權。諸侯力征。故孔子譏世卿。見公羊。惡征伐。如春秋於諸侯征也。墨子明尚賢。著非攻。皆救時之要術。而濟世之良模也。雖然。孔墨者。悲天憫人之學也。殆其說不行。有心人目擊世風日下。由是閔世之義。易為樂天。如莊列揚朱之學是也。及舉世渾濁。世變愈危。憂時之士。知治世之不可期。由是樂天之義。易為厭世。如屈宋之流是也。而要之。皆周末時勢激之使然。雖然。此皆學術之憑虛者。也有憑虛之學。即有徵實之學。戰國之時。諸侯以併吞為務。非兵不能守國。由是有兵家之學。非得鄰國之援助。則國勢日孤。由是有縱橫家之學。非務農積粟。不能進攻。由是有農家之學。是則戰國諸子皆隨時俗之好尚。以擇術立言。儒學不能行於戰國。時為之也。法家兵家。縱橫家。行於戰國。亦時為之也。墨子言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之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趨時者。亦不侵陵。則語之兼愛。非古人之攻此戰國學術之最趨時者也。然學術之鬼趨時者。亦不侵陵。則語之兼愛。非古人之

謂學術可以觀時變。豈不然哉。

宋儒陸子靜有言。獨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而周末學術。則悉失。獨

立之風。古禮有言。必則古昔。稱先生儒家者流。力崇此說。如孔子曰述而不作

法言不敢道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即諸子百家亦然。如墨子託言大

禹。莊子稱墨子之言曰不以自苦為極者非禹老子託言黃帝稱黃老許行託言

神農。以及兵家。溯源於黃帝。醫家。託始於神農。與儒家。託言堯舜者。正相符合。

蓋諱其學術。所自出。而託之上古神聖。以為名高。此雖重視古人之念。使然亦

由中國人民喜言皇古。非是則其說不行。自是以還。是古非今。遂成習尚矣。

韓非子顯學篇有言。孟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所言有

子遊氏之賤儒。有子夏氏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亦云。相里勤之子弟。五

侯之徒。南方之儒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為別墨。

又言以堅白同異之辨相加以駭偶不經之辭相應觀於諸子之言則儒墨之道源遠益分失孔墨立言

之旨。即有之。勿失者。亦鮮發揮光大之功。此學術之所以益衰也。

○讀左筭記

劉光漢

昔先曾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學。以左氏古義。阨於征南。因掇拾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作左傳舊注疏證。上徵子駿。叔重之師說。近采顧惠焦洪之遺。編末下己意。以定從違。長編甫具。編纂未成。伯父恭甫公。賡續之。至襄公四年後。成絕筆。旁治左氏凡例。亦未成書。予束髮授經。思述先業。率率人事。編輯未遑。先成讀左筭記一書。雖采輯未豐。亦考訂麟經之一助也。

陸氏左氏纂例。謂左傳一書。後儒妄有附益。而近儒劉氏申受。作左氏春秋考。

證。謂左傳書曰之文。皆劉歆所增益。即桐城姚氏姬傳九經說。亦以左傳全書。

吳起之倫。各以私意附會。其所據之證。大抵據文傳年十三其處者。為劉氏一言。

以為范書孔疏皆有疑詞。後漢書賈逵傳。逵奏云。五經家皆無以明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傳有明文。范蔚宗逵傳贊。則言

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孔疏。因之謂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即番禺陳氏亦頗信其說。見東塾讀書記中。予

按此句。實非賈逵附益也。考春秋左氏傳載士句襄二十二年蔡墨昭二十九年之言。已

言劉氏係出陶唐。為劉累之裔。不必藉此語以為左證。洪氏北江且漢書高祖

贊引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後都於豐。是以高帝頌云。漢帝本係出

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又云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晉秦梁荆之巫。注孔

文頴曰。范氏世仕於晉。故有晉巫。范會支氏。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也。班氏引劉向語。既言在秦作劉。而祠祀官

有秦晉巫。又是漢初之制。則此語非賈君所益彰彰明矣。又漢書序傳載班彪

王命論云。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注師古曰。謂士會歸彪為

固父。賈君與固同時。彪之年輩在賈君先。其說亦與傳符。班書高祖贊亦曰。魯

文公世奔秦。復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正用此傳之語也。故知文傳此文。必非

賈君增益。沈氏欽韓以此句為錯簡。謂當在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為知文傳之

非增益。即知他傳之文亦非後儒增益也。陳氏云。既可增入此句。安知不更

姚之說不足為信也。

公穀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吾思邱明親炙宣尼。備聞孔門之緒論。

故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僖二十三年傳云。杞文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二

十七年傳云。杞子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此左氏傳之大義。亦孔門之微言也。賈

服諸儒爲左氏作注進夏黜夷足補傳文所未及隱元年天王使宰垣來歸惠

公仲子之賄賈注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成八年天王使宰垣來歸惠

夏稱天王畿內稱王夷狄稱天子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五經異義云謹按春秋

左氏云施於京師稱王則此固左氏古說也非區別夷夏之意乎僖四年楚屈完

來盟于師服注云言來者外楚也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賈注云不書

族陋也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賈注云外傳曰吳先歆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

又以外吳非屏斥夷蠻之意乎昭九年陳災賈服注云閔陳不與楚故存陳而

書之言陳尙爲國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於雞父賈注云雞父之

戰夷之故不書晦成三年鄭伐許賈注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非禁

蠻夷之窺中國乎春秋古誼賴此僅存自杜預注興而攘夷之旨失矣可不嘆

哉吾擬著一書名曰春秋左氏傳夷狄誼附采傳中所采名言如戎

左傳一書責君特重而責臣民特輕宣四年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

臣之罪也杜註謂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釋例申其說曰君所以繫民命也然

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

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崇高自肆。羣下絕望。情誼

絕隔。是為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

稱君。君無道。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罪之所共絕也。賈劉許穎

及國則書國人以弑君惡孔疏申杜義曰。云弑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為大罪。

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例。疏釋傳例。義甚顯明。

云。懲創將來之君。必古。左氏說也。近世巨儒。若顧氏復初。春秋大焦氏理堂。

左傳沈氏小宛。左傳咸集。矢征南。以為祖助亂。臣違背名教。惟寶應劉氏叔俯。

春秋說引史記自序之文。以證左氏君無道之旨。以為君失禮。義則失其所以

為君。予按襄十四年傳。師曠曰。天子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

淫。以棄天地之性。即孟子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之旨。足證弑君稱君。君無道之

義。是左氏此句之義。重於責君而非所以責臣也。孔疏兩見其義。亦涉附會。後

世陋儒。溺於名分尊卑之說。而此義遂淪矣。

○○讀書隨筆

劉光漢

○○公羊爾雅相通

近儒以禮運孟子附會公羊。惟未及爾雅。予按爾雅釋詁首列始字之訓。繼列君字大字之義。而公羊傳隱公元年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謂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公羊爾雅相通之證。

○○賈生鵬賦多佛家言

西漢之時。佛教未入中國。而賈生鵬賦。則多佛典之言。試詳釋之。鵬賦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續轉兮。變化而嬗。此卽佛家不生不滅之說。所謂其來無始。其去無終也。又曰。禍兮福之倚。福兮禍之根。此卽佛家因果之說。所謂現在之果。卽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卽未來之果也。又云。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傅傅。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此卽佛家回輪之說。所謂墮衆生界。墮畜生界也。又云。小知自私。

兮。賤彼貴我。通人達觀兮。物無不可。此卽佛家平等之說。所謂無人無我無衆生相也。又云。拘士繫俗兮。摑如拘囚。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此卽佛家解脫之說。所謂解塵縛得大自在也。又云。縱驅委命兮。不私於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此卽佛家一死生之說。所謂無所繫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而生大無畏之想也。以上六則皆鵬賦近於釋典者。蓋賈生此賦半出於楚騷。半源於莊列。故能具此思想也。

○○儒林文苑道學分傳之由

古代之時。匪特道與藝合。亦且道與文合。論語則以學文。鄭註以爲道藝。詩大雅告於文人。毛傳以爲文德之人。佚周書謚法解。以道德博厚爲文。而韋昭註周語。亦以文爲德之總名。故古代文人。莫不範身以德義。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後世文人。無行小有才名。未聞大道。蕩檢踰閑。爲道德之大蠹。故蔚宗作史。卽別文苑於儒林。後世文與道分。亦道與經分。宋史遂特立道學傳。別之儒林之外。近世漢學家。斥其非。然若膺淵如諸公。奚能備古代師儒之選耶。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荀子非十二子篇論諸子學派頗詳。卽荀子所言觀之。知周末諸子之學派。多與西儒學術相符。比較而觀。可以知矣。荀子之言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案它囂魏牟。蓋道家之派也。而尤近於莊列。荀子稱其縱情性。安恣睢。其語雖爲過實。然足證此派學術。以趨樂去苦。逍遙自適爲宗。故流爲放浪。吾觀希臘人伊壁鳩魯。創立學派。專主樂生。以遂生行樂。安遇樂天爲主。而清淨節適。近於無爲。近世英人邊沁。繼之。遂成樂利學派。殆它囂魏牟之流亞也。荀子又曰。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鱸也。按陳仲史鱸。蓋墨家道家二派相兼之學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近於墨子之自苦。以分異人爲高。則又與墨子兼

愛相違而近於楊朱爲我莊列遜世之說矣。至若以谿刻自處。尤與關學一派相同。吾觀希臘人安得臣。倡什匿克學派。以絕欲遺世。克己勵行爲歸。貧賤驕人。極於任達。而印度婆羅門教。亦以刻厲爲真修。殆陳仲史鱷之流亞也。荀子又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按墨翟宋鉞皆墨家之派也。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卽尙賢節用尙同兼愛之說。吾觀西人當希臘羅馬時。有斯多噶學派。以格致爲修身之本。以尙任果重犯難設然諾教人。與墨子首列修身諸篇而復列經上下各篇者同一精義。而墨子弟子亦流爲任俠。尤與斯多噶同。至佛教衆生平等之說。耶教愛人如己之言。亦墨翟宋鉞之流亞也。荀子又曰。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下。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按慎到田駢皆由道家入法家。所謂老莊之後爲申韓也。其曰尙法而無法。倜然無所歸宿者。指

法家未成學派時言也。然觀終日言成文典一言則已。近於申韓任法爲治者矣。吾觀西人之學以法律學爲專門。奧斯丁之言曰：法律者主權命令之最。有勢力者也。而德國政治家亦多倡以法制國之說。殆慎到田駢之流亞也。荀子又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案惠施鄧析皆名家之派也。治怪說玩琦辭。卽公孫龍藏三耳。諸說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卽山淵平齊秦襲之說。吾觀希臘古初有詭辯學派。厥復雅里斯德勒。首創論理之學。德樸吉利圖。創見塵非真之學。皆與中國名家言相類。若近世培根起於英。笛卡耳起於法。創爲實測內籀之說。穆勒本其意。復成名學一書。則皆循名責實之學。較之惠施鄧析。蓋不同矣。又荀子於十子之外。復舉子思孟子以爲失孔子之正傳。夫子思孟子一派爲中國儒教之宗。與希臘蘇格拉第之學相近。亦諸子學術之合於西儒者也。

周末諸子之書有學有術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

言也。學爲術之體。術爲學之用。

今西人之畫皆分學與術爲二種

如陰陽家流列於九流之一。

此指陰陽學之原理言也。陰陽若五行卜筮雜占列於術數類中則指其作用

之方法言矣。又如管子墨子各書卷首數篇大抵皆言學理而言用世之法者

則大抵列於卷末亦此義也。若商君書諸書則又舍學而言術者矣。韓非子則

理故於管子不同此亦治諸子學不可不知者也。

張南軒之言曰。上達不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濶密則所爲

上達者愈深。非下學而外又別有上達也。其說甚精。蓋下學者人倫日用之學

也。亦卽威儀文辭之學也。上達者則窮理盡性之學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可得而聞者爲下學之事。不可

得聞者爲上達之事。下學卽西人之實科。所謂形下爲器也。上達卽西儒之哲

學。所謂形上爲道也。大學言格物致知。亦卽此意。其曰致知在格物者。卽上達

基於下學之意也。宋儒高談性命。蓋徒知上達而不知下學者也。此其所以流

爲空談與。

○ ○ 讀書隨筆

劉光漢

○ ○ 音韻反切近於字母

反切之學中國傳之已久反切者上一字定位故同位之字為雙聲下一字定

音故同音之字為疊韻此不易之理也中國之初雖未明字母之用然近儒知

字母之義者有劉繼莊以三十二音為韻母音有喉音鼻首諸音江慎修四聲清洪初堂

示兒三家而以戴東原之說為最當案戴東原作轉話二十章其書雖不傳然

其序有云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

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謂非字母之嚆矢乎此即同聲之字可通用之證蓋

中國之韻書有三類一曰今韻一曰古韻一曰等韻至金人韓道類作五聲集

韻始以等韻合今韻南宋吳才老作韻補又以古韻合今韻而近人劉凝熊士

伯之書復以等韻合今韻蓋切韻雖出於西域見上字為切下字為韻然觀其大

綱不外統本韻之字各歸於母以五音總天下之音也幫滂並明非激奉微唇齒

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凡三三十四皆細而四尤細其說甚晰鄒叔

績五韻說云。古韻之部類。即等韻之攝。古人之內言外言。即等韻之等。古之字
 紐。即等韻之字母。言古韻等韻相貫之法。最為明切。今即其說申之。蓋古人韻
 書多分部類。切韻指掌亦自劉鑑切韻指南。擬為十六攝。攝之名自此始。是等
 韻之攝。即古人之部類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鄭氏註六經。有內言外言之別。
 又通志七音略。亦有內轉外轉之目。而切韻指南亦有內外目之辨。江先生云。
 大抵開口為外言。為外轉。為侈。合口為內言。為內轉。為歛。見四聲表是古人之內
 言外言。即等韻之等也。又案廣韻用紐之法。或一等一紐。或兩等合紐。其於一
 等二等也。必一等一紐。其於三等四等也。多兩等合紐。凡一等一紐者。其字母
 不餘於廿兩等合紐者。其字母不餘於世。此廣韻五等。即卅聲之明證。江晉三
 有謂注古音必從字母。引中庸李作勃。孟子曷作害。為證。是古人之字紐。即等
 音之字母也。此皆古韻等韻相貫之證。於等韻長於音古韻長於文此其不同之點知等韻古韻之相
 貫。即知由雙聲疊韻。可以通反切矣。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難製造矣。今
 欲造中國之字母。莫若師戴氏轉語之意。而參以洪氏示兒切語之法。以三十

六字母定位分等。悉采廣音所用切音上一字各歸其母。並列其等。復仿洪氏四聲音和表之意。區音爲四等。按韻按等。凡字在某位者。卽屬某母。則中國字母似不難因端尋委矣。蓋居今日之中國。舍形字而用音字。勢也。廢各地之方言。用統一之官話。亦勢之所必趨也。然以古字同音通用例之。則此例並非無所本矣。特字母教授之法。說者紛紜。殊難定斷。姑發其凡例。以俟通儒之采擇焉。

○○景教源流

景教之說各異。張氏石洲云。景者丙也。丙納音火。唐人諱丙。故曰景教。景教卽火教。朱氏無邪堂答問據之。遂謂景教大秦教卽火教。與天主教無涉。愚按此說非也。景教卽耶教之別派。與火教異。按通典職官門云。祆者西域天神。佛經所爲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三年置波斯寺。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其兩京波斯寺改爲大秦寺。案通典謂羣胡取火。咀呪是祆祠爲

奉火教者所建也。謂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是波斯寺爲奉耶教者所建也。宋敏求長安志云。布政坊西南隅有胡祆祠。醴泉坊又有舊波斯胡寺。又云。義寧坊有波斯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本立。由是觀之。祆祠奉火教。出自波斯。波斯寺奉景教。出自大秦。其不可合爲一明矣。案洪氏元史譯文證補景教考云。中國東晉時有聶斯托爾爲東羅馬教士。教王流之於阿味尼亞。當時附其說者。散居東方。自稱聶斯托爾教。自裏海以東以至中土。其說甚確。今取其說證之。姚寬西溪叢話云。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經教詣闕。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會昌五年。敕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還俗。按何祿卽阿羅本。叢話以大秦穆護與火祆並言。是兩教判然各異。故張邦基墨莊漫錄謂祆神出西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也。惟姚氏以大秦寺爲祆寺。則語焉未詳。未足爲據矣。如據此。而以景教爲火教。則四裔編年表云。周靈王二十一年。瑣羅阿司得著經書。爲波斯之聖。卽火教之祖。是火教興於周末。非如景教之創於六朝時也。且景教流行碑言三一妙身阿

羅訶。即瑣羅阿。司得之對音。言三一分身彌施阿。即聶斯記爾之轉音。朱氏誤以彌施阿。即創祆教之摩醯首羅。此所以合火景二教而爲一也。且景教流行碑。又云。室女誕生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尤景教出於耶教之確證。蓋大秦即羅馬。耶穌創教之時。猶太已爲羅馬屬地。故亦稱大秦。其曰波斯教者。謂此教由波斯傳入也。後儒因其與火教同爲波斯所傳入。遂混而爲一。殊不知景教之源流。非出於波斯火教也。

○○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若如朱注說。與下文道不同。章相反。蓋類者。非指善惡言。乃指貴賤言也。考之王制。國之俊選。與公卿之子。並升於太學。是殷制。教人不以族類也。同禮卿大夫職。掌選賢興能。是周制。教人亦不以族類也。古者王公之子不能學。則下儕於士庶。士庶之子能學。則上儕於顯位。而春秋之世。則世卿在位。貴族在官。惟在上者有學。而在下者無學。此才智之士。所以多出於有位之人也。孔子此語。所以破當時等級之分。言當以有學無學。分貴賤。不當以有位無位。

別貴賤也。大同之義至此而愈明矣。

○孟子字義疏證解理字

戴氏孟子字義疏證論理字最精。其以孟子條理二字解理字。與西儒以秩序二字解理字者同一妙解。至其論天理人欲謂理者情之所不爽失者也。蓋以理出於欲使所欲而正。即謂之天理。使所欲而不正。即爲非天理。與王船山所云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者同一精語。所謂王道不遠於人情也。若王陽明謂有人欲即無天理。則襲禪學之皮毛。非定義矣。

○性善性惡

孟子言性善。故謂人人皆具有仁義禮智。蓋人所秉於天者。既同。則所得之權利當無不同。不得有彼此之差。此孟學所以出於公也。荀卿言性惡。故以禮義爲君主所制。有禮義即有法律。故以臣民當服從君主之下。使之不得自伸。此荀學所以流爲私也。觀西儒霍布士言性惡。而以專制政體爲善。盧騷陸克言性善。孟德斯鳩言良知皆以共和之政爲善。則孟荀學術不同。益可見矣。

○○駁秦誓答問

劉光漢

仁利龔氏作秦誓答問。以今古文秦誓皆爲僞。今取其書駁之。明今古文皆有秦誓一也。明民間晚出之秦誓與今古文同二也。則孟子墨子所引之秦誓。即漢今古文秦誓中下篇三也。駁唐人以此秦誓爲僞書四也。按條分駁次第。一沿龔氏之書。且此編所辨。僅在秦誓一篇。固非若西河冤詞爲僞古文作辯也。龔氏書不具錄

一 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按伏生所得之古文。雖二十八篇。其實有二十九篇之目。故儒林傳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也。其有目而無書之一篇。卽秦誓也。伏生之秦誓。卽孔壁之秦誓。亦卽民間所獻之秦誓。但伏生有意無書。以意說之。如見於大傳者是也。龔氏此書之弊。亦有四端。以晚出之秦誓爲僞一也。不信伏生之有秦誓。篇目不信。夏侯歐陽之增入秦誓一篇二也。不知孔壁之秦誓與今文書同三也。不知史記爲秦誓真古文。大傳爲秦誓真今文。因以自生瞽闕四也。今依其文而

條辯之。庶亂絲可得而理也。

二 駁論夏侯無增篇

惠棟曰。二十九篇夏侯也。依伏生篇數。增入秦誓一篇。其說是也。按漢儒林傳云。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誓縣鄭寬中。自序云。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班伯受焉。據此。則班伯之學出於夏侯無疑。而班伯對成帝云。書曰。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注云。今文尚書秦誓之詞。此夏侯章句有秦誓之確證。

三 駁論歐陽無增篇

惠棟云。三十一卷者。歐陽也。蓋盤庚出二篇。加秦誓一篇。故三十一。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秦誓折爲三篇。按二說不同。當以後說爲是。蓋秦誓之分三篇。始於漢時。馬鄭本皆然而盤庚三篇。則石經合爲一卷。惟於分卷處虛名而已。然二說雖殊。其謂歐陽章句中有秦誓則一也。又按漢儒林傳。林尊事歐陽高。授平陵。平當是平當傳。歐陽之學也。而平當傳云。上書曰。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

可以永年傳於無窮。注云：今文泰誓之詞。此歐陽章句有泰誓之確證。

四 駁論今文篇數俱在

按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惟知尚書二十八篇，取象於二十八宿，以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孔臧當漢武時，而時人惟聞書有二十八篇，則伏生所傳之書，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其爲二十八篇固無可疑。龔說非也。

劉氏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必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矣。按劉氏之學派，雖與龔氏同，而此說則可信。如謂康王之誥別爲一篇，則舜典之在伏生今文中，亦將別爲一篇乎？又得一確證，釋文云：馬融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馬氏傳今文之學，則夏侯、歐陽章句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融必親見之。此尤今文顧命與康王之誥合一之證。

五 駁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按僞孔序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序，雖僞而此說實不可廢。龔氏所據

者史記周本紀之文。然安見康王之誥序。非後人據史記之文而偽作耶。故馬鄭皆合二篇為一。

伏生二十八篇之目。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十。君奭二一。多方二二。立政二三。顧命二四。連王若費誓二五。呂刑二六。文侯之命二七。秦誓二八。祇有二十八篇。則二十九篇中安得不容秦誓。

駁答客難

客所難是也。王氏之言非也。夫湯誥仲虺之誥。偽古文。而康王之誥。則今文也。湯誥仲虺之誥。為殷書。而五誥。則皆周書也。孔子之言五誥。蓋專指周書言耳。康王之誥。亦周書。如別為一篇。孔子不應舉五篇而獨遺此篇。

又案曲禮鄭注云。誓之詞。尚書見其六篇。謂秦誓及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也。是漢儒皆以秦誓列尚書之中。

(未完)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自秦焚書五經灰燼漢除挾書之禁老師宿儒始知服習經訓以應世主之求

然傳經之家互有不同近代學者知漢代經學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如惠氏

抵治古文家言常州吾謂西漢學派祇有兩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治齊學者

多今文家言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如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為田何所傳乃齊

人之治易者也見漢書儒有孟氏學為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大約京

學一派喜言災異而東漢所傳則大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抵為魯學一派亦有卦氣爻辰之說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尚書二

十八篇于鬲錯乃齊人之治尚書者也是為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十六

篇孔安國以今文尚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尚書者也是為古文尚書史公從安

尚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為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漢書匡衡傳所釋乃

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為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列女傳所

魯詩之義也。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為齊學，董仲舒傳之。

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繁露一書純公羊家之言，西漢以公羊立於學官，故儒者多治之。穀梁為魯學，劉向傳之。

時與子歆相辯難。見漢書劉向傳，故新序說范諸書亦多穀梁義也。是春秋學亦

有齊魯之分。西漢之時，傳禮學者以孟卿為最著。此齊學也。而魯恭王壞孔子

宅壁，兼得逸禮。見儒林傳及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而古禮復得之淹中。地亦魯。則魯學也是禮學。

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如瓜祭作必祭，祭之類是。若

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見漢書本傳。至張禹刪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為

一而齊論以亡。近儒戴子高論語註則參用齊學。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孝經亦然，所謂今

魯學今文。要而論之，子夏傳經兼傳齊學，魯學者也。荀卿傳經則大抵多傳魯

學。而齊學昌明則由秦末儒生抱殘守闕，魯學昌明則由河間獻王。河間獻王

專家觀戴東原河間獻王傳經考可見。劉歆見讓太常之提倡齊學，尚新奇。故多災異五行之學

學之敵。魯學多迂曲。如穀梁諸近世齊學大昌，治經之儒遂欲尊今文而廢古

文。如魏默深龔定安劉然魯學之中亦多前聖微言大義，而發明古訓亦勝于

齊學豈可廢哉。然齊魯二派則固判然殊途者矣。

西漢之初，儒學雖萌芽于世，然九流之說猶未盡淪。賈生傳春秋三禮之學，然

過秦論上篇以仲尼與墨翟並言，其言曰：陳涉才能不及中，而史書復稱其明。

申韓之術，如言削諸侯，抑商賈，皆近于法。則賈生非僅治儒術矣。司馬遷受易

於唐何，問尚書于孔安國，復仿春秋之義以作史記，皆見太史公自序中。然幼時曾習黃

老家書，亦見太史公自序。故班氏稱其先黃老而後六經，則史遷亦非僅治儒術矣。蓋西

漢之時，治諸子之學者，雖不若東周之盛，然淮南子一書，道家之嫡派也。亦有儒

家之言及陰陽家之言。而劉向、楊雄亦崇黃老，劉向少信丹鼎之學，故進淮南王鴻寶秘

於老學者，故太元多參用老子之學也。此漢代道家之學也。鄒陽之說，梁王見鄒

枚乘之說，吳王乘傳，以及賈山之至言，見賈山傳。東方朔之滑稽，見東方朔傳。司馬相如

之諷諫，詞賦之體多。此漢代縱橫家之學也。公孫臣之雜占，公孫卿之望氣，見

史記封禪書中。以及京房、劉向、陸孟之說，漢人治經多喜言災異，且多引讖緯，近于

焦氏易林而京亦作五行志，多引之。此陰陽家之言也。周參入尚書者也。程奉治齊

詩發明五際六情之說見漢書列傳此陰陽家言之參入詩經者也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喜言災異厥後陸孟之徒踵之悉以天變驗人事此陰陽家言之參入春秋者也公玉帶之言明堂兒寬之言封禪此陰陽家言此漢代陰陽家之學也

推之龜錯張湯之明律法家之遺意也申出於韓楊王孫之裸葬墨家之遺意也兼亦

師黃老玩世之意而汜勝之明農見漢書藝文志農家類今安邑農家之遺意

也蓋西漢之初興黃老之學最盛曹參師蓋公陳平治老子以及田叔鄭莊之

流莫不好黃老之學皆見漢書本傳甚至帝王皇后如文帝及竇太后亦尊崇黃老之

言至武昭以後黃老漸衰一由轅固與黃生之爭論黃生明黃老之術轅固明

儒家之術而其論湯武受命也說各不同景帝迫于太后之命雖暫抑轅固然

已深明儒家之有益於專制政體矣見史記儒林傳轅固生傳其故一一由武帝與汲黯之

爭論汲黯之言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蓋黯治黃

老家言故不喜儒術武帝知道家崇尙無為與好大喜功者迥異故抑黃老而

崇六經其故二有此二故此儒術所由日昌而道家所由日衰也至於東漢諸

子之說治者愈稀然崔寔政論法家之言也為曹魏治王充論衡名家之言也

喜言 詭辯 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樂志論則又以儒家而兼道家者也魏晉之降學術

日衰而諸子之學真亡矣惜哉

西漢之時治經者共分五派誦讀經文互相授受不事作述始也憑口耳之傳

如伏生受書於鼂錯是也而公羊自公羊高以後不著竹帛憑口耳之授受者共傳五世然後筆之於書繼也則著之竹帛此一派

也此派最多漢書儒林傳以經解經不立異說使經義自明如費氏之注周易

是志見漢書藝文傳此一派也此派在漢時舍費氏援引故訓證明經義語簡而不煩

意與而不曲如毛公之詩傳孔安國夏侯氏歐陽氏之書法此又一派也此派

不能附麗經文發揮經義成一家言其體出於韓非解老喻老尤與韓詩外傳相

符也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伏生尚書大傳是合之則與經相輔離經亦別自成書

此又一派也去聖久遠大道日漓有志之士擬經為書如焦氏易林之擬易楊

亦然經楊雄法言之擬論語此又一派也此派頗為當時學者所非故漢書楊

也之罪西漢之世五派並行故說經之儒無復迂墟之見東漢以降說經之書不

外證明經訓經義引故訓證明而說經之途日狹矣此微言大義所由日晦也

可不悲哉。

西漢經生有僅通一經者有兼通數經者通一經者大抵為利祿計耳而當世

之通儒莫不兼涉數經如賈生傳春秋左氏傳然新書之中多洞明禮制之言

如論禮論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傳然天人三策兼引詩書如引太誓及詩劉

向治春秋梁傳然兼治魯詩且兼通左氏章太炎書之公羊如說苑中論鄭義

皆本公羊之說二傳孰非通儒兼治羣經之證乎又考之漢書儒林傳

則匡衡兼治論語齊詩韓嬰兼明韓詩周易后蒼兼治齊詩古禮張禹兼治論

語孝經皆見儒中足證西漢耆儒治經之長非一端所能盡古人有言非兼通羣

經不能專治一經其說信哉。

○○讀左簡記

(續)

劉光漢

輓近數年。舊種政法學術。播入中土。盧氏民約之論。孟氏法意之編。咸為知言。君子所樂道。復援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舊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發。由是治經學者。咸好引公穀二傳之書。以其所言民權多足附會西籍。而春秋左氏傳。則引者闕如。予案隱公四年經云。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氏傳云。書曰。衛人立晉。衆也。以證君由民立。與公穀二傳相同。公羊傳云。衆立之之詞也。穀梁傳亦同。又宣四年經云。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氏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第一期已申論之。以儆人君之虐民。與公羊傳之釋莒君被弑也。公羊莒弑其君。以弑者衆之詞。亦若合符節。曷嘗若迂儒一孔之論。視人君為無一之尊哉。且左氏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襄十四年傳載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以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左氏傳云。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故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何一非警戒人君之詞乎。又定公八年傳云。魏虞公欲叛晉。乃

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元年傳云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吳者右欲

與楚者左足証春秋之時各國之中政由民議合於周禮詢危詢遷之旨亦與洪範

所言謀及庶人相合而遺文流事咸賴左傳而始傳則左氏之功甚巨矣彼世之詆排左

氏者何足以窺左氏之精深哉國語為春秋外傳亦成於邱明之手然所載厲王止謗等節亦是倣戒人君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為偽書而劉氏申受則以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鐸氏春

秋相同別為一書與春秋經文無涉然史記吳泰伯世家云予讀古之春秋下

虞吳同姓之說即指左氏傳言是史公明明以左傳為古之春秋矣蓋公羊傳為春秋

今文故左氏傳為春秋古文若穀梁傳亦為古文又漢書翟方進傳言方進授春秋左氏

傳若以晏子春秋鐸氏春秋例之豈晏子春秋亦可稱春秋晏子傳而鐸氏春

秋亦可稱春秋鐸氏傳乎以此知左傳一書與春秋經文相輔特西漢之初其

學未昌不及公羊傳之盛耳劉氏所言未足為信也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三期)

劉光漢

兩漢經師說經之書以百數而立名各不同一日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

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見漢藝文志故與詁通見邵景濂爾雅疏釋詁西

漢作故東漢作詁如何休公羊解詁見後漢書盧植三禮解詁見後漢書翟酺

援神鈎命解詁見後漢書是也顏師古註藝文志魯故云今流俗為二不知古代

話故二字一日章句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見書藝

文志至于東漢則章句之學愈昌如盧植尚書章句見盧植傳趙歧孟子章句程曾亦

章句鄭興左氏章句劉表五經章句鍾興春秋章句皆見本傳以及牟馬尚書章句景

鸞月令章句桓郁大小太常章句見後漢書是也一日傳當西漢時易有周氏

服氏楊氏蔡公傳詩有后氏傳孫氏傳見漢書至于東漢如服虔左氏傳解荀

爽禮傳易傳詩傳皆見本傳是也一日說書有歐陽說義詩有魯說韓說禮有中庸

說論語有齊說魯夏侯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藝文志皆見漢書

而東漢之時亦有馬融三傳異同說見後漢書馬融傳一曰微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

微張氏微虞卿微傳是也一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後漢書注丹傳云名曰注君通杜撫詩題約

義通見杜撫傳是也一曰條例如鄭興穎容左氏條例荀爽春秋條例見本是也而

說經之書又有鄭康成毛詩箋謝該左氏釋湖其體例與傳詰同又如荀爽作

尚書正經趙曄作詩細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立名雖殊同為

說經之作要而論之故傳二體乃疏通經文之字句者也章句之體乃分析經

文之章節者也見趙氏孟子章句于每章之後必條舉其大義此其證也又如

與解故不說微通三體亦然乃證明全經之大義者也白虎通類也近世以來

陳氏毛詩疏孫氏尚書疏沿古代古傳之體王氏尚書後案沿古代章句之體

魏氏詩古微書古微沿古代說微通之體此兩漢經師說經之大凡而為後儒

所取法者也故特論之

西漢之時經學始萌芽于世武帝雖表章經術如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士官

然宣帝即位重法輕儒。如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

望之梁邱賀亦以衡經術精習而宣帝不甚用儒遺說經之儒猶抱遺經拳拳

勿失故今文古文之爭未起。自河間獻王孔安國明古文之始自劉歆移書太常

為古文競勝今文之始新莽篡漢崇尚古文。歆之用故東漢嗣興廢黜秦制五經

博士仍沿西漢之規。後漢書儒林傳言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皆今文之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學故今文古文

之爭亦以東漢為最著韓歆請立左氏博士而范升力爭及陳元上書訟左氏

始以李封為博士官卒以羣儒廷爭未久即罷。升傳其證一李育以左氏不得

聖人深義作難左氏議四十一事及諸儒講論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

林傳李其證二許慎作五經異義右古文而抑今文鄭康成駁之以今文之義

難古文其證三何休作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義

見何休傳服虔作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見服虔傳其證四此皆

今古文相爭之證也蓋東漢之初今文之學盛行中葉以後則今文屈於古文

西漢末年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學皆屬今文惟費直傳易于王橫號古文易東

漢之初若劉昆治施十易注丹任安治孟氏易范升楊正張興習梁邱易費

魏滿孫期習京氏易為周易今文學盛行之世自陳元鄭眾傳費氏易馬融

爽作傳鄭康成作注而費氏古文易以興是古文易學興於漢末也注雖用古

文然爻辰納甲之說亦多今文家言西漢末年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屬今文而古文尚書

學未立學宮東漢之初若丁鴻桓榮歐陽翁年長宋登習歐陽尚書張馴牟融

治大夏侯尚書王良治小夏侯尚書成教授數千人為尚書今文學盛行之世

自孔僖周防楊倫習古文尚書而扶風杜林復得古文尚書于漆書中賈逵作

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解而古文尚書大明此非偽古文也偽古文興於魏

漆書非古文也是古文尚書興于漢末也西漢末年詩有魯齊韓三家而毛詩未大

顯東漢之初若高樹包咸魏應治魯詩伏恭任末景鸞治齊詩薛漢杜撫召馴

楊仁趙曄治韓詩為詩經今文學盛行之世自鄭弘作毛詩序而鄭眾賈逵成

傳毛詩馬融作傳鄭康成作箋咸引毛詩之義是古文詩學興於漢末也西漢

末年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而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儀禮及周官

經六篇咸未立博士故古文學未昌東漢之初曹充董鈞習慶氏禮而大小戴

博士亦相傳不絕為禮經今文學盛行之世及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以授

鄭康成康成作周官經注又以古禮經校小戴禮作儀禮即古禮經七十篇乃志

七篇禮記戴即禮小注而三禮之學大明是古文禮學興于漢末也西漢末年春秋

有嚴氏顏氏學皆屬公羊家言穀梁僅立博士左傳未立學宮東漢之初丁恭

周澤鍾興樓望程曾咸習嚴氏春秋張玄徐業咸習顏氏春秋而范升李育之

徒時以公羊屈左氏為春秋今文學盛行之世自賈逵著左傳章句而服虔穎

容謝該咸治左傳鄭康成初為左傳許見說文五大儒亦喜春秋古文學是古

文春秋興于漢末也蓋東漢初年古文學派皆沿劉歆之傳如杜子春鄭衆雖

為今文學所阨未克大昌然片語單詞已為學士大夫所崇尚後經馬盧鄭許

諸儒之注釋流傳至今而今文家言之傳于世者僅何休公羊解詁而已餘盡

失傳此今文學所由日衰而古文學所由日盛也是則經學顯晦之大畧也

東漢之時。經生雖守家法。然雜治今古文者。亦佔多數。如孫期治京氏易。兼治

古文。尚書。張馴治左氏傳。兼治大夏侯何書。一為今文。一為古文。鄭興治古文。

學。而早年亦治公羊。尹敏治歐陽尚書。復治古文。尚書。兼通毛詩。穀梁左氏之

學。而鄭康成治經。亦兼通京氏易。韓詩。公羊。春秋。此漢儒所由稱通儒也。若鄭

達則專治古文。何休李育則專治今文。皆守家法者也。蓋東漢經師。大抵實事求是。不立門戶。許叔重治

古文學。而說父之釋姓氏也。則言聖人無父而生。若古文家則言聖人有父而生。用今文家說

毛詩。為古文學。而鄭康成作詩箋。則多采三家之說。無識陋儒。斥為背棄家法。

豈知說經貴當。乃古人立言之大公哉。且當此之時。經師之同治一學者。立說

亦多不同。如鄭荀同學。費易立說不同。鄭從馬學。而與馬不同。鄭箋伸毛。而與毛

傳不同。賈服同治左氏。而所注各殊。鄭康成注周官經多改前鄭之說。皆其證也。即鄭康成注經。亦彼此互易。蓋康成雜治今古文。故駁五經異義。以斥古文

學。復攻墨守起廢疾。發膏肓以斥今文學也。及東漢季世。師法愈嚴。范書謂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

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又謂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或莫

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見儒林傳贊此皆斥漢儒之固守家法也。其旨深哉。

○○讀左筭記

劉光漢

宋洪容齋謂左傳議論遺詞頗多害理略舉數端一為王貳于虢一為王叛王

孫蘇謂君之于臣不當言貳與叛一為單襄公如晉拜成一為趙鞅以為討以

為王使不當言拜成一又言背盟而欺諸侯之卿不當言討又以叔向數叔魚之

惡不當言殺親益榮以上見容齋復以左氏稱石蜡大義滅親多誤後世見續

一顧氏日知錄因之呂東萊亦以王遂以左氏不知春秋之義背于正名之旨

見王貳于虢條謂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不知春秋之義尊嗚呼此真不知春秋之義矣夫三代之時尊卑

之分未嚴故古代之字多屬上下互用之詞意之所專屬者為壹如一道意之

所分屬者為貳如臣無二心之類王伯申釋人同此心非必為君者悉能無偏

無黨也叛者半反也見說義與背同錢竹汀曰叛與背聲相近晉左傳之書叛

所以著天王反覆之罪也又當此之時王室危弱賴晉以存拜成者猶言致謝

之義耳若討訓為治見說所以理其糾紛也趙鞅以為討猶言趙鞅向周廷詰

責耳與出命討足證君臣平等字無專屬之詞是猶民利君為忠而君之利民

亦為忠。左傳曰上思臣殺君為弑而君之殺臣亦為弑也。見公後世以降尊君

抑臣以得為在君以失為在臣由是下之對上也有一定之詞。皆含有背上之

對下也亦有一定之詞。無私之義而宋儒之苛論起矣若叔向石蜡之所為

合于先國後家之義左氏美之所以著國重家輕之義耳豈可議乎

高郵王先生伯申作春秋名字解詰得一百五十五條近世德清俞氏長沙胡

氏匡其失而補其疏咸有撰著予治左氏書亦畧補數條以補三家之缺魯公

子買字子叢買當作櫨櫨為木名而爾雅又有叢木楚公子貞字子襄襄當作

襄襄義與貞相近。見世本楚伍員字子胥胥為胥徒之胥員者官員也宋樂筏字

子潞筏讀為筏水中之津筏也潞晉水名祁奚字黃羊莊子有羊奚係菜名也

衛公孫牟字子之牟大麥也之為秀茁之義。見說文淳于光羽字子乘羽羽葆車

也乘為車乘秦子蒲名蔑蔑讀為篋蒲葦席也。見尚書康王之誥以上八條皆

係王氏俞氏胡氏所未言蓋王氏俞氏以改字誤而胡氏則以不改字誤改字

則聯合易不改字則牽合倍難故皆流入穿鑿之談也

○○讀書隨筆

(續)

劉光漢

○○富貴貧賤

上古之時在位者皆富人而貧者則居下位故貴賤二字偏旁從貝貴者物不

賤也說文云貴物不賤也引伸之為尊貴之貴賤者賈少也說文云賤賈引伸

之為卑賤之賤是古代之民以貧富區貴賤貧者必賤富者必貴洪範之言五

福也言富不言貴所以明富者之必貴也則貴即該于富之中洪範之言六極

也言貧不言賤所以明貧者之必賤也則賤即該于貧之中洪範又云凡厥正

人孔傳以正人為正直非也既富方穀穀者受祿于朝之謂也是當此之時惟

富人乃居上位論語周有大賚善人又即說文貝部觀之賢者多財也引伸之

而為聖賢之賢是古代以富人為賢也又稱又為古籍稱大人小人大人為年長之

代人為年幼之稱又為賤者為不肖也故又以富人之稱是古財者人所寶也財從才

聲字與才通而才又為才能之才本義為草是古代以富人為才也又如下所教

也從貝宀聲蓋古代以遠人為寶而遠人之來皆因蓋太古之世富者操使民

權。故帝王即授以重位。乃由富而貴。與後世因貴致富者不同。今西國選舉亦以其產者充之此周禮所由言安富而管子治齊所由行商賈之選舉也。見第二序學史晉劉毅言九品中正之弊。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豈知古代選舉之制。正與劉毅所言相同。哉。及東周以降。貧賤之士。漸得進身于朝。戰國時公卿之進者愈多惡富人之妨己位也。致發憤以斥富人。後儒不察。遂輕視富人。屏諸清流之外。此則古今之不同者也。

○○氏姓不同

國語周語言禹平水土。皇天嘉之。祚之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辟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即氏姓不同之證。下文又云亡其姓氏。又曰命也。氏與國同。氏曰有夏。言國以夏為名也。氏曰有呂。言國以呂為名也。呂地近申。在今南陽府附近。即子重請申呂為賞田之地也。左傳成七年為四岳所封之故。國即國語所謂氏曰有呂也。禹貢言錫土。姓亦國語此文之確證。言國言土。言姓。文異而語實同。惜注國語者不知耳。本冊政篇古政原始有氏姓原始篇未引此文。故特補之于此。

○○孔門論之旨

孔門之論學也不外博約二端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不畔

矣夫額淵之稱孔子也亦曰故儒書所記悉以博約為治學之宗如多聞多見

博也擇其善者而從之約也多能博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約也中庸言致廣

大極高明博也盡精微道中庸約也其有反乎博約者如執德不弘即不博也

信道不篤即不約也故子夏戒之若夫中庸言博學而歸之於慎思子夏言博

學而歸之於篤志孟子言博學而歸之於詳說皆博而繼之以約者也朱子中

庸序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匪獨道然即為學亦然也陳氏東塾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二語予觀默而識之知也學而不厭無忘也多見多聞

知也擇善而從之識之無忘也切問知也近思無忘也知所亡而無忘所能亦

博學之若夫漢儒說經稽古二字釋以三萬言則博而不約近世經學家陸王

末流自矜頓悟束書不觀則約而不博博而且約其惟朱紫陽戴東原乎

○○音近義通之例多見于小爾雅
古字通用存乎聲音故古音相近之字義即相同郝蘭皋作爾雅疏王念孫作

廣雅疏既知用此例以釋古訓矣此例也徵之小爾雅而益信小爾雅為孔鮒

所著係孔氏之古文武晁公說周秦舊訓多具于此書試詳考之如懿頤二字訓深

而懿頤為覺韻莽莫二字訓大而莽莫為雙聲賦鋪敷三字訓布而賦鋪敷之

音近於布鍾崇二字訓叢而鍾崇之音近於叢被屑二字訓潔而被屑之音近

於潔推之媚訓為美夥訓為多察訓為法掠訓為略舊訓為久略訓為畧捷訓

為疾掇訓為拾沒訓為滅非屬雙聲即為疊韻此皆廣詁篇之可證者也蓋又戴

二字訓覆句營二字訓治履庀二字訓具茂末沒三字訓無區切威三字訓近

徹接二字訓通敦曙二字訓明戶履二字訓止窮充二字訓竟乃若二字訓汝

變挽二字訓引捷集二字訓成拓斥二字訓閉關缺二字訓更即廣言篇考之

如盱晏之訓晚交校之訓報沓襲之訓合迪跡之訓蹈以及翥字訓舉浹字訓

市享字訓當辨字訓別旋字訓還捷字訓及奸字訓犯工字訓官基字訓忌賈

字訓價登字訓升紀字訓基素字訓故徯字訓徃皆取音通之字互相訓釋者

也又如僉皆訓同舒布訓展索略訓求延衍訓散末沒訓終縮若釋訓篇所載

旃字訓然惡乎訓為於何亦此例也是則上古之時一義僅有一字其有同一

字而字形不同者則以方言不同各本其土音造文字故同聲之字義必相符
其詳見第一期文章原始小爾雅一書誠小學家之津梁哉

○古代以黃色為重

近代以來種學大明稱震旦之民為黃種而徵之中國古籍則五色之中獨崇
黃色易曰天玄而地黃說文亦曰黃地之色也從田疋聲蓋神州之間土為黃
色而上古之時即以土色區種色易繫詞云坤為地魏博士秦靜亦曰坤為土而坤卦六五

則曰黃裳元吉蓋坤為陰物故漢儒之釋易者謂陰爻居中皆稱為黃試即周

易全書徵之雷水為解九二易陽爻為陰爻象為雷地豫卦也故其詞曰得黃矢

貞吉而象詞以得中道釋之火風為鼎六五為陰爻故其詞曰鼎黃耳而象詞

以中以為飾釋之澤火為革初九易陽爻為陰爻象為澤山咸卦也故其詞曰鞶

用黃牛之革重火為離六二為陰爻故其詞曰黃離元吉象詞亦以得中道釋之皆陰爻

居中稱黃之證也又案噬嗑之象為雷火六二言得金矢蓋古代以黃為中和

之色白虎通云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始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

同功故稱黃以別之故月令之記中央土也色皆尚黃如其帝黃帝建又南蒯占筮遇坤

之比曰黃裳元吉示子服惠伯惠伯謂中不中不得其色見左傳昭太玄經亦

曰黃不黃失中德也黃不純失中適也是古代以黃為中德又黃訓為光說文

古文聲光為光輝之義如易經觀國之光故震且支那之義皆起于光輝黃與

皇通風俗相通云皇者中也光也與黃字訓中訓也故上古之君皆稱為皇黃帝者

猶言黃民所奉之帝王耳後儒不察飾黃神河圖握拒云黃帝名軒北斗黃星

拾遺記云黃帝以戊己黃雲春秋演孔圖云黃帝之說以附會其詞不足信也

又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

引繩緼泥中舉而為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緼人也說雖

荒渺然足證古代人民悉為黃種風俗通析黃土人引緼人為二類蓋黃土人

者漢族之民而引緼人者則為異族之民猶言引與堯典之分百姓黎民者相

符不得以其荒誕而並斥之也觀漢書律歷志謂萬事起于黃鐘之宮亦古代

重黃之證此蓋齋遺著所由以黃書為名也後序所惜後儒昧焉不察耳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自漢武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託通經致用之名在下者視爲利祿之途在上者

視爲挾持之具如尊君抑臣等說必託之於經誼說降及王莽飾奸文過引經文以濟己私王莽

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或不攝則恐

失墜故君爽篇曰後嗣子孫大不能克共上下邊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鑿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衰冕南面稱王號施令常稱王命也

又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又以漢高祖

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義此皆援尙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位謂

此乃周公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也又致孝經况於公侯伯子男之文定侯伯

子男爲兩等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餘證甚多由

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年也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

是崇古文而抑今文以古文世無傳書附會穿鑿得隨己意所欲爲昔周末之

時諸侯惡周制之害已至並其籍而去之見孟西漢之時天子喜經文之利已

遂並其籍而崇之而六藝遺文遂爲君主藏身之窟矣降及東漢讖緯勃興考

後漢張衡傳謂讖緯始於哀平張衡傳云漢以來並無緯書劉向父子領然考

隋書經籍志則西漢之世緯學盛昌非始於哀平之際經籍志云漢世緯書大

惟孔安國毛公王璜之徒猶非之相承以為怪妄故因魯恭王河間獻王蓋銅

符金匱萌於周秦秦俗信巫雜糅神鬼公孫枝之受册書秦本紀陳寶之祀野

雞見史記胡亥之亡秦祚始見史記孰非圖籙之微言乎若夫董安於之册三

漸由秦國播他國矣周秦以還圖籙遺文漸與儒道二家相雜入道家者為符

籙入儒家者為識緯見第三册術董劉大儒競言災異實為識緯之濫觴董仲

舒從祖父受曆數天孟以為秦山石立請昭帝讓位賢人又路溫舒傳云溫哀平

之間識學日熾漢書李尋傳云成帝時有甘忠可者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

可下獄死賀良等又私相傳授哀帝建平中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識漢家曆運

始而王莽公孫述之徒亦稱引符命惑世誣民漢書王莽傳云莽以哀章獻金

以劉伯升起兵乃引易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謂莽為己名升為伯

高陵為高陵侯翟義升伯升翟義皆不能與又按金匱圖拜王與王盛十人

武與述書曰圖識言此公孫述信緯也代漢者當及光武以符籙受命後漢書光

武微時宛有蔡少公者學緯云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光武曰
安知非僕李通傳云通父說識謂劉氏復興李氏為輔故通與光武深相結光
武本紀云疆華自長安奉赤伏圖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而用人行政
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以為受命之符乃即位於鄴商而用人行政

悉惟識緯之是從如光武據赤伏符王梁主衛之文拜王梁為大司馬此據識書用大司馬也因河

靈台赤九會昌之文而立廟也明帝以下莫不皆然由是以識緯為秘經楊厚

楊春卿善圖識曰吾縑衣中有祖傳秘記為漢家用蘇竟與劉頒為功令樊英

夔書曰孔子秘經為漢赤制鄭康成亦曰吾睹秘書緯術之奧頒為功令桓譚

洛七緯章懷注以易緯書緯詩各緯樂稍加貶斥即伏非聖無法之誅桓譚

緯孝經緯春秋緯釋之是每經各有緯書稍加貶斥即伏非聖無法之誅桓譚

人所作帝不以聽鄭興對帝曰臣不學識帝終不任用皆其證也非聖故一二陋儒

援飾經文雜糅識緯獻媚工諛朱浮云臣幸得與講識以劉氏為堯後者惟左傳乃有

明公文遂得選高才習之而何休雖何鄭之倫且沉溺其中而莫反康成於緯或

注公羊亦以獲麟為漢受命符雖何鄭之倫且沉溺其中而莫反康成於緯或

之說且為是則東漢之學術乃緯學盛昌之時代也觀東平王傳謂正五經章

夫識緯之書雖聞有資於經術之如律歷之積分典禮之遺文六書而傳然支離怪誕
雖愚者亦察其非如張滿之反亂王劉之惑眾袁術之而漢廷深信不疑者不
過援緯書之說以驗帝王受命之真而使之服從命令耳所謂稱天也上以偽學

誣其民民以偽學誣其上又何怪賄改漆書者接踵而起乎儒林傳云黨人多誣其高名善士多

坐流廢後遂至忿爭亦有私行文者此偽學所由日昌也悲夫

東漢帝王表章經術厥意甚深光武以儒生躋帝位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經義及為帝數講諸經

義而佐命功臣亦咸通經誼如鄧禹受業長安能誦詩寇恂性好學受左氏春秋

李忠少好禮鄭梁好經書而故天下既定託掩武修文之說慕投戈講藝之風

以削武臣之兵柄賈復傳云知帝不欲武臣典兵柄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術此語最明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習一藝資融疏言臣子年

十五教以經藝皆以避禍也而羽林之士亦習孝經見儒傳蓋光武御才以詩書禮樂之文代

其悖亂囂陵之習以名分尊卑之說鼓其尊君親上之心是猶朝儀既定高祖

知皇帝之尊也及太學既設誘以利祿之途萃集儒生辨難經誼使雄才偉畧

汨沒於章句訓故之中而思亂之心以弭可參觀龔氏說是猶學士登瀛太宗喜

英雄之入彀也及黨人論政清議日昌然大抵尊君抑臣斥權姦以扶王室而

典兵之將息其問鼎之謀范書儒林傳論謂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又謂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傑之夫屈

於鄙生蓋漢主表章經誼之心至是而其效悉著矣以經術所其術深哉

○小學發微補

劉光漢

說文一書始一終亥一字下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亥字

下云亥而生子復從一始蓋中國前儒推論世運以為世界遞遷一治一亂終

始循還周流不息故易卦始于乾其彖詞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序卦傳則

云物不可窮也故受以未濟終焉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

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云孔子曰吾道窮矣爾雅釋詁首

終詳死字之訓亦此例也說文始一終亥例與此同蓋易經之義言陰極則陽生春秋之義

言亂極則治生而段氏之釋說文亦曰亥終則復始一也是亥即滋芨之意明

夷卦云趙賓述孟氏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於趙賓漢書儒林傳云

厥後荀爽據以注易讀箕子為芨茲近儒華萌於子之說謂坤終亥乾出於子

其古音亥亦作箕又引三統術該闕於亥華萌於子之說謂坤終亥乾出於子

用晦而明明即終而復始之意亦即說文之始一終亥之義也陰陽家流亦喜言五德之始終故

治亦一言一亂此古代相承之舊說及進化學理日昌而此說亦悉歸無驗矣

說文靈字下云。巫也。以玉祀神。從玉。需聲。靈字下云。靈或從巫。案楚詞九歌篇

云。靈偃蹇兮皎服。王逸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曰靈。九歌又云。思靈保兮賢媿。王逸

注亦以巫釋之。又云。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又九歌云。怨靈修。即指楚王

言靈與令通。猶言苗民弗用令也。靈修猶言令長。足證上古之時。巫即酋長。

見社會通。楚沿夷俗。厥稱未改。又楚之長官稱令尹。令與靈通。尹與君同。令尹者

即神君之義也。故居其職者。司人事。兼司神事。若靈字從玉。許君解為執玉事。

神蓋古代事神。執玉。如書舜典言五玉三帛。而周禮玉人所言則祭天祭而後

世朝君亦執玉。如左傳言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足證古代敬君之禮。與敬神

同。會出於巫亦其證矣。

說文爻字下云。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凡爻之屬皆從爻。又考說文五字下云。

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凡五之屬皆從五。又字下云。古文五如此。

予按。爻字之文。即從二。又。又即古五字。易繫詞上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五位相得。各有合。即天地相交之義。故說文訓爻為交。又五字亦象。

而各有合。五位相得。各有合。即天地相交之義。故說文訓爻為交。又五字亦象。

陰陽交午之形與爻字訓交相合故知爻字從乂即古五字也詩幽風七月篇

肅注云當作五月形則以古文五字作七草昧之世以五爲止數兩五相乘即成爻

字且兩數相乘即生交互旁通之法虞氏說易有交互旁通之說者用周易故周易名六爻

爲爻詞有曰遇某卦之某卦者即以此卦之法旁通他卦之爻也此數學與

字學之關係也

三代之時有學之人即從政之人從政之地即治學之地故職官而外無師儒

都畿而外無學術說文仕字下云學也從人士聲蓋古字仕士通用說文士字

下云事也詩幽風大雅周頌之士字毛傳皆訓爲事而詩大雅武王豈不仕傳

云仕事也禮表記篇鄭注亦云仕之言事也士仕二字同義而仕字復從士得

聲是士即古代從仕之人士必有學故仕學二字即爲互訓之詞蓋古代有學

之人即爲入仕之人也左傳襄三十年記鄭子產謂子皮曰吾聞學而後入官

蓋古人學成之後乃得居官而有學之人則又說文官字下云吏事君也從

目目猶衆也此與師同意蓋古代之時政教未分官守與師儒合一此義也章

通義及龔定安古史鈎沈言之今不最精第一冊
古學出於史官篇已詳論之今不最精第一冊
是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也又

說文儒字下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術為邑中之道
段注云術字下猶言邑中道也術

士之稱與野人為對待之術士猶孟子居於野為無學之人亦即無位之人野人為力耕

未免為鄉人之稱也野同古代之時凡郊野有學之民必漸次而升之國學授以

職官漢何休公羊解詁初稅畝注云古人八歲入小學又諸侯歲獻貢於鄉

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名曰造士其說本於前漢書食貨志與戴記周官所言

相合又禮記王制篇言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論官材論進士賢者以告於王論定於鄉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授以鄉遂官未之有學成而仍居鄉里者以與野人區別野人見禮記文王世子之

然必升之職與學觀許君訓儒為術士之蓋由術士之術假為引申之遂為崇四術

皆非本義也然則古代之士必薈萃邑中故郊野之間無學及官學易為私學然

後師儒之權操于民庶如老子孔子博通之士恥授職官徒是也顏閔之致政與學

分官與師分有論語云不仕而學而優則不仕學而優則仕已分仕學為二蓋孔子之時已

之流皆學成而不願居官者信好學之士多不以仕為出以諸侯而處立朝不週然者

則皆不學。有學之人未必即從政之人。而職官以外有師儒矣。官守師儒之分實由於此。及

秦燔詩書。儒者抱殘守缺。匿跡遐陬。如濟南伏生以及漢魏以下。經師傳經。鄉

里。如東漢鄭康成從學之士。至數百人。亦有千者。至而學術昌明。或非輦轂重地。

所可及。亦若在野。而不在朝。講學則從政之地。未必即治學之地。而都畿以外。有學

術。突惟西漢之時。儒者通經致用。如西漢武帝時。設太學於京師。中五經博士。

大臣亦有以禹貢行水。以易經占驗。以春秋折獄。以詩三百篇代諫書者。此而

授經之地。必在京師。觀漢儒林傳。及翟是仕學互訓。官師合一。降及西漢遺制。

猶存。西漢以還。行此制者鮮矣。

昔埃及古文。以椰樹每年生枝。即以椰樹之葉表年數。見第四册文中國以農

立國。而周代復以農業開基。故以穀熟為年。爾雅釋天說文季字下云。穀熟也。

從禾千聲。年字從千。蓋取稼穡衆多之義。即詩所謂蓋禾年義通。故古代以有

禾為有年。詩云自古有年。又以禾熟有一定之期也。故借為年歲之年。而即以

禾熟表其義。又期字說文作稭。釋之曰。稭復其時也。從禾其聲。唐書曰。稭三百

有六旬。是期與年同。中庸言期月則一月亦為一期。蓋期為周而復始之義。論語記宰我云。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以已。以舊穀沒。新穀升。為一期。此期字。古文所由從禾。

也。夫歲一周為期。而禾亦一年一熟。故年期二字。義通。又說文秝字下云。稀疏

適秝也。從二禾。凡秝之屬皆從秝。讀若歷。秝字下云。治也。曆字下云。和也。從甘

厶。秝調也。蓋適秝。即均平之義。又歷字下云。過也。傳也。字成從秝。由歷字之義。

引伸之。即為治曆明時之曆。曆也者。所以序四時之位。正分位之節。會日月五

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節者也。見前漢書藝文志故古代有曆譜之學。歷訓為治復

訓為調。故古書之記曆數也。或曰。調曆。或曰。治曆。而其字均從秝。秝從兩禾。蓋

古代以禾表年。曆字必推往知來。字從二禾。即取年歲衆多之義。故古籍以多

年為歷年。即周書召誥所謂有夏授天命。惟古通是。古代觀象授時之學。無不

以禾熟為標準矣。且上古之時。惟農知天。觀夏小正月令諸書成。以天象驗農

是古代之農夫也。堯典言敬授人時。即授以耕作之時也。農能知天。即能推測

人皆能知天文也。象緯二字。古通。又辰字下云。農耕也。從農。肉聲。又農字下云。辰為農時也。物皆生。又云。

辰房星天時也辰星下云辰農古通古人也故房星為辰田候故辰又訓為天房星
為民田時者是辰為不時是也周語言農祥農正農祥即房星房星正為農事所
爾雅訓不辰為不時是也代之時農人耕作有定期農時必循天時故觀象授
瞻仰故農字從農足證古代之時農人耕作有定期農時必循天時故觀象授
時之學惟用於農人亦後世以降凡洞明推步測驗之學者亦稱為疇人
惟農人能知天象也後世以降凡洞明推步測驗之學者亦稱為疇人
云疇人子弟分散前漢書律曆志同注家釋疇人考謂農人世服其疇而曆學家
以家業相承訓疇字近世談階平先生作疇人考謂農人世服其疇而曆學家
亦世傳其業故亦曰疇人蓋然也蓋疇為耕治之田文見說而曆字發明原於農
從其說意然稍隱曲未必盡然也蓋疇為耕治之田文見說而曆字發明原於農
學故稱明曆學者為疇人而曆字亦從兩禾也即此以觀足證中國為務農之
國矣商則以古代本以農業立國而抑工

說文胡氏下云牛頷垂也從肉古聲頷訓為頤頤也方言亦云頷頷也頷字下云

能斂互物者也則以胡字為咽皮下垂之義然不若頷也又云頷之確當也垂頤

肉之下垂者為胡故頤下所生之鬚亦名為胡字說文須字下云頤下毛也而胡

詩幽風狼跋其胡而旁出者言亦指胡須之垂胡言也年老者之須必下垂故胡

為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左傳曰雖及胡耆考胡耆者猶言有須之人也

漢書郊祀志云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說文訓鬚為頰頰者為面旁有須之肉也
頤下垂者為胡則胡鬚者即面旁所生之頤達喉故復訓頤為胡如元頤俗稱胡脈

也。喉。然。皆。假。借。之。文。是。又。胡。為。夷。狄。之。稱。考。工。記。言。胡。無。弓。車。而。史。記。匈。奴。傳。復。有。

林。胡。東。胡。之。戎。匈奴傳云晉北有林胡樓煩諸戎燕北有東胡為三胡後世以降遂以胡

字。為。北。族。總。稱。如趙武靈王言襄王并戎取代以蓋劣等之民豐於頤優等之

民。豐。於。腦。蠻。族。之。民。茹。毛。飲。血。禮運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物堅粗咀嚙匪

易。故。齒。牙。日。厲。而。頤。頰。亦。日。豐。日本岸本氏社會學云凡動物劣等者其頭部

比。小。以。各。種。人。類。相。較。則。頭。額。之。比。例。各。殊。而。古。人。之。額。亦。較。頭。為。大。以。日。本。人

之。粗。惡。堅。硬。而。咀。嚼。與。之。互。戰。則。齒。牙。自。強。大。一。以。原。人。齒。牙。常。為。攻。守。操。作

部。亦。較。漢。民。為。肥。大。三。代。之。時。北。族。人。民。未。知。穀。食。故。頤。頰。下。垂。亦。較。漢。民

為。肥。大。漢。土。之。民。見。彼。族。頤。頰。之。殊。於。己。族。也。遂。取。頤。頰。下。垂。之。義。名。之。為。胡。

是。猶。見。北。狄。辮。髮。下。垂。名。曰。索。虜。見。南。蠻。趾。踵。相。錯。而。名。為。交。趾。也。若以多須

又。日。本。有。蝦。夷。之。族。亦。以。髻。須。下。垂。其。狀。如。室。韋。諸。國。是。也。今。鄂。倫。春。等。部。亦。然

兼。取。其。多。須。之。義。乎。亦。可。備。一。說。也。顧。氏。亭。林。日。知。錄。有。釋。胡。一。條。惜。辨。析。未

明。故。書。此。以。補。之。

（未完）

○○讀書隨筆 (續)

劉光漢

○○周易言位無定

易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然易經之言位也。至為無定。如五為君位。二三四為臣位。而乾之九四。首言或躍在淵。則以臣位而有君象矣。君位豈有定哉。乾之上九。則曰貴而无位。此非指隱淪不仕者言也。乃指功成不居者言也。如美華盛且君而曰位。則君之去臣。猶乎臣之去民也。豈君位遂為無上之尊哉。此孟子所由言天子一位也。日知錄周室頌爵

○○古人貴能讓

尚書始於唐虞。以堯典舜典居首。猶之春秋之首隱公也。公羊傳云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桓皆貴其能。讓君位。不以天下一國自私。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堯舜魯隱。皆孔子所謂以禮讓為國者也。史記本紀首五帝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亦即斯義。後世私天下於一己者。可以鑒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釋此語者。或謂紂之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多仁人。朱子說或謂周之親。雖多。不如殷之有三仁。見正義二說皆非。此武王泛。

言用人之法耳。即立賢無方之意。言親而不賢。不如疏遠而賢。如二叔不咸。左傳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杜注以為夏殷之叔。世不如此。即指管叔蔡叔言也。杜說非。不若太公輩之輔周。即其證也。下文

言舉佚民佚民者。亦疏遠之民也。且商紂之時。官人以世。見書故武王矯之。

○法先王法後王

西漢之時。法先王者有董子。故稱仁義。賤五霸。法後王者有史公。故謂戰國權。

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賈生亦多是董子史公之學。迥然不同。蓋孟子法。

先王。荀卿法後王。降及西漢。兩派猶存。後儒高談皇古。而法後王者。遂鮮矣。

○析支即鮮卑

尚書禹貢之析支。為雍州以外屬國。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鮮支。蓋鮮斯二字古。

通。見顯氏日知錄及阮氏斯析二字音近。而支卑二字古韻亦符。則析支疑即。

鮮卑也。近俄人稱烏拉嶺以東皆為西北利亞西北邊境亦為鮮卑之轉音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兩漢之時。經學之授受各殊。一曰官學。一曰師學。一曰家學。西漢之初。經師輩出。如田和之易。淵源于商瞿。毛公之詩。權輿于子夏。申公之魯詩。賈生之左傳。並溯沿于荀卿。推之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高堂博士。禮魯國之老生也。以七十二子之微言。歷四百餘年。而不絕。此當時之師學也。壽敢口授公羊。公羊氏五世皆安國。世傳尚書。此當時之家學也。由是言之。西漢初年。說經之儒。皆私學而非官學。及文帝設立諸經博士。如爾雅孟子皆立博士而漢武之時。仿秦人以吏為師之例。頒五經于學宮。而今文家言咸立。博士宣成之際。博士益增。見前漢書儒林傳光武中興。好愛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相教授。續漢書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是也。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是也。詩三。魯齊韓氏是也。禮二。大小戴氏是也。春秋二。嚴氏顏氏是也。博士既立。而經學之

家法益嚴家法者從一家之言以自鳴其學之謂也後漢書左雄傳注云儒

觀西漢之時凡儒生之肄經者大抵游學京師受經博士餘如方進之類是也

而私學易為官學東漢之時益崇官學凡舉明經察孝廉咸以合家法者為中

選將質帝紀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孝廉亦試家法也是東漢之家法猶之後世

皆詣官府諸生試家法是漢舉孝廉亦試家法也是東漢之家法猶之後世

之功令也特西漢之時多言師法東漢之時多言家法是東漢之家法猶之後世

衍其流成有所師之言能自人主崇尚家法而學術定于一尊

也此皆西漢崇師法之證至于東漢則家法益嚴不復有清難之說矣復以博

士為民帥而家法之明明于博士古徐防之責博士也以為不修家法誠

以修明家法也與代官師合一之法大約相符官學既崇由是學術之行于民

間者亦謹守師法解釋經文以求合王之功令吾考兩漢之時累氏傳經者

氏而外至孔鮒陳王博士鮒弟子襄漢惠帝時為博士襄孫安國安國兒

為博士宣帝時授皇太子經霸生光尤明經學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至東漢時孔傳世傳尚書毛詩其子長彥季彥皆守家學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拜議郎此孔氏厥惟伏桓二家伏氏自伏勝以尚書教授其裔孫理為當世名家學之源流也厥惟伏桓二家儒子湛少傅家法教授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又定章句洪玄孫無忌當順帝時奉詔與議郎黃景按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明帝經其子郁又為章帝師和帝即位郁復侍講禁中治尚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亦為安帝順帝師此桓氏家學之源流也然孔氏世為博士桓氏世為帝師而伏氏亦屢典秘籍前皆見則傳家學者固未嘗背官學也東漢之世經學盛昌一經教授恒千百人如曹曾受歐陽尚書門徒三千見曾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見應張興弟子著錄萬人見興蔡元弟子著錄者萬六千人見元學術廣被遠邁西京餘見後漢書儒林傳中然弟子受經卒業者咸任博士議郎之職則傳師學者固未嘗背官學也由是言之兩漢儒生之傳經固不啻受教法于博士矣徒兩漢經生亦受教法于博士是當時所謂私學者非民間私授故學業既成即可取金紫如拾芥其有不守師法者則咸見屏於朝廷觀趙賓變箕子之訓而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隱士之傳而光祿明其異則屏斥私學夫固始于西漢中葉矣自家法既嚴由是

說經之士或引師說以說經如毛公引仲梁子高子孟子仲子之說以說詩康成

引杜子春鄭司農之說以說周官是也公羊傳引子程子諸人或立條例以釋

經如賈徽左氏條例穎容左氏條例何休公羊條例劉陶荀爽春秋條例是也

晉杜預之注春秋皆另有條例或執己說以斥他說如服虔之駁何休言漢事

漢事凡六十餘條云康成之發墨守箴膏肓啟廢疾是也他如西漢王式江

之時復有陳元范升李育賈逵之徒辨論古文今文推之馬融及東漢末葉異

家別說亦自謂源出先師荀爽申鑒時而家法以淆疏可見蓋當時之博士亦

漸失家法矣惟康成說經集今古文說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實事求是為指

歸與漢儒之抱殘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書皆以師學代官學者也自是

以降鄭學益昌而東京博士之家法廢矣惜范書語焉不詳耳兩漢經學之家

書後漢書儒林傳附書經釋志陸德明經

兩漢之時諸子之說未淪降及東京九流之書日出如徐幹中論儒家之流也

荀悅申鑒王符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法家之流也王充論衡應邵風

俗通名家之流也。張衡、韓愈、劉陶、七曜論陰陽家之流也。牟融、牟子、楊成子、長樂經道家之流也。崔寔、四民月令、農家之流也。惟九流之說，日昌故說經之儒亦間援九流釋六藝，試詳攷之。卦氣創于孟喜，納甲始于京房。京房四卦直日用事風雨寒濕各有占候。爻辰闡于康成，消息明于虞翻，溯厥源流，咸為易學之支派。推之劉向說書，則以五行說洪範。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翼奉上疏，則以五際闡齊詩。董生治春秋，則詳言災異。康成注三禮，則兼引緯書。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上探象緯，下明人事。此以陰陽家之言說經者也。董生以公羊決獄，傅飾經義，得數百條。張湯為廷尉，傅古義以決大獄。以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奏疑而雋不疑，龔勝、昆將隆之流，亦援引春秋論語以證臣罪之當誅。石顯罪賈亦引東京中葉若馬融、鄭康成之儔，咸洞明律法，決事比例，必以經義為折衷。而應邵所著書，復有尚書舊事、春秋斷獄，莫不舍理論勢，尊君抑臣。此以法家之言說經者也。漢儒釋經，或衷雅詁，或辨形聲。研研六經從文字入或改正音讀，如某字讀若某字，某字是也。或援據古文，莫不分析條理，辨物正名，而許慎說文、張揖

廣雅○劉熙○釋名○雖為小學之專書○實則羣經之津筏○此以名家之言說經者也○

董生○解公羊○而兼言仁義○趙歧○解孟子○而兼論性才○餘如荀氏易注伏生尚書

何氏公羊解詁包氏周氏論語章句咸有粹言大抵與儒家引而許鄭之書證明

義理醇實精深○孔門微言賴以不墮○近世常熟有潘任者編鄭君粹言說文此

以儒家之言說經者也○楊雄作太玄經○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咸溯源老氏成

一家言○降及漢末○而王弼何晏之流○注釋易經論語○咸雜糅莊老○大暢玄風○弼王

注周易舍象論理自得之語甚多不可因范寧之言而斥之此以道家之言說經者也○若夫服氏之難何休○

鄭君之窮許慎辨難經義○駁詁不窮○此縱橫家之遺風也○曹褒五經通義○劉輔○

沛王道論旁徵博采○不主一家○此雜家之餘習也○而康成博學多聞○迥出諸儒○

之表○釋尚書則兼注中候○此術數家之言也○注天官則證明醫理○此方技家之

言也○推之注夏官則旁及兵法○注地官則博引農書○此兵家農家之言也○足證

兩漢諸儒於九流諸子之言○咸洞悉其微○與後儒專尚儒術者不同○三國以降

九流式微而說經之範圍愈趨愈狹矣○

○○小學發微補 (續)

劉光漢

江都汪氏作釋三九三篇謂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

為數之成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以三以見其多內篇引

據該博發前人所未言予按說文又字下云手也象也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

過三也凡又之屬皆從又蓋上古之民以指記數有以左手撮右手之指者與

馬拉指止于五故數亦止于五有左右不能兼用者則伸三而屈二大指以巨

人同指止于三故數亦止于三此中國古籍所由以三數為衆多之詞也云老

計之指止于三故數亦止于三此中國古籍所由以三數為衆多之詞也云老

見汪氏述學今不具引且草昧之初非惟以手計數也古人辨物凡物有輕

皆以手別之惟手是資蓋當世之民未製斗斛以手量物故十圭為撮十撮為

抄字咸從手孫子算經云六撮者為一圭十圭為一撮十撮為一抄十抄為一

指撮也應邵注漢書云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是古代以手撮物即粟米等物

亦握也中故詩言握粟出卜也又中庸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今夫山一撮石

字之多一撮一拳亦古代以手量物之證蓋古代物持於手故持字操字操

製權衡以手銓物故揣訓為量從手。耑聲。說文：揣，段注云：量者，稱輕重也。稱者，銓也。也。銓者，衡也。是揣訓為量，其本義在於比較輕重。若銓物也。未製丈尺以手度。

物故寸尺。仞尋義從手起。說文：寸，下云：十指也。尺，從工，口從又，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

十分動脈為寸。十寸為尺。尺所以下指寸。規樂事也。從尺，手，長八寸，謂之周制。寸，尺也。咫，尋常也。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咫，字下云：釋理也。從工，口從又，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

字也。此與毀同。義度人之尋兩臂為尋。八尺也。從工，口從又，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

十從又長十尺。以度是皆古人之手。肫，物之確證。又英人蘭士德俄屬游牧。

尖曰苦刺。自胸至指尖曰加斯。中國古代以手肫，至食指。

云予也。從寸，持物以對人。段注云：寸者，手也。寸，手二字互訓。益足證古代人民。

尺之用矣。及後聖有作權衡量度之制。興由近取諸身，易為遠取諸物。殆周易。

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與。

春秋僖十六年穀梁傳云：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詞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

詞也。此意也。實古籍記事之通例。然知之者鮮。賴穀梁傳而僅傳試詳釋之。考。

古籍記數之文約有二例：先總詞而後子目，則數後而名。先數目而後子目，則數後而名。先總詞而後子目，則數後而名。

先子目而後總詞，則數先而名。後上繫數目之一合於名詞之先總詞而後子目所。

謂分析之法也。先子曰而後總詞。所謂綜合之法也。易經上繫詞云。天數五。地數五。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中庸亦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數節者。大抵繫數詞于語尾。而子曰之名。區別于下。卽穀梁傳所謂散詞也。他如子之諸居篇所載大費有九一節其例亦與此相類也。若夫書伊訓篇言三風十愆。禮王制篇言四誅。不以聽。則先區子曰後列數詞。卽穀梁傳所謂聚詞也。散詞者。分析之法也。聚詞者。綜合之法也。此亦古代文法之一端。而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均未證明此義。故卽穀梁傳之說。引伸之。周禮之文於先總詞後子目者。先標明事物之用。然後區別。子目如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是也。且區別子目。亦然。後區別子目。次序計數之職。如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是也。周禮之制。大抵如此。若中庸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數詞亦在名詞之前。然爲天下國家。卽九經之用也。其例亦與周禮相同。若書畢陶謨之言。九

德則詞或前或後無一係後人之例則以法又周易爻辭或言上九初六或書九二六三數
詞或前或後無一係後人之例則以法又周易爻辭或言上九初六或書九二六三數
於隕石於宋五條頗疑穀梁所言難
於盡信殆未知古人行文之例也

仁和龔氏之言曰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

立聲爲人而人名立壬癸之際其說信然矣蓋古人造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復

象物音定字音故字形與物形同字音復與物音同如風火相薄火焰上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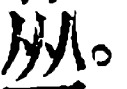
音同呼古人卽火音而錫以名故火字之音爲呼果切以象火聲舟行水中急

湍相激其音淅淅古人卽水音而錫以名故水字之音爲式軌切以象水聲方南

之人讀水字與死字音同尤與淅字之聲相近又又如日訓爲實古人見日形

之中實也卽呼日爲實日實音近故訛實爲日而日音爲呼質切矣月訓爲缺

古人見月形之半缺也卽呼月爲缺月缺音近故訛缺爲月而月音爲魚厥切

矣推之音與密雪灑窻之音相近亦其例也且山字古文作象三峯矗立之

形故古人呼之爲三厥後訛三音爲山音山爲所切讀音相同河水一瀉千里水

流甚急其音活活也詩或讀爲呼或讀如嗚皆活活之轉音亦卽河字之轉音故

古人讀河爲活。厥後易活音爲河音。河音平字音取象物音。又如淺澗爲小水

爲潭水象水流湫湫之音亦其例也此其證矣。第四冊文字學史序已發明推之木字之音與擊

木之聲相近。石字之音與擊石之聲相近。錫字之音與擊錫之聲相近。銅字之

音與擊銅之聲相近。鐘字之音與擊鐘之聲相似。柝字之音與擊柝之聲相似。

又如鷄字之音近于嗾。鷄之聲豕字之音近于驅豕之聲。餘見小學發微前此

亦字。形象物音之證也。惟以字音象物音故音同之字形義亦大抵相同。此聲

音文字之本原也。略舉數端以發其凡。

邢昺論語疏云：孔子所以稱夫子者，孔子嘗爲魯國大夫，夫子者，男子之稱。其說

近是。以子爲男子，案夫子之稱見于左傳國語者，以十餘計。左傳文二年孤賈

穆之稱孟明也。文六年夫子其不沒乎。此甯嬴之稱陽處父也。文七年夫子禮

於賈季此與駢之稱趙盾也。襄二十二年吾見申叔夫子此爲憑之稱申叔時

也。昭二年夫子君也。此晏子之稱韓宣子也。昭十三年惟夫子產也。知我此子產

之稱子皮也。昭二十年吾早從夫子不韓及此也。昭太叔之稱子產也。國語晉語

老之稱一德者。夫子皆有焉。此單襄公之稱晉悼公也。楚語夫子西也。餘證尙多。

大抵皆卿士大夫之稱也。子指孔子言。七年時孔子尙未出仕。蓋此乃史臣追述之

也詞而弟子稱師亦為夫子者則以古人學術出于官府見漢書仕學同流共貫

諸子之學各出于一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於道為最高司徒之職有卿

有大夫其大司徒卿職也古者稱卿大夫曰子亦曰夫子儒者肄業于司徒之官

而卿大夫之職亦各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鄉吏見周禮州長諸官各掌其州

之教治政令之法以攷其德行道藝下至族黨比閭之吏亦皆以治民之職兼

教士之權是牧長亦與師儒無別故士民受業師儒者亦稱為夫子而士之自

為師長者亦得循例而有此稱何休公羊宣六年解詁云古者士大夫通曰子

即此義也與後世國子監之稱師生衙門者若出一轍汪容甫先生有云孔子

為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為師長之統稱其說甚確故

即汪氏之義引伸之案周末諸書皆稱為子以著書者皆大夫也如墨子為周

大夫故稱為老子韓非為韓大夫故稱為管子為齊大夫故稱為管子為周

侯非韋布之士也故著書亦稱為子商鞅仕秦為顯官封為商君故稱其書為

表其尊非僅以師公羊子司馬子蓋亦當仿其例遂有子程子朱子稱於姓名之上以

代之時也

○○讀書隨筆

(續)

劉光漢

○○游牧之制至三代猶存

游牧之制至三代猶存禹書言萊夷作牧而左傳言夏少康爲仍牧正哀公足證夏代之制游牧與耕稼並行又爾雅釋地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也者耕稼之地也牧也者游牧之地也釋地爲殷代之制是殷代之時仍以游牧與耕稼並重也周代雖以農業開基然無羊之詩曰爾牧來思君子于役篇曰羊牛下來則游牧之制至周猶存又考春秋之時衛侯廬于曹齊桓公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左傳二年齊人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本義二年左傳蓋萊與推之秦用三百牢于鄆時史記封禪書吳徵百牢于魯左氏十年而范蠡畜特畜鮪富比封君史記貨殖傳足證春秋之世牧畜蕃滋秦漢以來而牧畜之利日微矣

○○火山

火山之說中國書籍言者甚鮮考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

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郭注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著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毛作布。今之南洋各島之火山。即此山也。謂也。予按郭案崑崙與今新疆相近。今天注所引乃南洋各島之火山。非山海經之火山也。案崑崙與今新疆相近。今天山南北二路皆有火山。新疆志略云。天山北路有火山。曰帕山。山海經所謂炎火之山也。即山海經所謂炎火之山也。又案晉木川海賦云。陰火潛燃。陰火者。即海中之火山也。則火山之說。非不見于中國書籍矣。

○○字有虛用實用之分

古人造字。由語言。通之文字。故字音既明。則字義自顯。初無俟于訓釋也。後世訓詁既興。有即以字音定字義者。見于諸經。不可枚舉。如易經。蒙蒙也。比比也。剝剝也。即以本字訓本字。而虛用實用之分。畢見矣。又詩大序云。風風也。邶風。北風。簫其虛。其邪。毛傳云。虛虛也。禮記樂記云。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釋文云。二樂字並音岳。一舉其音。而字義昭然。此由言語顯明之故也。古同音假借之義。殆即由此而生與。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東漢末年諸子之術。芻興治儒家者。有徐幹。治陰陽家者。有管輅。治醫家者。有華佗。治兵家者。有魏武。注孫子諸葛亮。陣作八王昶。注兵然以法家學術為最昌。自王符。崔寔。阮武。姚信之徒。以法家輔儒學。而魏武治邦。喜覽申韓法術。以陳羣。鍾繇為輔。弼諸葛亮治蜀。亦尚刑名。蓋漢末之時。綱紀廢弛。浸成積弱之俗。欲矯其弊。不得不尚嚴明。又以處士議政。國柄下移。民氣漸伸。為人君所不利。非修申韓之術。不足尊君而抑臣。有此二因。遂宗法學。觀杜恕上疏。謂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魏代學術。觀此可知。是猶東周衰弱。而管商以法律矯之也。至於正始。而老莊之術復昌。蓋兩漢之時。競崇黃老。至於東漢。桓帝尊崇黃老。而張角亦以黃老惑民。惟馬融不應。鄧陟之命。自悔非老莊之道。後漢書是為莊老並稱之始。及王弼何晏祖述老莊。晏言聖人

無喜怒哀樂。王弼不以爲然此卽李習之復性書所本弼言天地萬物以無爲本。注及鍾會傳而王弼

復注釋周易間以莊老之說釋經並作老子注諸書而阮籍之徒口談浮虛排

斥禮法嵇康亦喜讀莊老與劉伶向秀阮咸王戎山濤並稱竹林七賢遂開晉

人放曠之風自是以後裴遐善言天理衛玠雅善元言王衍爲當世談宗樂廣

亦宅心事外而阮瞻劉惔王濛潘京之流莫不崇尚清談而胡毋輔之謝鯤光

逸張翰畢卓之徒又競爲任達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之輩又咸注老莊若孫

登葛洪之儔則又侈言仙術以隱佚自高雖劉頌屢言裴頠作崇江惇作通道

卞壺鯤以王澄翻于寶作晉紀其序論一篇力陳頴斥莊老之俗又陶侃無益實

用諸人危言正論力挽頽波而習尙已成莫之能革後之論者莫不祖述范寧

之論以王何爲罪人然一代學術必有起原三國之時柄國鈞者大抵苛察繳

繞王嫉其苛非崇尚無爲清淨不足以安民故杜預言擬議於心荀旭言省官

如省事不之徒皆以無爲輔治術劉伶亦陳無爲之論蓋當與王何之論暗符

且法家嚴賊寡恩瀉於天性已開放棄禮法之先故阮濬之徒又魏晉之際戰

爭。類。煩。民。權。屠。毒。無。樂。生。之。心。如羊詒言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阮籍亦悲途窮是故。或。託。任。達。以。全。生。

或。託。隱。淪。以。避。世。有。此。三。因。此。老。莊。之。說。所。由。盛。於。魏。晉。也。夫。宅。心。高。遠。遺。棄。

事。功。置。治。亂。興。亡。於。度。外。誠。為。覆。都。亡。國。之。基。然。兩。漢。諸。儒。溺。於。箋。注。惑。於。災。

異。五。行。之。說。其。能。自。成。一。家。言。者。亦。立。言。迂。闊。不。切。於。施。行。王。何。說。經。始。舍。數。

言。理。不。以。陰。陽。斷。人。事。即。郭。象。司。馬。彪。之。書。亦。時。有。善。言。侈。言。名。理。以。自。得。為。

歸。析。理。精。微。或。間。出。漢。儒。之。上。李。翱。程。頤。隱。竊。其。說。即。能。以。學。術。自。鳴。此。魏。晉。

學。術。之。得。也。且。三。代。之。時。文。與。語。分。見第一冊故。孔。門。四。科。言。語。與。文。學。並。崇。

漢。人。崇。尚。樸。訥。而。言。論。之。途。塞。文。章。之。技。興。魏。晉。以。降。文。章。益。事。浮。誇。故。工。於。

言。論。者。別。標。清。談。之。目。由。是。言。語。與。文。學。復。分。為。二。途。宣。於。口。者。為。言。語。筆。之。

書。者。為。文。章。如樂廣傳言廣善清言而不及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其確證

也。而。其。流。風。所。扇。遂。開。南。朝。講。學。之。先。孰。謂。清。談。者。罪。浮。桀。紂。哉。范。寧。之。論。無。

乃。適。與。錢竹汀亦斥范說

漢。末。之。時。治。經。學。者。悉。奉。鄭。君。為。大。師。而。眾。家。之。說。以。淪。蓋。鄭。君。博。稽。六。藝。粗。

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所傳之經不盡合魏默深已

然尊崇緯書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於易書有注餘所著之書尚十餘種論弟

子衆多據黃氏所輯高密遺書所載則弟子最著故漢魏之間盛行鄭氏一家

之學袁翻周公舊法不墮徐爰稱聖人復起至頌鄭君為周孔而辯論時事無不

據引其遺書正義序經及王粲斥鄭君尚書注見新唐書元而王肅徧注羣經又

偽作聖證論孔子家語以已說易鄭說使經義朝章皆從已說而鄭說驟衰魏

有蔣濟論鄭君吳有虞翻遺奏鄭玄解尚書蜀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

晉有束皙注斥鄭君皆排斥鄭學此魏晉經學之一大派也吳章昭注國語魏何

晏作論語集解雜引古說以已意為折衷不復守前儒家法此別一派也晉杜

預注左氏干沒賈服之書郭璞注爾雅隱襲李孫之說攘竊之罪與郭象同此

別一派也若皇市謚等作偽舉此數端足證魏晉經學已非漢儒之舊此西漢

永嘉之亂漢學所由淪亡也如易經梁邱學京氏學尚書歐陽學夏謂非傳經

者之罪與惟范寧注殺梁

(未完)

○○小學發微補

(續)

劉光漢

昔江都黃春谷先生之言字學也。謂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即可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舉左旁之迹。皆可通用。又謂明乎聲音通用之例。則凡同音之字。多可通用。推黃先生之旨。蓋以右旁之聲。爲綱。而左旁之形。爲目。厥後歸安姚氏作說文聲系。長洲朱氏作說文通訓。定聲。皆用此例。然造字之源。言之頗略。案易經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卽字。義。言卽字。音。書卽字形。惟有字義。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許君作說文解字。以左旁之形。爲主。乃就物之質體區別也。如從木之字。皆木類也。從草之字。皆草類也。然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觀察事物。以義象區別。不以質體區分。然字音。原於字義。既爲此聲。卽爲此義。凡彼字右旁之聲。同於此字右旁之聲者。其義象。亦必相同。且右旁爲聲之字。半屬靜詞。動詞。而名詞。特鮮。以是知上古造字。只有靜詞。動詞。此非臆測之言也。後人解字。以一事一物爲綱。古人造字。以一義一象爲綱。而區別義象之字。皆屬靜詞。動詞。凡此字義象。同於彼字義象者。在

古。代。亦。只。為。一。字。後。聖。繼。作。乃。益。以。左。旁。之。形。以。示。區。別。而。名。詞。以。成。此。古。人。
 抽。象。之。能。也。吾。觀。焦。理。堂。先。生。易。話。論。易。經。假。借。之。例。最。詳。而。先。生。復。作。易。通。
 釋。謂。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豹。豹。為。禘。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禘。
 為。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禘。羊。祥。為。同。聲。兌。有。吉。義。則。借。羊。為。祥。大。壯。失。
 道。不。吉。則。借。祥。為。羊。借。狗。為。拘。拘。狗。皆。句。聲。借。碩。為。颯。以。碩。颯。皆。石。聲。借。蚌。為。
 邦。蚌。邦。皆。丰。聲。也。借。鮒。為。附。鮒。附。皆。付。聲。也。反。覆。辨。論。得。義。數。十。條。如。言。茂。與。
 稷。同。蕃。與。藩。同。祗。與。羝。同。弟。與。娣。同。涕。三。字。同。輪。與。綸。同。寵。與。龍。同。角。與。桷。同。
 頰。與。仇。九。同。宮。與。躬。同。莠。與。拂。同。攻。與。工。同。已。與。祀。同。類。與。桑。同。立。與。泣。同。幹。
 與。翰。同。運。與。爛。蘭。漣。三。字。同。暉。與。揮。同。形。而。西。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
 與。刑。同。無。不。以。聲。義。之。通。為。字。形。之。借。論。以。易。卦。為。古。文。於。一。字。之。中。包。含。衆。多。之。義。又。解。釋。離。卦。之。文。謂。古。文。離。字。
 作。啻。初。九。言。履。錯。然。敬。之。履。即。縞。字。錯。即。謫。字。然。即。縞。字。敬。之。即。臆。之。六。二。言。
 黃。離。黃。離。即。鷓。字。九。三。言。日。昃。之。離。則。大。耄。之。嗟。嗟。即。嚙。字。九。四。言。突如其。來。如。
 焚。即。燭。字。六。五。言。出。涕。沱。若。涕。沱。即。瀉。字。上。九。言。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具。
 醜。出。征。即。離。字。有。嘉。即。儻。字。獲。即。獊。字。匪。即。籬。字。具。即。箠。字。以。證。周。易。為。古。文。

之字典。即係孔子讀周易章句三絕。其說與焦氏合。蓋離字本係動詞而縹縹等

字則皆名詞。此由靜詞動詞借為名詞之確證。試用拉克伯里氏之例解坤屯

二卦。坤卦古文本作申字。初爻言履霜。即解釋神字也。鄭注讀履為禮。即

言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即解釋陳字也。陳子本從申字。習訓三爻言从王事。即

解釋伸字也。用故為伸字。見四爻言括囊。即解釋呻字也。呻訓為吟。誦從口申

五爻言黃裳元吉。即解釋紳字也。束裳以六爻言龍戰於野。即解釋電字也。陰陽

則成雷電。電是神。陳等字皆由申字引伸。屯字訓難。亦非名詞。初爻言盤桓。二

爻言屯如遭如。即解釋屯字。屯字。進之義。三爻言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

即解釋純字也。純為不雜。文通作與。五

爻言屯其膏。即解釋肫字也。六爻言泣血漣洳。即解釋頓字也。頓為首泣血。是

純等字皆由屯字引伸。又如巽卦初爻言利武人之貞。即解選字也。二爻言用

言喪其資斧。即解鑿字也。餘卦可由此類推。大約易經六十四卦。即辰字。即

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例也。即此例以推六十四卦。大約皆然。不具引。且非

特易為然也。即按之中國文字，亦無不然。如侖字，本係靜詞，隱含分析條理之

義。上古之時，只有侖字，就言語而言，則加言而作論；就人事而言，則加人而作

倫；就絲而言，則加絲而作綸；就車而言，則加車而作輪；就水而言，則加水而作

淪。皆含文理是論倫等字，皆係名詞，實由侖字之義引伸也。堯字亦係靜詞，隱

含崇高延長之義。上古之時，只有堯字，就舉足而言，則加走而作趨；就頭額而

言，則加頁而作頽；就山而言，則加山而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而作磽；就馬而

言，則加馬而作驍。高馬也就犬而言，則加犬而作獒。高犬也就鳥羽而言，則加羽而

作翹。長尾也是嶢、磽等字，皆係名詞，實由堯字之義引伸也。又如從台之字，皆有

者為苦人之初成者曰胎是也，從少之字皆有不多之義，言之少者曰眇，目之

缺一者曰眇，禾之少者曰秒是也，從亥之字皆有極字之義，果之盡處曰核，地

之餘證甚多是舉此數端，足證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聲起

於義，故右旁之聲既同，則義象必同。古人分析字類，悉憑義象之同異而區區

別義象之字，既係靜詞動詞，如侖字堯字是也則古人未嘗區一物為一字，明矣。物為

一宇爾雅說文大及事物浩繁，乃以右旁之聲為綱，而增益左旁之形，此以質

率如此與上古殊

體區別事物之始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形聲相益，斯爲合體；斯爲名詞。若獨體之字，雖分屬象形、指事二門。然日訓爲實，月訓爲缺，先有實字之義，因日形圓實，因以實字訓之；先有缺字之義，因月形半缺，因以缺字訓之。推之，先有上下之文，而後有天地之字。以天體爲在上，因以上字訓天；因地體爲在下，因以下字訓地。則動詞、靜詞，先於名詞彰彰明矣。故許君解說一字，必先說其義，次說其形，誠以造字之源，義先而形後。凡同聲之字，古人皆可通用也。且同義之字，不必右旁之聲皆同也。卽任舉同聲之字，亦可用爲同義。王伯申先王之言曰：古字通用，在乎聲音。試舉阮芸臺先生釋矢釋門之言證之。阮氏之稱矢字也，謂開口直發其聲曰施，重讀之曰矢。凡與施矢音近者，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屣、譌字，或含有平陳之義，或含有施舍之義。阮氏之釋門字也，謂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如勉、每、盞、敏、孟、沒、懋、邁、勛、莫、卯、穉，是也。黃春谷先生有亦卽此一篇。卽此二例觀之，足證古代音同之字，義卽相同，而義象之相同者，古人皆別爲一類。且古人析字，旣立意象以爲標，復觀察事物之意象，凡某事、某人

物之意象相類者即寄以同一之音以表其意象如旗字象平施之形門字象有間有進之形是也故

聞字音之同異即可以定其意象之異同矣且古人區物就意象而分後人區

物就質體而分凡字之區別意象者皆動詞靜詞也凡物之有質體可指者皆

名詞也如凡竹所為之器屬於竹部木所為之器屬於木部山名皆屬山部水名皆屬水部之類是也古人不以質體區物故

知製造名詞在製造動詞靜詞之後許君以左旁字形立部首乃後儒析字之

例非古人造字之本義也惜後儒墨守許書之說不窮造字之本源故即焦黃

阮三先生之義引伸之

上古之時未有虛字先有實詞凡後世虛用之詞皆由實詞假用見第一册然論文雜記

古人之字亦用介詞助詞所用之字大抵用圈點橫直之形以為表識說文

字下云古文之及字也蓋上古之時未造及字凡二事與二物並言者則用

字為表識此可考者一也說文卜字下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蓋上古之時未

造也字凡前語於後語不相屬者則用卜字於二語之中以為表識此可考者

二也說文卜字下云上下通也蓋上古之時未造之字凡前語與後語相聯者

亦用一。字。於。二。語。之。中。以。爲。表。識。此。可。考。者。三。也。齊。侯。罇。鍾。及。寅。癸。皆。有。以。字。

或。作。弓。字。均。係。乃。字。之。古。文。孫氏古籀拾遺說蓋。上。古。之。時。未。造。乃。字。凡。實。指。事。物。之。

詞。則。用。弓。字。以。字。於。語。端。以。爲。表。識。此。可。考。者。四。也。古。文。有。●。字。或。爲。甲。字。古。

文。莊氏古文經說蓋。上。古。之。時。未。造。夫。字。凡。文。字。起。首。之。提。詞。則。用。●。字。於。語。首。以。

爲。表。識。此。可。考。者。五。也。又如多字亦用於文字中多以表舉。此。五。端。足。證。中。國。古。

代。文。字。咸。本。於。結。繩。故。圈。點。橫。直。者。皆。結。繩。之。遺。制。也。考。埃。及。古。碑。有。八。字。印。

度。梵。文。有。𠄎。字。𠄎。字。翻釋名義集字。字。緡釋名義集蓋。皆。表。識。文。字。之。詞。與。中。

國。古。文。相。同。孰。謂。古。代。無。虛。詞。哉。惜。古。文。湮。沒。不。可。復。考。耳。欲考古代之虛字

可知其大概情釋鍾鼎者強以實字之義解釋虛字

中。國。言。文。最。難。解。者。有。二。例。一。曰。同。一。字。而。字。義。相。反。一。曰。正。名。詞。同。於。反。名。

詞。此。用。之。日。本。名。學。如。廢。訓。爲。置。左傳文二年廢六關家。語。作。置。六。關。鄭。君。答。張。

之。亦。廢。訓。爲。置。廢。於。一。室。亂。訓。爲。治。論語予有亂臣故。訓。爲。今。爾雅苦。訓。爲。甘。

爾。雅。臭。訓。爲。香。禮注徂。訓。爲。存。詩傳皆。同。一。字。而。字。義。相。反。者。也。郭璞云詰訓義有

嫌同以不如為如續方言云如即以見伐為伐公羊傳云春秋伐者為客見伐

長言之齊人語也蓋以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以不敢為敢儀禮非禮也敢鄭注

齊人語也蓋以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皆正名詞同於反名詞者也蓋古代之時言文合一

故方言俗語有急讀緩讀之不同咸著於文詞傳於書册非通古今之言詞孰

能釋古今之疑義哉

毛詩之中以兩字狀物者計數百條此皆古代之狀詞也亦有以一字狀物者

如其鏜其雱其濛此以其字狀物者也如瑟兮僖兮此以兮字狀物者也自此

以外有以如字狀物者如褒如有以然字狀物者如惠然有以之字狀物者如

璫之有以斯字狀物者如斯皇有以矣字如皇矣焉字如潛若字如沃於字如

於皇是思字媚思樂是狀物者皆以一字形容事與用有字彼字者相同故與

重語亦同如斯皇於皇有皇思皇猶言皇皇也依彼依其有依猶言依依也明

乎此例可以明古人狀詞之用矣

(未完)

○○讀書隨筆

(續)

劉光漢

○○孔門弟子多治諸子學

孔門弟子如子貢之縱橫家

說四國存魯

樊遲之農家子路之兵家

若冉若從徵虎欲入吳軍公良

孺力戰蒲人而公孫龍亦以勇聞皆兵家之流亞也皆班班可考而治道家墨家之言者尤屬衆多仲弓

亦言子弓居敬行簡而荀子必不齊頗如爲單父宰時之流用老子之術以馭民曾

點琴張之徒師莊列之狂以避世亦多師黃老之術高節而澹臺子羽漆雕開非

子以爲不色撓不目逃即此人則又近於釋家之任俠皆孔門弟子雜治諸子之證也而兼治

道墨之言者厥惟宰我宰我初治黃老之術故管異之謂宰予晝寢近於莊老

明自然四書紀問曰宰我天資高明有莊老明自然之意問從井救人即小厥

後改治墨家之術問從井救人即墨家兼愛之旨也問鬼神之名即墨子敬天

明鬼之旨也故又問欲行短喪即墨子節葬之旨也善爲說辭即墨子辯學之

遺也故孔子於宰我之言屢加駁詰此即儒墨相爭之證也孰謂孔子不攻墨

學歟

○○易不言五行

兩漢之儒以五行釋經者如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義篇白虎通五行說文下鄭君

書注是也而以五行言災異者亦莫不附會經文不知六經之書不言五行孔

子師文王之意斥五行而從陰陽故子思孟子稍言五行子思言五行殆即中

也故鄭以五行釋性即為荀卿所斥而易經一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孔子伏羲之時未

有五行之說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經一書無一語涉及五行西漢焦京之

流以易經說災異雜糅五行之說已與經文相違而鄭君之注周易也則以金

木水火釋四象馬融作注復以四時生五行說繫辭宋儒作先天後天圖至謂

河圖洛書皆以五行為主可謂歧中之歧矣近世巨儒不察其非如孔巽軒錢

漑亭之儔莫不以五行之說緣飾易義而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序云經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謂五位者非即五行之謂乎背棄家法

莫此為甚故雜五行以說易皆非本經之家法也惟洪範言五行係出箕子之

以範之家法不得周易例之也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魏晉之間漢儒家法尙未盡淪蜀杜瓊治韓詩許慈治毛詩三禮胡潛治喪服孟光通公羊春秋來敏尹敏通左傳以上皆蜀志咸守漢人經訓降及晉代漢學猶存文立治毛詩三禮司馬勝之亦禮常勛治毛詩尙書何隨治韓詩歐陽尙書研精文緯星歷王化治三禮公羊陳壽治毛詩三傳李密治春秋左氏博覽五經任熙治毛詩京易壽良治春秋三傳李毅通詩禮訓詁常寬治三禮春秋以上皆見後賢志

推之陳邵撰周禮評崔游撰喪服圖董景道治京易馬氏尙書韓詩鄭氏禮虞喜治毛詩孝經晉書以上見足證典午之際兩漢師說傳之者不乏其人然兩漢師法之亡亦亡于魏晉王肅之徒既與鄭氏立異王弼注易雖舍數言理然間雜老莊之旨而施孟梁邱京氏之家法亡矣皇甫謐之徒偽造古文尙書廿五篇梅賾奏之以偽亂真而歐陽夏侯之家法亡矣杜預作左氏傳乾沒

賈服之說復作左氏釋例亦舛誤疊呈而賈服鄭穎之家法亡矣何晏諸人采

撫論語經師之說成論語集解去取多乖聞雜已說而孔包馬鄭之旨微矣郭

璞作爾雅注亦乾沒漢儒之說音義圖讚亦遜漢人而李延熨劉之注淪矣况

西晉之時經生尤多異說如三傳各有師法而劉兆作春秋調人七萬言以溝

通三傳之說又為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左傳為春秋古文學而王接

謂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說經皆見異說橫生已開唐宋諸儒之說助趙匡啖

類新說日昌則舊說日廢此施氏梁邱之易孟京之歐陽夏侯之尚書以及齊

詩逸禮所由亡于永嘉之亂也大約魏晉經學與兩漢殊尚排擊而鮮引仲王

排鄭而孫炎馬昭復排王中鄭厥後詩經演空理而遺實詰預之王弼之易杜尚

摭拾而寡折衷如何晏江熙論語集解皆多采古人之說范寧穀梁集解遂開

南朝經學之先此經學之一大變也

當南北朝時南北經學不同魏書儒林傳云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

休各有所述立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盛行于河北王弼

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立孫坦坦弟驥于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北朝所行者。皆東漢經師之說。而魏晉經師之說。傳者甚稀。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即偽古文尙書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惟未言及何休公羊據此數語觀之。則兩漢經學。行于北朝。魏晉經學。行于南朝。夫固彰彰可考矣。蓋北朝經學。咸有師承。自徐遵明。用周易。教授以傳。盧景裕。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而言易者。咸出郭茂之門。此北朝易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治尙書。鄭注以鄭學授李周仁。而言尙書。咸宗鄭氏。此北朝尙書學之師承也。自劉歆之通毛詩。序義以授李周仁。程歸則歸則傳劉軌思。周仁傳李炫。炫作毛詩義疏。劉焯。劉炫。咸從軌思授詩。炫作毛詩述議。而河北治毛詩者。復有沈重。毛詩義疏遜序論魯世達。毛詩章句義疏大抵兼崇毛鄭。此北朝毛詩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傳鄭氏禮。同時治禮者。有劉歆之。三禮義疏沈重。三禮音義從遵明受業者。有李炫。祖雋。熊安生。李炫。

又從劉子猛受禮記從房虬虬作禮受周禮儀禮作三禮義疏安生作周禮儀

禮義疏尤為北朝所崇楊汪問禮于沈重劉炫劉焯並受禮熊安生成治鄭氏

此北朝三禮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傳服注作春秋章義傳傳其業者有張買

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畫鮑長暄並得服氏之精微而李炫受左傳于

鮮于靈馥作三傳劉焯亦受左傳于郭茂咸宗服注衛翼隆李猷之樂遜作左

義亦申服難杜劉炫作春秋規過諸書張仲作春秋畧諸儒亦與杜注立異此

北朝左傳學之師承也徐遵明兼通公羊學王西莊以公推之治孝經者有李

炫作孝經樂遜作孝經樊深作孝經喪治論語者有張仲作論語樂遜作論語李

炫作論語咸以鄭注為宗以上皆見北足證北朝之儒咸守師法有漢儒之遺風

故不為異說奇言所惑而恪守其師承若南朝經學則不然自晉立王弼易于

學宮雖南齊從陸澄之言鄭王並置博士然歷時未久黜鄭崇王梁陳二朝間

說易之儒有伏曼容作周易朱異集注孔子祛作續周何充作周易張譏作周易周

弘正然咸以王注為宗復雜以立學與北朝排斥立學者不同魏書李業興傳

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習五典至于深義不辨通釋蓋五典即五經深義即玄學也衍又問太極有無業興言素不立學何敢輒酬此北朝斥玄

證學之此南朝易學不用漢注之證也自梅賾奏偽古文尚書治尚書者咸以偽

孔傳為主惟梁陳二朝兼崇鄭孔說書之儒有孔子祛作尚書義張譏作尚書義而

費魁復為偽古文作疏姚方興並偽造舜典孔傳一篇自云得航頭此南朝尚書學

不用漢注之證也江左雖崇毛詩然孫毓作詩評評毛鄭王三家得失多屈鄭

祖王而伏曼容詩作毛崔靈恩集注毛詩何充作毛詩隱義張璠作毛詩義顧越作義亦

治毛詩于鄭王二家亦間有出入此南朝毛詩學不純用漢注之證也江左于

左傳之學偏崇杜注問用故虞僧誕申杜難服以答崔靈恩此兩朝左氏學不

用漢注之證也江左公毅未立學江左雖崇禮學然何佟之作禮王儉抄諸書

何承天禮論何允問答禮沈不害禮儀崔靈恩禮義之書咸雜采鄭王之說而國

家典禮亦采王肅之言魏書李業與蘇朱異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

此中用王義是江此南朝三禮學不用漢注之證也推之說論語者咸宗平叔

說爾雅者悉主景純足證南朝之儒咸守魏晉經師之說故侈言新理而師法

悉改漢儒然南方巨儒亦有研治北學者嚴植之治周易力崇鄭注其證一也
 范寧篤志今文尚書其證二也王基治詩駁王申鄭陳統亦申鄭難孫統孫周續
 之作詩序義最得毛鄭之旨其證三也嚴植之治三禮篤好鄭學戚亥從北人
 劉懷芳受儀禮禮記疏作三禮義記其證四也崔靈恩作左氏條義申服難杜
 其證五也荀勗作孝經集解以鄭注為優范蔚宗王儉亦信之其證六也觀此
 六證可以知北學之輸南方矣以上皆采南史各傳雖然南方之儒既研北學則北方之
 儒亦研南學河南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齊書儒林傳此北方易學化于南
 方之始也劉炫得費彪偽古文書疏並崇信姚方興之書復增舜典十六字北方之士
 始治古文此北方書學化于南方之始也姚文安治左氏傳排斥服注此北方
 左傳學化于南方之始也又王逸託言得孝經孔傳劉炫信為真本復率北
 人之學既同化于南人則南學日昌北學日絀南學日昌則魏晉經師之說熾
 北學日絀則漢經師之說湮此唐修義疏所由易崇王弼書用偽孔而左傳
 並崇杜注也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此經學之又一變也

○○讀左雜記

(續)

劉光漢

自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邱明師徒相

傳。又無其人。後漢書晉王接遂謂左氏瞻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儒

近儒武進劉氏遂據此以疑左傳案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

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左氏

正義引陳沈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此真家語非王肅所造之家語也所言

文阿之說各國事實而引于漢人且引于公羊經師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固公羊家所承認矣。

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亦孔氏正義引劉向素以穀梁義難左傳而于左傳之

傳授言之甚詳則左傳為釋經之書又穀梁家所承認矣。且據向所言之子而邱明

授以左傳則邱明與孔子同時而其卒後于孔子故補傳至哀公二十七年續經至孔子卒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

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抑損

之文不可以書見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

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邱明為春秋作傳史公已明言之而張蒼賈誼亦傳之

漢儒足證漢初諸儒莫不以左傳為釋經之書不獨劉歆謂左邱明好惡同于

聖人也班志云左邱明魯太史蓋邱明為魯史故聞見獨得其真又云邱明作

于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乃漢博士倡異說于前而范升王接

遂創為無根之言庸人啖助趙匡陸淳遂疑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為二

人宋人本之竟以春秋為斷爛朝報矣又何怪近儒之排斥左傳耶悲夫

班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又言經十一卷自注云公羊穀梁兩

家蓋古經為左傳之經而公穀二家之經則只十一卷與左傳古經分十二卷

者不同左傳古經因十二公為十二篇公穀經文則合閔公于僖公故十一卷漢代之時左傳之經與公穀殊使

左傳非釋經之書則左傳何以另有古經以與公穀不同哉即經文亦與說文

叙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又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孔壁所得為古經張

蒼所獻為左傳因左傳多古字古言劉歆傳故秘其經為古經西漢之時左傳經

與傳分及劉歆引傳文解經歆傳賈逵兼釋經傳惟服虔僅解傳文齊書陸杜預

作經傳集解始合經于傳而古經之本亡此近儒段氏所由復古經也

○小學發微補

(續)

劉光漢

經傳子史凡為漢儒所注者均有音讀之例。或言讀如讀若。或言讀為讀曰。或

言當作當為。讀如讀若。主于說音。讀為讀曰。主于更字。說義當作當為。主于糾

正誤字。讀如讀若。比方之詞也。擬其音也。讀為讀曰。變化之詞也。易以音近之字。當作當為。

改正之詞也。改其誤字。讀如讀若。不易其字者也。讀為讀曰。必易其字者也。當作當

為。亦必易其字者。也是為音讀之三例。然音讀三例。實始于東周。非漢儒特創

之例也。試詳溯之。孔子序卦傳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此即謂蒙字。讀如蒙穉

之蒙也。乾鑿度載孔子之說。易曰。易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佼易立節。下文云。管三成德為

道苞簫易者其氣也。不言其德也。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不易也者其位也。此即謂易字。讀如變易。不易。佼易之易也。

子夏詩經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刺上。此即謂風字。讀如風。教風動風。化風刺之風也。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徹者

徹也。趙歧注云。徹猶人徹取物也。此即謂徹字。讀如徹。取之徹也。若夫孔子剝

卦彖傳云。剝剝也。序卦傳上云。剝者剝也。序卦傳上云。比者比也。禮記哀公問篇云。孔子

對哀公曰。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禮郊特牲篇亦云。親之也。夫也者。親

以知帥人者也。釋親字同一義。例兩剝字。兩比字。兩親字。上下相同。其在當日。必

有輕讀重讀之殊。長言短言之別。此如讀若主于說音之例也。即漢儒人讀

相人偶之人。注中庸。覓讀覓爾而笑之。覓注所自出也。論語曰。政者正也。政從正

得聲。此即讀政為正。禮王制曰。刑者側也。側從刑得聲。此即讀刑為側。下云側

近成亦音。易咸卦彖傳云。咸感也。感從咸得聲。此即讀咸為感。夬卦彖傳云。夬

決也。雜卦傳上云。夬者決也。決從夬得聲。此即讀夬為決。兌卦彖傳云。兌說也。

又說乎兌序卦傳上云。兌以說之。第五云。說從兌得聲。此即讀兌為說。繫辭下

第一章曰。象也者。像此者也。釋易云。象本並言像擬也。孟京虞董還作象。釋文

像從象得聲。此即讀象為像。蓋所訓之字。即取由本字諧聲者。加以偏旁。自來

文字。訓詁之例。無偏旁者。在先。可以通稱。有偏旁者。在後。義有專屬。故舉通稱

之字。訓以專屬之詞。若夫易說卦傳云。乾也。坤順也。健音近乾。順音近坤。又

不離初音。漢儒訓經用此。此讀為讀曰主于更字說義之例也。即漢儒孫讀為

例者。尤多此別一例也。

遜。詩。庶。讀。為。遮。注。易。所。自。出。也。公羊傳載孔子訂魯史之訛謂伯于陽當作公子

陽。生。陽。者。公。昭。公。十。有。二。年。春。經。云。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曰。伯。于。陽。所。不。知。何。何。休。解。詰。曰。子。謂。孔。子。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案。漢。儒。改。經。存。其。說。于。注。而。不。改。經。文。即。用。此。例。也。呂。覽。載。子。夏。訂。衛。史。之。誤。謂。三。豕。當。作。已。亥。呂。氏。春。秋。察。傳。篇。曰。子。夏。之。者。也。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近。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渡。河。也。此。即。後。儒。投。勘。古。籍。誤。字。之。濫。觴。也。此。當。作。當。為。主。子。改。字。正。誤。之。例。也。即。漢。儒。寡。讀。作。宣。注。綠。當。作。綠。詩。所。自。出。也。由。是。言。之。音。讀。之。例。導。源。東。周。益。可。證。矣。漢。儒。守。東。周。相。傳。之。例。存。音。讀。而。不。易。經。文。合。于。孔。門。闕。疑。之。義。非。後。儒。憑。臆。改。經。者。可。比。則。說。文。有。讀。若。讀。如。無。讀。為。故。即。漢。儒。以。音。讀。說。經。之。例。而。溯。其。源。

英。斯。賓。塞。爾。之。言。曰。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無。二。理。也。蓋。上。古。之。時。字。皆。象。形。墨。西。哥。之。古。文。埃。及。之。古。碑。莫。不。皆。然。中。國。古。代。之。字。亦。然。如。洪。崖。凡。象。形。之。字。即。古。圖。畫。之。變。體。也。許。君。之。叙。象。形。曰。畫。成。其。物。隨。體。詰。屈。字。出。于。畫。此。其。明。徵。如。日。字。篆。文。作。日。即。外。以。象。其。體。之。圓。其。中。一。畫。即。古。人。所。繪。之。

日。字。篆。文。作。日。即。外。以。象。其。體。之。圓。其。中。一。畫。即。古。人。所。繪。之。

日圖也。月字篆文作^月。即古人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之說也。即古人所繪

之月圖也。氣字篆文作^气。其形以象雲氣也。象形蓋三畫。所以象雲氣之重疊復曲

蓋古人以形雲雷皆回轉于天故並有轉義。即古人所繪之雲圖也。雨字古文作

即古人所繪之雨圖也。文雨字見玉篇。蓋白字象天形。雲水雷其間也。亦此義。山

字篆文作^山。即古人所繪之山圖也。以上象其洞穴。水字篆文作^水。即古人所

繪之水圖也。水字古文作^水。三即坎卦之象。此其確證。田字篆文作^田。即古人所

繪之田圖也。之制會引說文曰：田，象古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從十，阡陌

體之形者如心字。心字古文作^心。象心中象。田字篆文作^田。故釋山碑作^田。象其形。又者即

之象也。目字篆文作^目。象黑睛。外象瞳子。故為象形。耳字篆文作^耳。形注中之點象竅形也。

臣字也。中一筆則臣左之圓者。鯁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手字篆文作^手。象五指及

手是。呂字篆文作^呂。兩相連之形。是也。之形乃象臂脛之形成。亦象系象子。初此皆古人所

繪身。圖之變形象動物之形者如鳥。佳馬象之象立形。佳者短尾也。鳥者長

為頭為尾。鳥與鳥同。惟未象目形耳。虎犬之象。蹲形。故犬蹲則尾下垂。鹿鼠之象。走形。

虫象臥形說文云虫象其臥形巴象盤曲之形是也凡禽獸字無正面形此皆古人所繪

動物圖之變形象植物之形者如穀類之來字來字篆文作來上出者穗也左

形其下禾字說文云從禾從省米字四點象米之形也蔬類之韭字說文云象

象蓋一象土形非瓜字象外蔓內以及竹艸林木竹艸林皆象其多木字諸字

是也此皆古人所繪植物圖之變形象器械之形者如戶字戶字古文作戶以

象戶之皿字皿字篆文作皿上象口圓下象底平中以象腹瓦字外形屈曲之

象其初為圓也戈字戈字古文作戈形上半象其尖形弓字古文作弓形是也皆古人所


繪器械圖之變形象形之字始于方圓說文圓字訓規口字字圍象周而之

形墨子經上云圓一中同長也畢氏注云一中言孔也量中四面同長又爾雅

言內好若一謂之環好即玉孔而環字古文作見秦中文字古文作見六則

墨子書圖字當作矣墨子又云方柱隅四謹也畢注易謹為維蓋四隅為方

四維即四旁則墨子書方字當作矣禮投壺云鼓釋文謂為圓擊口

為方鼓是古字先造口之字繼造方圓之字矣凡古人圖畫始于口故象

形之字亦始于口。○日月等字皆○。形之變體也。國田等字皆口。形之增易也。蓋古人圖畫皆象物形。日知錄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知法可戒又引五雜俎之說為證故繪衣以表物。采鑄鼎以昭神。姦圖畫既象物形。故古人即象圖形以造字。即斯氏所謂古人文字繪畫無二理也。故即斯氏之意引伸之。

中國民族由西方入中國。惟堯時地至南交。然只羈縻勿絕而已。象為南方之獸。為中國人民所未見。說文云象南越大獸也。而易有象詞。六書有象形。皆借用象字。孔子作易傳曰象也者像也。又曰天垂象。釋文云像擬也。蓋象生南越為北方人民所未見。故言及于象。皆出于擬像之詞。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凡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蓋形者有實狀可指者也。而象者無實狀可指而以虛形擬之者也。古人以虛形擬南方之象。故凡言事物之虛形者皆謂之象。象詞者易之取虛形者也。象形者亦字之擬虛形者也。與指事不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此之謂也。又古人以遲疑莫決為猶。與禮記猶為獲。屬而與則象屬也。孔疏此亦古人以象屬喻人事之證。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八期)

劉光漢

東周之時九流之說並興然各尊所聞各欲措之當代之君民皆學術而非宗

教儒家祖述孔子然孔門所言之教皆指教育而言如中庸修德之謂教又云

禮義釋之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誨人不倦即教字之確詰教非宗教化而言

故王制言七教荀子言十教也亦革政而非革教是則儒家之所宣究者僅教育學

也即有改制之文繁見春秋及政治學而已道家明于禍福熟于成敗秉要執本以反立虛多與社會之學

相符惟墨家侈言鬼神陰陽家侈言術數則仍沿古代相傳之舊教也特上古

之時社會蒙昧崇信神仙然神仙之術各自不同以天地神祇咸有主持人世

之權是為神術以人可長生不死變形登天說文真字下云仙是為仙術神仙

家言後世咸託之黃帝如黃帝接萬靈合符釜山此黃帝本行記軒轅黃帝傳所言

黃帝詢于容成詢于廣成子皆黃帝之仙術也然一切術數之學如占驗著龜各派皆由神術而生者

也一切方技之學如醫藥房中各派皆由仙術而生者也何則迷信神術斯自

詡通靈通靈者自謂仰承神意者也自詡通靈斯有占驗著龜之學迷信仙術斯希冀長生

希冀長生斯有醫藥房中之學法而一切房中醫藥之學與是中國古代之書

咸與神仙家言相表裏然固與儒道二家無涉也然儒家侈言古禮而禮有五

經莫重于祭禮記祭統篇又說文言禮字從示從豐而外固無所謂禮也因

尊崇祭禮不得不言及祀神孔子以敬天無所禱也而禮記四十九篇中載孔子

所論祭禮甚多則孔子之信鬼此儒家之書所由雜糅神術也道家特重養身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澹然獨與神明俱莊子天下篇論自外其形骸不得不獨

崇其真宰如老子言天地根是自老子言谷神不死而莊列之流皆以身處濁世

咸有厭棄塵世之懷往往託言仙術以自寄其思如莊子言黃帝問道列子言

是此道家之書所由託言仙術也又道家言仙術又有一因昔老子為隱君子

神仙傳遂列之然儒家不言仙術道家不信鬼神則神仙之說固未嘗合之為

一也且春秋以降神仙之說盛行甚弘射狸首以致諸侯秦伯祠陳倉而獲石

趙襄祠常山而獲符皆屬神術即古人神道設教之遺意也後世符籙派本之

蕭史弄玉之上升見列仙傳齊侯言古者不死其樂若何左傳昭公二十年皆屬仙術即秦

漢君主求仙之權輿也後世丹鼎派本之屈原離騷言西征言登閩風遵赤水

赤松韓衆則與莊列之託言仙術同旨自鄒衍論始終五德之運為秦皇所採用而宋毋忌正伯

僑充尚美門高及燕人為方言仙者咸依于鬼神之事是為神仙合一之始上以

見史記封禪書始皇使盧生入海求仙歸奏亡秦之兆史記秦本記夫五德之運亡秦之兆

咸近符籙之言此神術雜入仙術之證亦讖緯出于仙術之證也又漢人公孫

卿言黃帝游山與神會且戰且學仙百餘年後乃與神通史記封禪書而始皇禪梁

父封太山亦采太祝祀雍之禮史記秦本紀則以求仙必本于祀神而祀神即所以

求仙既重祀神不得不崇祀神之禮而古代祀神之典咸見于儒書欲考祭禮

不得不用儒生而一二為儒生者咸因求仙而致用亦不得不竄仙術于儒書

始皇因盧生亡去而坑諸生則盧生亦諸生之一矣又扶蘇言諸生皆誦法孔子則諸生皆奉儒家之說矣又使博士

為僊真人詩史記張蒼為秦柱下史傳左氏春秋而其書列于陰陽家漢書藝文志張

良從倉海公學禮或以倉海公為神仙則秦儒之誦法儒家者咸雜神仙之說
 矣蓋儒家不言求仙惟言祀神之禮秦人以祀神為求仙之基由是儒生之明
 祀禮者咸得因求仙而進用漢代亦然觀公玉帶獻明堂圖倪寬草封禪禮儀
 史記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史記咸因漢武求仙之故雖然秦皇求仙僅重禮儀漢武
 求仙兼言符瑞而儒書多言受命之符如孔子言有大德者必受命推之書太
 稷契感生之說春秋家言孔子受命及赤血之書皆其證也其說與鄒衍之書相近為符派故儒生之言禮儀
 者一變而為言符瑞言禮儀出于祀神言符瑞亦出于祀神而漢儒言符瑞則
 由逢迎人主之求仙觀倪寬言黃龍之瑞非因人主之封禪而何厥後求仙之說衰而言符瑞者乃
 一變而侈言讖緯故讖緯起于哀平之間讖緯之書言神術而不言仙術言符
 籙而鮮言丹鼎由是神仙二派由合而分若道家之說雖甚行于西漢之初然
 黃老清淨無為僅以推行于治術未嘗據此以求仙惟劉安治道家言慕游仙
 之術劉向列仙傳作淮南子一書多祖述莊老而枕中鴻寶秘書則言重道延年之
 術劉向以為奇劉向本傳蓋劉安求仙為丹鼎派故近于道家漢武求仙為符籙派

故兼用儒書。劉向傳劉安之說。故所作列仙傳亦言重道延年之術。于封禪明堂之說。禁不一言。蓋丹鼎派之求仙與符籙派之求仙不同。惟祖道家之養生不雜儒家之神術。誠以道家不信神術。固無所謂符籙也。漢桓帝好神仙祠及老子亦丹鼎派也。東漢時復有風角九宮之學。其學出于古代之雜占。亦為儒生所崇信。如何休訓注鄭君亦信。然自矜靈秘。或與符籙之說相符。若王喬費長房之流。皆以幻說愚民。與劉向所記列仙略近。惟張角張道陵之徒。以符籙召鬼神而託名老聃之說。是為符籙派竄入道家之始。符籙竄入道家。則神術亦竄入于道家。是秦漢之交。以仙術雜神術。而東漢之末。則又以神術雜入仙術也。自是厥後。以異說竄入道家者。計有三派。一曰丹鼎。東漢靈帝既崩。北方異人咸集交州。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理惑論序。此派一也。一曰玄理。王弼何晏喜言老莊。至于晉代。而清談之風益盛。注老莊者踵相接。見第七册。此一派也。一曰符籙。二張既歿。其徒傳播四方。魏晉以來。流為五斗米教。以驅召鬼神。自標其幟。王凝之奉之以喪師。孫恩奉之以作賊。此又一派也。自葛洪著抱朴子。多言

延命養生之術並及丹藥之方于仙經而外兼列神符以證卻禍禳邪之法此

符籙派雜入丹鼎派之始也又抱朴子外篇則兩晉之時有孫綽許珣王羲之皆

喜談玄理如孫綽遂初賦羲之蘭亭詩皆雜老莊之理又好服色養生之術見晉書王此丹鼎派雜

入玄理派之始也梁人陶弘景隱居華陽作為文章多祖述清淨無為備見陶

然篤信養生之術如燒丹藥及信兼以神術示其奇此符籙丹鼎玄理三派合

一之始也魏寇謙之亦為嗚呼道家不信鬼神自符籙派雜入道家而道家有

鬼神儒家不言仙術自魏伯陽作參通契假爻象以說丹經厥後陳搏邵雍致

丹鼎派雜入儒家而儒家有仙學若何晏王弼以玄理說經且當此之時非唯

淆亂儒道二家之學派也自南朝顧歡張融以孔老皆為宗教以道教曰老聃

以儒教尊孔子復以儒道與佛教相衡稱為三教齊書傳贊及夫宗教之名非

唯老子所不居抑亦孔子所未言也何得目之為宗教又安得尊之為教主哉

此則不知正名之故也

自王莽之臣景顯從月氏使者受佛經是為中國知佛經之始或言霍去病取

像未知 確否 明帝遣使至西域得佛經四十二章並以西僧即迦葉摩騰歸中國使

之從事于譯經寺並建白馬是為中國譯佛經之始至牟融銳志佛道著理惑論

三十七篇所論之語不越四十二章經然以佛典與老子並衡並以佛教為不

悖于儒是為老釋並稱之始故漢末之道教多緣飾佛典之言如張角之言却

運如言黃天即緣飾佛典浩劫之說者也劫唐人作老子碑全言浩劫之說亦多襲佛書張角號太平

道令病者跪拜首過書漢即緣飾佛典熏修之說者也如抱朴子亦令張角之時

青徐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而張魯亦令從教之民納米五斗後漢

傳 即緣飾佛典布施之說者也推之道教言長生而佛教亦言不滅道家言符

呪如張百以符而佛家亦有呪詞密宗輸入中國雖始于唐代然故漢魏以來

無識愚民咸老釋並尊又以崇奉多神拜物者參入老釋二家之說自袁了凡

迷信天道福善此中國愚民所奉宗教之大略也蓋漢魏之時佛教入中國者

多屬淺顯之書故道教者得佛教之粗者也唐宋以來佛教入中國者悉屬精

微之語故宋學者得佛教之精者也且魏晉以前學士大夫往往據五經之文

斥佛經為異術。居士傳。晉代以降律宗。自三國時印度人曇科迦羅來洛陽譯戒

四分律皆律宗。三論宗。此派兼講大乘自鳩摩羅什道濟講演之。淨土宗。此派

晉僧惠遠以希禪宗以不立文字故亦號心宗。皆由天竺輸中國。然中國人民

尊崇佛教厥有二因。北朝之人尚禱祈。當東漢時象教初興。王公貴人禱祀祈

福者日衆。居士傳。若佛圖澄鳩摩羅什雖于北方譯經典。然河北人民鮮知大乘

北魏北齊雖崇佛教。然舍立僧寺。魏三萬餘設戒壇共二百萬尼。外不遍行禱祀

之禮而已。蓋古代最重祀神之典。苟有可以祈福者。皆日事禱祈。此佛教所由

見崇信也。南朝梁武帝亦捨身佛寺中。其故一南朝之人尚玄理。東晉之時王羲之王珉

詢習鑿齒各與緇流相接。而謝安亦降心支遁。大抵名言相承。自標遠致。而孫

綽。作論謝慶緒意經序守。之文亦深洞釋經之理。自惠遠結白蓮社。雖標淨土

之宗。然劉程之宗少文。雷仲倫之流咸翺翔物外。息心清淨。而齊蕭子良梁蕭

統則又默契心宗。蓋魏晉崇尚玄言。故清談之流咸由老莊參佛學。其故二有

此二因此六朝以降佛教所由盛行與。

(未完)

○小學發微補

(續第八冊)

劉光漢

據孝經援神契謂三皇之世無文此說殆非昔鄭君六藝論謂伏羲垂十言之

教而呂氏春秋亦載神農耕織之令如言一婦不織則天下受其寒雖字形未造

之前已有字音然言語流傳必賴文字又伏羲畫卦乾坤坎離之卦象即天地

水火之字形坎卦倒形火字古文作川亦即離坎之倒形也見緯書中故西

人謂伏羲畫卦出于巴比倫鏤文西人拉克說蓋中國象形文字固權輿于伏羲

也又西人拉克伯里氏謂中國神農西人稱爲薩爾公會置書羣玉山以且神

農之時結繩而治以統其事雖結繩之字不可復攷然觀一二三諸字古文則

作式式蓋田獵時代以獲禽記數故古文一二三之字咸附列弋字于其旁

所以表田獵所得之物數也是爲結繩時代之字蓋結繩時並無弋字之形惟

弋非古有字也結繩之文始于一字衡爲一從爲丨音縮其形則爲丿斜其體則爲丿

房必反其體則爲乚切折其體則爲丿音反丿爲厂切轉厂爲乚音反乚

爲丿居月切人入之合體爲人人即字也形非轉其形則爲丿音反其

爲丿居月切人入之合體爲人人即字也形非轉其形則爲丿音反其

形則爲フ。音一字再折則爲門。五轉門爲口。口倒口爲匚。音匚之合體爲口。音環轉之則爲○。卑其形則爲口。是結繩文字不外方圓平直。此結繩時代本體之字也。亦有孳生之字。孳生由于兩體相加。一加一爲二。即上字之古文。一加二爲三。三字之倒文爲川。加一爲卍。卍即示字之古文。一加一爲丁。再加一則爲工。工加一爲𠂇。再加一爲𠂈。即坤字之古文。○加一爲◎。即日字之古文。一加一爲二。爲卍。卍即示字之古文。此皆結繩時代孳生之字也。雖間雜象形之文。然指事一體實佔多數。蓋中國指事文字固權輿于神農也。及黃帝時史官蒼頡造書契。創爲象形指事二體。然所造之文多沿伏羲神農之舊。故許君作說文序。溯文字之起原。謂畫卦始於伏羲。結繩始於神農。造字始于黃帝。其言者庖犧之王天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迹之文。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是黃帝時代以前久有文字。惟黃帝史官蒼頡始造書契以記文字耳。孰謂三皇之世無文哉。後儒祇知蒼頡之字爲古文。而不知蒼頡以前之古文。豈不惑哉。

蒼頡之時六書之中僅有象形指事一體然咸為獨體之文說文所列古文以

十百計雖多後王所增益然蒼頡所造之文實佔多數如式字古文一字二為

也字是又鄭樵通志謂北海之疆有蒼頡石室記字咸古文後人莫識惟李斯叔

孫通稍辨其文則蒼頡所造之字迥與後世之字不同又古代錢幣咸有款識

如黃帝貨金商連幣是也高陽金堯泉舜幣夏貨金夏代以前之文字賴此僅存代

商王貨金商連幣是也具載于倪謨古今錢畧夏代以前之文字賴此僅存代

禹書今咸失傳即九鼎據吳越春秋有洞庭商代以來則爵占鼎彝咸有文字如

鼎商彝商爵父乙鼎父丁鼎祖戊彝祖乙彝商兄癸彝丁父鬲祖戊尊商從見

于沈氏鐘然觀其文字不外象形之體如父壬尊山字畫山形好辛父彝單字

畫卩形即單卩象旂形也是也且咸為獨體之文如臥鬲鼎賢字作賢盤庚優揚

本亦父丁占地字作止是也餘證甚多若高宗洪崖石刻在今貴州馬畫馬形牛畫

牛形尤其確證矣惟上古之時未能同文故蒼頡古文已互相歧異如仁字古

文作忒作卩保字古文作呆作保此必非蒼頡旁字古文作彡此亦非蒼頡作

丙是也五帝之時文字亦多殊體故帝譽貨貨字作尺而高陽貨則作川帝昊

金。金字作全而帝響金則作全通志非唯五帝之時文字殊體也。即夏殷二代。

文字亦與五帝迥殊。故商貨之貨字作𠄎或作𠄎與入字𠄎字不同。商鐘之金

字作金復與全字全字不同推之。且非唯夏殷之文殊。

于古代也。即一代之文字亦互相不同。如高陽金高字作𠄎復作𠄎作𠄎作𠄎

堯泉堯字作上此即視人君在上而復作𠄎作𠄎夏貨夏字作𠄎復作𠄎此與

之形商貨商字作𠄎復作𠄎蓋契居太華之陽而盤庚復推之商壺

辛字作𠄎而商𠄎辛字則作𠄎商貨布字作𠄎而連布布字則作𠄎見通志非

一代殊文之證。蓋當此之時諸侯各邦各本方言造文字故書于金石字各

異形。即說文序所謂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也。字體雖更然咸為獨體之文。

而一切有偏旁之字咸未孳生。惟取同音之字相假而已上古之時有語言而

于右旁之聲而及西周之世於文字增益偏旁而文字日增。故蒼頡之古文乃

蒼萃黃帝以前之古文而成者也。史籒之籒文亦蒼萃蒼頡以後之殊文而成。

者也。特籒文既行而古文之用日稀矣。此中國文字之一變遷也。

叢談

○○國學發微

(續)

劉光漢

江都汪氏作講學釋義以講為習謂古人學由身習非以羣居終日高談性命

為講學謂左傳言學之不講是吾憂學不能相禮也故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說未盡然案講字從言則講為口傳之學非身習之學彰彰明矣故兩漢之時

咸有講經之例即石渠閣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白

虎觀章帝建初三年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見後漢書即今所

傳白虎通義是所講是也蓋以經術浩繁師說互歧故折衷羣言以昭公論

此即後世講學之權輿也魏晉而降士尚清談由是以論辨老莊之習推之于

說經至于梁代而升座說經之例興矣如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論難孝經之

敬傳武帝與論難之敬升講座朱異執孝經唱士簡文亦與張譏講論而周弘

正復登座說經張譏傳云簡文為太子時出士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弘正

謂人曰吾每登座見推之戚衰說朝聘之儀戚衰傳云簡文使戚衰精采自若朝聘張譏在席使人凜然推之沈峻傳云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焯沈熊之

疑義疑義說經正見傳云簡文嘗自升疑義崔靈恩解析經文張正見請決張正見請決

經義致舊儒甚有情之袁憲遞起端座適憲傳云憲與岑文豪同候周弘正弘正在座遞起

義端義端憲辨論有餘矣鮑少瑜辯捷如流鮑少瑜鮑少瑜代講瑜善謔吐辯捷如流伏曼

容說經生徒數百伏曼容傳云宅在瓦官寺東每百人嚴植之登席聽者千餘此皆升座說經之證也說經而外兼

段次段次傳云植之通經學館在湖溝講說有區此皆升座說經之證也說經而外兼

說老釋之書梁史顧越傳云武帝嘗于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

窮論者咸服是梁人也雖為口耳相傳之學然開堂升座頗與太西學校教授

法相符講學之風于斯為盛竊謂南朝說經之書有講疏如梁武帝周易講

疏此體甚多其二體義疏者筆之于書者也講疏者宣之于口者也稿及學堂

是講義至隋人平陳敦崇北學無講義一體書士尚樸訥不復以才辯逞長而士

是講義至隋人平陳敦崇北學無講義一體書士尚樸訥不復以才辯逞長而士

是講義至隋人平陳敦崇北學無講義一體書士尚樸訥不復以才辯逞長而士

大夫之講學者鮮矣。然學必賴講而後明。故孔子以學之不講為己憂。乃近儒

不察力斥南朝講學之風。趙氏廿二史劄記斥之最力豈不惑與。

東漢以降學術統一。墨守陳言。其有獨闢新想者。其惟南朝之玄學乎。考玄字

之名出于老子。老子曰故常無欲又玄衆妙之門河上公注云玄天也言有欲

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于天此誤解老氏之文也案常無所以觀其妙常有所以

欲字作思字所字解常無常有為對待之辭猶言常無所以觀其妙常有所以

觀其微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兩即有無也玄者即指有無未分之前言也易言

陰陽即老子之有無乃相對之辭也又言陰陽生於太極太極者即絕點之詞

也老子以有無二字代陰陽以玄字代太極所謂真宰真空即玄之義也佛家

言真如亦玄字之義也玄與空同玄之又玄猶言空之又空也非指有欲無欲

言故又而楊雄著書亦曰太玄則玄字之義與大易所言極深研幾相符玄學

者所以宅心空虛靜觀物化融合佛老之說而成一高尚之哲理者也。玄學之

源基于正始。正始之初學士大夫咸崇莊老。如何晏王至于西晉流風未衰。競

相祖述。如晉書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又

宋史言羊玄保有二子太祖謂之遺風是正始時代為玄學起源故干寶晉紀

晉以降佛教日昌學士大夫兼崇老佛而玄學範圍愈擴遂與儒學並衡昔宋
 何尚之定學制析玄學儒學為二科蓋倫理典制該于儒學之中而玄學所該
 則哲學宗教心理是也玄與儒分此其證矣又齊書劉瓛傳云晉尚玄言宋尚
 文章故經學不純宋書王微傳云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北史儒
 林傳亦曰梁張譏好玄言亦玄學別為一科之證吾嘗溯玄學所從起大約兩
 漢之學咸主探賾此學術之主積極者也魏晉之學咸主虛無此學術之主消
 極者也至何晏王衍謂天地萬物以無為本晉書王而王弼之答裴徽也亦曰
 聖人體無世說載裴徽問王弼曰聖人不言無而老子申之何也弼曰聖人推
 之劉伶上無為之書見晉書劉伶傳而通鑑魏紀亦曰法司馬彪申無物之旨
注子是魏晉學術揭無字以為標由是反對此派者則又揭有字以為標此裴顧
 崇有論所由著也晉書又正始以降治玄學者矜浮誕而賤名檢以與儒學相
 詆排如阮籍作大人先生傳斥世之禮法君子如齷齪處禪阮咸縱酒昏蓋即莊
 列揚朱之樂天學派也而儒林之士復有反對此派者則又標禮教以為宗此

江淳崇檢論劉寔崇讓論所由著也。皆見晉書本傳若范甯下是爲兩派競爭。

之始東晉以降革浮誕之習標清遠之言由是儒立之爭僅辨析學理一端而

已如應詹顧榮辨論太極消極積極二派並衡然爭辨之書不越孔老至孫綽

許珣栖心釋教以釋迦貴空之論或與老氏相符故立學之中隱該佛理觀孫

綽作喻道論以佛爲本以儒爲用折衷於二者之間然以道體爲無爲則仍與

王何之論相合此當日學術之一大派也又謝慶緒注安般守意經以意爲衆

惡之萌基欲於意念未起之時觀心本體若蓮社諸公雖息心淨土如劉遺民

道祖盧仲倫張萊民張秀實畢士穎諸人是然王喬之作三昧詩謂妙用在茲涉有覽無神由昧澈

識以照羸而慧遠禪師爲作詩序謂寂想專思即爲三昧又謂思專則志一不

遂開李翱復性之先兼生朱子觀心之說此實宋明心理學之濫觴也而宗少

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必又宗少文作神不滅論節宗教靈魂不死之說而易靈

魂爲立神以爲立神之於人先形而生不隨形而死此則宗教與哲學相融而

別成爲一派者也若何尙之答宋文帝之問以爲政崇立化則俗厚刑輕文帝

以爲然則又由立學而推之政治學矣且當此之時學崇心得偶持一義則他人或別持一義以難之兩說相歧則他人或創一說以融之如齊張融作門論謂道之與佛致本則同達迹成異而周彥倫則作論以難之謂佛教照窮法性卽道家義極虛無當以非有非無爲極則梁道士某造三破論排抑佛道而劉勰則作滅感論以斥之至謂孔釋教殊而道契梵漢語隔而道通又齊顧歡作夷夏論意在抑佛仲老而明休烈則作論以詆之謂孔老設心與佛教同非惟學術之競爭抑且宗教之競爭矣且學術旣分雖純駁不同要皆各是其所是如陳僧大心嵩著無諍論以爲佛家三論立說非歧而傅宜事則著明道論以難之以爲解說旣異必當分析其是非梁范縝著神滅論以不生不滅之說爲非而蕭琛曹思文劉山賓咸立義以難范縝以申不滅之旨此皆哲理學之各立宗派者也推之梁昭明與慧超相詢陸法和與朱元英爭辨各持一義互有異同較周末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豈有殊哉蓋梁代之時心宗之說播入中邦故玄學益精如梁武問魏使李業興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謂少爲攝佛

老之精英。棄儒家之糟粕。不可謂非哲學大昌之時代也。如願越講老子張譏於

武德殿講老莊是皆講佛老之學者也。又考陸氏經典釋文。則為老子作別注者。

漢時不過河上公母邱望嚴遵三家。三國六朝注之者。竟四十二家。莊子別注者。

人無注。自晉至陳。注之者。竟有二十五家。足見其時老子學之盛行矣。若夫齊戴

容作三宗論。何胤注百法論。十有二十門論。劉勰定定林寺經藏。蕭子良著淨住子。

足證其在學理而不在教宗。與愚民之迷信道教。佛者迥殊。故太極無極之論。

非始於濂溪。實基於梁武。問魏書李業興此亦梁代哲學之一端也。無克欲斷私之意。

非始於朱子。實基於蕭子良。欲淨住子一心必先克抑私情。以求遠嗜欲。而本來面目之

說。非始於陽明。實基於傅翕。王陽明言良知亦謂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且因學

術。辨爭之故。而論理之學。日昌守佛典。因明之律。開中邦辯學之端。故南史之

記。立學也。或稱義學。何胤或稱名理。周彥倫傳豈專務清談者所能及哉。乃隋代以

降。立學式微。宋儒侈言性理。亦多引緒於南朝。惟諱其已說。所從來反斥立學

為清虛。朱子曰。六朝人佛學只是說。只是清言家。致南朝立學湮沒不彰。而中

邦哲理之書。遂不克與西人相勸。謂非後儒之罪。與故即南朝學術之派。別辨

由隋入唐數十年中為中邦學術統一之期何則北朝人士學崇實際無復精

微深遠之思故詆排玄學觀李業興對又魏周君臣偽崇儒學如魏孝文重儒

生而北周又崇尚周官用熊安生沈重諸經師皆其証也以悅北土之民而道釋之書則視為宗教擷其粗

而遺其精故哲理之學曠然無聞北朝學術惟顏之推正名辨物近於名家賈

至於隋代益尚儒書蕩定南朝屏革清談之習故南朝玄學一蹶而不復振興

蓋儒學統一之由一因隋文建立蠻序徵辟儒生開皇五年詔徵山東義學之

列在朝故承其風者莫不尚儒術而輕玄理一因隋代之時以科舉取士故士習

空疏而窮理之功致為詩賦詞章所奪此儒學而外所由不立學派也况當此

之時牛弘又牛弘撰五禮百志為隋代儒林之冠二劉劉焯劉炫皆治經學以儒

學倡於朝而文中子之徒復以儒學倡於野王通少通六經以聖人自居弟子

效楊雄法言以躬行實踐為本尊儒術而斥異端即唐韓愈宋孫復等學術之所從出也朱子稱其頗有志於聖賢之道即指此言唐代學派已

於隋代開其端如唐賈孔為諸經作疏本於二劉韓愈作原道本自是以還學

術之途日狹而好學深思之士不可復睹矣

○小學發微補 (續)

劉光漢

六書假借一例言者紛紜許君說文序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為假借案依聲託事僅屬假借之一端而由他字之義引伸者厥類實煩大約上古之時先製有形之名詞而無形名詞則由有形名詞假借有形名詞即象形之字也無形名詞即指事之字也觀象形先於指事即知有形名詞成為本字而無形名詞或為假字矣蓋太古之初指物立名故所造之字咸有實義之可徵一日干支二日地理三日天文四日器物五日植物動物各一名各一義此皆有形之名詞也故無形名詞咸由有形名詞假借如甲字假為子子假為成字假為征成之成此由干支之名詞引伸者也井泉之井人因其易於自溺者咸生畏心而借之道則由共由之義引伸者也井泉之井人因其易於自溺者咸生畏心而借之井法之井則由畏懼之義引伸者也此由地理之字引伸者若年月日借時日之日則以地球繞日一周則為一日也地理之字引伸者若年月日借風化之風以喻其速此亦因天文之字引伸者若夫理為攻玉因攻玉必條分縷析遂假為人所以恒服遂訓常為恒假為五常之常網本綱絃以事其業常本裳衣因人所以恒服遂訓常為恒假為五常之常網本綱絃以事其業義遂假為此因維綱物之義引伸者若夫才為草木初生借為才則以人亦屬此義為此因維綱物之義引伸者若夫才為草木初生借為才則以人

之才能亦具於能為多力之獸而人之富於才獸者亦謂之猶則以可能
 疑斯能此由動植物之名詞假借之證此而靜詞動詞助詞亦或由名詞之義引
 效皆形名詞由甲拆之甲癸字假假為垂象之垂此由地理之引伸之申此由支
 無如甲字引伸者也陸遠也而假為象之天本文之義引伸者也由干支
 仲之字引伸者也陸遠也而假為象之天本文之義引伸者也由干支
 為路門路寢之大尊為酒器借為尊卑之尊此由舊本黃離之義引伸者也
 東修脯假為修治之修此由器借為尊卑之尊此由舊本黃離之義引伸者也
 雁為隨陽之鳥以雁鳥之難至借為難易之難此由舊本黃離之義引伸者也
 若夫由有形名詞借為虛字者如於本旌旗之旂借為語助之於本是一字
 人須假為語助之詞而此皆由有形名詞借為虛字者如於本旌旗之旂借為語助之於本是一字
 借為數字必由本義引伸未有無義而僅取聲音者也又如動詞靜詞之各有
 本義者亦大抵由指物之詞借為指事之詞而後世以國力盛衰為強弱者為弱
 亦為張解弓弦為弛而後世以國力盛衰為強弱者為弱
 後世之論學術也亦曰學淺學深遠近二字古人之靜詞動詞何一非由指物代
 也亦曰期近期遠推之短字從矢循字從盾指事之以之量直而後世之論時代
 之詞借用哉此亦六書指事後於象形之例也蓋古人智識單簡舍觀察事物
 餘證尚多此亦六書指事後於象形之例也蓋古人智識單簡舍觀察事物
 知遠取諸物而不知近取諸身此指事之詞所以後於指物之詞也古無指事
 之詞此古人文宇所由不若後世之備也

古人假借之字。未有不依事而但託聲者也。如炷字。古文作主。從、者。所以象火形也。從、呈。呈即盛火之火也。而後世借爲君主之主。別作炷字。以代之。不知君主之義。亦與用火之說相關。上古之時。凡能發明用火之術者。即爲君主。故有祝融燧人二氏。而神農一名炎帝。一號烈山。爾雅釋詁。訓君爲蒸。而蒸字亦從火。蓋君主爲發明用火之人。故君主之主。由火器之義。引伸猶之君主爲發明製酒之人。而酋長之酋。遂由酒官之義。引伸也。又如飛字。古文作非。訓爲鳥。飛不下。而後借爲是非之非。別製飛字。以代之。易小過卦之形上三下三。橫鳥飛不下。而後借爲是非之非。別製飛字。以代之。成非字。故曰有飛鳥之象。史記秦非子文選注云。非與飛。古文通用。亦其證也。不知上古之時。人民恃弋獵爲生。故古字一。二。三。惟懼飛鳥之不下也。鳥飛不下。則人民咸生不悅之情。故屢轉引伸。由鳥飛不下之非。借爲是非之非。猶之不字。本義訓爲鳥飛不至地。而借爲一切不然之。不也。此二義者。皆古人所謂不依事而託聲者也。然尋繹其義。則借義仍由本義引伸。故舉此二端。以發其凡。

古代六書之字。自篆體改爲隸體。而字形與字義不符。試先卽象形一體言之。

如。日。月。之。篆。文。作。○。夕。皆。為。象。形。之。字。自。變。為。隸。體。而。日。月。不。象。形。矣。日字與月字混從肉字近而從日之字遂與從月之字混

之。字。混。從。肉。字。近。而。從。日。之。字。遂。與。從。月。之。字。混。草木之篆文作艸木皆為象形

之。字。自。變。為。隸。體。而。草。木。不。象。形。矣。草木字與水字之形相混

兩。足。蓋。二。足。而。羽。斯。謂。之。禽。自。變。為。隸。體。而。鳥。鳥。皆。從。四。足。與走獸之四足者有何異乎

復。象。飛。禽。之。形。矣。又如訓母猴象形亦其證也 鳥。陽。鳥。其。偏。旁。從。乙。即

象。飛。形。自。隸。文。變。為。燕。則。又。殊。于。飛。禽。之。形。矣。此假用燕國之推之凡字變作人

與。入。字。八。字。之。形。易。于。相。淆。川。字。變。為。水。與。木。字。之。形。易。于。相。雜。故。隸。體。既。興

而。中。國。無。復。真。象。形。之。字。矣。雖。然。豈。惟。象。形。一。體。變。遷。哉。如。萼。為。草。木。萼。或。作

萼。此花萼 而。萼。訓。為。榮。此榮華 萼。為。西。嶽。字。各。不。同。自。隸。書。統。作。華。而。三。字。合

為。一。字。矣。𠂔。為。耕。治。之。田。字。或。作。𠂔。而。𠂔。訓。為。誰。𠂔。訓。為。詞。字。各。不。同。自。隸。書

變。𠂔。字。為。壽。而。從。𠂔。之。字。悉。改。為。從。壽。而。三。字。合。為。一。字。矣。若它訓為虫從虫

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作蛇隸書專 蓋。秦。程。邈。改。篆。為。隸。以。便。徒。隸。而

古。文。失。真。者。十。之。七。八。此。則。中。國。文。字。之。一。大。厄。矣。

○○讀書隨筆 (續)

劉光漢

○○易言不生不滅之理

易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二語。卽不生不滅之意也。上語言由滅而生。下語言由生而滅。陳師道謂游魂爲變。爲回輪。而呂柟駁之曰。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霧而雨。非前雨也。案輪回之說。過拘駁之誠是。錢竹汀亦作論駁之。而呂說亦非。何則。燭滅爲膏。融膏則復爲燭。器毀爲土。範土則復爲器。故此國滅而彼國興。國之土猶自若也。若卽此例以觀之。則不生不滅之說。似未可非。張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卽周易此二句之確說。立說最精。

○○山海經不可疑

昔郭璞之序山海經也。謂世之覽山海經者。皆迂其閔誕。夸迂多奇怪。俶儻之言。嗚呼。此豈知山海經者哉。考西人地質學。謂動植庶品。遞有變遷。西人地質學分地地質爲十二級。一曰花剛石層。二曰水草五化形石層。皆無生物。三曰老林低安層。略有生物。四曰甘比里安層。始有水。五曰昔盧安斯層。始有海。中水族六曰舊紅砂層。始有陸地。草木及昆蟲。及魚。七曰得來散層。始有鳥獸。十曰魚子石層。十一曰米安層。始有珊瑚及鱗介類。九曰得來散層。始有鳥獸。十曰魚子石層。十一曰耳

白石粉層始有動物之類至第一二種類始有人類動物者植物之所演也人類者又動物之所演也

一書有言人面獸身者有言獸面人身者而所舉邦國草木又有非後人所及

見者謂之不知可也謂之妄誕不可也夫地球之初為草木禽獸之世界觀漢

代武梁祠所畫其繪上古帝王亦人首蛇身及人面龍軀者足證山海經所言

皆有確據故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即西人動物演為人類之說也觀西國古書

多禁人獸相交舊約所而中國古書亦多言人禽之界故孟子言則近于禽獸

是也者幾希董子亦曰人當知自貴于萬物則上古之時人類去物未遠亦彰彰明

矣大近愈文明則去物亦愈遠山海經成書之時人類及動物之爭仍未盡混

此書中所由多記奇禽怪獸也又孟子言帝堯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

左傳言禹鑄九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宣公三年則當時獸患

仍未盡除也故益焚山澤而禽獸逃匿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皆人物競爭

之關鍵也安得以山海經所言為可疑乎上古之時人能勝物即優勝劣敗之

爭服也觀西人達爾文之書其理自見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十期)

劉光漢

漢代之時立經學于學宮。爲經學統一之始。唐代之初爲五經撰正義。又爲注疏。統一之始。漢崇經學而諸子百家之學亡。唐撰正義而兩漢魏晉南北朝之經說凡與所用之注相背者其說亦亡。故正義之學乃專守一家舉一廢百之學也。近世以來說經巨儒漸知孔氏正義之失。閻百詩之言曰。秦漢大儒專精讐校訓詁聲音。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范寧之穀梁。論語何晏解。爾雅郭璞注。皆昧于聲音訓詁。疏于校讐者也。疏于校讐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于聲音訓詁則不識古人語言文字。而失聖人之真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尙後儒。不知古學。于是爲義疏爲釋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威琳經義雜記序方東樹以此文爲僞撰恐未必然段若膺之言曰。魏晉間師法尙在。南北朝時說

經義者雖多。而罕識要領。至唐人作正義。自以為六藝所折衷。其去取甲乙。時

或倒置。臧琳經義雜記序江良庭之言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荀

虞。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氏。而用偽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

墜。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退。麋氏而用范氏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

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孫李之注盡亡。尤可惜者。盧侍中禮記注。

足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承斯學者。欲正經文。豈不難哉。臧琳經義雜記云江鄭堂

之言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為注疏。惜乎孔冲遠之徒。妄出己見。取去失當。

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偽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寧。論語專主平

叔。棄珠玉而收瓦礫。漢學師承記自序沈小宛之言曰。孔冲遠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

昏髦之年。任刪述之任。觀其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

秋則廢服義。先曾祖左傳舊疏考正序就諸家之說。觀之大抵謂六朝經學。勝于唐人。以六

朝南北學相較。則北學又勝于南。以北人宗漢學。而南人不盡宗漢學也。至冲

遠。作疏始輕北而重南。傳南而遺北。而漢學始亡。其固不易之確論。然自吾觀

之則廢黜漢注固爲唐人正義之大疵然其所以貽誤後世者則專主一家之故也夫前儒經說各有短長漢儒說經豈必盡是魏晉經學豈必盡非卽其書盡粹言豈無千慮而一失卽其書多曲說亦豈無千慮而一得乎西漢儒林雖守家法然衆家師說不同紛紜各執學官所立未嘗偏用一家言也北朝儒士亦恥言服鄭之非然當時南學尙存北儒雖執守精專未嘗立己說爲說經之鵠也至冲遠作疏始立正義之名夫所謂正義者卽以所用之注爲正而所舍之注爲邪故定名之始已具委棄舊疏之心故其例必守一家之注有引伸而無駁詰凡言之出于所用之注者則奉之爲精言凡言之非出于所用之注者則拒之若寇敵故所用之注雖短亦長而所舍之言雖長亦短甚至短人之長長己之短故自有正義而後六朝之經義失傳且不惟六朝之說廢卽古說之存于六朝舊疏者亦隨之而竟泯况正義之書頒之天下凡試明經悉衷正義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于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正義之所折衷者僅一家之注而士民之所折衷者又僅一家之疏故學術定于一尊使說經之儒不

復發揮新義。昧天下之目。錮天下之聰。此唐代以後之儒所由無心得之學也。向使冲遠作疏。不復取決于一家。兼採舊說。褒取損益。進退衆義。不復參私意于其間。則隋唐以前之經說。或不至湮沒不彰。乃竟師心自用。排黜衆家。或深文周内。或顯肆雌黃。豈非儒林之恨事哉。不惟此也。冲遠正義。非惟排黜舊說也。且掩襲前儒之舊說。以諱其所從來。阮芸台之言曰。唐初諸經正義。無不本之南北朝人。或攘或掩。實存而名亡。沈小宛之言曰。冲遠之書。吹毛求疵。剜肉爲創。撥前儒所駁之短。以誣被短。襲前儒所解之長。以矜己長。割裂顛倒。剽竊博揜。先曾祖左氏傳舊疏考證序黃春谷之言曰。孔氏之書。進退衆義。而不復更舉其人。至如禮記疏間。涉熊皇而體段。曹然不見。毛詩疏。空言焯炫。而標著間然無聞。雖復肅毓時陳。雀盧偶掇。然疏中精誼之出于誰何。祇成虛粕。又况左傳之顛倒彌甚矣。先曾祖左氏傳舊疏考證序故先曾祖孟瞻先生作左氏傳舊疏考證。謂左傳正義經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乃削去舊疏之姓。襲爲己語。反覆根尋。得實證百餘條。又謂他疏上下割裂。前後矛盾。亦可援左疏

類推先祖伯山先生承之復作周易尙書舊疏考正而唐人乾沒舊疏之跡顯
豁呈露則冲遠說經無一心得之說矣以雷同勦說之書而欲使天下士民奉
爲圭臬非是則黜爲異端不可謂非學術之專制矣故孔冲遠五經正義成而
後經書無異說顏師古五經定本立而後經籍無異文非惟使經書無異說也
且將據俗說以易前言非惟使經籍無異文也且將據俗文以更古字後之學
者欲探尋古義考證古文不亦難哉蓋唐人之學富于見聞而短于取舍故所
輯之書不外類書一體括地志者地學之類書也通典者史學之類書也文苑
英華者文學之類書也法苑珠林者佛典之類書也蓋富于見聞則徵材貴博
短于取舍則立說多訛且既以編輯類書爲撰述故爲經作疏亦用纂輯類書
之例而移之以說經此五經正義之書所由出于勦襲而顛倒割裂不能自成
一家言也唐人修晉書隋書亦多出勦襲而顏師古前漢書注其攘竊與五經正義同而猶欲頌爲定式
非趨天下士民于狹陋乎故自五經正義頒行而後賈氏疏儀禮周禮保氏疏
公羊楊氏疏穀梁亦用孔氏之例執守一家之言例不破注卽宋儒孫奭疏孟

子朱子以爲係邵武士人所作偽託名于孫爽邢昺疏爾雅論語孝經咸簡質固陋以空言相演至

與講章無殊不可謂非孔氏啓之也况學術既歸于統一以遏人民之思想則

一二才智之士不得不以己意說經而穿鑿附會之習開故唐成伯璵作毛詩

指說以詩序爲毛公所續遂開宋儒疑序之先而趙匡啖助陸淳纂例及春秋傳

微旨盧全韓昌黎贈之詩曰春秋三傳復培擊三傳蕩棄家法別成一派而玄宗

又改禮記舊本以月令爲首篇無知妄作莫此爲甚即韓愈李翱亦作論語筆

解緣詞生訓曲說日繁此皆以己意說經之書也蓋正義之失在于信古過篤

惟信古過篤故與之相反者即以蔑古逞奇故唐人說經之穿鑿不可謂非孔

氏正義之反動力也夫孔氏正義既不能持經說之平則唐人經學之稍優者

惟陸德明經典釋文旁采古音不尙執一漢儒古注其片言隻字或賴此而僅

存豈可與孔氏之書並斥乎又經典釋文而外若李鼎祚周易集解彙集羣言

發明漢學有存古之功而李元植作三禮音義王恭作三禮義證亦詳于制度

典章皆唐代經生之翹楚也自是以降經學愈微而學術亦日衰矣

○○讀左筭記

(續第八期)

劉光漢

昔東漢陳元作議立左氏疏。謂丘明至賢。親授孔子。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

傳書本

唐劉子玄史通本之作申左一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畧謂邱

明之傳。皆本周典。又躬爲太史。博覽羣書。好惡既同于聖人。故析理不流于穿鑿。此說一昌而左氏之誼長于公穀。遂爲千秋之定論矣。特史通六家篇。又分春秋左傳爲二家。以春秋家出于三代。左傳家出于左邱明。吾謂春秋之名。乃古代史書之總稱。亦卽編年史之總稱也。昔晉羊舌肸習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國語則東周之時。春秋亦列教科之一。大抵以本國之史教本國之民。孔子魯人而設教之地。又在魯境之中。故所編之春秋。亦以魯事爲主。則春秋者。乃本國歷史教科書也。其必託始于魯。隱者則以察時勢之變遷。當先。今後古畧古。昔而詳。晚近則春秋。又卽本國近世史也。雖然以史教民。課本所舉。僅及大綱。而講演之時。或旁徵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商論。時門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記所聞。以供參考。而所記之語。復各不同。或詳故事。或舉微言。故

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學。然溯厥源流。咸爲仲尼所口述。惟所記各有所偏。亦所記互有詳畧耳。厥後子夏傳書。本仲尼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此卽公羊穀梁之起源也。左邱明亦受業孔門。左傳一書所記所陳。亦大抵出于仲尼之語。特左氏于孔子所講演者。復參考羣書。傳示來世。今觀左傳所記載。若臧哀伯諫君之語。桓二年王子朝赴告之文。昭二十六年僖伯諫君觀魚。隱五年富辰諫王納狄。僖二十四年王孫勞楚備詳九鼎。宣三年季札觀樂。縱論國風。襄二十九年郊子聘魯。言少昊以鳥記官。昭十七年魏絳和戎。言夷羿。以田覆國。子革諷楚靈王。則上溯分封之禮。祝佗對周襄叔。則詳徵盟會之文。推之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成十三年聶子班荊。稱楚材。晉用語。詞浩博多。或千言當仲尼講授之時。不過僅詳大旨。必非引誦全文。蓋左氏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補之耳。孟子言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孔子之授。春秋非惟記其事。亦且徵其文。左氏輯爲一書。曰孔子之志也。至于三傳不同。則由弟子記孔子之言。歷時倉猝。致有傳訛。亦非若後儒之憑臆說也。士生數千年之後。又安能一一判其是非哉。

○○讀書隨筆

(續第十期)

劉光漢

○○西域道路古今不同

漢書西域傳言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而陳湯之取郅支也兵分兩道一道踰蔥嶺經大宛以至康居此正道也一道由溫宿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此奇道也蓋漢之南北二道與今之道路不同南道今湮入戈壁其北道則今南道也陳湯之進兵蓋由今阿克蘇而分道一軍越木素耳嶺西北行一軍向喀什喀耳西南行是爲南北夾攻之策後世如唐元奘度凌山至清池西經千泉怛羅斯與陳湯西北行之道若出一轍若邱長春西遊記劉郁西使記所由之程則與之稍異蓋一則由今阿克蘇而北而繞克穆爾圖泊之南一則由今伊犁而西而繞克穆爾圖泊之北耳其渡納林河則一也地勢無常古今各異信哉

○○陽明格物說不能無失

陽明之說格物也。其言曰：格正也。正其不正而歸於正也。

陸澄錄

又曰：格物如孟

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

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

徐愛錄所記

又曰：吾解格物。所謂如格

其非心者。大臣格君心之非。是皆正其不正而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

訓。答顧東橋書

又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徐愛錄所記

又曰：吾教

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

人教人事之物。物上去尋。却是無根本的學問。

黃修易錄所記

以上數條。皆陽明解格

物之語。但陽明之說。主於良知。以大學之明德為良知。以去惡存善為止至善。

故其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也。以誠意為主。故以捍格外物。

解格物而以去人欲存天理為此節之宗旨也。但如陽明之說。訓格為正。則格

物即正心矣。大學何必區而二之乎。故王陽明之解格物。不若朱子之確也。朱

子之解格物也。則用程子之意。其言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皆欲致吾之知在

即物而窮其理也。又云：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與中庸不誠無物互相發明。誠千古不易之說也。陽明之初亦從朱子之說。其所以謂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不過因己以格。亭前之竹。以致勞神成疾耳。故謂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嗚呼。獨不觀於西人之學。凡天下之物。無一非可格之物乎。則朱子之說不當斥之也。明矣。陽明良知之說。本不可非。其所以不從其格物之說者。則以陽明之說流於虛。不若朱子說之證于實耳。故特辨之。

○○墨子節葬篇發微

墨子節葬下篇之旨。自孟子斥之於前。荀卿斥之於後。士大夫偶有道及者。則衆斥爲異端。予謂此特由於未觀墨子耳。夫墨子節葬之旨。有二。一曰費無用之財。二曰損生人之性。前之一說。原于節用者也。故主於儉。後之一說。厚於兼愛者也。故主於仁。蓋墨氏之旨。以爲人所以生財而生財。則所以富民。今喪葬不節。則人之因服喪而廢有用之日者多矣。有用之日廢。則生財之數愈乏矣。况厚葬則厚於以送死。而薄於養生。耗財之用愈多。而生財之數必寡。生財之

數寡盜竊所由興也。盜竊之興，刑罰所由立也。墨子以厚葬久喪爲國家貧人，民富刑政亂之祖，殆謂此夫。至於損生人之性者，則以人有用之身不當因哀而致毀，與禮記所言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同出一轍。謂之與儒家異，則可謂之爲儒家罪人。則不可。蓋儒家之說所以發人不忍之心，而墨家之說則亦由不忍人之心而推之者也。但所引堯舜夏禹之說，則不過引前說以爲己說之證耳。似未可據之爲實。蓋節喪節葬，乃墨子所特創之說也。

○○王制篇言地理中多精言

禮記王制篇有言：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制。此語甚有精理。近日以來，地學發明，而西人多以地理言政治，謂平原之國多行中央集權之制，山岳之國多行地方分權之制。故希臘以多山而分爲無數小國，法國以少山而合爲一統之國。蓋山川之隔，人情風俗之所由異也。人情風俗既異，此邦國所由一分而不可復合也。中國山岳雖多，然地多平原，故一統之時多，而分立之時鮮。少王制之言，誠精確矣。

叢談

○○國學發微

(續第十一期)

劉光漢

唐人之學大抵長于引徵寡于裁斷所著之書以劉氏史通顏氏匡謬正俗爲最精然唐人之學亦有數端一曰音韻韻學始于齊梁自沈約明四聲而呂靜夏侯該遞有述作隋人陸法言復有廣韻之輯以定南北之音至于唐代有長孫訥言之箋有郭知玄之增益而孫愐復廣加刊正名曰唐韻遂集韻學之大成二曰地志自盛弘之作荊州記常璩作華陽國志潘岳有關中之記陸機垂洛陽之書然所詳者僅偏隅耳至于唐代魏王泰輯括地志而李吉甫復撰元和郡縣志于九州土宇考其沿革明晰辨章並旁及山川物產後世地志多祖之遂集地學之大成三曰政典自史記列入書而史官修史咸有書志一門然皆斷代爲史所詳者僅一代之政耳未有酌古知今以觀其會通者至唐杜佑作通典上起三代下迄隋唐勒爲一編閱此書者可以睹往軌而知來轍此

唐人之功也。四曰史注。自裴駰作史記集解。裴松之作三國志注。補缺匡違。厥功甚偉。惟班范史書注無全帙。唐人注班書者有顏氏師古注。范書者復有章懷太子賢。雖說多勦襲。然故訓賴以伸明。而遺聞瑣事亦賴注文而僅傳。此又唐人之功也。然唐人所長之學。尤在史書。晉書隋書固成于唐人之手。然正史而外。復有數體。一曰偏記。其體始于楚漢春秋。及班固高祖本紀。若唐吳兢貞觀政要。亦其體也。若王仁裕天寶遺事李康明皇政錄亦此體也一曰小錄。其體始于漢官儀。應邵若唐李吉甫元和會計錄。韋執誼翰林故事。亦其體也。一曰佚事。其體始于吳越春秋。若唐劉肅大唐新語。亦其體也。亦唐撫言一曰傳記。其體始于趙歧三輔決錄。若唐徐堅大隱傳。崔元暉義士傳。亦其體也。推之譜牒之學。唐人重譜牒之學。其詳見唐書各表。會要之書。亦以唐代為最詳。則有唐一代實史學大昌之時代也。惟傳記書多雜。稗官家言言多鄙朴。采擇未精。或全搆虛詞。探幽索隱。或小慧自矜。擇言短促。綜斯三類。咸為無益於史。編觀稗海及唐代叢書所刊之書何一而非此類蓋唐人之學。貴博而不復貴精。此學術之所由日雜也。

(未完)

○○小學發微補

(續第十期)

劉光漢

上古之時未造字形。先有字音。既于前册言之矣。然人當始有語言。未若今日之複襍也。其始也。僅有無字之音。厥後聲音複雜。始成言語。然聲音之起。原厥有數端。一曰自然之音。自然之音者。因口舌相調。即成一普通之音。凡在幼童。莫不皆然。非地與時所克限也。故或以此音為天籟。如我者發語聲也。凡動物之發聲。亦多帶我字之音。類如犬人欲發聲。則我字之音自出于喉。故古人即以。此音為己身之稱。用造我字。今日日本字母首列。口字。口字即我字之變音也。你者。後世之文。或稱為爾。為彼。為若。為乃。不知此皆你字之變音。亦發語聲也。凡人欲有所指示。即口中不言。而你字之音。其音在難字之間。亦多出于喉。舌間。故古人即以此音為他人之稱。用造你字。今日日本字母次列。个字。个字音。伊。即你字之變音也。今中國人之稱父也。稱之曰爹。或重疊其詞。蓋因小兒學語口中。即時發此音。故即以之稱其父。而西人之稱父也。其音亦與爹字同。今中國人之稱母也。稱之曰媽。或重疊其詞。蓋因小兒之啼哭口中。即發此音。故即以之稱其母。今西人之稱母也。其音

亦與媽字同。由此四證觀之，可以知自然之音，循乎天籟，非地與時所克限矣。其故一也。二曰效物所製之音。夫言出于口，聲音乃成。此一定之理也。然生民之初，非能創此音也。其所以成一真實之音者，必先具此物，乃錫此名。其故有三：一爲聲起于形，卽象物形以造字音也。如因日形完實而呼之爲日，因月形半缺而呼之爲月是也。冊見前又如天訓爲顛，顛天之音，古同。因天體爲在上，故呼之爲顛。後顛音轉爲天音，乃別造天字。地字亦然。因上古之初，地低之音相近，因地體爲在下，故呼之爲低。後低音轉爲地音，乃別造地字。此皆字音象字形之證也。一爲聲起于義。此由古代析字旣立義象，以爲標，復觀察事物，凡某事某物之意象相類者，卽寄以同一之音，以表其義象。凡音同之字，義卽相同。如前文所舉施字、門字是也。故任舉同聲之字，卽可用爲同意。此聲起于義之證也。一爲以字音象物音。此由古代造字旣以字形象物形，復以字音象物音。如前文所舉水火二字是也。又如羊字之音近于羊鳴，牛字之音近于牛鳴，雀字之音近于雀鳴，鵲字之音近于雀鳴，鷹字之音近于鷹鳴，鴉字之音近于鴉鳴。

鳴蛙字之音。近于蛙鳴。此皆字音象動物之音者也。木字之音。近于擊木之聲。竹字之音。近于擊竹之聲。此皆字音象植物之音者也。銅字之音。近于敲銅之聲。柝字之音。近于擊柝之聲。此皆字音象用物之音者也。滴字之音。與雨水注階之聲相近。擊字之音。與持械叩門之聲相近。流字之音。與急水下注之聲相近。此皆動詞靜詞之象字音者也。則古人之名物。必有至理寓其中。彰彰明矣。故觀此三例。即可知古人創造字音。皆在觀察事物之後。故能效物音以製字音。其故二也。要而論之。上古以初卽有字音。然字音由簡而趨繁。遂成言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合衆音而成一言。猶之合衆字而成一文也。故卽字音之起原而考之。

許君之言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斐務齋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亦用左回右轉之說。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倒子爲去。爲證。謂字形不同。則變轉其義。則混于象形。會意。又鄭樵六書略曰。諧聲轉注一也。則混于形聲。惟戴東原之論轉注也。謂轉注猶言互訓。說

文訓考爲老。訓老爲考。凡數字共一義者。皆曰轉注。故曰同意相受。段氏王氏皆從之。然于轉注之起。原言之頗簡。蓋上古之時。一義僅有一字。一物僅有一名。後因方音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義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在古。代亦只爲一字。試觀爾雅釋詁諸篇于字之一義。數字者互相訓釋。卽爲轉注之公例。然音皆相近如哉。基。貽。三字皆訓爲始。而音卽近于始。洪。旁。龐。洪。戎。窮。六字皆訓爲大。而音多相同。子。吾。二字皆訓爲我。而音復近于我。舉斯三例。餘可類推。蓋釋詁一篇。以今語證古語者也。若釋言一篇。則以方言證雅言。其例亦與釋詁同。如斯。侈。離。也。斯。侈。古音近于離。旬。宣。偏。也。旬。宣。古音近於偏。臞。訓爲瘠。臞。瘠。音近。流。訓爲求。求。流。音符。由是觀之。則一義數字之字。音皆相近。益可證矣。試更舉小爾雅以證之。如懿。頤。二字訓深。懿。頤。疊韻。莽。莫。二字訓大。莽。莫。雙聲。賦。鋪。敷。三字訓布。而三字之音皆近。布。鐘。崇。二字訓叢。而鐘。崇。之音近於叢。前冊見是蓋一義數字。其音相同。卽可互相訓釋。如周易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皆以上古之時。僅有乾坤坎離四字。兼含健。順。陷。麗。之義。後世則健。

順。陷。麗。四。字。最。爲。通。行。而。乾。坤。坎。離。知。者。漸。鮮。周。易。此。文。所。以。明。乾。坤。坎。離。四。字。猶。之。近。世。健。順。陷。麗。四。字。也。然。健。順。陷。麗。之。音。又。與。乾。坤。坎。離。之。音。相。近。此。因。古。今。語。言。不。同。而。分。爲。二。字。者。也。說。文。亦。然。皆。以。疊。韻。雙。聲。之。字。互。相。訓。釋。如。帝。諦。也。禮。履。也。福。備。也。走。趨。也。毒。厚。也。皆。屬。疊。韻。旁。溥。也。祈。求。也。禍。害。也。趨。窮。也。走。疾。也。皆。屬。雙。聲。舉。斯。數。例。餘。可。類。推。廣。雅。釋。名。例。與。此。同。則。數。字。互。相。爲。訓。卽。轉。注。也。互。訓。之。字。音。必。相。近。則。知。數。字。在。上。古。僅。爲。一。字。矣。其。例。一。也。若。爾。雅。訓。不。聿。爲。筆。訓。蒺。藜。爲。茨。訓。扁。竹。爲。蓄。皆。以。切。語。爲。名。而。當。蓄。萑。菴。之。類。亦。以。音。近。之。字。互。相。解。釋。此。四。方。音。不。同。而。分。爲。二。字。者。也。又。如。方。言。又。云。秦。晉。之。間。曰。娥。宋。魏。之。間。曰。瀛。衡。淮。之。間。曰。娃。宋。衛。魯。鄭。之。間。曰。豔。燕。代。之。間。曰。姝。河。濟。之。間。曰。媼。或。曰。姣。扶。風。太。原。之。間。曰。妍。瀛。妍。艷。三。字。一。聲。之。轉。也。娥。姝。娃。媼。四。字。一。聲。之。轉。也。媼。姣。二。字。亦。一。聲。之。轉。也。方。言。所。舉。物。名。皆。可。循。斯。例。以。求。又。說。文。之。釋。物。名。也。其。例。亦。同。如。萃。萍。也。萩。蕭。也。葩。華。也。蘿。莪。也。烏。雉。也。皆。屬。疊。韻。杖。持。也。瀆。溝。也。紵。轉。也。編。蝠。蝠。也。皆。屬。雙。聲。廣。雅。釋。名。其。例。亦。然。

夫一物數名亦轉注也。然一物數名音必相近。則知數名在上古亦僅爲一名矣。其例二也。由是言之。則轉注者卽數字一用之謂也。然以音相同而兩字互相訓釋者爲正例。試舉說文以證之。例如葦薊也。薊薊也。薊薊也。皆以同音之字互相訓釋。是爲正例。與考老同若菱菱也。菱菱也。字非同音亦互相訓釋。與前例似別。是爲變例。又如揃搷也。搷批也。批捺也。揃搷音近。批捺之音亦近。四字皆捺字之異名。故遞次相承。互相訓釋。亦爲變例。又如讖誕也。誇讖也。誕辭誕也。講讖也。四字相注。此互見。以爲轉者也。亦爲變例。又如垣墻也。墻垣蔽也。椀榭木斲也。榭椀木未斲也。此亦轉注之字。然亦爲變例。以上所列皆互相訓釋之字。亦有此字可以訓彼。而彼字不可訓此者。如羊祥也。羊可訓祥。而祥不可訓羊。士事也。士可訓事。而事不可訓士。證以說文。其證甚多。蓋古代之時。二字亦互相借用。後世以降。文字之界。說日嚴。故不復相通。然在上古之時。亦不得謂之非轉注也。

說文之釋會意也。謂比類合意。以見指譌武信是也。蓋會與合同。則合誼。卽會。

意之正解會誼者兩形並列之字也。吾謂兩形並列之字亦出於古代圖畫例。如武字從止從戈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止戈之形。信字從人從言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欲語之形。又如儻字從人從舞即畫人而加以舞蹈形也。位字從人從立即畫一人直立之形。伐字從人從戈即畫一人荷戈之形。男字從力從田即畫一人耕田之形。婦字從女從帚即畫一女持帚之形。苗字從草從田即畫草生於田之形。焚字從林從火即畫以火燒林之形。鳴字從口從鳥即畫羽族發聲之形。吠字從口從犬即畫犬屬發聲之形。嵩字從山從高即畫山峯最高之形。由是言之則會意者即兩形並列之謂也。亦即古代之圖畫也。故會意出於象形。又如祭字從又從示肉即古人祭神以手持肉之圖也。丈字從又從十即古人以手持丈之圖也。集字從木從鳥即鳥在木上之圖也。牢字從宀從牛即牛在屋下之圖也。此皆會意之正例。餘可類推。故說文列會意各字約分二類。例如天從一大。皇從自王。周從用口。閨從王在中。仁從二人。吏從一史。諸字王筠以順遞爲義之字釋之。案此類文字之中有出於象形者亦有出於指事者。然以出於

象形者為正例。又如祝。從示從人。聿。從口。咸。從口。肩。從口。正。從止。竟。從音。癸。從火

諸字。王氏筠曰：此對峙為意之字也。此類之字不能以所從之兩體三體連貫

而直接言之。由其用意多委曲也。凡兩言從者皆是要而論之。會意雖以意為

主。然每字之義皆起於字形。故說文所列會意之字有以字形發明字義者。如

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草中。益。水在血上。增。杲。明也。從日。之一。出也。從地。也。囙。則也。從口。中。光。從火

上。在人。坐。在土上。或。從戈。以守一。輦。從夫。在車。諸字是與順遞為義者為一類。然

字義即見於字形。則亦古圖畫之變形也。又如雀。鷓屬。從隹。從毛。角也。嬰。似人。故從頁。

也。阜。於木本也。從氏。從一。其貫也。三字皆會意而兼象形者也。又如葬。從死。在草中。

形物之。父。從又。杖。腦。從冎。從匕。相匕。三字皆于會意外另加一形者也。舉此數證觀

之。則會意一體即象形中複雜之字也。

共名與別名不同。中國古籍皆以共名統別名。如爾雅列釋天。釋地。釋草。釋木。

各篇是也。天地草木皆共名也。今立之以為界。所以標一名所涵之義。及所包

之物也。凡事物之屬於天地草木者。則列之天地草木四類之中。即以其名統

別名之證舉斯一例。餘可類求。蓋以共名統別名。卽西人所謂演繹學也。若禮記以龍鳳龜龍爲四靈。書注以稻黍稷麥菽爲五穀。則又合數名而成一其名。此卽西人所謂歸納學也。然共名別名無一定之別。試舉荀子正名篇之言證之。其言曰。名有大共。有小共。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至於無共而後止。有大別。有小別。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至於無別而後止。由荀子之言觀之。則以大共與小共較。則小共變爲別名。以小別與大別較。則大別又變爲共名。例如人共名也。若以動物爲共名。則人且降於動物之一。變爲別名。以鳥獸。虫魚亦可稱動物也。然動物雖爲共名。若僅舉物字。則物字爲共名。而動物僅爲物中之一類。又變爲別名。以植物礦物亦可稱物也。又如鳥獸二字對動物。言則爲別名。對一鳥一獸。言則爲共名。不特此也。鳥字爲共名。扈爲鳥類之一。則爲別名。及合春扈夏扈秋扈冬扈言之。則扈又爲衆扈之總稱。由別名變爲共名。獸字爲總名。馬居獸類之一。則爲別名。及合驂駟驪皇言之。則馬又爲凡馬之總稱。由別名變爲共名。舉斯二例。可以知共名別名之無一定矣。共名之

上猶有共名別名之下。猶有別名。惟大別小別。有一定之用。其無一定之用者。則小共名詞。及大別名詞耳。故小共大別諸名詞。最易相混。不可不察也。

六書之說。言者紛紜。然指事象形。形聲者。文字之本原也。會意轉注假借者。文字之作用也。六書之例。備於此矣。六書之名。始於周代。蓋六書之體。自周時始大備也。然六書次第說者。各自不同。試略舉之。如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周禮鄭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氏說文序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案班氏解六書。首列象形。次列象事。是也。形聲以下。則以說文之次第為當。班鄭所列。皆顛倒錯亂。不可從也。若六書之名。亦以說文序所定者為確。蓋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乃六書之次第。第明則造字之次第。亦明。蓋中國文字。未有外於六書者也。

王氏說文釋例。亦首列記事。此亦沿古說之誤。不知象形。

文字實在指事。文字之前也。

撰錄

顧亭林手札

十年闊別。夢想爲勞。老仁兄閉戶著書。窮探今古。以視弟之久客邊塞。歌兕虎。而畏風波者。夔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懷思。而次耕北來。傳有惠札。途中失之。僅得所注杜集一卷。讀其書。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見其人也。吾輩所恃在自家本領。足以垂之後代。不必傍人籬落。亦不屑與人爭名。弟三十年來。並無一字流傳坊間。比乃刻日知錄二本。雖未敢必其垂後。而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道遠未得寄呈。偶考杜詩十餘條。附便先寄太原。旅次爇凍筆此。奉候起居。不莊不備。弟名正具。

亭林此札。內外集皆未載。光漢近得此札。知係亭林手跡。惟所致之人。稿中並未載明。惟札中有附便寄太原一語。意亭林致傅青主之書。與光漢記王懷祖與宋定之書。

某頓首。別來已久。每悵離羣。今接手書。恍同面晤。諧聲補逸一書。闡發古音。洵有功於許氏。惜無由奉讀耳。爾雅郭注。已非全璧。而作疏者。總未得其人。足下欲作集註。以補前人之缺。疏通而證明之。誠不刊之盛事。及今爲之。勿忘勿助。勿以更端。問之。是所切禱。方言補註。以餘功爲之。可矣。某於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記一書。或作或輟。統計所成。尙未及三分之二。則闕正未有期也。數年之後。如荷公歸里。與足下論學講書。還我青氈。故志何樂如之。即數行裁復。順問邇祉。不一。某頓首。

王伯申與焦里堂手札

引之頓首。理堂先生執事。日者奉手書。示以說易諸條。鑿破混沌。掃除雲霧。可謂精銳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實。要其法則。比例二字。盡之。所謂比例者。固不在他書。而在本書也。未知先生以爲何如。惠定字。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如說周禮邱封之度。偵倒甚矣。他文無此謬也。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經義述聞。又

刻百七十條。容侯覓便寄請教正。布問動履。書不盡意。引之再拜。

高郵王氏喬梓。精研小學。爲近代第一大儒。惟文集均無刊本。今檢得書札二則。雖全豹未窺。然寸鱗片甲。亦足珍也。光漢記。

孫仲容劉恭甫墓表

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繁夥。至唐孔冲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賡續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洄注。渚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氏之尙書。是也。或最括古義。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尙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桃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尙書。則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

學。并。亡。厥。咎。邛。鉅。加。以。義。尙。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爲。彌。縫。冲。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允。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攬。佚。必。以。漢。詁。爲。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四。穴。輒。爲。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爲。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後。有。作。者。莫。能。尙。已。嘉。慶。之。季。爲。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爲。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鈞。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尙。書。疏。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沒。者。表。箸。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衰。然。疏。證。則。僅。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尙。閔。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剏。立。程。限。銳。志。擘。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爲。桑。歎。而。不。釋。者。已。恭。甫。名。壽。曾。世。爲。揚。州。儀。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淇。優。貢。生。候。選。訓。導。即。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旂。官。學。教。習。即。伯。山。先。生。配。李。宜。人。子。一。師。蒼。恭。甫。少。穎。特。工。文。章。長。承。

。隨。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敏。行。誼。純。篤。事。繼。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嫠。而。貧。歿。為。經。紀。其。喪。又。謀。所。以。恤。其。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甯。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既。不。得。第。乃。以。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既。頓。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警。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寧。返。揚。州。遭。微。疾。竟。卒。年。正。四。十。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與。同。治。中。詒。讓。侍。親。江。寧。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為。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為。尤。精。詒。讓。尙。瞽。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憊。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間。有。疑。滯。輒。相。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縱。跡。四。散。詒。讓。既。南。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彫。謝。忱。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月。猶。詒。書。詢。筮。韋。疑。義。詒。讓。為。據。考。工。輪。穀。度。數。考。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

喜報書謂編左疏已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日暮且有定本自顧庸庸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恭甫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重別論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論而申証之者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江寧從李大理聯琇遊則有臨川答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它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君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世經業垂成而不克者爲可惜也瑞安孫詒讓謹撰

章太炎致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溥泉來知君忽患失血想熱度過高率暴賁涌誠宜少自珍惜游心物外上海市井叢雜文學猥鄙數歲居此不見經生每念疇者心輒惘惘仁君家世舊傳賈服之學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孟瞻先生所纂正義秘不行世鄙人素治茲書蓋嘗上溯周漢得其傳人有所陳義則以孫卿賈傳爲本次卽子駿父子中壘雖治穀梁然呻吟左氏見于君山緒論是故說苑

序。所。述。單。文。隻。字。悉。東。序。之。秘。寶。石。室。之。貞。符。也。數。歲。以。來。籀。繹。略。盡。惜。其。不。成。仍。當。勉。自。第。次。學。術。萬。端。不。如。說。經。之。樂。心。所。繫。著。已。成。染。相。不。得。不。爲。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章。炳。麟。頓。首。

章太炎再與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昨得手札并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曠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爲之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叙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証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殊。卽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

與左氏義少反對與公羊更非同趣上自孫卿下及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之比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原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於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譚於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恐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而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覩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籀繹古義斷在斯文此鄙人所以珍為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各不同侍中兼之亦申已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容模稜兩可如冲遠疏詩毛疏不加裁斷此因傳箋并用疏不破註不得已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為注而他書采輯則在雖出於古人而定註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為注而釋之以否入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的不同專務編輯者

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於疏中特

下已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易。皆因未達一間。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矣。舊疏考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懇懇也。大箸駁太誓答問。條理明濶。足令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鄙人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卽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本經典傳註。往往不加分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而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也。未審尊旨然否。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次第。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鄙人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何異鄭服傳舍之遇耶。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會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爲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匕鬯。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笏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於少康爲

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杜康即此皆可驗往事者矣尊著

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亾夷字亦作亾而山海經稱夷

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

夷音古音夷如遲如倭即倭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兀亾同字而亾字特

訓仁人則亾亦即夷字下體詰屈象夷俗蹲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

之訓爲淺人所妄改其亦輕於立論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固以林丞比况此

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郭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

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

君家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尙稱曰亭父此

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則無古文以此爲

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

能實証古文則真豁然確當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

麟白

撰錄

汪孟慈致劉孟詹書

孟詹先生函席九月奉寄二械諒已遞到弟近於性道頗有所得試御史論雖不工其緒論則本之先儒自古以來未有不能改過而能為聖賢者古文尙書雖僞託然如人心道心諸語偽孔兩惟字於義未安昔人言之多出先秦古籍七十子之微言不可以其僞而盡棄之毛西河不可為訓焦里堂未嘗全非吾輩生朱子王柏齋吳草廬梅鷲歸震川閻百詩宋半堂惠定宇江良庭王西莊段若膺孫淵如十二儒之後僞古文已有定論不必攻之第從其襲古書而不背於古者去其僞而挾其微尙書後辨是此意而書不精深所謂千慮一得孔叢子家語顧淵齋謂家語多今文說竹書紀年何嘗無所本昔人謂王肅若不作僞亦是通人其心不正其言多誣并其不誣者而人亦不信此經之大綱大紀其原在正人心心不正而言為天下法未之有也同人如楚楨西御句生蘊生以僕言為然否足下蔚為經師需教後生

由聲音部十一以通訓詁由訓詁以通名物洪稚存錢獻之之訓詁陳啓源由名

物以通大義辨別孔冲遠之勦說雷同不分古今文門徑孔疏出而古不分南

北學師傳北疏行而南賈公彥之疏陋陸元朗之謬悞用佛教等韻之反切溯

皇侃熊安生劉焯劉炫之疏義審賈董鄭許之師法以上追周秦古義周孔古

書知立言與立德立功不是三塗庶幾經明行修通經致用處為純儒出為良

吏足下之門弟子不上軼曹憲李善而直擬伏生申公邪願同學勉之吾道幸

甚天下幸甚戊戌十月五日甘泉汪喜孫狀

案孟慈先生名喜孫係容甫先生之子著有孤兒編諸書為學實事求是治

漢學而不廢宋學此書論偽古文尙書甚平允餘亦多本之東原光漢識

江晉三致汪孟慈書

孟慈先生閣下弟所著書近二十種音學已刻大半說文各書尙須刪改乃敢

問世惟是經典正字一書創始於丙申經今六載已三易稿自信可以問世蓋

弟改正經字並非臆改皆據毛鄭古註及說文廣雅玉篇廣韻諸書確然與古

義合非改。聖經之字實改。唐宋以後承訛襲謬之誤字也。改之而經義益明。皆坦然直截無穿鑿。謬悠之說。此其大指已發。而於顧氏之九經悞字。惠氏之九經古義。陳氏之毛詩稽古篇。段氏之說文注詩訓詁傳。各書弟爲之尋繹推闡。大暢其說。自信有功於經學。且音韻乃專門絕學。雖名師宿儒。或有不能通者。而此一書則畧有學問者。俱能通曉。梓以問世。定當不脛而走也。江有誥頓首。

案晉三先生字有誥。安徽歙縣老儒。深於音韻校勘之學。所著音學書十餘種。尤以經典正字爲最善。此書雖簡。亦可作序文觀也。光漢識。

柳賓叔穀梁大義自序

春秋終於獲麟。而託始隱公之元年。杜預曰。因獲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其說允矣。至何以託始於隱元。則自十歲外讀左傳。卽懷此疑。見杜預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云云。竊以爲支離蔓衍。嗣是博訪通人。均無能愷切言之者。及年四十有四。奉諱居憂。向治毛詩。如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毛傳。常用穀梁之說。因卽家弟所藏汲古閣毛氏初印注疏。繙閱

之見范氏之序。亦以遭父大故而訂傳注。益覺與蒙之讀禮同也。而專精治之。治之久而不禁。恍然釋前數十年之疑也。曰烏乎穀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具此傳矣。何言之。公羊氏予桓公以宜立。穀梁氏罪桓公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則隱在惠公爲賊。子傳曰爲予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則隱於周室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待剗刃而後爲賊哉。成父之惡。即賊子矣。所謂亂者。豈待犯上作逆而後爲亂哉。廢倫而忘君。即亂臣矣。烏乎以輕千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賊之大防。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心必自隱公始矣。况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先君未失正也。隱不行即位之禮以啓桓。是隱公納於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即於不書公即位見之。此春秋之微言。即春秋之大義也。烏乎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子親受子夏。見鄭康成數傳至漢。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

之旨炳如日星。以視左氏曰不稱卽位攝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其於懼亂賊之旨果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氏序襲杜預之意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之以託始。亦豈知穀梁之旨者哉。烏乎自漢以來言穀梁者無幾家。其末又曉曉於廢疾起廢疾之辨。近儀徵阮相國刊皇清經解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餘種。其經師不下八十人。而及穀梁者祇數家。又匪專門皆沿其支流。未能通其大義。蒙故發憤卒業於此。所望同志者匡其不逮焉。柳興宗叙。

案賓叔先生名興宗。鎮江丹徒人。著有穀梁大義述。以倡明魯學。殆能成一家之言者。此序所言見其一斑。光漢識。

梅延祖續漢學師承記商例

嘉慶間甘泉江鄭堂先生著漢學師承記。紀國朝講漢學諸儒。有專傳。有附傳。凡若干卷。而儒先學業藉以考見。今又數十年。宜有續纂以彰我朝儒術之盛。有循用江氏舊例者。亦有略加變通者。爲發凡例十則。幸共正之。

一漢學師承記卷首載諸經源流。並各家著述書目。裁別至當。今宜仿之。
一各傳必叙其人之授受及擅長何學。固然或其師傳不甚純。而其學反優。於師則所授之人似宜從略。至撮舉學術亦宜指其犖犖大者言之。若無迥絕於人之處。而所著之書。雅有門庭。則但錄其書名而已。

一前書叙次各傳。率以年世爲後先。今擬仿漢書儒林傳例。以所習之經爲類。類分之中。略以時之遠近相次。此於專經之人如此。若博通諸家者。亦彙聚爲一類。庶眉目清晰。不致雜糅。

一立傳體例。凡現存之人。概不列入。前書附傳諸人。其時多有存者。又有並無學術。而亦得列入者。在受者固爲僥倖。而作者未免太濫。試取前書閱之。江氏頗不能免此失。非故爲輕議鄉先輩也。

一此書首卷所列書目。不拘刊刻與否。凡書成者。皆著錄。未成書者。概不列入。一國朝講漢學者。盛於乾嘉。邇年流風餘韻。不絕如縷。強識博聞。雖世不乏人。而求其篤守漢學。無畔疇之習者。往往難之。故詮別諸書。凡矜奇炫異者。宜

加詳慎。

一漢學所以可貴者在有家法。漢書儒林傳所述是也。自有剗除門戶之說而著書家法不純者多矣。更有似是而非者。每尋一最大議論。以今時人之識見臆謂古人定當如是。於是痛斥傳注。一似千古不傳之秘。至今始發其覆。大言不慙。謬妄已極。今凡遇此等書。概不錄入。

一爲各家作傳。自敘述學業而外。但記其名字鄉貫。及有爵職者。記其最後所終之秩。餘如言論事蹟。俱不旁及。以其與師承無涉也。前書於士之不遇而有學者多記其言論

丰采今亦不必

一爲人立傳。其人著述已有成書。尙矣。或其人書未成而沒。或其人並未著書。確宗漢學。必取其遺文一二篇於學。確有發明者。列入傳中。以傳其人。始爲信。而有徵。否則從略。至所錄諸書。必須親見。不以序文傳誌爲據。

一此次續纂。較江氏爲難。江氏所處之時。講漢學者實不乏人。今則同志寥寥。而書籍零落。非四方有好學之友。襄助歲事。敢信其無脫漏乎。

案延祖先生名毓。揚州江都人。稽庵先生子也。治穀梁毛詩鄭箋小爾雅書。皆未成。惟劉更生年表行於世。此書亦未著成。惟後儒有作正。可循此例。以從事纂述耳。光漢識。

章太炎釋真

說文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山从目。从乚。乚所乘載也。尙古文真。案古文下从尙。卽从非而合之。蓋多細胞生物必有死。而單細胞生物萬古不死。非字作雙耳。相背象多細胞也。尙字合而一之。則單細胞也。真人不死。必化單細胞物。故从山尙也。

簡竹居復康太學書

郵示新學僞經考。少閒閱之。既僕竊以爲足下過矣。足下言漢之古文皆僞也。僞之者。劉歆也。歆承父校書。得新莽而其僞行也。二千年來莫察之矣。烏虜何其言之過也。夫詩序有傳者之失。書序不可信。禮記雜出。漢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呂氏所修。易說卦雜卦序卦後出可疑。左傳惑於邪說。昔人察之至詳也。特

不皆以罪賊歆耳。乾隆之初。館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僞竄者。故史稱歆頌莽之功。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公孫祿數歆之罪。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賊歆之罪。既已白於天下矣。秦燔天下之書。其職於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書。蕭何所收者是也。六經無亡闕也。烏虜何其言之過也。史記曰。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險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然則何所收者。版圖之書也。故史遷序於律令之下也。當此之時。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書。何實刀筆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於咸陽一炬也。禮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幾。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若其不亡。饗禮今安在也。足下言伏生無藏書。以伏生爲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亂。將棄官流亡。欲挾書而走。不猶恐干禁乎。史記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此其信也。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

多於是矣。此史遷之言古文也。足下則以爲歆僞竄之。又恐人謂史遷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則又以此爲史遷亦已言古文。然則不相矛盾乎。史記曰：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史遷蓋据所見而言之。足下以爲此孔子藏書也。然燔書之時，苟廟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惡乎。則孔壁古文蓋有繇也。史記魯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遷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決其罪於賊歆，尙今文而決其傳於孔子，僕以爲六經之遺傳者，或失學者，不察則今文亦賊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義也。而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則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溫皆權道也。不亦賊歆之類乎。釋公羊者言王魯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魯之謬也。而足下之攻毛詩也，言其不知三頌爲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烏虜何其言之過也。

（未完）

撰錄

阮芸臺傳經圖記

有。陋。儒。之。學。有。通。儒。之。學。何。謂。陋。儒。之。學。守。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其。下。焉。者。則。惟。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此。陋。儒。之。學。也。何。謂。通。儒。之。學。篤。信。好。古。實。事。求。是。滙。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其。藩。籬。此。通。儒。之。學。也。元。當。弱。冠。後。卽。樂。與。當。代。經。師。游。苦。戴。君。東。原。孔。君。巽。軒。孫。君。淵。如。皆。與。元。爲。忘。年。交。與。元。教。學。相。長。因。得。略。窺。古。經。師。家。法。今。諸。君。墓。有。宿。草。矣。回。想。昔。日。談。經。之。樂。不。禁。動。黃。爐。之。感。吾。鄉。有。汪。君。容。甫。者。年。長。於。元。壽。止。五。十。聞。汪。君。壯。年。從。朱。竹。君。侍。郎。畢。秋。帆。制。軍。游。於。海。內。經。師。咸。與。之。上。下。其。議。論。所。著。有。述。學。內。外。篇。如。釋。三。九。釋。明。堂。數。篇。皆。滙。萃。古。訓。疏。通。證。明。而。其。所。最。精。者。則。在。周。官。經。左。氏。傳。嘗。作。春。秋。左。氏。釋。疑。周。禮。徵。文。二。篇。以。證。二。經。之。非。僞。蓋。以。方。望。溪。諸。公。妄。疑。經。典。故。作。此。以。釋。其。疑。全。書。雖。失。傳。然。讀。此。可。見。其。一。班。殆。所。謂。通。儒。之。學。者。矣。今。哲

嗣孟慈農部繪傳經圖以表彰其先德而索題於元元老矣不能從事簡冊壯年所讀之書半歸遺忘惟早年所聞諸先生之緒論則至今猶能記憶惜吾未及從容甫請益也因書之以示孟慈道光八年十月廿一日頤性老人阮元記

案芸臺先生著作共十餘種皆已刊行惟此篇及周易陰陽義二篇未列入

學經室集中因錄之于此記者識

包慎伯致沈小宛書

小宛我兄閣下接來書知閣下近治荀子世臣當壯年時卽喜讀此書往來四方必置此書於行篋荀子之所持者禮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禮近人淩君次仲作原亂三篇謂禮由理而始生知此義者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矣荀子喜言富國亦喜論兵然一秉之於王道與戰國策士不同惟荀子言性惡悖於孟子然此亦由末俗凌夷致荀子激爲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古爲字言性善由於人爲卽孟子言擴充之義耳又其言曰途之人皆可爲禹亦卽孟子人人可爲堯舜之義後儒不察致斥荀子爲異端被惡名

於千載之下。此則吾輩所當表白者也。荀子之文。平實而奇宕。爲後世文章之鼻祖。韓非得其奇。宥呂覽得其平。實蓋韓爲荀門弟子。而呂覽亦多成於荀氏門人之手也。漢代惟劉向氏能本荀子之意。以爲文。遂得高視董楊。世臣著此意已久。友朋中無可語者。今聞閣下亦治此書。竊幸吾道之不孤。故陳其管見。以俟采擇。包世臣頓首。

案慎伯先生著作。具載於安吳四種。其未刊者。尙有說儲上卷及小倦游閣文外篇。此篇亦編入外編。故未刊刻。然評論荀子甚爲精深。可補錢汪二家之缺。記者識。

汪孟慈上張石洲先生書

石洲先生座右。旅食京華。獲聆快論。昨接手函。諄諄以古師儒相勉。若不才如喜荀。何足以語於斯哉。喜荀於前儒著作。十不窺一。惟平昔讀書。持有定旨。則以漢儒言學。不廢義理。宋儒論學。不廢考據。是也。西漢儒者。喜言微言。大義是矣。然許鄭二儒。皆生於東漢。鄭注孝經論語。雖不盡傳。然片言隻字。多見於義。

疏及經典釋文大抵爲紫陽集注所本者十有五六許君作說文解字近儒者
段氏桂氏以及吾友王君某友苗君仙露皆視爲聲音訓故之書喜苟嘗平心
察之觀說文之解性字標明性善之說合於孟子而其解情字欲字亦與孟子
相合孔門大義得此益明彼以聲音訓故之學概說文者淺之乎視許君矣宋
儒之言義理亦多心得惟行文失之於煩漢儒一二言可盡者宋儒必用數十
言方能盡之故爲讀者所厭觀然平心察之宋儒言制度典章間有小失西河
改錯已駁之毋需再論第所解字義則大抵一本漢儒卽與漢註相違亦必取
爾雅說文玉篇之訓互相解釋無一語無來歷者豈可以廢垂漢註斥之哉喜
苟嘗謂學者讀書決不可先懷私見近數十年以來說經之家學必尊漢偶有
一字涉及唐宋者則掩耳而走一若漢魏以下各書無一可讀此亦學者之大
弊故喜苟不揣愚昧務欲化說經門戶之見以歸於聖人大道爲公之旨惟此
可與智者道難與流俗人言也敬敢質之先生以候論迪先生大著並日在都中
已畧窺一二知先生釋經素無門戶之習如爻法之謂坤謂爻爲效久八証序久

註証之釋爲註証義和之曆皆確實不移。至先生釋地之書固於蒙古游牧記爲最。然延昌地形志一書爲讀水經注之入門。近人釋水經者錯謬雜出。皆由不明魏代地理之故。今先生著成此書。足以釋千古之疑。豈僅爲元魏一代地理之權輿哉。尙望先生速成此書。使後學之士得所遵從。則幸甚矣。喜荀近治大戴禮記。以此爲七十子微言所在。故擬補盧注之略。正孔氏之疏。惟案牘殊勞。未能銳意於此。又說文一書。近亦略得門徑。他日率而治之。當亦可稍有撰述也。謹以奉聞。後學汪喜荀頓首。

案孟慈先生詩文咸載孤兒編中。而此篇則未判入。然此書融會漢宋已開。陳蘭浦黃式三之先足證先生所學力除門戶之見。與獨抱遺經者不同。記者識。

許印林致楊寶卿書

寶卿足下。吾二人自訂交以來。有如是之久。別者乎。瀚老矣。觀書不能畢數葉。卽倦而思寐。足下以壯年治經。一日千里。孔子言後生可畏。今始知其非誣矣。

近聞足下棄金石校勘之學。移而專治說文。近世治說文者不下數十家。字義於焉大明。無須更加考訂。惟古人造字。實由於音。近代若王氏父子及金壇段氏。略晤此義。惟未有專成一書者。足下欲治說文。宜從專於聲音之學。且說文中所列重文治之者。咸不明其例。瀚昔與安邱王君棻友交。曾以此意語之。伊極首肯。今王君已歿。所著小學書甚多。竟未見治及重文。倘足下能續王君之志。將說文所有重文。勒爲一編。詳加考訂。此亦發前人未發之蘊矣。惟足下勉之。許瀚白。

案印林先生名瀚。山東日照人。實卿先生名鏗。河南商城人。咸治小學。明於聲音訓詁之源。印林先生刻有小學廬文集。而此書亦未載入。然發明字起於音之義。與江都黃氏相同。而所論重文一節。亦能補小學家所不及。記者識。

丁儉卿致劉楚楨書

楚楨我兄閣下。昨閱邸抄。知閣下已移任三河。案牘之餘。論語舊業。猶能畧爲

理治否。弟近就鹽城書院之聘。校士餘閒。頗以讀書爲樂。三禮略有成書。近且從事於春秋古傳。杜預爲纂。賊之徒。故注中多黨亂之言。大有害於人心。世道弟近著左氏纂注。已力斥其非。又胡傳言空理。略近迂談。在胡氏處偏安之日。言之未爲無裨。然以之爲春秋本義。則未必然。且雜糅三傳。素無家法。弟近亦作書辯之。俟書稿繕清。卽寄上矣。弟晏頓首。

案儉卿先生名晏。山陽人。著書二十餘種。刻有頤志齋叢書。而左氏纂注一書。竟未刊入。僅有傳抄之本。此書係載列卷首者。記者識。

陳卓人上劉孟瞻先生書

夫子大人函丈。昨接賜書。勵以通經致用。立何足以當此。猶憶前數年間。隨夫子及楚楨。嵇菴兩先生。同試金陵。立著書之約。夫子任治春秋。左氏傳。楚楨先生任治論語。嵇菴先生任治穀梁。而以公羊屬立。竊思徐氏作疏。祇知疏通字義於公羊家法。昧乎未聞近儒孔巽軒專治公羊。爲漢學家專門之學。然三科九旨。語稍立異。非復邵公之家法矣。大約公羊一經。多言禮制。而禮制之中。有

周禮有殷禮以孔子有舍文從質之說。故言禮多舍周而用殷。殷周典制既迥。然不同。故欲治公羊。必先治三禮。而白虎通德論一書。實能集禮制之大成。且書中所列。大抵皆公羊家言。而漢代今文古文學之流別。亦見於此。書昔人有言。非通全經。不能治一經。若白虎通德論者。誠可謂通全經之濫觴矣。立欲治公羊。擬先治此書。將古代典章制度。疏通證明。然後從事於公羊。則事半功倍。不知夫子以爲何如。前聞孟慈先生言。稱夫子近治左疏。長編已具。明春即可從事編纂。又聞治經之餘。頗留心鄉邦利害。已成揚州水道記一書。未知曾刊行否。敬請鈞安。受業陳立叩稟。

案卓人先生著有公羊正義。白虎通疏證。所著雜文。復刻有句溪雜著。而此書僅有傳抄之稿。然先生治經之大畧。具於此矣。故摘錄之。記者識。

劉叔俯致劉伯山書

伯山宗兄足下。久未通函。思念無已。冕少小失學。自從家大人至文安任所。始銳志讀書。竊思段懋堂先生擬以史記漢書說文諸書。與五經並列學宮。惜當

時之讀書者咸宥于所習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嘗推其意而論之以爲今之列學宮者當有二十一經不當僅列十三經大戴禮中多記孔子曾子之語其精言粹義多與表記大學相出入故漢志隋志成以大戴記與小戴記並列今人祇知習小戴記而讀大戴記者千不得一此當補列爲經者一也荀子亦傳孔門之學徧治羣經西漢之學皆荀子一脈之傳其功不在孟子下後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並棄其書不使與孟子並列此當補列爲經者二也太史公作史記備列古今興廢之迹以論其得失而入書尤足與禮經相輔蓋史公本治易書之學儼然西漢之經生班氏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斥之非通論也此當補列爲經者三也孟堅漢書乃斷代作史者之祖後世史家咸稟其法故後世皆以馬班並稱此當補列爲經者四也濫公通鑑備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論治之書也其所論斷悉取法於春秋足以善善惡惡儆戒百世此當補列爲經者五也楚詞爲詞章之祖然諷一勸百怨而不怒史公稱離騷一篇兼有小雅國風之旨可謂知言此當補列爲經者六也說文解字集小學之大成古今以來欲

通經學。悉以小學入手。而此書實經學之津梁。故近代治經之儒。咸先從事於此書。此當補列爲經者七也。九章算法。亦爲西周舊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書數二端。列於六藝。而此書實爲算法之祖。此當補列爲經者八也。以此八書與十三經相合。共成二十一經。倘能家絃戶誦。則人人皆可爲通儒矣。家大人近治論語。已編至雍也。冕治毛詩。亦擬小有撰述。附呈龍山碑一紙。係家大人令元氏時所獲者。乞加考證。不勝盼禱。弟劉恭冕頓首。

案叔俯先生著有廣經室文集。而集中有廣經室記一篇。與此篇小有同異。蓋此書作於作記之前也。記者識。

章太炎讀佛典雜記 擇錄

亞歷斯陀德曰。何故快樂不得連續。答曰。人之能力。不能連續行動。而快樂者。卽行動之結果。行動不能連續。故快樂不能連續也。人之愛快樂。卽愛生活。故生活者。行動之一種。日本森內政昌因之謂。人愛活動。非愛快樂。雖然。活動之中。兼有苦樂。活動而苦。亦愛之乎。森內未能自明。吾爲答曰。凡一切苦。皆因阻。

礙活動而起譬如婦人分娩其苦特甚而外貌似活動然兒體擾動卽礙已血氣之輪轉是因阻礙活動以生苦痛故不愛耳若自由活動不被阻遏斷無告感故愛活動者必不愛苦

天下無純粹之自繇亦無純粹之不自繇何以言之飢則必食疲則必臥迫於物理無可奈何雖昌言自繇者於此亦不得已故天下無純粹之自繇也投灰於道條狼所遮焉便利於衢警察將引焉有法制在而不得不率行之則喜其自繇矣雖然苟欲自繇任受苛罰亦何不可今自願其自繇而率從於法律卽此自願亦不得不謂之自繇故曰天下無純粹之不自繇也然則雖至住囚奴隸其自繇亦無所失所以者何住囚奴隸人所強迫也而天下實無強迫之事苟遇強迫拒之以死彼強迫亦無所用今不願死而願從其強迫此於死及強迫二事固任其取捨矣任取其一而任捨其一得不謂之自繇乎

自利性與社會性形式則殊究極則一離社會性卽無自利性亦無社會性亦無社會然則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此同類意識也若問其

何以不樂則必曰悲痛之聲刺戟我故以我被刺戟故而有不樂斯豈非自利性耶。貢高傲物視不已若者不比方人此我慢意識也。若問其何以傲物則必曰欲使疇輩之中以我爲最上故假而耽志幽棲則貢高之念亦不然則名曰傲物其實非社會性耶。愛子者爲社會性戕人者爲自利性。若問愛子者何以愛子則必曰以子爲我所遺體故亦猶工文字者愛其篇章善圖書者愛其手迹篇章非卽自我以我所加行故乃至山鷄之愛其羽麝父之惜其香非卽當身。但是我所然則名曰愛子所愛乃我所遺耳。固亦自利性也。若問戕人者何以戕人則必曰以被障礙我所欲故然則非障礙者固亦不戕。雖障礙者以欲除其障礙之事而不得不戕其所戕者人所欲戕者在事是故事無障礙則同類意識如故。巨盜入門知主人無若我何則未有傷害主人者小盜竊鈎慮主人之格逐則始有傷害主人者然則其所謂利但在得藏非在傷人是亦無損於社會性也。

撰錄

江鄭堂多寶塔帖跋

顏文忠千福寺碑。歐陽六一跋尾。未經著錄。趙明誠金石錄始錄之。王弇州謂此帖精法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太倉之言。非心賞者。不能知也。乃世人不喜家廟之適。獨喜佛塔。窘束。是以碑工爭相摸榻。幾至日榻千紙。金源時碑尙完好。至明初則無化城之化字。期滿六年之期字。還懼真龍之龍字。史華刊之刊字。已斷泐不全。逮中葉。宿心鑿井之鑿字。又漫漶不可辨識矣。國朝康熙時。又缺可託本願同歸六字。凡碑中摸黏之字。俗工以意修改。跡似塗鴉。豈特如王柏所云。字體變動已耶。近日顏書家廟諸刻。皆楷法高妙。波磔如新。然無有過而問之者。而臨池家獨寶此剝蝕之本。亦可怪矣。嘉慶四年夏仲思無邪堂主人出此見示。予定爲明初榻本。並屬書數語於後。

江鄭堂書宋張炎詞源後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竊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色，卽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九也。管色應指七調之外，若勾尺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十二調指法之起字也。論拍眼云：以指尖應節候拍，卽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填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此書律之最嚴者爲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九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尠。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山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

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有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竹西詞客江藩跋。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爲張鑑。功甫。史浩廣壽慧雲寺記。稱鑑爲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鑑孫樾。既蓋以五行相生爲世次之名者。始于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事。稱爲小菴主人。而佚其名。功甫之名。從金。金生水。水生木。小菴主人之子。所以名樾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間集。旁綴音譜。刊行于世。曾賦瑞鶴仙一詞。捲簾人睡起云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間老人。樞與樾名皆從木。是爲兄弟。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袁清客贈玉田詩。稱爲循王五世孫。誤矣。考當日清和坊賜第甚隘。功甫移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中。皆緣賜第湫隘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闋。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篋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園。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爲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江藩

又記。

案鄭堂先生名藩。揚州經師。爲惠定宇再傳弟子。所作雜文。刊有隸經文。此二篇均未撰入。殆以其非說經之作耳。然觀于此文。知先生于金石律呂之學。皆默契其微。先生著有扁舟載酒詞。嚴于詞律。一字無訛。非徒說經。經。經。遂足扶翼絕學也。記者識。

吳南屏致戴子高書

子高二十九。兄經席。曉岑回湘。備悉起居無恙。敏樹老矣。幸復睹中興。獲優游以終老。况流離轉徙。學殖荒落。近以鄉居多暇。稍得從事于治經。試陳其一得之愚。以備采擇。春秋經書用田賦。公穀無所指解。惟左氏有丘亦足矣之言。是田賦名從丘。甲上增加。而所謂賦者。軍賦也。魯語又曰。先王制土。籍田以方。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八。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征歲收田一井。出糴米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是過也。詳文之意。謂賦本以里計。不以田徵。而按畝起。

數只是粟米一事則賦爲軍賦必矣。杜注謂丘賦者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分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曰田賦。如杜說田賦二字殊不相屬。且是驟加一倍不合情理。考經書用田賦左傳則云以田賦以卽用也。謂賦本不以田而今以田起之也。賦之名義雖通於租稅而在當時則專指車乘兵甲之事。傳云悉索敝賦論語可使治賦皆是也。丘甸之賦本自井田起數而謂之賦里者里者民居也。井爲田九百畝耕者祇八家賦者但按其邑其夫家而征之。所以謂之賦里也。魯自作邱甲後丘出一甲凡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夫而供一甲。今田既起賦將公田一百畝亦充一夫之數計一丘餘十六夫合二甸可更得一甲六甲可得一乘也。以千乘計之當增百六十餘乘之多而八家共增一夫之費又似不大爲民慮者。此冉子所以欲行此法也。弟嘗作用田賦解一篇引伸此義。又如中庸唯天下至誠一節此指物性言。非指物言。萬物既受治於人則一切所以生成之而制用之也。皆屬於人。故知察物性仍在人性之中。於物仍無預也。又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人道始於夫婦而父子兄弟

從焉。其先僅知男女焉耳。而聖人爲之制。夫婦雖有惡人。皆不得不私其妻子。此其本與禽獸異者。及徒黨既衆。則擇能者爲之主。至侵陵不均。則相訴。又出入作息。必欲有與之偕者。君臣朋友之倫。由此起。故凡人之事。皆由性善而生也。若孟子盡其心也。章當以趙注爲正。盡其惻隱之心。是推性之仁。盡其羞惡之心。是推性之義。辭讓是非。皆然。公孫丑篇言。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盡卽擴而充之之謂也。孟子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非仁也。未可以與我同也。民則同乎我矣。乃仁之而弗親者。民各自有其親。仁之使皆各親其親。卽文王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是也。若孟子所言布縷粟米力役三者之征。卽後世租庸調之法也。粟米爲租。力役爲庸。布縷爲調。鄭康成解周禮九賦如漢法。口算錢。蓋口錢實自布縷之征來。古者計夫授田。匹夫兼匹婦。夫有田。畝之稅。婦有桑麻之稅。閭師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但布帛之歛。散若尺寸。零截則使物無用。故必以錢通之。故有泉布之稱。而泉亦通稱爲幣。及井田法廢。此匹婦之稅亦約其數而散取於民。則爲漢之口錢矣。唐

調法猶用布帛卽古法也。趙注以此三者爲軍旅橫興之賦。似未必然。略舉數端卽乞教正。他日溯江東游卽當面聆清誨也。弟敏樹頓首。

案南屏先生名敏樹巴陵人爲湘楚古文大家而說經之作罕傳于世觀于此書知先生治經會融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亦晚近之巨儒哉記者識劉叔俯致劉恭甫書

恭冕頓首。恭甫世大兄經席。昨奉手札。並大著南史校義。援證精確。雖顧慮不能逮也。弟近作古文通段釋。凡經傳史漢諸子鐘鼎碑版文詩唐宋人音義釋文及說經家凡有通用段借者皆采入。依今韻爲次。先列本字。本義。次列通用之字。其於音韻皆不相涉。則六朝人妄造之俗字也。皆不載。列不知尊意以爲云何。近日里居多暇。喜玩易象。近儒喜斥宋儒先後天之說。然易繫辭言乾爲西北之卦。而先天圖謂乾南坤北。蓋西北之說中國小地球也。乾南坤北則合大地球爲之。似先天之說不誣。族弟佛青極然鄙說。特此奉聞。並問近佳。案叔俯先生此書係晚年之筆。書中所發明二義皆極新穎。記者識。

成心巢致劉恭甫書

恭甫世兄足下。自尊公卽世。竊嘆吾郡失一經師。今世兄克紹先人之學。鏗而不舍。前程正未有限也。僕老矣。所著大清學案。粗具凡例。未遑編纂。惟宗派表。有寫定之稿耳。又擬編論語類釋。義理等字略。如五禮通禮一類之中。又分子目。采經子之文入之。聞定海黃君式三亦有此著。不知曾有刊本否。書不盡意。蓉鏡頓首。

案心巢先生名蓉鏡。晚年名孺。寶應大儒說經之書。已列入續皇清經解。而大清學案論語類釋二書。均無傳本。其體例僅見于此書。惜哉。記者識。

袁季枚劉張侯傳

君名師蒼。字張侯。姓劉氏。儀徵人。世家揚州。曾祖文淇。祖毓樹。皆優貢。考壽曾。兩中副貢。三世治經。入國史。儒林傳。海內榮之。方吳門。惠氏母氏李。江都方聞士。賓嶠次女。君幼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五歲所屬詩。有山外夕陽多之句。君考恭甫欣然爲足成。一絕句。而督課益嚴。九歲而孤。叔父良甫撫同己子。以養。

以教無一日之離。深恐以恭甫之疏放。遭忌每應小試。雖已補廩。猶親送至秦州。最喜吾鄉六朝松。笑謂此百讀不厭者。爲余題二律。有睹物思舊句。因恭甫以此松。况吾伯氏也。光緒丁酉。選拔貢生。名滿江淮間。是秋中式舉人。益以經策。淹通負重望。尤有著作才能。傳家學已著。有國語註補輯。元代帝王世系表。數種皆未卒業。家無餘財。資館穀爲養。余爲錢侍郎襄校時。嘗歎爲奇才。律詩用回易。使事閱者不知其出於張循王也。詩宗杜工部。所作浣花宴歌。有云。詩成誰摘驪龍珠。江聲筆底風雲趨。又云。詩史不作可奈何。紛紛過眼煙雲多。其詩甚豪。而謙抑不自炫。無子弟。通並無名士。氣貌秀偉。而短視。衣履樸素。不類揚人居。平無他好。惟多蓄古泉。暇則以析疑問難爲樂。每發一義。輒驚其長老。偶見友人有王逢原集。即借抄之。其留心文獻。劬學嗜古如此。故經術詞章。藝無不精熟。元秘史於歷代西域地輿。瞭如指掌。儀徵訓導常熟丁國鈞薦君經濟特科。辭不就。壬寅科送良甫子及誠甫子應省試。過江乘輪船。於八月初三日夜半溺。即君生日也。年二十有九。士林識與不識。無不痛惜之。明日

起君於焦山之右。面如生。惟雙手握固。哀哉。娶甘泉胡氏。龍泉縣知縣文淵女。子曰葆儒。遺腹子曰崇儒。叔父謙甫爲銘墓。而良甫子光漢有行狀甚詳。袁子曰。余往哭恭甫。哭良甫。近又哭君。不幸如汪悔翁之哭君家三世焉。夫以文中子之德。而水死。比子安固屬恨事。然文行卓卓。高於子安。名傳千古。儒門所重。難爲庸庸多福者道也。去歲蹤跡尤密。嘗語余。西人不信中國有屈原。有出離騷經爲講說者。竊歎滔滔江流。隕此國寶。君乃亦從彭咸之所居乎。惜更無能爲賈生賦者。

案袁先生季枚名鑑。泰州人。博學工文。此傳於先兄學行紀載甚詳。因特錄之。庶先兄勤學嗜古之功。不致歸於湮沒耳。記者識。

撰錄

焦理堂家訓 摘錄

聖賢之學以日新爲要。三年前聞其人之說如是。三年後聞其人之說仍如是。其人可知矣。越五年十年而其學仍如故者。知其本口耳剽竊原無心得。斯亦不足議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宜有味乎斯言也。

釋經不能自出其性靈而守執一之說以自蔽。如人不能自立。投入富貴有勢力之家。以爲之奴。乃揚揚得意。假主之氣以凌人。受其凌者。或又附之。則奴之奴也。既爲奴之奴。則主人之堂階戶牖。且未嘗闕見。猥曰：吾述而不作也。吾好古敏求也。此類依草附木。最爲可憎。

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爲經。不可以疏爲註。既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註。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

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惟鄭許執一害道莫此爲甚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爲考據之學吾深惡之也

自有考據之日依而附之者有二一爲本子之學一爲拾骨之學不異市井牙儉終日爲估客比兌銀貨而已究一無所有也

以耳代目習爲欺世之談終於自欺而自誤

朱子之徒以道學爲門戶盡屏古學非也近世考據之家惟漢儒是師宋元說經棄之如糞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漢古也宋亦古也自經而下衡之宋後也漢亦後也惟自經論經自漢論漢自宋論宋且自魏晉六朝論魏晉六朝自李唐五代論李唐五代自元論元自明論明抑且自鄭論鄭自朱論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氣臨之斯可也何考證云乎哉

一人有一人之能不得以己能傲人之不能也一事有一事之體不得以此之體混彼之體也

不學則文無本。無文則學不宣。

案理堂先生名循。揚州江都人。著書數十種。多刊入皇清經解及雕菰樓叢書中。惟里堂家訓二卷。未有刻本。僅有傳抄之帙。立言平實。多近於宋儒語錄。然論學數則。精語甚多。與先生所著論語通釋及述難說格物解諸篇。互相發明。所謂言爲世則者也。爰錄數條。以見一斑。記者識。

陳穆堂周公攝位辨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段。作大誥。鄭注云。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案鄭說。非是。周公相成王。乃攝政而非攝位。非周公自稱爲王也。又書洛誥云。在十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注云。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是漢儒說經。猶知攝政與攝位之別。逸周書明堂解云。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萬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卿大夫士侍於左右。末云。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

諸侯之尊卑。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良。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汪師韓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聽政耳。其說甚確。蓋周公因成王年幼。一切政令。皆代成王行之。故曰君天下。而不曰爲天下。君及成王年長。周公擬以政令歸之。於是會諸侯於宗周。所謂天子之位者。卽成王之位也。所謂率公卿大夫士侍於左右者。卽周公率之以見成王也。王會解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可與此文參證。且周公建明堂。所以明諸侯之尊卑。若周公以諸侯作天子。非自紊其制。乎明堂位。妄改明堂解文。改明諸侯爲朝諸侯。改宗周爲周公。此蓋漢儒改以附王莽者。賴明堂解之文。尙在。得援此以證其非。又竹書紀年云。命周文公冢百官。尙書大傳云。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蓋冢宰統百官。君居諒闇。則百官聽於冢宰。成王年幼。而周公適爲冢宰。散諸侯以下。亦聽命於周公。卽所謂周公攝政也。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爲天下君也。

案穆堂先生名逢衡。揚州江都人。作有逸周書補注。山海經補箋。竹書紀年。

箋釋穆天子傳疏證諸書皆有刊本。惟文集未刊。此篇與逸詞書明堂解篇。補注語多相符。蓋古代君字有虛用實用之別。故治理天下謂之君而操握。治理天下之權者亦謂之君。而統守城為守而守城之官亦為守將也。故後世有郡守將軍諸官。君與尹通。如春秋左氏傳君或作尹皆君尹通用之證也。佚周書言周公君天下。即左傳定四年所謂周公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耳。故君陳君爽君牙皆以人臣稱君。足證君字之稱非必屬於帝王也。惜陳氏未及辨之耳。故即陳氏之說附及之。記者識。

成美卿禹貢今地釋序例

釋禹貢者以孔安國為最古。然孔傳出於贗作不足徵信。司馬子長從安國問故。故夏本紀所載皆係古文家說。桑君長治。今文尚書水經所載多。今文尚書家言。班孟堅世傳尚書之學。故漢書地理志以今證古。禹域昭然。鄭君注書許君作說文解字於禹貢地理咸有證明。近世治禹貢者以胡氏錐指為最。惟卷帙浩繁。讀之匪易。然欲治禹貢。又舍此末由不揣固陋。擬作禹貢今地釋一書。

然去三代最近者莫若兩漢遷書桑經班志皆以漢地釋禹貢漢代之地理苟明則禹貢之地理亦明故撰輯此編首以今地釋漢地復以漢地證禹跡此則區區一得之愚也今將略例列於下

一 此書專以考地名爲主非地名則不釋如禹敷土三句以及五百里納粟各節皆所不錄

一 考釋地名皆以今證古仿江慎修先生春秋地理考實戴東原先生楚辭釋地之例先證明禹貢某地在今某省某府某縣復參考各省志書以昭徵實

一 凡經文則書大字而所加按語則以雙行之式書之所引書籍亦然仿江先生春秋地理考實之例也

一 江先生春秋地理考實體例謹嚴然徵引前籍失之過簡此編雖以今地爲主然當由今地上溯古地如某地在某朝爲某地並引各地地理志及各地地理專書以互相攷釋蓋歷代地理既明則禹貢地理自明誠以古

代考地之書莫不溯源於禹貢也。故彙錄其文，不啻爲禹貢增數十家注解焉。

一 此書當攷水道。水道不明，則古地所在亦不明。今擬另編釋水爲一卷，庶九州水道得以昭然。

一 郡縣水道歷久，皆有遷移。惟山則千古不易。今擬另編釋山爲一卷，執山名以考地名，則古地之所在益瞭然可考矣。

一 凡古說有不同者，如三江九江之類，必折衷一是。紛如之說，則姑存而不論可也。

一 此編所引今地，咸以大清一統志及近世所刊皇朝一統輿圖爲憑。地理非圖不明，今擬以皇朝一統輿圖爲主，摹爲全圖，而禹貢地名則以朱筆書其上，以昭區別。

案芙卿先生著有禹貢班義述。此書之作，係在晚年。蓋班義述爲考古之學，而此書則爲知今之學也。惜全書未成，僅存序例。然後儒有作正，可循此例。

以著一書也。記者識。

陳競全讀說文雜記

爾雅釋詁訓林蒸爲君。釋言復訓林蒸爲衆。蓋林之本義爲多。木蒸字本義爲火氣上升。古代之時能取火於木者卽爲帝王。焚伐林木則名烈山。光融天下則名祝融。炮燔食物則名燧人。皆古代帝王發明用火之術者也。且古代民事狩獵聚合之地必於林木叢生之區。故林訓爲衆。衆必有長。故林復訓爲君。後世以人君所居之所曰宮。禁亦曰禁苑。禁字從林。猶之漢以天子之苑爲上林也。此亦林字訓君之旁證。

窮富二字含義甚深。古代人民或事田獵或事力田。故生計之貧富悉視勞力之勤惰以爲衡。一象家屋之形而窮字從躬。富字從田。則以身居室者身必惰。惰則必貧。身力田者身必勤。勤則必富。左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者猶言不困乏也。不匱由於民勤。卽致富由於力田之確證也。

中國祥字從羊。與羊字通用。故美字善字養字其偏旁悉從羊。蓋游牧之民視

羊性爲最馴而其味亦至美故以羊爲美畜而一切從羊之字皆含有美善之意又麤字從三鹿而塵字亦從鹿從土麤爲劣物之稱塵亦至汚之物蓋古代之民視鹿性爲至野而惡之亦至深故刺無禮者詠野有死麇言走險者曰鹿死不擇音而一切從鹿之字皆含有惡劣之意此亦古人造字之微意也

案競全殫精小學偶發一意恒出桂段諸家之上惟不事撰著故無成書前月卒於滬海內惜之以上三則係爲光漢校訂小學發微時所作者記者識

黃晦聞答某君論甲子紀年書

公明君足下接手書論紀年一事鄙人初意豈不如足下所云用黃帝卽位元年爲得者然以鄙人不學於黃帝在位之年數不能無疑惟用甲子紀年則推至今日爲四千六百零二年卽七十七年甲子就如足下所考而得之者固與此數無歧異也謹案史記通鑑諸書皆言黃帝在位一百年帝摯在位九年惟薛應旂則云黃帝在位一百一十年齊召南歷代帝王摯在位五年段成基二十取薛氏所著甲子會紀一書始自黃帝八年第一甲子下至有明嘉靖四十二

年。癸亥爲七十。一甲子之盈數。皆按年備列。無一漏略者。其自叙云。黃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以黃帝八年甲子起。迄於今。上下四千年。三百年間。一覽可知。又言其所據爲邵子黃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云云。鄙人據薛氏書。則知自第一甲子起。至今日。爲四千六百零二年。惟薛氏備見史記通鑑諸書。而於黃帝帝摯在位之年數。與舊史不同。此則鄙人所未能考而斷定之者也。外紀伏羲有甲曆五運。王應麟曰。考大撓作甲子。若伏羲時已干支相配。黃帝又何必命官重作乎。是則甲子以前之紀年。如來書所云黃帝元年癸亥昔人已無疑之者。鄙人曩日亦如足下所考。無有小異。獨於在位之年數。多此歧說。而薛氏所編甲子質之舊史。其數又無或不符合。竊以爲紀年一事。用黃帝卽位之年數。後世不能無疑。則莫如取甲子之無所疑者。用以紀年。示天下之可信。且吾國歷史上。朝代屢更。種族淆亂。禮法蕩然。惟以干支相配紀年。則雖夷狄盜賊迭據中原。未之或改。故謂四千六百餘年之日月。皆黃帝一統之甲子。可也。嗟夫。天留此物。將以存吾族正朔。鄙人所以主之者。誠痛乎此。還答不悉。黃節白。

撰錄

阮芸臺京師慈善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

余昔跋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言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然則徒以經濟贊頌者。非篤論也。夫經世之務必由於學。崑山縣志稱先生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去書。提要併國朝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二書所載。皆推本于學。其自著與友人論學書云。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此觀之。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爲之道。州何太史紹基慕先生之學。以先生在京都會寓慈仁寺。乃于道光二十四年。集資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架屋三楹。奉祀先生。落成時。平定張君穆製祭文甚美。且據車徐兩家所撰年譜。增益付刻。甚博甚精。頃以書來。請予爲作

祠記。先是崑山縣紳士于道光二十三年請以先生入祀崑山鄉賢祠。經禮部奏準奉旨入祀。今于流寓之地設位致饗。此亦本古人祠不盡在墓所之例。余願論先生之經濟者一皆推原于博學。有耻二端。則欲論經濟舍經史末由也。書此以誌後之謁是祠者。後學阮元謹記。

案芸臺先生此文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後。時擊經室集已刻成。未及增入。今檢出先生原稿。因亟錄之以補擊經室集之缺。記者識。

汪孟慈問經圖跋

道光十有八年。陳君頌南以問經圖索余爲文。圖爲問經阮相公作也。相公論日月爲易。出于便秩。朔易之易。著論語論仁。義在以仁。偶人爲仁。講學在篆籀。初造之。始植身于象教。未行之前。於戲尙矣。至于訓詁文字。必本學韻于支脂。分部則根柢陸法言于天文算術。則極推天元一。且從四元玉鑑。溯原以作疇人傳誠六書之關鍵。九數之津梁也。又如儀禮車制。發鄭君之古義。大戴禮記闡曾子之微言。咸爲前人所未發。今人所勿知。若夫經解一書。後錄向錄。經郭

著集遠軼。孔疏校勘撰記。見元朗之故書。研經爲文。陋昌黎之韓筆。撰著萬卷。卓犖一時。請業卅年。暫別千里。吾將安問。感慨係之。甘泉汪喜孫記。案孟慈先生此文。於芸臺先生之學。鈎玄提要。擷其精英。雖著墨無多。然欲究阮氏之學者。不可不讀此文也。因文無刊本。附錄于此。記者識。

張石洲致劉孟瞻書

孟瞻先生執事。穆定于下月三日。偕茗香同舟北上。茲將拙著延昌地形志前八卷總三分呈誨。並求賜叙。鄙著此書。因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讀水經注者。偶一援及。輒成歧誤。且于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荆垂之業。一字不繼。而徒以貢諛東魏。張貢諛高齊之本。自來志家。無此荒謬。故爲博采旁稽。稍還元魏舊觀。于司州恒朔十二鎮三事。蓋殫三年之力。然後得其梗概焉。竹汀詹事。謂地形志當斷自太和。穆乃斷自延昌者。案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後之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又通鑑梁天

監十年下云。是時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
 寔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案梁天監十年。為魏宣武永平四年。次年
 遂改元。延昌。故訂志以斷自延昌。為允。今本收志。譌字不可勝校。穆以酈注為
 經。各地家言。為緯。訂其譌。掇已得十之七八。此書為讀水經註者。通其郵。故凡
 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惜詞費。然不敢意存左袒。如言太倉翟泉。則伽藍記是。而
 水經注非。故即奉羊。以訂酈也。戴氏校水經注。妄改最多。如收志石沃縣。有后
 父城。即潔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為左。戴氏
又托言據永樂大典實則大典此不可不訂正也。若西北陂唐堰澤中尉紀叙。並不作左穆嘗檢大典而知之
 最詳。今並考其興廢及現今情形。冀後來者取法焉。又穆著此書。凡古書金石
 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故有總圖。有各州郡圖。以載于每卷之首。謹陳
 著書大旨如此。伏望裁其違謬。而賜之叙。幸甚。感甚。穆再拜。

案石洲先生此書。係癸卯過揚州時所作。而延昌地形志之體例。悉載于書
 中。先生又有延昌地形志自序。刊入烏齋文集。中可與此書參觀也。記者識。

章實齋任幼植別傳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邑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于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徃徃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顧謁朱先生欲爲爲丐尙書移司簡曹且曰閒曹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卽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多歟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方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

道。誼。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購。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萃。薈。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之。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繪。釋。例。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傳。之。士。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書。乃。禮。經。之。別。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驚。遠。而。遽。議。全。經。不。矜。明。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知。要。然。後。徐。俟。其。人。以。會。通。之。庶。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概。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實。僞。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托。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日。曰。今。人。

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其爲先人作傳。顧君既逝。不復可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埈于亭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報。庚戌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春。身後喪將不舉。賣故書。值當千金。乃爲治裝歸櫬。可哀也。

案實齊先生著作。舍文史通義。校雠通義外。聞尙有文集。惟坊間鮮見刻本。此篇從焦里堂先生揚州足徵錄中錄出。未知采自何書。然足徵錄亦無刊本。因附錄之。記者識。

沈小宛族譜論

自春秋以迄元明三千年中氏族之興衰遷易其大故有四及于今遂煩胸膈亂而不可別雖高門宦冑亦姑就見繫之姓與其宗族支派之可考者而譜牒之學遂絕溯自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及秦燹窳其民公族子姓悉爲黔首故國世卿斬焉餒而久如皂隸之子蓋亦數典而忘祖此氏族之變一也高祖起赤幘之吏屠狗販繒歛焉王侯將相享祚四百餘年公卿士庶亦復班班可考雖經喪亂而九品中正大略依倣于是貴族寒門榮悴殊觀其羌戎內附雖從中原姓氏然氣類自分公私頗峻迄永嘉之亂衣冠塗炭舉族灰塵戶口凋瘵十不存一而烏桓屠各體官峭王赤亭白虜三十六族九十二姓無慮數十百萬向之荒裔悉鱗塹中州此氏族之大變者二也元帝渡江王謝僑姓顧賀士著參預清選而過江稍晚便以儉荒見隔楊佺期囚之切齒杜坦所以歎息少年白面動以門第自矜袁鄧申好覘其異圖王滿聯婣實駭物聽然其時括拔氏嘯興代北都督都統皆其種人七族八姓太和以後參準官品盡是膏粱周隋

相承八柱國之貴冠于崔盧甲族而江陵之陷叔寶之亡清門士女駢爲賞口
奔迸流離夷于匪類此又氏族之變者三也唐世士人多以科目進不專尙門
蔭然婚媾中表風俗彌高朝廷不能抑其衰宗天子亦自援爲士族羔雁往來
有妃主所不能望者販鬻松檟固長凌競之風亦見太平之久士類得其所如
此小屯於五季大厄于靖康至蒙古七十二種橫驚中原色目猥多不可究詰
嗣是以後一姓也而南北之殊房望之異作碑誌行狀者復不能措辭于譜系
矣此其大變者四也嘗考隋唐經籍百家譜系別爲一類通其學者爲之編纂
掌于官府注其甲乙爲婚宦之優劣猶有周官奠繁辨昭穆之義今則萬類總
總不知而闕官既不能籠而之一于是方內各爲家譜寡學之徒涉筆有甚可
笑者孔氏世家也叙官秩于漢世已自乖舛如以孔霸爲大師之類沈氏一望也姬姓之
國沈尹之官並列而不知據宋書自叙則其他姓概可知已然則今之修家譜
者畧其不可知以其已知者詮次之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竊以爲不復鄉舉
里選之法則譜牒之掌不能立而亦不足重也何者既無世祿恒產以糜之向

之高門。陵遲奔迸。萬一市井小人。稍能弄筆墨。走舉場。歛者鼎貴。隱然一州之
都。何重乎。奕世清德。何論乎甲乙門閥哉。古者四民有常。比閭族黨之長。相與
聯互。而挾持之士之賢者。能者。百工之執技。商賈之懋遷者。與夫義門高行者。
浮情不齒者。乃視其善惡。爲役之先後。量其貧富。爲賦之多少。如是家不必自
爲狀。而什伍之等。衰高下瞭然。于官寺之版。魏晉以下。九品中正之格。行以陰
第。寵材仕途。歎咤通人。莫不譏議。然其名數可考。法制粗立者。亦以不廢鄉官
也。三代之善。不可復矣。稍循管子兩漢之規。使廉耻立于閭門。清議執於少吏。
且知爲善。子孫膺其餘慶。一不善。子孫蒙其餘殃。以家世爲功狀。而譜系重矣。
以門戶爲選簿。而譜系彌立矣。孝弟忠信。發聞於上。陰奸妖惡。消弭於下。此維
城於近世者也。

案小宛先生名欽韓。吳縣人。熟於志乘。百家之學。生平著述甚富。而以兩漢
書疏證一書尤爲生平精力所萃。早歲工詩文。有幼學堂集刊行。此文從抄
本錄出。想係中年以後之筆也。記者識。

撰錄

顧亭林自燕都覆智栗書

遠接手書。益深悲哽。賢姪今日惟有善事高堂。力學不倦。安分守拙。以爲保家之計。異日國人皆稱幸哉。有子卽尊公爲不朽矣。誌銘誼不敢辭。草成。男上不佞。以十一月廿六日入都。而次耕後。此而月始至。今將于長安圖一讀書之地。必不虛其千里相從之願也。南邁之期。尙未有定。如大葬有日。幸馳書見示。便羽草草未悉。正月十六日。炎武頓首。智栗賢姪。

案右札本集未載。其真蹟頃藏書友沈屋廬所書。凡十七行。幅縱五寸。強衛尺有二。蓋完好如新云。歐陽公言歷劫不磨者。殆先生之謂歟。記者識。

附

跋亭林先生遺智栗手机後

上下

陳去病

智栗初未詳其姓氏。第按書言不佞以十一月廿六日入都。而次耕後。此而月

始至。並欲於長安圖一讀書地。以不負其從學之意。竊計其人當與次耕有關。係而致札年歲。或可得而推矣。攷遂初堂集補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韵詩。而先生集中亦有亡友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就學。兼有投詩答之二首。耒蓋次耕名也。當是時。節士亡幾七八年。耒且逾冠。以先生故。得締婚山陽王氏。其婦翁起田名。略故與先生交。莫逆。又由先生而重節士。由重節士而增次耕。其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固如亭林所云。以朋友爲天倫者也。惟次耕之婚歲在丁未。見次耕所撰亡妻王孺人壙志而茲復入都。相從者良由其舅。其妻相繼淪逝。違讀書婦家之願。故去山陽而就先生耳。見徐氏亭林年譜且子揆此札。自爲慰唁而發。又以賢姪稱。又勉其善事高堂。力學不倦。安分守拙。以保其家。以毋朽其先人。烏虜自非肺腑骨肉之愛之深。豈至是哉。而舍起田父若子與先生。又疇企及此。先生志起田墓。謂其死以里兒。齟齬而自憾。弗能申大義于詐愚凌弱之日。然則徵之其所爲。慰勉要豈無因者耶。書又謂誌銘誼不敢辭。草成男上案。先生是歲方罹山東之厄。對簿未遑。寧暇爲疏泛談墓故。舍起田外無他。

隻字矣。誌言起田一子名寬而虞書有寬而栗之文。智栗始取茲義歟。

去病又案先生入都凡十八度。自年四十六始。時戊戌秋。先生以避讎在山東。

乃遂登泰岱。道濟南而北。既至。即益往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

夷齊廟。出山海關而歸。至庚子二月。復入都。厥後壬寅甲辰丙子丁未戊申俱

一入都。迄已酉而入都。特勤其春。以謁櫺宮。淹留者再。冬則又以對簿事解。聊

圖卒歲。即此行是也。其所主者。為申叔旆泊謝方山重輝。至明年庚戌四月始

赴德州。則先生已十撲緇塵矣。是書之作。正在此春。寄書在正月十六日厥後

九月及辛亥壬子癸丑丙辰出入者。又八度。及丁巳四月。而鴻博之徵徧于陬。

濞。尉羅所市冥鴻。次耕既被薦先生寄詩諷之有孤迹似鴻冥心尙防弋矰二語亦惕于是先生乃駕言西征。

是歲四月不復作京華夢想矣。然而賢如次耕。卒不獲免。元少之倫。且尙多事。

此先生所由累誠。潘氏而有致。葉詛庵書也。與次耕書及葉詛庵書並見文集

李既足與人論亭林遺書牋

桂花香裡趨叩高齋。荷蒙老先生雅誼。留談竟日。既聆金玉之教。復擾郇公之

厨感佩明德。何可言喻。日來風雨滿城。重陽節屆。緬企老先生彈琴樂道。閉戶著書。視彼登高泛菊。醉吟狂嘯者。真不啻天淵隔矣。可勝健仰。見惠大箸。携來海上。焚香展讀。真是賦擬西京。文追漢魏。詩駕三唐。裨益儉腹。何可勝言。惜鴻爪集未得一讀。爲悵。便中尙祈賜閱。外啟者。先師當日著作甚富。卽以晚所見而言。尙有岱嶽記四卷。熹宗諒陰記一卷。三大案皆在內。係需手錄。昭夏遺聲二卷。昭夏者。選明季殉節諸公詩。每人有小序。一篇。係需手錄。其歷代宅京記。草稿已完。而修成者止有三省。重在水利。前有總論上下二篇。先師嘗云。立意全在總論。其餘皆粉飾太平而已。當時曾經錄出。併修成三省。俱寄都門。與健翁閱過。此雖未成之書。然總論二篇。實足傳世。今諸書不知在于何處。深爲可惜。尙冀老先生於玉峯徐氏。并公振處。一訪求爲妙。又有詩律蒙告一卷。需曾錄一本。前帶在虞山。爲友人潘姓者借去。今尙可查取也。前蒙囑公振館事。晚極爲留意。奈此中皆係武人。詩書一道。非其所重。所以一時不能卽得。晚有一要言。欲奉商左右。又以此事不可形諸紙筆。異日歸來。當面悉所以。此事若成。則於公振亦甚有益耳。峨眉山志八

本附上端此肅泐附候近禧臨穎可勝馳戀晚名丹肅慎餘

案有札手蹟見之江曲書莊名具丹東已佚審視簡中有肅字始知爲李既足雲肅也李係亭林撫子衍之師因得親炙大儒聆其緒論觀其所述先生遺著惓惓師門之意溢於言表惟所稱昭夏遺聲二卷求之他書概無道及先生著述纂輯各書目備見山陽徐嘉亭林詩譜亦未及此委衣冠於榛蕪墜大漢之天聲撫誦尺書良用悲慨海內君子有寶弄是編者僕當具兼金以待之記者識

王曉閣答潘稼堂小簡

前接雲老令叔一札卽有數行附上三月五日捧讀手教益緜至誼若必從之任所則不敢如命既可不必隨行則可否之間幸吾兄熟計之弟亦不能遙決也愚徒沈敬夫欲覓一幕館正月間已囑弟轉懇未知有可圖否并及功弟錫闡頓首上次耕仁兄大人三月丁酉清明日

附

跋曉閣先生答潘稼堂小簡手蹟後

陳去病

右簡手蹟都八行。今見之同邑沈廷鏞家中。所云雲老者。潘雲從也。時將之官。

西蜀特介次耕敦聘先生以訓教其子。而先生慮且借赴任所。故辭之獨堅。厥

後雲從留子於家。務以相托。由是先生允之。於是月之杪。就潘氏之席。觀先生

集中答潘雲從書。可證也。書云春孟接手教自曠荒陋。即以數行奉覆。嗣得次

又是書有月日而無年歲。攷王集有上章涪灘致亭林兩書。其一係雲從持去。

書云茲因雲從潘子之蜀附候動止其一以既足南歸。姓李名雲。特作報謝。書云六月下旬。敝

附候又云七月景午既足兄南來願手教案所謂上章涪灘者。庚申歲也。雅見爾是歲亭林年六十八。

在關中因送馬右實喪出關。由是既足遂附之還。在是亭林年五月。謂亭林集有送李

生雲需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詩。正是時也。戴笠字耘。楚亦吳江人。即所

次耕兄。標章吳名炎字赤民。俱殉莊氏史獄。然則準是以推先生此簡。所謂三月丁酉清明日者。其

為庚申之歲。勿庸疑矣。至稱弟而冠以功者。蓋時有姪喪。繫之服。以表厥悲哀。

耳。其證得之致亭林第六書。書云僕去年春喪姪。秋丁酉夏間所發旛蒙大荒

落徂暑邑後學陳去病跋。

王曉庵與潘稼堂手札

降期弟錫闡扶杖心肅啟次耕道兄執事較書天祿無寒暑風塵之恙甚善甚善。善。孟夏兩啟未報。豈以五十無聞。知不衛足。不可復教耶。但欲殺之心。至今未息。嗚號求援。亦由不能知命之故。然身於天下。無關輕重。而死生存亡。尤無關于身之輕重。可圖圖之。否則姑置之耳。獨思次耕今日亦大有可商者。倚伏難忱。人心多忌。故於風利時。不得不作石。尤想也。至于操觚殺青。正刺人隱。雖言笑不殊。而文叔枕席。想可知矣。縱不念此。而終始之際。轉喉觸諱。誠懼吮毫拂翰。而莫知所揮灑也。不特此也。卽中葉是非。至今聚訟者。十且七八。若欲一刀橫斷。永爲定案。吾知今日之未能也。悟已往之。不諫。知將來之。可追。不爲次耕詠而誰詠耶。又聞青草灘頭。或以鱗鱗自居。疑而察之。迺昔與參隱大相齟齬者。此其性行。兄所習知。萬一所作。不治人意。且累次耕。次耕寧不熟思。而善處之。古人窮愁著書。弟直類唐自廢。兀坐困亨齋。了無一得。偶有疑事。十餘無可商。權錄呈知。已辭不琢。鏤篇無倫。序真使見者大噓然。幸教之。勿以爲無足屑。

意也。石翁尊師有回札否。天文實用南氏處不識能覓之否。雲間周思緒見久無隻字相聞。問晤時乞道意。一吾兄何時可以旋旆。弟非敢有所勸沮。但念觀物草堂交情惻惻不置而已。臨楮皇仄。六月癸未日啟。

案右札真蹟。都兩紙。前一紙凡十行。後一紙祇八行耳。通札除首尾兩行外。行首二十七字。惟五十五十六行內俱少一字。大要以名稱之。故微有低昂而已。書法工細端謹。初終不苟。望而知爲篤實有道之君子也。所稱參隱者。次耕弟也。石翁尊師者。亭林先生別字石戶也。年譜均佚之。惟曉庵集及吳赤民先生文輒稱之。足補諸家所畧。周思緒名篆。亦吳江人。而時居青浦。故此云雲間也。觀物草堂則次耕詰兒力田先生與曉庵諸老修史處也。記者識。

附

跋曉庵先生致潘稼堂手簡真蹟後

陳去病

予既攷定曉庵先生致次耕小簡。越日復得一簡。卷四紙。遂核之。文集竟未之

見。案集中致次耕而書且言孟夏兩啟未報乃知先生手簡之遺佚者夥矣集

故有權言十三則寄次耕而是書有兀坐困亨齋了無一得偶有疑事十餘無

可商權錄呈知己之語然則彼所記十三則者其為此書之賸無疑矣至謂欲

幾之心至今未息而欲以救援望之次耕者蓋先生自國亡後復遭家變外侮

內難相逼而來。案集有辛亥與次耕書已言家庭之先生身處臬兀之中幾不

自保。案集屠維協洽答亭林書云僕自去冬失怙辱薦加幾其致亭林書所

謂溝壑鼎鑊皆意中事正此時耳若夫次耕當日則方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

入詞林修明史詡詡然鳴其得意而先生獨與亭林顧氏以遺民逸老耿念其

兄力田之冤心焉非之謂如次耕者即不腐心切齒。案集中上章濬灘與亭林

先生所切齒亦當隱居終身何圖一旦覩顏失節屈身讎仇背友于而悖大道

謹忠告而慕浮榮其違于中行不亦遠乎以故每致書兩先生必極意規諷罕

譬曲諭務達其本衷而後已審于簡末觀物草堂交情惻惻數語而賢者之所

以惓惓友朋者略可知矣。亭林集有寄次耕書及詩惜也飛蛾投炬非別撥而

不迴象齒焚身必奏刀而始悟次耕亦然以平生肺腑骨肉之愛極鍼砭藥石之語而不遽返卒致垂翅鍛羽投老荒江然後栖息遂初之堂迴思良朋往訓而先生逝矣烏虛不幾晚乎雷雨既過清風大來展卷誦此不覺悽愴爰伸高誼跋之左方

撰錄

姜湛園張蒼水奇零草序

予得此于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槩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沈星殞氣。于窮荒絕島之間。猶能自出其光燄。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揜抑于一時。要以俟之百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予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羅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于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於悒悒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牌。實糧其中。誓糧盡而死。邏卒至門。忽有二猿跳躑。哀鳴牽裙。尼之。公乃毅然出就執。旣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求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

書以爲不詳。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徵于事業。發于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悼史之求。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案湛園先生名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也。嘗舉鴻博。入史館。後以事牽累。庚死獄中。生平所著有湛園未定藁。筆閒集。及江防總論。湛園札記。諸書。所屬故與蒼水同閤。又去其時甚邇。度其平素必企慕公之爲人。而及覩其行事。若故掇拾灰燼。發爲文章。亦不覺沉鬱悲慨。至極痛快親切。而言之有味也。惟章氏所刊蒼水集。獨遺此序。殊爲缺憾。因撰錄於此。以見秉彝之良。今古同具。固不必俟之後世。而當日已早有定論矣。記者識。

(病)

吳亦溟上錢牧齋書

自司馬子長氏沒後一千六百年而世遂無司馬子長可歎也。西漢書所益不
過百餘年而文乃視前多數十萬言優劣見矣。頗乃非薄子長不亦謬乎。自茲
以降東漢駁三國志。僊晉書野南北六朝亂矣。舊唐則邸鈔也。新唐則墓志也。
六朝史則集中記序也。宋以下吾無譏焉耳。生於是欲輯漢武帝以下訖於蒙
古爲續史記。刪繁滌蕪以十一史爲主而野乘家傳紀事之書附之。稍稍論次
及唐。苦家貧書少無從假觀。乃中輟。其後與潘子力田談本朝慨然悲之。謂天
下不獨不得一元戎大臣也。卽求一良史官亦不少槩。見本朝成書者有鄭端
簡吾學編何匪莪名山藏。朱文肅歷朝紀事歷朝名臣傳三書頗可觀覽。而端
簡爲傳止叙其官爵遷降存沒歲月。後乃稍著其人短長。雖名大臣寥寥數言
殊不足示後世。匪莪窮意披覽時時出己見縱橫論列斐然成章。然喜採稗官
小說多誕罔不經亦不得爲信史。文肅則雜取實錄野史墓誌家乘彙集成書。
彼此抵牾前後倒置令人讀數葉後昏昏欲睡。至披拾浮屠氏唾餘及委巷嘲
詈之詞形之於筆如是卽列之通衢爲人作慶弔文丐食不值一錢况作史乎。

所可悼者以弇州之才。訖無成書。卽竊取揚幼殷琰錄。爲枕中秘。同作表志。世家列傳。頗蕪蔓。不稱以視司馬子長。不啻作坐井觀也。悲夫。生於是。復欲輯太祖以來。訖于思陵。勒成一書。名曰明史記。其間事例。略見今樂府序中。不復多及。然本朝之史。自嘉隆以前。經諸君子手。筆論已大定。萬曆間。事論定者十之七。昌啟間。十之五。獨崇禎一朝。十不得一二焉。蓋崇禎之時。南北交訐。事繁難紀。一也。實錄未成。起居蕩廢。二也。兵燹頻仍。邸報缺軼。三也。忠孝後裔。或畏禍首鼠。或降爲皂隸。不能表章前人。四也。縉紳先生。胸橫門戶。操戈相向。莫肯持平。五也。草茅之士。採取凌雜。不識國體形勢。唯求汗漫可喜。六也。間有文章老宿。詞采可觀。而心多拘忌。不敢據事直書。或周旋桑梓。隱忍亂賊。或推崇異國。貶損本朝。旣戾春秋之義。謬誇知罪之書。蒙當時而欺後世。七也。有此七者。而欲以一介賤儒。囊括包舉。凌一世之賢豪。而出其上。則雖夸父逐日。精衛填海。不足以喻其不知量也。當今之世。歷事聖朝。爲天下斯文宗主。又留意史事。纂述成書。老成典型。孰有如閣下者。生居松陵下里。去虞山不二百里。而遙非

非有高山大河之限。何難覓片艇。時時過從。而徒恃其斗筭之識。妄思負乘。如瞽無相。俛俛何之。中夜捫心。且笑且歎。然所以不敢輕謁閣下者。有故焉。閣下位已高矣。年已尊矣。名已成矣。五十餘年之貴游名士。雄視海內者。慮無不奔走閣下之門牆。自詭高第弟子。否亦陰相附麗。以冀得行其說。而博名高。故天下談氣節。談文章。談門戶。談聲氣者。肩隨踵接。影附響隨。承燕閒之暇。以爲親于天神。聆罄咳之餘。以爲重于九鼎。而生自回翔。審視凡所爲。氣節文章。門戶聲氣者。胥無一焉。徒欲以三百年典故。思分東壁餘光。爲千秋噉名之計。而不憚趨趨。嚙嚙于王公大人之側。此固生之所羞。而不忍也。然今日之所以敢放言無忌。樂盡其區區者。前于沈雪樵齋頭。所得閣下復書。謬稱今樂府。且不却其狂愚。欲爲接引。比于徐武功之推獎。原博諸南明之傾心。震川不足爲過。然生之所爲書。未成者既茫無津涯。已成者亦竹頭木屑。其間是非真贗。卽爲之反覆誦繹。未能愬然。况所爲崇禎十七年間。又不得一二乎。貴鄉許子洽。高年篤學。誠不世士也。然其所著兩年事略。紀王之明一案。及楊維垣死事。恐不無

愛憎未能爲一時定論。輒生晚出，亦不敢遽信。則將來崇禎紀略有一二類是者，生不能隨聲附和也。閣下以四十年心力，一旦付之祖龍，天不祚明，既傾其國，後奪其史，嗟乎！嗟乎！此未易爲當世食肉者道也。而閣下猥云絳雲一炬，未始不爲世人先驅過矣。閣下藏書山積，比于天祿石渠，前在弘光時，嘗欲卸家開局，生揣秘閣中必有副本，使稍輸東海之涓流，割泰山之寸壤，則生亦得藉手閣下。千秋之後，得列于所南心史，則死且不朽。唯閣下憐而許之，草野狂誕，不識忌諱，臨楮莽率，未盡欲言。

案赤溟先生諱炎，字赤民，號如晦，別號媿庵。吳江爛溪人，與同邑潘力田、樾章相友善，又同罹于難。顧亭林先生所謂吳潘二節士者是也。莊史事起，遭誣莫贖，遺文蕭墜，久無知者。去病行求十年，始獲駢散雜著六十有八首。家貧未克刊布，良用疚心。而修史一事實爲先生平生志節所在，其所致蒙叟書及蒙叟復書，並徵撰述之大概，庸錄登於此，以貽好學深思之士。至其全集，當由國學保存會以次刊行之。邑後學陳去病識。

錢牧齋答吳赤溟書

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卽有事於國史。晚遭喪亂。偷生視息。猶不自恕。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天未悔禍。祝融相予。西京舊記。東觀新書。挿架盈箱。蕩爲煨燼。知天之不欲與于斯文也。灰心空門。不復理世間文字。六年于此矣。私心結轡。迴環忖度。海內如此。其大也。本朝養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鴻臚莊嚴。含香挺生。當有左馬班。范之儔。徵石室之遺文。訪端門之逸典。勒成一書。用以。上答九廟。而下詔來茲者。倘不卽死于吾身。親見之。朝睹殺青。夕歸黃壤。不致魂魄私恨無窮也。號眺博求。冀一弋獲。牛毛麟角。俯仰咨嗟。去年逼除。得見今樂府一編。深推其採擷之富。貫穿之熟。而評斷之勇也。楚然而喜。煥然而興。曰。所謂斯人者。其殆是乎。天誘其衷。緣隙奮筆。以戴我正史遺民。老史扶杖。輟耕瞻絳雲之餘。灰泣蕉園之焚草。庶幾可以稍慰已乎。每與同人。肝衡嘆息。望塵遙集。欣愧交并。不圖斯語。傳遞流聞。手書見存。鄭重累紙。愾然以不朽大業。下詢陳人。則僕之欣固踰涯。而愧乃滋甚矣。旣而深維所不敢承命者。有二。伏讀

來。筭著作指要。取法于子長。班范以下。世降文靡。皆將置之衙官。降爲皂隸。僕以卑近之學。挾中下之才。每自分古人筆格。不能窺其儲胥。惟是遠摹三國。近倣五代。畫地守株。或可殆庶。今將與之抗論千古。高視九流。譬之承蜩尺蠖。進舍在一步之間。語以騰空高舉。有不眩掉自失者乎。所未敢承命一也。僕嘗謂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之旁。取世本。涑水之先。纂長編。此作史之家。高曾規矩也。往所採輯。名曰事略。蓋因宋人李燾。元人蘇天爵之體例。草創編摩。以俟後之作者。此書具在。識小攸存。無裨汗青。有同蒼葭。而况于劫火洞然。腹筭如洗。挾面墻一隅之見。應武庫八面之求。藉談之數典。何以無譏。裨謀之謀野。敢云則獲。所未敢承命二也。然而恭承明問。終未忍呿口而却步者。蓋又嘗竊窺緒論。而熟思其指意。千秋之金鏡。與陽秋之鍊筆。往往嚴于衡量。古人而恕于評隲。今人金匱。琬琰之文章。少所許可。而兔園。釘餽之簿錄。多所假借。夫豈其浮石沈木。上下在手。吾有以知作者之立心。平取節。廣通懷。虛已不曰左。執鬼宮而右。執殤中以自予。雄也。明堂之稅。必畫侏儒。孤竹之塗。先縱老馬。周爰下。

問。不。以。老。耄。而。舍。我。故。知。其。無。諛。詞。無。詭。言。也。三。十。餘。年。留。心。史。事。於。古。人。之。記。言。記。事。發。凡。起。例。者。或。亦。稍。窺。其。涯。略。近。代。專。門。名。家。如。海。鹽。太。倉。者。亦。既。能。拾。遺。糾。謬。而。指。陳。其。得。失。矣。倘。得。布。席。函。文。明。燈。促。膝。相。與。討。論。揚。權。下。上。其。議。論。安。知。無。一。言。半。詞。可。以。訂。史。乘。之。疑。誤。補。掌。故。之。闕。略。者。柳。子。稱。太。史。公。書。徵。于。蘇。建。夏。無。且。及。畫。工。僕。得。如。柳。子。之。云。綴。名。末。簡。爲。正。史。之。侍。醫。畫。工。豈。不。有。厚。幸。乎。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頰。癢。癢。然。又。惟。恐。會。晤。之。不。早。伸。寫。之。不。盡。也。門。下。能。無。輾。然。而。一。笑。乎。所。徵。書。籍。可。考。者。僅。什。之。一。二。殘。編。習。翰。間。出。於。焦。爛。之。餘。他。日。當。悉。索。以。佐。網。羅。不。敢。愛。也。老。病。迂。誕。放。言。裁。復。并。傳。示。力。田。兄。供。一。捧。腹。拙。集。亦。俟。摹。印。請。教。憑。楮。延。伫。跂。予。望。之。謙。益。再。拜。

章太炎與某君書

壬寅正月七日

口。口。我。兄。國。士。左。右。歲。時。不。宿。循。虛。駿。驅。孟。賸。更。始。悲。忻。互。構。人。生。少。七。十。者。鄙。人。三。十。五。矣。長。來。覺。日。月。迅。速。文。學。經。術。未。足。自。烹。後。此。半。涂。懼。益。傾。險。如。何。如。何。顧。念。足。下。覽。分。止。足。從。容。色。養。俛。仰。唵。嘯。綽。有。餘。裕。天。以。大。隱。假。君。座。

埃中人。鹽。幕。何。既。文。學。說。例。近。又。增。刪。易。稿。二。次。業。付。繕。寫。抵。滬。時。當。求。是。正。也。臨。穎。神。馳。不。賜。弟。絳。再。拜。上。

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筆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保。守。殘。闕。而。已。又。將。官。其。材。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繫。于。口。國。惟。口。口。翼。口。歟。則。猶。有。繼。述。者。至。于。支。那。閱。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撰錄

吳赤溟潘子今樂府序

余與潘子生同邑。幼同志。長同業。又同隱也。余長潘子二齡。方己卯庚辰間。余從家叔父南村先生游。舍笠澤王氏。而潘子亦從其先尊人貞清先生。舍康莊吳氏。相距二里許。諸往來二氏者。向潘子稱余。亦向余稱潘子。余於是始耳潘子。距三年。而余稍稍挾中書君。與時賢從事。而潘子亦來。余於是始目潘子。當是時。余已薄制舉業。謂非吾曹用武地。及與潘子譚。輒僕歐蘇兒韓柳弟班揚。兄左史。犄蒙莊而奪之席。於是相眎而笑。莫逆於心。自以潘子類我。潘子亦以余爲類潘子。即識余與潘子者。謂無弗類也。用是卒與世相柄。鑿無所概見。又三年。而陵谷變。余竄西吳。與潘子不相聞者二年。無何而予遘閔凶。潘子來唁。已收涕。問潘子云何。潘子亦曰。子云何。予曰。天其或者厄余。以百年。而數倍報之乎。潘子曰。願子無忘此言也。因出所爲歌詩。大都悲愁怨怒。不啻雷霆號而

風雨集也。明年而家叔父東籬先生爲逃之盟於溪畔。而潘子輒來。子亦數過潘子。與潘子日益親。歌詩益多。又五年而予遂舍鶯湖。上鶯湖潘子故所居也。雖退耕韭溪別業。顧時時歸省其母夫人。輒過予。潘子或四五日不至。余輒命棹過潘子。一日酒酣。潘子謂子曰。息壤在彼。而徒與子老。四聲爲唐后人耶。余矍然曰。不敢忘也。雖然。何遽廢詩。夫詩亡而後春秋。作則詩者盛周之史。而春秋者衰周之詩也。女不覩姬姜。不爲不知色。鼎不嘗熊掌。不爲不知味。詩不續。四始不爲不知咏。歌史不做春秋。不爲不知紀述也。潘子曰。善。房中饒歌詩之變也。而漢後無樂府紀傳書表史之變也。而司馬遷後無能方史記者。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臣義士。名將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天官郊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曆之屬。粲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爲太史公。序述論列。勒成一書。次不能爲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今予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不此之任。將以誰俟乎。因相與定爲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爲明史記。而又相與疏軼事及赫赫耳目前足感。

慨後人者各得數十事。潘子爲題。余爲解。余爲題。潘子爲解。損之又損。以至於百。爲今樂府而饒歌。騎吹雅頌不在焉。已之冬成十三。午之春成十七。三閱月而余百章悉成。後三日而潘子亦悉成。交相示。有同有異。有詳有略。卽兩人未知以爲孰善也者。及以問同人。則胥善之。善之欲從而梓之。予兩人不應。則醵貲而授之。雖欲不梓。不可得已。潘子乃來言曰。余兩人方爲史。而樂府先成。遽以問世。懼世之以余兩人爲廷撞而井觀也。故非予不能序子。非子不能序予也。且自樂府成後。半歲而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蓋史事已過半矣。余與子固可謝息壤盟也。至樂府之工拙。則知詩者能辨之。余兩人意固不在是。無相諛也。潘子言既別去。適夜風雨。憶始交潘子。迄今十五年。家國之傾蕩。親故之存沒。踪跡之聚散。歲月之遷流。悲從中來。不可斷絕。而予與潘子幸無恙。且稍稍有所著述。予雖蹇產。敢不執羈縻。從潘子後。哉。因述所與潘子往復之言。而爲之序。其和予兩人者。家叔父南村先生。王子寅。旭也。寅。旭又助予兩人爲史。所作十表。皆出其手。家叔父及寅。旭尤惡名。今樂府成。皆不

肯問世。

案吳潘二子所撰史稿其相助以成者自王先生外以戴耘野先生笠為之尤力吳潘既殉兩先生亦遂潛伏窮壤括囊自存一時稿本雖經奔竄而未遽失王先生在日曾有乳水知交慨然欲效少孫故事者而先生難之迄未有成讀曉闇集中與某書可推證也其所自撰十表為盜挾去故先生卒後稼堂求之亦未獲也唏可怛已見潘氏所撰曉庵文集序惟戴先生於隱遯後嘗自編其稿別成寇事編年殉國彙編發潛錄國香集行在陽秋等箸厥後稼堂悉得刊之崑山亦見潘氏所撰諸序所憾流播逼隘藏弄無聞即余生長耘野之故里德鄰斯幸而卒未覩其遺文寧非阨窮之甚哉惟行在陽秋見明季稗史今樂府百篇往亦羅諸禁網傳者極渺然三百年之遺聞軼事與赫奕當時而足以感慨後世者胥於是書繫焉昔嘗取而讀之覺雖事過情遷劫灰長冷而哀吟之下心焉如焚知文之至者固不必以古今異也吳先生茲序尤覈且實於作史大要亦略陳述吾儕雖莫獲良史乎然據是以推二子之所發憤則壺盧秘籍亦

可。待。佛。其。二。三。也。已。乙。巳。中。秋。邑。子。陳。去。病。識。

陳確庵聖學入門書自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梏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圓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糅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以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

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至於今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嘻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樂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地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遊跡。窮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聞從虞嚳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遯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案先生名瑚。字言夏。號確庵。蘇州太倉人。余讀王鳴盛所爲先生傳。稱先生弱冠爲諸生。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畧。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分。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

文部分體爲鉅帙各數十。字如黑蟻皆自掌錄。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所著書有蔚村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薦先祀神權定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皆不傳。云又云。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陳先生實爲之魁。以避兵行。遯不交人事。人亦無知者。嗚呼。先生之學可以風矣。實少讀王氏傳。卽慨慕先生之爲人。顧遺書散佚無從得讀。深以爲憾。近頃搜羅明末文獻。忽於叢稿中得先生遺文數篇。如獲瓊寶。亟排次錄之。雖片鱗寸爪亦可窺見先生文章學術之大略矣。記者識。

(實)

陳確庵得全堂夜讌記

余之倦觀歌舞也。十有七年矣。客歲館太原王氏。其家有伶人張者。年七十五。能唱大江東曲。主人召之爲予歌。不勝何戡。舊人之感。今歲庚子夏。乘戎馬間。從一弟子。劍書襍被。發虞山。過梁溪。歷毘陵。朱方。乃渡京口。上廣陵。復紆迴之。

楊山折海陵而始至雉皋。訪冒子巢民。冒子時臥病。聞予至。急披衣起。呼其二公子。穀梁青若。迎予水繪庵。其明日。開得全堂。延予入。酒行樂作。予色變。起固辭。而重違冒子意。乃復坐。客有稱燕子箋樂府譜。自懷甯來者。因遂命歌。燕子箋迴風舞雪。落塵遏雲。忽念陳其年秦簫楊枝諸詞。真賞音者也。歌未半。予避席興。揖冒子曰。止。客問曰。何爲。予曰。古人當歌而哭。謂不及情。然憂從中來。竊有所感。而不能舍。然也。昔崇禎壬午。予游維揚。維揚者。吾師湯公惕庵宦游地也。予與冒子同出公門。因得識冒子。冒子飾車騎。鮮衣裳。珠樹瓊花。光動左右。予嘗驚歎。以爲神仙中人。時四方離亂。淮海晏如。十二樓之燈火。猶繁二十四橋之明月。無恙。余寓魯子戴馨家。魯子爲予置酒。亦歌燕子箋。一時與予交者。冒子魯子而外。尙有王子螺山。鄭子天玉。諸君。皆年少心壯氣豪。自分掉舌握管驅馳。中原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江河陵谷。一變至此。顧予來游。計道路所經。爲府者四。爲州者二。爲縣者九。爲里一千。有二百。爲時五十。有一日。所見皆馬矢。駝塵。黃沙。白草。問昔年之故人而死者。死者。老者。老矣。予揚州雜感有曰。春

衫夜踏瓊花。觀綺席。新歌燕子箋。撫今追昔。能不泣然而忍。復終此曲哉。冒子仰天而歎。已乃顧予而笑曰。君其有感於燕子箋乎。予則更甚。不見梅村祭酒之所以序予者乎。猶憶金陵罵座時。悲壯激昂。奮迅憤懣。或擊案。或拊膺。或浮大白。且飲且詬詈。一時伶人皆絃歌停拍。歸告懷甯而禍且不旋踵至矣。當是時。燕子箋幾殺予。迄於今。懷甯之內。已在晉軍梨園子弟。復更幾主。吾與子尙俛仰偃蹇。興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宇彈翎之怨。謂之幸耶。謂之不幸耶。予之教此童子也。風雨蕭蕭。則以爲荆卿之歌。明月不寐。則以爲劉琨之笛。及其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又以爲謝翱之竹。如意也。余曰。善。冒子遂命畢曲焉。三作三終。盡其技。乃已。月亭午。而客始罷去。

陳確庵得全堂夜讌後記

歌燕子箋之日。座上客爲誰。余子公佑。錢子季翼。持正。石子夏宗。張子季雅。小雅。宗子裔承。郜子昭伯。冒子席仲。皆吾師樽瓠趙先生之門生故舊也。談先生遺言往行。相與歎息。越一日。諸君招予。復開樽於得全堂。伶人歌邯鄲夢。伶人

者。即。巢。民。所。教。之。童。子。也。徐。郎。善。歌。楊。枝。善。舞。有。秦。簫。者。解。作。哀。音。每。一。發。喉。必。緩。其。聲。以。激。之。悲。涼。倉。况。一。座。欷。歔。主。人。顧。予。而。言。曰。嗟。乎。人。生。固。如。是。夢。也。今。日。之。會。其。在。夢。中。乎。予。仰。而。歎。俯。而。躊。躕。久。之。乃。大。言。曰。諸。君。子。知。臨。川。先。生。作。此。之。意。乎。臨。川。當。朝。廷。苟。安。之。運。值。執。政。攬。權。之。時。一。時。士。大。夫。皆。好。功。名。嗜。富。貴。如。青。蠅。如。鷲。鳥。汲。汲。營。營。與。邯。鄲。生。何。異。嘗。憶。故。老。爲。予。言。臨。川。遺。事。云。江。陵。欲。貴。其。子。求。天。下。名。流。以。厭。羣。望。有。以。鬱。輪。袍。故。事。動。臨。川。者。臨。川。不。受。既。過。一。友。家。某。亦。名。士。臨。川。言。之。某。色。動。臨。川。曰。欲。之。耶。某。曰。如。後。日。何。臨。川。曰。果。爾。公。則。有。疏。私。則。有。書。可。以。報。相。公。也。其。人。果。得。元。遂。以。書。力。諫。而。去。若。臨。川。者。亦。可。爲。狂。流。之。一。柱。也。其。作。邯。鄲。也。義。形。於。外。情。發。於。中。冀。欲。改。末。俗。之。頹。風。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嗚。呼。臨。川。意。念。遠。矣。豈。惟。臨。川。古。之。人。皆。然。鶉。首。之。剪。翟。犬。之。賜。亦。當。時。君。子。睠。念。宗。周。興。懷。故。國。怪。夫。強。暴。如。秦。何。以。一。天。下。悖。逆。如。趙。何。以。享。晉。國。涕。之。無。從。不。得。已。而。呼。天。笑。曰。此。必。醉。天。爲。之。此。必。夢。天。爲。之。史。臣。不。察。載。之。冊。簡。後。人。信。之。遂。爲。美。談。千。百。

年仁人志士之苦心湮滅盡矣。甚至有借昔人之寓言助二氏夢幻泡影之說。將使天地間有形有跡之物。大丈夫莫大莫遠之任。一切付之雲飛煙散。酒闌夢覺。間於戲。有是理耶。物之有生必有死。也有始必有終也。二氏畏之而思避之。避之不得。乃設爲妄誕之辭。以炫惑當世。吾儒之道與天地同其健。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川草木鳥獸魚龍同其變化。且天賴以成。地賴以平。日月賴以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龍賴以成。若有物必終有形。皆死而吾道獨無窮極也。其可誘之一夢已耶。今吾與諸君子同遊吾師之門。皆有志爲古人之學。吾師往矣。而其剛果之氣。挺然不拔之操。尙有能言之者。當與諸君子共勉之。何夢之足云。諸君起謝曰。善。敢不蚤夜以思。從吾子之訓。毋忘今日之盟也。

案先生故國之思。時時不忘。歌燕子箋。奏邯鄲夢。當筵一曲。感觸無端。情何能已。讀先生此文。歌哭淋漓。哀今念舊。其睠睠宗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先生之心。如見矣。記者識。

(實)

陳確庵新劉河銘

宏治初。割三邑壤。建州治。維時陰陽交和。生息涵煦。百五十年。物盛而衰。蠹生其中。百務度閣。農政不理。綱維縱弛。狼貪鼠竊。因緣盤踞。民怨作讎。國有大恐。忽一日。州人交相賀曰。白公來矣。公至。與民更始。凡舊令之不如古者。悉罷之。首清徭賦。歲省里甲金以萬計。鈎致大慙。殲之於市。月朝十五。懸法鄉。遂申孝弟之教。立保甲興社學。風俗丕變。頌聲大作。公以爲未足。乃召諸生而誡之曰。予奉職守土。幸無獲戾於父老子弟。雖然。田賦增。民生蹙。辛苦墊隘。無所控告。其無乃有慙德。且聞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於是顧君士璉。披圖考志。畫策進曰。水利者農之本。劉河者三江之一。劉河之議。急且數十年。然役大力艱。不潰於成。竊謂東有朱涇。可以代之。厥費什一。厥便相埒。公然其言。卽以其任任之。令甫下。難者蠱起。公不爲動。乃鳩聚徒衆。立表刻期。授之以法。罔有掛漏。公單騎周巡。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踰月而報績。濬河五十里。廣爲丈者五。深一丈有五尺。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謂之新劉河云。此一役也。蓋公之心誠信於國人。又知人而善使之。故能調一州之夫。建百世之利。拯

鄰邦之溺。成全吳之安。非偶然而已也。嗚呼。民命至重。帝德好生。雖時有升降。俗有因革。而吏能養人。謂之勝任。野多曠土。是爲溺職。亘古迄今。未之或改。當先朝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絡繹道途。問民疾苦。疏滌三江。百川歸壑。及其末也。朝廷以水利爲闡官。有司以治農爲迂務。災祲疊告。膏澤不通。煙火蕭條。公私交凋。興亡治亂之故。雖曰天命。要有人事焉。俛仰今昔。可爲酸泣者也。予故州人也。雖去國越境。餬口四方。然父子兄弟。猶然食土之毛。而享其利。古人采薇茹芝。尙知感恩。而況於余。是用作詩銘之。永久不獨贊揚仁政。亦俾後之爲牧者。急所先務。而毋替前人之功也。其辭曰。

夏周旣徂。水道湮塞。潦則爲魚。嘆則龜坼。農愁於原。婦歎於澤。不謀同辭。劉河是亟。設官擾民。財又焉出。三年不成。道旁築室。賢哉我公。獨有憂之。政通人和。與衆諏之。諸生士璉。抱圖來前。劉河之北。朱涇在焉。東迎潮汐。西醜湖川。疏以代之。其利百年。惟斷乃成。毋惑衆言。乃相形勢。乃定猷畫。世業出資。稽人出力。歡聲雷動。奮鍤雲集。湯湯者流。浸潤衍溢。用民之勞。二十五日。公心如。水公才。

如龍。昔漢本始。亦有白公。穿粟漑田。人頌其功。以今況古。詎曰不同。婁人告飢。公始飶之。婁人告寒。公始被之。既富方穀。以禮涖之。

案先生長於農田水利之學。王氏傳稱其避兵至蔚村。時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蓋其學用之。必有實效。而不爲空言。云顧以出處大義。甯屏居窮野。不欲以其所學見施於時。惜哉。讀先生此文。其於民命之故。蓋未嘗一日忘也。記者識。

(實)

章太炎答某君論編書書 辛丑十二月十二日

口口我兄國士。被初九日書。以惜誓語相儼。殊過下走。被羈係久矣。猶未至搖尾求食耳。禡吾皮以爲鼓。恐亦不足郊天。如彼蚩尤。音響尙聞。五百里。鬻而角者。又不足儼也。蔣侯選報。汪疇定文。言不受佗人掣曳。僕明歲亦相從爲馬。二先生事業。此事功效。實較教育爲鉅。然豎軾論鋒。斯謙軌范。方霧塞一世。則能辨臭味者。尠矣。尊指欲設局編輯。垂訓方來。規模閔遠。於今日尤爲急務。僕於朋輩中。昔嘗見炊牛鼎。不可泊雞。今則已矣。上不辭爲庾仲容。馬總下不辭爲

史游周興嗣矣。編輯一事。頭緒鬩。然其大要。不過數端。教科問答之書。不可近於策本。刪定成家之書。不可類於御纂。此二種固等而下之之言也。稍高言之。則曰。當辨雅俗。不必辨繁簡而已。雅而簡約。無害為傳書。羣書治要是也。與貴

全無學術與今之書。賈編策等耳。持此權度。統紀自得。未審尊指然否。致口口書。宜與新世界諸君子商定。若埃下走到滬。則當在寅末。恐或太晚耳。然君為此議。志願宏大。又不宜於歲晏猝發。使彼視之。以為百無聊賴。而計及於此也。獻歲昭蘇。便可飛檄口口。方汲汲文學。想于出口諸俊而外。必當聽應仲遠一言乎。蔣侯聞欲往金陵。聽講大乘起信論。已發軔否。殘年與无已唱和。興味當更增也。手肅。即頌道祉。不既。弟章絳頓首。

撰錄

歸恒軒黃蘊生文集序

嘉定黃蘊生先生殉難之後九年。其門人陸元輔翼王爲刻其遺集。吳宮詹爲之序。余與先生交六七年。年在肩隨。見事之間。而實心師之。余爲詩古文。必質諸先生。每辱獎許。誘掖。亦竊聞先生立言之指歸。則序先生集。無如余宜。故不自量。亦爲題一言。以貽之。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闢於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先生忠孝出於天性。而溫醇沖粹。規模氣象。居然儒者。於書無所不讀。貫穿經史。浸淫百家。平日論文。必本六經。宗史漢八家。而要於自得。詩

愛濤陽而宗杜陵。必以人倫忠孝為主。蘊積日久。本原深厚。於是發為文章。一言片辭。皆由中出。肖其為人文。如擬管幼安書詩。如釋褐寄弟樂府。如許氏客惠風歎石頭城諸作。皆自為寫照。不獨辭之工也。嘗答余書。謂雅不發持梁齒肥之願。又深知文人之可恥。不欲濡首於文章。方期習靜空山。悟明性理。以庶幾於古人之因文見道者。其絕命辭有曰。讀書寡益。學道無成。實按黃蘊生先

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自裁於西門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口氣復靖中華。士庶再見

此天日論先生世者當知予心讀蓋先生之意。惟恐其流於文人。始而夷然不屑。既

而幡然自悔。猶懷望道未見之心。其實先生之詩文。往往皆見道之言。絕非文人之詩文。比也使先生得永年。必卓然為碩儒大賢。守先王而待後學。不幸遭禍變。而僅以節義見。以文章傳。然今讀先生之詩古文。知先生之不盡於詩古文也。豈惟文章不足以盡先生節義。亦不足以盡之也。蓋德修於己。道積於躬。節義則以殉道而非匹夫之小諒。文章則以載道而異於區區雕蟲繡帨之為也。讀先生之詩古文。而得其本原。立言之士亦宜知所重矣。余與翼王皆將以

文辭鳴者於此可以交做焉。

歸恒軒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張許之烈。而不能使睢陽不破。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實爲之。而不能使討賊之顏杲卿。變爲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命其國。敝屣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凌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白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喆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尙焉。按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甯武。卽率衆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僞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城守。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圍

鼎湖之信。張氏兄弟痛哭誓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善及其子。侄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面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萬古彝倫從此敦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罷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守城。既而仗節死義。於波靡滿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何者。存乎人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太常陸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抗慨之士。蓋至今猶存云。

歸恒軒送顧甯人北遊序

余與甯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甯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甯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蓋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蠲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斬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凌奪里中。其產逼鄰甯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亡後。絕迹屠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鈎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上。甯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

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尊榼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甯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雎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甯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魑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愠。甯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甯人者。今且登陟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甯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

案先生名莊。字元恭。號恒軒。蘇州崑山人。前明諸生。與同里顧亭林相善。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北兵渡江。先生與吳生同起義兵於崑山。吳生死焉。而先生得免。見顧氏所撰吳同初行狀。國變後。遁跡荒野。行事少見。而著述亦寥落。生平工文章。多本節義。發憤有爲而作。今蒐得其遺文三篇。已成殘稿。而激烈義憤之色。猶現於紙上。蓋先生少年與顧氏同爲砥行立名之學。守節不屈。其見義勇爲。特立獨行之風。出於其天性而然也。嗚呼。可以風。

矣。記者識。
(實)

黃縮齋原亂

昔孟子闢楊墨。謂其無父無君。余初疑之。楊子混榮辱得失以自守。而墨子至捐頂踵以備世之急。豈非因時之所趨而救之。亢然欲以自絕一時哉。彼儀秦衍代之徒。方以其鄙陋委瑣之習。譎狂傾奪。以爲狐爲鼠於時。顧不是之憂。而區區取學術疑似之間。作於其心。害于其事。徵世至于人相食而陷于禽獸。若且暮然者。舍其大而求備于細。何居。韓退之之于佛老也亦然。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當唐之季也。所以浸淫糜爛壞天下者。百端。佛老初不敢任其咎。爲此說者。宜若已甚矣。厥後王介甫憤然曰。方今亂不在于佛。乃在學士大夫沈浸利欲。以言相尙而已。嗚呼。此與余昔之所疑何異。治亂時也。泯泯棼棼。隨時爲軒輊者。亦運遇使然。又烏可偏責諸斯人哉。第恨夫既委移。以自便。而又欲駕其說以亢絕於一時。使爲狐爲鼠者。大畧藉口于茲。當其氣燄方張。攻之者至不容置喙。而原其始亂。豈非學術疑似之際。以相鈎引繩。

牽以馴。至于不可嚮邇之勢哉。于是悟余之昔之所疑爲童昏無知。而王氏概乎未之思也。夫詩書所載聖賢所授顯易明白昭然。以示人者曰。君不可叛。祖宗不可辱。守此而不變。亦不過爲常士而背之。則陷于禽獸。以此坊彼而舍命以全名節者。猶曠世而一覩焉。而叛君辱祖宗者。接軫也。今而爲之言曰。我之所得高且美。彼斤斤相矜相爭者。是土苴稊米也。爾負深垢大恥于時。我爲爾齊之。推墮于滉漾幽叟。恍惚不可捕捉之地。于是叛君辱祖宗。自顧不容聖賢之教。不合辭而同遁矣。歷觀古今正統。既絕盜賊蜂居而蝸蠹之。其時學士大夫名節廉恥。一切蕩爲邱陵糞土。溝瀆于是混榮辱。是非與枉已濟人之說。相因而生。故有生未嘗讀楊墨佛老之書。與習其業者。而其心術行事無不脗合。彼教盡起而納其逋播。而始與我道爭衡。由此言之。則亂俗者不在於是。而在於誰歟。今從而原之曰。叛君辱祖宗者。反身事讐之謂也。吾不爲之矣。果能以黃冠緇流自免者。亦可以已。諸傳曰。君爲社禩。死則死之。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朝不坐。燕不與者。則亦已矣。豈有躬親執政。視夫故國殄滅如隕籜然。

又不暗鳴。自廢復播其唇舌以逃。後死之誅。此遺之巾幗而不知媿者。吾不知彼教中欲此。一輩何用此。其鄙陋委瑣之尤者也。則又從而推之曰。世固有倣詭卓越之才。彼於曲藝碎解。無足入其中者。而鯁鯁然以世法繩墨之。遠矣。悲夫。當狐嘯鼠舞之日。舉世驅而效之。如市賈然。於此有人焉。深知其可媿。亢乎。有以自絕。彼固豪傑之士也。然而不能關鑰藩籬。使異教僥焉入之。已不免於自輕。而况乎吹瀾助波。使叛君辱祖宗。負深誦大恥於時者。反藉口以爲屏蔽。韓子曰。於斯時也。而喑釋老於其間。嗚呼。其亦不仁甚矣。作原亂以警余昔之童昏。且以著王氏之不仁也。

按先生名宗會。字澤望。號縮齋。浙江餘姚人。梨洲先生季弟。所學與梨洲同性。尤捐介。國變後。隱于浮屠。所著有縮齋集。未刊行。僅傳寫於鄉里。此文深慨於當時。學士大夫之壞節。義亡廉恥。反顏事讎。行若狗彘。先生目擊而心傷之。遂不覺其言之沈痛。先生原非有深仇大惡於楊墨佛老。而特惡世之亡城降子。借他教以藏身。自文飾者。故不得已發憤而有所作也。記者識。

(實)

伊元復讀書說

夫學莫大於經史矣。凡鄒魯濂洛之道德。帝師王佐之經濟。班馬韓歐李杜之文章。皆從此出。或得其一節而遺其全粹者。有之矣。曰舍是而別有得焉者。未之聞也。合九經計之。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尚書蔡傳二百七十四葉。詩集傳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八百一十五葉。禮記纂注五百一十五葉。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以資治通鑑爲折衷。溫公原本胡三省注九千五百八十六葉。金仁山前編一千六十六葉。續宋元通鑑一千五百四十七葉。合國語章注二百九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三百八十葉。史記小司馬注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漢書顏師古注二千六百六十九葉。甲子會記三百四葉。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一半治經。限三葉。一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經史俱可訖功。此在上智者已自兼。總倏貫金聲。

而玉振之上可以登四科之堂。下可以奉石渠之對矣。卽不然降而爲中智。如是者又三年。又不然降而爲下智。如是者又三年。積之九年之勤。而謂經史猶不能淹貫者。世無是也。此功旣成。本末兼舉。傳世應世。無施不可。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沛乎莫之能禦矣。竊見世之急求聞達者。鹵莽滅裂。爲不終日之計。謂青紫可旦夕取。而窮達有命。利鈍不齊。隱忍羈縻。終覬一當。倏忽數十年。如隙過影。所求者未必遂。而少壯一去不可復還。平生精力。虛擲於無用之地。內顧枵然而一無藉手。長爲庸人以沒世矣。悲歎窮廬。亦復何及。良可痛也。僕旣傷於虎。亦欲鑿此覆車。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下才俊不少。方其少年。果銳亦有不安流俗之心。而載籍浩瀚。雲海茫然。不識從何下手。又恐取道逶迤。坐失逢年捷徑。猶豫經營。東馳西騖。迨衡困旣深。是非漸晰。乃悟升高行遠。古人軌轍昭然。然而時已暮矣。精已銷矣。千鈞之弩。無能復發矣。僕過不自揆。竊比於識途之馬。有志之士。能從吾言者。以中人之資。準之三年小成。九年大成。不啻探囊可必。蓋記誦之取益有限。神智之潛發無窮。今之號

爲好學者。不過多讀時賢場屋之文。及八家秦漢而已。此如轉販求贏。勾貨作活。終不能富。若研鍊經史。六合內外。精義微言。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醞釀蓄積。於胸中。識見奚患其不開。擴才力。奚患其不盛大。德業奚患其不高。明譬則河來。星宿錢鑄。銅山取不窮。而用不竭。故孔孟教人。必曰多聞多見。又曰博學而詳說之。非虛也。人自十七八。畢此九年之功。猶未及三十。從此有事四方。殊未恨晚。卽時過。然後發憤爲甯越。荀卿。蘇明允。亦無不可者。顧舍百金。必得之。舉而徼幸於一蹶。不可復振之。爲以自爲謀。則不智。以爲子孫謀。則不周。熟慮及此。又豈所稱賢父兄哉。

謹案伊先生元復。福建甯化人。康熙中葉。隱居不仕。著有焦桐集。學者稱順行先生。朱九江先生講學禮山。學者來謁。卽先以此文示之。焦桐集世無傳本。此文實嘗傳錄一通。久銘座右。今轉錄報簡。以與天下學人共勉。世之不學。而以質鈍無年。自諉者。可以興矣。記者識。

(實)

撰錄

李宏甫答焦弱侯書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崑山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多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亦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甚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罷輒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褻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尙爲人傑。後漢尙有可

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於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污辱此書。卽爲愛我。中間差譌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人偕往。面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微。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於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邪。或一會兒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卽是第一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真。有第二機。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是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

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共證斯事。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刪太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注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尙餘一幅。遂繕墨而填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悞。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書則真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以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真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兒口頭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著眼睛。索我於牝牡驪黃而外。知卓吾子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於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巨眼矣。

焦弱侯李氏焚書序

李宏甫自集其與夷游書札并答問論議諸文而名曰焚書。自謂書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人必忤而託言於焚。

亦可悲矣。迺卒以筆舌殺身。口口口口。竟以口著付之。烈焰抑何虐。豈遂成口。識乎。宋元豐間。禁長公之筆墨。家藏墨妙抄。割殆盡。見者若崇不踰時。而徵求鼎沸。斷管殘瀋。等於吉光片羽。焚不焚。何關於宏甫。且宏甫又何嘗利人之不焚。以爲重者。今焚後而宏甫之傳。乃愈廣。然則此書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於余。其語具載此中。余口而後死。目擊廢興。故識此於其端。云澹園竝。

李卓吾字宏甫。泉州人。官秦滇諸縣。後爲僧於麻黃。著藏書焚書。焚書已刻版。卒遭焚燬。僅存其目於銷燬書目。中世無傳本。茲從秘本中擇抄出錄之。惟日本東京上野圖書館亦藏有焚書一部今觀先生之與焦弱侯書及焦弱侯之叙此書。則其生平學術宗旨著述大略已可表見。蓋先生之學與其理想皆極高妙。不肯依傍人。其集中之作。屢於孔子有微詞。自王充問孔後二千年來。能直斥孔子者。實惟先生。則其中之所主。必有具大識力者矣。先生以明末一遺老。晚年更逃於浮屠。以自隱而卒。至於書燬身殺。文字之禍。豈不烈哉。記者識。

廖季平羣經大義序

經學有微言有大義有事文有取義。口口口口篇。擬編羣經大義。蓋去幽奧。取顯明。舍糟粕。取精華。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說堯典二字。至三萬言。青年入學。皓首不能通一經。儒無用實經。累之方今。去古逾遠。史冊政典。日新月積。數十百倍於經傳。西學度海。篇帙繁博。過於中典子史。流派尤屬蕪雜。書簡繁多。古今變局也。口口慮學人訟言廢經。欲掇精英。以便誦習。惟是事體大思精。知難而退。固其常也。蘇子瞻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由於己出。計窮智出。化舊爲新。因取白虎通義爲藍本。略加排次。綜考原書。長義可數。略舉梗概。有十二絕。東漢初中國經學最盛。天子臨雍。標題講義。迥非寒素所能比擬。西漢石渠講論。其書早亡。羣書引用者亦止數條。惟白虎巍然獨存。爲中外有一無二之作。一也。兩漢博士由少漸多。增立十四。爲古今之盛會。博士篤守師法。專門名家。魏晉以下。不能有二。況十四。又其身價尊貴。難於供奉。明帝時當全盛。以國家祿位尊養。乃得供給京師同堂。

講論二也。東漢去古未遠，孔門傳授師說淵源，可尋不似魏晉以後分門別戶。黨同伐異，東漢以後師法絕響，是書粹然鄒魯之微言大義，迥非後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經不能全備，故漢師以設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難。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應詔命，克臻美善，無抱殘守缺之憾。四也。入講既屬高賢，詔命班孟堅論次其說，文章斐然，條暢華瞻。故雖談經之書，辭旨淵茂，無注疏支繁理學空衍諸弊，卽以文論非後世所及。五也。何許古今分爭調和，彌縫儒林勢成聚訟，當時古文雖興，未能成派，辨別異同，不敢參以諸老篤守師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說百不取一，不似魏晉事雜言龐，以僞亂真。六也。藝文志著錄各書全在故府，今則百無一存，以見存公穀，當時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歸於紀，明待年也，與譏娶母黨皆爲今本所無。樂記引八音配八風，今本亦屬遺佚。穀梁作三軍傳有脫文，范氏因之疑傳是書，獨存古本全文。出范本遠甚多，足補正今本七也。魏晉以下儒生專宗鄭學，全失家法，浸淫至於六朝。唐初正義不知取舍，爲經學大厄。是書遺文墜典一字千金，如三公從守順。

八。施。行。政。事。論。語。天。子。四。飯。取。諸。四。岳。所。貢。故。文。遺。義。數。十。百。條。又。僞。古。文。
經。傳。與。毛。詩。古。書。周。禮。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類。絕。無。其。說。
真。文。秘。記。允。堪。寶。貴。八。也。道。德。天。命。陰。陽。五。行。爲。皇。帝。家。法。後。儒。誤。解。於。平。治。
修。齊。外。別。有。所。謂。道。統。趣。天。下。學。人。同。歸。禪。寂。是。書。表。張。皇。帝。道。出。於。天。見於原書
立皇一。門。不。似。後。儒。有。王。伯。無。天。下。聖。教。固。於。偏。隅。不。足。以。收。血。氣。尊。親。之。效。繼。往。
世。開。太。平。九。也。白。馬。鄭。學。盛。孔。子。外。別。主。文。周。與。博。士。日。尋。仇。釁。如。五。經。異。義。
墨。守。膏。肅。今。古。分。爭。攻。戰。不。已。如。仍。異。同。經。義。何。得。一。統。是。原。書。不。別。姓。氏。本。
爲。長。義。又。以。史。讀。經。糟。粕。芻。狗。故。後。人。廢。經。之。說。是。書。首。論。六。藝。推。及。百。行。繼。
往。思。來。萬。世。師。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詬。頑。固。彌。堅。以。是。立。基。別。有。天。國。資。
我。傲。遊。既。得。真。銓。足。奪。迷。惘。十。也。國。朝。經。學。初。雜。心。說。繼。困。音。訓。列。錄。雖。多。尙。
屬。門。外。陳。氏。疏。證。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既。習。是。書。阮。王。經。解。皆。可。束。閣。又。原。文。
不。過。五。萬。綱。領。俱。全。義。雖。深。淵。辭。極。顯。豁。蒙。學。誦。此。可。不。再。讀。全。經。小。學。以。上。
專。治。王。伯。可。讀。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趨。功。鉅。事。簡。從。此。經。籍。光。昌。十。一。也。

漢宋章句繁碎鄙語俚言學究舊以經學爲鑽研音訓空衍議論一入仕途心頭別換心乎所習全無所用此書可代專言政法普通綱領洞悉然後擇治專經以簡馭繁收效輕易且經切人事與史政掌故輿地疊矩重規讀經卽各學之準繩博覽又爲經學之輔翼治是書乃知經統中外學術當與地球相終始凡後來論說皆可屏絕學術一明人才日衆十二也惟學堂之設專取中材古之作者曠代一覩董劉匡章或學究天人或勳閥宰輔考其致力仍屬專經四君事業二千年來不可多得尙且專經今中學堂百千萬億之學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聰明絕世之偉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強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專經而經存兼習而經亡覆轍昭然昔賢所歎學生藉是書爲經學普通擇一經爲專業又以全經爲普通再擇一官爲專業千谿萬徑以適國爲歸旣得歸國奚必偏歷歧途往勞車馬管中窺日終勝霧裡看花若董劉諸君政事文章取諸宮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應變無方蓋各經包羅萬有泛應不窮然非專精則熟視無睹行有餘力方可學文一國三公終於無成學者亦惟

旅進。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專以成。經傳博約之說。舊皆誤解。心無所主。故功課繁。即教者亦苦。驚廣貪多。斷難成業。藉是書為老馬改道。前驅事半功倍。若因其簡要。便於兼綜。則失編錄之苦心。讀晚近子史一卷。不如讀經史一語。以專經立根。再加涉獵。載籍皆我注。脚則博專兩擅。其長。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餘。春秋一編。即廿史之模範。必先分學分經。分官分事。各究偏長。合為全善。學堂數百萬。人人能偏長。每門可用不下萬人。即屬專材。何憂乏用。若求全備。以周公才藝。徧責學生。清夜自思。亦當發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職之外。均屬枉勞。時局需人。尚欲別開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勢。與其一日徧習。十餘事。一人徧讀。四庫書。大而無當。徒勞仰屋。何如改絃易轍。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課程。分之十人。則一年而畢。再分二十人。則半年而畢。中外學術。專科有師。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則三年之艾。安見終身不得乎。外國學校章程。譯者恐失其旨。否則明於局。廠昧於庠序。西國工藝。針經數十人。而成立。學則與工廠相反。背道而馳。不解其故。博考四國。原不盡同。相與商榷。庶得改良乎。

陳去病敬脩堂鈞業序

乙己之冬。予再來京口。訪友焦光。祠中遂日。登金山。尋張立。箸慷慨賦詩。望祭孝陵。處不可得。輒裴裏隕涕以去。因發行篋。取公所箸敬脩堂鈞業。讀之。蓋十五篇。乃憮然而歎曰。烏虜是皆公所上魯監國書也。其言忠誠懇摯。殆能泣鬼神。而裂金石。而其運籌決策。絲毫無所爽失。往往類古兵家者。之所為。雖孫吳復起。未必逾焉。烏虜寧非史可法何騰蛟以後一人而已哉。嘗考公生平箸撰不下數十種。序見姜為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其所為詩曰。奇零草。慈谿。姜宸英嘗得之。又有史丙者。亦嘗親受公集藏之。皆不可考。今所傳者。詩文都三百四十六篇。並北征錄。蓋出於餘杭章太炎云。得之鄞縣張氏。亦莫論其所從來。要之不可磨滅無疑也。乃予是時亦從吳中獲此卷。以較太炎所出。痛益鄭重。而有關繫烏虜寧非姜氏所謂欲百世終晦不可得也者耶。故為之辭而錄之。或曰。既章疏矣。曷詭其名。且以篇第。予曰。自秦始皇帝慕六國後起。為患凡諸侯圖籍悉摧燒之。見史厥後強奪人國者。宗焉。口口代興羅織益烈。至口口口口之名。俱不可稱道。以為大禁。故明亡後六七十年間。興文字獄者。大小數

十次銷燬。至無量數。其人非必預撰述也。有參閱姓氏。則戮之。其書非必揚醜。惡也。有他指陳。則削之。皆務盡去其籍。而後已。况先生其人。固嘗顯然與新朝相撐拒者乎。詩有之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其於史策。至公且擅。刪削而不爲之傳。矧在章疏。固尤爲易觸忌諱者。脫不詭名隱匿。其望瓦全。奚可得哉。客曰。善夫。吾今而悟心史之所由名也。子曷申其義以爲之序。予曰。諾。遂序之。

陳去病吳長興伯遺集序

往在童年。讀先輩陳獻青靜遠堂集。見所爲吳日生公遺集序。若傳輒心焉。識之。及已亥秋。撰松陵文錄。次第邑中先正遺文。自漢以來迄亡明。得三數百篇。獨未獲公著。迺貽書吾友寄荃中翰。舅季徵之。中翰覆言。洵遭家禍。先德手澤一墮於鴛湖。去病案公從兄昌時字來之遭禍被戮與陳子龍徐孚遠等舉義毀家財十萬佐軍又爲張煌言齋疏赴滇南行再墮於秋笳。又案公從孫兆寬兆宮在後值思陵忌辰痛哭卒於膠州大竹山中而公之輜重。又自沉於吳淞。以第兆宜齊名號爲四鳳科場獄起問罪黑龍江納楹蕩焉。顧予疑獻青言。搜討益力。又覩平望志。知獻青所稱吳渙君壯者。

爲其地人。

蓋公原稿係
渙所搜輯

且叙其所纂輯與獻青合。絲是遇平望人。輒詢之。今年

吳門晤吳君堯棟。渙之族也。因再三致意。逾三月而吳君果以公書來。則

遇重爲斟補。得詩二卷。曰東湖遺稿。雁門子山中雜詠。詞一卷。曰北征小

中興恢復末議諸作。鄉坵篇末。今別爲遺著一卷。又甄采他氏所撰述。與斯

可攷證者爲增錄一卷。綜名之曰吳長興伯遺集。蓋推公之志以恩明室也。

事且藏。迺作而言曰。烏虜天地之正氣。其鍾於人。寧偶而已哉。自宋之亡而有

文。六祥張世傑陸秀夫諸人。自明之亡而有史。可法錢肅樂張煌言諸人。皆受

天地之正氣以成其爲豪傑之士者也。若公之志節與其偉略。寧非所謂豪傑

士歟。而終以覆敗。何也。朋黨之水火。民心之陷溺。與夫天道人事之翻覆。外廷

而不可憑。依則雖在懦夫。猶當殉之。況如公之凜凜乎哉。感秋之辭曰。天行有

肅殺。在物無特立。壯夫因成敗。千載俟真識。則公固心喻之矣。故既詮次其篇

帙。而重爲申論之。如此。乙巳十月既望。後學陳去病序於白蜺江上。蓋公當年

所取之地云。

撰錄

張臯聞吳興施氏族譜序

家譜者源蓋出于古者公卿大夫士家必有史生子三月妻以子見父父名之宰徧告名于族史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藏之蓋于宗子之家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藏閭府一獻州史藏諸州府死生登下之孟冬之月司民上于天府小史辨其昭穆之繫以爲世本其庶人工商男女生死不次于小史亦各以名登于州鄉也大夫以上生有爵死有諡太祝則爲之作誄誄者繫列其生平行事廡諡者也故其子孫將葬既卜期則以易名請漢以後或自表陳行迹謂之行狀上于太史碑表碣志由此作也人臣功次六等銘于王之太常司勳掌之而又予其子孫自銘其葬器傳諸宗廟賢士大夫令孫順子世守先祖之美肅恭前烈無忘其章故尼山系本姓之解范匄希不朽之列國奠其紀家副其藏族世是以不溷三姓有序而四民有處媒氏以擇其世家人以兆

其域。周衰。史官失職。世本之紀。終于六國。秦燔春秋。譜牒亦失。摺紳不識所出。故舊皂隸。迭相假冒。自學士不能別氏姓。其時通人碩儒。司馬遷。楊雄。班固。之徒。著書自叙。遠述世德。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斯固士君子所以追遠。反始也。東漢之季。名氏相高。設中正以爲進退。當此之時。家譜始作。唐時尤盛。元和。中。詔宰相作姓纂。每加爵邑。則令閱視。而唐史之表。宰相多取私譜之文。或頗誕妄。不經罔可傳信。學者難言。夫譜有三。統一曰尊祖。傳曰君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氏則君賜之。必賜之氏。者所以表族。使有統系也。其非君賜。不得自爲氏。所以嚴統也。禮曰。別子爲祖。其庶姓若徙他邦。爲大夫者。則其子孫祖之。或賜族也。有官族。有邑族。唯君所賜而繫之。以姓。以別昏姻。以序昭穆。以辨嫌疑。以定親疏。遠邇之序。二曰敬宗。傳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是爲大宗。宗其繼高祖者。是爲小宗。小宗者。高祖之適也。自高祖以下。宗之五世。則遷。故小宗有四。而大宗一。大宗者。族人祭。則皆冠昏之事。省焉。大夫有賜。則以歸也。雖去國三世。猶反告于宗。後不敢專祖也。其小

宗之支于其小宗如其于大宗。大宗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勿敢降宗也。者，尊也。與祖爲體，以尊祖故尊宗。且用以下治子孫，三曰收族，禮繼別之宗，得立別子之廟，爲太祖，不遷宗子與族，食族燕世降也。而弗殊五世爲族，以五爲九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服屬單矣。猶親之也。親相養，屬相服，世相祭，宗相恤，嘉會相慶，喪相哭也。故曰宗以族得民，是故水木之本，非譜不明，支嫡之紀，非譜不叙，孝友任睦之義，非譜不增，厥思族之敬恭者，以祖澤相訓也。惰窳者，有所愧而懲矣。易曰：食舊德，貞是謂三善，三善不立，則三弊興。原系不審，苟託名望，是謂湮祖。世紀乖舛，外派縷無列，是爲疵宗。美惡不實，褒貶失倫，是謂偷族。善之與弊，其端少離，其末千里，可無慎歟。施氏、吳興、望族也。其先出魯，惠公以字爲族，具見世本。臨濮侯以聖門弟子故，施氏六執傳其家。其家譜倣作于宋，閱數百年，某者余門下士也。學京師，携之來，校正舊例，義之未善者，定爲若干卷。余嘉其不翫于俗之所爲，而志于古賢士大夫敬族之遺意也。故具以所聞者語之，遂著之。簡端，亦使後之人攷覽焉。

張臯聞答陳扶雅書

扶雅秀才足下。曩者涉江。欲有遠適。比奉嘉命。詞旨斐然。承問七廟九廟。周魯之禘。方里之數。井田邱乘之數。制律呂河圖洛書之說。此皆歷代儒者所訟爭。紛錯乖刺。吾子疑之。是也。抑僕庸學。何足以決之。所居僻左。無書籍可檢。聊爲吾子言其大略。商以前制。天子諸侯皆二昭二穆。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別有先妣廟。祀姜嫄。故周官守祧八人。每廟一人也。成康時制。如此。至共王懿王之世。文武親盡。當祧以功德不遷。故有二世室。是爲九廟。爾雅云。禘。大祭也。凡天神地示人鬼之祭。大者皆得謂之禘。周官大司樂說。圜丘方丘宗廟之奏。注云。此三祭皆禘也。祭天一歲凡九。莫大乎圜丘及南郊。故二者謂之禘。祭法云。周人祭禘。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禘。舉冬至祭天子。圜丘以舉配也。郊。稷。夏至祭帝于南郊。以稷配也。祖文王宗武王。季秋大饗帝于明堂。以文武配也。此圜丘稱禘之驗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所自出謂五帝也。蓋若周以木德。王故祭青帝于

南郊配以稷。漢人謂之感生帝。鄭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南郊稱帝之驗也。宗廟之禘則又有三。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此時禘也。殷禮有之。周則改焉。春日祠。夏曰禴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生謂三年大禘。五年大禘也。禘者審禘。昭穆也。凡天子諸侯三年喪畢。大合群廟之主。祭于太祖之廟。而新主升食焉。是之謂禘。明年禘祭羣廟。謂之吉禘。自是之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在秋。禘在夏。禘亦謂之大嘗。凡宗廟之禘。天子諸侯皆得行之。成王賜魯大嘗。禘者非謂魯不得禘。禘乃謂升歌清廟。朱干玉戚等事爲王者禮耳。至于祭天之禘。則魯不當有。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言郊禘以別于宗廟之禘。且別于周天子圜丘之禘。故下卽云杞宋之郊以明之。其論語禘自既灌而往。則指言宗廟之禘。以祭天不灌。知非郊禘也。自王肅僞造家語。始駁六天。魯以周公配文王。則趙伯循說朱子用之。其義非也。封建井田車乘之制。周官皎然無可疑者。孟子所解其言不必依周禮。各自爲說。不相牽合。可也。唯井田溝洫因地制宜。本非板法。小司徒九夫之法。匠

人十夫之制。經文互見。不必依鄭注。鄉用井田。遂用溝洫也。凡此數事。其中目錄條件甚別。律呂圖書更非簡言可了。吾子有疑焉。詳說其所以。乃當爲分別言之耳。昔者宰我一日問五帝德。孔子以爲奢。吾子其悉心究之。勿猥勿并。則漸可通也。韓氏有言。無欲其速成。無誘于勢利。斯道德之歸也。况其外之文乎。迂論久不談。嘉吾子之志。不敢自默。唯乞采納。幸甚不宣。

案臯聞先生著有茗柯文編。治古文者多宗之。然正集之外。別有外集。未刻以上二篇。皆從外集中錄出者也。雖施氏族譜序。係屬代作。然于古代宗法之沿革。譜牒之源流。明哲辨章。答陳扶雅書。于禘禮田制。亦考證簡明。蓋先生深于典章制度學。作有儀禮圖。故言禮若是其精也。記者識。(漢)

沈小宛義塾附視先儒議

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鄭君注。先聖。周公若孔子也。又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咸可以爲之也。然

則先聖者非周公孔子莫敢當。然禮無並尊。故記又云。凡釋奠者。有國故則不合。鄭君注言。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唐書禮儀志。高祖武德二年。國子立周公孔子廟。周孔並祀。失禮之旨矣。良以先聖不容兩尊。而先師各以其師資。可以附于先聖。古今通義也。續漢禮儀志。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又晉書禮志。皇太子釋奠。進爵于先師。中庶子進爵于顏回。是又以孔子爲先師。違經背禮。不可典訓。册府元龜載。唐永徽令文。改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皆承前志之謬。譏者亦知其不通。未久而改。自顯慶後。以周公配成王。入帝王廟。而學官專奉孔子爲先聖矣。明嘉靖初。張璁桂萼等。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不特歷代之典未考。并禮記未能通曉。其杜撰妄作無足道者。又考漢人自明其所受經。爲先師。故鄭志云。我先師棘下生。又云。仲梁子先師在毛公前。又唐志。房元齡等議。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儒林傳。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于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此符于禮。先師之義。而先聖先師合奠之明證也。

漢世最重師法。故生則具束脩于函丈，歿則薦蘋藻于私學。今世受業師不足當瞽宗之祀，則所奉先師莫如讀其書，資其義理。漢儒著述之功，無過于鄭公。至韓文公以道自任，卓然豪傑之士，且後生操觚爲文者，孰不鑽仰泰山北斗之宗。由來久矣。二公者，吾黨所私淑比諸制氏、伏生，號爲先師，不尤偉歟。加以令甲所頒，追封五等，從祀學校，又非私相推崇也。按之經義，驗之史籍，則昭灼如彼，遵諸國制，稽諸祀典，又著略如此，則義塾隨祀鄭韓二公，木主豈有不踳妄人目不識丁而造作訾言，此智者所笑而仁者所哀也。故立此議以曉之。

案小宛先生此文亦從抄本錄出，所議獨精。然中國學術以鄭君、朱子集其大成，故附祀昌黎不若附祀朱子也。記者識（漢）

毛生甫書凌子昇禮論後

禮服中于有殤者，有其服則無而悲哀惻怛，且有重於功服者，是故小功未可冠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蓋傷之也。然而不能無降殺矣。因其年與服長幼重輕而等爲上中下，差爲功與緦小功則成人已輕其誼，復疎故服至長殤。

而止此男子與婦人同也。而服殤異者，婦人惟正與報服不降，從服則無不降。則于殤也，猶是矣。是故親者上附其服，正報服之殤，則故同男子中從上至服。從服大功殤，則見于輕者中從下。與男子服正服大功殤，中從上者異。康成釋殤小功，經章兩傳皆謂服其成人而說。前傳主丈夫服殤，後傳主妻爲夫之親服。以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凡殤必由本服推傳，旣屬殤小功章，又言不見大功中殤，故推爲然後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下，男子不同從下焉。故知其屬婦人也。其說經可謂至精約，不聞輒有非者。明郝敬始疑前傳云謂殤服而後，金輔之亦疑。後傳云服殤不屬婦人。瑤田程氏主此說，駁之尤密。輒改後傳文爲經論其兩殤章發例而推大小功兩殤章，其制專主齊衰殤，又辨服殤男子與婦人不殊，則小功章有大功之長殤，其說已自盭望不可通。又曲解爲相田制，然總麻章又有小功之長殤與婦人大功中下之殤，則何說也。且婦人服殤果不異，何以夫服從父昆弟長殤小功下殤，總麻而妻服夫之叔父中下總也。由此言之，前傳文非齊衰殤服而後傳云云，則爲婦人服殤明矣。江都凌君子昇。

病其乖離糾紛益滋。經晦用著論三篇。凡殤由期功降者。皆列其人。婦人與男子異者。亦表其數。又引馬融杜佑之說。以明降殺之由。而傳卒不可改爲經。尤辨。雖未能舉廢其言。然術正而識遠。理繁而旨簡。程氏他論禮偶外者。既多著。卽疏殤服。康成亦無毛髮失。則子昇通慎。不可謂非馬昭賈公彥傳也。當乾隆間。程氏嘗官嘉定教諭。人至今傳其廉謹惠愛。惇學好士。教諭祿入微。頗用周士乏。遇事率毅然。遇失禮上官。卽引疾去。其行已爲不負所學。而先府君昔亦與雅故。是以余家多藏其書。余少時恒樂觀之。歎其繁富而苦其說事禮數立異。詆康成。夫康成嘗疑傳。又釋經。頗棄其師說。意苟乖違。非不可舍。抑何難度越哉。故余雅慕程氏學行。而于說喪服不樂強附。與子昇同焉。又嘗錄子昇諸說入是書集解。以爲世苟言服術。當宗尙其書。而輒非笑之。何也。豈余與子昇說固非歟。則又不能無感。觀此論復姑識之。如此俾後賢者擇焉。

案生甫先生名獄生。寶山人。所著有元史后妃公主補傳等書。別有休復居集。未知曾否刊行。此篇從抄本錄出。亦說禮之文也。凌子昇卽曉樓先生記者識。（漢）